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一九三冊目次

尚史六十九卷世系圖一卷（一）（清）李鍇撰 清乾隆三十八年刻本 〇〇一

尚史六十九卷世系圖一卷（一）

（清）李鍇撰

清乾隆三十八年刻本

尙史一百七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國朝李鍇撰。鍇字鐵君，鑲白旗漢軍。卷首自署曰襄平。考襄平爲漢遼東郡治，今爲盛京遼陽州地，蓋其祖籍也。康熙中，鄒平馬驌作繹史，採摭百家雜說，上起鴻荒，下迄秦代，仿袁樞紀事本末之體，各立標題，以類編次，凡所徵引，悉錄原文，雖若不相屬，而實有端緒。鍇是編以驌書爲藁本，而離析其文，爲之翦裁連絡，改爲紀傳之體。作世系圖一卷，本紀六卷，世家十五卷，列傳五十八卷，繫六卷，表六卷，志十四卷，序傳一卷。仍於每段之下，各註所出書名。其遺文瑣事不入正文者，則以類附註於句下。蓋體例準諸史記，而排纂之法則仿路史而小變之。自序謂始事於雍正庚戌，卒業於乾隆乙丑，閱十六載而後就。其用力頗勤。考古來漁獵百家，勒爲一史，實始於司馬遷。今觀史記諸篇，其出遷自撰者，率經緯分明，疏密得當。操縱變化，惟意所如。而其雜採諸書以成文者，非唯事迹異同，時相牴牾，亦往往點竄補綴，不能隱斧鑿之痕。知鎔鑄衆說之難也。此書一用舊文，翦裁排比，使事迹聯屬，語意貫通。體如詩家之集句，於歷代史家特爲創格，較鎔鑄衆說爲尤難。雖運掉或不自如，組織或不盡密，亦可云有條不紊矣。至於晉逸民傳中列杜蕢、狼瞫、鉏麑、提彌明、靈輒，逆臣傳中列趙穿而不列趙盾，亂臣傳中列郤芮、瑕呂飴甥，嬖臣傳中列頭須，爲列女傳中列施氏婦，予奪多所未允。又諸國公子皆別立傳，而晉宋蔡曹莒邾六國則雜列諸臣中。叛臣傳中如巫狐庸叛楚入吳，吳楚兩見。公山不狃叛魯入吳，吳魯兩見，已爲重出。而屈巫見於楚不見於晉，苗賁皇見於晉不見於楚，又復自亂其例。如斯之類，不一而足。亦未能一一精核，固不必爲之曲諱焉。

乾隆癸巳新鐫

鷹青山人纂

尚史

悅道樓藏版

立乎今日以成尚古之史其將能乎
其不能也羣經皆古聖人之事諸子
去古未遠各有譔述取而薈之以成一家
之作而非一家之文也今有商彝周敦父
癸之尊史克之鼎岣嶁之碑石鼓之字一
器一文之流傳好事者不惜抉輿剔隱集
以為錄而謂其大者而慭置之可乎太史
公作史記所採古書今什不存五且烏知

夫後此數千年其佚不更倍於今之距漢
乎憚其所不能而諉其所能無惑乎古之
日湮也然則羣經尚矣諸子百家其可盡
信乎今有垂髫弱冠者聞齒豁戴白之叟
語我生以前事又或出塞杭海萬里來歸
與不出閭巷之人談其耳目所涉歷聞見雖
其言不無夸誕然理之可信者信之否亦
以資博佚考證云爾[illegible]予作春秋所見異

辭所[illegible]異辭所傳聞異辭疑者闕之未闕
不錄也夫大書分注作者之意具在矣若
是則是書之作於古人何若司馬紀五帝
小司馬補三皇皆大概也皇王大紀綱目
前編紀世而已古史意存乎正龍門而非
其自作路史博矣或不馴且不純乎夾近
代繹史則紀事之體今是書也紀表志傳
一從史例釐然秩然以其意為論賛悉軌

於正令讀者貫穿三古其文可誦其義可
法而其大者於古帝王所以治國平天下
之道若天文律呂之與疆理井田之太兵
刑之繁氏族之細咸具諸志張皇揚厲損
益升降觀者如揖讓皇古之世而慨然知
二帝三王之可復也則尚史之所獨也乾
隆癸巳長至南昌彭元瑞序

自序

史迨夏殷言動分紀書及春秋之所由作也歷
秦火書亡大半然口授壁弆猶有幸焉春秋
則闕焉無聞周立五史及其衰也王風寖息僭
濫橫流禮樂崩壞仲尼懼而作魯春秋理頹
綱收墜緒人紀以振自時厥後干戈相尋國立
縱橫之策以相詫詡史用失職漢興司馬氏以
繼述纘厥緒而著史網羅放失摭拾舊聞歲

歷五百得不淪亡者還有力焉後世踵之雖
武弗失王綱以繫而國典有常矣雖然竊有
憾焉延覽未周感憤過節循其所失諒非一
端是故帝統繫德也而少皞闕紀諸侯封職
也而許邾闕載伊傅附論管晏節舉他不
得登名者不啻十八九隘矣至若舜系七葉周
世十五少康不復夏祖甲稱亂殷又其跡也若
乃古公有興周之言西伯載陰行善之隱式

王顯誅帝受周文攝位孺子誕聖作姦隨常
滅教懟資口實以啓逆萌失之甚者何可長
乎夫史以傳事事以傳信使治亂之道汙隆
之風不得其原而趣紫閏正楊墨害中天德
是敗民聽惑焉匪細故也今者
天子當陽百辟執事承風而趨儀文典則靡一不
舉祝無飾辭史無溢載其所以協唐風孚虞
德者爛然昭陳予小子亦獲伏澤從容食跕

卬浦於是不辭不敏緯經翼傳附麗百家自
黃帝迄秦輯紀傳世家表志圖合七十卷參
人之言衆時求制庶幾昭信辟違一歸乎道
書有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又曰稽我古人
之德然則書契以還使遺文故實罔罹僭
濫以備稽求其於類族辨物有徵尚夫始庚
戌迄乙丑十有六年而卒業云
乾隆十年歲次乙丑冬十月朔襄平後學李鍇

鐵君甫識

序傳

襄平李鍇鐵君甫著

鍇生于蜀年三十有六歸休乎盤陰父母生之我后長養之天地優游之故當壯盛得離跂佁儗肆厥志慮無人棲變之際覽古高遯時讀舊史有蘊而隱精鑿而佚疏而互紊而乖迕者輙吞羣書研幾之匹夫挾移山之愚矻矻十有六年成書七十卷始雍正庚戌訖乾隆乙丑又三年戊辰而其錄成褒藏之盤陰牯牛精舍

繫本宗緒道統原始生標殊尊羣族分理如元在首爰定四體注源疏流用正替亂作世系圖資始

運乎幾張鑿畫漏書道先乎天器前民用神明斯在遠覽則訂德隆乎乾氣隆乎春后隆乎軒轅作黃帝本紀第一

天運無迹歸權聖喆實立虛行遂用開物散醇不穢任情理達繼遂古而為治莫尚乎五帝作五帝本紀第二

孝慈有歸天德不以私宅憂居泰敢有貳志四藏云勖粒民孔倏緡熖不增天祚民懷何離之明履癸則曳作夏本紀第三

般道巍巍數有興替逮元子受大命是豚聖敬集仁辯智益昏司徒之教卒或未然而僮童不信作商本紀第四

三王基命武建皇極宣德克纘稟禮為庋承乘淫昏內虹外極王不崩失我西邑作周本紀第五

周德凌僤東遷守器帶胡徵亂惠襄寵厲杙宗馭馬宜顛厥秦王報弁髦卒斬姬祀作周本紀第六

湯武徵㦰取逆守順秦乖其方失不轉瞬五德之運比諸位閏作秦本紀第六附

六相宣化羣司效績調齊陰陽品隲羣柔用剬類蒙滋創物始心尸厥中耳目不忒維聖立則官事以律作軒轅諸臣列傳第一

重黎司正絕地天通虞則有若十六族叡哲通明若乃六沴蕩和山恩閭聖有若四凶亦不殄于世作五帝諸臣列傳第一

天不厭夏德火復于熖既其厭之湮迹于猛彼靡與逢亦從之遇作夏諸臣列傳第一

貴難格心維阿衡傳巖傷哉三仁直武丁太戊將毙二傳罔唯五臣作商諸臣列傳第一

以仁伐恭易建有周翹翹新室致難于綢繆時洎厲宣支吾崩侈棟榱備具而侏儒是使作周諸臣列傳第二第三

內難迭乘皇輿敗績誰其復之宗臣在即宮辰不逃死忠以辟懟甚弘不逃死祇益厥罪作周諸臣列傳第四第五

元聖受玉嗣以僉父郁郁周禮盡在吳魯矣延伯御逆命桓宣敗亦喪防踣哀蕩其遺祚偕亡以偕彩德逾望而郊死祖不享

淫祀天寧或享非禮作魯世家第一
唐叔之封實秉王命曲沃末大五侯不獲考粹之弗誅寶罪路
成以貳敎夫新城之共有視夫衰侯于翼固舊令夫作晉世家
第二
營邱專征報政最速桓昭舊職兵車九合逮夫志驕葵邱氣肆
祚席蟲生淫蠱蝕腐朽五子參商一蹶不振霸者歸趣雖爲
其後如是作齊世家第三
商受酗酒妹土化之酒誥告封抑戒次之武公之德比蹟乃祖
迨父子爭國倍滅天紀天王失枋諸侯無討王伯迹熄會員而
已作衛世家第四

聖嗣道統不私天物薙昧植仁得我微子甫尋白馬用備爾恪
宣穆親親召亂蒙惡譬酒云薄匪鴆爲虐作宋世家第五
濟洛河穎寄地十邑鄭桓雖隕厥土滋廣僑佐二君典刑用輯
兩介大邦代服交獻作鄭世家第六
連衍陸終終永厥世荆楚之承每在其季武文翦略莊霸中夏
爭鄭難晉火烈上熾猛勢弱秦卒藉三户作楚世家第七
泰伯讓王祚以句吳季子似續願啓後憂不協比夫鄰國沼越
仇作吳越陳蔡世家第八
周綱末弛狎執牛耳晉楚要盟心競以力諸侯執玉中判南北
亂絲棼如十手不得其理作曹滕杞薛十世家第九

君奭分陝東民愛之旅婺之詩取譬類之嗣君無聞自外于春
秋彼噲外禪鶡倣鳴鳥祇傳夭厲作燕世家第十
圓穿逆軸重權移衛柄臣上僭座覆主社王道其征民忘其情
前識之明有徵于君子作三晉田齊世家第十一
栢翳種德遠豐其穫周道泰衰翕腹厭噬嗑山穴虎豹不斥林木
六國不并廣少假息作秦世家第十二
展臧公族詒謀朏朏季世不匱拯溺扶顛三桓公忠維成季秉
叔肖子不右椓喪忍後作魯諸臣傳第六第七第八
桓友五臣威樹伯勣承以三壬猶中而蹟景則殊用以據説夔
以嬰説國霸霣之蟀獨寰于南史氏作齊諸臣傳第九第十

晉多舊氏布列卿佐欒郤覆前范荀踣後禍有由來矣叛叔向
貞諒食我斬祀天祚滛人每毒善類其道何繇作晉諸臣傳第
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
子魚好修不替前美蕭叔高哀亦其選也華元樂豫純職未粹
督史有能相傳茷慧作宋諸臣傳第十七
聖不接踵賢不比肩君子作朋衛材振振孫甯細隙乃動于惡
仁暴異趣用識舊德作衛諸臣傳第十八
鄭十一穆錫類蕃衍軼其倫者一二而已卓哉子產靖共豈弟
諸侯之士無有其比作鄭諸臣傳第十九第二十
廣澤包物大國富耦叔敖子文諸衆郤宛光烈赩赫利兢南楚

苦身中伍同好殷復依其能行意各得周而不比矣于蘭斯尚舌
出逐感懷沙之臣望龍門而返郢又其絕行夫作楚諸臣傳第
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三

不義不還濟欲無貴狠兹成風彌漫天下守節獨立閔子臧之
義漢治殺身蒙傷獄近文致作陳蔡曹莒邾諸臣傳第二十四

天命靡常德克則勝人謀鬼謀匪奇惟聽負恭同出不合而拒
江淮爲塞則有變作吳越諸臣傳第二十五

師處友處郭生與于方千木足任之矣夫以道吳起視望而
有聞矣作燕韓魏諸臣傳第二十六第二十七第二十八

頗武傷怨括武傷憂魏僅失身設且覆國虞卿魏無忌
嬌亢卑歸翱翔乎聖域之外乃婦人持國轄郢振敵有典有紀
君王后作藉田齊諸臣傳第二十九第三十

軌物典則彌綸敗備先聖之法百王不易缺斯志經綸
俾淳古不復亂從其弊作秦諸臣傳第三十一第三十二

大而化之而神無之無迹擴之無垠使得其位則亦堯舜而已
矣天固抑其身崇其道一時詘之萬世信之至孔子而極作孔
子列傳第三十三

親炙孔子幾于無間莫從容乎顏子私淑孔子淑雜不搖莫踔
絕乎孟子淳龐側中得左失右偏智膠固倘恍自忘莫馳騁乎
諸子作孔子弟子列傳第三十四第三十五諸子列傳第三十六

揣摩探空微辭抵嫡吻侈舐棋俯仰反覆使主從游移中智納
敕權興乎蘇張倫脊不乖奪欲以理深切坦易于陳軫爲正作
說客傳第三十七第三十八

道有統示無一也帝有統示無上也自黃帝訖武王舉以帝紀
統作五帝三王世表第一

周大封建錫茅班瑞同姓之侯親疏以德畛其疆場其有宇夷
之國彫敝湮沒如聃邾豐雍莫可論次作同姓諸侯年表第二

異姓之侯賓則二恪陳杞後宋自庶于薄柏柏尚父專爲周師
青旗蒼玉莫彼東土爲前宜矣作異姓諸侯年表第三

泰踞金虎猛噬闕左背膺判合卒爲所取乘馬弱矣六之則殭
及輕爲矣交之則長驚不在秦六國自淪于敗作戰國諸侯年
表第四

大明無隱大健不息大信不忒天德固若是矣顏日踐月更不
爽分秒野人布策盼賜得之神化無方益不若是森微成著積
羅虛成間積久斯驗作天文志第一

鼓嘻吹陰緩急暖火感召自通氣交中通天人之際理不可誣
作五行志第二

紐禹荒度奇山狹川沟洫方氏掌其書所司徒之屬典其郡
則其域理以疆界則山崩川移九州分合形便嚴臨不闕于和
作地理志第三

玉帛羔鴈庀之以器用放揖讓從之以文朝聘會同祭祀彤禩
正之以用而上下有章疏數有節吉凶有辿本原于是三代昭
德真功損益不倍夫本作禮志第四
函中以誠元氣被物遠近與天地同和鳥獸率舞肆注之入耆
虛中和應為樂之至作樂志第五
程竹量黍軒轅制始以正中聲來哲泥之豐者失時的安從集
比陰協陽往來上下覩易可以知律作律呂志第六
兵者約寡于衆一整于散拏懦于勇步伐止齊以律誅無道戢
暴亂德沮義格乃專為用作兵志第七
未然藉禮已然致刑刻肌膚斷支體桍以上服儡以痛楚禍以
耻辱而重輕布之期于不肖滋懼中人以免盡寍教不入陷之
則夫作刑志第八
君子食人小人食力不班之法無均懼爭是故平土畫畛畯田
林約之公田上貢教之義私田自養教之勤授田不畀杜其貪
法于周也作田賦志第九
中古以降廼著姓氏一本原之親疏敍之族類別之立祖禰辨
昭穆致蕃嘗通昏因敦仁樹義即物崇禮賤不偏于疏遠不亡
于邇近則肆割作氏族志第十

李看山傳

石閭陳景元撰

李看山名銘字鐵君其先居琅琊後遷遼世傳為遼東李氏父
輝祖以淳行敎降且積功歷官楚州軍晉司寇嘗為蜀方伯生
看山遂以為號云看山故貴介然家無餘資以先人之廣也好
讀書務窮源本為古詩有漢魏陶謝風其它得少陵神采而屏
絕靡雜以故以詩傳若其有良史材則人莫之識積二十年著
尚史凡八十餘萬言貫左國之離析補龍門之遺失訖秦氣始
于五帝班孫以下莫能及也素貧不得刊布惜哉惜哉看山既
畀于文不樂仕進門功凡八職輒病不就襲居于盤與田父野
老相周旋葺室扈峰又々號扈青山人歲丙寅年六十有一矣

凡例

是書也蒐古佚考故斷自軒轅以下近事傳只故迄秦以上

本諸經采諸傳徵諸雜求會萃成文有述無作期于傳信而已讖緯不經莊列寓言姑一二聚隨門好奇間正荒謬稽遠者瓜勿求之或然者時度事審理者時參窮而至微焉其幹而得也取以為正文說異者備之曲證博引異辭其實至如紀繆乖刺不情而荒者闕無諱處偽放真存毋令殊目

帝紀繫天下世家繫一國有繫乃書 如秦國入帝紀盟會入世家列國卒弒子周紀 卒王子虎劉卷之屬否則略

列國紀元紛紜叢錯今統以周作年表天官地理禮樂兵農各理厥原作諸志

春秋經傳所見者百二十九國列世家者二十有一 魯晉衛曹宋鄭楚陳秦吳越杞許莒[?]邾小邾燕蔡 餘次始末入地理志韓魏趙之先為晉卿仍入晉傳受命為侯乃列世家田齊如之秦以諸侯力并天下二世而亡實為閏統不得與三代並列本紀故降世家又雖闢于西周然收六國之後因以為殿

帝臣[?]本傳次本紀後周召列西周猶虞廷之有皋夔所以表君臣之一與也剝世家而為傳由降抑也

傳以類從有特傳合傳附傳餘見世家其宗系聯屬不可中絕者作氏族志他如僅見此氏事無攸關者箏削無存

乞父至聖生繫天下殷繫萬世故立繫以為之極明不得與京也末附等弟子諸子

君逆臣逆子則討之雖賢不宥 如盾[?]崔杼書之屬 作逆臣傳出君于紀亦在必誅 如鄧[?]叔[?]飯餘之屬 作亂臣傳若叛與殘並屬厥後

園[?]差兼著著事諸志附圖循古左右之義事以象寄云

事同人異者或詳此略彼或專屬互徵以事定人以人定事覽者參之自得其全

經明采經紀略采傳百氏次之間有事同而文異者欲兩見之毋害抵牾

左氏書謚若字茲非諸侯例書名從史體家臣傳書諱云尊也

正文所采未綴本書異說細文標揭于首庶燎若觀火而相抵足據

前經剖傳經緯殊用端委類從芬如滋懽列國入春秋各綴魯年取使考覈小國無年亦紀以魯

人繫事類除引經外約繁注與趨簡易也音釋訓詁槩不編及

古簡散軼有未見者有殘落僅存者有已亡而散見他書者間見復陷滋感不備至若附託之篇完而不錄 如黃帝內傳太公陰

置六韜三墳陰符之屬謬悠之帙錄而不備如宋諸說苑新序拾遺記之屬力屏支
之懼誤後學

尚史總目

世系圖一卷
本紀五卷
世家十三卷
列傳三十四卷
繫四卷
年表四卷
志十卷
序傳一卷

諸凡七十卷

史193 011

尚史目錄

本紀卷一
軒轅五帝
本紀卷二
夏
本紀卷三
商
本紀卷四
周
本紀卷五
周
秦附
列傳卷一
軒轅
風后 天老 五聖 知命 規紀 地典 常先 封胡 大常 奢龍 祝融 大封 后土 附
力牧 神皇直 應龍 太山稽 附 蒼頡
沮誦 孔甲 附 鬼臾區
左徹
后妃
嫘祖 女節

彤魚氏 嫫母
諸子
昌意 元囂
苗龍 休
青陽 揮
夷鼓 蒼林
禺陽
亂臣
蚩尤 夸父附
金天
諸子
倍伐 般
高陽
允格臺駘 南正重
北正黎 共工
諸子
窮蟬 稱
卷章 重黎
吳回 陸終
昆吾 參胡

彭祖　會人
曹姓　季連
高辛
后妃
羲和　鄒屠氏女
諸子
中容　季貍
帝鴻　晏龍
黑齒　禺號
后稷　台璽
諸子
丹朱　庶子九人
陶唐
有虞
后妃
娥皇　女英
癸比氏
諸子
商均
諸臣

羲仲　羲叔
和仲　和叔
契 相土 冥附　稷 公劉附
皋陶　伯益
垂　伯夷
夔　龍 夔子伯封附
莫父　胡伯
實沈
逸民
壤父　善卷
許由　巢父 雒陶 伯陽 方回 東不訾 續牙 秦
不 訾附
四凶
驩兜　共工
鯀　三苗
夏
伯靡　劉累
昆吾　關龍逢 終古附
后妃
塗山氏

諸子

啟五子 觀扈附

逸民

卞隨　務光

逆臣

羿浞

商

仲虺　伊尹 咎單 伊陟附　巫咸

臣扈　巫賢　甘盤

傅說　祖巳　祖伊

孝巳　微子 微仲附　箕子

比干　彭咸　老彭

商容　膠鬲

逸民

伯夷　叔齊　殷長者 二弟附

佞倖

崇侯虎　費仲　飛廉

惡來 王子頎 左強附　雷開

列傳卷二

周

周文公　太公望　召康公

辛甲　散宜生　閎夭

太顛　南宮适　伯達

伯适　癸度　史佚

君陳　君牙　伯冏

祭公　祭公謀父　呂侯

召穆公虎　芮良夫

列傳卷三

周

虢仲　虢叔

虢文公　仲山甫

尹吉甫　方叔

南仲　仍叔 伯奇附

杜伯　左儒 隰叔附

伯陽父　史伯

后妃

太姜　太任

太姒　邑姜

宣姜后　房后

申后　褒姒

史193-014

紀季姜　王姚
惠后　叔隗
定后　靈后
文諸子
伯邑考　周公旦
管叔鮮　蔡叔度
霍叔處　毛叔鄭
成叔武　聃季載
康叔封　畢公高
曹叔振鐸　滕叔繡

郜叔　雍叔
原叔　酆叔
郇叔
列傳卷四
周以下東周
周桓公　周公忌父
周公閱　周公楚
周公宰孔　單伯
單襄公　單頃公
單靖公　單獻公

單成公　單穆公
單武公　單平公單愆期附
劉康公　劉定公
劉獻公　劉文公
劉桓公　內史過
內史叔興　內史叔服
富辰富辛附　萇宏
倉葛　伶州鳩
列傳卷五
周

王子狐　王子克
王子頹　王子帶甘成公　甘景公　甘簡公　甘悼公
甘平公　甘桓公附　太子晉
王子佞夫　太子壽儋括附
王子朝　王子虎子王叔桓公附
王叔陳生伯輿附　王孫滿
王孫說
閏位
徐偃王　蒍國
邊伯　子禽

祝鮀　詹父
賓起　郤肸
南宮極 郤羅 南宮嚚附
儋翩　儋括
周 以下戰國
司寇布　周最
游騰　樊餘
綦母恢　宮他
馮雎　顏率
馬犯　周冣

杜赫　呂倉
工師籍　溫人
世家卷一
魯
世家卷二
晉
世家卷三
齊
世家卷四
衛

世家卷五
宋
世家卷六
鄭
世家卷七
楚
世家卷八
吳越陳蔡
世家卷九
曹滕杞薛

世家卷十
許莒邾小邾
世家卷十一
燕韓魏趙田齊
世家卷十二
秦
列傳卷六
魯
司空無駭 叟伯附　展禽 展喜附
公子彄 臧孫達 臧孫辰 臧孫許 臧孫紇 臧昭伯 臧賈 臧爲 臧堅 臧會

臧賓如 臧石六人附　衆仲
申繻 臣夏附　施父
施伯　曹劌 公子偃 縣賁父附
微虎　御孫
夏父展　夏父展忌
匠慶　周豐
顏柳 公宣子附

列傳卷七

魯 三臣

公子慶父 公孫敖 文伯穀 惠叔難 仲孫蔑 仲孫速 仲孫羯 仲孫貜 仲孫何忌
仲孫彘 仲孫捷 子服它 子服椒 子服回 子服何 以上孟孫氏
叔牙 公孫茲 叔孫得臣 叔孫僑如 叔孫豹 叔孫婼 叔孫不敢 叔孫州仇 叔孫舒
叔仲彭生 叔仲帶 叔仲小 叔仲志 一人附 以上叔孫氏
季友 季孫行父 季孫宿 季孫紇 季孫意如 季孫斯 季孫肥 季強 季寤 公冶
公亥四人附 以上季孫氏

列傳卷八

魯

叔肸 公孫嬰齊 叔老 叔弓 叔輒 叔鞅
公孫有山　里革 師存附

厚成叔瘠　閔馬父
榮駕鵝　子家羈 右師展附
公儀休　犁鉏
卜楚邱　梓慎 申須附
師己　公爲
公果　公賁
公衍 公鉏附

家臣

匡句須　杜洩
正常　公肩假
申豐　公孫朝
謝息　公斂陽

叛臣

豎牛　南蒯
陽虎 仲梁懷 林楚附　公山不狃
侯犯 駟赤附　公孫宿

逆臣

公子翬　公子慶父
公子遂 公孫歸父 仲嬰齊附

夫人

孟子　聲子
仲子　文姜
哀姜　叔姜
孟任　成風
聲姜　出姜
穆嬴　繆姜
齊姜　定姒
敬歸　齊歸
孟子　定姒
公子荆母　悼公母

列女

施氏婦　敬姜
漆室婦

列傳卷九

齊

高傒 高固 高無咎 高厚 高止 高偃 高張
傒子莊子 高無咎子弱 高止子豎 子呂附
國歸父 國佐 國弱 國夏 國書 國范伯
國勝附 國歸父子景子 成伯 高父 國昭子 書子觀
鮑叔牙 鮑牽 附　管夷吾 召忽 管脩附
隰朋 隰鉏附　甯戚

賓胥無　東郭牙 弟郭孫附 季友
仲孫湫　晏弱
晏嬰 子晏圉附

列傳卷十

齊

陳完 陳夷孟思 陳孟克 陳須無 陳無宇 陳開 陳書
苑何忌　烏枝鳴 烏餘附
邴意茲　萊章
殖綽　郭最
州綽　東郭書

敝無存　王猛
犂彌 𣄕戾 顏晉附　徒人費 石之紛如 孟陽附
逢丑父　邴夏
申鮮虞　閭邱嬰 傅摯 閭邱明附
祝佗父　申蒯 殷茂附
南史氏

公子

公子無虧　公子雍
太子舍　公子彊 公子角 公子開 公子鉏附
公子牙　公子鉏

公子買　公子嘉
公子駒　公子黜
公孫竈 黑附　公孫蠆 欒施 高彊
公孫青　公孫捷
公孫傁　公孫晳
公孫揮　公孫夏

逸民
桃史大夫　小臣稷
愚公　郭墟野人 東野鄙人附
虞人　麥邱封人
越石父 於陵子附　黔敖
弦章　逢於何
柏常騫

逆臣
公孫無知 連稱 管至父附　邴歜
閻職　崔杼
崔成　崔彊
崔明 東郭偃 棠無咎附　慶克
慶封　慶佐

慶舍 慶嗣附　陳乞 陳[illegible]附
鮑牧 陳逆 陳豹 東郭賈附　陳恒 闞止 諸御鞅

嬖臣
豎刁　開方
雍巫　夙沙衛
盧蒲就魁　盧蒲癸
盧蒲嫳 王何附　梁邱據 裔款附

夫人
共姬　徐嬴
蔡姬　衛共姬
少衛姬　鄭姬
葛嬴　密姬
宋華子　蕭同叔子
聲孟子　顏懿姬
鬷聲姬　穆孟姬
仲子　戎子
夫人重　燕姬
鬻姒　胡姬
嬰子　季姬

列女

鋭司徒女　杞梁妻　傷槐女婧附

列傳卷十一

晉

師服

狐突　突子毛　偃　毛子溱　偃子射姑　先友
梁餘子養　罕夷　先丹木　狐鞫居附

欒賓　子成　成子枝　枝子盾　盾子書　書子黶
紘　黶子盈　欒樂　欒魴　樂京廬

寺弗忌　欒糾附

先軫　子且居　且居子克　先都　先蔑

郤豹　子芮　芮子缺　缺子克　克子錡　錡從子
郤犨　從孫至　郤毅　郤溱附

列傳卷十二

晉

士蔿　孫會　會子燮　燮子匄　匄子鞅
冏子缺　缺子吉射

士渥濁　子弱　弱子匄　匄子彌牟

趙朔　荀息

荀林父　林父子庚　庚子偃　偃子吳　吳子寅

荀首　首子罃　罃子盈　盈子躒　躒子甲
甲子瑤　知果　知伯國

祁奚　奚子午　午子盈

獻文諸子

共大子　杜原款附　奚齊

卓子　伯僑　叔則　公子雍　公子樂

列傳卷十三

晉

羊舌大夫　子職　職子赤　肸　鮒　虎
赤子容　肸子食我

慶鄭　蛾晳

梁由靡　虢射

家僕徒　司馬說附　賴頡

舟之僑　祁瞞

李離

胥臣　臣子甲父　甲父子克　克子童

胥梁帶　陽處父　賈佗　寗嬴附

箕鄭父　臾駢

解揚　鄭壯星附　苗賁皇

伯宗　夏陽說附　張老

籍偃　鐸遏寇　張君臣附

籍談　子秦

女叔齊　子寬　閻明　司馬叔侯附

成鱄　陽畢

郵無卹　[illegible]

列傳卷十四

晉

韓萬 萬孫簡 簡孫厥 厥子無忌 起 無忌弟 起子須 叔向 叔魚 叔椒 子羽 起孫須

信

畢萬 萬孫犨 犨子錡 錡子顆 錡孫顆 魏絳 絳子舒 舒孫曼多 魏戊 賈辛 司馬彌牟 孟丙 馬烏 樂霄 僚安附

趙夙 夙弟衰 衰子盾 同 括 嬰 盾子朔 朔子武 武子獲 成 成子鞅 鞅子無恤

列傳卷十五

晉

郭偃 史蘇

卜偃 董因

蔡墨 董叔

史趙 史墨

史龜 桑田巫附 師曠

逸民

介推 號老夫 漁者 農夫 老古

重人 絳縣老人

杜蕢 宰人附 古乘 田差 晏子附 祭兒 公子

狼瞫 鉏麑

提彌明 靈輒

夫人

姜氏 賈氏

齊姜 狐姬

小戎子 驪姬

姜氏 季隗

文嬴 懷嬴

杜祁 偪姞

穆嬴 悼夫人

少姜

列女

叔隗 趙姬

羊舌職妻 伯宗妻

列傳卷十六

晉

逆臣

里克 丕鄭 丕豹 七輿大夫附

趙穿 趙旃 趙朔附 趙勝 欒書

荀偃

亂臣

郤錡 郤犨

瑕呂飴甥

嬖臣

梁五 東關嬖五

優施 奚人賈附 夷陽五

長魚矯 清沸魋

樂王鮒 寺人披

頭須

家臣

豎祏 王生

張柔 辛俞

董安于 尹鐸

少室周 傅傁

公孫尨 周舍 簿疑 胥渠 陽固 武子勝 望封 荼

蜀過 虎會 公盧 承盆疝 鄭龍附 楚隆

張孟談 高共 王登 中牟胥己 王子朔 佞基 田卑 程嬰 公孫杵

士茁 郗疵

豫讓 青荓 長兒子魚附 段規

任章 趙葭

列傳卷十七

宋

孔父

皇父充石 郎野 瑗 野子 瑗子非我 桼 鄭 瑗位 子緩 學懷附

華御事 御事子 華元 元子 華臧 臣 閱 子皋比 合比 華耦附 華喜

樂豫 呂 組 樂喜 孫金 祁犁 子涵 圍子茂 輓 祁犂 樂得附 輓子未

以上戴族

公子成 公孫固 公孫師 師子汃 江孫鑿 以上莊族

向戌 戌子宜 鄭

公子目夷 目夷子友

鱗矔

公子蕩 蕩子壽 壽子意諸 穗 意諸子山 以上桓族

公子游 公子卬 孔叔、公孫鍾離 附

公子須 公子圍龜 富不縵附

公子肥 褚師段

褚師子肥 大子痤

公子城 華 公子 公孫忌 邊卬 司馬彄 公孫周附

蕭叔 蕭叔大心 高哀

西鉏吾 廚人濮

師筏 師慧

司星子韋

夫人

桓夫人 襄夫人

共姬　棄
元夫人
佞臣
惠牆伊戾　寺人柳
逆臣
華督
南宮牛 猛獲附　宋萬
叛臣
魚石　向為人
鱗朱　向帶
魚府
華亥 費遂 費遂子貙 多僚 登 向寧 華啓 華牼 華豹附
公子地　仲佗
石彄　樂大心
向巢 弟魋
家臣
張匄　鄭翩
于犨 宜僚附　陳寅

列傳卷十八

衛

石碏 碏子厚 碏元孫稷 稷子買
寧速 速子俞 俞子相
孫昭子 良夫
孔達 達孫烝鉏 烝鉏子羈 羈孫圉 圉子悝
元咺
北宮括 括子佗 遺
世叔儀 儀孫申 申子齊 遺
公叔發 發子戍 趙黶 趙陽附
史鰌
史朝 朝子苟 胥彌赦附
彪傒　祝佗
卿莊　王孫賈 賈子齊 木
王孫牟 牟子羽附
夫人
莊姜 厲嬀 戴嬀附　夷姜
宣姜　定姜
敬姒　宣姜 娣姒附
南子　夏氏
公子
急子 壽附　左公子洩 右公子職

公子頎　叔武
公子瑕子儀附　子叔黑背 孫㢸 不𨚍 附
子展　子鮮 子蝪 子行 子伯 大子 公子 子疾 大子 鬼 附
孟縶　公孟彄 附 公子荊 公子朝
公子郢　公孫彌牟 子惠子 子虎 附
大子疾　公子青 渾良夫 附
公孫免餘　公孫無地
公孫臣　公孫丁
逆臣
公子州吁　孫林父 子蒯 嘉 嬴 附

甯殖 子喜 石宰穀
亂臣
石惡 從子圃 石魋 附　齊豹
北宮喜
褚師圃 祝鼃 華齊 褚師子申 華寅 附
褚師比　瞞成
司寇亥　公文要
夏期　夲彌 鄭子士 祝史揮 附
嬖臣
宋朝　彌子瑕

雍鉏
家臣
宗魯　戲陽速
許公爲

列傳卷十九
鄭

潁考叔　公孫閼
瑕叔盈 公子閼 强鉏 附　原繁
洩駕　良佐
洩堵寇　鄭詹

孔叔　皇武子 皇戌 皇子耳
孔將鉏　侯宣多
石田父 石首 石癸 燕茍 姚句耳 附
申侯
公子
公子旻伯　子元 況胺 附
公子滿旻 公子伯廖 附　公子語
子人九　世子華
公子臧　公子士
公子瑕　公子俞彌

公子去疾 良氏 以下穆十一子 去疾子輒 輒子[illegible]
公子偃 游氏 吉子遬 游楚附 偃子蠆 蠆子販 販子良 吉
公子發 國氏 發子僑 僑子參
公子喜 罕氏 喜子舍之 舍之子虎 虎子嬰齊 嬰齊子達
公子騑 駟氏 騑子夏 黑 夏子帶 乞 帶子[illegible] 駟偃 偃子絲 乞子歂 黑子印 鄧析附
公子印 印氏 印子黑肱 黑肱子段 段子癸
公子豐 豐氏 豐子段 段子施
公子嘉 孔氏 嘉子洩 洩子哀
公子然 然氏 然子丹 然明附
士子孔 子孔氏 子孔子良
公子羽 羽氏 羽頡

列傳卷二十

鄭

公孫申 公子班
公孫揮 裨竈 里析附
裨諶 馮簡子附 渾罕

夫人

武姜 鄭旦
雍姞 文芊
姜氏 蘇姞

陳媯 江氏
蘇氏

亂臣

共叔段 段子滑 段孫定叔 公子呂附
祭仲 尉止
司臣 堵女父
侯晉
子師僕 尉翩 司齊 堵狗附

逆臣

高渠彌 傅瑕 高克附

公子歸生 公子宋
公子騑

列傳卷二十一

楚

薳章 薳呂臣
蔿賈 賈子艾獵 艾獵從子[illegible] 子馮 孫掩
薳啟疆 薳射 沈尹射 沈尹赤附
薳罷 薳洩
薳越 薳固
鬬伯比 伯比子穀於菟 穀於菟子般 般子克黃 子良 穀於菟曾孫[illegible] 鬬巢[illegible]

鬬廉 鬬且附 鬬御彊 鬬梧 耿之 鬬班 鬬祁 鬬[illegible]
成得臣 榮黃附 得臣子大心 大心子熊 成嘉 宛春
屈瑕 屈重附
屈完
屈蕩 蕩子到 蕩子申附 到子建 建子生 屈蕩
屈原
觀丁父 射父 彭仲爽 觀起 彭名 起子從 彭生附 觀瞻
申叔時 時子跪 士亹 時孫揚 申叔展附
申無畏 子犀
申無宇 子亥

申包胥
潘尪 子黨
伍參 參子舉 舉子奢 奢子尚
倚相 白公子張

列傳卷二十二

楚

蔿[illegible] 石奢
鍾儀 枝如子躬
穿封戌 郤宛
盧散黎 叔嬰 子陽窓附 左司馬眅

樂伯 許伯
攝叔 養由基 叔山冉附
工尹商陽 巢牛臣 屈湖子 薛埸附
伯州犁 然丹 箴尹宜咎附
公子
公子元 王孫啟附 公子職
公子朱 公子茷
公子嬰齊 公子側
公子丙 公子平
公子壬夫 公子何忌附 公子橐師

公子罷戎 公子格
王子勝 公子魴
公子黚 公子申
公子成 公子寅
公子罷 公子辰
公子穀臣 公子貞
囊瓦 公子宜穀 公子繁 武城黑 史皇附
公子午 公子追舒
棄疾 公子黑肱
大子建 司馬奮揚附 公子中

公孫寧　公孫朝
公子結(儀金附)　公孫平
公孫寬　魯陽文子
公子啟　王孫由于(王孫賈 宋木附)
王孫圉　陽匄(陽令終 弟完 弟佗 公子魴附)
沈尹戌(戌子諸梁 圉公陽附)　吳句卑　后臧

列傳卷二十三

楚

昭奚恤　昭陽
昭雎(屈蓋 昭過 昭常 昭鼠附)

繹史　目錄

景舍　景陽(景翠 景鯉附)
莫敖子華　慎子(昭蓋附)
莊辛　黃歇

逸民

接輿　田贊(狂鳳者)

夫人

鄧曼　息嬀
鄭二姬　莊夫人(樊姬附)
秦嬴　平夫人
蔡氏　昭夫人

季芊(白公妻貞姬附)

逆臣

潘崇

亂臣

鬬宜申　鬬克
公子燮(鬬[illegible] 鬬敖附)　鬬椒
鬬成然　薳居
許圍　蔡洧
蔿[illegible]過　觀從
白公勝([illegible] 石乞 熊宜僚附)

繹史　目錄

叛臣

屈巫(狐庸附)

姦臣

費無極　鄢將師

列傳卷二十四

陳

轅濤塗(濤塗元孫僑 宗豎附)　轅選　轅頗　轅買　轅咺
陳鍼子(鍼宜咎附)　賈獲
袁克　芋尹蓋
泄冶　逄滑

大宰嚭 慶虎
慶寅 慶樂附
公子
大子免 大子御寇附 公子元 穎孫
大子偃師 公子留 公子勝附
亂臣
公子佗 公孫寧
儀行父 公子招
公子過 孔奐附
逆臣
夏徵舒 夏齧附

蔡
公子燮 公子履
公子朝 朝子歸生 歸生子買
世子有 公子元
公子乾 公子駟
公孫獵
逆臣
公孫翩 公孫辰
公孫姓 公孫霍 文之鍇附

晉
僖負羈 侯孺
公子欣時 公孫會附 公孫彊
莒
苑羊牧之 烏存附
叛臣
牟夷
亂臣
公子鐸 蒲餘侯茲夫
公子意恢
逆臣
太子僕 展輿 務婁 瞀胡 公子滅明附
列女
紀梁婦
邾
公子叔術 鮑廣父 梁買子 臧氏母附
公孫鉏 徐鉏
郳弱 茅地 羊羅附
茅夷鴻
叛臣

庶其　黑肱
列傳卷二十五
吳
屈狐庸　伍員
鱄設諸 要離附　洩庸
申叔儀　叔孫輒
公山不狃 王犯附　王孫雄
王孫苟　被離
孫武
公子
季子札　公子蹶由 公子黨附

公子掩餘　公子燭庸
太子諸樊　太子終纍 子山附
太子友 王子地 王孫彌庸 壽於姚附
公子慶忌
叛臣
夫槩
嬖臣
伯嚭
越
范蠡　文種
舌庸　苦成
皐如　逢同
計硯　皓進
諸稽郢　靈姑浮
疇無餘　謳陽
列傳卷二十六
燕
陳翠　郭隗 鄒衍 劇辛附
樂毅 樂子間 樂乘附　將渠

荊軻　高漸離
亂臣
子之 市被
列傳卷二十七
韓
公仲朋　公叔
封人子高
公子
太子嬰　公子幾瑟
公叔伯嬰　韓禍

列傳卷二十八

魏

田子方 段干木

西門豹 樂羊

李克 翟璜 任座附

李悝 白珪

吳起 公叔痤

惠施 朱倉 惠盎附 芒卯 孫臣附

昭忌 周訢 文期附 唐雎

朱己 李梁附 范痤

宋就

公子

公子成 公中緩

大子申 公子理

公子無忌 公子牟附

嬖臣

龍陽君

列傳卷二十九

趙

公仲連 大戊午附 腹鶡

肥義 公子成

李兌 趙文 趙造 趙燕附

周紹 牛贊

廉頗 藺相如

趙奢 子括 許歷附 李牧

虞卿 公孫龍

孔穿 子順附 諒毅 趙使附

縮高

公子

公子朝 公子勝

公子緤 公子章

趙豹 趙勝 毛遂 李談附

廬陵君 長安君

嬖臣

建信君 郭開 韓倉附

夫人

惠后 惠文后

列傳卷三十

田齊

匡章 章子

騶忌　田忌
田嬰　田文
田單　顏斶
王蠋 平阿餘子 叔無孫 威公猶附
王斗 能意 春居 唐易子 匡倩 田過 閭丘卬 子噲附
列精子高　狐援
公玉丹　魯仲連
齊貌辨　公孫閈
馮煖 張祿附　公孫戌
公孫宏 雍門子周附　貂勃 張生附

秦越人 文摯附

逸民

陳仲子 屠牛吐 閭丘先生附

夫人

君王后 宿瘤女附

逆臣

淖齒 王孫賈附

列傳卷三十一

秦

公孫枝　百里奚

蹇叔　百里視附 西乞術 白乙丙
由余　繞朝
任妄　公孫鞅
司馬錯　樗里疾
甘茂 向壽 甘羅附　魏冉
芈戎 須賈附　范雎
蔡澤　呂不韋

列傳卷三十二

秦

李斯　白起

王翦 王賁 王離 李信附
蒙恬 蒙毅附
尉繚　頓弱
茅焦　伯樂 九方皐附
醫緩　醫和
優旃

公子

公子宏　小子慭
公子縶　公子鍼
公子他 高陵君 涇陽君附　公子扶蘇

公子將閭
夫人
魯姬子　穆姬
宣太后　惠文后
華陽太后　夏太后 帝太后附
列女
百里奚妻

列傳卷三十三
說客
蘇秦 蘇氏 蘇厲附

列傳卷三十四
說客
張儀　陳軫 子患附
淳于髡　公孫衍
張丑　張登
馮忌

繫卷二十五
孔子繫

繫卷二十六
孔子弟子

繫卷三十七
孔子弟子　孔子門人
孟子　孟子弟子

繫卷三十八
諸子
鬻子　老子 關尹子附
文子　墨子 腹䵍附
尸子　楊子
列子　莊子
鬼谷子　申子
尉繚子　騶衍
騶奭　慎到
田駢　接子
環淵　尹文子 老成子附
鶡冠子　荀子
韓非子

表卷一
三代世表

表卷二
周同姓諸侯年表

表卷三

周異姓諸侯年表

表卷四

戰國年表

志卷一

天文

志卷二

五行

志卷三

地理

志卷四

禮

志卷五

樂

志卷六

律呂

志卷七

兵

志卷八

刑法

志卷九

田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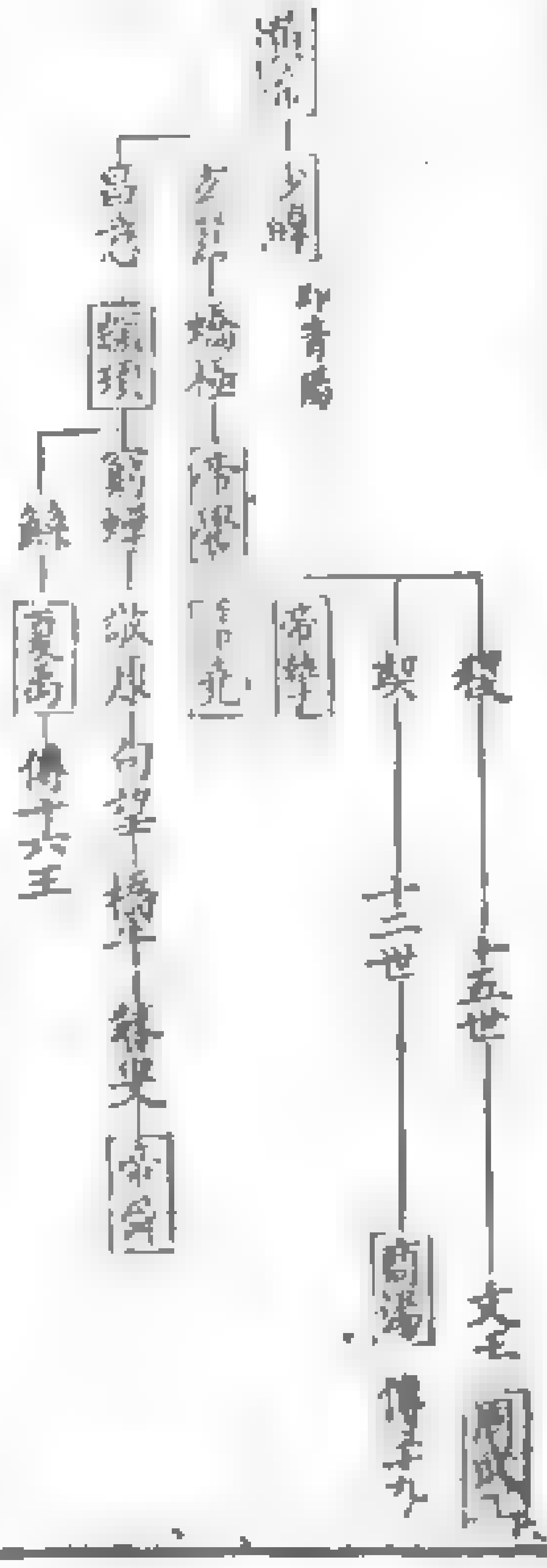
志卷十

氏族

庠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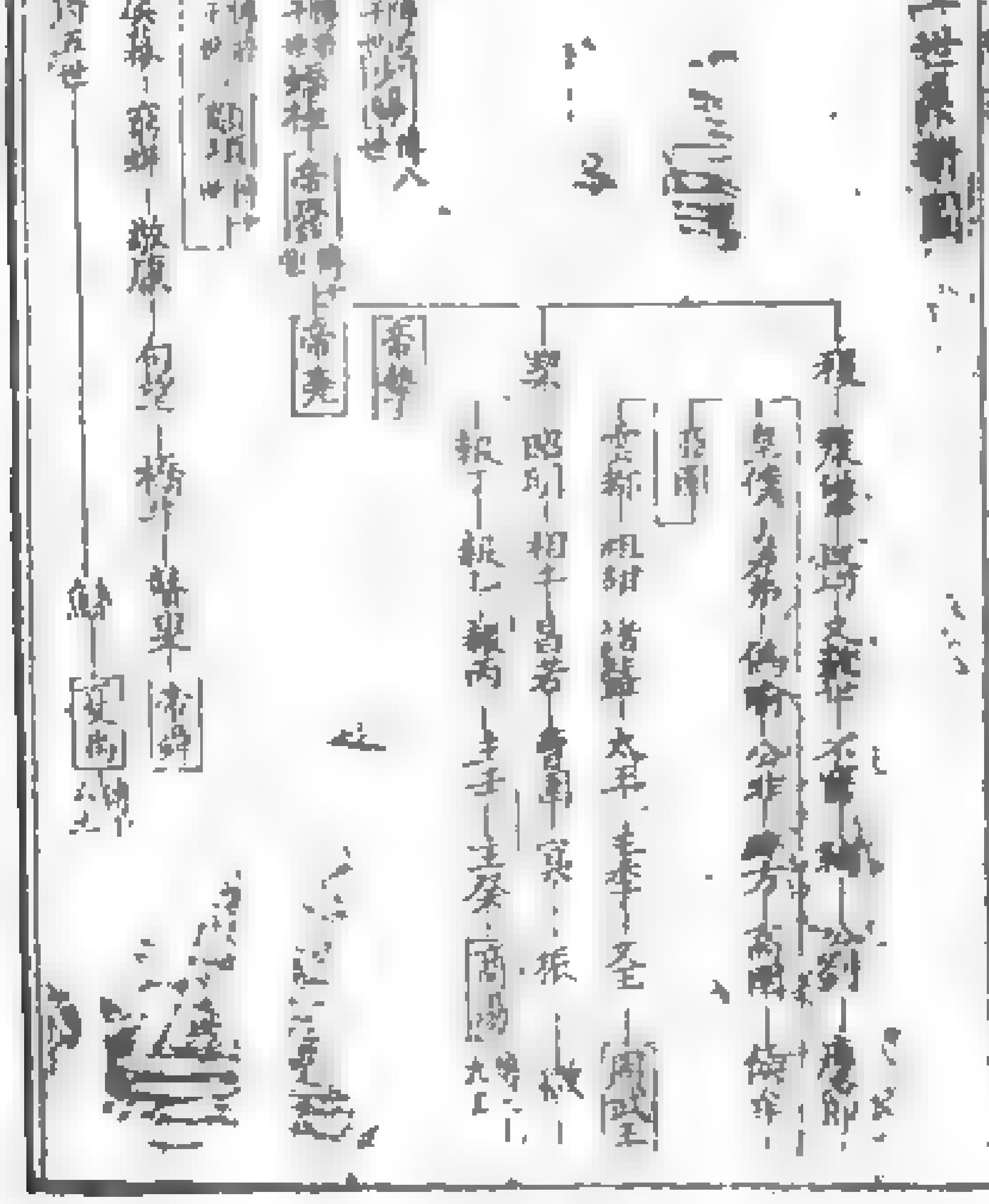
史193-033

五帝三王世系圖



世紀曰少昊帝名摯字青陽因語曰青陽黃帝之子是少昊爲黃帝之子矣史記曰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高陽是顓頊爲黃帝之孫矣又曰帝嚳父曰蟜極蟜極父曰玄囂玄囂父曰黃帝是帝嚳爲黃帝之曾孫矣世本曰帝嚳元妃姜嫄生后稷次妃簡狄生契次妃慶都生堯次妃常儀生摯是堯與稷契摯爲帝嚳之子玄孫矣史記曰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顓頊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是禹亦黃帝之玄孫堯之高祖兄弟矣又曰重華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橋牛橋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顓頊顓頊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是舜爲黃帝之八世孫矣何舜之世次獨促于稷契及禹也史紀又曰契傳十二世而成湯立稷傳十五世而文王立夫契至湯十二世湯又傳二十九王而後亡而稷纔十五世遂至文王何契之世次獨促于稷也大抵世紀諸書淆亂殊多而史記謬戾未深考也呂梁譜以舜祖虞幕而不祖黃帝或曰顓頊亦不當祖黃帝乎竊以青陽玄囂昌意爲三宗而五帝三王之系由是生焉其歷之同帝與不則俟博聞之君子 列後圖如左

五帝三王世系新圖



漢書曰少皡帝考德曰清清者黃帝之子清陽也是其子孫名摯立號曰金天氏是少皡出自清陽而非黃帝之子也國語曰少皡之衰九黎亂德顓頊受之所謂少皡者猶其後世而言少皡生而有聖德豈及其身而遽衰也傳曰少皡有裔子曰昧生允格臺駘允格臺駘能業其官帝顓頊嘉之封諸汾川是顓頊出自昌意而非昌意之子黃帝之孫也世紀曰帝嚳年十五而佐顓頊顓頊且不得父昌意而祖黃帝帝嚳亦不得祖玄囂而為黃帝之曾孫也春秋命歷序曰顓頊傳十世是帝嚳且不得與顓頊親承接也傳曰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至于堯堯不能舉所謂濟者累世之謂也夫八元既出自高辛而堯為帝嚳之子是堯之兄弟八元又何世美之不隕而舉且未能也以高辛之眾舍□

迺與堯之德而玄孽先儒亦疑之矣傳又曰八元者高辛氏之裔也其文明甚是堯出自玄囂而非帝嚳之子□□□□以舜祖虞幕左傳史趙之言曰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是史□□□又曰幕能帥顓頊者也傳又曰陳顓頊之族也是舜出自顓頊而幕又非即顓頊之子也漢書曰顓頊五代而生鯀是禹亦不得祖顓頊而為黃帝之玄孫而五代之說猶有未得也譙周曰契生堯代舜始舉之必非嚳子以其父微故不著名又曰弃帝嚳之胄其父亦不著是譙知稷契非帝嚳之子而不知帝堯亦非帝嚳之子也國語曰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又曰基德十五而始平所謂十五王者論其德非論其世而史乃以十五世足之謬矣呂梁碑以后稷生臺璽臺璽生叔均叔均又數世而生不窋世本公非以下得有辟方侯牟雲都諸盩是不窋非后稷之子而下距武王凡十七世也春秋命歷序曰少皡傳八世顓頊傳卜世帝嚳傳十世識緯之言殊不足信要其世數蓋不可知然自帝堯以上大抵如三代之迭興非唐虞之授受也

夏世系圖

- 一世 夏禹 年無攷
- 二世 啓 紀年在位十六年帝王世紀曰九年前編曰九年
- 三世 太康 紀年在位四年路史曰二十九年
  - 仲康 紀年在位七年前編曰十三年
- 四世 帝相 紀年在位二十八年 寒浞弒之
- 五世 少康 紀年在位二十一年
- 六世 帝杼 紀年在位十七年
- 七世 帝槐 紀年在位四十四年 前編曰二
- 八世 帝芒 紀年在位五十八年
- 九世 帝泄 紀年在位二十五年 前編曰十
- 十世 不降 紀年在位五十九年 遜位弟扃
- 十一世 帝廑 紀年在位八年前編曰二十一
- 十二世 孔甲 以下年無攷

十三世 帝皋
十四世 帝發
十五世 履癸 爲湯所滅

帝扃 紀年在位十八年

商世系圖

一世 商湯 紀年
二世 太丁 未立卒
外丙 在位三年
中壬 在位四年
三世 太甲 無年
四世 沃丁 無年
太庚 紀年在位五年
五世 小甲 紀年在位十七年 世表作太庚弟
雍己 紀年在位十二年
太戊 無年
六世 仲丁 在位
外壬 紀年在位十年
河亶甲 紀年在位九年
七世 祖乙 紀年在位十九年
八世 祖辛 紀年在位十六年
九世 沃甲 紀年在位五年
祖丁 紀年在位三十二年
十世 南庚 紀年在位六年
陽甲 紀年在位四年
十一世 盤庚 無年
小辛 紀年在位二年
小乙 紀年在位二十八年
武丁 無年
十二世 祖庚 紀年在位十一年
祖甲 紀年在位三十三年
十三世 廩辛 紀年在位四年
庚丁 紀年在位八年
十四世 武乙 紀年在位三十五年 爲暴雷震死
十五世 太丁 紀年在位十三年
十六世 帝乙 紀年在位九年
十七世 帝辛 無年 爲周所滅

周世系圖

一世 文王 在位五十一年
二世 武王 十三年滅商 即天位二年
三世 成王 無年
四世 康王 在位二十六年
五世 昭王 紀年在位十六年 南巡不返卒於江上 在位五十一年
六世 穆王 在位五十五年
七世 共王 無年
孝王 無年
八世 懿王 無年
九世 夷王 在位十六年
十世 厲王 在位三十七年 出奔彘 十四年死
十一世 宣王 在位四十六年
十二世 幽王 無年大戎弒之
十三世 平王 在位五十一年
十四世 泄父 未立卒
十五世 桓王 在位二十三年
十六世 莊王 在位十五年
十七世 僖王 在位五年
十八世 惠王 子頹作亂王奔鄭 鄭伯納王在位二十四年
十九世 襄王
二十世 頃王
匡王
二十一世
二十二世 簡王
二十三世 靈王
二十四世 景王
二十五世 悼王
敬王
二十六世 元王
二十七世 貞王

史193-036

年 在位六年
定王 在位二十一年
簡王 在位十四年
靈王 在位二十七年
景王 在位二十五年
敬王 在位四十四年

二十八世 哀王 立三月弟叔襲殺之
思王 立五月少弟嵬攻殺之
考王 在位十五年
二十九世 威烈王 在位二十四年
三十世 安王 在位二十六年
三十一世 烈王 在位七年
三十二世 顯王 在位四十八年
三十三世 慎靚王 在位六年
三十四世 赧王 在位五十九年 爲秦所滅

魯世系圖

一世 周公 始封
二世 伯禽 在位四十六年
三世 考公 在位四年
煬公 在位六年
四世 幽公 在位十四年
魏公 在位五十年
五世 厲公 在位三十七年
獻公 在位三十二年
六世 真公 在位三十年
武公 在位十年
七世 懿公 在位九年 伯御弑之
孝公 在位二十七年
八世 伯御 在位十一年 宣王誅之
九世 惠公 在位四十六年
十世 隱公 在位十一年 桓公弑之
桓公 在位十八年
十一世 莊公 在位三十二年
十二世 閔公 在位二年 慶父弑之
僖公 在位三十三年
十三世 文公 在位十八年
十四世 宣公 在位十八年
十五世 成公 在位十八年
十六世 襄公 在位三十一年

十七世 昭公 在位三十二年
定公 在位十五年
十八世 哀公 在位二十七年
十九世 悼公 在位三十七年
二十世 元公 在位二十一年
二十一世 穆公 在位三十三年
二十二世 共公 在位二十二年
二十三世 康公 在位九年
二十四世 景公 在位二十九年
二十五世 平公 在位二十二年
二十六世 湣公 在位二十三年
二十七世 頃公 在位二十四年 楚滅之

晉世系圖

一世 叔虞
二世 晉侯
三世 武侯
四世 成侯
五世 厲侯
六世 靖侯 在位十八年
七世 釐侯 在位十八年
八世 獻侯 在位十一年
九世 穆侯 在位二十七年
殤叔 在位四年
十世 文侯 在位三十五年
桓叔
十一世 昭侯 在位七年 潘父弑之
莊伯
十二世 孝侯 在位十五年
鄂侯 在位六年
武公
十三世 哀侯 在位九年
獻公 在位二十六年
十四世 小子侯 在位四年 武公弑之
惠公 在位十四年
十五世 懷公
十六世 靈公 在位十四年 趙穿弑之

文公　在位九年
襄公　在位七年
成公　在位七年

十七世　景公　在位十九年
十八世　厲公　在位八年　悼公　在位十五年
十九世　平公　在位二十六年
二十世　昭公　在位六年
二十一世　頃公　在位十四年
二十二世　定公　在位三十七年
二十三世　出公
二十三世　哀公
二十四世　懿公
二十五世　幽公　在位十八年
二十六世　烈公　在位二十七年
二十七世　孝公　在位十七年
二十八世　靜公　在位二年

齊世系圖

一世　太公　始封于齊
二世　丁公
三世　乙公
四世　癸公
五世　哀公　胡公　獻公
六世　武公
七世　厲公
八世　文公　在位十二年
九世　成公　在位九年
十世　莊公　在位六十四年
十一世　僖公　在位三十三年
十二世　襄公　在位十二年
十二世　桓公　在位四十三年

十三世　孝公　在位十年
十三世　昭公　在位二十年
十三世　懿公　在位四年
十三世　惠公　在位十年
十四世　頃公　在位十七年
十五世　靈公　在位二十八年
十六世　莊公　在位六年
十六世　景公　在位五十八年
十七世　悼公　在位五年
十八世　簡公　在位四年
十八世　平公　在位二十五年
十九世　宣公　在位五十一年
二十世　康公　在位二十六年

衛世系圖

一世　康叔
二世　康伯
三世　考伯
四世　嗣伯
五世　疌伯
六世　靖伯
七世　貞伯
八世　頃侯　在位十二年
九世　僖侯　在位四十二年
十世　武公　在位五十五年
十一世　莊公　在位二十三年
十二世　桓公　在位十六年
十二世　宣公　在位十九年
十三世　惠公　在位十一年
十三世　戴公
十三世　文公　在位二十五年
十四世　懿公
十四世　成公　在位三十五年
十五世　穆公　在位十一年
十六世　定公　在位十二年

十七世 十八世 十九世 二十世 二十一世 二十二世 二十三世 二十四世

獻公 在位二十一年 襄公 在位九年 靈公 在位四十二年 出公 莊公 悼公 在位五年 敬公 在位十九年 昭公 在位六年 懷公 在位十一年 慎公 在位四十二年 聲公 在位十一年

殤公 在位十二年

二十五世 二十六世 二十七世 二十八世

成侯 在位十六年 平侯 在位八年 嗣君 在位四十二年 懷君 在位三十一年

元君 在位十四年 君角 在位二十一年

宋世系圖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微子 微仲 宋公 丁公 湣公 煬公 厲公 釐公 在位二十八年 惠公

八世 九世 十世 十一世 十二世 十三世 十四世

哀公 在位一年 戴公 在位三十四年 武公 在位十八年 宣公 在位十九年 穆公 在位九年 殤公 莊公 在位十九年 湣公 桓公 在位三十一年 襄公 在位十四年

十五世 十六世 十七世 十八世 十九世 二十世 二十一世

成公 在位十七年 昭公 在位九年 文公 在位二十二年 共公 在位十三年 平公 在位四十四年 元公 在位十五年 景公 在位四十八年 公孫糾

二十二世 二十三世 二十四世 二十五世 二十六世

昭公 在位四十七年 悼公 在位八年 休公 在位二十三年 辟公 在位三年 剔成 在位四十一年 君偃 在位四十七年

鄭世系圖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桓公 武公 在位二十七年 莊公 在位四十三年 昭公 厲公 文公 在位四十五年 穆公 在位二十二年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十一世 十二世

靈公 在位一年公子歸生弒之
襄公 在位十八年
悼公 在位二年
成公 在位十四年
僖公 在位五年公子騑弒之
簡公 在位三十六年
定公 在位十六年
獻公 在位十三年

十三世 十四世

聲公 在位三十八年
哀公 在位八年國人殺之
共公 在位三十年
幽公 在位一年韓殺之
繻公 在位二十七年國人殺之
鄭君 在位二十一年韓滅之

楚世系圖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熊繹 始封楚蠻姓羋氏
熊艾
熊䵣
熊勝
熊楊
熊渠
熊翔
熊延
熊勇 在位十年
熊嚴 在位十年

九世 十世 十一世 十二世 十三世 十四世 十五世 十六世

熊霜 在位六年
熊徇 在位二十二年
熊咢 在位九年
若敖 在位二十七年
霄敖 在位六年
蚡冒 在位十七年
武王 在位五十一年
文王 在位十三年
堵敖 在位五年成王弒之
成王 在位四十六年商臣弒之
穆王 在位十二年

十七世 十八世 十九世 二十世 二十一世 二十二世 二十三世 二十四世

莊王 在位二十三年
共王 在位三十一年
康王 在位十五年
郟敖 在位四年

靈王弒之

三年
一年

靈王 在位十二年弒死
平王 在位十三年
昭王 在位二十七年
惠王 在位五十七年
簡王 在位二十四年
聲王 在位六年盜殺之
悼王 在位二十一年

二十五世 二十六世 二十七世 二十八世 二十九世 三十世

肅王 在位十一年
宣王 在位三十年
威王 在位十一年
懷王 在位三十年入秦死
頃襄王 在位三十六年
考烈王 在位二十五年
幽王 在位十年
哀王 立二月負芻殺之
負芻 在位五年秦滅之

吳世系圖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周章 大伯仲雍曾孫 世與周章同時 武王克殷封
熊遂
柯相
彊鳩夷
餘橋疑吾
柯盧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十一世 十二世

周繇
屈羽
夷吾
禽處
轉
頗高

十三世 十四世 十五世 十六世 十七世 十八世

句卑
去齊 以上無年
壽夢 在位二十五年
諸樊 在位十三年
餘祭 在位十七年閽殺之
夷昧 在位十七年
王僚 在位十二年闔廬殺之
闔廬 在位十九年傷死
夫差 在位二十三年越滅之

越世系圖

世系無考

無餘 ── 十餘世 ── 無壬 ── 無譯 ── 夫譚

一世 允常

二世 句踐

三世 王鼫與

四世 王不壽

五世 王翁

六世 王翳

七世 王之侯

八世 王無彊 楚滅之

陳世系圖

一世 胡公 始封

二世 申公 相公

三世 孝公

四世 慎公

五世 幽公 在位二十三年

六世 僖公 在位三十三年

七世 武公 在位十五年

八世 夷公 在位三年 平公 在位二十三年

九世 文公 在位十年

十世 桓公 在位三十八年

十一世 公子佗 厲公 在位七年 莊公 在位七年

十二世 宣公 在位四十五年

十三世 穆公 在位十六年

十四世 共公 在位十八年

十五世 靈公 在位十五年 夏徵舒弒之

十六世 成公 在位三十年

十七世 哀公 在位三十五年

十八世 悼太子

十九世 惠公

二十世 懷公 在位四年

二十一世 閔公 在位二十四年 楚滅之

蔡世系圖

一世 叔度 始封

二世 蔡仲

三世 蔡伯荒

四世 宮侯

五世 厲侯

六世 武侯

七世 夷侯 在位二十八年

八世 僖侯 在位四十八年

九世 共侯 在位二年

十世 戴侯 在位十年

十一世 宣侯 在位三十五年

十二世 桓侯 在位二十年 哀侯 在位二十年

十三世 穆侯 在位二十九年

十四世 莊侯 在位三十四年

十五世 文侯 在位二十年

十六世 景侯 在位四十九年

十七世 靈侯 在位十二年

十八世 隱太子

史193-041

十九世　二十世　二十一世　二十二世　二十三世

- 平侯 楚平王復封之在位八年
- 悼侯 在位三年
- 昭侯 在位二十八年 公孫翩弑之 — 成侯 在位十九年 — 聲侯 在位二十三年 — 元侯 在位六年 — 侯齊 在位四年 楚滅之

曹世系圖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叔振鐸 — 太伯脾 — 仲君平 — 宮伯 — 孝伯 — 夷伯 以上無年

- 幽伯 在位三年
- 戴伯 在位[illegible] 戴伯弑之
- 惠伯 在位[illegible]
- 繆公 在位[illegible]年

八世　九世　十世　十一世　十二世　十三世　十四世

桓公 在位五十五年 — 莊公 在位三十一年 — 僖公 在位九年 — 昭公 在位九年 — 共公 在位[illegible] — 文公 在位二十三年 — 宣公 在位十七年

十五世　十六世　十七世　十八世　十九世

- 成公 在位二十三年 — 武公 在位二十七年 — 平公 在位四年 — 悼公 在位九年
- 聲公 在位五年 隱公弟弑之
- 隱公 在位[illegible] 靖公弑之 — 靖公 在位四年 — 伯陽 在位十五年 宋滅之

滕世系圖

世次無考

- 叔繡 始封 — 傳數世 — 滕侯 — 虞子 — 宣公 — 昭公 以上無年
- 文公 在位[illegible]年 — 成公 在位二十六年 — 悼公 在位二十五年 — 頃公 在位二十三年 — 隱公 在位[illegible]年 — 定公 — 元公 [illegible] 傳世無考

杞世系圖

世次無考

東樓公 始封 — 西樓公 — 題公 — 謀娶公 — 又[illegible]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武公 在位四十七年 — 靖公 在位二十三年 — 共公 在位八年 — 惠公 在位十八年 — 成公 在位十八年 — 孝公 在位十七年

- 桓公 在位七十年
- 文公 在位十四年
- 平公 在位十八年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十一世

悼公 在位十二年 — 隱公 [illegible] — 閔公 在位十六年

僖公 在位二十九年 — 哀公 在位十四年 — 出公 在位十二年 — 簡公 在位四年 楚滅之

薛世系圖

世次無考

奚仲 為夏車正 — 仲虺 湯左相 — 薛侯 周封 — 薛伯

一世 獻公 — 二世 襄公 在位十三年 — 三世 惠公 在位十二年 後世無考

許世系圖

世次無考

莊公 — 穆公 在位四十年 — 僖公 在位三十四年 — 昭公 在位三十年 — 靈公 在位四十五年 — 悼公 在位二十四年 太子止弑之

許男斯 在位十九年 — 元公 在位十五年 後世無考

莒世系圖

世次無考

茲丕公 — 紀公 太子僕弑之 — 季佗 — 渠丘公

一世 犁比公 在位 年 被弑 — 二世 著丘公 在位十四年 — 郊公

邾世系圖

世次無考

邾子克 — 邾子瑣 在位十二年 — 文公 在位五十二年 — 定公 在位四十年 — 宣公 在位十八年 — 悼公 在位十五年

莊公 在位三十四年 — 隱公 — 桓公 — 公子何 — 考公

小邾世系圖

世次無考

小邾子 — 小邾穆公 — 小邾子 宋魏之後世無考

燕世系圖

一世 召公 始封 — 八世 — 九世 惠侯 — 十世 僖侯 在位三十八年 — 十一世 頃侯 在位二十四年 — 十二世 哀侯 在位二年 — 十三世 鄭侯 在位三十六年

十四世 穆侯 在位十八年 — 十五世 宣侯 在位十三年 — 十六世 桓侯 在位七年 — 十七世 莊公 在位三十三年 — 十八世 襄公 在位四十年 — 十九世 桓公 在位十六年 — 二十世 宣公 在位十五年

二十一世 昭公 在位十三年 — 二十二世 武公 在位十九年 — 二十三世 文公 在位六年 — 二十四世 懿公 在位四年 — 二十五世 惠公 在位六年 大夫殺之 — 二十六世 悼公 在位七年 — 二十七世 共公 在位五年

- 二十八世 平公 在位十九年
- 二十九世 簡公 在位十二年
- 三十世 獻公 在位二十八年
- 三十一世 孝公 在位十五年
- 三十二世 成公 在位十六年
- 三十三世 湣公 在位三十一年
- 三十四世 釐公 在位三十年
- 三十五世 桓公 在位十一年
- 三十六世 文公 在位二十九年
- 三十七世 易王 在位十二年
- 三十八世 王噲 在位九年 齊殺之
- 三十九世 昭王 燕人立 在位三十三年
- 四十世 惠王 在位七年
- 四十一世 武成王 在位十四年
- 四十二世 孝王 在位三年
- 四十三世 王喜 在位三十三年 秦滅之

燕謚多複世次或于與弟亦多入詳

韓世系圖

- 一世 景侯 始封在位九年
- 二世 列侯 在位十三年
- 三世 文侯 在位十年
- 四世 哀侯 在位六年
- 五世 懿侯 在位十二年
- 六世 昭侯 在位二十六年
- 七世 宣惠王 在位二十一年
- 八世 襄王 在位十六年
- 九世 釐王 在位二十三年
- 十世 桓惠王 在位三十四年
- 十一世 王安 在位九年 秦滅之

魏世系圖

- 一世 文侯 始封在位九年
- 二世 武侯 在位十六年
- 三世 惠王 在位十六年
- 四世 襄王 在位十六年
- 五世 哀王 在位二十三年
- 六世 昭王 在位十九年
- 七世 安釐王 在位三十四年
- 八世 景湣王 在位十五年
- 九世 王假 在位三年 秦滅之

趙世系圖

- 一世 獻侯 始封在位十五年
- 二世 烈侯 在位九年
- 武公 在位十三年
- 三世 敬侯 在位十二年
- 四世 成侯 在位二十五年
- 五世 肅侯 在位二十四年
- 六世 武靈王 在位二十七年 傳位子何 自號主父 公子成殺之
- 七世 惠文王 在位三十三年
- 八世 孝成王 在位二十一年
- 九世 悼襄王 在位九年
- 十世 幽繆王 在位八年
- 王遷 在位六年 秦滅之

田齊世系圖

一世 大公 初封在位二年
二世 桓公 在位六年
三世 威王 在位三十六年
四世 宣王 在位十九年
五世 湣王 在位四十年
六世 襄王 在位十九年
七世 王建 在位四十四年

秦世系圖

世次無考

大業—大費—大廉—孟戲中衍—仲潏—蜚廉—惡來—女防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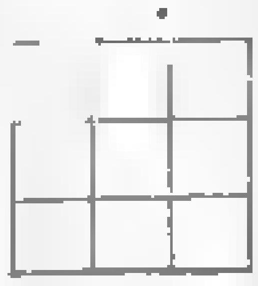
五世 旁皋
六世 大几
七世 大駱
八世 非子
九世 秦侯 在位十年
十世 公伯 在位三年
十一世 秦仲 在位二十三年
十二世 莊公 在位四十四年
十三世 襄公 在位十二年
十四世 文公 在位五十年
靜公
十五世
十六世 寧公 在位十二年
十七世 出子
武公 在位二十年
德公 在位二年
十八世 宣公 在位十二年
成公 在位四年
繆公 在位三十九年
十九世 康公 在位十二年
二十世 共公 在位五年

二十一世 桓公 在位二十七年
二十二世 景公 在位四十年
二十三世 哀公 在位三十六年
二十四世
二十五世 惠公 在位十年
二十六世 悼公 在位十五年
二十七世 厲共公 在位三十四年
二十八世 躁公 在位十四年
懷公 在位四年
昭子
靈公 在位十年
二十九世 簡公 在位十六年
三十世 惠公 在位十三年
三十一世 出子 在位二年
獻公 在位二十四年
三十二世 孝公 在位二十四年
三十三世 惠文王 在位二十七年
三十四世 武王 在位四年
昭襄王 在位五十六年
三十五世 孝文王 在位一年
三十六世 莊襄王 在位三年
三十七世 始皇帝 在位三十七年
三十八世 二世

史193-045

井田圖

井方一里　正田九百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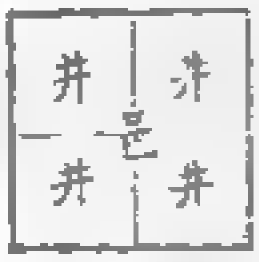


正農九夫

餘田六百六畝二分有半　以備入餘田以代萬加

四井為邑方二里

正田三千六百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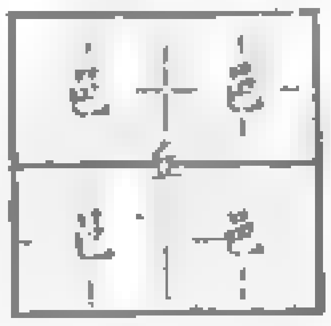


正農三十六夫

餘田二千二十五畝

鄭氏以甸方十里百井同方百里萬井求其數而不得故設為剏加之法以萬加之夫為治洫治澮說誤

四邑為丘方四里十六井



正田一萬四千四百畝

正農一百四十四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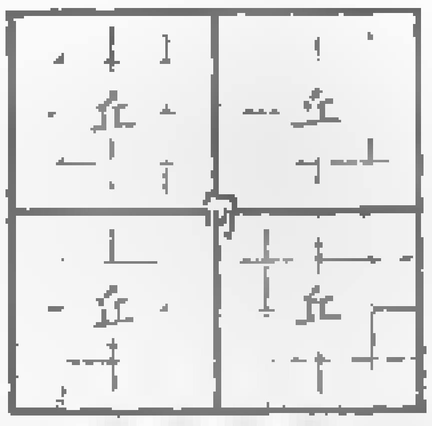
餘田八千一百畝

井田圖

四丘為甸方八里六十四井

正田五萬七千六百畝

正農五百七十六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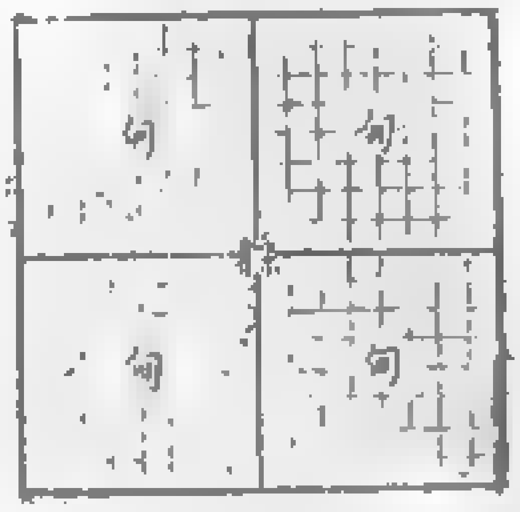
鄭氏剏加法四周各加一里得三十一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併前數為百井九百夫

餘田二萬一千四百畝以以田開方之四周各一里得方十里百井

四甸為縣方十六里二百五十六井

正田一十三萬四百畝

正農二千三百四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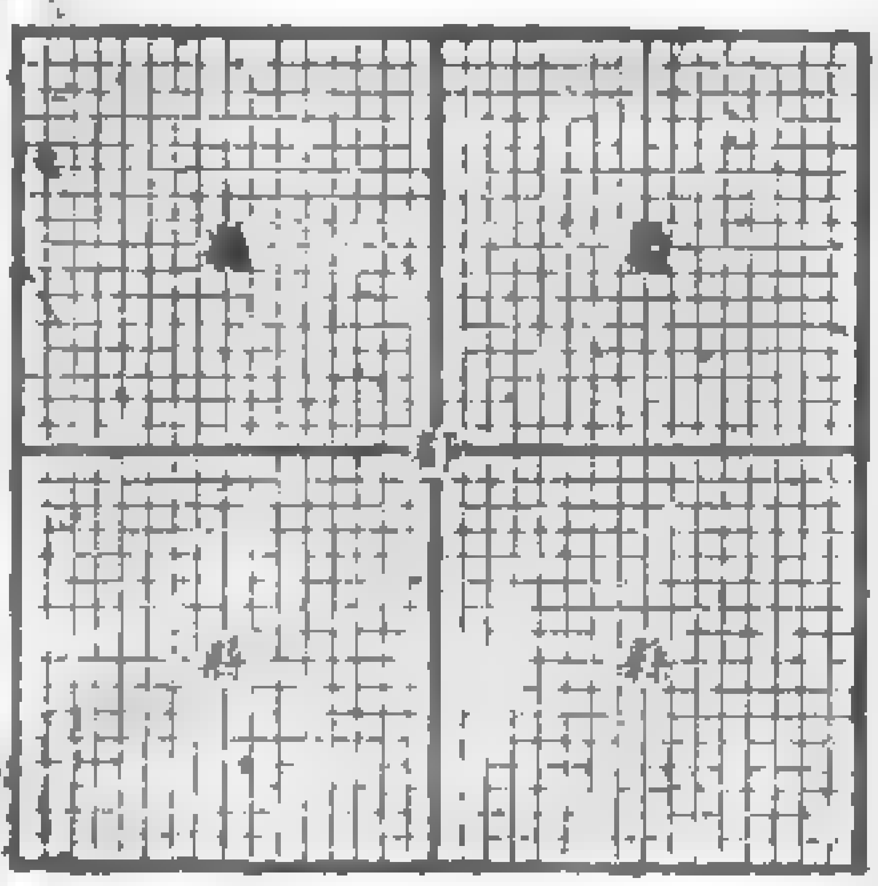


鄭氏剏加法縣方二十里每面加[illegible]

餘田十二萬九千六百畝以餘田開方之四周各二里得縣方二十里四百井

四縣為都方三十二里一千二十四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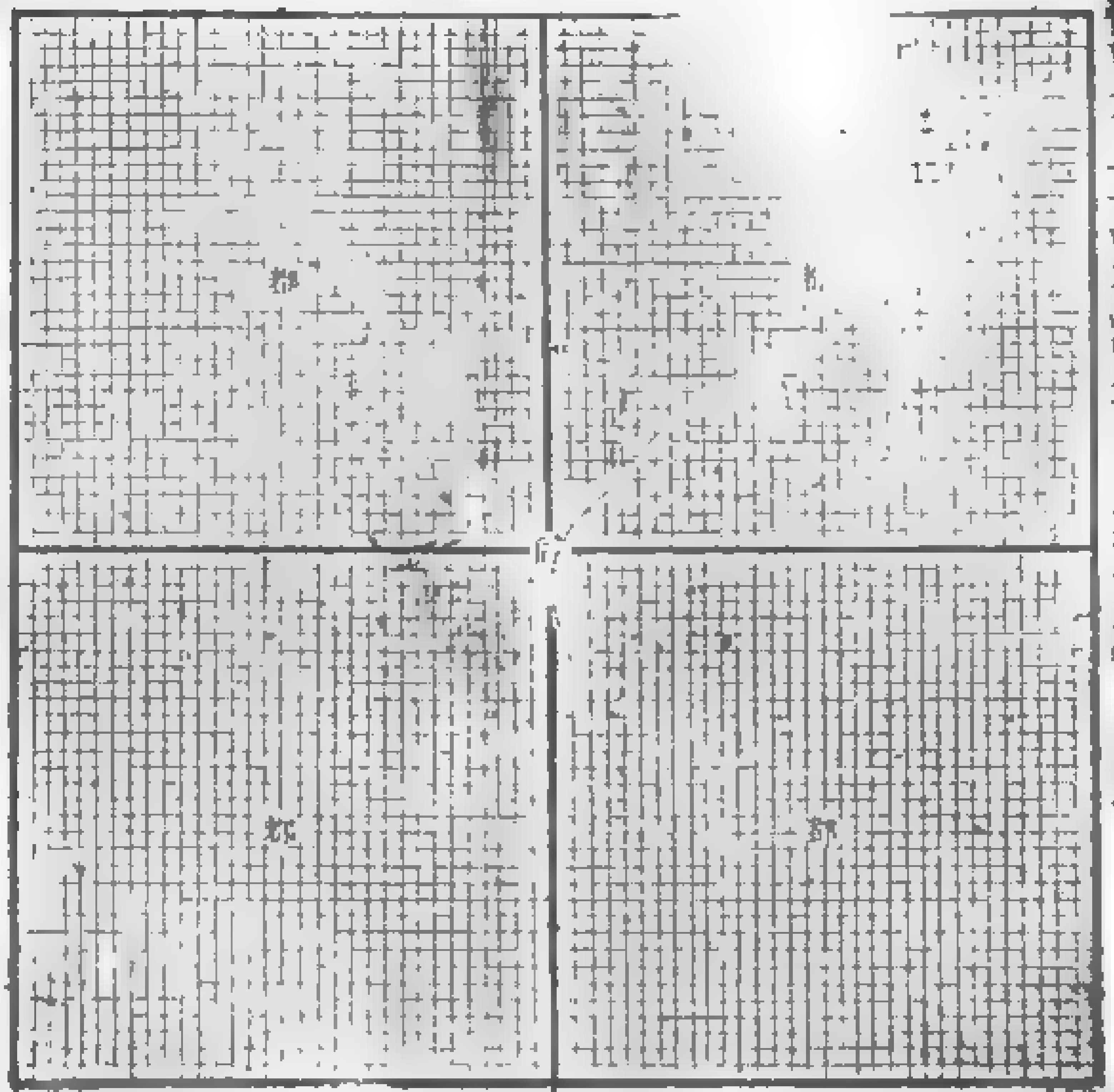
正田九十萬二千六百畝　正農九千二十六夫



餘田五十一萬八千四百畝開方之四周各四里得鄭氏四十里一千六百井

井田圖

[illegible]同方六十四里四千九十六井
是田三百六十八萬六千四百畝　正夫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
會田二百七萬三千六百畝開方之四周各八里得同方八十里再加
會田三百二十四萬畝開方之四周各十里得同方百里萬井



鄭氏有加法四都方八十里實六十四里[illegible]為六千四百井除四千九十
六井[illegible]餘二千三百四井[illegible]二萬七百二十六夫治洫　縣方二
十里更加五里四都是小都五十里四都為一同方百里萬井就裏除六千四百
[illegible]八十　餘三千六百井[illegible]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

司馬法井田圖
夫三為屋

軒轅本紀

襄平李鍇鐵君甫著

世傳三皇多以伏羲神農其一或曰燧人曰祝融曰女媧宋孔氏書序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皞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故黃帝以上爲三皇少皞以下爲五帝雖不知其所本然其序五帝與家語宰我問及春秋內外傳大戴禮略合至宋五峯胡氏直斷以易大傳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爲五帝然亦非傳辭本旨不足以爲定論今從書序紀五帝又上溯黃帝以紀其所自出而羲農體遼遠無徵云

黃帝

黃帝者少典之子（史記索隱少典諸侯國號）姬姓也（史記公孫）母曰附寶感大電遶北斗樞星照郊野而孕二十四月生黃帝於壽邱長於姬

水受國於有熊居軒轅之邱因以爲名又以爲號（帝王世紀左傳……白虎通黃帝有天下號曰自然〔者〕遠〔說〕軒轅出自有熊之國……曰吳樞以戊己之日生故以土德王時有黃星之祥〔五行志〕以……虎）戊子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月生帝能顏得天匡陽上法中宿取象文昌〔子〕黃帝十歲知神農之非而改其政○今本無）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黃帝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黃帝黃帝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帝王……世紀黃帝乃……服神農氏戰于阪泉之野史記……跋可以教戰則捉……服牛乘馬之……下……言……戰以……之……名……之用……）三戰然後得志（國語少典氏有蟜氏女而生黃帝炎帝成而異德用師以相濟也韋昭注言生者謂二帝本所生出也黃帝成炎帝滅其子孫耳明非神農也賈誼新書炎帝者黃帝同母異父兄弟各有天下之半黃帝行道而炎帝不聽故戰于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誠黃帝與炎帝爭鬭涿鹿之野好戰至于亟……氏曰果哉而有咎）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崔豹古今注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兵士皆迷於是作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故後常建焉又永……之戰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葩之象故作華蓋龍魚河圖……蚩尤而爲帝……）而諸侯咸尊黃帝爲天子代神農氏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呂氏春秋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螾大螻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螾土精大五六圍長十餘丈）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蔣子萬機論黃帝之初養性愛民不好戰伐而四帝各以方色稱號交共謀之邊城日驚介胄不釋黃帝嘆曰君危于上民不安于下主失于國其臣再嫁厥疾之由非養寇邪今民哺之上而四道流衡遍袁于師於是遂師營壘以滅四帝向令黃帝若不龍驤

虎變而與俗同道則其民臣亦嫁於四帝矣）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爲營衛官名皆以雲命爲雲師（杜預左傳注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官師長皆以雲名爲號縉雲氏其一官也）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萬國和獲寶鼎（漢書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迎日推策……明……）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未來而……之故曰……而合乎孔子曰黃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謀而親不約而成大有成功此之謂四面也）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史記正義黃帝內傳黃帝升爲天子地獻草木述耕種之利因之以廣耕作……璇璣……衡……周古史考黃帝作）

皇頡始烹穀為飯烹穀為粥 天下人民野居穴處未有室屋則與鳥獸同域

於是黃帝乃伐木構材築作宮室上棟下宇以避風雨（賈誼新書）

作合宮祀上帝布政教（白虎通黃帝作合宮以祀上帝明堂之始也黃帝內傳帝既斬蚩尤因立）始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方制萬里畫埜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黃帝史考黃帝作車引重致遠少昊時加牛禹時奚仲加馬帝王世紀自神農以上有大九州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置十二州以下國皆從九行之士以統萬國九行者孝慈文信言忠恭勇義以觀天地以祠萬靈）始造書契服冕垂

衣裳（路史）鑄十二鐘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乙卯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呂氏春秋）黃帝崩葬橋山（史記帝王世紀黃帝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歲或傳以為仙或言壽三百歲皇覽黃帝冢在上郡橋山地志在寧州羅川縣東八十里）

（韓非子）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位（管子）黃帝之治天下也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登孰青龍進駕飛黃伏皁諸北儋耳之國莫不獻其貢職然猶未及虙戲氏之道也（淮南子）（尸子四帝之民有貫胸者有深目者有長股者黃帝之德嘗致之）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陽之子孫曰摯立是為帝少皞（春秋命歷序黃帝傳十世一千五百二十歲）……有黃帝十六篇圖三卷道家黃帝四經四篇銘六篇黃帝君臣十篇雜黃帝五十八篇小說家黃帝說四十篇（列子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終進乎不知也道終乎本無始進乎本不久有生則復于不生有形則復于無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不得不生而欲恒有生畫其終惑于數也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故聖人……不……分人而……道者……春秋……黃帝……軒轅……其……近是今並……皆附會非黃帝之書太史公所謂文不雅馴者也）

之

贊曰世傳黃帝實仙去不死如皇覽古今注世紀諸說紛如而鑄鼎騎龍且自史遷發之列仙讖緯又其下已然不具載其載其規矩天地軌範百王者如知其神明之德謂實不死可也

五帝紀 前說見

少皞金天氏

帝少皞名摯（作質）黃帝子青陽氏之裔也上生金故為金德天下號曰金天氏（書疏）帝十二而冠（路史八代公羊疏引）初降居江水有聖德邑于窮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故又謂之窮桑氏（帝王世紀）（古史考少昊以金德王號金天氏亦曰金窮氏時有五鳳隨方色集于庭因曰鳳鳥氏又號窮桑帝少皞……帝為玄囂……山盤舒如龍……有龍山……銀……于地……之……以為姓）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鳳知天時故名）玄鳥氏司分者也（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伯趙氏司至者也（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青鳥氏司啟者也（青鳥鶬鷃也以立春鳴立夏止）丹鳥氏司閉者也（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為蜃）祝鳩氏司徒也（祝鳩鷦鳩也孝故為司徒主教民）鴡鳩

氏以鳥也 鴡鳩王鴡也鷙而有別故為司馬主法制 鳲鳩氏司空也 鳲鳩平均故為司空平水土 爽鳩氏司寇也 爽鳩鷹也鷙故為司寇主盜賊 鶻鳩氏司事也 鶻鳩鶻鵰也春來冬去故為司事 五鳩鳩民者也 五雉為五工正 雉有五種西方曰鷷雉攻木之工東方曰鶅雉搏埴之工南方曰翟雉攻金之工北方曰鵗雉攻皮之工伊洛而南曰翬雉設五色之工 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 九扈為九農正 扈有九種春扈鳻鶞趣民耕種夏扈竊元趣民耘苗秋扈竊藍趣民收斂冬扈竊黃趣民蓋藏棘扈竊丹為果驅鳥行扈唶唶晝為民驅獸宵扈嘖嘖夜為農驅獸桑扈竊脂為蠶驅雀老扈鷃鷃趣民收麥令不得晏起 扈民無淫者也 在位百年而崩 帝王世紀在位八十四年壽百歲 [illegible] 或曰名清不居帝位師鳥師而鳥名 赤帝命蚩尤于宇少昊以臨四方及黃帝而殺蚩尤乃命少昊請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 少皞氏衰帝顓頊嗣 少皞傳八世 春秋命曆序

顓頊高陽氏

帝顓頊高陽者黃帝子昌意之裔也母曰景僕蜀山氏之女謂之女樞 大戴禮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謂之昌僕氏山海經昌意降處若水生韓流韓流擢首謂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顓頊 見瑤光貫月正白感女樞于幽房之宮生顓頊 [illegible] 是謂清明 金天氏之末女樞 生顓頊于若水昌意雖黃帝之嫡以德劣降居若水世為諸侯 及顓頊生十年而佐少昊八二十而登帝位 帝王世紀 [illegible] 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潔誠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 史記 以孟春正月為元其時正朔立春五星會于天歷營室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鳥獸萬物莫不應和 古史考 九黎之亂 黎氏九人 以水事紀官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民神不雜萬物有序始都窮桑徙桑邱 帝王世紀 淮南子顓頊之法婦人不避男子于路者拂之于四達之衢 命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以祭上帝 呂氏春秋 金生水故為水德天下號曰高陽氏 [illegible] 帝顓頊 [illegible] 至道不可過也至義不可易也是故以後者從達也故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學顓帝之道而常之如而弗損天下亦平也又曰功莫美于去惡而為善罪莫大于去善而為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慎一日其此已也 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歲歲在鶉火而崩葬東郡頓邱廣陽里

帝王世紀顓頊冢在東郡濮陽頓邱城門外廣陽里中山海經帝顓頊葬于陽九嬪葬于陰四蛇衛之 [illegible] 顓頊崩而元囂之裔高辛立是為帝嚳 春秋命歷序顓頊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或曰傳十世

帝嚳高辛氏

帝嚳

帝嚳高辛者黃帝之子元囂之裔孫也 大戴禮黃帝生元囂元囂生蟜極蟜極生高辛 生而神異自言其名曰夋 [illegible] 上法月參度 [illegible] 帝嚳戴 齠齔有聖德年十五而佐高陽氏三十登帝位都亳 帝王世紀 其治天下也順黃帝之道而明之學帝顓頊之道而行之 子賢 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

識之[illegible]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illegible]）帝嚳溉執中而徧天下（[illegible]）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服（史記）以人事紀官故以句芒為木正祝融為火正蓐收為金正玄冥為水正后土為土正五行之官分職而治諸侯於是化被天下（帝王世紀）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史記）命咸黑作為聲歌九招六列六英（呂氏春秋）生木故為木德天下號曰高辛氏（[illegible]）

（[illegible]）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也 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

綱史　軒轅五帝本紀卷一　七

丑歲而崩葬東郡頓丘廣陽里（帝王世紀[illegible]）高辛氏之後曰摯嗣摯立者曰放勳是為帝堯（史記[illegible]）

（[illegible]）

帝堯陶唐氏

帝堯陶唐氏祁姓也（大戴禮[illegible]）母慶都孕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是曰放勳鳥庭荷勝眉有八采豐下銳上或從母姓伊氏（[illegible]）

（[illegible]）八字也 年十五而佐帝摯受封于唐為諸侯身長十尺嘗夢天而上之故二十而登帝位都平陽（帝王世紀）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彤車乘白馬（史記）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illegible]）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讙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帝曰

綱史　軒轅五帝本紀卷一　八

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帝曰欽哉（[illegible]）不肖不足授天下召舜曰女謀事至而言可績三年矣女登帝位舜讓于德不懌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illegible]）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命（[illegible]）而老

爲之子天帝辟位〔史記〕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尚書〕帝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埏唯陶之爲金之在鎔唯冶之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子華子〕立誹謗之木〔尸子〕崔豹古今注堯設誹謗之木今之華表木也狀若花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謂之表木以表王者納諫亦以表識衢路也置敢諫之鼓諸侯有苗氏處南蠻而不服帝征而克之于丹水之浦〔帝王世紀〕呂氏春秋堯戰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蠻命質作樂名之曰大章以祭上帝〔呂氏春秋〕帝之治天下也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大田師奚仲爲工其導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皋織網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

拙若風之過簫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說苑當堯之時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田疇夔爲樂正倕爲工師伯夷爲秩宗皋陶爲大理益掌敺禽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者各封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功堯遂成厥功以王天下〔韓詩外傳〕辟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疏河者禹也聽獄執中者皋陶也然而有聖名者堯也〔賈子〕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不治乃微服游於康衢聞童兒謠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書建宮召舜因禪以天下〔新書〕帝堯存心于先古加意于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人或饑曰我饑之一民或寒曰我寒之一民有罪曰我陷之帝之有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大路不畫越席不緣大羹不和粢食不毇巡狩行教勤勞天下而傳之舜若釋重負然〔淮南子〕帝以甲申歲生甲辰即帝位甲午徵舜甲寅舜代行天子事辛巳崩年百十八在位九十八年葬于濟陰之城陽西北是爲穀林〔帝王世紀〕墨子堯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陰衣衾三領穀木之

棺葛以緘之既犯而後哭滿埳無封已葬而牛馬乘之〔呂氏春秋〕堯葬于穀林通樹之〔皇覽〕堯冢在濟陰城陽〔山海經〕狄山帝堯葬于陽帝嚳葬于陰

帝舜有虞氏

帝舜有虞氏姚姓也目重瞳故名重華字都君有聖德〔帝王世紀〕〔宋書符瑞志〕母曰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目重瞳子故名重華龍顏大口黑身長六尺一寸〔眞源賦〕舜字仲華〔白虎通〕舜重瞳子是謂玄景上應攝提以象三光〔元命苞〕[illegible]〔淮南子〕舜二瞳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illegible]舜形體大上而圓首長于天文純於孝篤于堯女年子〔孫氏書傳〕重華告其光乎合于堯舜祖曰虞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蟜牛蟜牛生瞽叟瞽叟生舜呂氏同而無句望一世〔史記〕蟜以下同而以窮蟬史又曰帝顓頊帝顓頊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自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爲庶人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瞽叟愛

後妻子舜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匪有懈〔史記〕舜[illegible]在[illegible]隨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叟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孟子〕瞽叟與象謀殺之使之完廩火燔其下令之浚井土掩其上舜得下廩不被火灾穿井旁出不被土害〔宋書符瑞志〕舜父母憎舜使其塗廩自下焚之舜服鳥工衣服飛去又使浚井自上塡之以石舜服龍工衣自旁而出〔通史〕瞽叟使舜塗廩舜告堯二女女曰時其焚汝鵲汝衣裳鳥工往舜得免去舜穿井又告二女女曰去汝衣裳龍工往入井瞽叟實井舜從他井出〇孟子有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之說外經曰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又曰祗載見瞽叟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蓋瞽叟實底豫于舜未遂之先也今從論衡舜父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欲殺不可得即求嘗在側舜二十以孝聞〔帝王世紀〕舜能和諧大杖則逃小杖則受〔越絶書〕舜親父假母常欲殺舜舜去耕歷山三年大熱身自外養父母[illegible]父頑母嚚見狂弟微耕於[illegible]心易志瞽欲殺舜未嘗可得呼之未嘗不在側把扶于有虞至孝三足烏[illegible]舜謀于平陽中父目六乃舐其目目以光明〔劉向孝子傳〕舜父糴稻穀中有錢

乃可知河，□若伯天白舜曰：□命□□，乃討□之諸，□不用，惟其若此。曰：舜冀州之人也，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于壽邱，就時于負夏。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尚書大傳：舜耕于歷山，夢眉與髮等。尸子：舜販于常羊，作什器于壽邱，就時于負夏，未嘗暫息，頓邱買貴，于是債于傳虛，以均救之。又曰：其田歷山也，荷彼耒耜，耕彼南畝，與四海俱有其利；其漁雷澤也，旱則為耕者鑿瀆，儉則為獵者表虎，故有光于樂。雷澤之陽，子舜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從于常陽，堯得之服澤之陽，立為天子。呂氏春秋：舜耕于歷山，陶于河濱，釣于雷澤，天下說之，秀士從之。帝王世紀：舜始遷于負夏，販于頓邱，債于傳虛，家本冀州。每徙則百姓歸之。水經注：舜耕于歷山，期年而田者爭處墝埆，以封壤肥饒相讓；釣于河濱，期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舜年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嶽咸薦舜曰可，於是帝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媯汭，內行彌謹。帝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帝九男皆益篤。史記 淮南子：堯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外，乃屬以九子，贈以昭華之玉。呂氏春秋：舜見堯，傳天下于舜，禮之諸侯，妻以二女，臣以十子，身請北面朝之，尸子：有虞氏身有南畝，妻有桑田。又曰：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堯聞其賢，徵之草茅之中，與之語禮樂而不逆，與之語政至簡而行，與之語道廣大而不窮，于是妻之以媓，媵之以娥，九子事之，而託天下焉。帝乃命以位，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論衡：說者以為舜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蛇不噬，逢烈風雷雨，行不迷惑。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輯五瑞。五瑞，五玉。

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雁。一死，士執雉。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藝祖，文祖也。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或曰：藝祖，舜之所自出。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文中子：舜一歲而巡四岳，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尚書 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孟子 是為帝舜。史記 其社用土，祀中霤，葬成畝，其樂咸池、承雲、九韶，其服尚黃。淮南子 尚書 仰年于文祖，舜既受堯之禪，舜以後為瞽叟之子，不與父相見，以狂慘之語而不避閑，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舜服堯三年喪，畢復至文祖廟告。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言有

亮天功以殷帝堯之事者使居百揆以明亮采惠疇而順成庶類也載采采訓事疇類也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俞汝往哉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服服其罪也所謂上服下服是也三就孔氏以為大罪于原野大夫于朝士于市恐非是五流以為市宮雖蠶室餘刑亦就屏處五流五等家刑之當宥者也五宅三居者流雖有五而宅之但為三等之居孔氏以為大罪居于四裔其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

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三禮天神地祇人鬼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尚書帝之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父瞽叟夔夔唯謹如子道封弟象為諸侯史記帝以堯之二十一年甲子生五十一年甲午徵用七十九年壬午即真百歲癸卯南征崩于鳴條以元祐

葬于蒼梧九疑山之陽是為零陵謂之紀市帝王世紀皇覽舜冢在零陵營浦縣其山九谿皆相似故曰九疑論舜葬蒼梧象為之耕山海經蒼梧之山帝舜葬于陽帝丹朱葬于陰又曰赤水之中有蒼梧之野舜與叔均之所葬也墨子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衣衾二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乘之呂氏春秋舜葬于紀市不變其肆述異記會稽山有虞舜巡狩臺下有望陵祠帝舜南巡葬于九疑民思之立祠曰望陵有虞氏之王也燒曾藪斬羣害以為民利封土為社置木為閭民始知禮也當是時民無慍惡不服而天下化之管鄒書亦曰吾子盡吾敬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敬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愛焉是以見愛親于天下之民而見貴信于天下之君故再取之以敬也吾持之以教也古史考舜作瓦稿土塈淮南子舜作室築墻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去巖穴各有家室韓詩外傳舜甑盆無膻而下不以餘獲罪飯于土簋啜乎土型而農不以力獲罪寬衣而整頒而女不以巧獲罪法下易由事寡易為功而民不以政獲罪呂氏春秋舜之耕漁其賢不肖與為天子同其未遇時也以其徒屬掘地財取水利編蒲葦

結罘網手足胼胝不居然後免于凍餒之患其遇時也登為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無不戴說舜自為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尸子舜之聞也不能利其巷南面而治天下則天下蒙福又曰舜南面而治天下天下太平調于玉燭息于永風食于膏火飲于醴泉舜之行其猶河海乎千仞之谿亦滿焉螻蟻之穴亦滿焉帝子商均亦不肖帝乃豫薦禹于天十七年而崩三年喪畢禹亦讓舜子如舜讓堯子諸侯歸之然後禹踐天子位史記

贊曰自少皥至高辛代有統系簡典策闕焉學者遂難言之史遷則首金天氏不錄以遵說五帝之說又以顓頊傳帝嚳帝嚳傳摯蒙及堯傳不以賢又不以子藝祖世本謬說遂引紛紜之緒迹之疎也少皥有聖德其裔孫食邑與祝融副陳並垂祀焉庸可忽乎

夏本紀

禹

襄平李鍇鐵君甫纂

伯禹夏后氏姒姓也父鯀顓頊五世孫漢書顓頊五世而生鯀大戴禮記顓頊產鯀○鯀產文命是爲禹史記夏禹名文命禹又曰鯀父曰帝顓頊二說非是今從夏書書曰文命敷于四海其曰名文命者亦非是鯀娶有莘氏女謂之女志是生高密高密者即伯禹也世本大禮記吳越春秋鯀娶有莘氏女曰女嬉年壯未孳嬉于砥山得薏苡吞之意若爲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脅而產高密家于西羌地方石紐隨巢子禹產于昆石帝王世紀伯禹父鯀妻脩己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坼而生禹于石紐虎鼻大口兩耳參漏首戴鉤鈐胸有玉斗足文履已故名文命字高密身長九尺二寸長于西羌宋書符瑞志同惟禹母

修己是謂大禹論衡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當帝堯之時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堯求能治水者四嶽曰鯀可于是堯聽嶽用鯀九年功用不成及舜登用攝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于羽山以死舜舉禹使續鯀之業禹爲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稱以出亹亹穆穆爲綱爲紀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命乃勞身焦思居外八年史記十三年吳越春秋八年尸子曰十年過家門不敢入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橇形如船而短小兩頭微起人曲一腳泥上以擿進用拾泥上之物山行乘檋檋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史記帝王世紀禹其父既放卜在巳庶禹命遂之志九以功可塞源治水乃勞身涉勤不重徑尺之璧而愛日之寸陰手足胼胝故世傳禹病偏枯足不相過今巫傳禹步是也漢言以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禹書大傳禹其跡若步是也盧鐃論禹變其水身親其勞禹行路宿不過門不入當此之時鑿望不撥冠挂不顧越春秋禹傷父功不成衝江沂河盡荊淮乃勞身焦思以行七年闕甲不過門不入冠挂不顧履遺不躡尸子古者龍門未開呂梁未鑿河出于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禹於是疏河決江十年不闚其家手不爪脛不生毛偏枯之病步不相過人曰禹步

冀州既載壺口經始治之謂之載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恒衛既從大陸既作鳥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貞正也兗賦宜言書天下者以稍賦爲正也

作十有三載乃同兗當河下流之衝被害尤劇水患雖平而卑濕沮洳未必盡去必作治十有三載然後賦法同于他州此爲田賦而言先儒以爲禹治水所歷之年且謂此州治水最是後畢州爲第九成功因謂賦亦第九與州正爲相當其說非是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漯達于河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浮于汶達于濟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厎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浮于淮泗達于河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

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瑶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涔既道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簬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涔漢逾于洛至于南河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都導荷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華陽黑水惟梁州汶嶓既藝沱涔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

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以上定九州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以上導山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

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醴[illegible]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為匯東為中江入于海導沇水東為濟入于河泆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以上九川

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原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祇台台音怡我也德先不距朕行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元圭告厥成功尚書序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呂氏春秋禹東至榑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羌之野攢樹之所捪天之山鳥谷青邱之鄉黑齒之國南至交阯孫樸續樠之國丹粟漆樹沸水漂漂九陽之山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露吸氣之民積金之山其肱一臂三面之北至人正之國夏海之窮衡山之上犬戎之國夸父之

[illegible]

刻石書名山之巔（紀山）

其辭曰承帝曰嗟翼輔佐卿洲渚與登鳥獸之門參身宏流而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嶽麓庭智營形折心罔弗辰往來平定華嶽大衡宗疏事裒勞餘伸禋鬱塞昏徙南瀆衍亨衣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

[illegible]

五字之書（古岳瀆經）禹治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走雷石號木鳴禹怒召集百靈授命夔龍桐柏千君長稽首請命禹因囚鴻蒙氏章商氏兜盧氏犁婁氏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祈善應對言語辨江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形若猿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踰九象搏擊騰踔疾奔輕利倏忽聞視不可久禹授之童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田不能制授之庚辰能制鴟脾桓胡木魅水靈山妖石怪奔號聚繞以數千載庚辰以戟逐去頸鎖大索鼻穿金鈴徙淮陰之龜山之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illegible]

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

于是貢金九牧鑄鼎象物

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左傳宣[illegible]書禹貢九牧之金鑄鼎象九州）

皆嘗鬺享上帝鬼神其空足曰鬲以象三德饗承天祐（拾遺記）禹鑄九鼎五以應陽法四以象陰數使工師以雌金為陰鼎以雄金為陽鼎鼎中常滿以占氣象之休否夏桀之世鼎水忽沸及周將衰九鼎皆震（墨子）夏后開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鑄之于昆吾是使翁難雉乙卜于白若之龜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臧不遷而自行以祭于昆吾之墟上鄉乙又言兆之由曰饗矣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于三國〇按啟鑄九鼎不知所本前編因之恐誤

帝舜朝禹伯益皋陶相與語帝前（史記）禹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

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
四夷來王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
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
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
世永賴時乃功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
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
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
在茲惟帝念功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
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

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
方風動惟乃之休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
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
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
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
稽之言勿聽勿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
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
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
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

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
旦受命于神宗堯廟也率百官若帝之初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
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
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
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
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
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
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至諴感神矧茲有苗
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
有苗格尚韓詩外傳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書岐山在北右洞庭之陂左彭澤之水由此險也以其

不服禹請伐之舜不許曰吾喻教猶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民請服呂氏春秋三苗不服禹請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大行不為險矣故墨子三苗大亂天命殛之夏后受命于元宮大神人面鳥身降而輔之司祿益食而民不饑司金益富而國家實司命益年而民不夭乃克三苗而神民不違墨子三苗大亂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於廟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穀變化民乃大振高陽乃命元宮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電誘祗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師大亂后乃遂幾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為山川別物上下卿制大極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
於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數禮樂史記禹興九韶之樂為山川神主
帝舜薦禹于天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喪畢禹辭辟舜之子商
均於陽城天下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遂即天子位南面朝
天下國號曰夏后史[illegible]春秋[illegible]禹服三年形勞記[illegible]均退處陽山之南陰河之北萬民不附商均[illegible]號呼曰禹[illegible]如何所撫禹三年服[illegible]不可已即天子之位[illegible]逆舜

謂夏禹于洞庭之野宋符瑞志夏道將興有龍止于郊祝融之神降于崇山乃受舜禪

其社用松祀戶葬牆置翣其樂夏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其服尚青淮南子呂氏春秋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色尚青其事則木

禹立舉皐陶薦之皐陶卒舉益任之七年史記十年作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史記年百歲帝王世紀禹冢在山陰縣會稽山上山本名苗山去縣南七里越絕書禹憂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會稽及其王也巡守大越見耆老納詩書審銓衡平斗斛因病亡死葬會稽葦槨桐棺穿壙七尺上無漏泄下無即水壇高三尺土階三等延袤一畝尚以為居之者樂為之者苦無以報民功教民鳥田一盛一衰當禹之時舜死蒼梧象為民田也禹至此者亦有因矣亦覆釜也覆釜者州土也填德也禹美而告至焉禹知時晏歲暮年加申酉求書其下祠白馬禹井井者法也以為禹葬以法度不煩人衆水經會稽山上有禹廟大禹東巡崩于會稽因葬其地鳥為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穢東有井深不見底即禹穴也墨子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二領桐棺三寸葛以緘之絞之不合道之不埳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餘壤其上壟若參耕之畝呂氏春秋禹葬會稽不變人徒淮南子禹葬會稽之山農不易其畝

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縣鐘鼓鐸磬而置鞀為銘于簨虡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獄訟者揮鞀是以禹嘗一饋七十起日中不暇食曰吾猶恐四海之士留于道路鬻子又曰禹得皐陶杜子業既子施子黯季子寧然子湛輕子玉七大夫以佐其身以治天下而天下治文上以紀亂以禮賢人一沐三握髮一食三起新書諸侯弁罪開了以人以以寡人為驕于士朝則閉于士曰以寡人為法宁其闕寡人之驕之衆而不以語寡人者此教寡人之殘道也歟天下之教也荀子禹見耕者耦立而式過十室之邑必下說苑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人不順道故使然焉何為痛之禹曰堯舜之人以堯舜為心今寡人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吳越春秋禹到計于蒼梧而見縛人禹拊其背而哭益曰何也禹曰天下有道民不罹辜吾為帝統治水土使得其所今罹法如斯此吾德薄不能化民故哭之悲也

禹二載考功五年政定周行天下歸還大越登茅山即會稽以朝四方羣臣以示中國諸侯防風後至斬以示衆示天下悉屬禹也吳越春秋禹成[illegible]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illegible]紀年八年之春會諸侯于會稽殺防風氏[illegible]

[illegible]

啟 大康 仲康 相 少康 杼 槐 芒 泄

不降 扃 厪 孔甲 皐 發 履癸

啟其母塗山氏之女也吳越春秋禹年三十未娶行到塗山恐時之暮失其度制乃辭曰吾娶也必有應矣乃有白狐九尾造于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九尾者王之證也塗山之歌曰綏綏白狐九尾龐龐我家嘉夷來賓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際於茲則行明矣哉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嬌呂氏春秋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為南音

初禹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而辭居箕山之陽禹子啟賢天下屬意焉禹避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啟曰吾君之子也于是啟遂即天子之位是為帝啟史記治國於夏遵禹貢之美悉九州之土以種五穀[illegible]元年癸亥大饗諸侯于鈞臺諸侯從帝歸于冀都大饗諸侯于璿臺[illegible]有扈氏不服帝伐之[illegible]大戰于

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尚書甘誓〕〔淮南子〕有扈氏為義而亡有扈氏本欲望之人耳何遇而得為諸侯予戒攻有扈之時觀于其林上譬而叛之〔呂氏春秋〕夏后相與有扈戰于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相曰不可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鼓不修子女不飭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啟崩子太康立〔帝王世紀〕帝啟九年甲辰十年癸丑崩〔紀年〕十一年放王季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十六年陟〔通鑑前編〕后啟九歲崩〔刀劍録〕后啟以庚戌八年鑄一銅劍長三尺九寸後藏之秦望山腹上刻二十八宿文有背面面文為星辰背記山川日月〇按紀年曰元年癸亥世紀曰元年甲辰如世紀則庚戌鑄劍當是七年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

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尚書〕〔紀年〕元年癸未帝即位居斟鄩畋于洛表羿入居斟鄩〔通鑑輯注〕太康不道為畋之樂更作淫聲放縱情欲以自娛樂不恤忠諫不謀後世卒以失國兄弟五人皆居于閭巷太康崩弟仲康立〔紀年〕四年帝陟〔路史〕太康不仁十九康失政又十歲而死〔通鑑前編〕因之〇帝太康之年不一其說今并附之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命胤往征之作胤征〔尚書〕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侯承王命徂征告于眾曰嗟予有眾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

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眾奉將天罰爾眾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污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眾士懋戒哉〔尚書〕〔紀年〕元年己丑仲康即位居斟鄩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命胤侯帥師征羲和六年錫昆吾命作伯〇按書仲康位四海胤侯承王命徂征而紀年以胤征在五年作五年不得天子命也竹書世古事多荒謬闕疑可也仲康崩子相立〔史紀年〕七年陟〔通鑑前編〕仲康十三歲崩相即位夏衰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相徙于商邱依同姓諸侯斟鄩氏〔帝王世紀〕〔紀年〕元年戊戌帝相即位居商邱〔古琴〕帝相元年保谷貢桐芍藥帝命羿耜祠于塞和令武羅伯植若寒于後羌武羅伯諫帝不從于是作宣諫

新後解為羿以進帝事之名曰緣谷舞樂于音樂不蔭事為羿紹逸居于商邱援琴作原水歌歌曰涓涓原水不雍不塞轂既破坤房大其輪事以敗實乃電大息乃征畎夷七年然後來賓〔後漢書〕〔紀年〕元年征畎夷二年征風及黃夷七年于夷來賓羿不修民事淫于原獸而用寒浞浞殺而亨之因羿室生澆及豷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遂滅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爲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澆臣〕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虞思〔有虞之君〕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虞邑〕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眾撫其官職使女艾〔少康臣〕諜澆使季杼〔少康子〕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左傳〕〔紀年〕帝相八年寒浞殺羿九年相居于斟灌二十六年寒浞使其子帥師滅斟灌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濰覆其舟滅之二十八年浞弑帝后緡歸有仍伯靡出奔有鬲丙寅年夏少康生乙丙年少康

自有仍奔虞甲辰年伯靡自鬲帥斟鄩斟灌之師以伐浞少康
使女艾伐過殺澆乙巳年伯予杼滅戈伯靡殺寒浞少康自綸
歸于夏邑 自太康失德夷人始畔及少康已後世服王化遂賓于虞
門獻其舞樂後漢書 少康恐禹祭之絶祀乃封其庶子于越號曰
無余吳越春秋 紀年元年丙午帝少康即位諸侯來朝賓虞公二年方夷來賓十八年遷于原世本少康作秫酒作箕帚
少康崩紀年二十一年陟 二十 子杼立紀年元年己巳帝杼即位居原自原遷于老丘八年征于東海及王壽五年
壽得一狐九尾國語杼能帥禹者也故夏后氏報焉
〇杼史作予或作伯杼或作帝宁世本季杼作甲 杼崩紀年十七年
年 子槐立紀年槐作芬元年戊子帝芬即位三年九夷來御三十六年作圜土 槐崩紀年四十四年
陟 二十 子芒立紀年元年壬申帝芒即位以玄珪賓于河十三年東狩于海獲大魚 芒崩紀年五十八年
六歲崩 子泄立紀年元年辛未帝泄即位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黃夷後漢書始加爵命由是服從
陟 子泄崩紀年二十五年陟 前編二十六歲崩 子不降立紀年元年己亥帝不降即位六年伐九苑五十九年遜位

子帝不降崩紀年六十九年陟 弟扃立紀年元年戊戌帝扃即位 扃崩紀年十八年陟 前編
二十一 子廑立紀年元年己未帝廑即位居西河 廑崩紀年八年天有妖孽十日並出其年陟 前編
一歲崩二十 立不降之子孔甲 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亂夏后氏德
衰諸侯畔之呂氏春秋孔甲田于東陽萯山天大風晦盲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是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為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動坼橑斧斫斬其足遂為守門者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乃作破斧之歌實始為東音刀劍錄孔甲在位三十一年歲次甲辰采牛首山鐵鑄一劍銘曰夾古文篆書長四尺一寸
守 孔甲崩 子皋立紀年皋作昊 皋崩 子發立紀年元年乙酉帝發即位諸夷賓于王門諸夷入舞
發崩 子履癸立 是為桀 自孔甲以來諸侯多畔夏 桀不務德而
武傷百姓 百姓弗堪史記 桀自謂天父新語 淫虐有才力能伸鈎索鐵
帝王世紀淮南子桀之力制觡伸鈎索鐵歙金椎移大犧水殺黿鼉陸捕熊羆 桀伐有施 有施人以

妹喜女焉 妹喜有寵國語楚辭注夏桀伐蒙山之國而得妹喜紀年後桀伐岷山岷山女于桀二人
曰琬曰琰后愛二女斲其名于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而棄其
元妃於洛曰妹喜氏以與伊尹交遂以亡夏 按此桀所寵乃
非妹喜 見書說 妹喜好聞裂繒之聲 為發繒裂之以順適其意 以人
為車 為肉山脯林 酒池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 又以虎入市而
視其驚帝王世紀桀女樂三萬人端譟晨聞于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桀冬不為杠夏不束梁以觀其驚
虎充市以觀其驚新序桀作瑤臺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羣臣相持而歌曰江水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牡蹻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大命之將去舉觴造桀曰君王不聽臣言大命去矣亡無日矣桀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子又妖言矣吾有天下猶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於是接履而趨遂適湯
樂兮 為長夜宮于深谷中 男女雜處 十旬不出 又為石室瑤臺 關
龍逢諫 桀以為妖言而殺之博物志又曰桀作瓦屋紀年而殺關龍逢太公金匱

桀以十月發民鑿山穿陵通于河民諫曰孟冬鑿山穿陵是泄天
氣發地之藏天子失道後必有敗桀殺之期年山崩為大澤
隨巢子夏桀德衰淵涸紀年瞿山崩帝王世紀雨日
而狐鳴呼于國天有妖孽至夏桀天有誥命日月不時
厲鬼書哭至五穀焦死
泯呼國鶴鳴十夕鬼
桀無道 皋諫者湯使人哭之 桀囚湯于夏
臺而後釋之 諸侯由是咸叛 桀歸湯 同日供職者五百國史記通典呂
為而門之夏臺已而釋之湯遂伐桀諸侯皆歸湯于是桀拘湯
于重泉而復出之而今釋之諸侯是以畏湯
朝者六國太公金匱曰桀召湯囚之而釋之諸侯八譯來
門矣之德泉伊尹湯之輔佐釋之而貢之質
升以乙卯日戰于鳴條之野 桀未戰而敗績 乃與妹喜及諸嬖
妾同舟浮海 奔于南巢之山而死帝王世紀 桀謂人曰 吾悔不遂殺
湯于夏臺 使至此史記淮南子桀囚于焦門不能自非記其所行而悔不殺湯于夏臺
贊曰 禹之德大矣 然太康以不德幾失位 少康微矣 以能布其

德遂復舊物周書有之民不緊物惟德緊物信善哉桀迹古乃
悔不殺湯湯死桀庸有既乎

襄平李鍇鐵君甫纂

商本紀

湯

湯契之裔也契封于商賜姓子氏禮緯以爲生子也契見本傳見虞諸臣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案路國語注引卜四傳至冥冥契後六世孫曹圉之子也是根國中曹圉而冥上史遷二世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史記微以甲日生故字上甲商家生子以日名自微始竹書紀年殷王子亥賓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綿臣殺而放之是故殷上甲微假師于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綿臣山海經云王亥託于有易河伯僕牛有易殺王亥取僕牛河念有易有易潛出爲國于獸方食之名曰搖民國語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魯語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以公制曰何觀也孔子對曰報蓋曷雖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于報載之大書稱報焉所以昭其功德也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史記主癸之妃曰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以乙日生湯故名履字天乙是爲成湯豐下銳上皙而有髯倨身而揚聲長九尺臂四肘帝王世紀湯黑帝子湯長八尺一寸珠庭白虎通湯臂世紀三肘是謂柳翼尚書大傳湯半體枯余按于成湯母感黑星之精又感黑龍而成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書帝告釐沃湯征序三篇並亡更起載湯征之辭曰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湯乃行仁義赦恩伸天下歸之當是時荊伯未從湯乃師以川荊伯荊伯服

然曰失畀与人禮乃委其誠心有伊尹者耕于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湯三使
往聘故就湯而說之孟子世紀湯夢人負鼎抗俎對己而笑寤而占曰鼎爲和味俎者割截
我聞書歲伊摯耕于有莘之野湯聞以幣聘之有莘之君留而
不遣湯乃求婚于有莘之君遂以伊摯爲媵臣至亳乃負鼎抱俎
見湯也其辭注伊尹始任時恐未見爲之莫修飾五內以事湯
又曰湯出觀風乃要下史傳見于家而重伊尹舉以爲相
于君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御半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往
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亦召而問焉彼受賜矣湯曰有
于此食之耳加聰目加明吾必說而強食之今夫伊尹良醫
善藥也子不欲我見是不欲我善也下彭氏之子不使御
舉任以國政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湯出見野張
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
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
矣及禽獸新序漢南諸侯聞之曰湯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墨子湯封于亳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

南史　商本紀卷三　二

來百姓以尊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
歸之淮南子成湯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歛以寬民氓布德施
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
孤孀百姓親附政令流行桀迺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
湯修德諸侯皆歸湯帝王世紀桀無道卑湯者湯使人哭之桀囚湯于夏臺而後釋之諸侯咸叛桀附湯
同日俱戒者五百國當是時夏桀爲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爲亂湯乃
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史記升自陑
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書序湯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
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
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
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
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
不從誓言予則帑戮汝罔有攸赦書向桀敗於有娀之虛犇於鳴
條夏師敗績湯遂伐三嵏俘厥寶玉誼伯仲伯書湯二作典寶
春秋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于郕遂禽移大犧
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書湯將放桀于中野士民聞湯在野皆委貨扶
戒從王也作殷祝湯將放桀于中野民聞湯在野皆負以
老攜幼奔國中虛桀謂湯曰國所以爲國者以有家家所以爲
家者以有人今國無家無人矣君有人請致國君之有也湯曰
否昔大帝作道明教士民今君王滅道殘政士民惑矣吾爲王明之
明之士民復致于桀曰以薄之居濟民之賤何必君更
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于不齊不齊士民往奔湯於中野
君之有也湯曰否我爲君王明之士民復重請之桀與其
百人徙于魯魯士民復奔湯桀又曰國君之有也湯曰此君
之士也君王之民也委之何湯不能止桀與其屬五
與其屬五百人去湯放桀而復薄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
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位有道者可以處之湯以此讓三千諸侯莫敢
故以位然後湯即天子位與諸侯誓曰陰勝陽即謂之變而天弗

南史　商本紀卷三　三

然後湯即天子之位而人奉行故諸
侯之治政在諸侯之大夫治於諸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書
夏社孔安國曰欲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伊尹報于是諸侯畢服湯乃
踐天子位平定海內史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誥見仲虺傳
湯至于亳作湯誥誕告萬方王曰嗟爾
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
綏厥猷惟后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
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
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
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
衆請命上天孚祐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

疏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尚史紀湯歸至泰卷陶中𤳒作誥既絀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于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廼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以令諸侯）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會以晝（史記）（呂氏春秋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于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越絕書湯用伊尹行至聖之心見桀無道虐行故伐夏放桀而王道興躍革亂補弊移風易俗改制作新海內畢貢天下承風湯以文聖此之謂也帝王世紀湯令未命之為士者車不得朱軒及有飛軫不得乘飾車駢馬衣文繡命然後得以順其德淮南子湯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廟鮮犞之具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其社用石祀門葬樹松其樂大濩晨露（淮南子）湯崩（皇覽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東郭去縣三里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處平地）立太丁之弟外丙（史記）

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爛石于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宮室崇邪女謁盛邪何不雨之極邪言未已而天大雨（荀子同帝王世紀湯自伐桀後大旱七年殷史卜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為請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翦髮斷爪以己為牲禱于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方數千里淮南子湯之時七年旱以身禱于桑林之際而四海之雲湊千里之雨至尸子湯之救旱也乘素車白馬著布衣嬰白茅以身為牲禱于桑林之野當此時也絃歌鼓舞者禁之呂氏春秋湯克夏而大旱五年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翦其髮𨟻其手以身為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又曰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夏[illegible]湯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〇[illegible]以大旱自伐桀年起[illegible]書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思獨居譬若[illegible]可以小見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而貴學之道[illegible]）殷人之王也立帛牢服牛馬以為民利而天下化之（管子）其治天下也得慶誦伊尹湟里且東門虛南門蝝西門疵北門側得七大

夫佐以治天下而天下治二十七世積歲五百七十六至紂（子貢）（漢書小說家天乙三篇其言淺薄）

外丙　中壬　太甲（太宗）　沃丁　太庚　小甲　雍己

太甲者太丁之子湯之適長孫也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乃立太丁之弟外丙外丙即位二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甲（史記）（[illegible]）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

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兹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兹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

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惟嗣王不惠于阿衡（商書名亦曰保衡亦以伊尹之號）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周忠信也國語忠信爲周）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啟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愼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王未克變伊尹曰兹乃不義習

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史記太甲既立不明暴虐伊尹放之于桐宮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伊尹迺迎太甲而授之政紀年太甲元年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田宅而中分之元紀曰說以揆攻之復姓狂紆以此當時編記未足以又當也）兹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祐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

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愼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兹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艱無安厥位惟危愼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伊尹既復政

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啟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祐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厎烝民之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

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書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作太甲訓三篇褒太甲稱太宗太甲崩子沃丁立紀年沃丁名絢八年祠保衡沃丁之時伊尹卒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沃丁崩弟太庚立紀年小庚名辨五年陟太庚崩子小甲世表帝小甲太庚弟紀年小甲名高元年丁巳十七年陟小甲崩弟雍己立紀年雍己名伷十二年陟殷道衰諸侯或不至史記

太戊中宗　中丁　外壬　河亶甲　祖乙　祖辛

沃甲　祖丁　南庚　陽甲

太戊雍己之弟也孔氏注小甲之弟太庚之子此云太戊雍己名密一日丙戌崩前後元年甲戌

崩太戊立伊陟伊尹之子為相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國語二木合生不恭之罰康成曰兩手搤之曰拱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王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紀年生于朝七日而大拱太戊問伊陟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三年而遠方重譯至者七十六國伊陟贊言于巫咸巫咸名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乂作大戊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書序作伊陟原命二篇俱亡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太戊崩子仲丁立仲丁遷于隞紀年仲丁名莊九年陟書序仲丁遷于囂作仲丁篇亡仲丁之世甚衰作誥自是或廢或亂三百有餘年書作仲丁崩弟外壬立紀年外壬名發元年庚戌人叛十年陟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河亶甲居相書序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篇亡紀年三年彭伯克邳四年

征藍夷五年彭伯韋伯伐班方侁人來賓九年陟河亶甲時殷復衰河亶甲崩子祖乙立殷復興巫賢任職巫賢巫咸之子祖乙遷于邢書序祖乙圮于耿作祖乙篇亡紀年祖乙名滕元年己巳自相遷于耿二年圮于耿自耿遷于庇十九年陟祖乙崩子祖辛立紀年祖辛名旦十四年陟祖辛崩弟沃甲立紀年沃甲名踰五年陟沃甲崩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紀年祖丁名新九年陟祖丁崩立沃甲之子南庚紀年南庚名更六年陟南庚崩立祖丁之子陽甲紀年陽甲名和四年陟陽甲之時殷衰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史記

盤庚　小辛　小乙

盤庚陽甲之弟也陽甲崩盤庚立盤庚之時殷五遷無定處史記

孔安國注居遷亦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并盤庚為
五遷繁先注盤庚之前當自有五遷○按如此則祖乙遷耿此于
耿遷庇南庚遷奄并仲丁河亶甲適五遷或亦非盤空之紀也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
來民皆奢侈帝王京戎云祖乙居耿以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世紀山川崩壞至陽甲立盤庚為之臣乃謀徙
居易舊都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王肅云自祖乙五世至盤庚元兄陽甲宮室奢侈下民邑居墊隘水泉瀉鹵不可以
行政化故徙都于殷盤庚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書序盤庚遷于
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感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
民無盡劉劉殺也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
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
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
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厎綏四方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

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王
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
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
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
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若網在綱有
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
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
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
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
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

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
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遲
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
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
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汝于
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
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
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其惟致告自
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盤庚
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

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
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虐先
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
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
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
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
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謀長
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
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
威用奉畜汝衆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

於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眾曰無戲怠懋

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眾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賁大也）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眾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史記盤庚渡河南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遷涉河南治亳之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殷作盤庚二篇說見）

盤庚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盤庚崩弟小辛立（紀年小辛名頌三年陟）小辛立殷復衰小辛崩弟小乙立（紀年小乙名斂十年陟前編二十八祀）

武丁（高宗）　祖庚　祖甲　廩辛　庚丁　武乙　太丁

帝乙

武丁小乙之子也（紀年武丁名昭元年丁未命卿士甘盤）小乙崩武丁立甘盤爲相（呈經世）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

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

明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
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
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
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王曰旨哉
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
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王曰
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
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
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說曰王人求多聞
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

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斅學半念
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
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
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
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
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
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
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書）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
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肜祭明日又祭之名殷曰肜周曰繹）高宗之訓（序亡後篇尚）
（書大傳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雊問諸祖己曰雉者野鳥
于鼎者欲為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故武丁內反諸己以）

（思先王之道[illegible]）
（[illegible]武丁崩祖庚立[illegible]高宗肜日及訓三篇[illegible]）
（[illegible]史記之言以為[illegible]）
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史記）
（[illegible]）
武丁伐鬼方三年克之（易）
（[illegible]）
方
武丁子曰祖庚祖庚弟曰祖甲武丁欲廢祖庚立祖甲祖
甲以為不義逃于民間（書注）武丁崩祖庚立（紀年[illegible]）

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祖庚崩弟祖甲立
（祖甲名載元年丁巳[illegible]）
祖甲崩子廩辛立（紀年[illegible]）
（[illegible]）
廩辛崩弟庚丁立（紀年）八年陟（[illegible]）
庚丁崩子武乙立
殷復去亳徙河北帝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
與之博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
命曰射天武乙獵于河渭之間暴雷武乙震死（[illegible]）
（[illegible]）太丁立
太丁崩子帝乙立帝乙立殷益衰
（[illegible]甲之父史記[illegible]）
（史記年帝乙名）
（紀年九年陟）

帝辛　紂

帝辛者帝乙之子帝乙長子曰微子啟啟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為嗣呂氏春秋紂同母三人長曰微子啟次曰仲衍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啟與仲衍也尚為妾已而為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啟以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為後康成亦謂同母帝乙崩子辛立天下謂之紂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論衡紂力能索鐵申鉤撫梁易柱帝王世紀紂倒曳九牛撫梁易柱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勝筋力越劭百人之敵新書紂自謂天王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國語帝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之言是從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

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紀年自盤庚徙殷至紂更不徙都紂時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據邯鄲及沙丘皆為離宮別館新序紂為鹿臺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臨望雲雨列女傳本紂為玉牀造傾宮作瓊室飾以美玉七年乃成其大十里其高千丈多發美女以充傾宮之室帝王世紀紂沈湎于酒以糟為丘以酒為池車行酒騎行炙百二十日為一夜長夜之飲忘其田事[illegible]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於是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史記朱燭人聞其臭剔孕婦見其化斷朝涉之足察其髓列女傳膏銅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輒墮炭中妲己乃笑帝王世紀紂欲重刑乃先作大熨斗以火熱之使人舉不能者爛手淮南子紂為天下賦斂無度殘殺無止民求[illegible]成市天下同心而苦之[illegible]紂[illegible]人[illegible]殺[illegible]人[illegible]公余[illegible]紂嘗以六月獵于西土發民逐禽[illegible]六月天務長養今盛夏逐禽而不[illegible]一日之苗而民[illegible]

百日不食天子失道後必無[illegible]紂以為妖言而誅之帝王世紀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illegible]老人晨將渡水而沈吟難濟紂問其故左右曰老者髓不實故晨寒也紂乃斷脛而視髓以西伯昌九侯鬼侯一作鄂侯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憙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illegible]昔夫紂好色九侯獻女紂大喜以為天下之麗莫若此妲己懼乃詐而泣曰君之年即老邪何親惡若此而謂之好也因曰九侯之不道乃欲以此惑君王弗誅何以華後紂乃殺九侯侯自此之後天下有美女者皆重室以閉唯恐紂之聞也春秋繁露紂殺梅伯以為醢列鬼侯之女取其環鄂侯爭之彊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嘆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羑里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乃許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為西伯淮南子散宜生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玄玉百工大貝百朋玄豹黃熊青豻白虎文皮千合以獻于紂因費仲而通

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文王歸乃為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鍾鼓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西伯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為炮烙剖比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illegible]往往若此蓋[illegible]之以[illegible]而用費中為政費中善諛好利殷人弗親紂又用惡來惡來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疏史記又曰西伯歸乃陰修德行善諸侯多叛紂而往歸西伯西伯滋大紂由是稍失權重○按此與淮南之說皆傳聞之辭耳文王不聞也亦以文王承恭君之虔不敢行善政於布德惠于民迂事曲非史遷本意今削之王子比干諫弗聽商容賢者百姓愛之紂廢之史記此下序伐黎事以西伯為文王○按鄭說者以為西伯戡黎者武王也紂賜文王弓矢斧鉞使專征伐若崇若密須事西伯諸侯也自關以東諸侯非文王之所得討也若黎內諸侯故諸儒皆以為武王也武王以西伯軍至浦水而商人謂之西伯也傳曰武王伐紂以西伯有自來西伯之號焉西伯安之矣則武王之為西伯有[illegible]號早附焉予伐黎紂臣祖伊恭得而戒之存今遠則[illegible]聞之而咎周恐[illegible]告紂伊尚書祖伊[illegible]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

及曰紂不可諫矣武王東伐至盟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命乃復歸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遂去比干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illegible]）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紂亦發兵距之牧野甲子日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周書紂取天智玉琰五環身以自焚）周武王遂殺妲己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令修行盤庚之政殷民大說於是周武王爲天子而封殷後爲諸侯屬周周武王崩武庚與管叔蔡叔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以續殷後焉（史記）

贊曰甚矣天道其若車輪乎紂踵桀轍而周承殷軌以亡始以此終也殷道中興者有三宗然祥桑雊雉天若[illegible]獨夫受且不必告也

商本紀卷三

周本紀

襄平李鍇鐵君甫纂

太王　王季　文王

太王者是爲古公亶父組紺諸盩之子后稷弃之裔也舜封弃於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別有本傳見唐虞紀）子曰台璽（[illegible]）生叔均（山海經叔均始作牛耕）叔均又數世生不窋（[illegible]）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閒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史記）（本自后稷[illegible]）積德累善十餘世至公劉公劉避桀居豳（書選）公劉雖在戎狄之閒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吳越春秋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公劉避夏桀於戎狄變易風俗民化其政）公劉卒子慶節立（史記慶節國于豳[illegible]世本作[illegible]）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隃立（[illegible]）毀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辟方立（帝王世紀公非字辟方）辟方卒高圉立（國語高圉[illegible]）高圉卒侯牟立（[illegible]）侯牟卒亞圉立（[illegible]）亞圉卒雲都立（[illegible]）雲都卒太公組紺諸盩立（[illegible]）

周本紀卷四

〔世本云[illegible]〕組紺諸盩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
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
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
今戎狄所為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
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乃與私屬遂去豳度漆
沮踰梁山止於岐下豳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
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吳越春秋古公杖策去邠[illegible]山處岐周曰彼君與我何異邪邠人父子兄弟相率負老攜幼揭釜甑而歸古公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後漢書[illegible]大戎所逼逸周古公[illegible]山而遷于岐下[illegible]要錄岐山狩周大王之所作也曰戎狄侵今土地是移邦邑適于岐山示民不憂今[illegible]者知吾奈何[illegible]命遺斯〕於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而邑
別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之頌其德古公有長子曰太伯
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取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
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
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
立是為公季公季修古公遺道篤於行義諸侯順之〔[illegible]〕公季當
殷武乙之時公季伐西落鬼戎〔[illegible]武乙三十四年周公季歷來朝王賜地三十里玉十瑴馬八匹[illegible]三十五年季歷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太丁時公季復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
周師〔[illegible]之戎周師大敗〕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於是太
丁命公季為牧師〔[illegible]牧師[illegible]〕師建之後更
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illegible]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illegible]〕

〔[illegible]王嘉季歷之功賜之圭瓚秬鬯九命為伯[illegible]古之帝王中分天下使二公治之謂之二伯[illegible]〕公季卒〔[illegible]〕
子昌立是為西伯西伯曰文王〔[illegible]〕
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
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illegible]文王[illegible]于岐周方地百里[illegible]是以近者安其政遠者歸其德聞文王者皆起而歸之罷不肖[illegible]〕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之太顛閎
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帝王世紀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之屬[illegible]〕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
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患之
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
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
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得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呂氏春秋[illegible]〕

[illegible]

乎西伯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紂許之

[illegible]

[illegible]

獵遇呂尚於渭之陽與語大說載與俱歸立為師

[illegible]

西伯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為祇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

家語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之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illegible]

[illegible]

伐犬戎明年伐密須

[illegible]

明年敗耆國

[illegible]

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

[illegible]

[illegible]

作豐邑自岐下徙都豐

[illegible]

[illegible]

……年九十七[illegible]葬于畢

文王之爲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

雞初鳴而衣服至于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

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

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

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

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

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illegible]其囚羑里演易象卦

[illegible]

其作歌[illegible]拙地得死人骨吏以聞文

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大

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枯骨[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及其寢疾謂世子

發曰見善勿怠時至勿疑去非勿處此三者道之所止也及武

王克殷祀于太廟追王古公亶父曰太王季歷曰王季文考曰

文王[皇王大紀]

武王

武王名發文王之世子也[論衡武王望羊白虎通武王望羊……][illegible]

文王崩太子發立是爲武王武王即位太公望爲師周公

旦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淮南子……][illegible]

十一年武王戡黎殷之臣祖伊聞之懼以告紂

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爲[史記……][illegible]

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

歸周於是西伯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乃遵文此下削
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此下有甲士四萬五千人○
語按呂氏春秋選車三百虎賁三千
二了肖物之事與三百乘四三千書序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
人皆與偕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合且春秋以前師旅未有及萬
者況武王之弔伐乎削之以從以東伐紂述史十有三年春書序十
經下文紂兵七十萬人說亦誤
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史記周之孔安國
書傳虞芮質成為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
亦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為十有三年史記索隱大戴禮
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武王少文王十四歲矣禮記文王九
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崩武王即位已八十三矣
十四即位至九十三崩武王即位適滿十年言十三年伐紂者
續文王受命年欲明其卒父業故也金縢篇云惟克商二年王
有疾按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十一年武王服闋觀兵孟津十三年
年伐紂十五年有疾後四年而崩則武王年九十三矣而太史
公以為武王即位年數與尚書違甚殊矣歐陽氏曰古者人君
即位必稱元年後世曲學之士謂春秋始以改元為重事果重
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

位宜改元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並其居喪稱十一年
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于聽訟遠矣又不改元學者知西
伯生不稱王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矣宋
王蔡傳並作武王之十三年○按書序及史說皆經孔傳索隱
遠理今蔑不察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
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
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
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於爾萬姓焚炙
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
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
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
有命罔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

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
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
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
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
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
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為
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
棄犂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
辜籲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
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

諫輔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
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
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
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
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
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

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史記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泰誓告于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逷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予發惟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〇此亦僞泰誓文而發驕牧誓者冒氏在殷武王使人候殷反報曰殷其亂矣讒慝勝良武王曰未也復往反報曰亂加矣賢者出走矣武王曰未也又往反報曰亂甚矣百姓不敢誹怨矣武王曰嘻遽告太公太公對曰讒慝勝良命曰戮賢者出走命曰崩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其亂至矣不可以加矣故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為禽淮南子武王伐紂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撝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谷遺逸武王伐紂夜赤河宗明如晝八百之族皆齊而歌有大烽狀如丹比飛舞于前周書其如吳曰而象竹名其鄉曰樂舟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呂氏春秋武王至殷郊係墮五人御于前莫肯之為曰吾所以事君者非係也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勉而自為係孔子聞之曰此五人者之所以為王者佐也不肖主之所以不安也[illegible]罰勇饒敢舞以虔躬人例[illegible]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

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於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尚書牧誓已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若林距武王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帝紂師紂師雖衆皆無戰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淮南子紂之士億有餘萬然皆倒矢而射旁戟〇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以麾之

則瓦解而走蜀子武王周紂虎旅百萬陳于商郊野白黃鳥至于赤斧三軍之士靡[illegible]失色武王乃命太公把白旄以麾之紂軍反走〇尚書大傳武王與紂戰于牧之野紂之卒輻分紂之車瓦裂紂之甲魚鱗下賀乎武王〇論衡武王伐紂太公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純赤長大教言殷亡殷民見之皆謂商滅兵至牧野晨舉脂燭姦謀惑民襲掩不備周之所謂也〇按此與血流漂杵萬世異謂太公實司戎卒乎

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周書紂取天智玉琰環身厚以自焚五日武王俾人求之天智玉五在火中不銷武王乃揖諸侯諸侯畢從武王至商國商國百姓咸待于郊於是武王使羣臣告語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史記又曰武王持太白旗麾諸侯諸侯畢拜武王乃揖諸侯以拔此本之逸周書衆不拜且答商人[illegible]遂入紂之宮位舉紂之躬桑之下門之外民之觀者皆貴躐之大千使人惟而守之

[illegible]周書商師大敗商辛奔內登于廩臺之上屏遮而自燔于火[illegible]乃手太白以麾諸侯諸侯畢拜遂揖之商庶百姓咸俟于郊群賓僉進曰上天降休再拜稽首武王答拜先入適王所乃克射之三發而後下車而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折縣諸太白適二女之所乃既縊王又射之三發乃右擊之以輕呂斬之以元鉞縣諸小白乃出場于厥軍史記同墨子武王[illegible]之野王手禽費仲惡來衆畔百走武王逐奔入宮萬年梓株折紂而繫之赤環載之白旗以為天下諸侯僇論衡[illegible]武王[illegible]斬以紂懸其首于大白之旗古今注武王以黃鉞斬紂故王[illegible]戚太公以元鉞斬妲己故婦人以為戒尸子武王親射惡來之口親斫殷紂之頸手汚于血不溫而食

乃出復軍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驅武王弟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劒以衛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

佚筴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天皇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周書略同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軍史記周書同周公旦進殷之遺老問殷之亡故民之所欲遺老欲復盤庚之政於是武王復盤庚之政呂氏春秋淮南子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式箕子之門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破鼓折枹弛弓絕弦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劍帶笏以示無仇[illegible]書武王剋天下興師伐紂殺之武王未下車封比干之墓發太倉之粟以賑天下封微子于宋此其王以禮行也說苑上[illegible]見于曰謂之王也曰諸侯之王[illegible]

武王入殷見[illegible]之女也[illegible]之女也即取而歸之諸侯天下謂之曰武王廉于色矣於是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以與士民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illegible]多不載作武成史記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厎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

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呂氏春秋濟于河西歸報于廟乃稅馬于華山稅牛于桃林馬弗復乘牛弗復服釁鼓旗甲兵藏之府庫終身不復用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王若曰嗚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

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
拱而天下治（尚書武成）天下諸侯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
不以卑臨尊也（禮記）武王大建公侯于天下封黃帝之後于祝堯
帝之後于薊虞帝之後胡公媯滿于陳以備三恪封夏后氏之
後東婁公于杞封紂子武庚于殷皆為上公是為二王之後（禮記）
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于薊封帝堯之後于祝封帝舜之後于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于杞投殷之後于宋注詩外傳同呂氏春秋武王入殷未下輿命封黃帝之後于鑄封帝堯之後于黎封帝舜之後于陳下輿命封夏后之後于杞立成湯之後于宋以奉桑林
得神農之後封之于焦封尚父于齊周公于魯召
公于燕庶叔高于畢皆留相周封叔鮮于管叔度于蔡叔處于
霍以監殷是為三監以殷餘民封康叔于朝歌號衛封叔振鐸

尚史　周本紀卷四　古

于曹叔武于郕季載于冉封庶弟叔繡于滕叔鄭于毛又封諸
叔于郜于雍于原于酆于豐號仲虢叔為文王卿士仲封于西
虢叔封于東虢初泰伯仲雍奔荊楚遂為國自號句吳泰伯薨
仲雍嗣使求其後得仲雍曾孫周章世君吳矣因封之曰吳伯
復封章弟為虞仲封少昊之裔茲輿于莒封祝融安期之裔挾
于邾封四岳姜姓文叔于許封仲虺弟雍滑之後于薛兄弟之
君十有五人同姓者四十人班宗彝作分器（尚書序）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篇亡（墨子）武王使諸侯分其祭以使親者受內祀疏者受外祀
武王問箕子以天道箕
子以洪範陳之武王徵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至于周
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何為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饗殷

自發未生于今六十年麋鹿在牧（牧在牧郊言怪物也）蜚
鴻滿野（高誘注蜚鴻蠛蠓言敝田畝也為入也隨巢子作飛拾正義飛鴻滿野喻忠賢君子放棄也錫瑞曰蜚鴻馬名言蔑無用而害有用也）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紂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
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索隱言殷登進名賢之人三百六十夫既無非大賢故殷家不大光昭亦不即至賓滅）以
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惡貶從
殷王受（索隱言悉求夫惡人不知天命不順周家者咸貶責之與受同罪）日夜勞來我西土我
維顯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
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詹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
雒邑而後去（史記）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
命（書序下篇亡）克殷後二年武王病天下未集羣公懼穆卜周公乃

尚史（見金縢篇）周本紀卷四　圭

祓齋自為質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後而崩（史記）（禮記）武王九十三而終
四括地志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　太子誦立是為成王（史記）周人之禮其
社用栗祀竈葬樹柏其樂大武三象棘下其服尚赤（淮南子齊俗）
既誅紂令修社而城之社稷以為天下太社

成王　康王

成王名誦武王之子也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明年夏
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
王辭達而勿多也祝雍辭曰使王近于民遠于佞嗇于時惠于
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王
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大戴禮家語同）周初定

八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周公辟居東都居東二年成王啓金縢書反周公（越絶書武王封周公使僕相成王成王少周公臣事之當是之時賞賜不加于無功刑罰不加于無罪天下家給人足禾黍茂美使人以時說之以禮上順天地澤及夷狄于是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讒之成王大恐周公乃辭位出巡狩于邊一年天暴風雨樹木盡偃成王乃發金縢之櫃察周公之冊知周公有盛德乃迎周公）管叔蔡叔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東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後國于宋（史記　周書武王克殷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武王崩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畔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九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二年作師旅臨衛政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于九畢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淮夷徐戎及奄叛王乃大蒐于岐陽東伐淮夷（帝王世紀）遂踐奄作成

王政既踐奄遷其君於蒲姑作將蒲姑（書序亡）（書二）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既絀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興正禮樂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成王賜榮伯作賄息慎之命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史記）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

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扆綴衣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

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太保受

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受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嚌
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王出在應門
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
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
首王義嗣德答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
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
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
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
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
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

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
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
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
喪服尚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紀年十六年王南巡至九江廬山
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後漢書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又昔周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璜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幾而作韓詩大人內傾于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以刺時史記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楊子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習治則傷始亂也列女傳康王晏出朝關雎預見
康王崩于昭王瑕立史記康王在位二十六年

昭王　穆王　共王　懿王　孝王　夷王　厲王

昭王名瑕康王之子也康王崩昭王立昭王德衰南征濟于漢
船人惡之以膠船進王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沒于水中
而崩周人諱之呂氏春秋昭王伐荊辛餘靡為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祭公抎于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祭公自昭王十六年伐楚涉漢遇大兕楚人沈之而遂不還王寶成王之教而出遊南巡于楚昭王在位五十一年
立昭王子滿是為穆王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
道衰微史記紀年自武王至穆王享國百年穆王以下都于南鄭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作
君牙命伯冏為大僕正作冏命序畫穆王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
忘歸而徐偃王反穆王攻徐偃王大破之列子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為之築臺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媌靡曼者以嘉之奏承雲六英九韶晨露以樂之化人猶不舍然居亡幾何謁王同遊王執化人之袪騰而上者中天迺止暨及化人之宮出雲雨之上王聽納之皆非人間之有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同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百骸六藏悸而

不說既而化人曰吾與王神遊也王大悅不恤國事肆意遠遊駕八駿之乘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邱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乃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紀年穆王十七年西征于青鳥之所解十七年西征崑崙丘見西王母其年西王母來見賓于昭宮又曰穆王西征還里天下億有九萬里又曰穆王北征行積羽千里昔穆王既已西征不曰龍其羽于天而遊四海之中而其羽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
曰先王耀德不觀兵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
荒服者不至列子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于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紀年穆王三十七年大起九師東至于九江叱黿鼉以為梁抱朴子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為猿為鶴小人為蟲為沙古文周書穆王田有黑鳥若鳩翩然而飛集于王之車傷帝左股及穆天子傳皆穆王時天下事也拾遺記穆王時三月王乃以異聞止○按蔡數蹄以資異聞

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命曰甫刑周書[illegible]

[illegible]盡欲自警作史記[illegible]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illegible]史戎夫曰今朕寤遂事驚予乃取遺言之可以為戒[illegible]之以信不行義[illegible]上則昔士陵君政昔而生亂華氏以士好貨以言[illegible]決日[illegible]万正日[illegible]人專[illegible]士政[illegible]而生[illegible]皮氏以亡[illegible]珍[illegible]以[illegible]兵人而不[illegible]者[illegible]賢良日[illegible]而不[illegible]而[illegible]其臣[illegible]以[illegible]而行[illegible]后以[illegible]嚴[illegible]商以亡[illegible]專[illegible]民[illegible]刑[illegible]觀[illegible]遠[illegible]心[illegible]民盡于刑有[illegible]於君[illegible]以[illegible]命[illegible]子[illegible]其爭于[illegible]其[illegible]事[illegible]于[illegible]民[illegible]君[illegible]長其藏[illegible]疑其前[illegible]民事盡[illegible]刑[illegible]臣有[illegible]諫[illegible]者危昔者質沙三卿朝而[illegible]位[illegible]而[illegible]以亡[illegible]津而弟加諸卿諫者[illegible]質沙[illegible]而[illegible]外[illegible]林以亡[illegible]三苗以亡弱小在[illegible]大之間[illegible]存亡[illegible]之則[illegible]天命[illegible]昔[illegible]有[illegible]之方興[illegible]氏[illegible]而不[illegible]身死國亡[illegible]子而重者[illegible]有義[illegible]氏有[illegible]而[illegible]州之功大而不賞[illegible]臣[illegible]日[illegible]功日[illegible]以[illegible]大不賞者危昔者[illegible]氏[illegible]君[illegible]大臣分[illegible]而爭義[illegible]以亡[illegible]愛平[illegible]之君以走出召遠不親者危昔有林氏召離戎之君而朝之至而不禮留而[illegible]親離戎逃而去之林氏誅之天下叛[illegible]氏昔[illegible]之君伐智而[illegible]事強力而下賤其臣[illegible]良民[illegible]

氏伐之君[illegible]而無使由集以亡昔有[illegible]氏有[illegible]而[illegible]國叙之以權[illegible]之君[illegible]而[illegible]之位[illegible]而生[illegible]有[illegible]以亡[illegible]有士[illegible]者有[illegible]之君[illegible]以[illegible]昔有共工自賢自以無[illegible]行重氏伐之[illegible]其[illegible]以[illegible]中[illegible]氏[illegible]久空大[illegible]林氏[illegible]而[illegible]之共工以亡[illegible]氏[illegible]昔[illegible]林氏[illegible]衛氏爭[illegible]林氏再戰弗勝上衛以亡[illegible]二[illegible]知[illegible]進[illegible]而不[illegible]並[illegible]者[illegible]南氏有[illegible]分氏[illegible]有[illegible]故[illegible]爭[illegible]爭[illegible]者[illegible]外[illegible]以分[illegible]昔有[illegible]以[illegible]故[illegible]昔[illegible]增事[illegible]以昔[illegible]而[illegible]以[illegible]易[illegible]陽氏[illegible]陽氏之君自伐而[illegible]氏以[illegible]破[illegible]于[illegible]以亡[illegible]用[illegible]外[illegible]業[illegible]而[illegible]危[illegible]無[illegible]已[illegible]而[illegible]者[illegible]故[illegible]不[illegible]者[illegible]無[illegible]以[illegible]昔[illegible]君[illegible]之君[illegible]無[illegible]亡[illegible]之君[illegible]以亡[illegible]昔有[illegible]以亡[illegible]城郭不修武士無位惠而好賞屯[illegible]而無以賞唐氏伐之而夏以亡[illegible]昔有[illegible]陽[illegible]力[illegible]遺之[illegible]陽之君[illegible]

五十五年崩子共王緊扈立[illegible]

之[illegible]不[illegible]大臣[illegible]不[illegible]國分為二[illegible]君氏[illegible]無常[illegible]後[illegible]前[illegible]失[illegible]時[illegible]繼[illegible]始[illegible]成[illegible]伐之有[illegible]以[illegible]天命[illegible]承[illegible]移土[illegible]入[illegible]使[illegible]取[illegible]方氏文不[illegible]世紀[illegible]共王能庇王[illegible]作共王滅密[illegible]

昭穆之闕故春秋稱之 共王崩子懿王囏立[紀年元年天再旦于鄭]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史記][illegible]詩人作[illegible]懿王時[illegible]戎狄交侵暴虐中國詩人[illegible]之[illegible]王之世[illegible]居無節[illegible]令不時[illegible]故[illegible]懿王徙都槐里[紀年即[illegible]][illegible]不能[illegible]諸侯於是[illegible]

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為孝王[紀年孝王元年][illegible]孝王召非子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於是分土為附庸邑之秦孝王崩諸侯復立懿王太子燮是為夷王[史記]王始下堂而見諸侯[禮記]

夷王二年蜀人呂人來獻瓊玉賓于河用介珪六年王獵于社林獲犀牛一以歸七年虢公帥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紀年]

夷王十六年崩子厲王胡立[帝王世紀][illegible]于[illegible]八年王有疾諸侯祈于山川王陟厲王即位三十年[illegible]芮良夫[周書]良夫傅[illegible]周文且芮良夫作訓誡王于善作芮良夫[illegible]古作訓[illegible]近榮夷公芮良夫諫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用事王行暴虐[illegible]傲國人謗王召公諫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潰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于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于彘厲王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之乃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韋昭注][illegible]公[illegible]相與和而[illegible]

修政事號曰共和（竹書紀年）共伯干王位（沈約注）大旱既久廬舍俱焚會汾王崩卜于太陽兆曰厲王為祟周公召公乃立太子靖共和遂歸國和有至德尊之不喜廢之不怒逍遙得志于共山之首（魯連子）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侯賢之周厲王無道國人作難王奔于彘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共伯使諸侯奉王子靖為宣王而共伯復歸于衛（呂氏春秋）共伯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來為稽矣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請矣 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太子靜長于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是為宣王（史記）

宣王　幽王

宣王名靜（本作靖）厲王之子也厲王死于彘宣王即位周公召公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史記）宣王北伐玁狁南征蠻荊命召公平淮夷（漢書）宣王興師命將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四夷賓服稱為中興 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詩序）六年等旱（通鑑前編）王遇旱而懼側身修行以銷去之（詩序）十二年魯武公來朝（史記）王不籍于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民之大事在農王不聽三十九年（通鑑前編）在四十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韋昭注西戎別種四岳之後漢書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後二年晉人敗北戎于汾隰戎人滅姜侯之邑明年王征申戎破之史記）千畝戰奄父脫宣王 王既亡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大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王不聽卒料民（國語）四十六年宣王崩（史記）（周春秋宣王殺杜伯而無辜後三年宣王會諸侯田于圃日中杜伯起于道左射宣王中心折脊而死國語杜伯射王于鄗是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民離散不安其居王勞來還定安集之下于矜寡無不得其所天下復平王建國親諸侯任賢使能周室中興（詩序）為周世宗（通鑑前編）宣王崩

子幽王宮涅立幽王三年（史記作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川竭必山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矣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國語）幽王嬖愛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為后後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以伯服為太子（史記）（前編在五年綱目在九年古文瑣語幽王將殺太子宜臼立伯服釋虎將執之宜臼叱之虎弭耳而伏）六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通鑑前編詩序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魯詩十月之交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暴虐無親刑罰不中諸侯不欲朝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享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大東以告病焉（詩序）（竹書）王命伯士伐六濟之戎軍敗伯士死焉王之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王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諸侯乃即申侯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為平王以奉周祀（史記）自武王滅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

贊曰周之陵夷兆于穆歸于厲[illegible]共和同道不且如斷哉宣王承厲乘幽能德不終卒淪于土始始剝終理運自然乃君子自強又不得諉之于天已

襄平李鍇鐵君甫纂

周本紀（以下春秋）

平王

平王名宜臼幽王太子也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驪山下諸侯即申侯共立宜臼是爲平王（史記年表幽王死申侯立平王王子申與虢公立王子余二王並立余爲晉文侯所殺是爲攜王）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書序）平王立東遷于雒邑辟戎寇封秦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彊幷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史記）王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作揚之水以刺之（詩序）四十九年（隱元年）王使宰咺歸魯惠公仲子之賵冬十月鄭以王師虢師伐衛討鄭公孫滑之亂　五十一年（隱三年）春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三月王崩孫桓王立（左傳）

桓王

桓王名林平王孫太子洩父子也平王崩太子洩父蚤死立其子是爲桓王（史記）初平王貳于虢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鄭師取溫之麥又取成周之禾　桓王元年（隱四年）衛州吁弒其君完（桓公）二年（隱五年）王使尹氏武氏（周世族大夫）助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曲沃叛王王命虢公林父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九月鄭以王師會伐宋　三年（隱六年）如魯告饑魯爲之請糴于宋衛齊鄭　四年（隱七年）使凡伯如魯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　五年（隱八年）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八月鄭伯（莊公）以齊人來朝（史記三年鄭莊公朝王不禮九年鄭祊與魯易許田）六年（隱九年）使南季（周大夫）聘于魯宋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　八年（隱十一年）王取鄔劉蔿邘（鄭四邑）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陘隤懷（凡十二邑）冬十月魯公子翬弒其君息姑（隱公）十年（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　十一年（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十二年（桓四年）使宰渠伯糾如魯聘冬王師秦師圍魏秦執芮伯以歸（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故逐之出居于魏）十三年（桓五年）使仍叔之子如魯聘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射王中肩　十五年（桓七年）曲沃伯（武公）殺晉小子侯（哀侯之子）十六年（桓八年）使家父（周大夫）如魯聘曲沃伯滅翼冬王命虢公醜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祭公逆王后于紀　二十三年（桓十五年）使家父求車于魯春三月王崩（左傳）子莊王立（史記）

莊王　僖王

莊王名佗桓王子也莊王二年（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三年（桓十八年史記作四年）周公黑肩欲殺莊王而立王子克（莊王弟）辛伯（周大夫）告王王殺周公王子克奔燕　四年（莊元年）使榮叔（周大夫）如魯追錫桓公命　六年（莊三年）夏五月葬桓王　九年（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諸侯伐衛納惠公朔王救之）十一年（莊八年）齊無知弒其君諸兒（襄公）十三年（莊十年）冬齊滅譚（左傳）十五年（莊十二年）王崩子僖王立（史記）秋宋萬弒其君捷

閔左公傳僖王名胡齊僖王元年（莊十三年）齊人滅遂二年（莊十四年）單伯會齊伐宋夏楚滅息四年（莊十六年）曲沃伯并晉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左傳）五年（莊十七年）王崩子惠王立（史莊僖崩從傳記不書故失月日）

惠王

惠王名閬僖王子也惠王元年（莊十八年）春虢公（林父）晉侯（獻公）來朝王享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匹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媯歸于京師實惠后二月日有食之二年（莊十九年）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有寵及惠王即位取蔿國之圃以為囿又取邊伯之宮奪子禽祝跪詹父田而收膳夫石速之秩故蔿國等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

頹奔衛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三年（莊二十年）鄭伯（厲公）和王室不克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鄔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四年（莊二十一年）鄭伯虢叔同伐王城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五月王巡虢守虢公為王宮于玤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鄭伯由是始惡于王冬王歸自虢六年（莊二十三年）祭叔如魯八年（莊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九年（莊二十六年）冬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十年（莊二十七年）使召伯廖賜齊侯（桓公）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十二年（莊二十九年）樊皮叛（周大夫）明年虢公執樊皮歸于京師十五年（莊三十二年）秋八月魯

莊公薨慶父殺公子般十六年（閔元年）晉滅耿滅霍滅魏十七年（閔二年）魯慶父弒其君啟方（左傳閔公）二十二年（僖五年）王以惠后故將廢大子鄭而立大叔帶夏齊侯（桓公）帥諸侯會王大子鄭于首止以定其位王恨齊（杜預）秋諸侯盟王使宰孔召鄭伯（文公）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逃歸不盟楚滅弦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冬晉滅虢滅虞二十四年（僖七年）閏月王崩（史記左傳）（史記作二十五年○按惠王實以二十四年閏月崩襄王懼叔帶之難明年十二月始赴告諸侯）

襄王　頃王　匡王

襄王名鄭惠王大子也惠王崩大子鄭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二十五年（僖八年）春王人會諸侯盟于洮襄

王定位而後發喪元年（僖九年）夏宰孔會諸侯于葵邱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二年（僖十年）春狄滅溫晉里克弒其君卓夏四月周公忌父（周卿士）王子黨（周大夫）會齊隰朋立晉侯（惠公）三年（僖十一年）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夏戎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大叔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四年（僖十二年）春王正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滅黃秋王以戎難故討大叔帶帶奔齊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史記作三年）五年（僖十三年）齊使仲孫湫來聘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復命曰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七年（僖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八年（僖十六年）內史叔興聘于宋秋王以戎難故告于齊

十年原爲下宮也 八來戎 齊征諸侯戍周 九年僖十七年 魯滅項 十一年僖十九年 梁亡秦取之也 十三年僖二十一年 邾滅須句 十四年僖二十二年 大叔帶自齊復歸于京師 富辰言于王召之也 十六年僖二十四年 晉立公子重耳 殺其君圉 鄭伐滑 王請滑 鄭執王使 王怒將以狄伐鄭 富辰大夫 諫不聽 使頹叔桃子二子周大夫 出狄師伐鄭 王德狄人 將以其女爲后 富辰諫又不聽 卒以其女爲后 是爲隗氏 大叔帶通于隗氏 王替隗氏 頹叔桃子遂奉大叔帶以狄師攻王 王出及坎欿 國人立帶 狄師伐周 大敗周師 獲周公忌父 原伯 毛伯 富辰 王適鄭 處于氾 大叔帶以隗氏居于溫 冬王使告難于魯曰 不穀不德 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 鄙在鄭地氾 敢告叔父 王使簡師

父告于晉 使左鄢父告于秦 鄭伯省視官具于氾 十七年僖二十五年 春 衛滅邢 三月 晉侯文公 逆王 王入于王城 殺大叔帶于隰城 晉侯朝王 王享醴 命之宥 請隧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 弗許 曰王章也 未有代德而有二王 亦叔父之所惡也 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郟 王勞之以地 辭 請隧焉 王弗許 曰 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 規方千里以爲甸服 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 以備百姓兆民之用 以待不庭不虞之患 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 使各有寧宇 以順及天地 無逢其災害 先王豈有賴焉 內官不過九御 外官不過九品 足以供給神祇而已 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 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 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 王何異之有 今天降禍災於周室 余一人僅亦守府 又不佞以勤叔父 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 其叔父實應且憎 以非余一人 余一人豈敢有愛也 先民有言曰 改玉改行 叔父若能光裕大德 更姓改物 以創制天下 自顯庸也 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 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 何辭之有與 若猶是姬姓也 尚將列爲公侯 以復先王之職 大物其未可改也 叔父其茂昭明德 物將自至 余何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 以忝天下 其若

先王與百姓何 何政令之爲也 若不然 叔父有地而隧焉 余安能知之 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 十八年僖二十六年 楚滅夔 二十年僖二十八年 夏四月 晉敗楚師于城濮 遂作王宮于踐土 五月 諸侯朝于王 所獻楚俘于王 王享晉侯 來命晉侯爲侯伯 賜之大輅之服 戎輅之服 彤弓一 彤矢百 玈弓矢千 秬鬯一卣 虎賁三百人 [illegible] 曰王謂叔父 敬服王命 以綏四國 糾逖王慝 癸亥 王子虎周太宰 文公叔 盟諸侯于王庭 曰皆獎王室 無相害也 冬 諸侯會于溫 晉侯召王 以諸侯見 且使王狩 仲尼書曰 天王狩于河陽 言非其地也 二十一年僖二十九年 夏王子虎會諸侯于翟泉 二十二年僖三十年 使周公閱聘于魯 魯使公子遂來聘 二十五年僖三十三年 春

滅滑 二十六年文元年 二月癸亥 日有食之 使叔服周內史 會魯葬僖公 夏使毛伯衛 錫魯侯命文公 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成王 二十八年文三年 夏四月王子虎卒 [illegible] 冬十二月 楚伐江 王叔桓公王子虎之子 會晉伐楚以救江 二十九年文四年 楚滅江 三十年文五年 使榮叔如魯含且賵 召昭公會魯葬成風 秋楚滅六 冬滅蓼 三十三年文八年 秋八月 襄王崩史作三十二年 子頃王立 頃王名壬臣 頃王元年文九年 春 毛伯衛如魯求金 二月 葬襄王 二年文十年 蘇子卿士 及魯盟于女栗 六年文十四年 春 頃王崩 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 故不赴告 于匡王立 匡王名班 秋七月 閱將與蘇訟于晉 王叛蘇 使尹氏卿士 與聃啓大夫 訟閱于

晉晉平王室而復之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九月使單伯如齊
爲魯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匡王元年（文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
之齊許單伯請單伯如魯致命二年（文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冬宋人弒其君杵臼（昭公）三年（文十七年）甘歜（大夫）敗戎于邥垂四年（文十
八年）齊人弒其君商人（懿公）莒弒其君庶其（紀公）六年（宣二年）晉趙盾弒
其君夷臯（靈公）冬十月匡王崩弟定王立（左傳）

定王

定王名瑜匡王之弟也定王元年（宣三年）春正月葬匡王楚子（莊王）
伐陸渾之戎至雒王使王孫滿（大夫）勞之楚子問鼎對曰在德不
在鼎二年（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靈公）四年（宣六年）使子服（大夫）

求后于齊冬召桓公逆后于齊五年（宣七年）諸侯盟于黑壤王叔
桓公（卿士）臨之以謀不睦六年（宣八年）楚人滅舒蓼秋七月甲子日
有食之既七年（宣九年）王使徵聘于魯夏仲孫蔑來聘王以爲有
禮厚賄之八年（宣十年）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陳夏徵舒弒其君
平國（靈公）王季子（王母弟劉康公）報聘于魯十年（宣十二年）楚滅蕭十三年（宣十
五年）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殺召戴公及毛伯衛立召襄夏晉
滅赤狄潞氏十四年（宣十六年）春晉士會滅赤狄甲氏及留吁來獻
狄俘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夏成周宣榭火（[illegible]）
宣榭（講武屋）秋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復之使士會
來平王室十五年（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十七年（成元年）晉侯

[illegible]公朝士（病）如晉拜成劉康公季子伐茅戎敗績（公）
[illegible]十八年（成二年）晉使鞏朔來獻齊捷（敗齊師于鞌）王弗見使單
[illegible]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
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
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
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
實來未有職司于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于鞏伯其敢廢
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
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鞏朔不能對王使委于三吏（三公也）
以鞏朔宴而私賄之曰非禮也勿籍二十一年（成五年）定王崩子

簡王立（左傳）

簡王　靈王

簡王名夷定王子也簡王三年（成八年）召桓公如魯賜魯侯（成公）命
六年（成十一年）周公楚惡惠襄（惠王襄王之族）之偪且與伯與（卿士）爭政出奔
晉晉郤至與周爭鄇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朝訟諸晉晉
使郤至勿敢爭八年（成十三年）諸侯來朝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厲公）
伐秦十一年（成十六年）夏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尹武公會諸侯伐
鄭冬十一月晉使郤至來獻楚捷（敗楚師于鄢陵）十二年（成十七年）尹武公
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冬十二月丁巳朔日有
食之楚滅舒庸十三年（成十八年）晉欒書中行偃弒其君州蒲（厲公）十

四年襄元年秋九月簡王崩子靈王立靈王名泄心靈王元年襄二年春正月葬簡王二年襄三年單頃公卿士及諸侯同盟于雞澤四年襄五年王使王叔陳生卿士愬戎于晉晉人執之士魴來京師言陳生貳于戎五年襄六年莒滅鄫冬齊滅萊九年襄十年晉滅偪陽冬王叔陳生與伯輿卿士爭政王右伯輿陳生奔晉單靖公爲卿士以相王室十一年襄十二年王求后于齊齊侯靈公許昏王使陰里大夫結之十三年襄十四年春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王使劉定公夏官師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緊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靈公名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十四

年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十九年襄二十年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二十年襄二十一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二十二年襄二十三年春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不傳穀洛鬭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防闕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鬭也王卒壅之國語二十三年襄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冬齊人城郟王城魯叔孫豹來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賜之大路二十四年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莊公秋楚滅舒鳩二十五年襄二十六年衛甯喜弑其君剽殤公晉韓起來聘二十六年襄二十七年冬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經作十二月失閏故二十七年襄二十八年冬

十二月靈王崩子景王立傳云

景王

景王名貴靈王之子也景王元年襄二十九年夏四月葬靈王鄭使印段來會葬二年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景公儋括靈王弟儋季之子欲立王子佞夫景王弟佞夫弗知尹言多五大夫等殺佞夫儋括奔晉三年襄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犂比公四年昭元年諸侯大夫會于虢王使劉定公夏勞晉趙武于潁七年昭四年楚滅賴十年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衛侯卒襄公王使成簡公卿士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二圉周之先也十一年昭八年楚滅陳昭十三年復之十

二年昭九年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人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于晉詹桓伯周大夫也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為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晉歸閻田反潁俘王亦

執甘大夫襄以說于晉晉人禮而歸之十四年(昭十一年)單成公(卿士)會晉韓起于戚冬楚滅蔡(昭十三年復之)十五年(昭十二年)晉滅肥原與人逐原伯絞(大夫)而立其弟跪尋絞奔郊(周地)甘悼公過(卿士)將去成景之族(成景皆過之先君)成景之族賂劉獻公(亦卿士)殺甘悼公而立成公之孫鰌十六年(昭十三年)楚公子比弒其君虔(靈公)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劉獻公會諸侯于平丘十八年(昭十五年)夏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大子壽卒秋八月穆后崩(大子壽母)冬十二月晉荀躒來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荀躒宴樽以魯壺王求彝器于晉荀躒揖籍談談不能對二十年(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晉使屠蒯來請有事于雒與三塗乃警戎備秋九月晉滅陸渾其衆

奔甘鹿(周地)周大獲二十一年(昭十八年)毛得殺毛伯過(過大夫得而代之)(左傳)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旗(卿士)諫曰不可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為潢污也其竭無日矣王不聽卒鑄大錢(國語)二十二年(昭十九年)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左傳)二十三年(昭二十年)王將鑄無射(鐘名)單旗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作大鍾以鮮其繼三年之中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王弗聽(國語左氏作二十四年今從國語)二十四年(昭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二十五年(昭二十二年)王子朝(景王長庶子)有寵于王欲立之單旗劉狄(劉獻公子伯蚠)惡子朝願去之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劉王崩(史記作二十年)子悼王立(左傳)

悼王　敬王

悼王名猛景王之子也景王大子壽卒王立子猛後王子朝(景王長庶子)賓起(子朝傅)有寵于景王王與賓起說之欲立之景王二十五年(昭二十二年)王崩子猛立遂攻賓起殺之盟群王子于單氏夏六月[illegible]王王子朝作亂單穆公旗逆王于莊[illegible]以歸王子還(子朝黨)夜取王以如莊宮單旗出王子還與召伯奐(子朝黨)奉王以逆單旗旗殺還及群王子子朝奔京伐之敗績單旗欲告急于晉秋七月以王如平時(周地)遂如圃車次于皇冬十月晉師納王于王城十一月子猛卒謚曰悼王敬王立敬王名匄悼王之母弟也敬王館于子旅氏(大夫)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閏月晉師

取前城王師伐京敬王元年(昭二十三年)王師晉師圍郊郊鄩潰王使告間(子朝敗故告間于晉)晉師還夏四月王居于狄泉(在王城之東)(左傳)謂之東王子朝入于王城謂之西王(杜預注)二年(昭二十四年)晉使士彌牟涖問故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六月子朝攻瑕及杏(瑕杏敬王邑)(邑)皆潰三年(昭二十五年)尹文公(子朝黨)[illegible]敬王[illegible]克四年(昭二十六年)單旗如晉告急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秋七月劉[illegible](上卿文公伯盈)以王出次于滑晉師納王冬十月王起師于滑十一月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逆王入于成周盟于襄宮晉師成周而還子朝奔楚(史記景王愛子朝欲立之會崩子丐之黨與爭立國人立長子猛為王子朝攻殺猛猛為悼王晉人攻子朝而立丐是為敬王元年晉人入敬王不得入居澤四年晉率諸侯入敬王于周子朝為臣十六年子朝之徒復)

作亂敬王奔于晉十七年晉遂入敬王○說與左氏異五年（昭二十七年）吳弒其君僚秋晉士
鞅會諸侯之大夫于扈令戍周七年（昭二十九年）王殺召伯盈尹氏
固及原伯魯之子（皆子朝黨）王子趙車叛陰不佞（大夫）敗之八年（昭三十年）
吳滅徐九年（昭三十一年）冬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十年（昭三十二年）
王使富辛石張（並周大夫）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
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皇啟處於今
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
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
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
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

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
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
十一年（定元年）晉合諸侯城成周歸諸侯之戍十二年（定二年）單氏
子于戍單劉公（蚠）十四年（定四年）春三月劉卷會諸侯于召陵侵
楚沈人不會晉蔡滅沈秋七月劉卷卒十五年（定五年）王人殺子
朝于楚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十六年（定六年）鄭滅許夏四月儋
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以作亂鄭伐我馮滑胥靡負黍狐人
闕外晉戍周城胥靡冬十二月王處于姑蕕（周地）十七年（定七年）儋
翩〃夏四月單武公（單旗子）劉桓公（劉卷子）敗尹氏于窮谷（尹氏復黨儋翩）
冬十一月單武公劉桓公逆王晉籍秦送王入于王城十八年
（定八年）單武公劉桓公伐穀城儀栗簡城盂以定王室二十二年
（定十二年）冬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二十三年（定十二年）薛弒其君比
二十四年（定十四年）楚滅頓秋王使石尚歸脤二十五年（定十五年）
楚滅胡秋八月屯戊朔日有食之二十八年（哀三年）殺萇弘（晉趙鞅討其室范氏）三十一年（哀六年）齊陳乞弒其君荼三十三年（哀八年）宋滅曹
三十八年（哀十三年）單平公（卿士）會諸侯于黃池三十九年（哀十四年）夏五
月庚申朔日有食之六月齊人弒其君壬（簡公）四十一年（哀十六年）衛
侯（莊公）入衛使鄢肸來告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
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
休悔其可追夏四月孔子卒四十二年（哀十七年）楚滅陳四十四年

（哀十九年）王崩子元王立（左世族譜敬王四十二年崩在哀十七年傳史記周本紀十二諸侯年表并以四十二年崩）
贊曰天厭周德東遷胥王懸懸修德懼猶失爲遞淫昏繼寵光
弟以叔惠蹈于頹之難而終之以叔帶景雖佞夫之戹而終之
以子朝遂致居櫟次滑守器靡終遂夫書曰殷鑒不遠身之不
鑒於有手然始禍造蠢首自子克匪惟黑肩是尤實致嘆于
桓王也

元王　貞王　哀王　思王　考王

元王名仁敬王之子也元王三年（哀二十二年）越滅吳八年（哀二十七年）
崩（杜預世族譜敬王四十二年崩元王十年春秋之傳終○按史記周本紀以元王八年崩杜氏益上彌敬王之終）

（一作以爲元王改元午年也）子貞王立貞王名介（史記貞作定帝王世紀作貞定國語亦作定韋昭注定宮作貞貞王名介崩子元王赤立按世本并注二說皆以定王爲敬王子元王爲定王子與史記異今從史記而以定爲貞）十六年三晉滅智伯分有其地二十八年貞王崩長子去疾立是爲哀王哀王立三月弟叔襲殺哀王而自立是爲思王思王立五月少弟嵬攻殺思王而自立是爲考王（帝王世紀作考哲王）此三王皆貞王之子考王十五年崩子威烈王立（史記）

威烈王　安王　烈王

威烈王名午二十三年九鼎震始命韓魏趙爲諸侯二十四年崩子安王立是歲盜殺楚聲王（史記）安王名驕三年王子定奔晉

虢山崩壅河五年日有食之（通鑑）韓嚴仲殺韓相俠累陽堅與焉道周（七國考王人文作周君按是時周尚未分不得謂安王爲周君也）留之十四日載以乘車駟馬而遣之韓使人讓周王患之客謂王正語之曰寡人知嚴氏之爲賊而陽堅與之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小國不足以容賊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國策）十一年齊田和遷其君貸（康公）於海上食一城十六年初命田和爲諸侯二十年日有食之既二十三年田氏滅齊二十六年王崩子烈王立烈王名喜元年日有食之韓滅鄭五年韓嚴遂弒其君（哀侯）六年齊威王來朝七年日有食之王崩（史記作十年王崩）子顯王立（通鑑）

顯王　慎靚王

顯王名扁顯王五年秦獻公敗三晉之師于石門王賜以黼黻之服（通鑑史記賀秦獻公獻公稱伯）九年致文武胙于秦孝公二十五年秦會諸侯于京師二十六年王致伯于秦孝公（通鑑秦會諸侯于逢澤以朝王）三十三年賀秦惠王三十五年致文武胙于秦惠王四十四年秦初稱王其後諸侯皆爲王四十八年王崩子慎靚王立慎靚王名定慎靚王三年宋初稱王六年崩子赧王立（史記）

赧王　西周桓公　威公　惠公　武公

（西周以後載記明如史記東西合紀國策分載而周有混淆今依國策原文其類提諸聲正之編年始因史記通鑑他事分見諸臣傳中）

赧王名延（帝王世紀赧王名誕）初考王封其弟于河南（帝王世紀考哲王封弟揭于河南）

是爲西周桓公以續周公之官職桓公卒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于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王赧時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史記）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死有五庶子毋適立司馬翦謂楚王曰何不封公子咎而爲之請太子左成謂司馬翦曰周君不聽是公之知困而交絶于周也不如謂周君曰孰欲立也微告翦翦今楚資之以地果立公子咎爲太子（國策）八年秦攻宜陽楚救之而楚以周爲秦故將伐周蘇代說楚王楚王乃止十四年日有食之既（通鑑）十五年楚圍雍氏韓徵甲與粟于周且與周高都十

七年齊薛公田文爲韓魏攻楚又與韓魏攻秦而藉兵乞食于周韓慶韓人仕者謂田文曰君爲韓魏攻楚取宛葉以北今又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地廣而益重齊必輕矣夫本末更盛虛實有時竊爲君危之君不如令敝邑陰合爲秦無藉兵乞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敝邑謂秦王曰薛公所以進兵者欲王令楚割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王懷王以爲和秦得無攻而以楚之東國免必欲之楚王出必德齊齊得東國而益强而薛世世無患田文曰善使三國無攻秦而不藉兵乞食于周三國攻秦反周恐魏之藉道也爲西周謂魏王襄王曰楚宋不利秦之聽三國也藉猶假也彼且攻王之聚以利秦魏王懼令軍設舍東二十二年秦攻魏犀武于伊闕進兵而攻周周君之魏求救魏許之戍成爲周最謂趙李兌曰君不如禁秦之攻周趙之上計莫如令秦魏復戰秦攻周而得衆必傷欲持周之得必不攻魏秦攻周而不得前有勝魏之勞後有攻周之敗又必不攻魏今君禁之而全趙令其止必不敢不聽是吾却秦而定周也秦去周必復攻魏魏不支必因君而講則君重矣若魏不講而疾支之是君存周而戰秦魏也重亦在趙而是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王赧使武公謂楚相昭陽曰三國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輸而南器以尊楚臣以爲不然夫弒共主臣世君大國不親以衆脅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致名實名實不得不可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所以爲號也昭陽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曰軍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圍夫一周爲二十晉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衆辱于晉之城下銳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無百韓以圖周此天下之所知也夫怨結于兩周以塞鄒魯之心交絕于齊聲失天下其事危矣危兩周以厚三川方城之外必爲韓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爲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雖無攻之名爲弒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用兵未嘗不以周爲終始是何也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弒君之亂臣恐天下以器讎楚也臣請譬

之夫虎肉臊其兵利身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也必萬之于虎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詘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將以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吞三翮六翼以爲世主非貪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則兵至矣于是楚計輟不行四十二年秦破華陽約秦昭王使胡陽擊魏得芒卯華陽破之馬犯曉界梁城周也記楚兵在山南山吳伍得楚將爲楚王屬怨于周或謂周君曰不如令太子將軍正迎伍得于境而君自郊迎令天下皆知君之重伍得也因泄之楚曰周君所以事伍得者器必名曰謀楚王必求之而伍得無効也王必罪之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顏率東獻歸而借救于齊齊大

發師故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顏率復說之而齊兵亦罷

載東周紀中故東周居鞏作爲之所在周策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固知當爲西周也 秦召周君

周君難往或爲周君謂魏王 史記 曰秦召周君將使攻魏之南陽

史記魏作韓 南陽射地也 王何不出兵于河南周君聞之將以爲辭于秦而不

往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越河而攻南陽矣 周九十九年秦取韓

陽城負黍西周恐倍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

令秦無得通陽城秦昭王怒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奔秦頓

首謝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歸其君于周周君

王赧卒 宋忠曰謚曰西周武公索隱武公與王赧同時故謂言之未詳 [illegible] 但昔日謚法無赧赧微危也 [illegible] 赧爲慚赧故號之曰赧 [illegible] 王世紀云赧王雖居天子之位 [illegible] 負債于民無以歸之乃上臺以避之名曰逃債臺 [illegible] 陽南宮臺是也 周民遂東亡

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君于𢠸狐 史記

東周

惠公

東周惠公者西周惠公之少子也別封于鞏是爲東周東周與

西周戰韓救西周爲東周謂韓王 王赧 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

多名器重寶按兵而勿出可以德東周西周之寶可盡矣東周

與西周爭西周欲和于楚韓齊明 人 [illegible] 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

之與楚韓寶令之爲己求地于東周也不如謂楚韓曰西周之

欲入寶持二端今東周之兵不急西周西周之寶不入楚韓楚

韓欲得寶 [illegible] 楚韓取寶以德之也西周弱

矣秦假道于周以伐韓周恐假之而惡于韓不假而惡于秦史

厭謂周君曰君何不令人謂韓公叔曰秦敢絕塞而伐韓者信

東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重使之楚秦必疑不信周是韓不伐

也又謂秦王 武王 曰韓强與周地將以疑周于秦秦必無辭令周

弗受是得地于韓而聽于秦也十五年楚攻雍氏周賦秦韓楚

王 悼王 怒周爲周謂楚王曰以王之强而怒周周恐必以國合于

所與秦之國是助王之敵也故不如速解周恐彼實賣罪而後

待解必厚事王矣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鄭朝 人 曰臣請以

三十金復取之周君予之鄭朝獻之趙太卜及王病太卜曰周

之祭地爲祟趙乃還之十八年三晉臨秦周令其相之秦以秦

之輕也留其行有人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

國之情公不如遂見秦王曰請爲王聽東方之處 [illegible] 秦

必重公是公以周以取秦也齊重故有周而已取齊 [illegible]

天下 [illegible] 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 史記 周聚以收齊 [illegible] 而又取其于齊 [illegible] 周聚 [illegible] 而和于齊周故 [illegible] 以周聚爲人名

楚臨蔣與東周惡或謂蔣曰爲公 [illegible]

除計蔣曰何也曰西周甚憎東周常欲東周與楚惡西周必令

賊賊公因宣言東周也以惡之于王也蔣曰善遂和東周右行

秦人 周 謂秦大洴造 [illegible] 曰欲決霸王之名不如備兩周

辯智之士謂周君曰君不如令辯智之士爲君爭于秦 備者 [illegible]

爭者爭秦 [illegible] 後七年秦莊襄王伐東西周東西周皆入于秦周之卑周也

周本紀

贊曰元王以還周擁虛器弁髦芻狗天下頹棄之至若盜臣竊玉與國請命虎皮蒙羊霸王攫攻是文武之德雖觸而餘緒如綫猶足繫屬一時予于其衰益見周德之盛也

秦本紀

始皇帝　二世皇帝　子嬰附

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莊襄王爲秦質子于趙見呂不韋姬悅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鄲及生名爲政姓趙氏年十三歲莊襄王死政代立爲秦王當是之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呂不韋爲相封十萬戶號曰文信侯招致賓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爲舍人蒙驁王齮麃公等爲將軍王年少初即位委國事大臣晉陽反元年將軍蒙驁擊定之二年麃公將卒攻卷斬首三萬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王齮死十月將軍蒙驁攻魏氏暘有詭歲大饑四年拔暘有詭三月軍罷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國十月蝗天下疫百姓內粟千石拜爵一級五年將軍驁攻魏定酸棗燕虛長平雍邱山陽城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東郡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秦出兵五國兵罷拔衛迫東郡其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七年彗星先出東方見北方五月見西方將軍驁死以攻龍孤慶都還兵攻汲彗星復見西方十六日夏太后死（莊襄王母）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將軍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死遷其民于臨洮將軍壁死卒屯留蒲鶮反戮其屍（謂成蟜反而死副將壁亦死其屯留蒲鶮二邑之反卒雖死而復戮其屍）河魚大上

輕車騎馬東就食嫪毐封爲長信侯予之山陽地令毐居之宮
室車馬衣服苑囿馳獵恣毐事無小大皆決于毐又以河西太
原郡更爲毐國九年彗星見或竟天攻魏垣蒲陽四月上宿雍
己酉王冠帶劍長信侯毐作亂而覺矯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
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攻蘄年宮爲亂王知之
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毐戰咸陽斬首數百皆拜爵及
宦者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毐等敗走即令國中有生得毐賜
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毐等衛尉竭內史肆佐弋竭中大夫
令齊等二十人皆梟首車裂以徇滅其宗及其舍人輕者爲鬼
薪及奪爵遷蜀四千餘家家房陵四月寒凍有死者楊端和攻

衍氏魏邑彗星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以南八十日十年相國呂
不韋坐嫪毐免桓齮爲將軍齊趙來置酒韓人鄭國來間秦鑿
涇水爲渠中作而覺大索逐客李斯上書說乃止逐客令李斯
因說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于是使斯下韓而李斯用事十一
年王翦桓齮楊端和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閼與橑陽皆并爲一
軍翦將十八日軍歸斗食以下什推二人從軍取鄴安陽桓齮
將十二年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十三年桓齮攻趙平陽殺
趙將扈輒斬首十萬王之河南正月彗星見東方十月桓齮攻
趙十四年攻趙軍于平陽取宜安破之殺其將軍桓齮定平陽
武城韓非使秦秦用李斯謀留非非死雲陽韓王請爲臣十五

年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地動攻番吾李牧擊
破秦軍南距韓魏十六年九月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騰初令
男子書年魏獻地于秦秦置麗邑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韓王
安盡納其地以其地爲郡命曰潁川地動華陽太后卒民大饑
十八年大興兵攻趙王翦將上地下井陘端和將河內羌瘣伐
趙端和圍邯鄲城十九年王翦羌瘣盡定取趙地東陽得趙王
引兵欲攻燕屯中山秦王之邯鄲諸嘗與王生趙時母家有仇
怨皆阬之秦王還從太原上郡歸始皇帝母太后崩趙公子嘉
率其宗數百人之代自立爲代王東與燕合兵軍上谷大饑二
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國恐使荊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

軻以徇而使王翦辛勝攻燕燕代發兵擊秦軍秦軍破燕易水
之西二十一年王賁攻薊乃益發卒詣王翦軍遂破燕太子丹
軍取薊得太子丹之首燕王東收遼東而王之王翦謝病老歸
新鄭反昌平君徙于郢大雨雪深二尺五寸二十二年王賁攻
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壞其王請降盡取其地二十三年秦
王復召王翦彊起之使將擊荊取陳以南至平輿虜荊王秦王
游至郢陳荊將項燕立昌平君爲荊王反秦于淮南二十四年
王翦蒙武攻荊破荊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二十五年大興
兵使王賁將攻燕遼東得燕王喜還攻代虜代王嘉王翦遂定
荊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五月天下大酺二十六年齊王建

與其相后勝發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
齊得齊王建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
請為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
人以為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
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為
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
兵吏誅遂破之荊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
誅得其王遂定其荊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荊軻為賊
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為亂兵吏誅虜其王
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

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
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
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
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
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
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王
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追尊莊
襄王為太上皇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
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已來除謚
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

皇推終始五德之傳（漢書齊人鄒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以為周得火德秦代
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
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
為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
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
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荊地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請立
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群臣群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
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
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
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

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鬭不休以有
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
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
黔首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
石置廷宮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暨
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戶北據河為塞並陰山至遼東
徙天下豪富于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
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
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三輔舊事云始皇表河以為秦東門表汧以為秦西門表中外殿觀百四十五後宮列女萬餘人氣上衝于天）二十七年

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焉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為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酈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其辭曰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世不久滅六暴強二十有六年上薦高號孝道顯明既獻泰成乃降專惠親巡遠方登于嶧山羣臣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爭理攻戰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無萬數陀及五帝莫能禁止廼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復起災害滅除黔首康定利澤長久羣臣誦略刻此樂石以著經紀史缺諸銘獨遺此篇其文猶遺者稍改于故刑之文後人作令補入紀

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于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封禪書即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秦功業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葅稭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絀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用禪梁父刻所立石其辭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祗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

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于是乃竝勃海以東過黃腄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復十二歲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得意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摶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

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

大夫楊樛從與議于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爲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爲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爲表經既已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封禪書宋毋忌正伯僑充尙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爲方僊道形解銷化依于鬼神之事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輙引去終莫能至不及始皇至海上方士言之始皇使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illegible]金樓子始皇聞鬼谷先生言因遣徐福入海求金菜玉蔬并一寸棋子[illegible]不歸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注周顯王時九鼎沒泗淵始皇時而鼎見于泗水始皇自以德合三代大喜使數千人沒水求之不得所謂鼎伏也亦曰系而行之未出[illegible]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上自南郡由武關歸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狼沙中爲盜所驚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登之罘刻石其辭曰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

南史　秦本紀附　八

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燀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爲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羣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其東觀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彊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甾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祗誦聖烈請刻之罘旋遂之琅邪道上黨入三十年無事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茅盈內紀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盈曾祖父濛于華山乘雲駕龍白日升天先是其邑謠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泰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謠歌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賜黔首里六石米二羊始皇爲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見窘武士擊殺盜關中大索二十日米石千六百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其辭曰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爲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泰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

南史　秦本紀附　九

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並來田莫不安所羣臣
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
藥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
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
擊胡略取河南地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
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
以東屬之陰山以為三十四縣城河上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
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徙謫實之初縣禁不得祠
明星出西方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續神
記秦將築城于武周塞內以備胡城將成而崩者數焉有馬馳
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馬跡以築城城乃不崩遂名馬邑

水經注秦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曰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脯
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拄淮南子秦皇挾錄圖見其傳曰亡秦
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子將築脩城西屬流沙北
擊遼水東結朝鮮中國內郡輓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
翡翠珠璣乃使尉屠雎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一
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
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
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
獸處莫肯為秦虜相置桀駿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
破之殺尉屠雎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始皇置酒
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
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
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
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
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

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
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
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
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
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
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
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
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
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
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

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
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
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
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知見不舉者與
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
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
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於是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
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
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
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illegible]阿房宮以磁石[illegible]人十二于宮前周

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麗山發北山石椁乃寫蜀荊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于是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為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關中記始皇作宮撤宮室則天下來[illegible]不以之設阿房閣備道庫館雕琢刻畫之好博士費請為之者材費甚多發咸陽宮因北陵營殿端門四達以則紫宮居引渭水灌都以象天漢橫橋南度以法牽牛橋廣六尺南北二百八十步六十八間八百五十柱二百一十二梁[illegible]南北堤激立石柱咸陽北至九嵕甘泉南至鄠杜東至河西至汧渭之交東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離宮別館相望聯屬木衣[illegible]被朱紫宮人不移樂不改懸窮年忘歸猶不能遍[illegible]足起雲

[illegible]珍木樓巧工騰虛緣木揮斤空中升時起工午時已畢秦人謂之子午臺亦言子午之地各起一臺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為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于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淡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于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

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聽事羣臣受決事悉于咸陽宮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為自古莫及己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于上上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于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于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仙藥于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

練以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訞言以亂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始皇長子扶蘇諫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于上郡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為仙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謌弦之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

遺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
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
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
所沈璧也于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拜
爵一級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
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
于九疑山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水波
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
刻頌秦德其文曰皇帝休烈平一宇內德惠脩長三十有七年
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羣臣誦功

本原事迹追首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
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慠猛率衆自彊暴虐恣行
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閒使以事合從行為辟方內飾詐謀
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
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
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
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為寄豭
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
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脩潔
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

請刻此石光垂休銘（茅盈內紀始皇身會稽還于句曲良常山北埋白璧一雙深七尺李斯刻篆璧文云始皇聖德平章山河巡狩蒼川勒名素璧）還過吳從江乘渡並海上北至琅邪方士
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
然常爲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
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
魚蛟龍爲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
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
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
津而病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爲璽書賜
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行符

璽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邱平臺（論衡孔子遺讖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邱而亡後始皇至魯觀孔子宅至沙邱而崩○評聖味善始皇亦未嘗之書）
丞相斯爲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之不發
喪棺載轀涼車中故幸宦者驂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
者輒從轀涼車中可其奏事獨子胡亥趙高及所幸宦者五六
人知上死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
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
而更詐爲丞相斯受始皇遺詔沙邱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
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其賜死（詳李斯傳）行遂從井陘抵九原會
暑上轀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行從直道

子咸陽發喪太子胡亥襲位為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酈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酈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槨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為燭度不滅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者甚眾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臧皆知之臧重即泄大事畢已臧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臧者無復出者樹艸木以象山史記秦以伐山陵周迴正義驪陵林界不陪陪障使東西流大石于渭北諸民路之作甘泉之次曰呈石村泉口渭水不能流千人唱萬人謳金陵餘石大如謳中記始皇陵在驪山泉本北流障使東西流有土無石取大石于渭北諸山水經注始皇厚葬建冢于麗山之北一名藍田其陰多金

尚史　秦本紀附　十六

其陽多玉蔡質漢儀李斯治驪山陵上書云臣所將隸徒七十二萬人治驪山者已深已極鑿之不入燒之不然叩之空空如下天狀帝報之曰鑿之不入燒之不然其旁行三百丈乃止皇陵墳高五十餘丈周迴五里餘

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趙高為郎中令任用事二世下詔增始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羣臣議尊始皇廟羣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今始皇為極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雍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已下軼毀所置凡七廟羣臣以禮進祠以尊始皇廟為帝者祖廟皇帝復自稱朕新書胡亥之為公子詔置酒饗羣臣召諸子賜食先罷胡亥下陛視羣臣陳履狀善者因行踐敗而去諸侯聞之莫不太息及二世即位皆知天下必棄之二世與趙高謀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縣以示彊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即見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遂至遼東而還於是二世乃遵用趙高申法令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彊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為之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

尚史　秦本紀附　十七

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陛下遂從時毋疑即羣臣不及謀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少近官三郎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于杜公子將閭昆弟三人自殺宗室振恐羣臣諫者以為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四月二世還至咸陽曰先帝為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宮為室堂未就會上崩罷其作者復土酈山酈山事大畢今釋阿房宮弗就則是章先帝舉事過也復作

阿房宮外撫四夷如始皇計盡徵其材士五萬人為屯衛咸陽
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芻稾皆
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用法益刻深七月戍
卒陳勝等反故荊地為張楚勝自立為楚王居陳遣諸將徇地
山東郡縣少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相立為
侯王合從西鄉名為伐秦不可勝數也謁者使東方來以反者
聞二世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曰群盜郡守尉方逐捕
今盡得不足憂上悅武臣自立為趙王魏咎為魏王田儋為齊
王沛公起沛項梁舉兵會稽郡二年冬陳涉所遣周章等將西
至戲兵數十萬二世大驚與群臣謀曰奈何少府章邯曰盜已

至眾彊今發近縣不及矣酈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
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將擊破周章軍而走遂殺章曹陽二世益
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盜殺陳勝城父破項梁定陶滅
魏咎臨濟楚地盜名將以死章邯乃北渡河擊趙王歇等於鉅
鹿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群臣不敢為非進邪說
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即位奈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即有誤示群
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於是二世常居禁中與高決諸事
其後公卿希得朝見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毋已右
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群盜並起秦發兵
誅擊所殺亡甚眾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

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吾聞之韓子曰
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飯土塯啜土形雖監門之養不觳於
此禹鑿龍門通大夏決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築臿脛毋毛臣
虜之勞不烈於此矣凡所為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
法下不敢為非以制御海內矣夫虞夏之主貴為天子親處窮
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於法朕尊萬乘毋其實吾欲造千乘之
駕萬乘之屬充我號名且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
四夷以安邊境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
即位二年之間群盜並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為是上
毋以報先帝次不為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責

他罪去疾劫曰將相不辱自殺斯卒囚就五刑三年章邯等將
其卒圍鉅鹿楚上將軍項羽將楚卒往救鉅鹿冬趙高為丞相
竟案李斯殺之夏章邯等戰數卻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
欣請事趙高弗見又弗信欣恐亡去高使人捕追不及欣見邯
曰趙高用事於中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項羽急擊秦軍虜
王離邯等遂以兵降諸侯八月己亥趙高欲為亂恐群臣不聽
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
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
諸言鹿者以法後群臣皆畏高高前數言關東盜毋能為也及
項羽虜秦將王離等鉅鹿下而前章邯等軍數卻上書請益助

益趙齊楚韓魏皆立為王自關以東大氐盡畔秦吏應諸
侯咸率其眾西鄉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於高高恐
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
之心不樂怪問占夢卜曰涇水為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欲祠
涇沈四白馬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婿咸陽令
閻樂其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宗吾欲易
置上更立公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使郎中令為內應
詐為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追劫樂母置高舍遣樂將吏卒千
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
廬設卒甚謹安得賊敢入宮樂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

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
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鬥旁有宦者一人侍
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蚤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
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即二世數曰
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丞
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又曰願
為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為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
於丞相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
自殺閻樂歸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
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

乃以空名為帝不可宜為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為
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王璽
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羣臣
誅之乃詳以義立我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
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
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
王柰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咸陽子嬰
為秦王四十六日楚將沛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使人約
降子嬰子嬰即係頸以組白馬素車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沛
公遂入咸陽封宮室府庫還軍霸上居月餘諸侯兵至項籍為

從長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宮室虜其子女
收其珍寶貨財諸侯共分之秦竟滅矣
贊曰秦德金虎負踞西鄉其帝天下也[illegible]
非四時之正矣而學者繫之大統上承有周不亦[illegible]
天下建二世裁十有七年其毀井田廢封建墮典藏籍私[illegible]
物決三代之防使不可卒復者秦罪至深世乃以法制[illegible]
[illegible]安

襄平李鍇鐵君前纂

魯世家 始武王十三年終秦莊襄王元年凡八百七十四年傳三十四世

伯禽 考公 煬公 幽公 魏公 厲公 獻公

真公 武公 懿公 伯御附 孝公 惠公

伯禽父者周公元子伯禽也。尚書大傳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三子往觀之見橋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

武王終成王少周公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荀子伯禽將歸于魯周公謂伯禽之傅曰汝將行盍志而子美德乎對曰其為人寬好自用以慎此三者其美德也已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為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道彼其寬也出無辨矣汝又美之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窶小也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知如士不與士爭知彼爭者均者之氣也汝又美之彼其慎也是其所以淺也聞之曰無越踰不見士見士問曰無乃不察乎不聞即物少至少至則淺彼淺者賤人之道也汝又美之吾語汝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吾僅得三士焉所以得三士者亡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故上士吾薄為之貌下士吾厚為之貌人以我為越踰好士故士至汝其以魯國驕人幾矣說苑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伯禽于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吾聞之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眾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知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

[illegible]社宮成則[illegible]君子有終吉[illegible]矣又曰[illegible]處尊[illegible]德之謙[illegible]無以[illegible]從民親[illegible]受命[illegible]

伯禽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于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及後聞伯禽報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呂氏春秋太公封于齊周公封于魯相謂曰何以治國太公曰尊賢上功周公曰親親上恩太公曰魯自此削矣周公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說苑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先內後外先仁後義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澤及十世

伯禽卽位之後淮夷徐戎並興於是伯禽率師伐之于費作費誓書序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illegible]地名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illegible]牿之傷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

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徐廣曰楨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尚書）遂平徐戎定魯伯禽五十二年薨（帝王世紀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在位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卒○按成王元年至康王十六年計五十二年則四十六年誤）子考公酋即位（系本作就或作遒）考公四年薨弟熙即位（作熙一）是謂煬公煬公築茅闕門（史記微魯世本）煬公六十年薨（漢書六年史記煬公六年薨鄭繹因之義子康王二十六年微公以下畧而不書○按伯禽始封至真公十四年厲王奔彘本紀世家遺闕之書系載周厲六十四年益煬公六十年而為六十年誤今從漢書）子幽公宰即位（世本名圉）幽公十四年弟潰殺幽公而自立是為魏公（系本作弗音沸經典作微）魏公五十年薨子厲公擢即位（系本作翟）厲公三十七年薨魯人立其弟具是為獻公獻

公三十六年薨（史記作三十二年漢書作五十年世紀作三十六年今從世紀）子真公濞即位（真奇慎系本作慎公摯漢書作慎公○按史真公十四年厲王奔彘則真公元年當在厲王二十四年獻公之薨在厲王十七年則真公元年上距獻公事時尚缺六年不載疑補姑闕之）真公十四年王無道出奔彘共和行政二十八年厲王崩宣王立三十年真公薨弟敖即位是為武公武公十年春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西朝王王愛戲欲立戲為魯太子樊仲山甫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今天子建諸侯立其少是教民逆也若魯從之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若弗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誅之亦失不誅亦失王其圖之王弗聽卒立

戲為魯太子夏歸而武公薨（按國語武公即位十二年魯武公來朝當在武公十年世家曰武公九年來朝夏歸而卒誤）戲即位是為懿公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弒懿公而立伯御為君伯御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而問魯公子能道順諸侯者以為魯後仲山甫曰魯懿公弟稱肅恭明神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于固實不干所問不犯所知王曰然能訓治其民矣乃立稱于夷宮（夷宮者宣王祖父夷王之廟古者爵命必於祖廟）是為孝公自是諸侯多畔王命孝公十四年宣王崩子幽王立二十五年諸侯畔周犬戎殺幽王（按年表幽王十一年為犬戎所殺當孝公之三十六年者以伯御在位之十一年通為孝公之年也孝公實在位二十七年）諸侯立幽王子宜臼是為平王二十七年孝公薨子弗湟即

位（系本作弗皇）是為惠公惠公四十六年薨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為隱公（史漢書惠公四十六年子隱公息記立伯禽至春秋三百八十六年）

隱公（春秋以下）

隱公息（世本名息姑）惠公長庶子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歸于我生桓公惠公薨隱公立而奉之（史記曰惠公適夫人無子公賤妾聲子生子息息長為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為夫人以允為太子及惠公卒為允少故魯人共令息攝政不言即位○按經傳不言惠公奪息婦事史文亦分明大史公何據而為此說誅周亦不信）

隱公元年春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秋七月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左傳天子使宰咺歸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又曰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公羊仲子桓之母穀梁仲子惠公之母孝公之妾○詳魯傳）九月

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月改葬惠公公弗臨（惠公之薨有宋師葬故有闕是以改葬衛大子故隱公讓而不敢為喪主）衛侯來會葬不見公新作南門十二月周祭伯來公子益師卒二年春公會戎于潛司空無駭帥師入極（極附庸小國）秋八月公及戎盟于唐冬十有二月夫人子氏薨（公羊以為隱公母穀梁以為隱公妻）三年春三月壬子平王崩桓王立夏四月尹氏卒（左傳作君氏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illegible]以為隱公母[illegible]天子之大夫[illegible]春秋惟卒王子虎劉卷尹氏何所承而獨卒之[illegible]隱公之見執于鄭也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于其主鍾巫[illegible]與尹氏歸而立其主然則尹氏者或即鄭大夫既歸魯當視魯大夫且德之故卒之未可知也）周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故）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秋公子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宋公來乞師公辭翬固請而行）五年春公矢魚于棠公子彄諫（臧僖伯）不聽秋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諸侯無二嫡隱公成父之志為仲子別立宮）鄭伐宋宋使來告命公將救之問于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冬十二月公子彄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恨諫觀魚不聽）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六年春鄭人來渝平（和而不盟）（[illegible]公為公子時戰于狐壤為鄭所執逃歸怨鄭伐宋公怒宋使者不救宋鄭因此而來渝平）夏五月公會齊侯盟于艾冬京師來告饑公為之請糴于宋衛齊鄭七年夏城中邱齊侯使其弟年來聘秋公伐邾冬天王使凡伯（卿士）來聘八年春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祊鄭祀泰山之邑[illegible]許田成王賜周公朝宿之邑[illegible]）秋九月公及莒人盟于浮來（[illegible]）冬十有二月無駭卒九年春天子使南季來聘三月[illegible]城郎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十年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夏公子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曰我周之卜正也不可以後之公使公子翬請于薛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夏公會鄭伯于時來（謀伐許）秋七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公子翬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內諱獲故曰止）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于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冬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寪氏翬使賊弒公于寪氏而立桓公（左傳）公在位十一年謚曰隱

桓公

桓公名軌（史記作允）惠公大子元年春正月公即位三月公會鄭伯

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公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夏四月公及鄭伯
盟于越結祊成也二年春滕子來朝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
以成宋亂宋督弒其君與夷宋以郜大鼎賂公夏四月取郜大鼎納于
大廟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九月入杞討不敬也公及戎盟于唐脩舊好也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成昏于齊夏六月公會杞侯于
郕秋公子翬如齊逆女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夫人
姜氏至自齊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致夫人也四年春正月公狩于
郎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城
祝丘書不時也六年春正月州公實來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
北戎伐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

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我懼秋八月大閱九月子同生冬
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七年春二月焚咸邱火田也公羊穀梁並曰邾邑以火攻也
夏穀伯綏鄧侯吾離來朝八年天王使家父來聘冬十月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王使魯主昏故來受命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
姑來朝賓之以上卿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鄭人怒我
請師于齊齊以衛助之冬十二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十一年春大夫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公會宋公于夫鍾冬又
會于闞十二年夏六月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公欲平宋鄭
秋七月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
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十二月及鄭師伐

宋戰于宋十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
人戰齊宋衛燕敗績鄭人來請脩好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
于曹夏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十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
車三月桓王崩子莊王立夏五月公會齊侯于艾謀定許也許叔入于許謀定之邾
人牟人葛人來朝鄭伯突出奔蔡入于櫟冬公會宋公衛侯陳
侯于袲伐鄭將納厲公弗克而還十六年公會宋公蔡侯衛侯
于曹謀伐鄭也夏公伐鄭冬城向十七年春正月公會齊侯紀侯盟
于黃二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尋蔑之盟也夏及齊師戰于奚
疆事也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
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十八年春正月公將

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諫不聽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
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
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
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于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冬十二月葬桓公左傳公在位十八年謚曰桓

莊公

莊公桓公大子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公生以大子之禮舉之接
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禮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卜士之妻爲乳
公與文姜宗婦命之世子生三月君夫人沐浴于外寢立于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命之
公問名于申繻對曰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

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桓公薨于齊公即位元年春三月魯人責文姜文姜孫于齊尋復歸魯經傳不書夏單伯天子卿送王姬將嫁女于齊命魯為主秋築王姬之館于外桓公之薨魯不能讎齊又衰弱未聞故異其禮冬十月王使榮叔周大夫來錫桓公命二年夏公子慶父帥師伐于餘邱國名冬十二月文姜會齊侯于禚三年春正月溺大夫會齊師伐衛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齊欲滅紀故四年春正月文姜享齊侯于祝邱冬公及齊人狩于禚五年夏文姜如齊師秋郳犂來來朝冬公會齊宋陳蔡伐衛納惠公六年冬齊人來歸衛寳文姜請之也七年春文姜會齊侯于防冬又會于穀八年春正月將伐郕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甲午治兵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秋師還齊無知弒襄公公子糾來奔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秋八月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乃殺子糾于生竇十年春正月齊師伐我戰于長勺齊師敗績二月公侵宋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犯宋師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邱齊師乃還十一年夏五月宋侵我公禦之敗諸鄑秋宋大水公使弔之冬齊侯來逆共姬王姬也十二年莊王崩經傳不書子僖王立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十五年夏文姜如齊十六年冬十二月會諸侯齊宋陳衛鄭許滑滕同盟于幽十七年僖王崩經傳不書孫惠王立十八年夏戎侵我公追戎于濟西十九年秋公子結大夫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文姜如莒周王子頹伐王不克出奔溫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二十年春王處于鄭二月文姜如莒二十一年春鄭伯虢叔同伐王城殺王子頹納王秋七月文姜薨二十二年春正月肆大眚葬我小君文姜秋七月及齊高傒盟于防冬公如齊納幣結昏于齊[illegible]二十三年春周祭叔來聘夏公如齊觀社曹劌諫不聽荊人來聘公及齊侯遇于穀秋丹桓宮楹冬十二月公會齊侯盟于扈二十四年春三月刻桓宮桷夏公如齊逆女秋八月夫人

姜氏入哀姜也大夫宗婦覿用幣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冬公子友如陳二十六年春公伐戎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公女于洮夏六月公會諸侯齊宋陳鄭同盟于幽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冬杞伯姬來莒慶莒大夫來逆叔姬公女杞伯來朝公會齊侯于城濮二十八年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冬築郿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二十九年春新延廄不書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日中春秋分也冬十二月城諸及防三十年夏次于成將卑師少故曰次齊將降鄣故設備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六月齊侯來獻戎捷秋築臺于秦三十一年春城小穀為管仲也公感其德故城其私邑秋八月公薨于路寢初公疾問後

于叔牙對曰慶父材問于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子莊公）公曰鄉
者牙曰慶父材季友乃酖殺叔牙立子般冬十月慶父賊子般
季友奔陳慶父懼出適齊國人立庶子啟方是為閔公（左傳）公在
位三十二年謚曰莊

閔公

閔公名啟方（史記作開）莊公庶子子般遇弒公即位年八歲（杜預注）元
年夏六月葬莊公子般之弒也季友奔陳秋八月公及齊侯盟
于落姑請復季友齊侯許之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友來
歸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故公子般弒閔公立以齊仲孫為公子慶父非是）二年夏五月吉禘
于莊公（三年喪畢致新主于廟遂主是禘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闋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不於大）

廟秋八月公薨初公傅奪卜齮（大夫）田公不禁慶父使卜齮賊公
于武闈季友以公庶兄申適邾慶父奔莒乃入立之季友求慶
父于莒慶父縊而死慶父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公之死也哀
姜與知之九月哀姜孫于邾冬齊高傒來盟（公羊傳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公在位二年謚曰閔

僖公

僖公名申莊公之子閔公庶兄也母曰成風公子友之將生也
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閒于兩
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成風聞公子友之繇乃事之而
屬公焉故友立之元年秋八月公會諸侯（齊宋鄭曹邾）于檉九月公

敗邾師于偃虛邱之戍將歸者也（虛邱邾地邾人既送哀姜還齊人殺哀姜邾人因戍虛邱欲以侵魯至是歸公要而敗之）冬莒人來求賂（求還慶父之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
之弟挐哀姜之孫于邾也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公請
而葬之冬十二月哀姜之喪至自齊二年夏五月葬我小君哀
姜三年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秋會于陽穀謀伐楚）冬公子友如齊涖
盟四年春正月公會諸侯（齊宋陳衛鄭許曹）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冬公孫茲會諸侯之師（齊宋衛鄭許曹）侵
陳陳成五年春杞伯姬來朝其子夏公孫茲如牟娶焉公及諸
侯（齊宋陳衛鄭許曹）會王世子於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
歸不盟（齊惠王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帥諸侯會太子以定其位）六年夏公會諸侯（齊宋

陳衛曹）伐鄭圍新城七年夏小邾子來朝秋七月公會諸侯（齊宋陳鄭）
盟于甯母（謀鄭故）公子友如齊聘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
難懼不立不發喪八年春正月公會王人諸侯（齊宋衛許曹陳）盟于洮
（鄭伯乞盟請服）襄王定位而後發喪九年夏公會宰周公諸侯
（齊宋衛許曹）于葵邱秋九月諸侯盟于葵邱十年春正月公如齊十
一年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十三年夏公會諸侯（齊宋陳衛鄭許曹）
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冬公子友如齊十四年夏六
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季姬魯女鄫夫人也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 [illegible]）十五年春正月公如齊楚人伐齊
三月公會諸侯（齊宋陳衛鄭許曹）盟于牡邱（謀救徐）遂次于匡公孫敖帥

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十六年春二月公子友卒秋七月公孫茲卒冬十二月公會諸侯齊宋陳衛鄭許邢曹于淮謀鄫且東略也鄫為淮夷所病故十七年夏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止公公羊穀梁並作齊滅項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謀歸公九月公至自會十八年春正月宋曹衛邾伐齊夏師救齊十九年冬會陳蔡楚鄭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楚始與夏盟二十年春新作南門夏郜子來朝姬姓國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孫辰諫從之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須句大皡之後成風信之母須句之女故納之冬公伐邾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秋八月及邾人戰于升陘我師敗績二十四年夏王子帶以狄師攻王王出居于鄭冬王使來

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臧孫辰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二十五年夏四月王入于王城殺王子帶冬十二月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衛人平莒于我也二十六年春正月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尋洮之盟齊人伐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公使展喜犒師齊師乃還公子遂臧孫辰如楚乞師辰見得臣楚大夫道之伐齊宋冬楚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寘桓公子雍于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公卑杞杞不共也秋公子遂帥師入杞冬十二月公會諸侯楚陳蔡鄭許盟于宋二十八年春晉伐衛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于晉

殺買謂楚人曰不卒戍也夏五月公會諸侯晉齊宋蔡鄭衛莒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踐土王在秋公子遂如齊冬公會諸侯晉齊宋蔡鄭陳莒邾秦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公朝于王所諸侯遂圍許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夏公會王子虎諸侯之大夫晉宋齊陳蔡秦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冬介葛盧來三十年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公子遂如晉三十三年春齊使國歸父來聘夏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冬十月公如齊十二月公薨于小寢左作臺在位三十三年益曰僖

文公

文公名興僖公之子也元年春正月公即位二月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四月葬僖公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京師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冬十月公孫敖如齊二年春二月作僖公主三月晉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及晉處父盟六月公孫敖會諸侯宋陳鄭晉士縠盟于垂隴秋八月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大事禘也躋升也僖公閔公之兄也冬公子遂如齊納幣三年春正月叔孫得臣會晉宋陳衛鄭伐沈沈潰夏五月王子虎卒冬公如晉及晉侯盟四年夏逆婦姜于齊秋衛使甯俞來聘冬十一月夫人成風薨五年春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三月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夏公孫敖如晉六年夏季孫行父

如陳聘于陳且娶焉秋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七年春公伐邾三月取須句寘邾文公子文公子叛在魯故公使為守須句大夫遂城郚夏狄侵我西鄙秋八月公侯齊宋衛陳鄭許曹晉大夫盟于扈晉靈公少故公後至冬公孫敖如莒莅盟徐伐莒莒人來請盟八年秋八月襄王崩子頃王立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奔莒宋殺其大夫司馬司城蕩意諸來奔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卿皆大夫公以其班故以本官逆之九年春周毛伯衛來求金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楚伐鄭公子遂會晉宋衛許救鄭冬楚使越椒來聘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十年春三月臧孫辰卒秋七月及蘇

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十一年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于楚者秋曹伯來朝公子遂聘于宋狄侵齊遂伐我冬十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十二年春正月郕伯來奔郕伯卒郕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公以諸侯禮逆之杞伯來朝秋滕伯來朝秦使西乞術來聘將伐晉故冬十二月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十三年秋七月大室屋壞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十四年春頃王崩子匡王立邾伐我叔仲彭生帥師伐邾夏六月公會諸侯宋衛陳鄭許曹晉趙盾同盟于新城從楚者服且謀邾故秋九月公孫敖卒于齊宋子哀來奔冬齊人執子叔姬叔姬魯女齊侯舍之母公子商人弒舍公子遂告以王寵求子叔姬冬單伯如齊請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十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夏曹伯來朝六月周單伯至自齊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冬十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討其朝魯十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陽穀請盟齊侯曰請俟君間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六月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秋八月夫人姜氏薨文公母毀泉臺有蛇自泉宮出如先君之數八月姜氏薨毀泉臺十七年夏四月齊侯伐我北鄙六月公及齊侯盟于穀冬十月公子遂如齊謝穀之盟十八年春二月公薨于臺下夏六月葬我君文公在位十八年謚曰文

宣公

宣公名倭一名接又作委文公取于齊曰出姜出姜生大子惡及

弟視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公子遂宣公長而屬諸遂遂欲立之叔仲彭生不可文公十八年薨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遂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欲親魯許之冬十月遂殺惡及視而立宣公召叔仲彭生而殺之出姜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元年春正月公即位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夏季孫行父如齊納賂以請會公會齊侯于平州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故會齊侯以定公位夏六月齊人取濟西田賂齊之秋邾子來朝二年匡王崩弟定王立四年春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秋公如齊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叔孫得臣卒冬齊高固及

子叔姬來反馬也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夏公會齊侯伐萊冬公會諸侯晉宋衛鄭曹 于黑壤晉侯成公之立也公不朝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黑壤公不與盟以賂免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卒于垂夫人敬嬴薨宣公母 冬十月葬我小君敬嬴城平陽九年春正月公如齊王使來徵聘夏仲孫蔑如京師秋取根牟東夷國 十年春公如齊齊人歸我濟西田以我服故 夏齊惠公卒公如齊六月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伐邾故 齊侯使國佐來聘十一年夏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十四年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

穀楚圍宋仲孫蔑言于公曰小國之免于大國也聘而獻物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説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秋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初稅畝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 十七年夏六月公會諸侯晉衛曹邾 同盟于斷道冬公弟叔肸卒十八年春公伐杞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秋公孫歸父如晉謀以晉人去三桓以張公室冬十月公薨于路寢歸父奔齊傳左公在位十八年謚曰宣

成公

成公名黑肱宣公子元年春正月公即位二月葬宣公三月作丘甲 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今使丘出甸賦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晉地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來告敗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取龍遂伐巢丘夏六月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衛曹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秋七月及齊國佐盟于袁婁公會晉師于上鄍賜三帥郤克士燮欒書也 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侯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八月取汶陽田齊使歸我 初宣公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故楚救齊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許往辭曰楚固將退矣楚侵及陽橋仲孫蔑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成公子 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冬十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諸

侯之大夫楚秦宋陳衛鄭齊曹邾薛鄫 盟于蜀楚師及宋公衛逃歸三年春正月公會諸侯晉宋衛曹 伐鄭二月新宮災宣公廟 三日哭夏公如晉取汶陽之田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汶陽田之邑棘不服故 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illegible]年盟[illegible]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未共公立通嗣君也 三月杞伯來朝夏四月臧孫許卒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孫行父諫乃止冬城鄆五年春正月杞叔姬來歸仲孫蔑如宋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冬十一月定王崩子簡王立十二月公會諸侯晉齊宋衛曹邾杞 同盟于蟲牢鄭服也 六年春二月辛巳立武宮以鞌之功 取鄟 附庸 夏六月邾子來朝公孫嬰

齊如晉以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晉命也)冬季孫行父如晉(賀遷新田)七年夏五月曹伯來朝秋楚伐鄭公會諸侯(晉齊宋衛曹莒邾杞)救鄭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盟且莒服故)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聘共姬)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秋七月天王使召伯來賜公命(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與之公瑞)冬十月杞叔姬卒晉侯使士燮來聘(言伐郯也)叔孫僑如會晉齊邾伐郯衛人來媵(媵共姬)九年春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公會諸侯(晉齊宋衛鄭曹莒杞)同盟于蒲(以齊汶陽之田諸侯貳故)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冬十一月城中城十年夏五月公會諸侯(晉齊宋衛曹)伐鄭(晉執鄭伯鄭立大子髡頑故伐鄭以歸其君)晉景公卒

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十一月春三月晉侯使郤犨來聘及郤犨盟(晉人以公貳于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故來聘且涖盟)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十二年夏公會諸侯(晉衛)于瑣澤(宋合晉楚之成故)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伐秦也)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諸侯(晉齊宋衛鄭曹邾滕)伐秦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十五年春三月仲嬰齊卒公會諸侯(晉宋衛鄭曹齊邾)同盟于戚(討曹成公)冬十一月叔孫僑如會諸侯之大夫(晉齊宋衛鄭邾)會吳于鍾離(始通吳)十六年夏晉伐鄭使欒黶來乞師鄭聞之使告于楚楚救鄭六月戰于鄢陵楚鄭敗績戰之日公出于壞隤會叔孫僑如通于穆姜(成公母)欲去季孫行父仲孫

蔑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使逐行父蔑公待于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僑如賂晉郤犨訴公于晉秋公會諸侯(晉齊衛宋邾)于沙隨(謀伐鄭也)晉侯不見公七月公會周尹子及諸侯(晉齊邾)伐鄭將行穆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諸侯遷于晉師至諸侯遷于制田又遷于潁上鄭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叔孫僑如又譖季孟于郤犨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公孫嬰齊請行父于晉晉許魯平赦行父冬十月叔孫僑如出奔齊十二月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偃公庶弟與謀故曹)(殺大夫皆言刺義取周禮三刺之法)十七年夏公會周尹子單子及諸侯(晉齊宋衛曹邾)

伐鄭六月同盟于柯陵(尋戚)楚救鄭諸侯還九月晉侯使荀罃來乞師(將伐鄭)冬公會周單子及諸侯(前諸侯)伐鄭十月圍鄭楚救鄭諸侯還十八年春公如晉(朝嗣君晉悼公)晉侯使士匄來聘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築鹿囿公薨于路寢冬十二月葬成公(在左)

在位十八年諡曰成

襄公

襄公名午成公子成公十八年薨公即位年四歲是年夏楚鄭侵宋納宋魚石入于彭城冬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十二月仲孫蔑會諸侯(晉宋衛邾薛)同盟于虛朾(謀救宋)襄公元年春仲孫蔑會諸侯之大夫(晉宋衛曹莒邾滕薛)圍宋彭城夏晉伐鄭仲孫蔑會齊曹邾莒次于

鄫以待晉師晉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秋九月簡王崩子靈王立邾子來朝冬衛公孫剽晉荀罃來聘二年夏五月齊姜薨襄公適母 秋七月仲孫蔑會諸侯之大夫晉宋衛曹邾 于戚鄭叛晉故 己丑葬齊姜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叔孫豹如宋冬仲孫蔑會諸侯之大夫晉齊宋衛曹邾滕薛小邾 于戚遂城虎牢鄭人乃成三年春公如晉夏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六月公會周單子及諸侯晉宋衛鄭莒邾齊 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四年夏叔孫豹如晉報荀罃聘 秋七月定姒薨襄公母 八月葬定姒冬公如晉請屬鄫許之邾人莒人伐鄫臧孫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五年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以成屬鄫也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秋九月公會諸侯晉宋陳衛鄭曹莒邾滕薛齊吳鄫 于戚會吳[illegible] 冬戍陳十一月楚伐陳公會諸侯晉宋衛鄭曹莒邾滕 救陳季孫行父卒六年秋滕子來朝冬叔孫豹如邾聘莒滅鄫晉人來討季孫宿如晉見且聽命七年春郯子來朝夏四月小邾子來朝季氏城費季氏邑 秋季孫宿如衛報公孫剽之聘 冬十月衛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圍陳十二月公會諸侯晉宋陳衛曹莒邾 于鄬以救陳八年夏五月季孫宿會諸侯及諸侯之大夫晉侯鄭伯齊宋衛邾 于邢丘莒人伐我東鄙侵鄫田也 冬晉侯使士匄來聘告將伐鄭九年夏季孫宿如晉報聘也 五月穆姜薨于東宮成公母穆姜僑如故徙居東宮事在成十六年 秋八月葬穆姜冬十月公會諸侯晉宋

衛曹莒邾滕薛杞小邾齊 伐鄭十二月同盟于戲公送晉侯晉侯宴公于河上問公年季孫宿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歲星十二歲而一周天 國君十五歲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大夫盍為冠具宿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鍾磬焉禮也十年春公會諸侯晉宋衛曹莒邾滕薛杞小邾齊 會吳于柤夏五月遂滅偪陽妘姓國 秋七月楚鄭侵我西鄙還圍蕭宋邑 莒人伐我東鄙公會諸侯前諸侯 伐鄭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會楚救鄭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陽陵侵鄭北鄙而歸十一年春正月季孫

宿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夏四月公會諸侯前諸侯 伐鄭鄭成秋七月同盟于亳城北楚鄭伐宋九月公會諸侯前諸侯 復伐鄭鄭成冬十二月會于蕭魚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救台遂入鄆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冬公如晉朝且拜聘十三年夏取邿小國邿亂分為三魯取之 冬城防十四年春正月季孫宿叔老會諸侯之大夫晉齊宋衛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 會吳于向為吳謀楚也 夏四月叔孫豹會諸侯之大夫晉齊宋衛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 伐秦衛孫林父出其君獻公立公孫剽公使厚成叔弔于衛衛侯在萊臧孫紇如齊唁冬季孫宿會諸侯之大夫晉宋人衛鄭莒邾 于戚謀定衛也 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二月及向戌盟于劉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

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城成郛秋邾人伐我南鄙十六年春三月
公會諸侯 晉宋衛鄭曹莒邾薛杞小邾 于溴梁戊寅大夫盟齊侯伐我北鄙
夏五月叔老會鄭伯及晉衛宋伐許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郕冬
叔孫豹如晉聘且言齊故十七年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
伐我北鄙圍防冬邾人伐我南鄙 為齊故 十八年春白狄來秋齊
師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諸侯 晉宋衛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 同圍齊平陰齊
師遁十一月入平陰遂東侵及濰南及沂十九年春正月諸侯
前諸侯 盟于祝柯晉人執邾子以其伐我故遂次泗上疆我田取
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
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

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季孫宿如晉拜師宿作林鐘銘魯功
秋八月仲孫蔑卒冬城西郛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城武城 懼齊
也 二十年春正月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平莒及 夏六月公會諸
侯 晉齊宋衛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 盟于澶淵秋仲孫速伐邾叔老如齊冬季
孫宿如宋 報十五年向戌之聘 二十一年春正月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冬十月曹伯來朝公會諸侯 晉齊宋衛鄭曹莒邾
于商任 欒盈亂晉出奔會商任錮欒氏也 二十二年春臧孫紇如晉秋七月叔
老卒冬公會諸侯 晉齊宋衛鄭曹莒邾薛杞小邾 于沙隨 復錮欒氏 二十三年夏邾
畀我來奔 庶其之黨 秋八月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 欒盈入晉故 仲孫速
卒冬十月臧孫紇出奔邾 紇為季武子立少子而廢長子 仲孫速之子羯

剽出奔于狄與豹謀城 黨于季孫季孫怒攻臧氏 二十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侵
齊 為平報齊 秋公會諸侯 晉宋衛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 于夷儀 將伐齊水不克 冬叔孫豹
如京師 聘且賀城 齊人城郟 豹 大饑二十五年春齊崔杼伐我北鄙 報孝伯之侵
夏五月公會諸侯 前諸侯 于夷儀伐齊齊弒莊公請成許之秋七
月諸侯同盟于重丘二十六年夏晉荀吳來聘 將以 六月公會
諸侯之大夫 晉宋鄭曹 于澶淵 衛孫林父逐獻公立殤公剽衛甯喜弒 討林父以戚叛晉討衛執甯
喜又執 獻公 二十七年春齊慶封來聘夏叔孫豹會諸侯之大夫 晉楚
蔡衛陳 鄭許曹 于宋 宋向戌請弭諸侯之兵 秋七月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二十八年夏邾子來朝秋八月仲孫羯如晉 告將朝楚 冬齊慶封來
奔齊人來讓封奔吳十一月公如楚靈王崩 以書十二月甲寅從告也 子景

王立二十九年公在楚適楚子卒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叔孫
豹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 君臨臣喪乃祓殯 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
人弗禁既而悔之 檀弓同 夏六月仲孫羯會諸侯之大夫 晉齊宋衛鄭曹
莒滕薛杞小邾 城杞晉士鞅來聘 拜城杞 杞子來盟吳子札來聘冬仲孫
羯如晉 報士鞅也 三十年春正月楚薳罷來聘夏五月宋災 共姬卒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謀歸宋財
冬十月叔孫豹會諸侯之大夫 晉齊宋衛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 于澶淵既而
無歸于宋三十一年公自楚歸作楚宮夏六月公薨于楚宮 左傳
在位三十一年謚曰襄

昭公

昭公名裯襄公之庶子也襄公三十一年薨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是年秋九月卒（毁也哀性）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裯是為昭公叔孫豹不欲曰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季孫宿不聽卒立之于是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比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襄公昭公元年春叔孫豹會諸侯之大夫（晉趙武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尋宋盟也三月季孫宿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楚請戮豹晉趙武請之乃免秋叔弓帥師疆鄆田二年春晉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報韓起也）冬晉少姜（晉平公妾）卒公如晉晉辭曰

非伉儷也公至河乃復季孫宿致服焉三年夏叔弓如滕（葬滕成公）秋小邾子來朝四年秋九月取鄫（莒亂不撫鄫鄫叛而來）冬十二月叔孫豹卒五年春正月舍中軍（襄十一年作三軍今毀之）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莒人愬于晉晉人欲止公士鞅不可乃歸公秋七月莒人來討叔弓敗諸蚡泉六年夏季孫宿如晉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七年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宰[illegible]來召公春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illegible]公[illegible]以大屈（弓名）既而悔之薳啟彊見

公賀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君其備禦三鄰公懼反之叔孫婼如齊涖盟夏四月晉人來治杞田（恨公如楚故）季孫宿以成與之冬十一月季孫宿卒八年夏四月叔弓如晉（賀虒祁宮成）秋蒐于紅九年春叔弓及宋鄭衛會楚子于陳（楚滅陳故）秋仲孫貜如齊（殷聘盛也）冬築郎囿十年夏齊欒施來奔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于亳社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十一年春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五月齊歸薨（昭公母）大蒐于比蒲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秋季孫意如會諸侯之大夫（晉齊宋衛鄭曹杞）于厥慭（謀救蔡也）九月葬齊歸公不慼十二年夏宋華定來聘公如晉取郠之役莒人愬于晉晉辭公公至河乃復公子慭

遂如晉公子慭與南蒯謀季氏慭從公如晉南蒯以費叛冬十月慭出奔齊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秋公會劉子及諸侯（晉齊宋衛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于平丘邾莒愬于晉晉侯不見公使來辭八月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執季孫意如以歸冬十月公如晉晉辭公公至河乃復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南蒯奔齊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十五年春二月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晉人止公十六年夏公至自晉冬十月季孫意如如晉葬晉昭公十七年春小邾子來朝秋郯子來朝二十一年夏晉士鞅來聘秋八月叔輒卒冬公如晉晉將伐鮮虞辭公至河乃復二十二年春大蒐于昌間夏四月景王崩立王

子猛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子朝攻王猛王室亂冬十月王子猛卒是爲悼王猛弟敬王匄立二十三年春正月取郯師于郯郯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癸丑叔鞅卒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天王居于狄泉尹氏世卿立王子朝敬王避之東王子朝謂之西王冬公如晉爲叔孫婼故及河有疾而復二十四年春二月仲孫貜卒婼至自晉二十五年春叔孫婼如宋聘且爲季孫意如逆宋元夫人女季氏强故夏叔詣會諸侯之大夫晉宋衞鄭曹邾滕薛小邾于黃父謀王室也有鸜鵒來巢秋九月公居于長府伐季氏入之意如登臺而請弗許仲孫何忌伐公公徒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左傳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之社稷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顙以衽受子家駒曰慶子免君于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于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鈇鑕賜之以死再拜顙高張執簞食與四脡脯國夏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餕饔未就敢致糗于從者公曰君不忘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衽受高張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敢固以請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請以饗乎從者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公于是

尚史　魯世家卷一　卅七

噭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爲菑以幦爲席以鞌爲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公寧成注蕭同傳折所竿以別內外衞威儀也幦車覆笭即式也晏子昭公棄國走齊齊公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乎公曰人愛我者吾不能親人諫我者吾不能用輔拂無一人諂諛者甚衆譬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景公以語晏子曰使是人反國豈不爲賢君乎對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墜迷者不問路溺而後問墜迷而後問路譬猶臨難而鑄兵噎而掘井雖速亦無及矣二十六年春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夏齊侯將納公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師及齊師戰于炊鼻秋公會諸侯齊莒邾杞盟于鄟陵謀納公也七月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公至自會居于鄆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王子朝奔楚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秋諸侯之大夫晉宋衞曹邾滕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宋衞皆利納公固請之晉士鞅取貨于季孫辭以難仲孫何忌陽虎伐鄆謀奪公公徒敗于且知冬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二十八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齊卑公故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大夫稱主君比公于大夫也公如乾侯夏四月叔詣卒公以公衍爲大子三十年春正月公在乾侯三十一年春正月公在乾侯晉侯將以師納公召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意如伏而對曰從君而歸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意如從荀躒如乾侯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如不敢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粪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

尚史　魯世家卷一　卅八

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
恐致與知魯國之難子家駒說公以一乘入于魯師公欲從之衆
從者脅公不得歸冬郳黑肱以濫來奔二十二年春正月公在
乾侯取闞冬十一月仲孫何忌會諸侯之大夫（晉宋衛鄭曹莒邾小邾薛杞）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十二月公薨于乾侯季孫意如問于
榮駕鵝曰若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
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謚曰昭（左）凡在位二十四年在外八年前
後三十二年

定公

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也元年夏六月癸亥昭公之喪
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秋七月葬昭公（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不使與先君同塋營為溝之乃止而合公于墓孔子為司寇溝而合之）昭公出故季孫意如禱于煬公九
月立煬宮（煬公伯禽子其廟已毀禱于煬公而昭公死于外故立其宮）二年夏五月雉門及
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三年春正月公如晉至河乃
復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四年春三月公會劉子及諸
侯（晉宋蔡衛陳鄭許曹莒邾頓胡滕薛杞小邾齊）于召陵侵楚夏九月公及諸侯盟于
皋鼬五年夏歸粟于蔡（為楚圍故）六月季孫意如卒秋七月叔孫不
敢卒九月陽虎囚季孫斯（意如子）及公父歜而逐仲梁懷殺公何
藐（季氏族）盟斯于稷門之內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六年春二
月公侵鄭取匡侵不假道于衛如晉獻鄭俘陽虎強使仲孫何忌往

報夫人之幣陽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
五父之衢冬城中城季孫斯仲孫何忌圍鄆（鄆叛于齊故）儋翩率王
子朝之徒因鄭人以作亂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蕕七年春二月
儋翩入于儀栗以叛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秋大雩
齊國夏伐我西鄙九月大雩冬十一月王入于王城八年春正
月公侵齊二月公侵齊夏齊國夏伐我西鄙晉救我公會晉師
于瓦秋九月季孫斯仲孫何忌侵衛陽虎欲去三桓冬十月順
祀先公而祈焉（正僖公之位以叙昭穆）辛巳禘于僖公壬辰將享季孫
斯于蒲圃而殺之斯奔仲孫何忌殺陽越（陽虎從弟）陽虎刼公與叔
孫州仇伐孟氏陽氏敗虎如公宮取寶玉大弓入讙陽關以叛

九年夏陽虎歸寶玉大弓六月伐陽關陽虎奔齊齊囚之奔宋
遂奔晉十年春二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來歸鄆
讙龜陰田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圍郈（郈馬正侯犯以郈叛故）秋及齊師復圍
郈侯犯以郈奔齊人致郈冬叔孫州仇如齊（涖盟）十一年冬及鄭
平始叛晉叔還如邾涖盟十二年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夏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將墮費公山不狃（費宰）叔孫輒帥費人以
襲魯公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
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遂墮費將墮成公斂陽（成宰）不肯冬
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十三年夏築蛇淵囿大蒐于比蒲十四年
春衛公叔戍來奔（戍[illegible]夫人[illegible]來奔也戍黨）晉趙陽

士吉射叛晉晉圍朝歌五月公會齊侯衛侯于牽謀救范中行氏秋王吏石尚來歸脤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城莒父及霄（公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十五年春正月邾子來朝夏五月郊壬申公薨于高寢（左傳）在位十五年謚曰定

哀公

哀公名蔣定公之子也定公十五年薨邾子來奔喪秋七月定姒薨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辛巳葬定姒冬城漆哀公元年春正月公即位夏四月郊冬仲孫何忌伐邾二年春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夏四月滕子來朝三年夏五月桓宮僖宮災季孫斯叔孫州仇城啟陽秋七月季孫斯卒冬十月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圍邾四年夏城西郛六月亳社災五年春城毗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六年春城邾瑕（城西郛見邾瑕晉備晉也）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陳乞殺之故攻之）叔還會吳于柤秋八月齊邴意茲來奔（高國黨）冬仲孫何忌伐邾七年夏公會吳于鄫吳徵百牢與之秋公伐邾八月入邾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八年春三月吳伐我（邾大夫茅夷鴻愬于吳故）克武城東陽遂次于泗上吳人行成與盟而還夏五月齊伐我取讙及闡（齊以季姬通于季魴侯我弗使歸故）六月齊使入吳請師伐我乃歸邾子益于邾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冬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九年冬吳來徵師伐齊（齊與吳平辭師于吳吳反與魯謀伐齊）十年春二月邾子益來奔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齊人弑悼公乃還秋吳來復徵師十一年春齊國書伐我師及齊師戰于郊左師入齊軍右師奔夏五月公會吳伐齊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公使大史固歸國書之元（元首也）寘之新篋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秋修守備（備齊）十二年春用田賦（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以邱賦為不足又以田賦之田賦之者家一人也）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公會吳于橐皋吳請尋盟公辭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與衛宋盟而卒辭吳盟十三年夏公會周單子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何說之乃止既而悔之囚何以還及戶牖乃歸何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小邾射（小邾大夫）以句繹來奔夏四月[illegible]卒秋八月仲孫何忌卒十五年春正月成叛于齊（成宰公孫宿以成叛）仲孫彘伐成不克遂城輸冬及齊平十六年春王正月衛侯輒來奔夏四月孔子卒十七年冬十二月公會齊侯盟于蒙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十九年冬敬王崩子元王立叔青如京師二十年夏會齊于廩丘為鄭故謀伐晉鄭辭秋師還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十七年蒙之盟）因歌之曰魯人之皋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言魯人重周禮不肯答稽首使齊邾高蹈至此）二十

三年秋八月叔青如越越諸鞅來聘二十四年夏四月晉將伐齊來乞師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公子荊之母嬖立為夫人以荊為大子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與大子相得也）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季孫肥納賂焉乃止二十五年夏六月公至自越宴季孫肥仲孫彘于五梧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會越人宋人納衛侯輒（諸師皆逆之）弗克入衛立悼公黜元王崩定王立二十七年春越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使魯界邾田封竟至駘上）二月盟于平陽夏四月季孫肥卒公弔焉降禮（禮不備也）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越伐魯去三桓秋八月公如公孫有山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施施罪也左傳）國人迎公復歸薨于有山氏（史記）在位二十七年（帝王世紀哀公元甲辰終庚午）謚曰哀

悼公　元公　穆公　共公　康公　景公　平公

湣公　傾公

悼公名寧哀公子哀公薨（年表作二十八年在定王二年）悼公即位悼公之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悼公十三年三晉滅知伯分其地有之（年表作十四年在定王十六年）二十七年定王崩考王立三十七年悼公薨（年表作三十八年在考王十二年帝王世紀以公四十年元年未終庚戌孫感述一作三十年又自悼公以下盡與紀數不詳合而反違自表其故未詳）子嘉即位是為元公元公五年考王崩威烈王立元公二十一年薨（年表亦作二十一年在威烈王十八年帝王世紀元年辛亥終辛未）子顯即位是為穆公（系本顯作不衍）穆公八年威烈王崩安王立穆公三十三年薨（年表作三十一年在安王二十五年帝王世紀元壬申終甲辰）子奮即位是為共公（史記世家）共公元年安王崩烈王立公及衛宋鄭君朝魏惠王惠王觴諸侯于范臺酒酣請公舉觴公與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君之尊儀狄之酒也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

而右閭須（並美人名）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于此足以亡國今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惠王稱善相屬（國策）共公八年烈王崩顯王立共公二十二年薨（年表作二十五年在顯王十七年帝王世紀元乙巳終丙寅）子屯即位是為康公（史記世家）楚將伐齊魯親之齊王患之張丐（亦）人曰臣請令魯中立乃為齊見康公公曰齊王懼乎曰非臣所知也臣來弔足下君不與勝者而與不勝者何故也公曰子以齊楚為孰勝哉曰鬼且不知也然則何以弔寡人曰齊楚之權敵也不用有魯與無魯足下豈如全眾而合二國之後哉楚大勝齊其良士選卒必殪其餘兵足以待天下齊勝楚其良士選卒亦殪而君以魯眾合戰勝後此其為德也亦大矣

其見德也亦大矣公以為然乃退師（叢本齊）康公九年薨（年表作八年在顯王二十五年帝王世紀元丁卯終乙亥）子偃即位是為景公景公二十三年薨顯王崩慎靚王立景公二十九年薨（年表亦作二十九年在慎靚王六年帝王世紀元丙子終甲辰）子叔即位是為平公（索本叔作旅）是年慎靚王崩赧王立是時六國皆稱王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年表在赧王四年當平公四年）平公二十二年薨（年表作十九年亦在赧王十九年帝王世紀元乙巳終甲子）子賈即位是為湣公（宗本作文公世本同史記作文○按前有文公不應同諡）湣公七年楚懷王死于秦（年表在赧王十九年當湣公立之前一年）湣公二十三年薨（年表同帝王世紀元乙丑終丁亥）子讐即位是為傾公（年表作頃公）傾公二年秦拔楚之郢楚頃襄王東徙于陳（年表湣十八年秦拔郢楚徙陳在赧王二十七年）十七年赧王崩周亡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年表傾公十八年取魯魯君封于莒）二十四年楚考烈王伐滅魯傾公亡遷于卞邑為家人魯絕祀傾公卒于柯魯起周公至傾公凡三十四世（史世家）

贊曰韓宣子觀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公子札觀周樂有觀止之歎魯固禮樂之國也然自伯御殺防桓逆莊淫閔傳以下弑君奪適踵相接蕩君臣之檢隳男女之倫興戚乎昭哀旅食民若固然由來久矣若乃丹楹刻桷卜郊逆祀築城自斯莫魯為甚而區區猶首守而弗失魯人之果所以來齊人之誚也

晉世家（始成王元年終烈王二年凡七百四十一年傳二十八世）

襄平李鍇鐵君甫纂

唐叔虞　晉侯　武侯　成侯　厲侯　靖侯　釐侯

獻侯　穆侯　（附殤叔）　文侯　昭侯　孝侯　曲沃桓叔

唐叔虞者姓姬氏字子于武王子母曰邑姜（左傳邑姜方震大叔）初武王與邑姜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命之曰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左傳成王滅之而封大叔）時唐人作亂成王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呂氏春秋說苑並以史佚作周公）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唐叔子燮是為晉侯（邢城記叔虞之子燮父代居晉水傍改曰晉）晉侯子寧族是為武侯（系本寧作曼期史考作曼旅）武侯之子服人是為成侯成侯子福是為厲侯（系本福作輻）厲侯之子宜臼是為靖侯靖侯已來年紀可推自唐叔至厲侯五世無其年數靖侯元年當厲王二十一年（按自成王元年至厲王十六年計二百五十七年而晉手歲五代得以當之必有脫漏）十七年厲王迷惑暴虐國人作亂王出奔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十八年靖侯薨子釐侯司徒即位釐侯十四年宣王初立十八年釐侯薨子獻侯籍即位（系本古史作蘇）十一年獻侯薨子穆侯費王即位（鄒誕本作弗生或作潰王）

穆侯四年取齊女姜氏為夫人七年伐條生大子仇十年伐千畝有功生少子名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命子也適庶名反逆晉其能毋亂乎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大子仇出奔殤叔三年宣王崩幽王立四年大子仇率其徒襲殤叔而立是為文侯史記文侯十年申侯與犬戎殺幽王文侯與衛武公迎大子宜臼立之是為平王平王乃以文侯為方伯錫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書序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既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

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父義和汝克紹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書三十五年文侯卒子昭侯伯即位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曲沃邑大于翼翼晉侯都邑也成師封曲沃號為桓叔桓叔是時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衆皆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末大于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七年晉大臣潘父弒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

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為君是為孝侯誅潘父左傳惠之三十年潘父弒昭侯是昭侯在位七年與世家同年表作六年今從世家孝侯七年曲沃桓叔卒子鱓代立是為曲沃莊伯史記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弒孝侯表作十六年翼人立其弟鄂侯左傳

鄂侯以下入春秋

哀侯　小子侯　晉侯緡　曲沃莊伯

武公

鄂侯名郄系本作郤也本作都孝侯弟史記世家作孝侯子鄂侯二年魯隱公初立四年年表三年平王崩桓王立六年隱五年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鄂侯奔隨是年秋曲沃叛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鄂侯子哀侯于翼明年翼九宗五正九宗一姓為九族五正五

官之長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左傳鄂侯五年十一月莊伯以曲沃叛伐翼公子萬救翼荀叔軫追之至于家谷翼侯焚曲沃之禾而還翼侯伐曲沃大捷武公請成于翼至相而還又曰六年王使虢公伐晉之曲沃晉鄂侯卒曲沃莊伯復伐晉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公子萬救翼荀叔軫追之至于家谷史世家鄂侯六年卒曲沃莊伯乃興兵伐晉周平王使虢公伐莊伯莊伯走保曲沃晉人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按傳哀侯立于翼鄂侯立于鄂是父子分立非鄂侯卒而後哀侯立也又以鄂侯六年為桓王二年作平王亦誤鄂侯七年紀年史世家並以鄂侯六年卒○按傳隱六年嘉父納諸鄂侯是鄂侯七年也傳雖不言鄂侯卒年以哀侯立之歲哀侯立于隱五年至隱六年鄂侯卒而後稱元也哀侯之元年也哀侯二年隱七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立是為曲沃武公史記年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立是為武公尚一軍荀人董伯皆叛曲沃三年哀侯既立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啟曲沃伐翼史世家在哀侯八年九年年桓三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

戎梁弘爲右逐哀侯于汾隰驂絓而止夜獲之及欒賓 左傳 晉人
乃立哀侯子小子爲君是爲小子侯小子侯元年 桓四年 曲沃武
公使韓萬殺哀侯曲沃益強晉無如之何 史記 四年 桓七年 曲沃武
公誘晉小子侯殺之 紀年曲沃滅荀以其地賜大夫原氏黯是爲荀叔 明年滅翼冬王
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于晉晉侯緡二年 桓九年 虢仲芮伯梁伯
荀侯賈伯伐曲沃 方紀年晉侯緡九年曲沃尚卑異于晉 八年 桓十五年 桓王崩莊
王立二十三年 莊十二年 莊王崩僖王立二十七年 莊十六年 曲沃武公
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于僖王王命曲沃武公以一
軍爲晉侯列爲諸侯于是盡併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
三十七年更號曰晉武公晉武公始都晉國前即位通年三十

八年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
爲諸侯武公代晉二年卒在位三十九年子獻公詭諸嗣 史記

獻公

獻公名詭諸曲沃武公子也武公卒獻公即位是年僖王崩惠
王立獻公元年 莊十八年 春公及虢公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
五轂馬三匹 左傳 五年 莊二十二年 伐驪戎得驪姬驪姬弟俱愛幸之
史記 六年 莊二十三年 晉桓莊之族偪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羣公
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
明年士蔿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八年 莊二十五年 士蔿
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公圍聚盡殺羣公
子九年 莊二十六年 士蔿爲大司空夏士蔿城絳以深其宮 史世家 士蔿說
公曰故晉之羣公子多不誅亂且起乃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 按史以桓莊之族爲故晉公子又以聚爲絳並
誤 秋虢人侵我冬虢人又侵我 [illegible] 虢以其故再伐晉也 十年 莊二
十七年 公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必驟其民無衆而後伐之
初公烝于齊姜生大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
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
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于公曰曲沃君之
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若使大子主曲沃重耳
夷吾主蒲與屈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公說十一年 莊二十八
年 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

姬之子在絳十六年 閔元年 作二軍 周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晉本大國自前僖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遂從小國之制 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
萬爲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爲大子城曲沃賜趙夙耿畢萬魏
以爲大夫士蔿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
極又焉得立十七年 閔二年 冬十二月公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皋
落氏里克諫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十九年 僖二年 使荀
息假道于虞以伐虢虞公許之夏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
滅下陽二十一年 僖四年 驪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
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
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

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冬十二月申生縊于新城姬遂譖
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二十二年（僖五年）公使寺
人披伐蒲重耳奔翟秋晉復假道于虞伐虢八月圍上陽冬十
二月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虢年十九年伐於師伐虢遂公醜奔衛）師還館于虞
遂襲虞滅之執虞公（韓非子獻公欲伐虞遺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樂六以荀息之謀其攻）二
十三年（僖六年）公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奔梁二十五年（僖八年）
閏月惠王崩襄王立（惠王實以七年閏月崩襄王懼叔帶之難至八年定位而後發喪）初里克
敗狄于采桑夏狄伐我報采桑之役也二十六年（僖九年）夏公將
會諸侯于葵丘遇周宰孔曰可無會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公
乃還秋九月公薨里克丕鄭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冬十月里克

殺奚齊于次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
荀息死之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我及高梁而還齊隰朋帥師會
秦師納公子夷吾[illegible]公在位二十六年謚曰獻

惠公　懷公

惠公名夷吾獻公之子也驪姬之亂夷吾奔梁曰梁近秦而幸
焉及獻公薨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惠公元年（僖十年）夏四月周公
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夷吾是為惠公公殺里克以說于是
丕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公改葬共大子秋狐突適下國
遇大子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于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
余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君曰諾吾將
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及期往（下）告之曰帝許
我罰有罪矣敝于韓丕鄭如秦請納重耳（著）遂殺丕鄭祁舉及七
輿大夫丕豹（丕鄭子）奔秦二年（僖十一年）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公命
夏戎伐京師秦晉伐戎以救周秋公平戎于王四年（僖十三年）冬晉
薦饑乞糴于秦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五年（僖十四年）秋八月
沙鹿崩冬秦饑乞糴于晉晉人弗與公之入也秦穆姬（申生姊秦穆夫人）屬賈君焉（獻公次妃賈女也）且曰盡納羣公子公烝于賈君又不納
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公許賂中大夫（里丕等）既而皆背之賂秦
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
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六年（僖十五年）秋秦伯伐我公謂慶

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
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公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
師少于我鬭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
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
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
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
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
吾幸而得囚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鄭曰愎諫
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為右輅
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公以歸晉大夫反

首拔舍(反垂頭髮 拔草舍止)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
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
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
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
免服衰絰逆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
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慼憂以重我天地以
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
不祥必歸晉君乃許晉平公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飴甥
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
卜貳圉也衆皆哭晉于是乎作爰田(分公田之税應入公者爰之于所賞之衆 爰易也)

飴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
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衆說晉于是乎作州兵十月飴甥
會秦伯盟于王城秦改館公饋七牢十一月公歸殺慶鄭而後
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于是秦
始征晉河東置官司馬(卽河外列城五 始歸之秦也) 七年(僖十六年)秋狄侵我取
狐厨受鐸涉汾及昆都八年(僖十七年)大子圉為質于秦秦歸河東
而妻之十三年(僖二十二年) 大子圉逃歸十四年(僖二十三年)秋九月公
薨子圉立是為懷公明年秦納重耳殺懷公于高梁(左傳)公在位
十四年謚曰惠懷公在位一年謚曰懷

文公

文公名重耳獻公子狄女狐姬之所生也獻公十三年以驪姬
故公子重耳備蒲城守秦(史記)及難作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
戰公子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于是乎得人有人而
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顚頡魏犨胥臣
(左傳 史記重耳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賈佗先軫魏武子自獻公為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獻公十三年以驪姬故重耳備蒲城守秦二十一年獻公殺大子申生驪姬讒之恐不辭獻公而守蒲城二十二年獻公使宦者履鞮趣殺重耳重耳逾奔狄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二從此五士其餘不名者數十人)居狄五歲
獻公薨里克殺奚齊卓子使人迎立公子公子畏殺固謝不敢
入晉更迎夷吾立之是為惠公惠公使殺公子公子適齊居狄
凡十二年而去(史記)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

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狐偃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
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姜氏與
狐偃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狐偃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
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曹大夫)之妻曰晉公子必反其國子盍
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
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弗聽及楚楚成王
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
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
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
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

周旋得臣（楚大夫）請殺之成王不可乃送諸秦（史記居楚數月晉太子圉亡秦秦怨之聞重耳在楚乃召之成王曰楚遠更數國乃至晉秦晉接境子其勉行）秦穆公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子犯史）他日公享之狐偃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文公元年（僖二十四年）春正月秦穆公納公子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穆公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史世家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晉人多附焉）呂甥郤芮（惠公舊臣）畏偪將焚公宮而弒公寺人

披（史作履鞮）請見以難告三月公潛會秦穆公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呂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穆公誘而殺之公逆夫人嬴氏以歸穆公送衛于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左傳）公屬百官賦職任功棄責薄斂施舍分寡輕關易道通商寬農省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生舉善援能官方定物正名育類昭舊族愛親戚明賢良尊貴寵賞功勞事耆老禮賓旅友故舊胥籍狐箕欒郤伯先羊舌董韓寔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皁隸食職官宰食加（官宰家臣加大夫之家田也）政平民阜財用不匱襄王使大宰文公及內史興賜公命上卿逆于境公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

燎及期命于武宮設桑主布几筵大宰涖之公端委以入大宰以王命命冕服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內史興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禮義成王其善之（國語）是年秋叔帶以狄師攻王王出適鄭處于氾叔帶居溫三年（僖二十五年）春秦穆公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公使卜之吉筮之又吉乃辭秦師而下三月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王入于王城取叔帶于溫殺之公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設醴酒又加之幣帛以助勸宥助也）請隧（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諸侯皆縣柩而下）弗許曰王章也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于是始

啟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出其民秋及秦師伐鄀（秦楚間小國）冬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退一舍而原降遷原貫于冀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冬楚人伐宋圍緡四年（僖二十七年）冬楚人及陳蔡鄭許圍宋宋使來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于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于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于欒枝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五年（僖二十八年）春伐曹假道于衛衛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取五鹿二月郤縠卒先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公及齊侯盟于斂

孟衛侯請盟弗許國人出其君以說于我公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公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于墓(為將發冢)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且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爇僖負羈氏公愛魏犨材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宋使來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從之楚成王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得臣去宋曰無從晉師得臣請戰王怒

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得臣使宛春(楚大夫)告于我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狐偃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從之得臣怒從我師我師退三舍楚眾欲止得臣不可夏四月公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公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狐偃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枝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公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

是以懼狐偃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得臣使鬬勃請戰公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在背曰韅在胸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曰鞦曰靷韅皮曰靽革之飾)公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得臣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鬬宜申將左鬬勃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先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

鬬宜申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得臣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鄭伯為楚師既敗懼行成于我欒枝入盟鄭伯五月公及鄭伯盟于衡雍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用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史世家所作晉文侯命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能慎明德昭升于上布聞在下維時上帝集厥命于文武恤朕身繼予一人永在其位于是乎又公猶伯史記誤)王享醴命公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公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公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使元咺(衛大

夫奉叔武衞侯弟以受盟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說苑公會諸侯而盟曰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必由姦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姦者惑也夫淫惑之國不亡必殘自今以來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色妨正無以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素流于華葉若此者有患無憂有過勿弭不如言者盟示之楚得臣歸及連穀而死公聞之而後喜可知也莫余毒也已蔿呂臣實爲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史記世家晉焚楚軍火數日不息公歎左右曰勝楚而君猶憂何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人是以懼且子玉猶在庸可喜乎子玉歸自殺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內內外相應于是乃喜說苑晉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有憂色何也公曰戰勝而安者唯聖人乎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也吾是以憂六月復衞侯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牛馬因風走皆失之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師還濟河舟之僑先

歸秋七月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于是大服史記世家晉侯歸國行賞狐偃爲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毋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爲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奈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呂氏春秋文公將戰于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衆我寡奈何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于文繁戰之君不足于詐君亦詐之而已公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詐僞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公用咎犯之言敗楚反而爲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咎犯之言一時之務焉有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韓非子同冬公及諸侯會于溫執衞侯歸之于京師是會也公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諸侯圍許公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公復曹伯遂會諸侯

圍許公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六年僖二十九年夏狐偃會周王子虎魯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翟泉尋踐土盟且謀伐鄭七年僖三十年春使醫衍酖衞侯不死納玉于王與公皆十穀乃釋衞侯秋九月公及秦伯圍鄭秦伯與鄭盟而還公亦去之冬魯公子遂來聘八年僖三十一年春分魯濟西田曹地也魯公子遂來聘秋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晉作三行今罷之更爲上下新軍趙衰爲卿九年僖三十二年春楚請平使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冬公薨左傳謚曰文在位九年公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韋以帶劍威立于海內昔齊桓公合諸侯以乘車退誅于國以斧鉞文公合諸侯以革車退行于國以禮義桓公前柔而後剛文公前剛

而後柔然而令行天下權制諸侯鈞若審于勢之變也淮南子韓非子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侮蔑長老分財不中教令不信余來爲民誅之說苑文公伐衞入郭坐士令食曰今日必得大垣公子慮俛而笑公曰奚笑對曰臣之妻歸臣送之反見桑者而助之顧曰之妻則亦有送之者矣公懼還師而歸人攻其地列子作公子鋤又伐宋事傳不載伐衞遂伐曹亦無還師事[illegible]說苑大功之效在于用賢積道衰滅之過在于得意而怠晉文公是其效也文公出亡修道不休得至于饗國于是任咎犯先軫陽處父畜愛百姓厲養戎士政治內定則舉兵伐衞執曹伯敗强楚率諸侯而朝天子天下平定周室尊顯故曰大功之效在于用賢積道文公霸功立明至忘得一年用三師進而圍許兵弊不服罷諸侯而歸自此定政事狄泉之盟不穀至威武誅折諸侯不朝鄭叛狄伐衞楚奇坏故曰衰滅之過在于得意而怠新序文公出獵前驅曰前有大虵高如隄阻道竟之公曰寡人有過天以戒寡人還車而反前驅曰臣聞之喜者與賞怨者與刑今禍福已在前矣不可變何不遂驅之公曰不然夫神不勝道妖不勝德禍福未發猶可化也還車反宿亦一日請于廟曰孤少犧不肥幣不厚罪一弋獵無度罪二多賦斂重刑罰罪三請自今關市無征澤梁無賦赦罪人舊田半

稅新田不稅行令未半旬守地吏夢天帝殺地發夢地鬼兵為
之公曰皆神果不勝遁妖亦不勝德應之以德而已○按文公
他事殊夥具
散見諸傳中

襄公

襄公名驩文公子文公薨襄公即位元年（僖二十三年）春秦襲鄭滅
滑而還公發命與姜戎公墨衰絰（文公未葬以凶服從戎故墨染其衰而加絰）夏四
月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
文公晉于是始墨文嬴請三帥使歸就戮公許之秋狄伐我及
箕八月公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先軫死之冬及陳鄭伐許
（討其貳于楚也）陽處父侵蔡（蔡即楚故）楚鬬勃救之我師歸文公之季年衛
成公不朝我而侵鄭二年（文元年）夏四月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

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公朝王于
温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田戚取之獲孫昭子（昭子名未詳）衛告于
陳陳曰更伐之衛孔達（衛大夫）伐我秋𨮍戚田三年（文二年）春秦伐
我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夏四月陽處父及魯公盟（我以不朝討魯魯公來使
大夫盟以恥之）六月士縠盟諸侯于垂隴討衛故陳為衛請成于我執
孔達以說冬先且居會諸侯大夫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四年
（文三年）春會諸侯之師伐沈沈潰夏五月秦伐我取王官及郊秋
楚圍江先僕伐楚以救江冬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陽處父
伐楚以救江十二月魯公來公及魯公盟（陽處父之盟無禮于魯請改盟故）五
年（文四年）春歸孔達于衛夏衛侯來拜曹伯來會正秋公伐秦圍

邧新城六年（文五年）冬陽處父聘于衛趙衰欒枝先且居胥臣皆
卒七年（文六年）春蒐于夷舍二軍（文公時作五軍今舍二軍復三軍之制）使狐射姑
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改蒐于董謂趙盾能易中軍盾始為
政秋八月公薨（左傳）謚曰襄在位七年

靈公

靈公名夷皐襄公太子母曰穆嬴襄公七年（文六年）薨靈公少我
以難故欲立長君當趙盾為政欲立公子雍狐射姑曰不如立
公子樂（雍樂並文公子）盾不可使先蔑士會如秦逆雍射姑亦使召樂
于陳盾殺諸郫秋九月狐射姑使續鞫居（狐氏族）殺陽處父冬十
一月殺續鞫居射姑奔狄靈公元年（文七年）秦送公子雍穆嬴日

抱大子以啼于朝又抱以適趙氏責盾盾乃背先蔑而立大子
是為靈公盾御秦師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士會奔秦秋八月趙
盾會諸侯（齊宋衛陳鄭許曹）盟于扈（靈公立故）二年（文八年）春歸匡戚之田于
衛且致公婿池（晉君女婿）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夏秦伐我取武
城秋八月襄王崩頃王立我以扈之盟討魯（魯公不會）冬魯公子遂
會我盟于衡雍三年（文九年）春賊殺先克（夷之蒐襄公將登箕鄭父先都使士縠梁
益耳將中軍先克不可克又奪蒯得田故五人作亂）討其亂殺先都梁益耳三月殺士縠
箕鄭父蒯得楚伐鄭趙盾會諸侯之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四年
（文十年）春伐秦取少梁夏秦伐我取北徵五年（文十年）夏郤缺會魯
叔仲彭生于承筐（謀諸侯之從于楚者）六年（文十二年）冬秦伐我取羈馬我禦

之于河曲秦師夜遁復侵我入瑕七年文十三年公使詹嘉處瑕以
守桃林之塞也備秦夏士會歸自秦冬十二月魯公來朝公及魯
公盟八年文十四年春頃王崩匡王立夏五月邾捷菑來奔六月趙
盾會諸侯魯宋陳衛鄭許曹同盟于新城從楚者服且謀納邾捷菑盾以諸侯之師
八百乘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新城之盟蔡人不與九年文十五年夏
六月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戊申入蔡秋齊侵魯魯來告冬十
一月公會諸侯宋衛蔡陳鄭許曹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齊人
賂公故不克而還宋弒昭公十一年文十七年春荀林父會伐宋立
文公而還夏六月公蒐于黃父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見
鄭伯以為貳于楚鄭子家以書告趙盾鞏朔遂行成于鄭晉鄭

交質河曲之役在文十二年秦師將遁臾駢請薄之趙穿胥甲父不
可當軍門呼十三年宣元年夏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秋楚侵
陳遂侵宋趙盾救陳宋會諸侯宋陳衛曹于棐林伐鄭楚救鄭因解
揚大我師乃還我欲求成于秦冬侵崇崇小國名以求成秦弗與成
我伐鄭十四年宣二年春秦伐我圍焦夏趙盾救焦遂及諸侯之
師宋衛侵鄭楚鬬椒救鄭盾去之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
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
以過朝趙盾士會諫不聽公患之將攻盾盾遂自亡秋
九月趙穿弒公于桃園[illegible]靈公造九層之臺費用千億曰[illegible]息曰臣能累十二博棊
加九雞子其上即以朱于[illegible]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曰[illegible]謀議社稷一
[illegible]九層之[illegible]

君何所望公乃懷惠又曰孫息學悲歌引琴作鄭衛之音靈公大感不清爽有孫息鼓琴晉王傷心如雍門周事　諡曰
靈在位十四年

成公

成公名黑臀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史作黑臀　靈公十四年宣二年趙穿
弒靈公趙盾使穿逆公子于周而立之是為成公初驪姬之亂
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為
之田以為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餘子適子之母弟其庶子為公
行晉于是有公族餘子公行冬十月匡王崩定王立成公元年
宣三年春公伐鄭及鄭鄭平上伐入盟二年宣四年冬楚伐鄭陳及
楚平荀林父救鄭伐陳四年宣六年春趙盾及衛侵陳秋赤狄伐

我圍懷及邢丘五年宣七年夏赤狄侵我取向陰之禾鄭及我平
冬公會諸侯魯宋衛鄭曹盟于黑壤周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六
年宣八年春白狄及我平夏會狄伐秦冬陳及我平七年宣九年秋
九月公會諸侯宋衛鄭曹于扈陳侯不會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
公薨于扈在左傳諡曰成在位七年

景公

景公名獳史作據成公子成公七年宣九年景公即位是年冬十月
楚伐鄭郤缺救鄭鄭敗楚師景公元年宣十年夏六月鄭及楚平
我及諸侯之師宋衛曹伐鄭取成而還冬楚伐鄭士會救之諸侯
之師戍鄭二年宣十一年秋公會狄于欑函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二年宣十

年春楚圍鄭克之鄭及楚平夏六月我師救鄭及河楚乘我軍敗我師于邲冬先穀及宋衛曹同盟于清丘四年(宣十三年)秋赤狄伐我及清先穀召之也冬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殺先穀盡滅其族五年(宣十四年)夏公伐鄭告于諸侯蒐焉而還楚圍宋六年(宣十五年)春宋告急于我公欲救之伯宗不可乃止使解揚如宋夏六月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滅潞殺酆舒秋七月秦伐我次于輔氏公治兵于稷以畧狄土立黎侯而還(狄奪其地故復立之)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公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七年(宣十六年)春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公請于王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先是周王子札殺召伯毛伯(在十五年)夏王室復亂王孫蘇

來奔我復之冬使士會平王室八年(宣十七年)春公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使婦人觀之婦人笑于房郤克怒夏公會諸侯(魯衛曹邾)同盟于斷道辭齊人執其使九年(宣十八年)春公及衛伐齊及齊頃公盟于繒齊公子彊為質于我我師還十年(成元年)春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來拜成十一年(成二年)齊伐魯敗衛于新築魯衛皆來乞師夏六月公使郤克會魯衛曹之師及齊師戰于鞌齊師敗績我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頃公使國佐賂以紀甗玉磬與地許之平秋七月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歸魯汶陽之田冬十一月公使鞏朔獻齊捷于周十二年(成三年)春公會諸侯(魯宋衛曹)伐鄭遂東侵鄭鄭敗我師于丘輿夏魯公來拜汶陽之田秋郤

克及衛伐廧咎如冬十一月使荀庚如魯聘及魯盟十二月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為卿(賞鞌之功也)齊侯來朝十三年(成四年)夏魯公來冬鄭伐許我救許伐鄭取氾祭十四年(成五年)春放趙嬰齊于齊(通于趙朔妻莊姬故)夏梁山崩秋八月趙同及鄭伯盟于垂棘冬十一月定王崩簡王立十二月公會諸侯(魯齊宋衛鄭曹邾杞)同盟于蟲牢(鄭服也)十五年(成六年)春鄭伯來拜成三月伯宗夏陽說及衛鄭侵宋(蟲牢之盟諸侯謀復會宋公辭故)夏四月遷于新田冬魯季孫行父來賀遷也楚伐鄭欒書救鄭遇于繞角楚師還我師遂侵蔡楚救蔡御諸桑隧我師還伐沈獲沈子揖初十六年(成七年)春鄭伯來且拜師秋楚伐鄭公會諸侯(魯齊宋衛曹莒邾杞)救鄭八月

同盟于馬陵(尋蟲牢盟且莒服故)冬衛孫林父以戚來奔衛定公來我反戚十七年(成八年)春使韓穿如魯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公羊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嗟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侵地)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大夫)夏六月殺趙同趙括(莊姬讒故)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諫乃立趙武而反其田冬士燮如魯會魯齊邾伐郯十八年(成九年)春正月公會諸侯(魯宋衛鄭曹莒杞)同盟于蒲(歸汶陽之田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二月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伯來我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使伯蠲(行人)行成(殺之)楚侵陳以救鄭冬十一月秦人白狄伐我公釋楚鍾儀使歸求成十二月楚使公子辰來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十九年(成十年)使糴茷如楚夏四

月公有疾五月立大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魯衛齊宋曹）伐鄭（鄭陽伯以宋成也）六月公薨秋魯公來止之使送葬冬葬景公（左傳謚曰景）

在位十九年

厲公

厲公名州蒲景公大子也厲公元年（成十一年）春使郤犨如魯聘及魯盟夏魯季孫行父來報聘且涖盟冬宋華元（宋大夫）來合晉楚之成秦晉爲成會于令狐秦伯不肯涉河使史顆（秦大夫）盟公于河東郤犨盟秦伯于河西秦伯歸而背成二年（成十二年）春周周公來奔夏五月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楚大夫）盟于宋（華元合成故）公會魯公衛侯于瑣澤鄭伯亦來聽成狄侵我秋敗狄于交剛郤至

如楚聘且涖盟冬楚公子罷來聘且涖盟十二月公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三年（成十三年）春使郤乞如魯乞師（將伐秦）夏四月公使呂相（魏錡子）絕秦五月公會諸侯（魯齊宋衛鄭曹邾滕）伐秦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成差女父皆秦大夫不更爵名）四年（成十四年）春衛定公來公强見孫林父定公不可夏定公歸公使郤犨送林父卒見定公而復之（成七年衛定公惡孫林父林父奔晉）五年（成十五年）春三月公會諸侯（魯衛鄭曹）同盟于戚執曹成公歸于京師（曹宣公卒公子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故見討負芻即成公）冬十月殺伯宗及欒弗忌（晉賢大夫）伯州犁奔楚十一月士燮會諸侯之大夫（魯齊宋衛鄭邾）會吳于鍾離六年（成十六年）鄭叛晉公將伐鄭使欒黶如魯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夏五月我師起楚救

鄭六月晉楚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秋公會諸侯（魯齊衛宋邾）于沙隨謀伐鄭（鄭未服故）七月公會周尹武公及諸侯伐鄭荀罃以諸侯之師侵陳遂侵蔡諸侯遷于潁上鄭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曹人請于我我歸曹成公九月執魯季孫行父于苕丘既而許魯平赦行父冬十二月郤犨及行父盟于扈公使郤至獻楚捷于周七年（成十七年）春正月鄭侵我虛滑衛救我夏五月公會周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魯齊宋衛曹邾）伐鄭六月同盟于柯陵楚救鄭諸侯還秋九月荀罃如魯乞師冬公會諸侯伐鄭冬十月圍鄭楚救鄭諸侯還公侈多外嬖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怨郤氏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十二月殺郤錡郤犨郤至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于朝公辭曰大夫無辱其復職位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執公閏月殺胥童明年使程滑弒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諸侯葬車七乘言以車一乘不以君禮葬也左傳）謚曰厲在位八年

悼公

悼公名周其大父捷襄公少子也不得立號爲桓叔桓叔最愛生惠伯談談生公子周（史世）厲公八年（成十八年）春正月厲公被弒欒書中行偃使荀罃士魴逆公子周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公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

命是聽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二月乙酉朔公即位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凡六官之長大國三卿晉頃六卿為軍帥故曰六官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魯公來朝夏六月士匄如魯聘拜朝也杞桓公來朝初魚石宋大夫叛宋楚取宋彭城以封魚石宋圍彭城冬十一月楚救彭城伐宋宋來告急公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士魴如魯乞師十二月公會諸侯宋衛邾齊魯同盟于虛打謀救宋宋辭諸侯請圍彭城元年襄元年春正月欒黶會諸侯之大夫圍彭城彭城降我齊不會彭城我以

為討齊大子光為質于我夏五月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于洧上魯齊曹邾杞次于鄫以待我師我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公及衛獻公次于戚以為之援秋九月簡王崩靈王立冬荀罃如魯聘二年襄二年夏六月我師及宋師衛甯殖侵鄭秋七月荀罃會諸侯之大夫魯宋衛曹邾于戚謀鄭冬復會于戚遂城虎牢以偪鄭鄭人乃成三年襄三年春魯公來朝夏四月公及魯公盟于長樗我將合諸侯使士匄如齊乞盟乃盟于耏外六月公會周單武子及諸侯魯宋衛鄭莒邾薛同盟于雞澤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陳使袁僑如會求成公使和組父告于諸侯秋及陳袁僑盟冬荀罃伐許不會雞澤故四

年襄四年夏魯叔孫豹來聘冬魯公來聽政受貢賦多少之政請屬鄫許之無終子山戎國名嘉父使因魏絳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公曰不如伐之魏絳曰和戎有五利事見[illegible]公說使絳盟諸戎五年襄五年靈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我[illegible]我執陳生士魴如京師言陳生貳于戎是魯叔孫豹覲鄫世子巫于我吳子使壽越來請聽諸侯之好秋九月公會諸侯[illegible]于戚會吳且命戍陳冬諸侯戍陳楚伐陳公會諸侯[illegible]于城棣以救之六年襄六年莒滅鄫以鄫故討魯魯季孫宿來見且聽命七年襄七年冬楚圍陳十二月公會諸侯魯宋衛曹莒邾于鄬謀救陳陳侯逃歸陳畏楚故八年襄八年春魯公來朝夏五月公會鄭伯及諸侯

之大夫魯齊宋衛邾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冬士匄如魯聘九年襄九年夏魯季孫宿來聘秋饑秦侵我鄭及楚平冬十月公會諸侯魯宋衛曹莒邾滕薛杞小邾齊伐鄭鄭成十一月同盟于戲將盟晉為載書曰既盟之後鄭國不唯晉命是聽而有異志者有如此盟鄭曰既盟之後鄭國不唯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有異志者亦如之晉不得志于鄭以諸侯復伐之次于陰口而還公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三駕謂十年師于牛首十一年師于向其秋觀兵于鄭十年襄十年春公會諸侯魯宋衛曹莒邾滕薛

杞小邾齊會吴于柤遂滅偪陽 妘姓國通吴晉之道也 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
謂之夷俘 諱俘中國故謂之也 夏六月荀罃伐秦 報前年侵也 秋公會諸侯 魯宋
衛曹莒邾齊滕薛杞小邾 伐鄭師于牛首城虎牢而戍之鄭及我平 三駕之一 楚
救鄭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于陽陵楚師不退師遂進與楚師
夾潁而軍鄭背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荀罃不可諸侯之
師還侵鄭北鄙而歸周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公使士匄平王
室王叔陳生來奔十一年 襄十一年 夏四月公會諸侯 魯宋衛曹齊莒邾滕薛杞
小邾 伐鄭六月圍鄭觀兵于南門鄭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
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
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

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
其國家 三駕之二 楚秦伐鄭鄭逆之伐宋秋九月諸侯悉師復伐鄭
觀兵于東門鄭行成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公冬十一月
會于蕭魚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 三駕之三 秦伐我以
救鄭士魴御之戰于櫟我師敗績十二年 襄十二年 夏士魴如魯聘
且拜師冬魯公來朝十三年 襄十三年 蒐于緜楚敗吴吴來告敗十
四年 襄十四年 春正月士匄會諸侯之大夫 魯齊宋衛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 會吴
于向謀楚故夏諸侯之大夫從公伐秦公待于竟使六卿帥諸
侯之師以進至于棫林而還師歸舍新軍 周考六軍諸侯三軍司也公以新軍無帥
故舍 衛出其君獻公立公孫剽冬上旬會諸侯之大夫 晉宋衛鄭莒邾 之
于戚謀定剽十五年 襄十五年 冬十一月公薨 傳右諡曰悼在位十五
年

平公

平公名彪悼公子悼公薨公即位元年 襄十六年 春正月葬悼公鄭
子蟜來送葬既葬改服修官烝于曲沃三月公會諸侯 魯宋衛鄭曹莒
邾薛杞小邾 于湨梁先是莒邾伐魯魯來告以魯故執邾宣公莒犁
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公與諸侯宴于溫荀偃及諸侯之大夫
盟夏五月荀偃會伐許 許請遷大夫不可故 次于函氏荀偃欒黶帥師伐
楚戰于湛阪楚師敗績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冬魯叔孫
豹來聘三年 襄十八年 夏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 衛故

魯重邾曹告于我故 齊伐魯冬十月公會諸侯 魯宋衛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 于魯濟同
伐齊十一月入平陰克京茲克邿圍盧弗克十二月遂圍齊東
侵及濰南及沂四年 襄十九年 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我執邾
悼公 故伐魯 遂次于泗上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魯二月欒魴從
衛伐齊魯季孫宿來拜師夏五月士匄侵齊及穀聞齊侯卒乃
還冬十一月及齊平盟于大隧魯叔孫豹會士匄于柯 齊晉景懼故
五年 襄二十年 夏六月公會諸侯 魯齊宋衛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 盟于澶淵 齊成故
六年 襄二十一年 春魯公來拜師及取邾田秋欒盈出奔楚 盈母欒祁與其
老州賓通祁懼其討也訴曰盈將為亂士匄逐之 冬十月公會諸侯 魯齊宋衛鄭曹莒邾 于商任
錮欒氏也 七年 襄二十二年 冬公會諸侯 魯齊宋衛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 于沙隨 復錮欒氏

也八年襄二十三年夏欒盈復入晉乘公門士匄禦之欒氏退奔曲
沃我圍之秋齊伐我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于
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八月魯叔孫豹救我次于
雍榆冬十月克曲沃殺欒盈盡殺其族九年襄二十四年春魯叔孫
豹來賀克欒氏夏五月秦晉成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來涖盟秋八
月公會諸侯魯宋衛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于夷儀將伐齊水不克冬楚伐鄭
以救齊諸侯還救鄭楚子自棘澤還鄭公孫揮來聘十年襄二十五
年夏五月公濟自泮會諸侯前諸侯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
齊請成許之公使逆衛獻公獻公于襄十四年奔齊使衛與之夷儀秋七
月同盟于重丘齊成故鄭伐陳八月鄭國僑來獻捷冬十月鄭伯

來拜陳之功十一年襄二十六年春秦伯弟鍼來修成二月衛獻公
復歸于衛衛孫林父以戚來奔衛伐戚殺我茅氏戍三百人晉
荀吳如魯聘將討衛召公會六月趙武會魯公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
淵討衛疆戚田執甯喜衛獻公來執而囚之秋七月齊侯鄭伯
來為衛請故鄭伯歸使國夏來聘冬十二月衛歸衛姬于我乃釋獻
公韓起聘于周十二年襄二十七年夏趙武會諸侯之大夫魯楚蔡衛陳鄭
許曹于宋秋七月盟于宋九月楚薳罷來涖盟十三年襄二十八年夏
諸侯齊陳蔡北燕杞胡沈白狄來朝宋之盟故秋八月魯仲孫羯來告如楚九月
鄭游吉來告朝楚冬十一月靈王崩景王立十四年襄二十九年夏
六月荀盈會諸侯之大夫魯齊宋衛鄭曹莒滕薛小邾城杞公杞出也故治杞士鞅

如魯聘女叔齊如魯治杞田冬魯仲孫羯來報士鞅十五年襄三十年
春鄭伯來夏五月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來奔冬十月趙武會
諸侯之大夫魯齊宋衛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于澶淵宋災故以謀歸宋財既
而無歸十六年襄三十一年夏六月鄭伯來冬十一月吳屈狐庸來
聘通吳晉之路也十七年昭元年春正月趙武會諸侯之大夫魯楚齊宋衛陳蔡鄭
許曹于虢尋宋之盟夏四月王使劉定公勞趙武于潁五月秦伯
之弟鍼來奔六月荀吳敗狄于大鹵公有疾鄭公孫僑來聘冬
十一月楚子麇被弒王子比來奔十八年昭二年春韓起如魯聘
遂如齊納幣為公聘少姜自齊聘于衛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
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謂無宇非卿執諸中都魯叔弓來聘報韓

起秋七月少姜卒魯公來及河公辭曰非伉儷也乃還冬十月
齊陳無宇歸十九年昭三年春正月鄭游吉來送葬齊請繼室于
我許之夏四月鄭伯來五月韓起如齊逆女秋七月鄭罕虎來
賀夫人二十年昭四年春正月楚椒舉來求會諸侯許之遂請昏亦
許之二十一年昭五年春楚屈生薳罷來逆女公送女于邢丘鄭
伯會公于邢丘魯公來韓起如楚送女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
茲奔魯晉莒愬于我我欲止魯公士鞅諫乃歸魯公二十二年昭六
年夏魯季孫宿來拜莒田謝受莒邑不見討六月楚公子棄疾來報韓起也
冬十一月齊侯來請伐北燕許之二十三年昭七年春二月宋罕
朔來奔夏四月如魯治杞田為杞取成成魯邑鄭國僑來聘秋八

月衛襄公卒使士鞅如衛弔且反戚田二十四年昭八年春石言
于魏榆晉地公問于師曠于是公方築虒祁之宮師曠對曰作事
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怨讟並作
石言不亦宜乎夏四月魯叔弓來賀虒祁鄭伯來亦賀虒祁二
十五年昭九年春周甘人與閻嘉閻縣大夫爭閻田梁丙張趯並晉大夫率
陰戎伐潁王使辭于我辭責讓也適王有姻喪乃使趙成如周弔且
致閻田與襚反潁俘夏六月荀盈卒使荀躒盈之子佐下軍二十
六年昭十年秋七月公薨左傳謚曰平在位二十六年

昭公

昭公名夷平公子平公二十六年昭十年薨公即位秋七月鄭伯

來辭之游吉來弔九月葬平公諸侯之大夫魯齊宋衛鄭許曹莒邾滕薛杞小邾
來會葬欲因見新君昭公使羊舌肸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
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
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昭公元年昭十一年楚圍蔡秋韓
起會諸侯之大夫魯齊宋衛鄭曹杞于厥憖謀救蔡使狐父晉大夫請蔡
于楚弗許韓起會周單子于戚二年昭十二年夏齊侯衛侯鄭伯來
朝魯取郠莒愬于我我以平公之喪故未之治至是魯公來辭
之公子慭來夏六月荀吳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陽肥國都滅肥以
肥子緜皋歸冬伐鮮虞三年昭十三年我戍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
有貳心為取郠故將以諸侯討魯乃徵會告于吳秋公將會吳
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還七月治兵于邾公會周劉子及諸侯魯齊宋衛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于平邱以莒邾愬故辭魯公八月同盟于平
邱魯公不與盟執魯季孫意如以歸荀吳伐鮮虞大獲而歸冬
十月魯公來使士彌牟辭之于河歸魯季孫意如五年昭十五年秋
荀吳伐鮮虞圍鼓克之以鼓子鳶鞮歸冬魯公來荀躒如周葬
穆后六年昭十六年春三月韓起聘于鄭秋公薨左傳謚曰昭在位六
年

頃公

頃公名去疾昭公子昭公六年昭十六年薨公即位冬十月葬昭公
魯季孫意如來會葬頃公元年昭十七年秋九月荀吳帥師滅陸渾

之戎陸渾子奔楚五年昭二十一年夏士鞅如魯聘宋華亥叛宋冬
十一月荀吳會諸侯之大夫齊衛曹救宋魯公來及河鼓叛我故
辭之六年昭二十二年夏四月景王崩悼王立六月荀吳襲鼓滅之
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晉大夫守之周王子朝攻悼王王室亂冬
十月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納王于王城十
一月悼王崩敬王立十二月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次于
社閏月賈辛濟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伐京子朝所居
毀其西南七年昭二十三年春正月我師及王師圍郊郊鄩潰我
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間我師還魯取邾師邾愬于我
我以為討魯叔孫婼來訟之夏六月周尹氏立王子朝冬十月

魯公來及河有疾而復八年（昭二十四年）春二月歸魯叔孫婼三月
公使士彌牟逆問周故辭王子朝不納其使夏六月邾伯來乃
徵會于諸侯謀納王九年（昭二十五年）夏趙鞅會諸侯之大夫（魯宋衞鄭曹邾滕薛小邾）于黃父令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十年（昭二十六年）
夏四月周單子來告急秋七月王次于滑荀躒趙鞅帥師納王
使女寬守闕塞冬十月王起師于滑十一月我師克鞏王子朝
奔楚王入于成周使成公般（晉大夫）戍周而還十一年（昭二十七年）春
吳公子札來聘秋士鞅及諸侯之大夫（宋衞曹邾滕）會于扈令戍周
且謀納魯公（魯昭公伐季氏不克出居鄆事見二十五年）冬十二月籍秦致諸侯之
戍于周十二年（昭二十八年）春魯公來請逆于我逆著于乾侯夏六
月殺祁盈及楊食我秋韓起卒十三年（昭二十九年）冬趙鞅荀寅帥
師城汝濱遂鑄刑鼎十四年（昭三十年）夏六月公薨（左傳謚曰頃）在位
十四年

定公

定公名午頃公子頃公十四年（昭三十年）薨公即位秋八月葬頃公
鄭游吉來弔且送葬元年（昭三十一年）春正月公將以師納魯公召
魯季孫意如既而不果納二年（昭三十二年）冬十一月魏舒韓不信
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魯齊宋衞鄭曹莒薛杞小邾）于狄泉尋盟（平丘之盟）且令
城成周三年（定元年）春城成周宋不受功執宋仲幾以歸三月歸
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五年（定三年）春正月魯定公
來至河乃復秋九月鮮虞人敗我師于平中獲觀虎六年（定四年）
春三月公會周劉子及諸侯（魯宋蔡衞陳鄭許曹莒邾頓胡滕薛杞小邾齊）于召陵侵
楚夏五月諸侯盟于皐鼬秋七月士鞅及衞孔圉伐鮮虞七年
（定五年）冬士鞅圍鮮虞周儋翩（王子朝餘黨）因鄭人以作亂鄭于是伐
周胥靡八年（定六年）春二月晉使鄭取匡夏季孫斯來獻鄭俘仲
孫何忌來報夫人之幣六月閻沒戍周且城胥靡秋八月執宋
行人樂祁犂（與趙鞅飲酒于綿上故）冬十二月王辟儋翩之亂處于姑蕕
九年（定七年）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鄭始叛我齊侯衞侯盟于沙衞
始叛我冬十一月周單子劉子逆王籍秦送王入于王城十年
（定八年）春歸宋樂祁犂卒于大行乃止其尸以求成夏齊伐魯士
鞅趙鞅荀寅救魯魯公會我師于瓦我師將盟衞侯于鄟澤涉
佗成何辱衞侯（以其與齊盟故）衞叛我我請改盟弗許秋士鞅會周成
桓公侵鄭遂侵衞十一年（定九年）春宋向巢來盟且逆樂祁犂之
尸夏魯陽虎自宋來奔適趙氏秋齊為衞故伐我夷儀我敗之
于中牟獲齊車五百乘十二年（定十年）春魯及齊平魯始叛我夏
趙鞅圍衞汁衞叛故執涉佗求成于衞衞不許遂殺涉佗成何
奔燕十五年（定十三年）春齊侯衞侯使師伐我河內趙鞅殺邯鄲午
趙稷（邯鄲午之子）以邯鄲叛夏六月籍秦圍邯鄲秋七月荀寅士吉
射伐趙鞅鞅奔晉陽晉人圍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
奉公以伐荀寅士吉射荀寅士吉射奔朝歌十二月趙鞅歸十

六年（定十四年）夏圍朝歌魯齊衛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二子晉大夫范中行氏之黨）率狄師以襲我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冬十二月敗范中行氏之師于潞又敗鄭師范氏之師于百泉十八年（哀元年）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秋八月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魯齊衛鮮虞伐我取棘蒲冬十月趙鞅伐朝歌十九年（哀二年）衛靈公卒夏六月趙鞅納衛太子蒯聵于戚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人送之趙鞅禦之戰于鐵大敗鄭師獲齊粟千車二十年（哀三年）冬十月趙鞅圍朝歌荀寅奔邯鄲二十一年（哀四年）秋七月齊衛救范氏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齊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我取邢任欒鄗逆畤陰人盂壺口（晉地）八邑並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二十二年（哀五年）春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夏趙鞅伐衛（助范氏故）圍中牟二十三年（哀六年）春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二十四年（哀七年）春魏曼多帥師侵衛二十七年（哀十年）夏趙鞅帥師伐齊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郛侵及賴而還三十年（哀十三年）夏公會周單平公魯公及吳子于黃池秋七月盟吳先我三十一年（哀十四年）秋趙鞅帥師伐衛三十二年（哀十五年）秋趙鞅帥師伐衛冬公伐鄭三十四年（哀十七年）夏六月趙鞅圍衛齊救衛乃還冬十月復伐衛衛出莊公而與我平我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三十五年（哀十八年）冬敬王崩（左傳在哀十九年）元王立（左傳）三十七年（哀二十年）公薨（史記）謚曰定在位三十七年

出公（以下戰國）　哀公　懿公　幽公　烈公　孝公　靜公

出公名鑿定公子定公薨公即位出公三年（哀二十三年）夏六月荀瑤伐齊戰于犂邱齊師敗績四年（哀二十四年）夏四月公將伐齊如魯乞師魯臧石會之取廩邱六年（哀二十六年）元王崩定王立七年（哀二十七年）夏四月荀瑤伐鄭齊救鄭瑤還十一年（悼四年）荀瑤圍鄭（左傳）十七年荀瑤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為邑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反攻公公奔齊道死（紀年出公十一年晉河絶于扈十三年荀瑤城南梁）出公在位十八年荀瑤立昭公曾孫忌為晉君是為哀公（晉世家在悼十七年又云昭公少子雍生忌忌善知伯蚤死立忌子驕為君是為哀公年表出公十八年次哀公忌二年大懿公驕十七年紀年出公二十二年奔楚乃立昭公之孫是為敬公索本昭公生桓公子雍雍生忌忌生懿公驕○諸說不一）

（按晉世家昭公曾孫驕是為哀公哀公十八年卒子幽公柳立○驕即懿公而與紀年公世家又云驕是為懿公史記自然語今姑從年表）哀公大父雍昭公少子也號為戴子（世本作桓子雍注云戴子）戴子于孫哀公忌哀公二年（無謚）曰哀荀瑤欲盡并晉未敢乃立哀公于驕為君是為懿公當是時晉國政皆決荀瑤懿公不得有所制荀瑤遂有范中行地最彊懿公二年趙無恤韓虎魏駒共殺荀瑤盡并其地（紀年在出公二十二年○按年表出公十八年加哀公二年懿公二年適當出公二十二年）十四年定王崩哀王立弟叔弒哀王自立是為思王王子嵬殺叔自立是為考王十七年公薨（無謚曰懿）子幽公柳即位（世本懿公生幽公柳紀年敬公卒子幽公立）幽公之時晉畏（畏懼也言）反朝韓趙魏之君獨有絳曲沃餘皆入三晉（紀年幽公七年晉大旱地生鹽九年丹水出反相擊）十二年考王

崩威烈王立十五年魏文侯斯初立（紀年在敬公十八年）十八年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幽公（紀年夫人秦嬴賊公于高寢之上）諡曰幽魏斯以兵誅晉亂立幽公子止是為烈公（系本幽公生烈成公止年表魏誅幽公立其弟止紀年烈公四年趙氏城平邑五年田公子居思伐趙鄙圍平邑十年田肸及邯鄲韓衆戰于平邑獲韓衆取下邑新城）烈公十七年王賜趙籍韓虔魏斯皆命為諸侯（晉世家在烈公十九年今在十七年者因苗增哀公之二年故上縮二年）十八年威烈王崩安王立二十七年公薨諡曰烈子孝公頎立（系本孝公柄紀年以孝公為桓公頎子有晉桓侯）孝公九年魏武侯初立襲邯鄲不勝而去十七年公薨諡曰孝（紀年桓公二十年趙成侯韓共侯遷桓公于屯留）子靜公俱酒立是年安王崩烈王立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晉公遷為家人晉絕不祀（史記）

贊曰宣王立魯戲卒自誅命不順故也曲沃奪宗僖王不誅而以賂成之周之衰自襄已吾聞之以尊履卑天之經也小不加大王之紀也苟反之不可以國晉既反之象之者何誅焉然則三家之分君子恕僖而減烈是責不亦後乎獻去桓莊文襄惠懷身薄寡恩誼以成霸其基固不遠矣雖然文有踐土河陽之會仰有鄢澤亳之盟定天位奬王室不有霸者周替久矣是故聖人出則霸者奴王道作則桓文擯偽與從也

襄平李鍇鐵君甫纂

齊世家

始武王十三年終安王二十三年凡七百四十四年傳二十八世

太公　丁公　乙公　癸公　哀公　胡公

太公是為師尚父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于齊營邱及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齊繇此得征伐為大國都營邱太公之薨百有餘年子丁公呂伋即位丁公薨（正義諡法述義不克曰丁。按以丁為諡則乙公癸公又何說乎蓋猶用殷法以生日名子作諡非）子乙公得即位乙公薨子癸公慈母即位（系本作癸公古史考作祭公慈心）癸公薨子

哀公不辰即位（杜本作不臣宋衷曰哀公荒淫田游史作還之詩以刺之）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夷王王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史記）太公封于營邱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定伯）胡公徙都薄姑獻公山襲殺之（史記）自胡公以上其年皆莫可考

獻公　武公　厲公　文公　成公　莊公

獻公名山哀公同母少弟周夷王烹哀公而立胡公厲王時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邱人襲攻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臨菑九年公薨諡曰獻子武公即位武公名壽武公九年厲王出奔居彘十年王室亂大臣行政號曰共和二十四年宣王初立二十六年公薨諡曰武

子厲公即位厲公名無忌厲公九年暴虐故胡公子復入齊齊
人欲立之乃與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
為君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謚公曰厲（世家無年用年表）公子赤立是
為文公文公十二年薨謚曰文子成公即位成公名説（系本古史考並
作説）成公九年薨謚曰成子莊公即位莊公名購（系本並作賭）莊公
十三年宣王崩幽王立二十四年犬戎殺幽王周東徙雒六十
四年公薨謚曰莊（史記）

僖公（以下春秋）

僖公名祿父莊公子莊公薨僖公即位九年魯隱公初立（史記）十
一年（隱三年）春三月平王崩桓王立冬十二月公及鄭伯盟于石

門（先是與鄭盟于盧此復尋盧之盟）十四年（隱六年）夏五月公會魯公盟于艾十
五年（隱七年）夏使弟夷仲年如魯聘十六年（隱八年）春將平宋衛秋
公會宋公衛侯于溫盟于瓦屋八月鄭伯以我朝王（瓦屋周地鄭莊公以
公在周地故以我朝王）十七年（隱九年）宋不王王命伐宋冬公會魯公于防
謀伐宋十八年（隱十年）春正月公會魯公鄭伯于中丘盟于鄧夏
五月會伐宋六月復會于老桃敗宋師冬及鄭入郕（討違王命不會伐宋）
十九年（隱十一年）秋七月公會魯公鄭伯伐許入之二十二年（桓三年）
春正月公會魯公于嬴（成昏于我也）夏公及衛侯胥命于蒲秋七月
魯公子翬來逆女公送姜氏于讙魯公來會冬夷仲年如魯聘
二十四年（桓五年）夏公及鄭伯朝于紀（欲襲紀紀人知之）二十五年（桓六年）

夏北戎伐我我乞師于鄭六月鄭敗戎師諸侯使大夫來戍二
十六年（桓七年）秋及鄭衛伐盟向（二邑名）二十九年（桓十年）冬公及衛
鄭戰魯于郎三十年（桓十一年）及衛鄭宋盟于惡曹三十二年（桓十三年）
春二月魯公紀侯鄭伯及我與宋衛燕戰我師宋師衛師燕師
敗績三十三年（桓十四年）冬十二月公薨（左傳）謚曰僖在位三十三年

襄公

襄公名諸兒僖公子僖公薨襄公即位元年（桓十五年）春三月桓王
崩莊王立夏四月葬僖公六月公會魯公于艾（謀定許）二年（桓十六年）
冬衛惠公來奔（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故）三年（桓十七年）春正月公會魯公
紀侯盟于黃（平齊紀且謀衛）夏及魯師戰于奚（疆事也）四年（桓十八年）春正月

公會魯公于濼遂及文姜來公通焉魯公謫文姜文姜以告夏
四月享魯公使公子彭生乘魯公魯公薨于車魯人來讓我殺
彭生鄭高渠彌弒昭公立公子亹秋公師于首止殺子亹而轘
高渠彌五年（莊元年）春三月魯夫人姜來奔冬王姬歸于我我師遷
紀郱鄑郚（欲滅紀故取其三邑）六年（莊二年）秋七月王姬卒冬十二月公會
魯文姜于禚（文姜還魯經傳不書）七年（莊三年）春會魯師伐衛秋紀季（紀侯弟）
以酅入于我（我欲滅紀故季以邑入齊）八年（莊四年）春二月魯文姜享公于祝
邱夏公及陳侯鄭伯遇于垂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九年（莊五年）夏
魯文姜來我師冬會魯宋陳蔡伐衛納惠公十年（莊六年）冬歸衛
寶于魯（文姜請之也）十一年（莊七年）春魯文姜會公于防冬復會于穀

十二年（莊八年）夏師及魯師圍郕郕降于我冬十二月公游于姑
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
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連稱管至父弑公而立公
孫無知（左傳）謚曰襄在位十二年

桓公

桓公名小白僖公之庶子其母衛女也（史記）初襄公之立也無常
小白出奔莒及亂作公子糾奔魯齊人立公孫無知桓公元年
（莊九年）春雍廩（齊大夫）殺無知夏魯伐我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立
是為桓公（史記雍林人襲殺無知告齊大夫曰更立公子之當立者初襄公殺[illegible]不當群弟恐禍及故弟糾奔魯管仲召忽傅之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少好善大夫[illegible]知高國先陰召小白魯亦發兵送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

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
至齊小白已入立為桓公桓公載溫車中馳行又有高國內應故
得先入立呂氏春秋同管子襄公逐小白小白走莒襄公薨公
子亂踐位國人召小白小白曰不可管仲知召忽雖武鮑叔曰
管仲得行其志于國國可謂亂乎召忽雖武豈能獨圖我哉乃
命車駕鮑叔御小白乘而出于莒至于邑郊鮑叔令車二十乘
先十乘後乃誓曰事之濟也聽我令事之不濟也免公子者為
上死者為下吾以五乘之實距路鮑叔乃為前驅遂入國逐公
子糾管仲射小白中鉤管仲與公子糾
召忽遂走魯魯伐齊納公子糾而不能）秋七月葬襄公八月我
及魯師戰于乾時魯師敗績鮑叔牙帥師如魯曰子糾親也請
君討之管召讐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
管夷吾請囚鮑叔牙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
治于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左國語桓公反于齊使鮑叔為宰辭曰臣之所不若也必治國
家者則管夷吾乎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是以濱于死鮑叔對曰
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公曰請[illegible]魯之[illegible]臣
也[illegible]使人請諸魯曰寡人有不令之臣
在君之國[illegible]願以戮之[illegible]
非[illegible]之也[illegible]其政也[illegible]則[illegible]公[illegible]
[illegible]將殺管仲使者請曰寡君欲生[illegible]
[illegible]于是[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用）桓公既得管夷吾與鮑叔隰朋高
傒修齊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illegible]）又有以
[illegible]齊人皆說（史）三年（莊十年）春伐魯魯敗我師于長
勺夏六月我師次于郎魯敗宋師于乘丘我師乃還冬滅
譚（[illegible]譚子奔莒[illegible]）二年（莊十一年）冬公如魯逆
王姬（[illegible]）四年（莊十二年）莊王崩僖王立五年（莊十三年）春公及宋
陳蔡邾會于北杏以平宋亂（宋[illegible]不至之會）遂人不至夏滅遂而
戍之冬公會魯公盟于柯（左傳魯將盟曹劌以匕首劫公于壇上

曰反魯之侵地公許之已而曹劌去匕首北面就臣位公後悔
欲無與魯地而殺曹劌管夷吾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
小快耳而棄信于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于是遂與魯地諸侯
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史[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宋背北杏之會六年（莊十四年）春諸侯（齊曹陳）
伐宋我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冬公會單伯及
諸侯（宋衛鄭）于鄄（[illegible]）七年（莊十五年）春公復會諸侯（宋陳衛鄭）于鄄
（[illegible]）始霸（[illegible]）秋諸侯為宋伐郳（郳附屬宋而叛故）鄭人間之而侵宋
八年（莊十六年）夏諸侯（宋衛齊）伐郳冬十二月公會諸侯（宋陳衛鄭許滑滕）曹同

盟于幽（鄭成故也衆之會四）九年（莊十七年）春執鄭詹（鄭大夫鄭不朝齊故）夏遂人殲齊戍

戍醉而殺之我戍殲焉（殲盡也遂之因氏飲戍者而殺之）十一年（莊十九年）秋公及宋公魯公子結盟于鄄冬我及宋陳伐魯西鄙（背盟故）十二年（莊二十年）夏大災冬伐戎十四年（莊二十二年）春陳公子完來奔秋七月高傒及魯盟于防冬魯公來納幣十五年（莊二十三年）夏魯公來觀社公及魯公遇于穀冬十二月公會魯公盟于扈十六年（莊二十四年）夏魯公來逆女十八年（莊二十六年）秋我會魯宋伐徐十九年（莊二十七年）夏六月公會諸侯（魯宋陳鄭）同盟于幽（陳鄭服故衣裳之會五）冬公會魯公于城濮二十年（莊二十八年）春公伐衛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秋荊伐鄭我會魯宋救鄭二十二年（莊三十年）秋七月降鄣（紀附庸國）冬公及魯公遇于魯濟（謀山戎以其病燕故　左傳）山戎伐燕燕來告急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還燕莊公送公入齊境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于燕于是分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時諸侯聞之皆從齊（史記　管子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闟然止瞠然視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祛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于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強于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離枝恐越人之至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遏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為樂則越人安敢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三川立員都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令曰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

（[illegible]）二十三年（莊三十一年）夏六月公如魯獻戎捷（[illegible]）二十四年（莊三十二年）春公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夏遇于梁邱冬十月魯莊公卒公子慶父弑子般慶父來奔公子友奔陳二十五年（閔元年）春狄伐邢管夷吾言于公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請救邢我師救邢秋八月公及魯公盟于落姑魯請復公子友許之

冬仲孫湫如魯省難二十六年（閔二年）春正月遷陽（陽國名齊偪徙之）秋八月魯慶父弑閔公哀姜（公女弟）與知之故孫于邾公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冬高傒如魯盟十二月狄入衛衛立戴公以廬于曹（衛邑）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二十七年（僖元年）春正月我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楚伐鄭秋八月公會諸侯（魯宋鄭曹邾）于檉謀救鄭（衣裳之會六）二十八年（僖二年）春正月諸侯城楚邱而封衛秋七月公及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貫宋地也衣裳之會宋在九合之數）寺人貂始漏師

于多魚齊魯軍事也一十九年僖三年秋公及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
穀謀伐楚也衣裳之會不在九合之數公孫茲盟冬魯公子友來涖盟三十年僖四
年春正月公會諸侯魯宋陳衛鄭許曹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夏楚
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執陳轅濤塗齊軍道故冬十二月我會諸
侯魯宋衛鄭許曹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三十一年僖五年夏公及諸
侯魯宋陳衛鄭許曹會王世子于首止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公帥諸侯會之以定其位天子之會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三十二年僖六年夏公會
諸侯魯宋陳衛曹伐鄭圍新城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三十三年
僖七年春我伐鄭秋七月公會諸侯魯宋陳鄭盟于甯母衣裳之會八公修
禮于諸侯諸侯官受方物諸侯官司各于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鄭伯使太子

華聽命于會言于公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
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公將許之管仲
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不可公辭焉冬鄭來請
盟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發喪而告難于我三
十四年僖八年春正月公會王人及諸侯魯宋衛許曹陳盟于洮謀王室
鄭伯乞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兵車之會一三十五年僖九年夏公會
宰周公及諸侯魯宋衛鄭許曹于葵丘王使宰孔賜公胙曰天子有事
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公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
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
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

下拜登受秋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
之後言歸于好穀梁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壅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
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公羊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晉獻公卒里克殺奚齊卓子
冬公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
公三十六年僖十年春正月魯公來夏四月隰朋立晉惠公公及
許男伐北戎三十七年僖十一年夏魯公及夫人姜氏會公于陽穀
三十八年僖十二年王以戎難討王子帶王子帶召戎伐京師子帶來奔冬
公使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三十九年僖十三年春使仲
孫湫聘于周夏公會諸侯魯宋陳衛鄭許曹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兵車之會二秋
為戎難故諸侯戍周使仲孫湫致之四十年僖十四年春諸侯城緣

陵而遷杞四十一年僖十五年春正月魯公來楚伐徐三月公會諸
侯魯宋陳衛鄭許曹盟于牡丘楚伐徐救徐也亦申之盟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
于匡以待之秋伐厲以救徐四十二年僖十六年夏伐厲不克救徐
而還秋王以戎難來告我徵諸侯而戍周冬十二月公會諸侯
魯宋陳衛鄭許邢曹于淮謀鄫且東略也衣裳之會四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
齊有亂不果城而還四十三年僖十七年春我及徐人伐英氏魯滅
項我討魯止魯公秋魯夫人聲姜會公于卞請魯公也初公之夫人
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公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
長衛姬生無虧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
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于宋襄公以為太

子頹巫有寵于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于公亦有寵公許之立無虧管夷吾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公薨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史記）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呂氏春秋）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矣將何以教寡人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常之巫衛公子啟方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食不甘宮不治苛病起朝不肅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皆復召而反明年公有病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矯以公令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公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對曰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衛公子啟方以書社四十下衛公慨焉歎涕出曰嗟乎聖人之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以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蟲流出于戶上蓋以楊門之扇二月不葬○亭頦其父桓公霸主必不至是三月不葬亦誤

孝公元年（僖十八年）秋八月葬桓公（左傳）（皇覽）桓公冢在臨菑城南七里所菑水南（水經注）在臨菑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上亦名鼎足山一所二墳晉永嘉末人發之初得版次得水銀池有氣不得入經數日乃牽犬入得金蠶數十薄珠襦玉匣繒綵軍器不可勝數又以人殉葬骸骨狼藉也 諡曰桓在位四十三年當桓公時周室微唯齊楚秦晉為彊晉初與會獻公死國內亂秦穆公辟遠不與中國會盟楚成王初收荊蠻有之夷狄自置唯獨齊為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賓會于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于此乎吾欲封泰山禪梁父管夷吾固諫不聽乃說桓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史）（淮南子）桓公立政去食肉之獸食粟之鳥係罝之網三舉而百姓說（韓詩外傳）間

孝公

孝公名昭桓公子母鄭姬桓公與管夷吾屬孝公于宋襄公以為大子桓公薨易牙立公子無虧（衛長姬子武孟）孝公奔宋孝公元年（僖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曹衛邾）之師伐我我殺無虧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我師于甗立孝公三年（僖二十年）秋及狄人盟于邢（邢衛伐故）四年（僖二十一年）及宋楚盟于鹿上六年（僖二十三年）我伐宋圍緡（討不與盟于齊）九年（僖二十六年）春侵魯西鄙魯追我師至酅弗及（討會與衛莒盟故）夏伐魯北鄙衛伐我冬魯以楚師伐我取穀寘桓公子雍于穀雍巫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十年（僖二十七年）夏六月公薨秋八月葬（左傳）諡曰孝在位十年

昭公

昭公名潘桓公子母曰葛嬴孝公薨弟公子潘即位是為昭公元年（僖二十八年）春二月公及晉侯盟于斂盂（衛叔武建故）夏四月國歸父及諸侯之師敗楚于城濮五月公會周王子虎及諸侯（晉魯宋蔡鄭衛莒）盟于踐土冬公會諸侯（陳莒邾秦）于溫天王狩于河陽諸侯遂圍許二年（僖二十九年）夏國歸父會周王子虎及魯公諸侯之大夫（晉宋陳秦）盟于翟泉三年（僖三十年）秋狄侵我六年（僖三十三年）國歸父聘于魯秋狄侵我冬魯公來朝七年（文元年）冬魯公孫敖來聘八年

（文二年）魯公子遂來納幣十年（文四年）魯來逆出姜狄侵我十三年（文七年）公會諸侯（魯宋衛陳鄭許曹）晉大夫盟于扈（晉靈公立故）十四年（文八年）秋八月襄王崩頃王立十五年（文九年）魯出姜來歸甯夏狄侵我十七年（文十一年）鄋瞞侵我二十年（文十四年）春頃王崩匡王立夏五月公薨（左傳）諡曰昭在位二十年

懿公

懿公名商人亦桓公子母曰密姬魯女子叔姬妃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商人驟施于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于公有司以繼之昭公二十年（文十四年）薨舍即位秋七月商人弒舍而自立冬周單伯來為魯請子叔姬執之又執子叔姬懿公元年（文十五年）

執單伯秋侵魯西鄙冬十一月晉會諸侯（宋衛蔡陳鄭許曹）盟于扈謀伐我我賂晉侯不克伐而還十二月歸魯子叔姬侵魯西鄙遂伐曹入其郛（討其朝魯故）二年（文十六年）春及魯平公會魯季孫行父于陽穀及六月公及魯公子遂盟于郪丘三年（文十七年）伐魯北鄙（魯作西鄙）（為穀）魯請盟夏六月公及魯公盟于穀冬（魯）公子遂來四年（文十八年）春公將伐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是五月公游于申池邴歜閻職弒公納諸竹中國人立公子元（左傳）諡曰懿在位四年

惠公

惠公名元亦桓公子母曰少衛姬初懿公商人之弒舍也讓于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為之懿公遂立元不順懿公之為政終不曰公曰夫已氏懿公四年（文十八年）遇弒國人立元是為惠公是年魯文公卒秋公子遂叔孫得臣來請立文公庶子倭公新立欲親魯許之魯遂弒文公太子惡及弟視立倭（即宣公）冬出姜（惡之母）歸于齊季孫行父來惠公元年（宣元年）春魯公子遂來逆女夏魯季孫行父來納賂以請會公會魯侯于平州（定宣公位也）公子遂來拜成六月我取魯濟西田二年（宣二年）冬十月匡王崩定王立三年（宣三年）秋赤狄侵我四年（宣四年）春公及魯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魯伐莒夏赤狄侵我秋魯侯來五年（宣五年）春魯侯來高固使公止魯侯請叔姬

秋九月高固如魯逆叔姬六年（宣六年）夏定王使子服（周大夫）來求后冬召桓公來逆王后七年（宣七年）夏公會魯侯伐萊九年（宣九年）春正月魯侯來夏伐萊十年（宣十年）春魯侯來以魯服故歸魯濟西田夏四月公薨（左傳）諡曰惠在位十年

頃公

頃公名無野惠公子惠公十年（宣十年）薨公即位夏魯侯來奔喪六月葬惠公秋魯季孫行父來聘冬魯公孫歸父來公使國佐如魯報聘二年（宣十一年）夏魯公孫歸父會伐莒三年（宣十二年）春伐莒（莒恃晉故）四年（宣十三年）公會魯公孫歸父于穀五年（宣十四年）秋高固會魯仲孫蔑于無婁七年（宣十六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我公帷婦人

使觀之郤克登婦人笑于房克怒公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
會晉及斂盂高固逃歸夏諸侯會于斷道晉執晏弱蔡朝南郭
偃八年宣十八年春晉侯衛大子臧伐我至于陽穀公會晉侯盟于
繒以公子彊為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十年成二年春
公伐魯取龍遂南侵及巢丘夏四月及衛孫良夫戰于新築衛
師敗績六月晉郤克會魯季孫行父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公
戰于鞌我師敗績晉師從我師入自丘輿擊馬陘公使國佐賂
以紀甗玉磬與地秋七月晉師及國佐盟于爰婁使歸魯汶陽
之田冬十一月及楚公子嬰齊魯侯蔡侯許男諸侯之大夫宋秦
陳衛鄭曹邾薛鄫盟于蜀十一年成三年冬公朝晉史記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晉不敢受乃歸

諸而頃公弛苑囿薄賦斂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民大說厚
禮諸侯竟頃公卒百姓附諸侯不犯說苑頃公歸七年不飲酒不
食肉外金石之聲遠婦女之色出會與盟甲于諸侯十二年成三年冬十一月定王崩簡王
立十二月公會諸侯晉宋衛曹邾杞同盟于蟲牢鄭服故十五年成七年
秋楚伐鄭公及諸侯晉魯宋衛曹莒邾杞救鄭十六年成八年春晉使魯歸
汶陽之田于我十七年成九年春公會諸侯晉魯宋衛曹莒邾杞同盟于蒲
歸汶陽之田諸侯貳故秋七月公薨諡曰頃冬十一月葬頃公傳云在位十
七年

靈公

靈公名環頃公子頃公薨靈公即位元年成十年夏五月公會諸
侯晉魯宋衛曹伐鄭楚救鄭二年成十一年秋魯叔孫僑如來聘四年成十三年
春公及諸侯魯宋衛曹邾滕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
五年成十四年秋魯叔孫僑如來逆女六年成十五年春國佐會諸侯晉魯
衛鄭曹宋邾同盟于戚討曹成公冬十一月高無咎會諸侯之大夫晉魯宋衛
鄭邾會吳于鍾離七年成十六年晉將伐鄭郤犨來乞師夏六月晉楚
遇于鄢陵戰之日國佐高無咎至于師秋七月公會諸侯晉魯衛宋
邾于沙隨謀伐鄭國佐會周尹子晉侯邾人伐鄭八年成十七年夏五
月公會周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晉魯宋衛曹邾伐鄭六月同盟于柯
陵秋刖鮑牽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無咎子以盧叛慶克通于靈公母聲
孟子鮑牽告國佐國佐責之夫人怒譖高鮑冬公會周單襄公及諸侯晉魯宋衛曹邾伐鄭
十月圍鄭楚救鄭諸侯還公使崔杼慶克帥師圍盧國佐如盧

師殺慶克以穀叛公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
勝國佐子告難于晉待命于清九年成十八年春殺國佐使清人殺國
勝冬十二月崔杼會諸侯晉宋衛邾魯同盟于虛打楚伐宋故十年襄元年
春晉會諸侯之大夫魯宋衛曹莒邾滕薛圍宋彭城討魚石故我不會彭城晉
人以為討二月大子光為質于晉夏晉韓厥伐鄭崔杼會諸侯
魯曹邾杞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晉師以鄭之師侵楚焦夷及陳秋
九月簡王崩靈王立十一年襄二年春公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萊大
夫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索簡擇好者乃還魯齊姜薨公使諸
姜宗婦如魯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晏弱城東陽以偪之冬崔
杼會諸侯之大夫晉魯宋衛曹邾滕薛小邾于戚城虎牢以偪鄭鄭成十二

年年襄二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來乞盟公
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于耏外夏六月世子光會周單頃公
及諸侯晉魯宋衛鄭莒邾同盟于雞澤晉逆吳子吳子不至十四年襄五
年秋世子光會諸侯晉魯宋陳衛鄭曹莒邾滕薛吳鄫于戚會吳且戍陳冬楚
伐陳光會諸侯于城棣以救之十五年襄六年春三月入萊萊共
公浮柔奔棠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晏弱圍棠冬十一月滅
之遷萊于郳十七年襄八年夏五月高厚會晉侯鄭伯及諸侯之
大夫魯齊宋衛邾于邢丘十八年襄九年冬世子光會諸侯晉魯宋衛曹莒邾滕
薛杞小邾伐鄭鄭成十二月同盟于戲晉人不得志于鄭以諸侯復
伐之次于陰口而還十九年襄十年春高厚相世子光先會諸侯

前諸侯于鍾離夏會于柤秋世子光會諸侯伐鄭冬戍鄭虎牢侵
鄭北鄙而歸二十年襄十一年夏四月世子光會諸侯伐鄭秋七月
同盟于亳城北九月復伐鄭鄭使行成冬十二月會于蕭魚二
十一年襄十二年王來求后公許昏王使陰里結之二十三年襄十四年
春正月我及諸侯之大夫會吳于向[illegible]范宣子數會諸侯之
大夫伐秦衛獻公來奔[illegible]秋王使劉定公賜公命[illegible]
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
東海王室之不壞緊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
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二十四年襄十五年周劉夏來
逆王后[illegible]公伐魯北鄙圍成晉故二十五年襄十六年春三月諸侯

[illegible]高厚逃歸[illegible]公伐魯北鄙秋
伐魯北鄙圍郕仲孫速徼之公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二十
六年襄十七年秋公伐魯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二十七年襄十八年
秋公伐魯北鄙冬十月諸侯會于魯濟伐我我禦諸平陰公
登巫山以望晉師畏其衆也乃脫歸我師夜遁十一月晉入我
平陰遂從我師克京茲克邿圍盧郵克公將走郵棠大子與
郭榮扣馬諫乃止二十八年襄十九年夏晉樂魴從衛孫林父伐我秋
七月公薨公以五月薨因光定位而後赴故經書七月諡曰靈又葬靈公[illegible]在位二
十八年

莊公

莊公名光靈公子母曰鬷聲姬生光為大子靈公諸子有仲子
戎子諸子者諸妾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大子許
之仲子不可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使高厚傅牙為大子
夙沙衛為少傅靈公二十八年襄十九年公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
立之公薨光即位是為莊公執公子牙于句瀆之丘以夙沙衛
易己衛奔高唐以叛晉士匄侵我及穀聞喪而還秋八月
崔杼殺高厚于灑藍而兼其室冬十一月公圍高唐人納我
師醢衛于軍我及晉平盟于大隧莊公元年襄二十年夏六月公會
諸侯[illegible]盟于澶淵[illegible]秋魯叔老來聘二年
襄二十一年公使慶佐為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公子鉏

奔晉叔孫豹奔齊晉欒盈亂冬公會諸侯晉侯宋衞鄭曹莒邾于商任錮欒
氏三年二年襄二十秋晉欒盈自楚來晏嬰曰商任之會受命于晉
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弗聽冬公會諸侯晉侯魯宋衞鄭曹莒邾薛杞小邾于沙隨
復錮欒氏四年三年襄二十秋公伐衞伐晉晏嬰崔杼諫弗
聽遂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于熒庭戍郫
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還自晉不入遂襲莒莒人行成
在襄于莒公出獵有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對曰此所謂螳螂者
也知進而不知卻不量力而輕敵公曰此為人必為天下勇武
于是回車避之勇武聞之皆歸之五年四年襄二十春魯仲孫羯帥師伐我公既伐
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啟彊來聘且請期裁社蒐軍實
使公觀之秋公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啟彊如楚辭新乞會期

也且乞師崔杼帥師從之遂伐莒諸侯前諸侯會于夷儀謀伐我
久楚子伐鄭以救我諸侯還救鄭楚子遂使薳啟彊師師送陳
無宇門人城郟王城也郟音夾于天子故六年五年襄二十春崔杼伐魯夏五
月莒子來朝辛諸北郭崔杼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杼疾杼遂
弒之側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翣不蹕下車七乘不
以兵甲謚曰莊在位六年

景公

景公名杵臼魯叔孫僑如之在齊也叔孫還于齊公納其女于靈
公嬖生杵臼莊公六年襄二十五年夏五月崔杼弒莊公立杵臼而
相之慶封為左相公慶封丁丑崔杼盟國人于大宮辛巳公與大
夫及莒子盟晉侯齊白洋會諸侯晉侯宋衞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于夷儀以伐
我我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男女各以其班別也齊之
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
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皆以男女為賂晉侯許之秋七月同盟
于重丘景公元年六年襄二十衞甯喜弒殤公納獻公晉執甯喜及
衞獻公秋七月公及鄭伯為衞故如晉晉人執公二年襄二十七
年春慶封聘于魯夏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來告許之
為會于宋秋七月盟于宋西門之外
也九月崔杼死慶封當國三年八年襄二十夏朝于晉冬十月盧蒲
癸田何敖慶舍慶封子慶封出奔魯既而奔吳癸巳靈王崩景王

立鄭書十二月四年九年襄二十夏高止會諸侯之大夫晉趙宋衞鄭曹莒邾滕薛小邾
城杞吳子使札來聘秋九月高止出奔北燕高竪高止以盧叛
冬十月閭丘嬰帥師圍盧高止出奔晉五年襄三十年冬十月公孫
蠆會諸侯之大夫于澶淵宋災故六年昭元年春正月國弱會諸侯之
五月公孫蠆殺閭丘嬰七年
大夫晉趙武陳蔡鄭許曹于虢尋盟八年昭二年春晉韓起來納幣為平公聘
少姜四月晉韓須來逆女使陳無宇送女致少姜晉謂無宇非
卿執諸中都冬十月無宇歸九年昭三年少姜卒公使晏嬰請繼
室于晉晉許之夏五月晉韓起來逆女公孫蠆以其子更公女
而嫁公于秋九月公孫竈放盧蒲嫳于北燕北燕伯來奔冬十

月公孫竈卒十年(昭四年)秋七月楚伐吳執慶封殺之十二年(昭六
年)冬十一月公如晉請伐北燕晉許之十二月伐北燕將納簡
公(昭三年來奔)十三年(昭七年)春正月公次于虢燕人行成二月盟于
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甕玉櫝斝耳不克納而還三月魯叔
孫婼來涖盟十四年(昭八年)秋七月公孫蠆卒十五年(昭九年)魯仲
孫貜來聘十六年(昭十年)夏陳無宇鮑國伐欒施高彊欒施高
彊出奔魯公與陳無宇莒之儛邑辭穆孟姬(景公母)為之請高唐
陳氏始大秋九月國弱如晉葬晉平公十七年(昭十一年)楚圍蔡秋
國弱會諸侯之大夫(晉魯宋衛鄭曹杞)于厥慭謀救蔡十八年(昭十二年)春
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夏公如晉(朝嗣君)十九年(昭十三年)秋公會

南史　齊世家卷三　二

周劉子及諸侯(晉魯宋衛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于平丘(晉成虒祁諸侯貳故)晉人將尋
盟我不可羊舌肸告于我曰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
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
命矣我閭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甲戌同盟于平
丘二十一年(昭十六年)春公伐徐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
莒人會公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二十五年(昭十九年)秋高發帥師
伐莒莒子奔紀鄣秋七月我師入紀二十六年(昭二十年)夏公使公
孫青聘于衛(青頃公孫子石)二十七年(昭二十一年)宋華亥亂冬十一月苑
何忌會晉衛曹救宋二十八年(昭二十二年)春北郭啟帥師伐莒莒
敗我師于壽餘公伐莒莒子行成盟于稷門之外夏四月單王

崩王猛立王子朝作亂冬十月王猛卒敬王立二十九年(昭二十三
年)秋敬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三十一年(昭二十五年)秋九月
魯侯來奔次于陽州公唁魯侯于野井冬十二月公取鄆(魯邑以
居魯侯)三十二年(昭二十六年)夏公將納魯侯魯賂梁邱據以說公待
于曲棘使公子鉏帥師從魯侯我師圍成及魯師戰于炊鼻秋
公會魯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剸陵(謀納魯侯)冬十月敬王入于成
周王子朝奔楚十二月彗星見二十五年(昭三十一年)春晉侯自乾
侯至鄆公使高張唁之稱主君(大夫稱主君)魯侯如乾侯三十八年
(昭三十二年)冬高張會諸侯之大夫(晉魯宋衛鄭曹莒薛杞小邾)城成周高張後
不從諸侯四十二年(定四年)春三月國夏會周劉子及諸侯(晉魯宋蔡

南史　齊世家卷三　三

衛陳鄭許曹莒邾頓胡滕薛杞小邾)于召陵謀伐楚夏五月及諸侯盟于皋鼬四
十五年(定七年)春歸魯鄆陽關秋公及鄭伯盟于鹹執衛行人北
宮結以侵衛公及衛侯盟于沙(衛侯欲叛晉使齊執北宮結以侵衛)國夏帥師伐魯
西鄙四十六年(定八年)春正月魯侵我二月魯侵我(以報西鄙)夏國夏高張
伐魯西鄙四十七年(定九年)夏(六月陽虎以鄆陽關之田請西鄙)
虎逃奔宋秋公伐晉夷儀(為衛討也)晉敗我師于山(奔)公致犂瑁杏
之于衛四十八年(定十年)春及魯平夏公會魯侯于夾谷歸魯鄆
讙龜陰之田冬公及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魯叔孫仇來聘五
十年(定十二年)冬十月公會魯侯盟于黃五十一年(定十三年)春公及衛
侯次于垂葭使師伐晉河內夏五月晉荀寅士吉射叛奔朝歌

五十二年（定十四年）公會魯侯衛侯于牽秋及宋公會于洮謀救范
中行氏五十三年（定十五年）夏五月公及衛侯次于渠蒢（鄭伐宋謀救之）五
十四年（哀元年）晉趙稷以邯鄲叛夏四月公及衛侯救邯鄲圍五
鹿秋八月公及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伐晉取棘蒲五十五年（哀二年）
秋八月輸范氏粟晉納衛蒯聵于戚五十六年（哀三年）春圍
戚衛石曼姑圍戚求援于中山（中山鮮虞也）五十七年（哀四年）秋七月
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圍五鹿冬十二月國夏伐晉取邢任
欒鄗逆畤陰人盂壺口邑（晉八）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五十八年
（哀五年）春晉荀寅士吉射來奔夏伐宋秋九月公薨冬葬景公謚
曰景在位五十八年景公嬖鬻姒之子荼公疾使國夏高張立

荼寔羣公子于萊及薨公子嘉駒黔奔衛陽生及鉏奔魯萊人
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
之乎（左越絕書闔廬伐齊大克取齊王女爲質子爲之立齊門置
傳于水海虞其墓在東首左水海右上之上目齊女思
其國死葬虞西山冢先齊景公以其子妻闔閭遣諸郊立曰余
死不汝見矣高夢子曰齊負海而縣山雖下我君覺則勿行公
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
之不能令則莫若從且夫吳若蜂蠆然不棄毒于人則不肯余
恐棄毒于我也遂遣之）

悼公

悼公名陽生景公子景公薨公子荼立陽生及公子鉏奔魯悼
公元年（哀六年）夏六月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公宮及國夏
高張戰于莊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奔魯秋八月陳乞
役召陽生陽生駕而見鉏曰嘗獻馬于季孫不入于上乘故又
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闞止（陽生家臣）知之先待諸外
陽生曰事未可知反與壬（陽生子簡公）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于齊
國人知之陳乞使子士之母（乞之妾）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立
之使胡姬以安孺子荼如賴遷于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久之
或譖胡姬亦殺之陽生即位是爲悼公公之在魯也取魯季姬
（季孫肥妹）既即位使逆之季姬淫魯弗敢與三年（哀八年）夏五月鮑牧
伐魯取讙及闡六月公使如吳請師伐魯秋及魯平逆季姬以
歸殺鮑牧冬十二月歸魯讙及闡（季姬嬖故）四年（哀九年）春公使公孟
綽辭師于吳五年（哀十年）春魯侯會吳子邾子郯子伐我南鄙師

于鄎國人弒公赴于師吳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我敗之吳
師乃還夏晉趙鞅帥師伐我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
還五月葬悼公（□□）謚曰悼在位五年

簡公

簡公名壬悼公子悼公被弒子壬立是爲簡公元年（哀十一年）春國
書高無丕帥師伐魯戰于郊魯左師入我軍右師奔我師從之
涉泗夏五月魯侯會吳子伐我克博田戊戰于艾陵大敗我師
獲國書公孫夏閭邱明陳書東郭書公即位闞止有寵使爲政
陳恒憚之諸御鞅言于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四
年（哀十四年）夏四月陳恒殺闞止執公囚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

言不及此六月陳恒弑之(左傳)諡曰簡在位四年

平公〔平公十二年春秋終〕　宣公　康公

平公名驁簡公弟陳恒弑簡公立驁是為平公平公即位恒相之專齊之政(史世家)元年〔哀十五年〕春正月魯公孫宿以成叛歸于我夏五月高無丕出奔北燕冬及晉平歸魯成二年〔哀十六年〕夏四月孔子卒三年〔哀十七年〕夏六月晉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衛伐莊公立襄公得般師冬十二月伐衛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公會魯侯盟于蒙四年〔哀十八年〕衛君起來奔衛侯輒復入五年〔哀十九年〕冬敬王崩元王立六年〔哀二十年〕夏及魯會于廩邱〔為鄭故謀伐晉〕七年〔哀二十一年〕秋八月公及魯侯邾子盟于顧九年〔哀二十三年〕夏六月晉荀瑤伐我高無丕帥師禦之戰于犁邱我師敗績十三年〔哀二十七年〕晉荀瑤伐鄭鄭請救于我我救鄭荀瑤乃還(左傳)是年元王崩貞王立二十五年〔悼十二年〕公薨諡曰平在位二十五年子宣公積即位

宣公四十八年取魯之郕明年公與鄭人會西城伐衛取毋邱五十一年薨田會自廩邱反〔紀年田布殺其大夫公孫孫公孫會以廩邱叛于趙田布圍廩邱翟角趙孔屑韓氏救廩邱及田布戰于龍澤田師敗逋(呂氏春秋)齊攻廩邱趙使孔青將死士救之與齊人戰大敗之得尸三萬以為二京甯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越聞之沙隨賁服却舍延尸車甲盡於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孔青曰敵齊不尸則如何甯越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入其罪二與之尸而弗取其罪三以此三者怨上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宣公薨子康公貸即位康公立十四年淫于酒婦人不聽政〔呂覽齊康公與樂人不衣鉏裼不食饕餬曰食飲不美而目顏色不足視也衣服不美身體容貌不足觀也是以食必梁肉衣必文繡〕康公十八年陳恒曾孫和始為諸侯遷康公海濱二十六年公薨呂氏遂絕其祀田氏卒有齊國(史記世家)

贊曰齊桓衣裳之會九兵車之會四仲尼曰正而不譎盍深許之矣既而內寵猶中蹶亂數葉大難卯濱罪坐蔘者悲夫景公負使兆用若有侈心然姜柄授田景實為之何也高唐之封大其國七寡厥公子萊而陽生立卑之政已遲齒弱首高國路後田氏之威接弑二君而莫敢誰何景實為之也諺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嗟乎景撥本矣俾北海之侯而為海濱之漁也

衛世家 始武王十三年終秦二世元年凡九百一十四年傳三十七世　襄平李鍇鐵君前纂

康叔　康伯　考伯　嗣伯　疌伯　靖伯　貞伯

頃侯

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弟也武王即位于社南羣臣畢從毛叔鄭奉明水康叔封傳禮〔史記康叔封布茲〕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及殺周書〕既克殷封康叔為衛侯〔書序成王既伐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史記周公之懲武庚其亂以武王封之今從蔡氏〕居河淇之閒分之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

之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左傳〕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又曰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劓刵人無或劓刵人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

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王曰封元惡大憝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王曰封爽

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書康誥）商受酗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染惡尤甚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又作酒誥梓材教之（書序）（衛世家梓材下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按蔡傳以梓材文多不類若人臣進戒之辭仁山金氏亦以為當各命侯邦之文實雜義皆非命康叔之文故不錄）康叔之國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說武王崩成王立舉康叔為周司寇康叔薨子康伯即位（索本康伯名髡宋忠曰即王孫牟也事周康王為大夫左傳所謂王孫牟父是也國語[illegible]古史考作牟伯）康伯薨子考伯即位考伯薨子嗣伯即位嗣伯薨子庭伯即位（索本作摯伯）庭伯薨子靖伯即位靖伯薨子貞伯即位（索本作[illegible]）貞伯薨子頃侯即位（史記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為侯[illegible]侯德衰不服諸侯乃按本紀[illegible]王而稱侯也○按世家[illegible]三年崩王出奔于彘[illegible]王十年[illegible]）頃侯十二年薨子僖侯即位十三年厲王奔于彘共和行政二十八年宣王立四十二年僖侯薨（史記）諡曰僖在位四十二年

武公

武公名和僖侯子僖侯世子恭伯恭伯早卒（詩序）僖侯薨恭伯弟和立是為武公（史記世家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為君共伯弟和有寵于釐侯多予之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于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衛人因葬之釐侯旁諡曰共伯而立和是為武公○按[illegible]曰太史公未見毛詩左傳附會至此）武公元年宣王十六年也武公即位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三十一年宣王崩幽王立四十二年犬戎殺幽王武公將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武公為公五十五年薨（史記衛世家）（衛本侯爵自武公以下皆稱公按春秋書[illegible]公八年[illegible]衛侯[illegible]知稱公之稱自武公始也或平王止命武公為公如史之說而莊公以下遂稱之也）在位五十五年諡曰武武公年九十五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

于朝夕以交戒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工師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于是作懿戒（即大雅抑之詩）以自儆及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國語）又飲酒悔過作賓之初筵（韓詩外傳）

莊公　桓公（十三年入春秋）

莊公名揚武公薨莊公即位在位二十三年薨諡曰莊莊公有寵妾生子州吁長好兵莊公使將石碏諫不聽及莊公薨太子完即位是為桓公桓公二年州吁驕奢公絀之州吁出奔十三年（隱元年）鄭伯弟段攻其兄不勝亡而州吁求與之友十五年（隱三年）平王崩桓王立十六年（隱四年）州吁收聚衛亡人以襲殺桓公

州吁自立為衛君 史記 夏及宋公陳侯蔡人伐鄭秋復伐鄭 隱四年 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與陳蔡伐鄭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作擊鼓之詩 州吁好兵弒桓公衛人不愛秋州吁如陳石碏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而迎桓公弟晉于邢而立之是為宣公 史記 宣公元年 隱五年 夏四月葬桓公 左傳 在位十六年謚曰桓

宣公

宣公名晉元年 隱五年 秋我師入鄭 衛亂鄭使衛故 四年 隱八年 齊侯將平宋衛于鄭春公及宋公遇于垂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七月公及宋公齊侯會于溫盟于瓦屋六年 隱十年 宋公不王鄭以王命伐宋秋七月我及宋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鄭伯圍戴克之取

三師 宋衛蔡三國師 十年 桓三年 夏公及齊侯胥命于蒲 申約言以相命而不歃血也 十二年 桓五年 夏我及陳蔡從王伐鄭十四年 桓七年 秋我及齊鄭伐盟向 二邑求成于鄭而背之故 十七年 桓十年 秋魯侯會公于桃丘弗遇冬十二月公齊侯鄭伯戰會于郎十八年 桓十一年 春正月我及齊鄭宋盟于惡曹 不書宋者 夏鄭祭仲立公子突 公子突為鄭厲公 昭公來奔上九年 桓十二年 冬十一月公薨惠公元年 桓十三年 葬 左傳 在位十九年謚曰宣

惠公

惠公名朔宣公子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職為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 是為宣姜 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洩宣姜與朔構急子公使盜殺壽及急子宣公薨朔立是為惠公惠公元年 桓十三年 春二月魯侯會紀侯鄭伯及公齊侯宋公燕人戰我師齊師宋師燕師敗績 宋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故 年 桓十四年 冬十二月宋以諸侯 齊蔡衛陳 伐鄭三年 桓十五年 春三月桓王崩莊王立冬公會諸侯 魯宋陳蔡 于袲伐鄭將納厲公弗克而還四年 桓十六年 春正月公會諸侯 魯宋蔡 于曹謀伐鄭夏公會諸侯 魯宋蔡陳 伐鄭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怨公立公子黔牟 公出奔齊 公羊 天子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眾越在岱陰齊屬負茲舍不即罪爾 [illegible] 及宋人魯人伐邾 十一年 莊五年 冬魯伐我納公十二年 莊六年 春正月王人子突救

我夏公入放黔牟于周放寧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十八年 莊十二年 莊王崩僖王立 杜預 二十年 莊十四年 冬我會周單伯諸侯 齊宋陳 于鄄 齊欲為霸故 二十一年 莊十五年 春復會諸侯 齊宋陳 于鄄齊桓公始霸二十二年 莊十六年 夏我及宋人齊人伐鄭 鄭侵宋故 冬十二月公會諸侯 齊宋陳鄭許滑滕 同盟于幽 鄭成故 二十三年 莊十七年 僖王崩惠王立 亦不 二十五年 莊十九年 秋周子頹伐惠王弗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來奔我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二十六年 莊二十年 春鄭伯虢叔納王殺子頹三十一年 莊二十五年 夏五月公薨 左傳 在位三十一年謚曰惠

懿公

懿公名赤惠公子惠公薨赤立是為懿公懿公二年（莊二十七年）惠王使虢請伐我以我立子頹也三年（莊二十八年）春三月齊伐我我及齊人戰我師敗績戴公元年（閔二年）冬十二月狄人伐我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及狄人戰于熒澤我師敗績公不去其旗是以甚敗遂滅衛（左閔年昔衛公十七年衛懿公及傳赤狄戰于洞澤○按洞當作泂）

戴公

戴公名申惠公庶兄公子頑烝于宣姜生齊子戴公申文公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戴公元年（閔二年）狄敗衛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

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是年公薨（左傳）

文公

文公名燬戴公薨文公立二年（僖二年）春諸侯城楚邱而封我四年（僖四年）春公會諸侯（齊魯宋陳鄭許曹）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冬我會諸侯之師（齊魯宋陳鄭許曹）侵陳陳成（以轅濤塗不忠）五年（僖五年）夏公及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謀寧周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六年（僖六年）夏公會諸侯（齊魯宋陳曹）伐鄭圍新城（以逃首止）故八年（僖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諸侯（齊魯宋許曹陳）盟于洮謀王室

（王已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發喪而告難于齊）冬十二月惠王崩（惠王實以七年閏月崩）子襄王立九年（僖九年）夏公會宰周公諸侯（齊魯宋鄭許曹）于葵邱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討晉里克之亂）十年（僖十年）春狄滅溫溫子來奔十二年（僖十二年）春諸侯城我楚邱之郛十三年（僖十三年）春狄侵我夏公會諸侯（齊魯宋陳鄭許曹）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秋為戎難故諸侯戍周十四年（僖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遷杞十五年（僖十五年）春楚伐徐公會諸侯（前諸侯）盟于牡邱遂次于匡諸侯之大夫救徐十六年（僖十六年）秋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戍周冬十二月公會諸侯（齊魯宋陳鄭許邢曹）于淮（謀鄫且東略）齊桓公卒齊立無虧孝公奔宋十八年（僖十八年）春宋以我師及諸侯（曹邾）伐齊齊殺無虧冬邢人狄人伐我圍菟

圃公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十九年（僖十九年）秋伐邢二十一年（僖二十一年）春狄侵我二十五年（僖二十五年）春正月伐邢滅邢夏四月公薨謚曰文秋葬文公文公之封于楚邱也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左傳）文公在位二十五年

成公

成公名鄭文公子文公二十五年（僖二十五年）薨成公立我平魯莒冬十二月公會魯侯莒慶盟于洮成公元年（僖二十六年）春正月寧速會魯侯莒子盟于向夷齊伐魯北鄙我伐齊三年（僖二十八年）春

晉侯將伐曹假道于我我弗許晉侵曹伐我取五鹿二月晉齊盟于斂盂公請盟晉人弗許公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公以說于晉公出居襄牛楚人救我夏四月戰于城濮楚[illegible]公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五月元咺奉叔武（以受盟）[illegible]（晉侯參鄭莒）盟于踐土或訴元咺于公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六月晉人復公甯俞（衞大夫）與國人盟于宛濮曰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公先期入甯俞先長牂（衞大夫）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歂犬華仲（並衞大夫）前驅射殺叔武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公羊）

（晉文公逐衞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衞侯之不得反也故于是已立然後為踐土之會治反衞侯衞侯得反曰叔武簒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殺叔武元咺走而出）冬諸侯（晉魯齊宋蔡鄭陳莒邾秦）會于溫公與元咺訟公不勝執公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元咺歸于衞立公子瑕五年（僖卅年）晉侯酖公不死魯為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秋乃釋公公使賂周歂冶廑（並衞大夫）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歂廑殺元咺及公子瑕瑕弟子儀公復入六年（僖三十一年）（十年）一冬狄圍我我遷于帝邱卜曰三百年七年（僖三十二年）夏狄有亂我使狄狄請平秋我及狄盟晉文公之末年諸侯朝晉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九年（文元年）晉襄公使先且居胥臣伐我圍戚夏六月取之獲孫林父我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孔達伐晉十年（文二年）夏六月晉士穀會諸侯（宋陳鄭）盟于垂隴陳共公為我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十一年（文三年）春公如陳成（行晉）十二年（文四年）春晉歸孔達夏公如晉拜秋使甯俞如晉聘十三年（文五年）冬晉陽處父來聘十五年（文七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晉趙盾宋陳鄭許）盟于扈十六年（文八年）秋八月襄王崩子頃王立十七年（文九年）春楚伐鄭孔達會諸侯之大夫（晉宋許）救鄭二十一年（文十三年）冬魯侯如晉朝公會魯侯于沓請平于晉（[illegible]）（于楚故）秋侵我二十二年（文十四年）春頃王崩匡王立夏六月公會諸侯晉大夫（晉趙盾魯宋陳鄭許）同盟于新城（從楚者服且謀邾捷菑）二十三年（文十五年）冬十一月公及諸侯（晉宋蔡陳鄭許曹）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

（以魯故楚人賂晉故不立伐而還）宋人弒昭公二十五年（文十八年）春孔達及晉陳鄭之大夫伐宋二十八年（宣二年）夏晉以我師宋師陳師侵鄭（鄭為[illegible]）冬十月匡王崩定王立三十二年（宣六年）春孫免及晉趙盾侵陳（陳即楚故）三十三年（宣七年）春使孫良夫如魯盟冬公會諸侯（晉魯宋鄭曹）盟于黑壤三十五年（宣九年）秋九月公會諸侯（晉宋鄭曹）于扈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冬十月公薨（諡曰成）在位三十五年

穆公

穆公名遬成公子成公薨穆公即位元年（宣十年）夏六月晉以我師宋師曹師伐鄭（鄭即楚也）取成而還二年（宣十一年）孔達及晉宋曹

同盟于清丘宋為盟故伐陳陳貳于楚故我救陳晋以為討五年宣十
四年春我殺孔達以說于晋八年宣十七年夏六月公會諸侯晋魯曹邾于
斷道謀伐齊九年宣十八年春世子臧會晋侯伐齊十一年成二年春孫
良夫侵齊齊敗我師于新築良夫遂如晋乞師魯臧孫許亦如
晋乞師夏六月孫良夫會晋師魯師曹師及齊侯戰于鞌齊師
敗績秋九月公薨謚曰穆定公元年葬穆公左傳穆公在位十一
年

定公

定公名臧穆公子穆公十一年成二年薨定公即位是年冬楚鄭
侵我我請平十一月孫良夫及楚公子嬰齊魯侯蔡侯許男及

諸侯之大夫秦宋陳衛齊曹邾薛鄫盟于蜀定公元年成三年春正月公會
諸侯晋魯宋曹伐鄭討邲之役秋孫良夫晋郤克伐廧咎如赤狄之餘廧咎如
潰冬十一月使良夫如魯聘丁未盟三年成五年冬十一月定王
崩簡王立十二月公會諸侯晋魯齊宋鄭曹邾杞同盟于蟲牢鄭服故諸侯
謀復會宋辭四年成六年春三月孫良夫及晋師鄭師伊雒之戎
陸渾蠻氏侵宋五年成七年秋楚伐鄭公會諸侯晋魯齊宋曹莒邾杞救鄭
八月同盟于馬陵公惡孫林父良夫之子冬林父以戚奔晋公如晋
晋反我戚七年成九年春正月公會諸侯晋魯齊宋鄭曹莒邾同盟于蒲將
會吳吳人不至晋以鄭貳于楚執鄭伯八年成十年春黑背公弟侵
鄭夏五月公會諸侯晋魯齊宋曹伐鄭鄭成鄭伯歸十年成十二年夏公

會晋侯于瑣澤晋楚成故十一年成十三年夏五月公從劉康公成
肅公會諸侯晋魯齊宋鄭曹邾滕伐秦戰于麻隧秦師敗績十二年成十四年
春公如晋晋侯强見孫林父公不可夏晋侯使郤犨送林父公
見而復之公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子衎為太子冬十月公薨
謚曰定獻公元年成十五年春二月葬定公左傳定公在位十二年

獻公　殤公

獻公名衎定公子母曰敬姒定公薨獻公即位元年成十五年春三
月公會諸侯晋魯曹宋齊邾同盟于戚晋執曹伯歸于京師討其殺太子而自立
冬十一月孫林父會諸侯之大夫晋魯齊宋鄭邾會吳于鍾離二年成十六年
鄭從楚夏四月公伐鄭至于鳴鴈晋伐鄭郤犨來乞師戰

于鄢陵之日公出于衛秋公會諸侯晋魯齊宋邾于沙隨三年成十七年
春鄭侵晋北宮括救晋侵鄭至于高氏夏五月公會尹武公單
襄公及諸侯晋魯宋曹齊邾伐鄭六月同盟于柯陵冬公會單襄公及
諸侯伐鄭十月圍鄭楚救之諸侯還四年成十八年楚伐宋冬十二
月公會諸侯晋宋邾及魯齊之大夫同盟于虛朾謀救宋五年襄元年
春正月甯殖會諸侯之大夫晋齊宋曹莒邾滕薛圍宋彭城宋魚石叛討魚石也
夏晋韓厥伐鄭公次于戚以為之援秋九月簡王崩子靈王立
冬使公孫剽如魯聘六年襄二年夏甯殖及晋師宋師侵鄭秋七
月孫林父會諸侯之大夫晋魯宋曹邾于戚謀鄭故冬復會于戚城虎
牢以偪鄭鄭人乃成七年襄三年夏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晋宋

(鄭莒邾人)同盟于雞澤陳使袁僑如會戊寅及陳袁僑盟九年(襄五年)
春孫林父會吳于善道秋公會諸侯(晉魯宋陳鄭曹莒邾滕薛齊吳鄫)于戚會
吳且命戍陳冬楚伐陳十一月公會諸侯(晉魯宋鄭曹齊)于城棣以救
陳十一年(襄七年)秋魯季孫宿來冬十月使孫林父如魯聘壬戌
及魯盟楚圍陳十二月公會諸侯(晉魯宋陳曹莒邾)于鄬以救陳十二
年(襄八年)夏五月甯殖會諸侯(晉鄭齊宋邾)于邢丘十三年(襄九年)冬十
月公會諸侯(晉魯宋曹莒邾滕薛杞小邾齊)伐鄭(鄭從楚故)鄭行成十二月同盟于
戲晉以諸侯復伐鄭閏月侵鄭次于陰口而還十四年(襄十年)春
公會諸侯(前諸侯)會吳于柤夏五月楚鄭伐宋公救宋師于襄牛
鄭皇耳侵我我追之獲皇耳秋公會諸侯(前諸侯)伐鄭師于牛首

城虎牢而戍之鄭及晉平會楚救鄭鄭又與楚人盟諸侯之師
還侵鄭北鄙而歸十五年(襄十一年)夏四月公會諸侯(前諸侯)伐鄭鄭
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城北楚伐鄭鄭逆之伐宋九月諸侯悉
師復伐鄭冬十月鄭成十二月會于蕭魚楚執鄭十八年(襄十四年)
春正月北宮括會諸侯(前諸侯)之大夫會吳于向夏四月北宮括
會諸侯(前諸侯)之大夫伐秦公起孫林父甯殖林父殺羣公子公
出奔齊齊人以郲寄公國人立公孫剽是為殤公殤公者穆公
孫也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于諸侯冬孫林父會諸侯之大
夫(晉魯宋鄭莒邾)于戚謀定我殤公二年(襄十六年)春三月公會諸侯(晉魯宋鄭曹莒邾薛杞小邾)于溴梁戊寅諸侯大夫盟三年(襄十七年)石買孫
蒯伐曹取重丘四年(襄十八年)夏晉執我行人石買及孫蒯(為曹故)冬
十月公會諸侯(晉魯宋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同圍齊五年(襄十九年)春正月諸侯
(前諸侯)盟于祝柯夏孫林父晉欒魴伐齊六年(襄二十年)夏六月公會
諸侯(晉魯齊宋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盟于澶淵(齊成故)七年(襄二十一年)晉欒盈亂
春公會諸侯(晉魯齊宋鄭曹莒邾)于商任錮欒氏八年(襄二十二年)冬公會諸
侯(晉魯齊宋鄭曹莒邾薛杞小邾)于沙隨復錮欒氏九年(襄二十三年)秋齊伐我自
我伐晉十年(襄二十四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魯宋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于夷儀
將以伐齊水不克冬楚伐鄭以救齊諸侯還救鄭十一年(襄二十五年)
夏五月公會諸侯(前諸侯)于夷儀伐齊齊已弒莊公遂與晉平
晉侯使魏舒宛沒逆獻公將使衛與之夷儀齊崔杼止其帑以

求五鹿秋七月諸侯(前諸侯)同盟于重丘(齊成故)八月獻公入于夷
儀獻公自夷儀使母弟鱄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
人甯喜許之十二年(襄二十六年)春二月甯喜殺孫襄(林父子)弒殤公
剽孫林父以戚如晉甲午獻公入大夫逆于竟者執其手而與
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于門者頷之而已公至使讓大叔儀
曰寡人淹恤在外獨子不在寡人對曰臣不能負羈紲從扞牧
圉罪一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罪二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公
使止之我侵戚孫林父愬于晉晉戍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
三百人夏六月晉侯會諸侯大夫(晉鄭宋曹)于澶淵以討我疆戚田
取我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秋晉執甯喜公如晉晉人執而

囚之于士弱氏齊侯鄭伯如晉請公晉許之冬十二月我歸衛姬于晉晉乃釋公獻公後元年 襄二十七年 春石惡會諸侯之大夫 晉魯楚蔡陳鄭許曹 于宋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 衛大夫 攻甯氏殺喜及右宰穀母弟鱄出奔晉公使免餘爲卿辭曰大叔儀不貳乃使大叔儀爲卿秋七月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二年 襄二十八年 討甯氏之黨石惡出奔晉冬十二月靈王崩景王立 實以十一月癸巳崩 三年 襄二十九年 夏五月公薨謚曰獻秋九月葬獻公 左傳 獻公在位十八年出亡殤公立十二年遇弒獻公復入入三年薨獻公前後通在位二十一年

襄公

襄公名惡獻公子獻公後三年 襄二十九年 薨襄公即位夏五月世叔儀會諸侯之大夫 晉魯齊宋鄭曹莒滕薛小邾 城杞六月吳子使札來襄公元年 襄三十年 冬十月北宮佗會諸侯之大夫 晉齊宋衛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 于澶淵宋災故 謀歸宋財既而無歸 二年 襄三十一年 冬十二月公如楚三年 昭元年 春正月齊惡會諸侯之大夫 晉楚魯齊宋陳蔡鄭許曹 于虢尋宋盟 在襄二十七年 四年 昭二年 春晉韓起來聘九年 昭七年 秋八月公薨晉士鞅來弔且反戚田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來弔且追命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謚曰襄冬十二月葬襄公 左傳 在位九年

靈公

靈公名元襄公子襄公嬖人婤姶生孟縶孟縶之足不良能行孔烝鉏 衛卿 夢康叔謂已立元史朝亦夢襄公四年 昭一年 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公薨烝鉏立之是爲靈公靈公二年 昭九年 春[illegible][illegible]及齊宋鄭之大夫會楚子于陳三年 昭十年 晉平公卒秋九月北宮佗如晉會葬四年 昭十一年 楚圍蔡秋北宮佗會諸侯之大夫 晉魯齊宋鄭曹杞 于厥慭謀救蔡五年 昭十二年 夏公如晉 朝嗣君 六年 昭十三年 秋七月公會劉子諸侯 晉魯齊宋衛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 于平丘公兄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又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 靈公嫡母 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十三年 昭二十年 夏六月公在平壽齊氏殺孟縶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載寶以出如死鳥會齊侯使公孫青來聘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于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昭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朔遂盟國人八月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 霄魴並齊氏黨 閏月殺宣姜公子朝尋復入 子朝復入傳無明文 十四年 昭二十一年 宋華氏叛冬十一月公子朝會諸侯之大夫 晉[illegible][illegible] 救宋十五年 昭二十二年 夏四月景王崩子猛立是爲悼王子朝作亂冬十月晉納王于王城十一月

悼王崩母弟敬王立居于狄泉十八年（昭二十五年）夏北宮喜會諸侯之大夫（晉魯宋鄭曹邾滕薛小邾）于黃父晉趙鞅令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十九年（昭二十六年）冬十月晉納王王入于成周二十年（昭二十七年）秋北宮喜會諸侯之大夫（晉宋曹邾滕）于扈戍周且謀納魯昭公（昭公時出居鄆）二十五年（昭三十一年）冬世叔申會諸侯之大夫（晉魯齊宋鄭曹莒薛杞小邾）于狄泉謀城成周二十六年（定元年）春正月城成周二十九年（定四年）春二月公會周劉子諸侯（晉魯宋蔡鄭陳許曹莒邾頓胡滕薛杞小邾齊）于召陵侵楚三十一年（定六年）魯侵鄭不假道于我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于豚澤公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發諫乃止三十二年（定七年）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我公欲

叛晉諸大夫不可公使北宮結如齊而私于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從之公及齊侯盟于瑣三十三年（定八年）夏齊伐魯晉師救魯將盟公于鄟澤趙鞅曰誰敢盟衛侯者（以衛叛晉故欲辱之）涉佗成何（晉大夫）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盟禮尊者涖牛耳主次盟者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涖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公之手及捥（捥血至腕）公怒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侵鄭遂侵我九月魯季孫斯仲孫何忌侵我冬公及鄭伯盟于曲濮三十四年（定九年）秋齊伐晉克夷儀齊侯在五氏（晉地）公將如五氏卜過中牟龜焦公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不

如從齊乃伐齊敗之齊侯致禚媚杏于我三十五年（定十年）夏晉趙鞅圍我晉討我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于是執涉佗成何[illegible]求成于我我不許晉人殺涉佗成何奔燕冬公及齊侯鄭游速會于安甫三十七年（定十二年）夏公孟彄伐曹克郊三十八年（定十三年）春公及齊侯次于垂葭使師伐晉河內公惡公叔戍（公叔文子之子）以其富也戍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為亂三十九年（定十四年）春公逐公叔戍戍奔魯其黨趙陽奔宋夏北宮結奔魯（亦戍黨）晉范中行氏叛晉圍朝歌五月公會齊侯魯侯于牽謀救范中行氏太子蒯聵將殺夫人南子夫人覺之太子奔宋盡逐其黨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四十年（定十五年）夏鄭伐宋公及齊

侯次于渠蒢謀救宋晉趙稷以邯鄲叛四十一年（哀元年）夏四月公及齊侯救邯鄲圍五鹿秋八月公會齊侯于乾侯救范氏孔圉以師齊師鮮虞人伐晉取棘蒲四十二年（哀二年）夏四月公薨（[illegible]）靈公在位四十二年冬十月葬靈公

出公

出公名輒太子蒯聵子靈公適孫也靈公四十二年（哀年）卒大
子得罪出亡乃立輒是為出公是年夏六月晉趙鞅納太子于
戚出公元年（哀三年）春石曼姑及齊國夏圍戚求援于中山（即鮮虞）
二年（哀四年）秋七月甯跪及齊陳乞救晉范氏圍五鹿三年（哀五年）
夏晉趙鞅伐我圍中牟四年（哀六年）春晉魏曼多侵我八年（哀十年）
公孟彄自齊來歸（定十四年逆大于宋細奔齊）九年（哀十一年）冬世叔齊出奔宋
十年（哀十二年）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公懼秋公會吳于鄖
及魯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公之舍子貢說大宰嚭
乃舍公十一年（哀十三年）秋晉魏曼多侵我十二年（哀十四年）秋晉趙鞅
伐我莊公元年（哀十五年）秋八月晉趙鞅伐我冬公孟彄出奔齊閏

月太子入立是為莊公公出奔魯（魯在十六年從書）自公之出亡也莊
公立國人出莊公晉立襄公之孫般師齊人執般師衛立公子
起君起元年（哀十八年）夏石圃逐君起起奔齊出公自齊復歸逐石
圃而復石魋與大叔遺（皆公用逆）是年敬王崩元王立出公後七
年（哀二十五年）夏五月褚師比公子彌牟等作亂公出奔宋公為支
離之卒（臺名）因祝史揮以侵衛衛逐揮公館諸外里使如越請
師於八年（哀二十六年）夏五月越皐如后庸宋樂茷納魯叔孫舒帥師
納公公孫彌牟致眾而問焉曰請納之眾曰勿納曰彌牟亡而
有益請自北門出眾曰勿出乃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公
不敢入師還立莊公庶弟公子黔是為悼公出公遂卒于越是

年元王崩定王立（左傳）出公在位十二年出奔魯亡三年復入又
七年復出奔宋前後通在位十九年（史記作二十一年誤）

莊公（般師　公子起附）

莊公名蒯聵靈公大子也宋公子朝舊通于靈公夫人南子朝
在宋靈公召之靈公三十九年（定十四年）秋齊宋會于洮大子獻盂
邑（名）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大子羞
之謂戲陽速（家臣）曰從我而見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
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
走曰蒯聵將殺余靈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大子告人曰
戲陽速禍余速告人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

不許將戕于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紓余
死諺曰民保于信吾以信義也四十二年（哀二年）靈公薨出公輒
立是六月晉趙鞅納大子于戚宵迷陽虎（魯家臣奔晉）曰右河而南
必至焉使大子絻（始發衣之服）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告于門哭而
入遂居之荀寅士吉射叛晉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師送之
晉趙鞅禦之將戰郵無恤御趙鞅大子為右登鐵上望見鄭師
眾大子懼自投于車下無恤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趙鞅
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于牖下群子勉之
死不在寇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
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

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絶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
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蒯聵中肩斃于車中獲其
蠭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趙鞅喜曰
可矣出公元年 哀三年 春齊衛圍戚初孔圉娶大子之姊生悝孔
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圉卒通于内 良夫通孔伯姬 大子在戚孔姬
使之焉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
之盟為請于伯姬莊公元年 哀十五年 冬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迫孔
悝于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出公輒奔魯孔悝立大子是為莊
公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于外久矣
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二年 哀十六年 春瞞成

褚師比出奔宋公使鄢肸告于周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逋
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
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
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
弗休悔其可追夏四月孔子卒六月公逐孔悝悝出奔宋秋七
月逐大叔遺遺奔晉公與渾良夫謀召出公輒大子疾 亦莊公子 刧
公強盟之求必立己且請殺渾良夫三年 哀十七年 春大子殺渾良
夫晉趙鞅召公若大子來公辭以鄭大子又使椓之夏六月趙
鞅圍我齊救我鞅乃還冬十月晉復伐我入其郛我出公奔而與
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公自鄄入般師出初公

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
公使匠久又欲逐石圃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閉門而請弗
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大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
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己氏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
髡之以為呂姜髢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
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國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
二月齊人伐我我請平立靈公子起執般師以歸舍諸潞 齊邑 君
起元年 哀十八年 夏石圃逐君起起奔齊出公輒自齊復歸 左傳 莊公
為大子出亡十六年入立為諸侯在位三年遇弑謚曰莊般師
凡兩立遂廢公子起在位一年

悼公 以下戰國　敬公　昭公　懷公　慎公　聲公　成侯
平侯　嗣君　懷君　元君　君角
悼公名黚 系本名虔史記作黔 莊公庶弟悼公元年 哀二十六年 越人帥師納
出公不克而還我立公子黚是為悼公 史記出公季父黔攻出公子而自立 公孫
彌牟相之以城鉏與越人 左傳 悼公五年卒 紀年四年 子敬公
弗即位 世本作費 敬公十九年卒子昭公糾即位 系本[illegible]是時
二晉彊衛如小侯屬之昭公三年定王崩考王立六年公子亹
弑公代立是為懷公懷公十一年公子頹弑懷公而代立是為
慎公慎公父公子適 系本適作虔悼公也 適父敬公也慎公元年考王
崩威烈王立二十五年威烈王崩安王立四十二年慎公薨子

聲公訓即位（索本作聲公馳）聲公十年安王崩烈王立十一年聲公薨
子成侯速即位（索本作不逝。按上稱公名，遫不得成侯便名遬，索本是）成侯十六年衛貶
號曰侯二十九年成侯薨子平侯立平侯八年薨子嗣君立（紀年作孝襄侯）
嗣君五年更貶號曰君獨有濮陽（史世家）衛嗣君時胥靡逃
之魏衛贖之百金不與乃請以左氏（衛地）羣臣諫曰以百金之地
贖一胥靡無乃不可乎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教化喻于民三百
之城足以為治民無廉恥雖有十左氏將何以用之四十二年
嗣君病富術謂殷順且（衛人）曰子聽吾言以說君勿益損也君
必善子人生之所行與死之心異始君之所行于世者食高麗
也（言養身）所用者繅錯挐薄也（二臣名）羣臣盡以為君輕國而好

高麗必無與君言國事者子謂君君之所行于天下者甚謬繅
錯未斷于國而挐薄輔之自今以往公孫氏不血食矣（公孫氏衛國姓）
君曰善與之相印曰我死子制之嗣君死殷順且以君令相公
子期繅錯挐薄之族皆逐之（索國）公子期蓋即懷君也懷君三十
一年朝魏魏囚殺懷君魏更立嗣君弟是為元君元君為魏婿
故魏立之元君十四年秦拔魏東地初置東郡更徙衛野王縣
而并濮陽為東郡二十五年元君卒子君角即位（年秦元君十一年秦置東郡一年徙野王一十年說異）
君角九年秦并天下立為始皇帝二十一年
二世廢君角為庶人衛絕祀（史記）
贊曰春秋之際衛亂最甚行公栽于州吁伋子戕于子朔懿公
滅于狄成公溢叔武之誅獻公構孫寗之禍靈公逞宣姜之亂
莊公出公逆天滅紀父子兄弟相為仇讎嗚呼使周公秉成衛誅
為先矣乃享國數十葉後諸侯亡由康叔兼材武文甚承而衛
多君子之故與

襄平李鍇鐵君甫纂

宋世家 始成王元年終赧王二十九年凡八百三十七年傳三十二世

微子　微仲　宋公稽　丁公　湣公　煬公　厲公
僖公　惠公　哀公　戴公　武公　宣公

微子名啟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前事見殷傳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乃命微子啟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史記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祐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

踐脩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書國于宋微子故能仁賢乃代武庚故殷之餘民甚戴愛之微子卒立其弟衍是為微仲記曰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是也微仲薨子宋公稽即位宋公稽薨子丁公申即位丁公申薨子湣公共即位湣公共薨弟煬公熙即位史記湣公大子弗父何庶子鮒祀鮒一作魴周亦作魴祀鮒祀弒煬公大子何何讓不受鮒祀自立左傳是為厲公厲公薨子僖公舉即位僖公元年周厲王二十一年

也十七年厲王出奔彘二十八年公薨諡曰僖子惠公覸即位惠公四年宣王立三十年公薨諡曰惠子哀公即位哀公元年薨子戴公即位戴公十八年宣王崩幽王立二十九年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立三十四年戴公薨子武公司空即位武公生女為魯惠公夫人生魯桓公十八年公薨子宣公力即位宣公有大子與夷十九年公病讓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讓而受之公薨弟和即位史記

穆公 七年入春秋

穆公名和宣公弟穆公七年魯隱公元年秋九月及魯盟于宿九年隱三年春三月平王崩桓王立秋八月公疾召大司馬孔父

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子馮出居于鄭秋八月公薨左傳諡曰穆在位九年

殤公

殤公名與夷宣公子穆公薨殤公即位元年隱四年春公及魯侯遇于清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居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弒桓公而立使告于我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

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我許之故公及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秋諸侯復伐鄭公使如魯乞師魯公子翬帥師會之敗鄭徒兵而還二年 隱五年 秋九月我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于宋敝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我入其郛我如魯告命魯侯將救之問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魯侯怒乃止冬十二月我伐鄭圍長葛三年 隱六年 秋取長葛冬京師饑魯使宋請糴四年 隱七年 秋及鄭平七月盟于宿魯伐邾 為我討也 五年 隱八年 春齊將平宋衛于鄭有會期公以幣請于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于犬丘齊卒平宋衛于鄭秋七月公及齊侯衛侯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公不王六年 隱九年 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公伐我我以入郛之役怨魯不告命魯怒絕我使冬魯侯齊侯會于防謀伐我七年 隱十年 夏五月魯公子翬會齊侯鄭伯伐我六月魯侯復會于老桃敗我師于菅鄭師入郜取防歸于魯秋七月鄭師猶在郛我及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 戴亦作載國名 八月鄭伯克戴取三師 宋衛蔡三師 九月鄭伯入我八年 隱十一年 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我大敗我師 莊公元年 桓二年 春正月華父督殺孔父 宋司馬 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公 左傳 謚曰殤在位九年

莊公

莊公名馮穆公子莊公元年 桓二年 春正月華父督弒殤公召馮

于鄭而立之是為莊公十年 桓十一年 春我及齊衛鄭盟于惡曹 不繫者闕 宋雍氏女于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突雍氏宗有寵于公秋九月執鄭祭仲曰不立突將死亦執突而求賂焉祭仲與我盟以突歸而立之鄭昭公出奔衛公會陳侯蔡叔盟于折公會魯侯于夫鍾冬十二月復會于闞十一年 桓十二年 魯侯欲平宋鄭秋七月公及魯侯燕人盟于穀丘八月又會于虛冬十一月又會于龜公辭平魯及鄭師伐我戰于宋十二年 桓十三年 春二月魯侯會紀侯鄭伯及公齊侯衛侯燕人戰我師齊師衛師燕師敗績十三年冬我以諸侯 齊蔡衛陳 伐鄭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為盧門 宋城門 之椽十四年 桓十五年 春三月桓王崩莊王立鄭厲公出奔蔡昭公復入冬公會諸侯 魯衛陳 于袲伐鄭納厲公弗克而還十五年 桓十六年 春正月公會諸侯 魯蔡衛 于曹夏四月公會諸侯 魯衛陳蔡 伐鄭十六年 桓十七年 秋我及魯衛伐邾 邾宋爭邾疆故 十九年 莊二年 冬十一月公薨謚曰莊明年夏葬莊公 左傳 在位十九年

閔公

閔公名捷莊公子莊公薨閔公即位衛二公子逐惠公惠公奔齊 在桓十六年 閔公三年 莊五年 冬我會諸侯 魯齊陳蔡 伐衛納惠公八年 莊十年 春二月魯侵我三月我遷宿 宿地 取其 夏六月我及齊師次于郎魯敗我師于乘丘齊師還九年 莊十一年 夏五月我侵魯魯敗我

師于鄢秋大水魯使弔焉曰天降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弔
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孫達曰
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浡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
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
之辭也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十年莊十一年秋南宮萬弒公
于蒙澤殺大夫仇牧及太宰督立公子游左傳諡公曰閔在位十
年

桓公

桓公名御說亦莊公之子也閔公十年莊十二年南宮萬弒閔公立
公子游羣公子奔蕭御說奔亳南宮牛萬之子猛獲圍亳冬十月

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
子游于宋立御說是為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我請于陳
衛陳衛歸之皆醢之是年莊王崩僖王立桓公元年莊十三年春齊
侯會我及諸侯陳蔡邾于北杏以平我亂已而我背北杏之會二
年莊十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我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
于我而還冬公會單伯諸侯齊衛鄭于鄄三年莊十五年春公會諸侯
齊陳衛鄭于鄄齊桓公始霸秋我及齊邾伐郳鄭侵我四年莊十
六年夏我及齊衛伐鄭冬十二月公會諸侯齊魯陳衛鄭許滑滕同盟于幽
鄭成故五年莊十七年僖王崩惠王立七年莊十九年秋周王子頹作亂衛
師燕師伐周立子頹冬我及齊陳伐魯西鄙幽之盟魯使微者會故九年

莊二十五年春鄭公虢公納王殺子頹十四年莊二十六年秋我及魯齊
伐徐十五年莊二十七年夏六月公會諸侯齊魯陳衛鄭同盟于幽陳鄭服故十
六年莊二十八年秋荊伐鄭我會齊魯救鄭二十年莊三十二年齊以荊
伐鄭故請會諸侯公請先見于齊侯及遇于梁丘二十二年閔二年
秋入衛衛人出走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
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狄伐邢二
十三年僖元年春正月我及齊曹次于聶北救邢夏邢遷于夷儀
我及齊曹城邢二十四年僖二年秋九月公及齊侯江人黃人盟
于貫服江黃故二十五年僖三年秋公及齊侯江人黃人會于陽穀謀伐楚
二十六年僖四年春正月公會諸侯齊魯陳衛鄭許曹侵蔡蔡潰遂伐

楚次于陘夏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冬我會諸侯齊魯衛鄭許曹
之師侵陳陳成二十七年僖五年夏公及諸侯齊魯陳衛鄭許曹會王世
子于首止王以惠后故欲立子帶故齊桓會之以定其位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王使
召鄭伯鄭伯逃歸不盟二十八年僖六年夏公會諸侯齊魯陳衛曹伐
鄭逃首止盟故圍新城秋楚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二十九年
僖七年秋公會諸侯齊魯陳鄭盟于甯母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
之難懼不發喪三十年僖八年春正月公會王人諸侯齊魯衛許曹陳盟
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三十一
年僖九年春公薨諡曰桓在位三十一年

襄公

襄公名茲父桓公太子桓公三十年僖八年冬公疾太子請立庶
兄目夷目夷不可三十一年僖九年春桓公薨太子即位是為襄
公夏公會宰周公諸侯齊晉衛鄭許曹于葵丘秋諸侯盟于葵丘公以
目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于是宋治襄公二年僖十一年夏揚拒
泉皐伊雒之戎伐京師入王城王子帶召之也三年僖十二年秋王
討王子帶子帶奔齊四年僖十三年夏公會諸侯齊魯陳衛鄭許曹于鹹淮
夷病杞且謀王室也秋諸侯戍周六年僖十五年春楚伐徐三月公
會諸侯前諸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諸侯之大夫救徐冬我伐曹
莊十四年曹與諸侯伐我故七年僖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周
內史叔興來聘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

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是陰陽之
事非吉凶所生也冬十二月公會諸侯前諸侯于淮謀鄫且東
畧也八年僖十七年冬十月齊桓公卒孝公昭來奔九年僖十八年春正
月公會曹伯衛人邾人伐齊齊殺無虧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
之徒遂與我戰夏五月我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十年僖十九年
春執滕子嬰齊夏六月公及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
邾公使邾子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睢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
宋使邾殺鄫子為犧牲以祭之故鄫於神以屬東夷秋我圍曹曹南之盟不似地主禮故十二年僖二
十一年春我及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宋為鹿上之盟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秋公及
諸侯陳蔡鄭許曹會于盂楚執公以伐我冬十二月魯侯會諸侯前諸

侯盟于薄釋公十三年僖二十二年夏公及諸侯[illegible]伐鄭楚伐我
以救鄭公將戰大司馬固公孫固莊公孫諫弗聽冬十一月公及楚人戰
于泓我師敗績公傷股十四年僖二十三年春齊伐我圍緡十九年盟于齊
宋不與會故夏五月公薨左傳謚曰襄在位十四年

成公

成公名王臣襄公子襄公薨成公即位元年僖二十四年秋大叔帶
以狄師攻王王適鄭處于氾八月我及楚平公如楚還入于鄭
鄭伯享之有加禮二年僖二十五年夏晉納王殺大叔帶經于此年書宋蕩杰
大夫傳不載大夫為誰不可知晉侯之亡也過我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晉
侯立我叛楚即晉三年僖二十六年冬楚伐我圍緡四年僖二十七年冬

楚及諸侯陳蔡鄭許圍我我使公孫固如晉告急五年僖二十八年春晉
伐曹衛以救我三月我又使門尹般大夫如晉告急晉執曹伯分
曹衛之田以畀我楚起夏四月公會晉侯齊師秦師及楚戰于
城濮楚師敗績五月公會諸侯晉魯齊蔡鄭衛莒盟于踐土冬公會諸
侯晉魯蔡鄭陳莒邾秦于溫天王狩于河陽諸侯圍許六年僖二十九年夏
六月公孫固會王子虎魯侯及諸侯之大夫晉齊陳蔡秦于翟泉尋踐
土之盟且謀伐鄭十二年文二年夏六月公會陳侯鄭伯晉士穀魯公孫
敖盟于垂隴討衛故冬公子成及諸侯之大夫晉魯陳鄭伐秦十三年
文三年春正月我會諸侯之大夫晉魯陳衛鄭伐沈沈潰十七年文七年
夏四月公薨昭公即位而葬成公左傳謚曰成在位十七年

昭公

昭公名杵臼成公子成公十七年文七年 襄昭公即位昭公將去羣公子司馬樂豫戴公元孫曰不可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六卿公子成公孫友樂豫鱗矔公子蕩華御事 秋八月公會諸侯齊宋衛陳鄭許曹晉大夫趙盾盟于扈晉書公故立 昭公元年文八年 秋八月襄王崩頃王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華樂皇皆戴族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黨司城蕩意諸奔魯二年文九年 春三月楚伐鄭華耦大夫會諸侯之大夫晉晉書侯救鄭不及楚師三年文十年 冬狄侵我陳侯鄭伯會楚子于

息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我我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公為右盂鄭伯為左盂盂田獵陳名 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公違命無畏抶其僕以徇四年文十一年 秋魯公子遂來聘言蕩意諸而復之七年文十四年 春頃王崩匡王立夏六月公會諸侯書陳衛鄭許曹晉趙盾同盟于新城陳鄭宋服且謀納捷菑 秋七月諸侯之師納捷菑于邾弗克納九月高哀奔魯宋卿不義昭公而出八年文十五年 春三月司馬華耦[illegible]如魯盟冬十一月公會諸侯晉宋衛蔡陳鄭許曹盟于扈[illegible] 九年文十六年 公無道襄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冬十一月公田孟諸未至夫人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左傳諡曰昭在位九年

文公

文公名鮑昭公庶弟鮑禮于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于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鮑美而艷襄夫人欲通之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鮑以因夫人昭公弒鮑即位是為文公使母弟須為司城蕩虺為司馬文公元年文十七年 春晉衛陳鄭伐我曰何故弒君我及晉平夏六月晉侯合諸侯于

扈平我故 二年文十八年 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十二月殺須及昭公子攻武氏遂出武穆之族使公孫師莊公孫為司城樂呂戴公曾孫為司寇以靖國人三年宣元年 鄭受盟于楚秋楚侵陳遂侵我晉趙盾救之公及諸侯陳衛曹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楚救鄭乃還冬我及晉人伐鄭四年宣二年 春二月華元及鄭戰于大棘我師敗績鄭獲華元元逃歸夏我及諸侯晉衛陳之師侵鄭冬十月匡王崩定王立五年宣三年 武穆之族以曹師伐我秋我師圍曹九年宣七年 冬公會周王叔桓公及諸侯晉衛鄭曹盟于黑壤鄭及晉平故 十年宣九年 秋九月公會諸侯[illegible]于扈陳不會晉以諸侯之師伐陳冬我圍滕十二年宣十年 夏六月我師伐滕

戊故鄭及楚平我及諸侯之師曹伐鄭取成而還十四年宣十二年冬楚伐蕭華椒以蔡人救蕭十二月華椒及諸侯之大夫晉衛曹同盟于清邱我為盟故伐陳衛人救陳十五年宣十三年夏楚伐我十六年宣十四年楚使無畏聘于齊我殺之秋九月楚圍我十七年宣十五年夏五月我及楚平二十二年成二年秋八月公薨明年春二月葬文公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四阿四注椁翰旁飾檜上飾皆天子禮左傳諡曰文在位二十二年

共公

共公名固文公子文公二十二年成二年薨共公即位是年冬十一月華元及諸侯晉魯衛曹邾薛諸侯之大夫楚秦宋陳衛鄭齊曹邾薛鄫盟于蜀共公

元年成三年春正月公會諸侯晉魯衛曹伐鄭二年成四年春華元如魯聘三年成五年春正月魯仲孫蔑來聘秋殺公子圍龜文公子冬十一月定王崩簡王立十二月公會諸侯晉齊魯衛鄭曹邾杞同盟于蟲牢諸侯謀復會公辭以圍龜之難四年成六年春三月諸侯之師晉衛鄭及伊雒之戎侵我以我辭會也秋魯師侵我五年成七年秋楚伐鄭公會諸侯晉魯齊衛曹莒邾杞救鄭八月同盟于馬陵且莒服故六年成八年春華元如魯聘伯姬魯女成公姊妹夏使公孫壽如魯納幣七年成九年春正月公會諸侯晉齊魯衛鄭曹莒杞同盟于蒲二月魯伯姬歸于我夏魯季孫行父來致女晉執鄭伯鄭貳于楚故鄭立公子繻禎八年成十年夏五月公會諸侯晉魯齊衛曹伐鄭歸鄭伯九年成十一年

華元善楚又善晉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十年成十二年夏五月晉楚盟于我西門之外十一年成十三年夏五月公會周劉康公成肅公及諸侯晉齊魯衛邾曹滕伐秦戰于麻隧秦師敗績十三年成十五年春三月世子成會諸侯晉魯衛鄭曹齊邾同盟于戚討曹伯大子而自立夏六月公薨秋八月葬共公左傳諡曰共在位十三年

平公

平公名成共公子共公十三年成十五年薨平公即位是年秋八月司馬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文公子華元殺蕩澤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五大夫並蕩氏族出奔楚冬十一月華元會諸侯之大夫晉齊魯衛鄭邾會吳于鍾離元年成十六年夏四月鄭侵我我敗諸汋陂鄭

人覆之敗我師汋陵獲將鉏樂氏樂懼戴公六世孫秋華元會諸侯晉魯衛邾于沙隨謀伐鄭七月我會周尹子及諸侯伐鄭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二年成十七年夏五月公會周尹子單子及諸侯晉齊衛邾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六月同盟于柯陵冬復會周單子及諸侯前諸侯伐鄭十月圍鄭楚救之諸侯還三年成十八年夏六月鄭侵我及曹門外遂會楚伐我納魚石等彭城以三百乘戍之而還秋七月老佐華喜圍彭城冬十一月楚救彭城伐我華元如晉告急晉侯救我楚師還十二月公會諸侯晉魯衛邾同盟于虛朾謀救我我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四年襄元年春正月華元會諸侯之師晉魯衛曹莒邾滕薛圍我彭城彭城降

晉晉以五大夫歸寘諸郯邱秋楚侵我呂留（二縣名）鄭侵我取犬邱九月簡王崩靈王立五年（襄二年）春鄭侵我夏六月我師晉師衛師侵鄭秋七月華元會諸侯之大夫（晉魯衛曹邾）于戚謀討鄭魯叔孫豹來聘冬華元復會諸侯之大夫（晉魯齊衛曹邾滕薛小邾）于戚城虎牢以偪鄭鄭人乃成六年（襄三年）夏六月公會周單子及諸侯（晉魯衛鄭莒邾齊）同盟于雞澤晉逆吳子吳子不至八年（襄五年）秋公會諸侯（晉魯陳衛鄭曹莒邾滕薛鄫吳鄫）于戚（會吳且命戍陳）冬戍陳楚伐陳公會諸侯（晉魯衛鄭曹齊）于城棣以救之九年（襄六年）春樂轡（大夫）以弓梏華弱（華椒孫）于朝公見之遂逐華弱弱奔魯亦逐樂轡十年（襄七年）楚圍陳冬十二月公會諸侯（晉魯陳衛曹莒邾）于鄬以救之十一年（襄八年）春向戌會晉

侯鄭伯及諸侯之大夫（齊曹衛邾）于邢邱以命朝聘之數十二年（襄九年）春災鄭及楚平冬十月公會諸侯（晉魯衛曹莒邾滕薛杞小邾齊）伐鄭鄭成十一月同盟于戲（經書十一月己亥是月誤之說）晉以諸侯復伐鄭次于陰口而還十三年（襄十年）春公會諸侯（前諸侯）會吳于柤夏六月楚鄭圍我門于桐門衛救我秋七月楚鄭侵魯還圍蕭（宋邑）克之九月侵我北鄙公會諸侯（前諸侯）伐鄭取北宋而戍之鄭及晉平楚救鄭鄭與楚盟十一月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十四年（襄十一年）向戌伐鄭大獲夏四月鄭侵我公會諸侯（前諸侯）伐鄭鄭成秋七月同盟于亳城北楚及秦師將伐鄭鄭伯逆之伐我九月諸侯（前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使行成十一月會于蕭魚十五年（襄十二年）

冬楚及秦師伐我十七年（襄十四年）春正月我會諸侯之大夫（晉魯齊衛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會吳于向（楚敗吳為吳謀楚故）夏四月又會諸侯之大夫（前諸侯）伐秦衛孫林父逐其君獻公立公孫剽冬華閱會諸侯之大夫（晉魯衛莒邾）于戚謀定衛十八年（襄十五年）春向戌如魯聘十九年（襄十六年）春三月公會諸侯（晉宋衛鄭曹莒邾薛杞小邾）于溴梁戊寅向戌及諸大夫盟及五月我會鄭伯及晉魯衛伐許二十年（襄十七年）春莊朝伐陳獲司徒卬冬華閱卒華臣弱（閱之弟）殺其宰華吳十一月臣出奔陳二十一年（襄十八年）冬十月公會諸侯（晉魯衛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于魯濟同圍齊二十二年（襄十九年）春正月諸侯（前諸侯）盟于祝柯二十三年（襄二十年）夏六月公會諸侯（晉魯齊衛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盟于澶淵（齊及晉平故）冬魯

季孫宿來聘二十四年（襄二十一年）晉欒盈叛冬公會諸侯（晉魯齊衛鄭曹莒邾薛杞小邾）于商任錮欒氏也二十五年（襄二十二年）冬公會諸侯（晉魯齊衛鄭曹莒邾薛杞小邾）于沙隨復錮欒氏也齊伐晉二十七年（襄二十四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魯衛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于夷儀將伐齊水不克冬楚伐鄭以救齊諸侯還救鄭二十八年（襄二十五年）夏五月公會諸侯（前諸侯）于夷儀伐齊齊成秋七月諸侯同盟于重邱二十九年（襄二十六年）夏六月向戌會晉侯及諸侯之大夫（晉魯宋曹鄭）于澶淵（衛弑君剽討衛故）三十年（襄二十七年）向戌善晉趙武又善楚屈建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武晉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秦齊秦亦許之皆告于小國為會于宋及諸侯之大夫（晉楚齊秦魯衛鄭陳邾滕蔡許曹）會于宋秋

七月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三十一年襄二十八年之盟故冬十一月公及諸侯魯陳鄭許如楚及漢楚康王卒公反宋王崩十二月經從告書景王立三十二年襄二十九年宋饑司城樂喜卽子罕請于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夏六月華定會諸侯之大夫晉魯齊衛鄭曹莒滕薛小邾城杞三十三年襄三十年夏五月宋大災伯姬卒秋七月魯叔弓來葬伯姬冬十月向戌及諸侯之大夫晉魯鄭衛邾曹莒滕薛杞小邾會于澶淵我災故謀歸我財既而無歸三十五年昭元年春正月向戌會諸侯之大夫晉楚齊魯衛陳蔡鄭許曹于虢三十八年昭四年夏世子佐及諸侯楚蔡陳鄭許徐滕頓胡沈小邾淮夷會于申世子佐先歸秋七月華費遂從諸侯伐吳四十年昭六年夏右師華合比出奔衛四十二年昭八年秋九月戴惡大夫會楚伐陳滅之四十三年昭九年春華亥及諸侯之大夫魯鄭衛會楚子于陳四十四年昭十年晉平公卒秋九月華定如晉葬平公冬十二月公薨明年春二月葬平公左傳謚曰平在位四十四年

元公

元公名佐平公子元公元年昭十一年春二月魯叔弓來會葬楚圍蔡秋華亥會諸侯之大夫晉魯齊衛鄭曹杞于厥慭謀救蔡二年昭十二年夏華定華椒如魯聘三年昭十三年秋公會劉子及諸侯晉魯齊衛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于平丘八月同盟于平丘齊服八年昭十八年夏五月宋災鄭衛陳鄭九年昭十九年春二月我伐邾取蟲夏五月邾人郳人徐人亡公同盟于蟲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宋二氏公族十年昭二十年夏六月華定華亥與向寧殺羣公子公如華氏請遂劫公取大子欒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公亦取華向之子與華氏盟以爲質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華登華費遂之子奔吳華多僚與華貙相惡多僚貙並華費遂子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公與華費遂謀逐貙十一年昭二十一年夏五月任鄭翩貙家臣殺多僚劫華費遂以叛而召亡人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南里以叛六月我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我我師及齊師敗吳師于鴻口華登帥其餘以敗我師公欲出廚人濮徇曰揚徽者公徒也衆從之遂敗華氏于新里十一月晉師齊師衛師救我與華氏戰于赭邱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登如楚乞師十二年昭二十二年春楚薳越使來請華氏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圍請出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出奔楚公使公孫忌爲大司馬邊卬平公孫爲大司徒樂祁子梁爲司城仲幾仲江孫爲左師樂大心爲右師樂輓子姒子爲大司寇以靖國人夏四月景王崩悼王立六月王子朝作亂王居于皇冬十一月悼王崩經書十一月敬王立十三年昭二十二年秋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十五年昭二十五年春魯叔孫婼來聘夏樂大心會諸侯之大夫晉魯衛鄭曹邾滕薛小邾于黃父晉趙鞅令輸

王衆具戊人曰明年將納王魯季孫意如逐其君昭公冬十一
月公將為魯故如晉薨于曲棘明年春正月葬元公(左傳)諡曰元
在位十五年

景公

景公名欒(史記名頭曼) 元公子元公將亡夢大子欒即位于廟及薨
欒即位是爲景公景公元年(昭二十六年) 冬十月晉師納敬王王入
于成周王子朝奔楚二年(昭二十七年) 秋樂祁犂及諸侯之大夫(晉衛曹邾滕)
會于扈戍周且謀納魯昭公七年(昭三十一年) 冬仲幾會諸侯
之大夫(晉齊宋衛鄭曹莒薛杞小邾) 于狄泉謀城成周八年(定元年) 春正月晉
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執仲幾歸諸京師十一年(定四年) 春三月

公會周劉子及諸侯(晉魯蔡衛陳鄭許曹莒邾頓胡滕薛杞小邾齊)于召陵侵楚十三
年(定六年) 秋八月樂祁犂如晉來致使而與趙鞅私飲酒晉執樂
祁犂周儋翩作亂冬十月王處于姑蕕十四年(定七年) 冬十一月
王入于王城十五年(定八年) 春樂祁犂歸卒于大行十六年(定九年)
春向巢如晉盟且逆樂祁犂之尸公初使樂大心如晉大心辭
以疾十七年(定十年) 秋逐大心大心出奔曹公嬖向魋(司馬桓魋) 取公
子地(景公弟)馬與魋地怒扶魋而奪之地出奔陳冬母弟辰暨仲
佗(仲幾子) 石彄(褚師段子) 出奔陳十八年(定十一年) 春弟辰及仲佗石彄公
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晉荀寅士吉射
叛二十一年(定十四年) 秋公及邾侯會于洮謀救范氏也公子地自

蕭奔鄭二十二年(定十五年) 夏鄭伐我敗我師于老丘為地城嵒戈
錫(三邑鄭宋間隙地見哀十二年)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謀救我二十五年(哀三
年) 夏樂髡伐曹二十六年(哀四年) 春我執小邾子(小邾子紅道故) 二十七
年(哀五年) 夏齊伐我二十八年(哀六年) 冬向巢伐曹二十九年(哀七年)
春皇瑗侵鄭(鄭叛晉故) 秋我圍曹築五邑于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
鍾邘冬鄭救曹侵我三十年(哀八年) 春正月公滅曹執曹伯陽及
司城公孫彊以歸殺之三十一年(哀九年) 春鄭圍我雍丘皇瑗圍
鄭師二月取鄭師于雍丘夏公伐鄭三十二年(哀十年) 夏伐鄭三
十四年(哀十二年) 秋皇瑗及魯侯衛侯盟于鄖九月向巢伐鄭取錫
殺公子地遂圍嵒冬十二月鄭救嵒圍我師三十五年(哀十三年) 春

向魋救我師逃歸鄭取我師于嵒獲成讙郜延(宋大夫) 三十六年
(哀十四年) 向魋害于公公與左師向巢攻之魋入于曹以叛夏六月
使巢伐之不能亦入于曹魋奔衛巢奔魯三十七年(哀十五年) 夏鄭
伐我三十八年(哀十六年) 夏四月孔子卒三十九年(哀十七年) 子儀克(向魋
臣) 訴皇瑗之子麇曰麇將納桓氏(即向魋) 公殺之皇瑗奔晉召
之歸四十年(哀十八年) 春殺皇瑗既而聞其情使皇緩為右師是年
敬王崩元王立四十七年(哀二十五年) 衛褚師比等逐衛侯輒輒來
奔四十八年(哀二十六年) 元王崩定王立夏五月樂茷會越皐如后
庸(並越大夫)魯叔孫舒納衛侯不克入冬十月公薨(左傳)諡曰景在位
四十八年(史記六十四年非景公卒缺四)

昭公　悼公　休公　辟公　剔公　君偃

昭公名得（史記作昭公特，然前有昭公杵臼，不應上同祖謚，且左氏亦無昭公之文，綠得謚不可知，姑從史）公孫周之子元公庶曾孫也景公無子取得與啟（啟得弟）畜諸公而未有立景公四十八年（哀二十六年）冬十月游于空澤（邑名）辛巳薨于連中（館名）大尹者為近官而有寵大尹與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使召六卿（右師皇緩大司馬皇非我司徒皇懷左師靈不緩司城樂茷大司寇樂朱鉏）六卿至以甲劫之立啟得夢啟北首而寢于盧門之外己為烏而集于其上咮加于南門尾加于桐門曰余夢美必立既而六卿使國人施于大尹（施罪于大尹）大尹奉啟以奔楚乃立得是為昭公（左）（史記世家昭公者元公之曾庶孫也昭公父公孫糾糾父公子褍秦褍秦即元公少子也景公殺昭公父糾故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昭公十二年定王崩考王立二十八年考王崩威烈王立昭公四十七年薨（年表作四十九年）子悼公購由即位悼公四年薨威烈王崩安王立悼公八年薨（紀年作十八年）子休公田即位休公二十三年薨子辟公辟兵即位（紀年作桓侯璧兵一作辟公兵）辟公三年薨子剔成即位（紀年剔成肝廢其君璧而自立）（史記）梁惠王伐邯鄲徵師于宋宋君使使請于趙曰梁兵勁而權重今徵師于敝邑敝邑不從則恐危社稷若扶梁伐趙以害趙國則寡人不忍願王之有以命敝邑也趙王曰然宋不敵梁寡人知之弱趙以強梁宋必不利也則吾何以告子而可使者曰臣請受邊城徐其攻而留其日以待下吏之有城而已趙王曰善宋因舉兵入趙圍一城梁王說曰宋人

南史．宋世家卷五　十五

助我矣趙王亦說曰宋人止于此矣（國策）剔成四十一年剔成弟偃攻襲剔成剔成敗奔齊偃自立為宋君君偃十一年自立為王（國策呂氏春秋並以偃謚康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乃與齊魏為敵國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群臣諫者輒射之（呂氏春秋宋王謂相唐鞅曰寡人所殺者衆矣而羣臣愈不畏何也鞅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罪不善善者故不畏不若無辨其善不善而時罪之則羣臣畏矣無何宋君殺戮）于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為紂所為不可不誅齊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年表四十三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史記）（國策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鸇于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王大喜于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臣為無顏之冠以示勇剖傴之背鍥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館遂得而死）（呂氏春秋齊攻宋宋王使人候齊寇之所至使者還曰齊寇近矣國人恐矣左右曰此所謂肉自至蟲者也以宋之強齊之弱惡能至此王怒而殺之又使人往視報如前又殺之如此者三又使人往視使者遇其兄曰鄉之視齊寇者以冠之近也報而死今也報其情死不報其情又恐死為若何其兄曰如報其情有且先夫死者死先大亡者于是報于王曰殊不知齊寇之所在國人甚安王大喜左右皆曰鄉之死者宜矣王多賜之金寇至王自投車上馳而走此人得以富于他國）

贊曰宜穆慕義施行所難而釀亂五世君子或譏之是已然非德不當雖若殤則有禦說之先驅觸于宣胡治平文公伺釁篡國殷道觀親時其替哉

南史．宋世家卷五　平

襄平李鍇鐵君甫纂

鄭世家 始宣王二十二年終安王二十五年凡三百二十年傳二十一世

桓公

桓公名友周厲王少子宣王庶弟也年表作母弟宣王二十二年桓公初封于鄭史索隱鄭縣名屬京兆紀年宣王二十二年王錫記王子多父命居洛晉文侯二年同王子多父伐鄭克之乃居鄭父之邱名之曰鄭是曰桓公八年王錫司徒鄭伯多父命系本桓公居棫林徙拾宋忠云棫林拾皆書地名對桓公乃名為鄭封三十三年桓公為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為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惰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鄢蔽補丹依疇歷莘君之土也若前莘後河右洛左濟主芣騩山名而食溱洧脩典刑以守之唯是可以少固公說乃東寄孥與賄虢鄶受之十邑皆有寄地韓非子鄭襲鄶取之紀年晉文侯十四年鄭人滅虢十六年鄭遷于溱洧三十六年犬戎殺幽王驪山下并殺桓公史記在位三十六年謚曰桓

武公　莊公二十二年入春秋

武公名突滑譙周古史記作掘突索隱非也鄭公名忽厲公名史考突豈有子孫同名乎蓋舊史諱記昭厲之名誤以為武公字桓公之子也犬戎殺幽王桓公死之鄭人共立突滑是為武公韓非子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群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為親己遂不備鄭鄭襲胡取之武公十年娶申侯女為夫人曰武姜生太子寤生後生少子段二十七年公疾夫人請立段公弗聽公薨在位二十七年謚曰武寤生立是為莊公

公元年封弟段于京號大叔史記二十二年隱元年大叔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命公子呂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大叔出奔共段子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我取廩延我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請師于邾及邾人魯公子豫盟于翼二十三年隱二年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初武公及公並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公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

交質王子狐為質于鄭鄭公子忽為質于周二十四年隱三年平王崩桓王立周人將畀虢公政公使祭仲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冬公及齊侯盟于石門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來奔我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脩先君之怨于我使告于宋曰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二十五年隱四年宋陳蔡衛伐我圍我東門五日而還秋諸侯復伐我敗我徒兵取其禾而還二十六年隱五年侵衛牧牧衛邑衛以燕師伐我公子曼伯子元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邾人來告曰請君釋憾于宋敝邑為道秋我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冬宋伐我圍長葛二十七年隱六年我如魯渝平和而不盟曰平始與魯和也夏五月公侵

陳大獲秋宋人取長葛冬公如周始朝桓王王不禮焉二十八年隱七年及宋平盟于宿冬及陳平陳五父來及公盟良佐大夫如陳及陳侯盟陳請妻公子忽公許之二十九年隱八年公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魯許田三月使宛大夫如魯歸祊不祀泰山也成王賜周公許田以為魯朝宿之邑後世因立周公別廟鄭桓公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鄭以天子不能復巡狩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恐魯以周公別廟為疑故云以泰山之祀而祀周公秋公以齊人朝王三十年隱九年宋不王公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秋以王命如魯告伐宋冬北戎侵我公禦之大敗戎師三十一年隱十年公會魯侯齊侯于中丘盟于鄧為師期夏會伐宋六月公會魯侯齊侯于老桃我師入郜入防歸于魯秋我師

鄭史　鄭世家卷六　三

入郊猶在郊宋衛入我蔡從之伐戴八月公圍戴克之取三師九月公入宋冬及齊人入郕三十二年隱十一年公會魯侯于時來秋會齊魯伐許入之齊以許讓魯魯弗受乃與我公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于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于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于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王取鄔劉蔿邘鄭四邑于我而與我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陘隤懷十二邑皆蘇忿生之田周于是始失鄭鄭息有違言息侯伐我公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冬公以虢師伐宋大敗宋師三十三年桓元年公會魯侯于垂以璧假許田易祊田也夏四月及魯侯盟于越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傳此下有鄭伯與盟事杜注鄭伯自來則當書若是使則當言鄭人不得稱鄭伯疑誤今闕之三十四年桓二年宋華督弒殤公三月公會諸

鄭史　鄭世家卷六　四

侯魯齊陳于稷以成宋亂秋公會蔡侯于鄧始懼楚三十七年桓五年公及齊侯朝于紀欲以襲之桓王奪公政公不朝秋王以諸侯伐我公禦之戰于繻葛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使祭仲勞王且問左右三十八年桓六年北戎伐齊我救齊大敗戎師三十九年桓七年盟向二邑見隱十一年求成于我既而背之秋我及齊衛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郟四十二年桓十年冬公及齊衛與魯戰于郎四十三年桓十一年我及齊衛盟于惡曹夏五月公薨古作寤生在位四十三年謚曰莊

昭公　厲公　子亹

昭公名忽厲公名突忽莊公之世子突其庶子也初祭仲有寵于莊公為公娶鄧曼生忽宋雍氏女于莊公曰雍姞生突莊公四十三年（桓十一年）公薨祭仲立忽雍氏宗有寵于宋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突而求賂焉祭仲以突歸而立之是為厲公初北戎伐齊（在桓六年）齊乞師于我世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于齊于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饋之餼使魯為其班後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郎師在十年）忽之未昏于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忽忽辭人問其故忽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忽曰無事于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莊公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謂子突子亹子儀）皆君也弗從及厲公立忽奔衛宋以立厲公故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厲公元年（桓十二年）魯侯欲平宋鄭宋弗平冬魯侯會公盟于武父遂及我師伐宋戰于宋二年（桓十三年）公會魯侯紀侯及齊宋衛燕戰齊宋衛燕敗績既而公使魯請修好三年（桓十四年）公會魯侯于曹夏五月公使弟語如魯盟冬宋人以齊蔡衛陳伐我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為盧門之椽（大宮鄭祖廟盧門宋城門）四年（桓十五年）春三月桓王崩莊王立祭仲專公使其壻雍糾殺之祭仲殺雍糾公出

奔蔡夏五月世子忽入是為昭公秋厲公因櫟人殺檀伯（鄭守櫟大夫）而遂居櫟冬魯宋衛陳會于袲伐我謀納厲公弗克而還昭公元年（桓十六年）魯宋衛陳蔡伐我二年（桓十七年）冬十月高渠彌弒公而立公子亹子亹昭公之弟也秋齊侯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齊人殺子亹轘高渠彌祭仲逆子儀于陳而立之子儀亦昭公之弟也子儀三年（莊三年）魯侯將會公謀紀（紀有齊難故）公辭以難（厲公在櫟故）四年（莊四年）公及齊侯陳侯遇于垂十二年（莊十二年）莊王崩僖王立十四年（莊十四年）厲公自櫟侵鄭獲傅瑕與之盟夏六月傅瑕弒公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鬭于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厲公入遂殺傅瑕厲公後元年（莊十五年）公會諸侯（齊宋陳衛）于鄄齊始霸秋我侵宋二年（莊十六年）宋齊衛伐我秋荊伐我及櫟冬諸侯（齊魯宋陳衛鄭許滑滕）同盟于幽我成三年（莊十七年）僖王崩惠王立我不朝齊齊人執我鄭詹詹自齊逃來四年（莊十八年）公使周原莊公逆王后于陳六年（莊二十年）王子頹作亂公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南燕伯子頹黨）遂以王歸處于櫟秋王及公入于鄔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公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七年（莊二十一年）春鄭虢行命于弭（弭鄭地）夏同伐王城公將王自圉門入虢叔

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公享王于闕西辟樂備（惠王復 亦備）
（六代之樂）王與之武公之畧自虎牢以東周原莊公曰鄭伯效尤其
亦將有咎五月公薨八月葬厲公公之爲公子也北戎侵我莊
公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曰使勇而無剛
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
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
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大敗戎師（左傳）昭公亡四年復入入
二年高渠彌弒之謚曰昭子亹立一年齊殺之子儀立十四年
傅瑕弒之無謚（按傳例纂主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臣子殺之與弒君同子儀之立與纂有別且在位
十四年垂之遐經已書鄭伯及其遇弒諸侯不加討國人不議謚非禮也）厲公立四年出亡亡十四

年復入又七年薨前後在位十一年謚曰厲

文公

文公名捷厲公之子也厲公薨文公立文公六年（莊二十七年）公會
諸侯（齊魯宋陳）同盟于幽七年（莊二十八年）荊伐我諸侯（齊魯宋）救我楚師
夜遁國人將奔桐邱諜人告曰楚幕有烏乃止八年（莊二十九年）我
侵許十三年（閔二年）公惡高克（大夫）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
潰而歸高克奔陳十四年（僖元年）楚伐我（荊始改號曰楚）公會諸侯（齊魯宋）
（鄭）盟于檉謀救我十五年（僖二年）楚侵我囚聃伯十六年（僖三年）楚
伐我公欲成孔叔（大夫）不可十七年（僖四年）公會諸侯（齊魯宋陳衛許曹）侵
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楚屈完及諸侯盟于召陵王以惠后故

將廢世子鄭而立王子帶十八年（僖五年）公及諸侯（齊魯宋陳衛許曹）會
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王使周公召公曰吾撫女以從
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公惠于王命而懼其不朝于齊故逃歸
不盟孔叔止之弗聽十九年（僖六年）諸侯（齊宋邾魯衛曹）伐我圍新城楚
圍許以救我諸侯乃還二十年（僖七年）齊伐我孔叔請下齊公曰
姑少待夏我殺申侯（大夫）以說于齊秋諸侯盟于甯母公使世子
華聽命于會華言于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
請去之齊侯辭冬公使請盟于齊閏月惠王崩襄王惡王子帶
之難懼不發喪二十一年（僖八年）諸侯會王人于洮謀王室公乞
盟請服也二十二年（僖九年）公會宰周公及諸侯（齊魯宋衛許曹）于葵邱

二十四年（僖十一年）王子帶召戎伐京師入王城明年王討王子帶
子帶奔齊二十六年（僖十三年）公會諸侯（齊魯宋陳衛許曹）于鹹淮夷病杞
且謀王室也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明年諸侯城緣陵而遷杞
二十八年（僖十五年）楚伐徐公會諸侯（同前）盟于牡邱遂次于匡諸
侯之大夫救徐二十九年（僖十六年）冬殺世子華十二月公會諸侯
（齊魯宋陳衛許邢曹）于淮三十一年（僖十八年）公朝楚三十二年（僖十九年）我及陳
蔡楚盟于齊三十三年（僖二十年）滑叛我而服于衛我入滑三十四
年（僖二十一年）公及諸侯（宋楚陳蔡許曹）會于盂楚執宋公以伐宋冬諸侯
盟于薄釋宋公三十五年（僖二十二年）諸侯（宋衛許滕）伐我楚伐宋以救
我戰于泓宋師敗績夫人芈氏姜氏勞楚子于柯澤楚子入享

享畢夜出文芊送于軍取我二姬以歸三十六年（僖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過我公不禮焉叔詹（大夫）諫弗聽我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在僖二十年）師還又即衛三十七年（僖二十四年）我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二子周大夫）請滑初子頹之難厲公及虢公納惠王王與虢公守號公為王宮于玤王與之酒泉厲公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公怨惠王不與厲公爵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以狄伐我取櫟既而王子帶以狄師攻王王出適鄭處于氾秋八月宋公如楚還入于鄭公享宋公有加禮冬公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三子鄭大夫）省視官具于氾而後聽其私政（謂省官司具器用得事天王之禮）明年晉納王殺王子帶四十年（僖二十七年）冬楚子會公及諸侯（陳蔡許）圍宋四十一年（僖二十八年）晉侯侵曹伐衛以救宋夏四月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鄉役之三月（城濮役之前三月）公如楚致其師楚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公五月晉侯及公盟于衡雍晉獻楚俘于王鄭伯傅王用平禮（用平王享晉文侯之禮）冬公會諸侯（晉齊宋蔡秦）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四十二年（僖二十九年）夏會王子虎晉諸侯之大夫（晉齊宋陳秦）盟于翟泉謀伐我四十三年（僖三十年）晉人秦人圍我以我無禮于晉且貳于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公使燭之武（大夫）說秦伯秦伯說與我盟使戍之乃還晉亦去之四十四年（僖三十一年）公子瑕出

奔楚四十五年（僖三十二年）夏四月公薨（左傳）在位四十五年諡曰文

穆公

穆公名蘭文公之子也母燕姞文公之賤妾文公之殺世子華也（在僖十六年）逐群公子公子蘭奔晉文公四十三年（僖三十年）蘭從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石癸侯宣多逆以為大子以求成于晉晉許之四十五年（僖三十二年）文公薨蘭即位是為穆公穆公元年（僖三十三年）秦師襲我滅滑而還晉敗秦師于殽冬我及晉陳伐許討其貳于楚也楚使陳蔡逆伐我納公子瑕（三傳十一年瑕奔楚）我殺瑕三年（文二年）公會諸侯（宋陳）及諸侯之大夫（晉魯）盟于垂隴冬公子歸生及諸侯之大夫（晉宋陳）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四年（文三年）我會諸侯之師伐沈沈潰八年（文九年）公會諸侯（魯齊宋衛陳許）晉大夫盟于扈九年（文八年）秋八月襄王崩頃王立十年（文九年）楚伐我我及楚平諸侯之大夫（晉魯宋衛許）救我不及楚師十一年（文十年）公及陳侯會楚子于息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逆楚子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為右盂公為左盂（孟田獵陳名）十四年（文十三年）晉侯朝晉還公會魯侯于棐請平于晉魯侯成之十五年（文十四年）六月頃王崩匡王立夏公會諸侯（魯宋陳衛許曹）晉大夫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十六年（文十五年）公會諸侯盟于扈謀伐齊齊賂晉侯不克而還十八年（文十七年）宋弒昭公石楚及諸侯之大夫（晉衛陳）伐宋以何故弒君宋賂晉猶立文公而還夏晉會諸侯于

鹿晉侯不見公以為貳于楚也公子歸生以書告趙盾晉使鞏朔行成于我以趙穿公壻池為質我以大子夷石楚為質公以晉受齊宋之賂也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以楚之不禮共公也受盟于晉二十年 宣元年 楚及我侵陳遂侵宋晉救陳宋會于棐林以伐我楚救我遇于北林晉人還冬晉宋伐我二十一年 宣二年 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華元樂呂夏晉宋衛陳侵我楚救我晉師去之冬十月匡王崩定王立二十二年 宣三年 晉伐我及鄭我及晉平夏楚侵我冬公羗初燕姞夢天與己蘭以為子文公與之蘭而御之生公故名公曰蘭及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刈蘭而卒 [墨子]鄭穆公當晝日中處乎廟有神入門而左鳥身素服三絕面狀正方公懼神曰帝享女明德使予錫女壽十年有九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毋失鄭公再拜稽首曰敢問神名曰予為句芒 十月葬穆公 [左傳] 在位二十二年謚曰穆

靈公　襄公

靈公名夷穆公大子也穆公薨靈公即位靈公元年 宣四年 夏六月公子歸生弒公立庶子去疾去疾辭乃立其兄堅是為襄公是年冬楚伐我 鄭未服故 襄公元年 宣五年 楚伐我陳及楚平晉救我伐陳二年 宣六年 楚伐我取成于厲既成公逃歸三年 宣七年 及晉平公會諸侯 晉宋衛曹 盟于黑壤周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五年 宣九年 公及諸侯 晉宋衛曹 會于扈陳不會晉以諸侯之師伐陳冬楚為厲之役故伐我晉救我敗楚師于柳棼六年 宣十年 我及楚平夏諸侯 晉宋衛曹 之師伐我取成而還冬楚伐我晉救我遂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我七年 宣十一年 楚伐我公及楚子陳侯盟于辰陵既盟又徼事于晉八年 宣十二年 楚圍我旬有七日我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我三月克我入自皇門至于逵路公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于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楚子曰其君能下人必

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 楚大夫 入盟公子去疾 鄭伯弟 出質爰晉救我及楚師戰于邲晉師敗績公及許男如楚十年 宣十四年 晉伐我為邲故告于諸侯蒐焉而還我擇使公孫張 即子張穆公孫 代去疾于楚公如楚訴晉十六年 成二年 冬楚及我師侵衛十一月公子去疾及楚公子嬰齊魯侯蔡侯許男及諸侯之大夫 秦宋陳衛齊曹邾薛鄫 盟于蜀十七年 成三年 晉會諸侯 魯宋衛曹 伐我我敗晉師于邱輿皇戌如楚獻捷夏公子去疾伐許冬復伐許十八年 成四年 春三月公薨夏四月葬襄公 [左傳] 在位十八年謚曰襄靈公初謚幽襄公六年 宣十年 改葬之謚曰靈

悼公

悼公名費（襄公子成公弟未詳）襄公十八年（成四年）薨悼公即位是年冬公孫申疆許田許敗諸展陂公伐許取鉏任冷敦之田悼公元年（成五年）許怨我于楚公如楚訟不勝楚執皇戌公子發（子發穆公子）公歸使請成于晉秋公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冬十一月定王崩簡王立十二月公會諸侯（晉魯齊宋衛曹邾杞）同盟于蟲牢（鄭服故）二年（成六年）公如晉拜成夏六月公薨（左傳）在位二年謚曰悼

成公

成公名睔悼公之弟也悼公二年（成六年）薨成公即位是年秋楚伐我（我從晉故）晉救我楚師還成公元年（成七年）公如晉見且拜師秋楚伐我諸侯（晉魯齊宋衛曹莒邾杞）救我我軍楚師（軍攻也）囚鄖公鍾儀獻

諸晉秋八月同盟于馬陵二年（成八年）晉侵蔡及楚公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三年（成九年）公會諸侯（晉魯齊宋衛曹莒杞）同盟于蒲楚以重賂求我公會楚公子成于鄧秋公如晉晉討其貳于楚也執諸銅鞮而伐我我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楚使陳以救我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冬我圍許示晉不急君也四年（成十年）衛侵我三月公子班聞公孫申之謀立公子繻四月人殺繻立大子髡頑公子班出奔許晉欒書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夏五月晉會諸侯（晉魯齊宋衛曹）伐我我使公子然盟于脩澤公歸自晉公討立君者殺公孫申及其弟叔禽六年（成十二年）晉楚

成盟于宋公如晉聽成七年（成十三年）公會諸侯（晉魯齊宋衛曹邾滕）伐秦戰于麻隧秦師敗績夏六月公子班自訾入殺公子印公子羽（皆穆公子）公子及軍于市公子騑（即子駟亦穆公子）盡焚之殺班及其弟駹八年（成十四年）我伐許敗焉公復伐許入其郛許人平以公孫申之封（魯成四年公孫申疆許田許敗之不能定其封公以是所封田求和）九年（成十五年）公會諸侯（晉魯衛曹宋齊邾）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曹成公殺宣公大子而自立）歸之于京師夏楚侵我及暴隧我侵楚取新石冬公子鰌及諸侯之大夫（晉魯齊宋衛邾）會吳于鍾離十年（成十六年）楚以汝陰之田求成于我我叛晉公子騑及楚子盟于武城夏我侵宋宋敗我于汋陂我覆之敗諸汋陵衛伐我至于鳴鴈晉伐我我使告于楚楚子救我六月晉楚戰于

鄢陵楚師敗績秋晉會周尹子及諸侯（晉魯齊衛宋邾）伐我次于鄭西還于制田晉以諸侯之師侵陳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潁上公子喜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十一年（成十七年）我侵晉虛滑衛救晉侵我及五月太子髡頑侯獳爲質于楚楚戍我晉會周尹子單子及諸侯（宋衛曹齊邾）伐我自戲童至于曲洧楚救我諸侯還冬諸侯復伐我十一月圍我楚救之師于汝上諸侯還十二年（成十八年）我侵宋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以三百乘戍之而還十三年（襄元年）晉伐我入郛敗我徒兵于洧上楚救我侵宋我侵宋取犬丘秋九月簡王崩靈王立十四年（襄二年）我侵宋公疾公子騑請息肩

于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于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公薨（經書六月）謚（左傳）在位十四年謚曰成

僖公

僖公名髠頑成公之大子也成公十四年（襄二年）薨僖公即位子是公子喜當國（為君）公子騑為政（為卿）公子發為司馬晉師侵我諸大夫欲從晉公子騑曰官命未改秋七月諸侯之大夫（晉魯宋衛曹邾）會于戚謀城虎牢以偪我冬復會于戚遂城虎牢我成僖公元年（襄三年）公朝晉夏六月公會周單子及諸侯（晉魯宋衛莒邾齊）同盟于雞澤三年（襄五年）公使公子發聘于魯秋公會諸侯（晉魯宋陳衛曹莒邾滕薛齊吳）于戚會吳且戍陳冬楚伐陳公會諸侯（晉魯宋衛曹齊）會于城棣以救陳五年（襄七年）楚伐陳諸侯會于鄬以救之公如會及鄵公子騑使賊夜弒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明年夏葬僖公（左傳）在位五年謚曰僖

簡公

簡公名嘉僖公大子也公子騑弒僖公大子生五歲奉而立之簡公元年（襄八年）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公子騑騑先之辟殺瀆公子嬖四月我伐蔡獲蔡公子燮五月晉侯會諸侯之大夫（晉魯宋衛邾）于邢公獻捷于會冬楚伐我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欲從楚公子嘉公孫蠆公孫舍之欲待晉騑曰姑從楚晉師至吾又從之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大夫）告于晉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畧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啟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命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晉使行人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二年（襄九年）晉會諸侯（晉宋衛曹莒邾滕薛杞小邾）伐我我恐乃行成冬十一月同盟于戲將盟六卿及其大夫門子皆從公晉士弱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于我十二月以諸侯復伐我次于陰口而還楚伐我公子騑將及楚平公子嘉公孫蠆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騑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之可也乃及楚平同盟于中分三年（襄十年）我及楚伐宋衛救宋師于襄牛我使皇耳侵衛衛獲皇耳于犬丘秋我及楚侵魯西鄙還圍蕭克之九

月侵宋北鄙晉會諸侯（晉宋衛曹莒邾齊滕薛杞小邾）伐我師于牛首冬盜殺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五人皆士也故書盜）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鄭舊地）戍之我及晉平楚救我晉與楚夾潁而軍公孫蠆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亦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晉師還侵我北鄙而歸楚人亦還四年（襄十一年）我患晉楚之故公孫舍之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于是使疆埸之司惡于宋宋侵我大獲夏舍之侵宋四月晉會諸侯（前諸侯）伐我六月圍我我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楚伐我公逆之伐宋九月

諸侯悉師復伐我我使良霄大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諸侯之師觀兵于我東門我使王子伯駢行成晉趙武入盟公冬十月公孫舍之出盟晉侯十二月會于蕭魚六年（襄十三年）楚歸良霄石㚟七年（襄十四年）公孫蠆及諸侯之大夫（晉荀偃齊宋衛曹莒邾滕薛杞小邾）會吳于向夏四月公孫蠆會諸侯之大夫（前諸侯）伐秦冬公孫蠆會諸侯之大夫（晉魯宋衛莒邾）于戚（衛孫林父逐獻公立殤公故會戚以定之）八年（襄十五年）晉悼公卒公孫夏如晉奔喪公孫蠆送葬九年（襄十六年）公會諸侯（晉魯宋衛曹莒邾薛杞小邾）于溴梁大夫盟夏公會諸侯之大夫（晉荀衛宋）伐許（許請遷也）十一年（襄十八年）公會諸侯（前諸侯）同圍

齊公子嘉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夏楚伐我十二年（襄十九年）諸侯盟于祝柯（圍齊之諸侯）秋殺公子嘉然丹子良出奔楚公孫舍之當國公孫夏聽政立公孫僑為卿十三年（襄二十年）公會諸侯（前諸侯）同盟于澶淵十四年（襄二十一年）公會諸侯（晉魯齊宋衛曹莒邾薛杞小邾）于商任（晉欒盈叛會以錮之）十五年（襄二十二年）公及諸侯（晉魯齊宋衛曹莒邾薛杞小邾）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十七年（襄二十四年）公如晉朝且請伐陳秋公會諸侯（晉魯宋衛曹莒邾滕薛杞小邾）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冬楚伐我以救齊諸侯還救我十八年（襄二十五年）公會諸侯（前諸侯）于夷儀伐齊夏公孫舍之伐陳入之秋諸侯（前諸侯）同盟于重丘齊成也公孫僑獻陳捷于晉受之冬公如晉拜陳之功公孫夏復伐陳陳及我平

十九年（襄二十六年）楚秦侵我敗我師因皇頡印堇父而獻于秦秦歸我印堇父夏良霄會晉侯及諸侯之大夫（晉宋曹）于澶淵討衛疆戚田取懿氏六十以與孫林父而執衛侯（獻公）秋公及齊侯如晉請衛侯許之既歸使公孫夏如晉聘冬楚伐我二十年（襄二十七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夏良霄會諸侯之大夫（晉楚魯宋齊秦陳衛邾滕蔡許曹）于宋秋七月盟于宋既盟公享子晉趙武于垂隴二十一年（襄二十八年）蔡侯朝晉歸過我公享之公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讓鄭伯不親朝）秋公如楚冬十一月靈王崩景王立十二月楚子卒二十二年（襄二十九年）葬楚子公送葬于西門之外五月葬靈王公孫舍之使印段如周我饑公孫舍之卒罕虎為政六月公孫段

會諸侯之大夫晉宋齊衛曹莒滕薛小邾城杞吳公子札來聘冬良霄奔
使公孫黑如楚黑辭將攻霄大夫和之十二月大夫盟二十三
年襄三十年公如晉夏公及其大夫盟六月公孫僑如陳涖盟秋良
霄又所使黑如楚黑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霄奔許公及其大
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城門名之外良霄入伐舊北門駟
帶率國人伐之霄死冬罕虎及諸侯之大夫晉魯齊宋衛曹莒邾滕薛杞小邾
會于澶淵宋災故二十四年襄三十一年公如晉罕虎使印段如楚
以適晉告二十五年昭元年楚公子圍來聘且娶于公孫段氏罕
虎會諸侯之大夫晉楚魯齊宋衛陳蔡許曹于虢晉趙武魯叔孫豹曹大夫
過我公享之夏游楚穆公孫及公孫黑爭妻放楚于吳六月公及

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秋公孫僑如晉聘且問晉侯疾二十六年
昭二年殺公孫黑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之晉少姜卒冬印段如晉弔二十七
年昭三年公如晉晉再納齊女秋罕虎如晉賀夫人冬公如楚楚
子及公田江南之夢二十八年昭四年許男如楚楚止之遂止公
復田江南夏公及諸侯楚蔡陳許徐滕頓胡沈小邾宋會于申秋公先歸使大
夫從楚子伐吳克朱方遂伐賴滅之九月公孫僑作丘賦十六井
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二十九年昭五年晉韓起如楚罕虎
游吉勞諸索氏三十年昭六年鑄刑書鑄刑書于鼎以為國之常法夏楚公子
棄疾如晉過我公勞諸柤三十一年昭七年魯侯如楚公勞于師
之梁夏公孫僑如晉聘三十二年昭八年晉成虒祁宮名公如晉賀

三十三年昭九年游吉及諸侯之大夫魯宋衛會楚子于陳三十四
年昭十年晉平公卒公如晉及河晉人辭游吉遂如晉秋罕虎如
晉會葬晉平公三十五年昭十一年楚圍蔡罕虎會諸侯之大夫晉魯
齊宋衛曹邾于厥慭謀救蔡三十六年昭十二年春三月公薨夏六月葬
簡公左傳在位三十六年謚曰簡

定公

定公名寧簡公之子也簡公三十六年昭十二年薨公即位夏公如
晉晉侯享公公辭于享請免喪而後聽命簡公未葬故定公元年昭十
三年公會周劉子諸侯晉魯齊衛宋曹莒邾滕薛杞小邾于平丘罕虎卒四年昭十
六年晉韓起來聘八年昭二十年公孫僑卒十年昭二十二年景王崩悼王

立冬悼王崩敬王立王子朝作亂王居于狄泉十二年昭二十四年
公如晉十三年昭二十五年游吉會諸侯之大夫晉魯宋衛曹邾滕薛小邾于黃
父晉令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十四年昭二十六年王入
成周王子朝出奔楚十六年昭二十八年夏四月公薨六月葬定公
左傳在位十六年謚曰定

獻公

獻公名蠆定公之子也史記定公薨公即位元年魯昭之二十九
年也二年昭三十年晉頃公卒游吉如晉弔且送葬四年昭三十二年國
參會諸侯之大夫晉魯宋衛曹莒薛杞小邾于狄泉城成周八年定四年公
會周劉子諸侯晉魯宋蔡衛陳許曹莒邾頓胡滕薛杞小邾齊于召陵侵楚十年定六年

游速滅許以許男歸周儋翩王子朝餘黨因我以作亂于周我伐滑
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周六邑二月魯侵我為晉討我伐胥靡也冬王處于
姑猶十一年定七年公及齊侯盟于鹹冬王入于王城十二年定八年
晉會周成桓公侵我圍蟲牢報伊闕也冬公及衛侯盟于曲
濮游吉卒十三年定九年夏四月公薨六月葬獻公左傳在位十三
年謚曰獻

聲公

聲公名勝獻公之子也獻公薨公即位元年定十年游速會齊侯
衛侯于安甫二年定十一年及魯平魯叔還來涖盟六年定十五年罕達
伐宋敗宋師于老丘晉荀寅士吉射叛八年哀二年齊人輸吉射

粟罕達送之晉趙鞅禦之戰于鐵我師敗績十三年哀七年宋侵
我以叛晉故秋宋圍曹冬我救曹侵宋十五年哀九年我圍宋雍丘宋
皇瑗圍我師罕達救之敗績宋取我師于雍丘夏宋伐我十六
年哀十年宋伐我初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平族公子地昭二十年奔鄭元族公子辰
定十四年奔鄭我為之城嵒戈錫三邑鄭宋之間隙地十八年哀十二年宋向巢伐我
取錫遂圍嵒罕達救嵒圍宋師十九年哀十三年取宋師于嵒二十
一年哀十五年公伐宋冬晉伐我二十二年哀十六年孔子卒二十四年
哀十八年敬王崩元王立二十六年哀二十年諸侯會于廪丘為我故謀
伐晉我辭諸侯三十三年哀二十七年晉荀瑤伐我我請救于齊齊
救我晉師還三十七年悼四年荀瑤圍我左傳是年公薨史年表作三十八
年在位三十七年謚曰聲

哀公　共公　幽公　繻公　鄭君

哀公名易聲公之子也哀公八年國人弒公立聲公弟丑是為
共公共公三十年薨子幽公已即位幽公元年韓武子伐我殺
幽公國人立幽公弟駘是為繻公繻公十五年韓景侯伐我取
雍丘我城京十六年我伐韓敗韓兵于負黍二十三年我圍韓
陽翟二十五年公殺相子陽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弒公而立幽
公弟乙為君是為鄭君鄭君乙二年負黍反復歸韓十一年韓
伐我取陽城二十一年韓哀侯滅我并其國史記

贊曰鄭周出也莊公私為桓公孫于周為近乃取麥取禾射王

射肩春秋無王頡白鄭始鄭之罪可勝誅哉鄭棄虢鄶寄地也
而介乎大國初業于鄧季息肩于晉勢在必爭也是故當春
秋之際鄭所以啟諸侯之兵者齊桓之盟召陵圍新城晉文之
五盟悼公之三駕是也宋所以合諸侯之成者華元之盟西門
向戌之盟東門是也

襄平李鍇鐵君甫纂

楚世家 始成王元年終秦始皇二十四年凡八百九十二年傳四十一世

鬻熊　熊麗　熊狂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 史記世家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詳帝紀 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為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 世曰坼剖而產焉長曰古史考啓而不論殊是 昆吾二曰參胡三曰彭祖四曰會人五曰曹姓六曰季連羋姓

楚其後也昆吾氏夏之時嘗為侯伯殷之時湯滅之彭祖氏殷之時嘗為侯伯殷之末世滅彭祖氏季連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鬻熊季連之苗裔也鬻熊事文王蚤卒 見諸子傳 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 史記世家

熊繹　熊艾　熊黮　熊勝　熊楊

熊繹楚始封之君也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于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陽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熊繹生熊艾熊艾生熊黮熊黮生熊勝熊勝以弟熊楊為後 諸本楊作煬又作煬

熊楊生熊渠 史記世家

熊渠　熊翔 附熊摯　熊延　熊勇　熊嚴　熊霜 附仲雪

熊徇　熊咢

熊渠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楊越至于鄂熊渠生子三人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 系本康作庸亶作袒 中子紅為鄂王 一本作摯紅家音摯非是 少子執疵為越章王 系本無執字疵作就 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後為熊毋康毋康蚤死熊渠卒 史記世家 子熊翔即位卒長子摯有疾少子熊延即位考 古史宋均注樂緯曰熊摯有惡疾不得為後別居于夔為楚附庸後王命

曰夔子也○按史記熊渠子三人又曰毋康蚤死熊渠卒子熊摯作紅立摯紅卒其弟弑而代立曰熊延所謂毋康即長子庸摯紅或即中子紅而熊延者當即少子執疵又以弑而代立所弑為誰復不可知所載不并叶斯今姑從兩說 熊延生熊勇熊勇六年而周人作亂攻厲王厲王出奔彘熊勇十年卒弟熊嚴為後熊嚴十年卒有子四人長子伯霜中子仲雪次子叔堪少子季徇熊嚴卒長子伯霜即位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爭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難于濮而少弟季徇即位是為熊徇熊徇二十二年卒子熊咢即位熊咢九年卒子熊儀即位 史記世家

熊儀 若敖　熊坎 霄敖　熊眴 蚡冒

熊儀是為若敖若敖元年周宣王三十八年也若敖二十年幽

王為犬戎所弒周東徙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即位是為霄敖霄敖六年卒子熊眴即位是為蚡冒蚡冒十七年卒其子即位史記世家

武王 十九年八春秋

武王名熊通蚡冒之弟也蚡冒卒通弒其子而代立是為楚武王史記世家 武王十九年魯隱公即位二十一年隱二年 周平王崩桓王立三十五年桓六年 我侵隨隨國名 使薳章求成二十七年桓八年 武王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黃亦國名 使薳章讓黃王伐隨隨及我平乃盟而還左傳 是年楚自立為武王始開濮地而有之史記世家 楚伐隨曰我蠻夷也欲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為之請王室不聽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蚤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 三十八年桓九年 我圍鄾鄾也讀 敗鄧師鄾潰四十年桓十一年 我將盟貳軫二國名 鄖人將與隨絞州蓼三國名 伐我師我敗諸蒲騷及貳軫盟四十一年桓十二年 伐絞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伐絞之役羅羅熊姓國 人欲伐我四十二年桓十三年 伐羅我師敗績屈瑕縊羣帥囚于冶父以聽刑王曰孤之罪也皆免之四十四年桓十五年 周桓王崩莊王立五十一年莊四年 王荊尸授師孑焉以伐隨荊亦楚號尸陳也更為楚陳兵之法楊雄方言孑者戟也此則楚始于此參用戟為陳 春三月王薨于樠木之下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且請為會于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以上俱左傳 武在位五十一年

尚史　楚世家卷七　三

文王

文王名熊貲武王之子也文王二年莊六年 王伐申自申還伐鄧說苑文王伐鄧使王子革王子靈捕鄧二子見老人載畚乞焉不與搏而奪之王聞之拘二子將殺之大夫辭曰殺之非其罪也言文人達筆而言曰鄧無道故伐之今君公之子搏而奪吾畚無道甚于鄧君見之曰討有罪而橫奪非所以禁暴也恃力虐老非所以教幼也愛子棄法非所以保國也私二子滅三行非所以從政也丈人舍之矣謝之軍門之外 六年莊十年 王伐息息國名 蔡救息我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八年莊十二年 周莊王崩僖王立初蔡哀侯娶息嬀以語王王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十年莊十四年 楚子以息嬀故伐蔡入之十二年莊十六年 伐鄭及櫟十三年莊十七年 周僖王崩惠王立十四年莊十八年 閻敖之族為亂閻敖大夫先是文王殺之 冬巴人因之以伐我巴國名 十五年莊十九年 王禦巴師大敗于津還鬻拳大夫 弗納遂伐黃黃嬴姓國 敗黃師于踖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薨葬夕室左傳 謚曰文在位十五年史記世家十一年齊桓公始霸楚亦始大淮南子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國效之以成楚國之治說苑荊文王得如黃之狗宛路之矰畋于雲夢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朞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王卜以臣為保吉今王罪當笞匍伏將笞王王曰不穀託于諸侯矣願請無笞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無敢廢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命也王曰敬諾乃席王王伏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于背如此者再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保申曰臣聞之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保申趣出欲自流王曰此不穀之過保申何罪乃變行從保申殺如黃之狗折宛路之矰逐丹之姬務治乎荊呂覽舟作丹

尚史　楚世家卷七　四

堵敖　成王

堵敖楚始號君曰敖自此以下以未成君者曰敖 名熊囏文王之子堵敖元年魯莊公之二十年也史記世家在十八年 在位三年弟熊惲弒之而代立是為

成王成王四年莊二十三年始聘于魯六年莊二十八年我伐許諸侯救
鄭我師夜遁八年莊三十年殺令尹公子元十三年僖元年始改號曰
楚秋伐鄭鄭即故十四年僖二年侵鄭十五年僖三年伐鄭十六年僖四
年齊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我王使屈完如師屈完及諸
侯盟于召陵十七年僖五年滅弦國名十八年僖六年諸侯伐鄭我圍
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侯將許男見王于武城許男面
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王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
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
其所王從之二十年僖八年周惠王崩襄王立二十三年僖十一年黃
人不歸我貢我伐黃滅之二十七年僖十五年我伐徐諸侯伐厲與楚

國以救徐冬我敗徐于婁林二十八年僖十六年齊伐厲明年伐英
氏楚與國以報婁林之役三十年僖十八年鄭伯始來朝王賜之金既
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三十二年僖二十年隨以
漢東諸侯叛我我伐隨取成而還三十三年僖二十一年及宋人齊
人盟于鹿上秋王及諸侯宋陳蔡鄭許曹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冬會
于薄以釋之二十四年僖二十二年宋伐鄭我伐宋以救鄭及宋師
戰于泓宋師敗績鄭勞王于柯澤王取鄭二姬以歸三十五年
僖二十三年伐陳取焦夷城頓國名而還三十六年僖二十四年我及宋
平宋公來朝周王子帶以狄師伐周周襄王處于氾三十七年
僖二十五年晉納襄王殺王子帶秋秦晉伐鄀小國我以申息之師

戍商密鄀別邑商密降秦秦囚鬬克屈禦寇子儀公以歸三十八年
僖二十六年魯公子遂來乞師道我伐齊宋叛我滅夔以夔子歸宋
叛我即晉冬伐宋圍緡魯侯以我師伐齊取穀寘桓公子雍于
穀申公叔侯戍之三十九年僖二十七年王及諸侯陳蔡鄭許圍宋四十
年僖二十八年晉伐曹衛以救宋王入居于申使申公叔侯去穀使
成得臣去宋門無從晉師得臣請戰王怒少與之師得臣及晉
師戰于城濮我師敗績我殺得臣衛侯來奔四十四年僖三十二年
晉楚平四十五年僖三十三年令尹鬬勃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納許
公子瑕晉侵蔡我救之不戰而歸王殺鬬勃四十六年文元年冬十
月太子商臣以宮甲圍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謚
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左傳在位四十六年

穆王

王名商臣成王之太子也成王既立商臣又欲立王子職商臣
遂弒成王而自立是為穆王王二年文二年我圍江江國名晉伐我
以救江冬晉告于周周及晉伐我門于方城而還三年文四年我
滅江四年文五年滅六冬滅蓼六蓼並國名七年文八年周襄王崩頃王
立八年文九年王師于狼淵以伐鄭鄭及我平夏侵陳克壺丘秋
公子朱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茷陳懼及我平冬使越椒如魯
聘九年文十年鬬宜申與仲歸謀弒王王殺宜申及仲歸秋陳鄭
會王于息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逆王遂導以田孟

諸十年文十伐麋十一年文十二年羣舒叛舒人叛我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宗巢二國羣舒之屬十二年文十二年王甍[illegible]謚曰穆在位十二年

莊王

莊王名旅史記名侶穆王之子也元年文十四年春周頃王崩匡王立秋令尹成嘉大師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鬭克守燮克作亂城郢使賊殺成嘉不克而還秋八月燮克以王出將如商密廬戢黎[illegible]誘之殺燮及克史記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敢諫者死伍舉入諫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王曰三年不蜚蜚將沖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吳越春秋作伍舉說苑作蘇從呂氏春秋作成公賈韓非子作

右司馬御新序作仕慶三年文十六年庸人帥羣蠻以叛廬戢黎侵庸王乘馹會師于臨品秦人巴人從我師羣蠻從王盟遂滅庸六年宣元年王侵陳遂侵宋晉伐鄭我救鄭晉師還七年宣二年晉侵鄭我救之晉師去新序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罪也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伐楚此臣之罪也請擊之王俛而泣起而拜諸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為在己且君下其臣不可伐也乃夜還師[illegible]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杜子曰臣患智之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蹻為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此知之如目也王乃止[illegible]

[illegible]豚尹觀之反曰不可伐也[illegible]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使豚尹觀反曰可矣初之賢人死矣諂諛多在君之廬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伐之民必先反[illegible]莊王將伐晉[illegible]陳語同[illegible]諸說皆無徵冬周匡王崩定王立八年宣三年王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王王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鄭即晉我侵鄭九年宣四年令尹越椒殺蔿賈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為質[illegible]弗受王與若敖氏戰于皋滸滅之冬伐鄭十年宣五年伐鄭陳及我平晉救鄭伐陳十一年宣六年伐鄭取成而還既成鄭伯逃歸十三年宣八年滅舒蓼正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又伐陳取成而還十四年宣九年伐鄭[illegible]晉救鄭鄭敗我師于柳棼十五年宣十年鄭及我平諸

侯伐鄭鄭又及諸侯平冬我伐鄭晉救之逐我師于潁北十六年宣十一年我伐鄭及櫟鄭成夏王及陳侯鄭伯盟于辰陵鄭又徼事于晉陳弒靈公冬伐陳遂入陳殺夏徵舒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說苑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不可伐也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賦斂重[illegible]遂取陳[illegible]十七年宣十二年春王圍鄭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illegible]

日之潘尩入盟鄭公子去疾出質夏六月晉師救鄭濟河王北
師次于郔將欲還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
戰王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晉
師在敖鄗之間王使少宰如晉師且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
有日矣我使許伯致晉師既免晉使魏錡來請戰趙旃來召盟
王乘左廣逐趙旃會晉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告曰晉師至
矣我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晉
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王使唐狡與蔡
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

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
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及爲我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
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于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
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
武功王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
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
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
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故使子孫
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
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

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眾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為己
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
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
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
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楚莊王伐鄭
南與晉戰乎兩棠大克晉人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食日中
而王不食申侯請罪王歎曰吾聞之其君賢而又有師者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何以食之 [illegible] 而不敬也命吏誅之大夫諫曰子培賢者也
而 [illegible]
此必有故 [illegible] 察之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兩棠之戰大勝晉歸
而賞功 [illegible] 之弟請賞曰臣兄之有功也于車下王曰奚謂也
對曰臣之兄嘗讀故記曰射隨兕者不出三月臣之兄爭而
之故死王命盡乎府書而視之乎故記有焉乃厚賞之 [illegible]

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今王無乃耽
于樂乎王曰吾獵以求士也其榛叢刺虎豹者吾以知其勇其
攫犀搏兕者吾以知其勁有力罷田而分所得吾以知其仁因
是道也而得三士焉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伯許男來伐 [illegible] 不以禁人 [illegible] 八年 [illegible] 三年 [illegible] 十伐

宋十九年宣十四年鄭伯來謀晉王使申舟聘于齊無假道于宋宋殺之秋九月王圍宋二十年宣十五年夏五月宋及我平二十三年宣十八年秋七月王薨韓非子莊王有茅門之法曰羣臣入朝馬蹄踐霤者斬其輈而戮其御大子入朝馬蹄踐霤廷理斬其輈而戮其御大子入泣曰為我殺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臣乘君下尚校也臣乘君則主失威下尚校則上位危社稷不守何以遺子孫大子乃還走避舍再拜請死說苑作少師慶尸子雨霤莊王被袁當尸曰我猶害饑百姓賓客甚矣乃使延國中求百姓賓客之無居宿絕糧者賑之國人大說說苑莊王見天不見妖地不出孽則禱于山川曰天其忘予歟淮南子莊王封鹹冠共國彼之又曰莊王擇衣博袍令行乎天下遂霸諸侯

謚曰莊在位二十三年

共王

共王名審莊王之子也王二年成二年王將伐魯使屈巫聘于齊

告師期適魯會晉伐齊我侵魯及陽橋以救齊魯請盟許之冬十一月公子嬰齊及魯侯蔡侯許男諸侯之大夫秦宋陳衛鄭齊曹邾薛鄫盟于蜀三年成三年諸侯伐鄭鄭敗諸師與皇戌來獻捷我歸荀罃于晉四年成四年晉伐鄭我救之五年成五年許愬鄭于我我執鄭皇戌鄭叛我及晉平冬定王崩簡王立六年成六年伐鄭晉救之遇于繞角我師還晉師遂侵蔡我救蔡御諸桑隧晉師還七年成七年伐鄭諸侯救鄭鄭軍我師囚鍾儀獻諸晉八年成八年晉侵蔡遂侵我獲申驪九年成九年我以重賂求鄭鄭伯會公子成于鄧秋晉執鄭伯伐鄭我侵陳以救鄭晉歸鍾儀于我以求成冬自陳伐莒莒潰遂入鄆十二月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

請修好結成十一年成十一年宋華元來遂如晉合晉楚之成十二年成十二年夏五月公子罷許偃會晉士燮盟于宋西門之外諸侯遂會于瑣澤晉郤至來聘且涖盟冬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十二月及晉侯盟于赤棘十五年成十五年我侵鄭遂侵衛鄭侵我取新石冬遂許于葉十六年成十六年王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及王盟于武城晉伐鄭王救之晉楚遇于鄢陵及戰射王中目王宵遁殺公子側以公子嬰齊為令尹淮南子恭王戰于陰陵潘尫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寘之王懼而失體黃衰微舉足蹴其體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十七年成十七年我戍鄭晉會諸侯伐鄭我救之諸侯還冬諸侯復伐鄭我救之諸侯還十八年成十八年鄭會王伐宋彭城納宋魚石向

為人鱗朱向帶魚府以三百乘戍之而還宋圍彭城我救之伐宋宋告急于晉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我師于靡角之谷我師還十九年襄元年晉會諸侯伐鄭晉師自鄭侵我焦夷及陳秋我救鄭侵宋呂留周簡王崩靈王立二十年襄二年殺右司馬公子申二十一年襄三年公子嬰齊伐吳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侵吳吳獲鄧廖師徒吳伐我取駕嬰齊卒以公子壬夫為令尹陳叛我冬侵陳陳成公卒乃止二十二年襄四年侵陳二十三年襄五年討陳叛故殺公子壬夫以公子貞為令尹冬公子貞伐陳諸侯救陳二十五年襄七年貞圍陳諸侯會于鄬以救之陳使公子黃來奔哀公執之二十六年襄八年鄭侵蔡我伐鄭鄭成二十七

年襄九年秦使來乞師將伐晉許之秋共王師于武城以為秦援
冬許侯伐鄭十二月復伐鄭鄭成我伐鄭鄭又及我平同盟于
中分鄭城中里名二十八年襄十年我及鄭圍宋秋侵魯西鄙還圍蕭
諸侯伐鄭城虎牢而戍之鄭及晉平公子貞伐鄭鄭又與我盟
諸侯之師還我師亦還二十九年襄十一年諸侯圍鄭鄭成同盟于
亳公子貞乞旅于秦以伐鄭鄭伯逆之伐宋秋諸侯悉師以復
伐鄭鄭成冬鄭及諸侯會于蕭魚三十年襄十二年我及秦伐宋報晉
取鄭故秦嬴歸于我秦景公妹為共王夫人我使公子午聘于秦三十一年
襄十三年王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
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

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殁于地唯
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于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
焉莫對及五命乃許冬十二月王薨公子貞謀謚大夫曰君有
命矣貞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
夷奄征四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大夫從
之在位三十一年

康王

康王名昭共王之子也共王三十一年襄十三年薨王即位是年吳
侵我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王元年襄十四年公子貞伐吳師還弗備
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敗我師獲公子宜穀公子午為令
尹二年襄十六年晉伐我我及晉師戰于湛阪我師敗績晉師遂侵
方城之外五年襄十八年鄭公子嘉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我師
以去之冬十二月使告公子午子午不許王聞而讓午午曰諸侯
方睦于晉臣請嘗之午治兵于汾鄭知之完守入保公子嘉不
敢會我師我師伐鄭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
甚雨及之我師多凍役徒幾盡八年襄二十一年公子午卒使薳子
馮為令尹馮辭以疾使公子追舒為令尹九年襄二十二年殺公子
追舒復使薳子馮為令尹十一年襄二十四年我為舟師伐吳不為
軍政無功而還齊侯伐晉懼而欲見王王使薳啟疆如齊聘秋
齊陳無宇來乞師諸侯將伐齊冬王伐鄭以救齊諸侯還救鄭

王使薳啟疆送陳無宇十二年襄二十五年薳子馮卒屈建為令尹
舒鳩人叛屈建伐之吳救之大敗吳師滅舒鳩冬十二月吳子
伐我門于巢巢人牛臣射殺之十三年襄二十六年我及秦人侵吳
遂侵鄭秋許男來請伐鄭遂卒于楚王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
冬伐鄭涉于氾而歸十四年襄二十七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如
晉告晉許之告于我我亦許之告于諸侯皆許之秋七月屈建
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蒙門之外晉荀盈來涖盟冬薳罷如晉
涖盟十五年襄二十八年秋九月鄭伯來冬十一月晉侯宋公陳侯
許男來十二月靈王崩景王立乙未王薨明年夏四月葬王諸
侯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左傳謚曰康在位

郟敖

郟敖名麇康王之子也郟敖元年（襄二十九年）康王卒公子圍（康王庶弟）為令尹二年（襄三十年）使薳罷如魯聘秋公子圍殺大司馬蒍掩而取其室三年（襄三十一年）衛侯來四年（昭元年）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遂及諸侯之大夫會于虢冬公子圍將聘于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十一月至入問王疾縊而殺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殺大宰伯州犁于郟葬王于郟謂之郟敖（在位四年無謚）

靈王

靈王初名圍共王之子康王之庶弟也初為令尹郟敖四年（昭元年）弒郟敖而自立改名虔是為靈王以薳罷為令尹是年鄭游吉聘葬郟敖且聘立君王二年（昭三年）鄭伯來與之田于江南之夢三年（昭四年）許男來王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于晉晉許之夏六月王及諸侯（蔡陳鄭許徐滕頓胡沈小邾宋淮夷）會于申徐子吳出也以為貳執于申秋七月王以諸侯伐吳圍朱方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遷賴于鄢欲遷許于賴使鬬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冬吳伐楚入棘櫟麻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楚大夫）罷賴之師四年（昭五年）殺大夫屈申（以貳于吳故）以屈生（屈建子）為莫敖使與薳罷如晉逆女晉韓起來送女羊舌肸為介王欲以起為閽肸為司宮以辱晉薳啟疆進說乃辟為之禮冬十月

王以諸侯（蔡陳許頓胡沈徐越）伐吳吳子使其弟蹶由來犒師執之將以釁鼓既而赦之及汝清吳不可入遂觀兵于坻箕之山無功而還王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薳啟疆待命于雩婁五年（昭六年）公子棄疾如晉秋徐儀楚（徐大夫）來聘王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伐徐吳救之薳罷伐吳吳敗我師于房鍾六年（昭七年）王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薳啟疆曰臣能得魯君遂如魯召魯侯魯侯來王享之于新臺好以大屈（弓名）既而悔之薳啟疆說魯侯使反之（新序翟使至楚楚王誇以章華之臺臺甚高三休乃至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曰否翟窶國惡見此臺也翟王之宮也臺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猶以作者大苦居者大佚翟君惡見此臺也）七年（昭八年）陳殺其世子偃師哀公縊使行人干徵師來赴殺之秋公子棄疾圍陳冬滅陳使穿封戌為陳公八年（昭九年）諸侯之大夫（晉宋鄭衛）會王于陳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城父）實遷城父人于陳遷方城外人于許夏四月陳災十年（昭十一年）王在申召蔡侯伏甲而醉之殺蔡侯刑其士七十人（蔡侯般弒父故）公子棄疾圍蔡晉使請蔡弗許冬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遂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為蔡公十一年（昭十二年）殺大夫成熊（令尹成得臣孫）冬圍許以懼吳王次于乾谿以為之援十三年（昭十三年）春王在乾谿初王之殺郟敖也公子比出奔晉公子黑肱出奔鄭及是黑肱公子棄疾因四族（薳氏許圍蔡洧蔓成然）之徒以入楚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為王黑肱為令尹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告之師潰（公羊靈王為無道作乾谿之臺

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王聞蔡
役曰比已立矣復歸者不得復其田里衆罷而去之
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
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
及此乎然丹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
入于大都而乞師于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于諸侯以聽大
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王沿夏將欲入鄢[illegible]
獨傍偟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故鋗人謂曰爲我求食我
已不食三日矣鋗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饟王從王者罪及三族
且又無所得食王枕其股而臥鋗人以
上自代逃去王覺而弗見遂饑弗能起
申亥求王遇諸棘闈以
歸夏五月王縊于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平王時申
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
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
從亂如歸
墨子靈王好士細腰王之臣皆以一飯爲節脅息
然後帶扶牆然後起期年朝有黧黑之色春秋繁
露靈王行疆乎陳蔡意廣以武不顧其行慮所美內罷其衆乾
谿有物女水盡則女見水滿則不見靈王據母其國而役三年
不罷楚國大怒。
繁露[illegible]頭未詳
在位十二年謚曰靈

平王 公子比附

平王名棄疾及公子比公子黑肱皆共王之子靈王之弟也棄
疾初事靈王遷許滅陳皆有功及滅蔡遂爲蔡公靈王十二年
昭十三年 王在乾谿觀從自蔡召比及黑肱入襲殺蔡公將食見之
而逃觀從徇于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衆乃奉蔡公召二子
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遂入楚及郢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

軍欲築壘壁示後人爲復讐之名蔡公知之曰欲速言宜速入且役病矣請藩而已
乃藩爲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並大夫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
祿及公子罷敵比自立爲王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蔡公爲司
馬先除王宮觀從謂比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比曰余
不忍也觀從曰人將忍子夏五月靈王縊國人未及知國每夜
駭曰王入矣乙卯夜蔡公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
闞成然走告比及黑肱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
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王
者曰衆至矣比黑肱皆自殺比字子干初爲右尹黑肱別有傳
丙辰棄疾即位改名曰熊居是爲平王葬比于訾謂之訾敖殺
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闞成然爲令
尹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群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使枝如子
躬聘于鄭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
群望而祈曰請神擇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于群望
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于大
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從長幼以次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公
子比公子黑肱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楚之滅蔡也
靈王遷許胡沈三小國道房申皆故諸侯于荊焉平王即位封陳蔡而皆
復之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王元年昭十四年
使然丹簡上國之兵于宗丘且撫其民使屈罷簡東國之兵

于召陵好于邉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秋九月殺鬭成然以陽匄為令尹三年（昭十六年）王誘戎蠻子嘉殺之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五年（昭十八年）吳伐我戰于長岸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夜從之大敗我師取餘皇以歸冬遷許于白羽六年（昭十九年）遷陰于下陰城郟（陰郟並楚邑）王使費無極為大子建聘于秦無極勸王取之正月夫人嬴氏至自秦使大子建居城父使[illegible]匄聘于秦拜夫人也冬歸吳蹶由（吳王弟靈王所執）七年（昭二十年）王殺大子傅伍奢使司馬奮揚殺大子建建奔宋宋華氏亂楚薳越帥師逆華氏九年（昭二十一年）宋華亥向寧來奔夏四月景王崩悼王立王子朝作亂冬悼王崩敬王立十年（昭二十三年）吳伐州來我及諸侯之師救之

尚史　楚世家卷七　七十

令尹陽匄卒于軍戰于雞父我師大奔以囊瓦為令尹城郢十一年（昭二十四年）王為舟師以略吳疆及圉陽而還吳踵我滅巢及鍾離而還十二年（昭二十五年）城州屈復茄人城丘皇遷訾人（州屈丘皇並楚邑）郭巢郭卷（巢卷亦楚邑）十三年（昭二十六年）秋九月王薨（左傳）諡曰平在位十三年（新語楚平王奢侈縱恣不能制下檢民以德增駕百馬而行欲令天下人饒財富利明不可及于是楚國逾奢君臣無別）

昭王

昭王名軫平王之太子也平王十三年（昭二十六年）薨王即位冬十一月周敬王入于成周王子朝來奔王元年（昭二十七年）吳伐我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圍潛我救潛一師遇于窮一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進吳弑其王僚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六師還是四月殺大夫郤宛秋九月殺費無極盡滅其族四年（昭三十年）吳公子掩餘燭庸來奔王使居養（楚邑）以害吳冬吳執鍾吾子遂滅徐我救徐弗及遂城夷（夷城父也）使徐子處之五年（昭三十一年）吳侵我伐夷侵潛六（並楚邑）我救潛吳師還吳圍弦我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八年（定二年）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敗我師遂圍巢克之獲我公子繁十年（定四年）蔡滅沈我為沈故圍蔡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我十二月陳于柏舉吳擊我師大敗之囊瓦奔鄭五戰及郢昭王取妹芈畀我（平王女）以出涉睢鍼尹固與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燧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遂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王奔鄖鄖公

尚史　楚世家卷七　二

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使出王王之兄公子結似王逃亡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人王割公子結之心以與隨人盟（當心前割取血以盟）申包胥如秦乞師十一年（定五年）夏六月申包胥以秦師救我大敗吳師于沂又敗之軍祥遂滅唐又敗吳師于公壻之谿（公壻之谿並楚地）冬十月王入郢（[illegible]昭王之亡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illegible]矣不如吳吳以不死不如其以與[illegible]之一夜而三敗吳人[illegible]王與吳人戰軍敗昭王走[illegible]而行失之行三十步復旋取屨及至于隨左右問曰王何惜一踦屨乎昭王曰楚國雖貧吾豈愛一踦屨哉思與偕出與偕反也自是楚俗無相棄者又曰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illegible]寒者[illegible]然今百姓[illegible]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賑饑者居二年闔廬襲郢昭王奔隨[illegible]王免之[illegible]不能死從[illegible]去昭王乃復）

十二

年定六年吳敗我舟師公子結又以陵師敗于繁陽我大惕懼士
還郢于都而改紀其政二十年定十四年滅頓以頓子牂歸二十一
年定十五年滅胡二十二年哀元年圍蔡使蘊于江汝之閒師還蔡請
遷于吳二十五年哀四年我克夷虎蠻夷叛我者圍蠻氏蠻氏潰蠻子
赤奔晉晉執之歸于我二十七年哀六年吳伐陳昭王曰吾先君
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秋七月師于城父卜戰不吉卜
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拜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
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命公子結亦不可命公
子啟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公子
啟與公子申公子結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

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王使問諸周大史說苑作大史州黎
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于令尹司馬王曰除
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
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及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
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章楚之望也禍福之至
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
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左傳哀六年外傳作莊王在位二十七年謚曰
昭

惠王

惠王名章昭王妾越女所出也昭王卒章即位于城父是為惠
王元年魯哀公七年也三年哀九年我伐陳陳即吳故四年哀十年伐陳
吳救陳不戰而還七年哀十二年伐陳九年哀十五年伐吳及桐汭秋齊
陳瓘來十年哀十六年孔子卒六月晉伐鄭我救之白公勝作亂殺
公子申公子結而劫惠王欲以公子啟為王啟不可殺之以王
如高府楚別府圉公陽大夫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沈諸
梁攻勝勝縊國寧使公子申之子寧為令尹公子結之子寬為
司馬十一年哀十七年滅陳史記世家在十年十二年哀十八年巴人伐我圍鄾我
敗之于鄾冬周敬王崩元王立十三年哀十九年越侵我我追越師
至冥不及而還冥越地史記世家無楚伐越事秋我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我
師盟于敖敖東夷地左傳二十年哀二十六年周元王崩定王立四十二年

悼二十一年滅蔡四十四年悼二十三年滅杞與秦平是時越已滅吳而
不能正江淮北我東侵廣地至泗上四十八年悼二十七年周定王
崩考王立五十七年悼三十六年王薨史記世家謚曰惠在位五十七年
賈子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是法廢而威不立也譴而行其誅則庖宰食監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惟德是輔君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為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蛭出病愈同

簡王以下職焉　聲王　悼王　肅王　宣王　威王

簡王名中惠王之子也簡王元年北伐滅莒六年周考王崩威
烈王立二十四年簡王薨子聲王當即位聲王六年盜殺聲王
子悼王疑即位是年周威烈王崩安王立悼王二年三晉來伐

我至乘丘而還四年我伐周九年伐韓取負黍十一年三晉伐
我敗我大梁榆關我厚賂秦與之平二十一年悼王薨子肅王
臧即位肅王四年蜀伐我取茲方于是為扞關以拒之五年周
安王崩烈王立十年魏取我魯陽十一年肅王薨無子立其弟
良夫是為宣王宣王六年周烈王崩顯王立六年周天子賀秦
獻公秦始復彊而三晉益大三十年秦封衛鞅于商南侵我是
年宣王薨子威王商即位威王六年越王無彊伐齊齊說之伐
我威王從之我與師伐之大敗越人殺王無彊盡取故吳地七
年齊田嬰欺我我伐齊敗之于徐州十一年威王薨（史記世家）

懷王　頃襄王

懷王名槐威王之子也威王十一年薨王即位魏聞楚喪伐楚
取我陘山六年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破之于襄陵八邑秦使
張儀與楚齊魏相會齧桑八年周顯王崩慎靚王立十四年
慎靚王崩赧王立十一年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王為從
約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六國兵皆引而歸十六年秦欲
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患之乃使張儀南見王請楚絕齊西從
儀致商於之地六百里王大悅乃置相璽于張儀日與置酒宣
言吾復得吾商於之地群臣皆賀而陳軫獨弔且曰地未可得
而齊交先絕是楚孤也必見欺于張儀弗聽絕齊齊怒折楚符
而合于秦張儀乃謂楚將曰子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王大

怒興師將伐秦陳軫曰伐秦非計也不如與之伐齊是我亡于
秦取償于齊也王不聽發兵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十七年戰
于丹陽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屈匄遂取漢中郡王大怒悉
國兵復襲秦戰于藍田大敗我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楚至
于鄧楚乃引兵歸十八年秦使約復與楚親分漢中之半以和
楚王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張儀使楚王囚張儀儀私與靳尚
靳尚與夫人鄭袖言于王而出之儀因說王以叛從約而與秦
合親約婚姻張儀去是年秦惠王卒二十年齊湣王欲為從長
惡楚與秦合乃使使遺王書曰寡人患楚之不察于尊名也今
秦惠王死武王立張儀走魏樗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樗

里疾善乎韓而公孫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韓魏恐必因二人求
合于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四國爭事秦則楚為郡縣矣王何不
與寡人并力收韓魏燕趙與為從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令于
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成矣王率諸侯並伐則破秦必矣王
取武關蜀漢之地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韓魏割上黨西
薄函谷則楚之彊百萬也且王欺于張儀亡地漢中兵銼藍田
天下莫不代王懷怒今乃欲先事秦願大王孰計之王見齊王
書猶豫不決下其議羣臣或言和秦或曰聽齊昭雎曰王
必取地于秦而後足以刷恥于諸侯王不如深善齊韓以重樗
里疾如是則王得韓齊之重以求地樗里子必言秦復與楚之

侵地矣于是王許之竟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厚賂于楚楚往迎婦二十五年王入與秦昭王盟于黃棘秦復與我上庸二十六年齊韓魏為楚負從親三國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質于秦請救秦乃遣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二十七年太子殺秦大夫而亡歸二十八年秦與齊韓魏共伐楚殺楚將唐眛取我重丘而去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楚軍死者二萬殺我將軍景缺王恐乃使太子為質于齊以求平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遺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為兄弟盟于黃棘太子為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

乃令太子質于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壤界故為婚姻所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敢以聞下執事王見秦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雎曰王毋行發兵自守耳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之驩心于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為秦王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蕃臣不與亢禮王大怒悔不用昭雎言秦因留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王欲盟秦欲先得地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彊要我以地不復與秦秦因留之楚大臣患之乃詐赴于齊齊歸太子太子橫至立為王是為頃襄王乃告于秦（世家作赴誤今正之）曰

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頃襄王元年秦要懷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應秦秦昭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二年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恐乃從閒道走趙以求歸趙惠王不敢入懷王懷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三年懷王卒于秦秦歸其喪于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絕（蕭為楚懷王以許齊高人鑄金以衆諸侯令大臣之君智而先以志于列宋王發秦周召畢陳蔡薛衛中山之君皆服[illegible]隨而以[illegible]從伐翦之與師伐楚楚王抵萬人[illegible]握同人之蔡國人[illegible]也必而變[illegible]野人蒙六楚師之[illegible]懷王地為秦竟尹叔之趣河○[illegible]之鄖與史記異）六年秦敗韓于伊闕斬首二十四萬秦乃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旦之命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戰王患

之乃謀復與秦平七年楚迎婦于秦秦楚復平十四年王與秦昭王好會于宛結和親十五年與秦三晉燕共伐齊取淮北十六年與秦昭王好會于鄢秋復會于穰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王聞召而與之語遂言曰先王為秦所欺而客死于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而坐受困臣竊為大王弗取也于是王遣使于諸侯復為從欲以伐秦秦聞之發兵來伐楚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赧使武公（史記作西周武公之子）說昭雎于是計輟不行十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二十年秦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秦白

起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于陳城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巫黔中郡二十三年王收東地兵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為郡距秦二十七年使三萬人助三晉伐燕復與秦平入大子為質于秦三十六年王病大子亡歸秋王薨謚曰頃襄史記作頃襄王南子頃襄好色不使成讒而世家民多昏亂其積至昭奇之禍

考烈王

考烈王名元頃襄王之大子也頃襄王薨大子即位以左徒黄歇為令尹號春申君王元年納州于秦以平是時楚益弱六年秦圍邯鄲趙告急楚楚救趙七年至新中中當為市在鉅鹿秦兵去十二年秦昭王卒使黄歇弔祠于秦十六年秦王政立二十二年

與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東徙都壽春命曰郢二十五年王薨謚曰考烈史記世家

幽王　哀王　王負芻

幽王名悍考烈王之子李園女弟之所生也李園女弟本子黄歇有身而後進之考烈王故太史公十二諸侯前特書秦趙政以後書呂不韋事益微辭也考烈王薨幽王即位李園殺黄歇幽王二年秦魏伐楚十年幽王薨同母弟猶代立是為哀王哀王立二月餘哀王庶兄負芻之徒襲殺哀王而立負芻為王負芻二年秦伐楚大破我軍亡十餘城四年秦將王翦破我軍于蘄殺將軍項燕五年王翦蒙武遂破楚國虜王負芻滅楚名為楚郡云史記始皇本紀始皇二十三年王翦蒙武破楚遂王項燕立昌平君為荊王反秦于淮南二十四年王翦蒙武破荊軍昌平君死項燕自殺○按昌平君者楚公子相秦攻郢者是也始皇二十一年將攻荊徙昌平君於郢

贊曰楚始蠻夷不與中國通自郟之據遂扼天下樞擅盟主而王之楚故祖祝融火正家成也楚平之際殘焰愈熾然猛勢外鑠而陰中以浸微暨於楚反賊吴亂然東挫于句吴北蛔于彊秦大之所擯厚可又半百招月危懷襲何有

襄平李鍇鐵君甫纂

吳世家 始武王十二年終元王四年凡六百五十年傳三十世

太伯 仲雍 周章

吳太伯弟仲雍太王之子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荊蠻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以避季歷 韓詩外傳太子賢昌而欲季為後也太伯去之吳太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讓兩兄彼即不來汝有義而安太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而歸羣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要于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孔子曰太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太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論衡太王薨太伯還季歷三讓不可季歷立是為王季○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

太伯之犇荊蠻自號句吳 正義太伯居梅里 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 集解注武王追封為吳伯故曰吳太伯 太伯卒 皇覽冢在吳縣北梅里聚去城十里 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仲雍卒 吳地志仲雍冢在常熟縣西海虞山上與言偃冢並列 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墟 在河東太陽縣 是為虞仲列為諸侯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柯相卒子彊鳩夷立彊鳩夷卒子餘橋疑吾立餘橋疑吾卒子柯盧立柯盧卒子周繇立周繇卒子屈羽立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處立禽處卒子轉立轉卒子頗高立頗高卒子句卑立是時晉獻公滅周北虞

公以開晉伐虢也句卑卒子去齊立去齊卒子壽夢立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為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而夷蠻之吳興凡十九世至壽夢又六世而滅吳

史記世家

壽夢

壽夢元年當成公六年也吳初屬楚壽夢既即位楚殺巫臣之族巫臣自晉使于吳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 左傳林堯叟注先是吳自步戰未[illegible] [illegible] 以兩之一卒來舍偏兩之一焉 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 [illegible]車九乘及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 與其射御教吳乘

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使為行人于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 巢徐楚屬國 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于上國二年 成七年 我入州來 楚邑 十年 成十五年 我會諸侯之大夫 晉魯齊宋衛鄭邾 于鍾離 楚邑[illegible] 十六年楚共公子嬰齊伐我為簡之師 簡選 克我鳩茲至于衡山 [illegible] 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 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也 以侵我我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我伐駕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 吳遂有駕[illegible]六年楚共[illegible]吳為亂臣伐之也乃伐吳[illegible]而還 秋九月簡王崩靈王立 吳六月晉會諸侯同盟于雞澤使使逆吳子于淮上

吳子不至十八年襄五年我會諸侯晉魯宋衛曹莒邾滕薛齊杞于戚二十
三年襄十年我會諸侯晉魯宋衛曹莒邾滕薛杞小邾齊于柤二十五年襄十二年秋
九月吳子壽夢薨左傳在位二十五年壽夢子四曰諸樊餘祭夷眛季
札

諸樊

諸樊名遏壽夢之子也壽夢薨諸樊即位諸樊元年襄十三年楚共
王卒我侵楚戰于庸浦大敗我師獲我公子黨我告敗于晉二
年襄十四年諸侯之大夫前諸侯會我于向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
札辭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秋楚師于棠以伐我我不出
而還我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敗楚師獲其公子宜穀十二年

襄二十四年楚為舟師以伐我無功而還冬我召舒鳩人叛楚舒鳩叛楚
國十三年襄二十五年舒鳩叛楚楚伐之我救之大敗我師遂滅舒
鳩冬十二月諸樊伐楚門于巢巢牛臣射之薨左傳在位十三年

餘祭

餘祭號戴吳壽夢之子也諸樊薨餘祭即位餘祭元年襄二十六年
楚秦侵我及雩婁聞我有備而還二年襄二十八年齊慶封來奔與
之朱方冬十二月[illegible]四年襄二十九年使公子札如魯
觀夏五月閽弒吳子餘祭吳嘗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餘
祭觀舟閽以刀弒之左傳在位四年

夷末

夷末號餘眜又號句餘亦壽夢之子也餘祭弒夷末即位二年
襄三十一年使屈狐庸聘于晉巫臣之子三年昭元年莒展輿來奔六年昭四
年楚以諸侯伐我克朱方殺齊慶封冬我伐楚入棘櫟麻并楚邑
七年昭五年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我我敗其偏師于鵲岸楚師
及汝清楚界我不可入楚子觀兵于坻箕之山而還八年昭六年楚
伐徐我救之楚伐我我敗其師于房鍾獲宮廐尹棄疾十四
年昭十二年楚伐徐明年楚弒靈王師還自徐我敗諸豫章獲蕩侯
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五帥冬我滅州來十七年昭十五年春
正月夷末薨左傳在位十七年

吳王僚

吳王僚號州于夷末之子也先儒以為諸樊之弟誤夷末薨王僚即位二
年昭十七年我伐楚戰于長岸楚大敗我師獲我乘舟餘皇公子光
帥徒從之大敗楚師取餘皇以歸七年昭二十二年夏四月景王崩
子朝作亂悼王既立而敬王立楚人城州來八年昭二十三年
我伐州來楚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我與諸侯戰敗頓胡沈
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大夫楚師大奔
楚大子建之母在郹邑楚召我而啟之冬十月大子諸樊入郹
王建之子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九年昭二十四年我滅巢及鍾
召同前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兩家交怒相
離使吳攻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國
兵滅卑梁吳王聞之大怒亦發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
滅鍾離居巢楚乃恐而城郢呂氏春秋慕聞〇按傳城郢在

巢之役十一年昭二十六年史誤敬王入于成周子朝奔楚十二年昭二十七年我伐楚圍潛楚邑夏四月公子光弒王僚左傳在位十二年

吳王闔廬

吳王闔廬名光諸樊之子也初為舉公子楚之殺伍奢也其子員來奔員言伐楚之利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乃見鱄設諸于光長岸之役也楚大敗我師獲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公子光請于其眾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眾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眾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于舟側長鬣類楚人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

而殺之楚師亂我大敗之取餘皇以歸雞父之役也我伐州來楚以頓胡沈蔡陳許之師奔命救州來我禦諸鍾離楚令尹陽匄卒楚師熸吳楚人謂火滅為熸軍無氣勢公子光曰諸侯從于楚者眾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七月戊辰晦晦戰兵忌楚所不意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

軍以繫于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我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王僚十二年昭二十七年我伐楚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圍潛使季札聘于上國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我先王嫡嗣以及光自以當立季札不受以及諸樊之子故云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夏四月光伏甲于堀室而享王遂弒王僚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光即位是為闔閭闔廬三年昭三十年闔廬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大封而定其徙闔廬怒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滅徐徐子章禹

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闔廬闔廬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四年昭三十一年我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救潛我師還我師圍弦楚救弦及豫章我師還用伍員之謀也五年昭三十二年我伐越七年定二年桐叛楚闔廬使舒鳩氏誘楚人桐舒鳩皆楚屬國曰以臨我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舒鳩誘楚人以臨吳吳為若畏楚師已伐其叛國以取媚欲使楚不忌楚果伐我師于豫章我見舟于豫章偽畏楚伐桐而潛師于巢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九年定四年楚圍蔡蔡侯唐侯以闔廬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楚令尹囊瓦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囊瓦知不可欲奔冬十一月二師陳于柏舉我師擊之楚師亂大敗之五戰入郢楚子奔隨我師從

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我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我師乃退子常氏於闔廬退多以五百人救師者七千人以為前吳與楚戰五敗吳師至郢東從王于隨徵西伐至巴蜀之人前令之中甘者加有不可武王立于西郊甘加肯不可十年定五年越入我夏秦師救楚大敗我師于沂楚地又敗我師于軍祥楚地楚遂滅唐秋九月夫槩王歸自立與闔廬戰而敗奔楚我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我師楚我師于麇又戰于公壻之谿我師大敗闔廬乃

尚史　吳越陳蔡世家卷八　七

歸吳越春秋闔廬立夫差為太子使太子屯兵守楚留止自治宮室立射臺于安里華池在平昌南城宮在長安闔廬出入游郛秋冬治城中春夏治城外治姑蘇之臺旦食紐山晝游蘇臺射于鷗陂馳于游臺興樂石城走犬長洲越絕書闔廬宮在高平里射臺二一在華池昌里一在安陽里南越宮在長樂里東宮周春申君府秋冬治城中春夏治姑胥之臺旦食紐山晝游胥母射于鷗陂馳于游臺興樂碑塞者吳備候塞也居東城者所葬城也柴辟亭到語兒就李吳侯以為戰地者也麋湖城者所置麋也欐溪城者所置船宮也閶門外郭中冢者永室也蒿門外雖陵者所以養之也以為大湖中闔門自姑者所以保遠客雖城也與僕山者治以諸侯冢上者也占城者所置美人離城也吳王不韜洲在海陽中多木韜樹吳王闔閭所以植用構宮殿十九年定十四年夏五月我伐越敗于檇李大敗我師闔廬傷將指還卒于陘左傳在位十九年越絕書闔廬冢在閶門外名虎丘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丈五尺銅槨三重澒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劍三千方圓之口三千時耗魚腸之劍在焉十萬人築治之取土臨湖口葬三日而白虎居上故號為虎丘吳地記闔廬夫人墓中周迴八里別館洞房迤

澱田以大徑緩如日月金銀珠玉名千餘隻

夫差

夫差闔廬之子也夫差既立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句踐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哀元年楚圍蔡師還蔡請遷于我二月夫差敗越于夫椒吳地遂入越越行成我及越平闔廬之入郢也召陳侯陳侯不至是年秋侵陳冬洩庸如蔡納聘遷蔡于州來七年哀六年我伐陳楚子救陳卒于城父八年哀七年夫差會魯侯于鄫徵百牢伐邾以邾子歸邾茅夷鴻請救于我九年哀八年我伐魯克武城又克東陽而進遂次于泗上我行成及魯盟而還夏齊使來請伐魯魯辭乃歸邾子邾子又

尚史　吳越陳蔡世家卷八　八

無道夫差討之立其大子革十年哀九年齊侯使辭師于我辭伐魯之師夫差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于君城邗溝通江淮冬使如魯儆師伐齊十一年哀十年夫差會魯侯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夫差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大夫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我師乃還救復從魯徵門外楚伐陳公子札救陳十二年哀十一年復會魯伐齊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夏五月克博至于嬴齊地戰于艾陵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邱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魯左傳淮南子艾陵之戰也夫差曰戮齊句吳其庶乎使行人奚斯釋言于晉釋言以自解也曰寡人帥不

勝吳國之役也役今遵汶之上不敢左右唯好之故今大夫國子興其衆庶以犯獵吳國之師徒天若不知有罪則何以使下國勝國語反役賜伍員死十三年哀十二年夫差會魯侯于橐皋復徵會于衛秋會衛侯于鄖十四年哀十三年夏夫差會周單子晉侯魯侯于黃池六月越伐我大敗我師殺太子友入我我告敗于夫差夫差惡其聞也自剄七人于幕下秋七月及晉侯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卒先晉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夫差將以魯侯見晉侯魯子服何說之乃止既而悔之囚子服何夫差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太宰嚭不可乃歸越及我十六年哀十年楚伐我陳使來弔十七年哀十六年孔子卒夏我伐楚白公勝敗我師十八年哀十七年越伐我夫差御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我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我中軍而鼓之我師大亂遂敗[illegible]冬敬王崩元王立[illegible]年[illegible]越圍我二十三年[illegible]越滅我使夫差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夫差在位二十三年而滅

贊曰闔廬多知卒踐所求及乎水徐肆楚五戰入郢威且立矣

又承之以夫差報越破齊會盟上國當是時吳幾伯嗟夫使其
循道樹德引翼王室庸詎知太伯之裔不遂祚周乎乃發癰于
越食毒芊餂我所以羅楚者轉授之越威削知奔番翼海東天
厚人與明夷之上六有之蔑其明傷也

越世家 敬王二十四年句踐始立盡元王四十八年凡百七十六年無餘至允常系年莫攷自句踐至紀彊傳之世

無餘　無壬　無驛　夫譚　允常　句踐　鼫與

不壽　王翳　王之侯　王無彊

越禹之苗裔也或謂越祝融之後芊姓史伯告鄭桓公曰芊姓夔越不足命也禹行天下還歸
大越崩而葬焉至少康恐禹迹宗廟祭祀之絶乃封其庶子于
越號曰無餘無餘始受封人民山居雖有鳥田之利地理志山上有禹井
禹冢相傳下有群鳥耘田水經注鳥為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穢租貢纔給宗廟祭祀之費乃
復隨陵陸而耕種賀會稽記少康少子號曰于越越國之稱始此越絶書無餘都會稽山南故越城是也
無餘傳世十餘末君微劣不能自立禹祀斷絶十有餘歲有人

生而言語曰我無餘君之苗末衆民喜悅共封立之以承越後
號曰無壬無壬生無驛無驛卒或為夫譚與允之越傳國三十餘葉歷殷至周敬王
夫譚生允常越之興自允常始吳越春秋允常之時與吳王
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句踐即位是為越王元年魯定公
之十四年也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越王句踐使死
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
敗于檇李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
四年哀元年句踐聞吳日夜勒兵且以報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
范蠡諫曰不可句踐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
兵擊越敗我于夫椒句踐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于會稽吳王

進而圍之句踐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于此爲之奈何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句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于吳吳不許種還報句踐句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曰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于是句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嚭乃見大夫種于吳王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爲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伍員諫弗聽卒赦越史記世家夫差與越成句踐說于國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讎以暴露百姓之骨于中原此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于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

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于吳其身親爲夫差前馬國語韓非子句踐入宦于吳身執干戈爲吳王洗馬句踐之國會稽也謂然[illegible]吾終于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晉重耳犇翟齊小白犇莒其卒王霸由此觀之何遽不爲福乎句踐既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于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曰女忘會稽之恥邪史記世家句踐之地南至于句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廣運百里乃致其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命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

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于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句踐載稻與脂于舟以行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餔無不歠以問其名非身之所種不食非夫人之所織不衣[illegible]

[illegible]宮于濮陽館臺在高平駕臺在成[illegible]有石室[illegible]在櫟山句踐之出遊也休息食室于水[illegible]越王乃升明堂立政翼翼小心出不敢奢入不敢侈[illegible]勞身苦心夜以接日目臥則攻之以蓼足寒則漬之以水[illegible]懸膽于戶出入嘗之中夜潛泣泣而復嘯[illegible]越王棲會稽[illegible]會稽之山有魚池上下二處水中有二江四瀆之流九郡之廣上池宜于君王下池宜于臣民畜魚三年其利可以致富[illegible]會稽山上城者句踐與吳戰敗棲其中因以下爲目魚池[illegible]又曰女陽亭者句踐入宦于吳夫人從道產女此亭養于李鄉句踐勝吳更名女[illegible]

十里朱餘者鹽官也越人謂鹽曰餘官者工官也富中大塘者治以為義田為肥饒謂之富中拾遺記初越王入國有丹鳥夾王而飛故句踐入國起望烏臺范蠡相越日致千金家僮閑算術者萬人收四海難得之貨以為器銅鐵之類積如山阜或藏之井塹謂之寶井奇容麗色在于曲房謂之游宮】句踐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于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諸稽郢行成于吳句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鷙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吳兵加齊晉怨深于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為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句踐曰善【吳越

春秋越王曰吳王好服之離體吾欲采葛織布獻之乃使國中男女采葛作黃絲之布未及遣使吳王賜之書增之以封東至句甬西至檇李南至姑末北至平原縱橫八百里越王乃索葛布十萬甘蜜九寬文笥七枚狐皮五雙晉竹十度以復封禮吳王得越敬乃復增越之封越王用心之苦乃作苦之詩○詩但思不足餘越艷畫山山者句踐罷吳種葛使越女織布獻于吳犬山者畜犬獵南山白鹿獻吳故曰犬山其高為犬亭六山者句踐鑄銅鑄銅不爍埋之東阪其上馬箠句踐遣使取于南社徙種六山飾治為馬箠獻之吳又曰丘土城句踐所習教美女西施鄭旦宮臺也女出苧蘿山欲獻于吳恐樸陋故近大道居又曰麻林山一名多山句踐欲伐吳種麻以為弓弦使齊人守之越謂齊人多故曰麻林多以防吳以山下田封功臣射浦者句踐習兵處也射卒陳音死葬民西故曰陳音山銅錫山者句踐得伐墓使冢姓致獨山上以為冢去縣九里一也練塘者越以道吳畢也樓山冢山者害雜家持伐吳以合上也西江南路西城者苑蠡教兵處也其陵鋼可守湖之開陸所守者錫宮也石塘者越所苦單船也讀縊者句踐稅也平田向後所從也為里里山者越䰠神巫之官也死葬其上江東中巫葬者越神巫無杜子孫也死句踐于中江而葬之巫神欲使覆禍吳人船又曰句踐反國六年皆得

于民之家而欲伐吳于是使之維甲維甲者治甲系斷修內矛赤雞稽繇者也越人謂人鎩也方舟航買儀塵者越人往如江也治須慮者越人謂船為須慮亟怒紛紛者怒貌也怒至士擊高文者躍勇士也習之于夷夷海也宿之于萊萊野也致之于單單者堵也述畏起句踐得范蠡之謀乃示民以耕桑延四方之士作臺于外而館賢士今會稽山有越王臺今交州麻林一名舒林句踐德席有以弦弓東兩山句戍村木于其上春積練為山會稽之上治鑄劍淵薪經法傳肖無於畫記越王伐丁人何兄吾之神保全鑄入針一精目斷水二無說對聲葺五電鉤六戒冤七邪邪入真則以切王簡金如墨土本韓非子越子入宦于吳勤之伐弄以舜吳吳兵既勝丁父讀張之于江兵殺之于黃池拔可刻丁五周】居二年【哀十二年】吳伐齊敗之艾陵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貸粟以卜其事請貸吳王與之越乃私喜吳既殺伍員越攻居三年【哀十三年】吳王北會諸侯于黃池吳精兵從王惟老弱與太子留守【史記世家】而越十年不收于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國之父兄請曰昔夫差恥

吾君今越國亦節矣請報之辭曰昔者之戰寡人之辜也姑無庸戰父兄又請句踐許之乃致其眾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眾之不足而患其志行之少恥也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不患其志行之少恥而患其眾之不足也今寡人將助天滅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進旅退也進則思賞退則思刑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故敗吳于囿又敗之于沒又郊敗之【國語】吳告急于王王秘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韓非子越伐吳乃先宣言曰吳王築如皇之臺掘深池罷苦百姓煩擾財貨余為民誅之又曰越王問大夫種曰伐吳可乎對曰君欲知之試焚宮室于是焚

宮室下令曰救火者比死敵之賞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人之塗其體被濡衣而赴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又曰）越王見怒蛙而式之御者曰何為式曰蛙有氣是歲人有自剄死以頭獻者故越王將復吳試焚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臨戰而使人絕頭刳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墨子）越王好士之勇舟失火試其士曰越國之寶盡在此親自鼓其士而進之士聞鼓音破碎亂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餘越王擊金而退之（淮南子）越王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而戰武士必其死

其後四年（哀十三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于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于姑蘇之山吳王使王孫雄肉袒膝行而前請成句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句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

兵曰王已屬政于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句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越絕書安城里高庫者句踐禽夫差以為勝兵築庫高閣之周二百三十步）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致貢于周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為伯句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于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于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吳越春秋句踐平吳春祭三江秋祭五湖因以其時為之立祠于是度吳餘財攻貢周室沛然于本陵以待楚臨期開陽復之于越臣越章其功故曰越絕記句踐與吳戰大敗之其有九黨近臣二達臣五人[illegible]不合者其罪刑（水經注）琅邪山名越王句踐之故國也伐吳霸中國徙都琅邪（紀年）晉出公七年於越徙都琅琊句踐伐吳霸關東從琅琊起館臺以望東海孔子從弟子七十人奉先王雅琴治禮往奏句踐不可[illegible]）

[illegible]人如木客之山取元常之喪[illegible]生熛風飛砂石以射人人莫能入[illegible]

句踐[illegible]（[illegible]）子王鼫與即位（紀年[illegible]句踐卒次鹿郢立

六年卒樂資云越語謂鹿郢為鼫與）王鼫與卒子王不壽即位王不壽（紀年不壽立十年見殺是為盲姑次朱句立）子王翁即位王翁（紀年朱句三十四年滅滕三十五年滅郯三十七年朱句卒）子王翳即位（呂氏春秋越人三世殺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翳卒子王之侯即位（紀年翳三十三年遷于吳三十六年七月太子諸咎弒其君翳十月粵殺諸咎粵滑吳人立孑之子錯枝為君明年大夫寺區定粵亂立無余之十二年寺區弟思弒其君莽安次無顓立無顓八年薨是為菼蠋卯也則王之侯即無余之也）王之侯卒子王無彊即位王無彊時越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彊當楚威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伯圖越之所為不伐楚者為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楚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翟危魏亦覆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

不安故二晉之事越也不至于覆軍殺將馬汗之力不效所重得于晉者何也言晉雖與楚爭今令越合于二晉以伐楚然所以望得二晉者何故越王曰所求于晉者不至頓刃接兵而況于攻城圍邑乎願魏以聚大梁之下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郯之境則方城之外不南淮泗之間不東商於析酈宋胡之地夏路以左不足以備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則齊秦韓魏得志于楚是二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穫之不此之為而頓刃于河山之間以為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奈何其以此王也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豪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王所待于晉者非其汗馬之

力也又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衆也今楚衆已分何待于晉越王曰奈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于中以至無假之關者三千七百里景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鬬晉楚也晉楚不鬬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復讎龐長沙楚之粟也竟澤陵楚之材也索隱讎當作犨邑名竟澤陵當為竟陵澤復上文勢於汙越窺兵通無假之關此四邑者不上貢事于郢矣臣聞之圖王不王其敝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也于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疆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于徐州徐廣曰周顯王之四十六年也紀年粵子無顓薨後十年楚伐徐州無楚敗越殺無顓又諡為無疆為無顓之後紀年不得錄也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史記世家

贊曰吳挫于陘志報越卒破之越困于會稽陰謀二十二年卒入吳是故君人者尚其志志王則王志伯則伯矣然因則持舛則弛故易于因而有致命遂志也楚據吳上游城陵其之無疆納齊游說與齊惡楚用自殄刈書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不善不時能無殄乎

陳世家 始武王十三年終敬王四十一年凡六百四十四年傳二十三世

胡公 申公 相公 孝公 慎公 幽公 僖公

武公 夷公 平公

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昔舜為庶人時堯妻之二女居于嬀

後因為氏姓姓嬀氏舜已崩傳禹天下而舜子商均為封國夏后之時或失或續（夏代封虞思虞遂）至于周武王克殷紂乃復求舜後得嬀滿封之于陳以奉帝舜祀是為胡公（諱法武王時當舜之胄有虞閼父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滿而封之于陳都于宛邱之側與黃帝堯之後共為三恪）胡公卒子申公犀侯即位申公卒弟相公皋羊即位相公卒立申公子突是為孝公孝公卒子慎公圉戎即位慎公當周厲王時慎公卒子幽公寧即位幽公元年周厲王二十六年（竹書紀）十二年厲王奔于彘（二十三年 世家幽公十二年厲王奔彘而推之元年當在二十六年）幽公卒子僖公孝即位僖公四年周宣王立三十五年僖公卒（按世家幽公十二年厲王奔彘二十三年幽公卒又云僖公六年宣王即位三十六年僖公卒蓋以奔彘之年考之幽公二十三年當共和十一年下距宣王即位載四年所云僖公六年當在四年又按僖公卒于宣王二十二年實在位三十五年而云三十六年亦誤）子武公靈即位武公十五年卒子夷公說即位是歲周幽王立夷公三年卒弟平公燮即位平公七年幽王為犬戎所殺周東徙二十三年平公卒（史記世家）

文公 桓公（二十三年入春秋） 大子免附

文公名圉平公之子也文公元年周平王十七年也文公十年卒長子桓公鮑即位桓公二十三年（魯隱公初即位）二十六年（隱四年）衛州吁弒其君請伐鄭以除公子馮夏公及宋公蔡人衛人伐鄭秋諸侯復伐鄭衛州吁來九月執而殺之鄭請成于我公不許公子佗諫不許二十八年（隱六年）鄭侵我大獲二十九年（隱七年）我及鄭平佗如鄭蒞盟鄭良佐來蒞盟鄭公子忽三十年（隱八年）鄭公子忽來逆女三十八年（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公卒（穀公疾病公子佗殺大子免國人分散故再赴杜預注甲戌前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己丑此年正月六日陳亂故再赴其日異而皆以正月起文故但書正月慎疑審事故從赴而書之〇疏甲戌當是公子佗作亂事己丑公卒蓋以史年非再赴也）公疾病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夏葬公（左傳謚曰桓）桓在位三十八年

厲公

厲公名躍桓公之子蔡女之所生也（史世家以公子佗為厲公以躍為利公長子利公誤）桓公三十八年（桓五年）卒公子佗殺大子免而自立是年秋我及蔡衛從王伐鄭厲公元年（桓六年）秋蔡人殺公子佗（公羊躍是為厲公陳佗淫于蔡蔡人殺之穀梁陳侯憙獵淫于蔡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而殺之）六年（桓十一年）公及宋公蔡叔盟于折七年（桓十二年）秋八月公卒（左傳）謚曰厲在位七年

莊公

莊公名林桓公之子也（史世家桓公中子）厲公卒公即位公二年（桓十四年）宋人以我及諸侯（齊蔡衛）伐鄭三年（桓十五年）桓王崩莊王立冬

公會諸侯宋魯衛于袲宋地伐鄭鄭祭仲逐厲公納之弗克而還 四年桓十六年 公會
諸侯宋魯衛蔡伐鄭七年莊元年 冬十月公薨明年春二月葬公左傳
謚曰莊在位七年

宣公

宣公名杵臼莊公之子也莊公薨公即位公三年莊四年 夏公
及齊侯鄭伯遇于垂四年莊五年 我會諸侯魯齊宋蔡伐衛納惠公 十
一年莊十二年 莊王崩僖王立十二年莊十三年 齊侯會我及宋人蔡人
邾人于北杏宋亂以平宋亂北杏會 十三年莊十四年 我及齊人曹人伐宋宋背北杏會故
于四年莊十五年 齊侯會公及諸侯宋衛于鄄齊始霸 十五年
莊十六年 齊侯會公及諸侯宋衛鄭許滑滕會 同盟于幽十六年莊十七年 僖王
崩惠王立十八年莊十九年 我及齊人宋人伐魯西鄙 二十一年莊二
十二年 殺太子御寇公子完與顓孫奔齊 二十四年莊二十五年 公使
女叔如魯聘 二十六年莊二十七年 齊侯會公及諸侯魯宋鄭 同盟于
幽 三十六年僖三年 齊侯會公及諸侯魯宋衛鄭許曹 侵蔡蔡潰遂伐楚
次于陘楚屈完及諸侯盟于召陵 轅濤塗誤齊道齊執轅濤塗
秋及江人黃人伐我 冬諸侯之師齊魯宋衛鄭許曹 侵我 我成歸轅濤
塗 三十八年僖五年 夏公及諸侯齊魯宋衛鄭許曹 會王世子于首止 秋
八月盟于首止 鄭伯逃歸不盟 三十九年僖六年 公會諸侯齊魯宋衛
曹 伐鄭圍新城 楚圍許以救鄭 諸侯救許乃還 四十年僖七年 世
子款會齊侯魯公鄭世子華于甯毋謀鄭故 四十一年僖七 閏月惠

王崩襄王立四十一年僖八年 世子款會王人諸侯齊魯宋衛許曹 盟于
洮 謀王室大叔帶之難 四十五年僖十二年 冬十二月公薨明年夏四月葬公
左傳 謚曰宣在位四十五年

穆公

穆公名款宣公之子也宣公薨公即位公元年僖十三年 公會
諸侯齊魯宋衛鄭許曹 于鹹淮夷病杞且謀王室也 二年僖十五年 公會諸侯[illegible] 盟
于牡丘遂次于匡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四年僖十六年 公會諸侯魯齊
宋衛鄭許邢曹 于淮 淮夷病鄫故 七年僖十九年 公請修好于諸侯以無忘齊桓
之德 冬盟于齊 九年僖二十一年 公及諸侯宋楚鄭許曹 會于盂 楚執宋
公以伐宋 冬會于薄以釋之 十一年僖二十三年 楚伐我 以我貳于宋故 取
焦夷城頓而還 十三年僖二十五年 楚圍我納頓子于頓 十五年僖二
十七年 公及楚子諸侯蔡鄭許 圍宋 冬十二月盟于宋 十六年僖二十八
年 晉救宋及楚師戰于城濮先把陳蔡陳蔡奔楚師敗績 晉會
諸侯齊宋魯蔡鄭衛莒 盟于踐土 公如會 夏六月公薨左傳 謚曰穆在位
十六年

共公

共公名朔穆公之子也穆公十六年僖二十八年 薨公即位冬公會
諸侯晉魯齊宋蔡鄭莒邾秦 于溫 天王狩于河陽 諸侯遂圍許 公元年僖二
十九年 轅濤塗會周王子虎魯侯及諸侯之大夫晉宋齊秦 盟于翟
泉 謀伐鄭 五年僖三十二年 我及晉人鄭人伐許 楚侵我及蔡 我及蔡

成遂伐鄭六年文元年晉伐衛取戚衛使告于我公曰更伐之我
辭之衛伐晉七年文二年公會諸侯宋鄭及晉士穀盟于垂隴公會
衛請成于晉冬韓還及諸侯之大夫晉宋鄭伐蔡八年文三年我會
諸侯之師晉魯宋衛鄭伐沈沈潰沈報先故衛侯來拜晉成十一年文六年
魯季孫行父來聘十二年文七年公會諸侯晉齊宋衛鄭許曹晉趙盾盟
于扈十三年文八年秋八月襄王崩頃王立十四年文九年楚侵我
克壺邱服晉故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我我敗之獲公子茷我懼
及楚平十五年文十年公及鄭伯會楚子于息遂及蔡侯次于厥
貉十八年文十三年夏五月公薨(左傳)謚曰共在位十八年

靈公

靈公名平國共公之子也共公薨公即位公元年文十四年春
頃王崩匡王立夏六月公會諸侯宋魯衛鄭許曹晉趙盾同盟于新城
二年文十五年公會諸侯晉宋衛蔡鄭許曹盟于扈謀伐齊齊賂晉侯故不
克而還四年文十七年宋弒昭公公孫寧及諸侯之大夫晉衛鄭伐宋
立文公而還初共公之薨也楚人不禮焉公遂盟于晉六年宣元年
楚子侵我遂侵宋晉救陳宋公及諸侯宋衛曹會晉師于棐林
以伐鄭七年宣二年我及諸侯之師晉宋衛侵鄭冬十月匡王崩定
王立十年宣五年楚伐鄭我及楚平晉救鄭伐我十一年宣六年晉
衛侵我十二年宣八年我及晉平楚師伐我取成而還十四年宣九年
諸侯會于扈公不會晉以諸侯之師伐我晉侯卒乃還公與

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洩冶諫冬孔寧儀行父殺洩冶十五年
宣十年夏五月公飲酒于夏氏徵舒弒之史記徵舒自立為陳侯謀成公二年
宣十二年葬公(左傳)謚曰靈在位十五年

成公

成公名午靈公之子也靈公遇弒公即位公元年宣十一年公
及楚子鄭伯盟于辰陵冬楚伐我入之殺夏徵舒公奔晉楚因
縣陳既而復封陳二年宣十二年宋伐我衛人救之十年成二年公孫
寧及楚公子嬰齊及諸侯許魯蔡諸侯之大夫秦宋衛鄭曹邾薛鄫齊盟于
蜀十三年成五年冬十一月定王崩簡王立十七年成九年晉討鄭
伯貳于楚執諸銅鞮楚侵我以救鄭二十四年成十六年晉侯會周

尹武公及諸侯伐鄭知罃以諸侯之師侵我至于鳴鹿陳邑遂侵
蔡二十七年襄元年晉會東諸侯魯齊曹邾杞之師侵楚及我秋九月
簡王崩靈王立二十九年襄三年晉會單頃公及諸侯魯宋衛鄭莒邾齊
同盟于雞澤公使袁僑如會求成秋袁僑及諸侯之大夫盟楚
侵我三十年襄四年春三月公薨秋七月葬公(左傳)謚曰成在位
三十年

哀公

哀公名溺成公之子也成公三十年襄四年薨公即位是年楚
師在繁陽將伐我聞喪乃止我猶不聽命夏楚侵我又使頓間
我而侵伐之冬我圍頓公元年襄五年公會諸侯晉魯宋衛鄭曹莒邾滕薛

弃吳（部）于滅冬許侯成我楚伐我十一月諸侯會于城棣以救之
三年（襄七年）楚圍我公會諸侯（齊魯宋衛曹莒邾）于鄬以救我楚就我公
子黃（哀公弟）公從鄬十三年（襄十七年）宋伐我十六年（襄二十年）蔡公子燮
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大夫慶虎慶寅譖公子黃于楚曰與蔡
司馬謀楚人以為討黃出奔楚十九年（襄二十三年）公如楚公子黃
愬二慶于楚楚討我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二十年（襄二
十四年）諸侯伐齊公及楚子蔡侯許男伐鄭以救齊我復討慶
氏之族滅宣咎（以…）（…鄭伐我…也）當陳隧者井
堙木刊鄭人怨之二十一年（襄二十五年）鄭伐我入之公奔墓使司
馬桓子賂以宗器公免（免冠）擁社（…）使其眾男女別而

纍以待于朝鄭拔社致地而還冬鄭復伐我我及鄭平二十二
年（襄二十六年）公及楚子蔡侯伐鄭二十三年（襄二十七年）宋合晉楚以
弭諸侯之兵春秋與會諸侯之大夫（晉楚蔡衛…曹）于宋秋孔奐及
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二十四年（襄二十八年）公朝于晉（宋之盟故）冬十一
月公如楚楚子卒十二月靈王崩景王立二十五年（襄二十九年）夏
四月葬楚康王公送葬至于西門之外二十八年（昭元年）公子招
（公母弟）會諸侯之大夫（晉楚齊…鄭…曹）于虢三十一年（昭四年）公會諸
侯（楚蔡許…小邾宋…）于申秋楚子以諸侯伐吳圍朱方克之執
齊慶封殺之遂滅賴三十二年（昭五年）公會諸侯（楚蔡許頓…）伐吳
三十五年（昭八年）公有廢疾公子招公子過（過亦公弟）殺世子偃師而

立公子留夏四月公縊大夫干徵師赴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
子留奔鄭秋七月公子招殺公子過九月楚圍我冬十月滅我
殺孔奐葬公（左傳）謚曰哀在位三十五年

惠公

惠公名吳悼大子偃師之子也楚靈王滅陳蔡不羹
因楚公子棄疾入楚靈王自縊及平王即位封陳蔡吳復歸于
陳是為惠公陳以魯昭公八年滅十三年復封凡五年而國復
公六年（昭十八年）夏五月災（陳災…鄭…是又災）不救火十年（昭二十二年）
夏四月景王崩悼王立王子朝作亂冬十月悼王崩敬王立十
一年（昭二十三年）吳伐州來楚以我師及諸侯之師救州來吳敗諸

侯之師于雞父獲大夫夏齧十四年（昭二十六年）冬十月敬王入于
成周王子朝奔楚二十四年（定四年）春二月公薨夏六月葬公（左傳）
謚曰惠在位二十四年

懷公

懷公名柳惠公之子也惠公二十四年（定四年）薨公即位春三
月公會周文公諸侯（晉魯宋蔡衛鄭許曹莒邾頓胡滕薛杞小邾齊）于召陵侵楚冬吳
入楚召公公不聽四年（定八年）秋七月公薨九月葬公（左傳）謚曰
懷在位四年

閔公

閔公名越懷公之子也懷公薨公即位公六年（定十四年）頓子

欲事晉而絕我好公孫佗人及楚師滅頓八年(哀公元年)公會楚子隨侯許男圍蔡秋八月吳侵我(吳召懷公不至故脩舊怨也)十三年(哀六年)吳伐我楚救我師于城父十六年(哀九年)楚人伐我(我即吳故)十七年(哀十年)楚伐我吳救我十八年(哀十一年)司徒袁頗出奔鄭二十年(哀十三年)楚伐我冬盜殺夏區夫二十一年(哀十四年)宗豎出奔楚冬宗豎自楚復入國人殺之轅買出奔楚二十三年(哀十六年)孔子卒二十四年(哀十七年)秋七月楚滅我(左傳呂氏春秋陳有惡人焉曰敦洽讎麋椎顙廣顏色如漆赭垂眼臨鼻長肘而盭陳侯見而說之外使治其國內使制其身楚合諸侯陳侯病使敦洽讎麋往謝焉楚王怪其名而先見之客有進狀有惡其名言有惡其狀楚王怒合大夫而告之曰陳不知其不可使是不知也知而使之是侮也侮且不知不可不攻也興師伐陳三月然後喪)謚公曰閔在位二十四年陳絕不祀

贊曰齊桓之世陳方內隸楚共以還楚雖與焉然卒不自振及靈而始殺楚亂弱公之系不[illegible]而[illegible]雖然綴旒仰息延喘數世卒之陳楚而斃于楚善淵者多[illegible]至凡之滅而田齊與爲大國者且累世是又聖后之餘烈也夫

蔡世家(始武王十三年終定王二十二年凡六百七十六年傳二十五世)

蔡叔度

蔡叔度者周文王子而武王母弟也武王已克殷紂平天下封功臣昆弟于是封管叔鮮于管封叔度于蔡二人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管叔鮮蔡叔度疑周公爲不利于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叔鮮而放叔度遷之與車十乘徒七十人叔度卒復封其子胡是爲蔡仲(史記世家)

蔡仲　蔡伯荒　宮侯　厲侯　武侯　夷侯　釐侯

共侯　戴侯

蔡仲名胡蔡叔之子也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尚書)蔡仲薨蔡伯荒即位蔡伯荒薨子宮侯即位宮侯薨子

厲侯即位厲侯薨子武侯即位武侯之時周厲王失國奔彘共和行政諸侯多叛周（按周武王至共和凡二百八十一年而蔡仲至武侯蓋五世疑有脫漏）武侯薨子夷侯即位夷侯十一年周宣王立二十八年夷侯薨子釐侯所事即位釐侯三十九年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周室卑而東徙四十八年釐侯薨子共侯興即位共侯二年薨子戴侯即位戴侯十年薨子宣侯即位〔史記世家〕

宣侯 二十八年（入春秋）

宣侯名考父（史記作措父）〔世家〕戴侯之子也侯二十八年魯隱公即位三十年（隱三年）平王崩桓王立三十一年（隱四年）我會諸侯伐鄭（衛州吁讎于宋將除宋公子馮故）秋復伐鄭三十五年（隱八年）夏六月侯薨八月葬

公（塈于宣侯葬書公）〔左傳〕諡曰宣在位三十五年

桓侯

桓侯名封人宣侯之子也宣侯薨侯即位二年（隱十年）鄭以王命伐宋我及衛郕不會王命秋宋衛入鄭而以伐戴召我我怒從伐戴八月鄭圍戴克之取我及宋衛三師五年（桓二年）侯及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八年（桓五年）我及衛人陳人從王伐鄭鄭敗王師陳佗殺陳桓公大子而自立九年（桓六年）我殺陳佗立厲公躍𨚗我出也十七年（桓十四年）宋以我師及諸侯伐鄭十八年（桓十五年）桓王崩莊王立十九年（桓十六年）侯會魯侯宋公衛侯于曹謀伐鄭夏及諸侯伐鄭二十年（桓十七年）夏六月侯薨秋八月葬侯（蔡本侯爵〔經〕于宣公蓋僭稱公也桓侯之葬〔經〕仍書侯〔杜預注〕以稱侯蓋謬誤今遵經書）〔傳〕諡曰桓在位二十年

哀侯

哀侯字季名獻舞桓侯之弟也桓侯無子桓侯卒蔡人召獻舞于陳而立之是為哀侯侯六年（莊五年）我會諸侯伐衛納衛侯朔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十一年（莊十年）息嬀將歸過我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從之秋敗我師于莘以哀侯歸十三年（莊十二年）莊王崩僖王立十四年（莊十三年）我及鄭侯會于北杏（宋萬弒君會以平之）侯為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迄

于是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秋楚子伐我入之十八年（莊十七年）僖王崩惠王立二十年（莊十九年）周王子頹作亂惠王奔鄭〔左傳〕是年侯死于楚留九歲凡立二十年薨〔史記世家〕諡曰哀（經傳不載哀侯卒年）

穆侯

穆侯名肸哀侯之子也哀侯留楚死國人立子肸是為穆侯侯十九年（僖四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侵我我潰遂伐楚二十一年（僖六年）楚圍許穆侯將許男以見楚子于武城二十二年（僖七年）惠王崩襄王立二十九年（僖十四年）冬侯薨〔公傳〕諡曰穆在位二十九年

莊侯

莊侯名甲午穆侯之子也穆侯薨侯即位侯五年僖十九年陳侯請修好于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及諸侯陳楚鄭齊盟于齊十一年僖二十一年侯及諸侯宋楚陳鄭許曹會于盂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釋宋公十年僖二十四年周王子帶作亂襄王出居于鄭明年晉納王殺子帶十二年僖二十七年侯及楚陳鄭許圍宋十四年僖二十八年晉救宋先犯陳蔡陳蔡奔遂敗楚師于城濮夏五月侯會周王子虎及諸侯晉魯齊宋鄭衛莒盟于踐土冬侯會諸侯晉魯宋齊邾秦于溫天王狩于河陽遂會諸侯圍許十五年僖二十九年侯會周王子虎及魯侯諸侯之大夫晉宋齊陳秦盟于翟泉十九年僖三十三年楚伐我我成晉侵我楚救之晉師歸二十七年文八年襄王崩頃王立二

十九年文十年侯及楚子次于厥貉三十三年文十四年頃王崩匡王立夏晉及諸侯盟于新城我不與三十四年文十五年晉伐我入之以城下之盟而還冬侯及諸侯晉宋衛陳鄭許曹盟于扈侯薨經傳不書葬謚曰莊在位三十四年

文侯

文侯名申莊侯之子也莊侯薨侯即位侯五年宣二年匡王崩定王立侯欲事晉曰先君與于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二十年宣十七年春二月侯薨夏葬公左傳謚曰文在位二十年

景侯

景侯名固文侯之子也文侯薨侯即位侯二年成二年晉伐齊楚侵魯衛以救齊侯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強冠之侵衛遂侵魯晉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蜀匱不書蔡許秉楚也謂之失位六年成年定王崩簡王立七年成六年楚伐鄭晉救之楚師還晉師遂侵我楚以申息之師救我晉師還九年成八年晉欒書侵我遂侵楚二十年襄元年簡王崩靈王立二十七年襄八年鄭侵我獲我公子燮楚伐鄭鄭及楚平晉于是三伐鄭鄭及晉平三十九年襄二十年公子燮欲以蔡之晉國人殺之四十三年襄二十四年諸侯將伐齊楚會侯及陳許伐鄭以救齊四十五年襄二十六年楚會侯及陳伐鄭涉于汜而歸四十六年襄二十七年宋弭諸侯之兵公孫歸生會于宋

秋及諸侯之大夫晉楚魯衛陳鄭曹盟于宋四十七年襄二十八年侯朝于晉宋之盟故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享之不敬鄭公孫僑曰蔡侯其不免乎冬十二月靈王崩景王立侯為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四十九年襄三十年夏四月大子般弒侯冬十月葬公左傳謚曰景在位四十九年

靈侯

靈侯名般景侯大子也般弒景侯自立是為靈侯侯二年昭元年公孫歸生會諸侯之大夫晉楚魯齊宋衛陳鄭許曹于虢尋宋盟五年昭四年侯如楚會諸侯楚陳鄭許徐滕頓胡沈小邾宋世子于申楚以諸侯伐吳圍朱方克之遂以諸侯滅賴六年昭五年侯會諸侯楚陳許頓沈徐越伐吳十二年

昭十一年楚子在申召侯侯將往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于感憾同
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侯不可三月楚子伏甲而
饗侯于申醉而執之夏四月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
師圍蔡晉為我請于楚弗許冬十一月滅蔡用隱太子于岡
山使棄疾為蔡公蔡中絕楚平公元年昭十三年復蔡冬十月乃葬
公左傳謚曰靈在位十二年

平侯

平侯名廬隱太子之子靈侯之孫也史記世家作景侯少子靈侯之弟楚平王
即位復封蔡廬歸于蔡是為平侯侯元年魯昭公十三年也三
年昭十五年我逐大夫朝吳八年昭二十年冬十一月侯廬死明年三月葬

南史　吳越陳蔡世家卷八　叁五

公左傳謚曰平在位八年

悼侯 太子朱附

悼侯名東國隱太子之子也平侯太子曰朱朱為太子也失位
位在卑不以適子位而以長幼齒及平侯薨朱即位楚大夫費無極取貨于
東國而謂國人曰朱不用命于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
欲楚必圍蔡國人懼出朱立東國是為悼侯蔡侯朱出奔楚東者東國也何為謂之東也又謂而殺為又統則用為奔而又奔之謂東史記世家平侯立而殺隱太子故平侯卒而隱太子之子東國攻平侯子而代立○按朱出奔而後東國立非東國出奔殺朱乃隱太子楚用之于岡山非平侯殺之史記亦誤侯二年
昭二十二年夏四月景王崩王子朝作亂悼王居于皇秋王入于王
城冬十月悼王崩敬王立次于狄泉周立王子朝是年六月侯

薨于楚左傳謚曰悼在位三年

昭侯

昭侯名申文侯名申昭侯之高祖不容同名或誤悼侯之弟也悼侯薨侯即位侯
元年昭二十三年吳伐州來我及諸侯之師楚頓胡沈陳許奔命救州來吳
敗諸侯之師于雞父三年昭二十六年冬十月敬王入于成周王子
朝奔楚十二年定三年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于
楚子楚子佩之以享侯侯亦服其一裘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
唐侯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既而唐獻
馬子常歸唐侯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侯之徒命
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侯歸及漢執

南史　吳越陳蔡世家卷八　叁六

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侯歸如晉以子元與
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十三年定四年侯會周劉子諸侯晉宋衛陳鄭許曹莒邾頓胡滕薛杞小邾齊于召陵謀伐楚晉荀寅求貨于我弗得乃
辭侯不伐楚夏五月侯及諸侯盟于皐鼬將盟將長我于衛衛
有辭乃長衛侯沈不會于召陵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
殺之秋楚圍我吳伯嚭為大宰以謀楚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
大夫之子為質于吳冬及吳子唐侯伐楚敗之于柏舉五戰入
郢十四年定五年魯歸粟于我十五年定六年周儋翩亂王處于姑
蕕明年王入于王城二十五年哀元年楚子圍我報柏舉也我降
國人男女以辨楚使我疆于江汝之閒我不是乎而還于吳二

十六年（哀十六年）一吳洩庸來納聘而消納師師畢入衆知之侯告大
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遷于州來二十七年（哀三年）放大
夫公孫獵于吳（公子駟之黨也）二十八年（哀四年）春二月侯將如吳諸大
夫恐其又遷也承（音懲）言也 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大
夫文之鍇殺翩（史記世家作蹶利）公孫辰出奔吳衷殺公孫姓公孫霍
冬十二月葬公（左傳）謚曰昭在位二十八年

成侯

成侯名朔昭侯之子也昭侯遇弒侯即位侯十二年（哀十六年）孔子
卒十四年（哀十八年）敬王崩元王立十九年（哀二十一年）侯薨（左傳）謚曰成
在位十九年

聲侯　元侯　侯齊

聲侯名產成侯之子也成侯薨侯即位侯十五年元王崩定王立
十五年侯薨子元侯即位元侯六年薨子侯齊即位侯齊四年
楚惠王滅蔡侯齊亡蔡遂絕祀（史記世家）
贊曰蔡仲率德改行能蓋前愆卒于蔡國傳世二十餘雖不免
號矣晉楚亦六德之次也顧其奔走楚亦兄弟而即蠻夷形格
勢禁有不得不然者雖然桓侯會鄧懼楚之始及哀侯猶與北
杏之會乃繫息說蠻遂寄命于楚屬國焉者累其世不復與盟
中國譬以爲之助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
其於昭侯于以求救之矣遷州昭侯奮迅遠飛東即晉而論
即吳畢馳之會栢舉之捷屈蠖求信然而一絕于楚一遷于吳
虎噬于前狼顧在後蔡之立國難矣哉

襄平李鍇鐵君甫纂

曹世家 始武王十三年終敬王三十三年凡六百三十六年傳二十五世

叔振鐸 大伯脾 仲君平 宮伯侯 孝伯雲

夷伯喜 幽伯彊

曹叔振鐸者周武王弟也武王已克殷紂封叔振鐸于曹（詩注在兗州陶丘之北雷[illegible]澤之野）叔振鐸薨子大伯脾即位大伯脾薨子仲君平即位仲君平薨子宮伯侯即位宮伯侯薨子孝伯雲即位孝伯雲薨子夷伯喜即位夷伯喜元年周厲王之十六年也夷伯二十二年厲王奔于彘三十年夷伯薨弟幽伯彊即位幽伯九年

弟蘇殺幽伯代之（史記世家）

戴伯蘇 惠伯兕 石甫附 繆公武

戴伯蘇者幽伯之弟也戴伯元年周宣王已立三歲三十年戴伯薨子惠伯兕即位（年表作惠公伯雉註引索隱曰曹惠伯或名雉或名弟或名弟兕也）惠伯二十五年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因東徙益卑諸侯畔之三十六年惠伯薨子石甫即位其弟武殺之代立是為繆公三年薨桓公即位（史記世家）

桓公 入春秋三十五年

桓公名終生（索隱曰一作終湦[illegible]）桓公三十五年魯隱公即位三十七年隱[illegible]年[illegible]月平王崩桓[illegible]五十五年（桓十年）春正月公薨夏

五月葬公（傳[illegible]）謚曰桓在位五十五年

莊公

莊公名射姑桓公之世子也桓公五十四年（桓九年）公有疾使世子朝于魯魯[illegible]賓之以上卿及享[illegible]樂奏而歎魯大夫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illegible]桓公薨世子即位是為莊公

公四年（桓十四年）會[illegible]侯鄭伯會于曹[illegible]五年（桓十五年）春三月桓王崩莊王立六年（[illegible]）會[illegible]宋[illegible]衛會于曹[illegible]伐鄭二十年（莊十二年）莊王崩僖王立二十二年（莊十四年）我及齊[illegible]伐宋取成而還二十五年（莊十七年）僖王崩惠王立三十一年（莊二十三年）冬十一月公薨明年春三月葬公（傳）謚曰莊在位三十一年

僖公

僖公名夷莊公之子也莊公薨公即位公元年（莊二十四年）冬戎侵我羈出奔陳赤歸于我（公羊[illegible]曹羈曹大夫[illegible]）九年（莊三十二年）公薨（史記世家）謚曰僖

昭公

昭公名班僖公之子[illegible]僖公薨公即位公二年（僖元年）狄伐邢公及齊師宋師次于聶北救邢夏邢遷于夷儀我師及齊宋城邢秋八月公會[illegible]六年（僖四年）公會諸侯[illegible]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夏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冬我會諸侯之師齊魯宋陳衛鄭許侵陳七年僖五年公及諸侯齊魯宋陳衛鄭許
會王世子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八年僖六年公會諸侯陳齊魯衛
伐鄭圍新城楚圍許諸侯遂救許九年僖七年秋七月公薨冬葬
公左傳謚曰昭在位九年

共公

共公名襄昭公之子也昭公九年僖七年薨公即位是年閏月
惠王崩襄王懼大叔帶之難不發喪公元年僖八年公會王人
諸侯齊魯宋衛許陳盟于洮謀王室也二年僖九年公會宰周公諸侯齊魯
宋衛鄭許于葵邱秋九月盟于葵邱六年僖十三年公會諸侯齊魯宋陳衛鄭許
于鹹淮夷病杞且謀王室也八年僖十五年楚伐徐公會諸侯

盟于牡邱遂次于匡諸侯之大夫救徐秋七月及齊師伐厲以
救徐厲楚與國冬宋伐我九年僖十六年公會諸侯齊魯宋陳衛鄭許邢于淮齊桓
公卒五公子爭立十一年僖十八年公及宋衛邾伐齊納齊孝公十
二年僖十九年我及宋邾盟于曹南曹與盟而不服不肯致地主禮秋宋人圍我十
四年僖二十一年公及諸侯宋楚陳蔡鄭許會于孟楚執宋公以伐宋十六
年僖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來十七年僖二十四年周大叔帶作亂王出
居于鄭十八年僖二十五年王入于王城殺大叔帶二十一年僖二十八
年晉侵我三月入之執公畀宋人遂敗楚師于城濮冬諸侯圍
許公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二十年文四年公如晉會正會受貢賦
之政三十二年文七年公會諸侯宋魯陳鄭許晉大夫盟于扈三十四年

文八年秋八月襄王崩頃王立三十五年文九年秋八月公薨冬葬
公左傳謚曰共在位三十五年

文公

文公名壽共公之子也共公薨公即位公二年文十一年公如
魯朝五年文十四年春頃王崩匡王立夏六月公會諸侯宋魯陳衛鄭許晉
趙盾同盟于新城六年文十五年公如魯朝冬公會諸侯晉宋衛蔡陳鄭許
盟于扈謀伐齊十二月齊侵魯遂伐我入其郛九年文十八年宋武
氏之族作亂以我師伐宋十年宣元年楚鄭侵陳宋公會諸侯宋陳
衛晉師于棐林伐鄭十一年宣二年冬十月匡王崩定王立十二
年宣三年宋圍我報武氏之亂十六年宣七年公會諸侯晉魯宋衛鄭于

黑壤周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十八年宣九年公及諸侯晉宋衛鄭
會于扈十九年宣十年鄭及楚平我及晉宋衛伐鄭取成而還二
十一年宣十二年及晉宋衛同盟于清邱二十三年宣十四年夏五月公
薨秋九月葬公左傳謚曰文在位二十三年

宣公

宣公名廬文公之子也文公薨公即位公三年文十七年公會
諸侯晉魯衛鄭同盟于斷道六年成二年公子首會晉魯衛之師及齊
師戰于鞌齊師敗績冬十一月魯及楚平我及魯侯諸侯之大
夫楚秦宋陳衛鄭齊鄫薛盟于蜀七年成三年公會諸侯晉魯宋衛伐鄭九年成五
年冬十一月定王崩簡王立十二月公會諸侯晉魯齊宋衛鄭邾杞同盟

于蟲牢十一年(成七年)公如魯朝秋楚伐鄭公會諸侯(晉魯齊宋衛莒邾杞)救鄭八月同盟于馬陵十三年(成九年)公會諸侯(晉魯齊宋衛鄭莒齊)同盟于蒲晉執鄭伯鄭人立太子髡頑十四年(成十年)公會諸侯(晉魯齊宋衛)伐鄭而歸鄭伯十七年(成十三年)夏五月公會諸侯(晉魯齊宋衛鄭邾滕)伐秦公薨于師冬葬公(左傳)謚曰宣在位十七年

成公

成公名負芻宣公之庶子也宣公十七年(成十三年)公會伐秦薨于師國人使負芻守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是為成公公三年(成十五年)公會諸侯(晉魯衛鄭宋齊邾)同盟于戚晉侯執公歸于京師諸侯將見公子欣時(宣公庶子即子臧)于王而立之欣時奔宋三年(成十六年)國人

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謂子臧)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秋國人復請于晉公歸自京師四年(成十七年)夏公會周尹子單子諸侯(晉魯齊宋衛邾)伐鄭六月同盟于柯陵冬復會伐鄭宋魚石叛六年(襄元年)我會諸侯之大夫(晉魯宋衛莒邾滕薛)圍宋彭城彭城降晉夏晉伐鄭我及東諸侯之師(齊魯邾杞)次于鄫以待之秋九月簡王崩靈王立七年(襄二年)我會諸侯之大夫(晉魯宋衛邾)于戚謀鄭冬復會于戚遂城虎牢鄭人乃成十年(襄五年)公會諸侯(晉魯宋衛鄭莒邾滕薛齊吳鄫)于戚冬戍陳楚伐陳公會諸侯(晉宋衛鄭齊)

救陳十二年(襄七年)楚圍陳公會諸侯(晉魯宋陳衛莒邾)于鄬以救陳十四年(襄九年)冬公會諸侯(晉魯宋衛莒邾滕薛杞小邾齊)伐鄭鄭成十一月同盟于戲十二月復會伐鄭十五年(襄十年)公會諸侯(前諸侯)會吳于柤秋公會伐鄭戍鄭虎牢鄭及晉平楚救鄭鄭復從楚十六年(襄十一年)公會伐鄭秋七月同盟于亳城北九月復會伐鄭鄭成冬十二月會于蕭魚十九年(襄十四年)我會諸侯之大夫(晉魯齊宋衛鄭莒邾滕薛杞小邾)會吳于向夏會伐秦二十一年(襄十六年)春三月公會諸侯(晉魯宋衛鄭莒邾薛杞小邾)于湨梁戊寅大夫盟二十二年(襄十七年)衛石買伐我二十三年(襄十八年)冬十月公會諸侯(晉魯宋衛鄭莒邾滕薛杞小邾)同圍齊公薨于師明年春正月葬公(左傳)謚曰成在位二十三年

武公

武公名勝成公之子也成公薨公即位公二年(襄二十年)公會諸侯(晉魯齊宋衛鄭莒邾滕薛杞小邾)盟于澶淵三年(襄二十一年)公如魯朝公會諸侯(晉魯齊宋衛鄭莒邾滕薛杞小邾)于商任四年(襄二十二年)公會諸侯(晉魯齊宋衛鄭莒邾滕薛杞小邾)于沙隨六年(襄二十四年)公會諸侯(晉魯宋衛鄭莒邾滕薛杞小邾)于夷儀七年(襄二十五年)公會諸侯(前諸侯)于夷儀伐齊秋七月同盟于重丘八年(襄二十六年)衛甯喜弒殤公我會魯侯晉人鄭良霄宋人于澶淵以討衛九年(襄二十七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夏我會諸侯之大夫(晉楚魯宋齊秦鄭陳衛邾滕蔡許)于宋秋七月盟于宋十年(襄二十八年)冬十一月靈王崩景王立(經書十二月)十一年(襄二十九年)我會諸侯之大夫(晉魯齊宋衛鄭)

莒滕薛杞小邾城杞十二年襄三十年我會諸侯之大夫晉魯齊宋衛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
于澶淵宋災故十四年昭元年我會諸侯之大夫晉楚齊宋衛陳蔡鄭許曹于
虢二十二年昭十年晉平公卒使如晉葬平公二十四年昭十一年楚
圍蔡秋我會諸侯之大夫晉魯齊宋衛鄭曹杞于厥慭謀救蔡二十六年
昭十三年公會周劉子諸侯晉魯齊宋衛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于平丘二十七年昭十
四年春三月公薨秋葬公左傳諡曰武在位二十七年

平公　悼公

平公名鬱武公之子也武公薨公即位公四年昭十八年春三
月薨秋七月葬諡曰平在位四年平公薨子悼公即位公三
年昭二十一年宋華氏叛大夫韓胡會晉齊衛救宋四年昭二十二年

夏四月景王崩悼王立王子朝作亂冬十月悼王崩敬王立王
居于狄泉七年昭二十五年我會諸侯之大夫晉魯宋衛鄭曹邾滕薛小邾于黃父
謀王室明年王入于成周王子朝出奔楚九年昭二十七年我會諸
侯之大夫晉宋衛曹邾滕于扈戍周冬十月公薨明年春三月葬公左
傳諡曰悼在位九年

薛公　隱公　靖公

薛公名野悼公之弟也悼公薨公即位公五年昭三十二年冬
會諸侯之大夫晉魯齊宋衛曹莒薛杞小邾城成周左傳是年平公弟通弒之
代立是為隱公史記世家隱公四年定四年公會周劉子諸侯晉宋蔡衛陳鄭
許曹莒邾頓胡滕薛杞小邾齊于召陵侵楚是五月盟于皐鼬是年薛公弟露
弒之露自立是為靖公靖公四年定八年春三月公薨秋七月葬
公左傳諡曰靖在位四年史記世家無周六春秋無其事據系本及春秋傳伯平弟露立謚靖公嘗無靖公隱公四年按此則城成周會公後靖公時今姑從史記

伯陽

伯陽靖公之子也靖公薨伯陽即位伯陽四年哀二年衛伐我克
郊五年定十三年衛伐我十年哀三年宋伐我十三年哀六年宋伐我十
四年哀七年宋人圍我鄭救之侵宋十五年哀八年春宋公伐我將
還褚師子肥宋大夫殿國人詬之子肥不行我師待之宋公聞之
怒命反之遂滅我以伯陽歸左傳事見公羊穀梁傳
贊曰曹與晉衛並封乃至微弱為諸侯之細德不足與抑監于

郕邢伯陽納彊邪說背盟奸宋國以不祀豈天也哉教猱升木
固小人之態也

滕世家 始武王十三年終敬王三十五年凡六百三十九年其先世未詳莫攷自滕侯至悼公傳九世

滕侯　滕子　宣公　昭公

錯叔繡者文王之子也 左傳富辰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 初封侯國于滕滕小莫傳其系魯隱公七年書滕侯卒 不名不載 十一年滕侯朝魯及薛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魯乃長滕侯魯桓公二年朝魯稱子 杜預注蓋為時王所黜以春秋皆書子 魯莊公十六年滕子及諸侯 齊宋陳衛鄭許滑 同盟于幽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嬰齊者是為滕宣公宣公薨昭公即位魯文公十二年公朝魯魯宣公九年秋八月昭公薨 左傳

文公

文公者昭公子或昭公弟經不載魯宣公九年昭公薨公即位是年冬宋圍我我恃晉也文公元年 宣十年 宋伐我十四年 成五年 春頃王崩簡王立二十二年 成十三年 我會諸侯 晉魯齊宋衛鄭曹邾 伐秦二十五年 成十六年 夏四月公薨 傳未詳 諡曰文在位二十五年

成公

成公名原 系未詳 文公薨公即位公三年 襄元年 我會諸侯之大夫 晉魯齊宋衛曹莒邾薛 圍宋彭城秋九月簡王崩靈王立四年 襄二年 會諸侯之大夫 晉魯邾薛小邾 于戚七年 襄五年 公會諸侯 晉魯宋陳衛鄭曹莒邾齊吳鄫 于戚冬戍陳八年 襄六年 公朝魯十一年 襄九年 冬公會諸侯 晉魯宋衛曹莒邾齊杞小邾 伐鄭十二月同盟于戲十二年 襄十年 公會諸侯 前諸侯 會吳于柤秋公會伐鄭十三年 襄十一年 公會伐鄭秋七月同盟于亳九月復會伐鄭冬十二月會于蕭魚十六年 襄十四年 我會諸侯之大夫 晉魯齊宋衛鄭曹莒邾薛杞小邾 會吳于向夏四月會伐秦二十年 襄十八年 公會諸侯 晉魯宋衛鄭曹莒邾薛杞小邾 同圍齊二十一年 襄十九年 諸侯盟于祝柯及晉平二十二年 襄二十年 公會諸侯 前諸侯 盟于澶淵二十六年 襄二十四年 公會諸侯 前諸侯 于夷儀謀伐齊二十七年 襄二十五年 公會諸侯 前諸侯 于夷儀齊成秋八月同盟于重丘二十九年 襄二十七年 宋向戌請弭諸侯之兵秋公會諸侯之大夫 晉楚齊秦宋蔡衛陳鄭許曹邾 于宋秋七月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時齊秦為屬滕薛屬宋許齊皆不與盟故經不書曹 三十年 襄二十八年 冬十二月靈王崩景王立三十一年 襄二十九年

我會諸侯之大夫 晉魯齊宋衛鄭曹莒薛杞小邾 城杞三十二年 襄三十年 我及諸侯之大夫 晉鄭宋衛鄭曹莒邾薛杞小邾 會于澶淵宋災故三十三年 襄三十一年 魯襄公卒冬十月公如魯會葬三十六年 昭三年 春正月公薨夏五月葬公 左傳 諡曰成在位三十六年

悼公

悼公名寧 系未詳 成公薨公即位公元年 昭四年 公及諸侯 楚蔡陳鄭許徐滕頓胡沈小邾宋 淮夷會于申七年 昭十年 晉平公卒秋九月我如晉會葬十一年 昭十三年 公會周劉子諸侯 晉魯齊宋衛鄭曹莒邾薛杞小邾 于平丘秋八月同盟于平丘十九年 昭二十年 夏四月景王崩悼王立王子朝作亂冬悼王崩敬王立二十二年 昭二十五年 我會諸侯之大夫

成周王子朝奔楚二十四年（昭二十七年）我及諸侯之大夫（晉宋衛曹邾）
會于扈成周二十五年（昭二十八年）秋七月癸巳公薨冬葬公（左傳）
謚曰悼在位二十五年

頃公

頃公名結（系本作羊）悼公薨公即位公八年（定四年）公會周劉子
諸侯（晉魯宋衛陳鄭許曹莒邾頓胡滕薛杞小邾齊）于召陵侵楚夏五月盟于皋鼬十
九年（定十五年）魯定公卒公如魯會葬二十一年（哀二年）公如魯朝二
十三年（哀四年）秋八月甲寅公薨冬十二月葬公（左傳）謚曰頃在
位二十三年

隱公　定公　文公

隱公名虞母（系本作虞）頃公薨公即位公七年（哀十一年）秋七月辛
酉公薨冬十一月葬公（左傳）謚曰隱在位七年其後有定公定
公子文公（世本有上同恨諡一謬）定公薨文公問于孟子定三年之喪又使
畢戰問井地（孟子滕文公篇）夏殷周之間封也小不足齒列故
莫知其事之終（史記世家）

贊曰考周之封其大小輕重以功不以親故曹滕不得視齊宋
足以見聖王大同之量也雖然德樹于前報食于後湯以七十
里文王百里滕雖小顧不及百里哉服屬于宋不振而隨終其
世無所建立固哉

杞世家（始武王十三年終定王二十四年凡六百七十八年東樓公至謀娶公其年莫攷自武公至簡公傳十六世）

東樓公　西樓公　題公　謀娶公

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苗裔也殷時或封或絕周武王克殷紂
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于杞以奉夏后氏祀（索隱東樓公謚號也不名者史失耳）東樓公生西樓公西樓公生題公題公生謀娶公謀
娶公當周厲王時（自武王至厲王二百四十年而東樓至謀娶裁四世或春秋武公二十九年為魯隱公元年謀娶公時距厲王下距魯隱百六十年謀娶公之下接武公亦誤）（史記世家）

武公（二十九年入春秋）

武公名（系本作）元年魯惠公十九年也（武公二十九年魯隱公即位故知元年當惠公十九年）

二十九年魯隱公即位（杜氏年表）三十一年（隱三年）春三月平王崩桓
王立三十二年（隱四年）莒人伐我取牟婁（周封杞居雍邱後遷東國牟婁東邑也）四
十一年（桓二年）公如魯朝不敬公歸魯謀伐我秋九月魯入杞四
十二年（桓三年）我求成于魯夏六月公會魯侯于郕（史記索隱州國號曰州而稱淳于公春秋桓五年經云州公如曹傳云淳于公如曹是也然非是按桓二年會郕十二年盟曲池皆稱杞何嘗言淳于耶州別為國非杞也）四十七年（桓八年）公薨（左傳）謚曰武在位四十
七年

靖公

靖公名（系本作）武公子也武公薨公即位公四年（桓十二年）公會魯
侯莒子盟于曲池魯平莒于我也（武公時莒人取牟婁故）七年（桓十五年）春三

月桓王崩莊王立二十二年莊十二年莊王崩僖王立經傳不載二十三
年莊十三年公薨〔左傳〕諡曰靖在位二十三年

共公　惠公

共公名未詳靖公子也靖公薨公即位公四年桓十二年僖王崩
惠王立八年莊二十一年公薨惠公即位惠公生成公及桓公〔襄古本史
考同〕使記世家說惠公成公而有德公誤惠公四年莊二十五年逆伯姬于魯〔史記索隱
年杞成公娶魯女有魯姻之對誤當是惠公〕六年莊二十七年魯侯會伯姬于洮冬伯姬
如魯公如魯朝〔經〕盡為時王所黜于是年稱伯十八年僖五年伯姬如魯公子朝
于魯〔經〕書杞伯姬來朝其子于萊即成公也是年公薨〔左傳〕諡曰惠在位十八年

成公

成公名未詳惠公之子也惠公薨公即位公三年僖八年閏月
惠王崩襄王立十八年襄二十三年冬十一月公薨〔左杜預注成公
其身故于其中經書子以貶之〔傳〕行夷禮以其〕諡曰成在位十八年

桓公

桓公名姑容成公之弟也成公薨公即位公四年僖二十七年
公如魯朝用夷禮經無傳于魯卑我請我不共秋入我五年僖二十八年
伯姬如魯即前惠公夫人八年僖三十一年伯姬如魯求婦遂聘子叔姬十
八年文八年秋八月襄王崩頃王立二十二年文十二年公如魯朝經傳
伯舍禮故且請絕子叔姬而以其姊為夫人二月子叔姬卒二十
四年文十四年春頃王崩匡王立三十年宣二年冬十月匡王崩定王
立五十年成四年公如魯朝五十一年成五年夫人叔姬即子叔姬歸
于魯冬十二月公會諸侯晉魯齊宋衛鄭曹邾同盟于蟲牢鄭服故十
月定王崩簡王立五十二年成七年楚伐鄭公會諸侯晉魯齊宋衛曹莒邾
救鄭秋八月同盟于馬陵五十四年成八年夫人叔姬卒于魯五
十五年成九年公如魯逆夫人叔姬之喪以歸公會諸侯晉魯齊宋衛鄭
曹莒同盟于蒲六十四年成十八年晉悼公即位公如魯朝問晉故魯
侯以晉君語之公于是亟朝于晉而請為昏六十五年襄元年晉
伐鄭我及東諸侯齊曹邾次于鄫以待晉師晉以鄫之師侵楚及
陳秋九月簡王崩靈王立七十年襄六年春三月公薨秋葬公〔左傳〕
諡曰桓在位七十年

孝公

孝公名匄桓公之子也桓公薨公即位公三年襄九年冬公會
諸侯晉魯宋衛曹莒邾滕薛小邾齊伐鄭同盟于戲十二月復伐鄭四年襄十年
公會諸侯前諸侯會吳于柤秋公會諸侯前諸侯伐鄭五年襄十一年
公復會伐鄭秋同盟于亳城北復會伐鄭鄭成會于蕭魚八年襄十
四年我會諸侯之大夫晉魯齊宋衛鄭曹莒邾滕薛小邾會吳于向夏四月會
伐秦十年襄十六年公會諸侯晉魯宋衛鄭曹莒邾薛小邾于溴梁大夫盟齊高
厚逃歸十二年襄十八年公會諸侯晉魯宋衛鄭曹莒邾滕薛小邾同圍齊明年諸
侯盟于祝柯十四年襄二十年公會諸侯晉魯齊宋衛鄭曹莒邾滕薛小邾盟于澶
淵齊成故十六年襄二十二年公會諸侯晉魯齊宋衛鄭曹莒邾薛小邾于沙隨十

七年（襄二十二年）春三月公薨夏葬公（左傳）謚曰孝在位十七年

文公

文公名益姑孝公弟孝公薨公即位公元年（襄二十四年）公會諸侯（晉魯宋衛鄭曹莒邾滕薛小邾）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二年（襄二十五年）復會于夷儀伐齊齊弑莊公以成秋七月諸侯同盟于重丘五年（襄二十八年）公如晉朝冬十二月靈王崩景王立六年（襄二十九年）晉合諸侯之大夫城杞使魯歸我田公如魯盟（杞書子賤之也杞用夷禮也一稱夷）（是上宋盟皆大夫杞伯親之故譏之）七年（襄三十年）我及諸侯之大夫（晉齊宋衛鄭曹莒邾滕薛小邾）會于澶淵宋災故十四年（昭六年）春正月公薨夏葬公（左傳）謚曰文在位十四年

平公

平公名郁釐文公之弟也文公薨公即位公元年（昭七年）晉使魯歸我成田（成本杞田）四年（昭十年）晉平公卒我如晉會葬五年（昭十一年）楚圍蔡我會諸侯之大夫（晉魯齊宋衛鄭曹）于厥憖謀救蔡七年（昭十三年）公會周劉子諸侯（晉魯齊宋衛鄭曹莒邾滕薛小邾）于平丘秋八月同盟于平丘十六年（昭二十二年）夏四月景王崩悼王立王子朝作亂冬悼王崩敬王立居于狄泉十八年（昭二十四年）秋八月公薨冬葬公（左傳）謚曰平在位十八年

悼公

悼公名成平公之子也平公薨公即位公二年（昭二十六年）公會諸侯（晉齊莒邾）盟于鄟陵謀納魯侯秋七月敬王入于成周王子朝奔楚八年（昭三十二年）我會諸侯之大夫（晉魯齊宋衛鄭曹莒薛小邾）于狄泉尋盟且城成周十二年（定四年）公會周劉子諸侯（晉魯宋蔡衛陳鄭許曹莒邾頓胡滕薛小邾齊）于召陵侵楚夏五月盟于皋鼬公薨于會秋七月葬公（左傳）謚曰悼在位十二年

隱公　僖公

隱公名乞悼公之子也悼公十二年（定四年）悼公薨公即位秋七月弟遂弑隱公自立（左傳不載）是為僖公僖公二年（定六年）周儋翩亂王處于姑蕕明年王入于成周十九年（哀八年）冬十二月公薨明年春二月葬公（左傳）謚曰僖在位十九年

閔公　哀公　出公　簡公

閔公名維（史記世家作湣公）僖公之子也公十六年閔公弟閼路弑公代立是為哀公（史記作某公古史書作）公立十年薨閔公子敕立是為出公公十二年薨子簡公春立立四年楚惠王之四十四年滅杞杞後陳亡三十四年（史記世家簡公立一年史記徽之誤當是四年）

貪以禍殃不道自絕夏祀及武王封杞間代而興地小國弱君臣無聞乃傳國且二十餘世美哉禹其勤德之酬乎逮至杞式微而句踐伯猶之陳系絕而田和王雖物無兩大抑聖不孕斬乎詩有之施于孫子本支百世

薛世家(始武王十三年訖敬王二十五年凡六百一十八年奚仲至薛伯系年無考改自獻公至惠公傳三世)

奚仲 仲虺 薛侯 薛伯

薛星祖奚仲也任姓夏時奚仲居薛為車正後遷于邳及夏末仲虺為湯左相復居薛至周受侯爵魯隱公十一年薛侯及滕侯如魯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我不可以後之魯請于薛乃長滕然其名與謚經不書莊公三十一年書薛伯卒(自此以下皆書伯或號或諡或不詳) 成公二年薛人及魯侯諸侯之大夫(楚秦宋陳衛鄭齊曹邾鄫)盟于蜀五年定王崩簡王立襄公元年宋魚石叛薛人會諸侯之大夫(晉魯宋衛曹莒邾滕)圍宋彭城秋簡王崩靈王立二年薛人會諸侯之大夫(晉魯齊衛宋曹邾滕小邾)于戚遂城虎牢

以偪鄭五年薛伯會諸侯(晉魯宋陳衛鄭曹莒邾滕齊吳鄫)于戚九年薛伯會諸侯(晉魯宋衛曹莒邾滕杞小邾齊)伐鄭鄭成同盟于戲十二月復伐之次于陰口而還十年薛伯會諸侯(前諸侯)會吳于柤秋會伐鄭十一年薛伯會伐鄭同盟于亳秋九月再伐鄭鄭成會于蕭魚十四年我會諸侯之大夫(晉魯齊宋衛鄭曹莒邾滕杞小邾)會吳于向夏四月會伐秦十六年薛伯會諸侯(晉魯宋衛鄭曹莒邾杞小邾)于湨梁大夫盟十八年薛伯會諸侯(前諸侯)圍齊明年盟于祝柯二十年薛伯會諸侯(晉魯齊宋衛鄭曹莒邾滕杞小邾)盟于澶淵齊成故二十二年薛伯會諸侯(晉魯宋衛鄭曹莒邾滕杞小邾)于沙隨二十四年薛伯會諸侯(晉魯宋衛鄭曹莒邾滕杞小邾)于夷儀將伐齊(左傳)以上世系名謚無考

獻公

獻公名穀(薛伯昭二十一年始書獻公穀卒獻公以上其系與名皆無考而獻公為其公子及即位年亦無考)魯襄公二十五年公會諸侯(晉魯宋衛鄭曹莒邾滕杞小邾)于夷儀秋八月同盟于重丘二十八年靈王崩景王立二十九年我會城杞三十年我會諸侯之大夫(前諸侯)于澶淵宋災故昭公十一年我會葬晉平公十三年公會周劉子諸侯(晉魯齊宋衛鄭曹莒邾滕杞小邾)于平丘秋八月同盟于平丘二十二年景王崩敬王立二十五年我會諸侯之大夫(晉魯宋衛鄭曹邾薛小邾)于黃父三十一年夏四月丁巳公薨秋葬公(左傳)謚曰獻(作無考以魯補之)

襄公

襄公名定獻公之子也元年魯昭公之三十二年也秋七月我之宰會諸侯之大夫(晉魯齊宋衛鄭曹莒杞小邾)于狄泉尋盟且謀城成周二年(定元年)會城成周薛宰與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小邾)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古從踐土薛固為宋役)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亦其職也卒以力晉執宋仲幾五年(定四年)公會周劉子諸侯(晉魯宋蔡衛陳鄭許曹莒邾頓胡滕杞小邾齊)于召陵侵楚夏五月

明年卒總十三年定十二年春公薨秋葬公左傳諡曰襄在位十二年

惠公

惠公名𢦏又名寅系本詳襄公之孽也比立比為襄公子與弟亦未詳比元年定十三年𢦏弒比自立是為惠公公元年魯定公之十四年也十二年哀十年夏五月公薨秋葬公左傳諡曰惠在位十二年許自惠公以後其僖世世莫可知後滅於楚

賛曰許小大服屬必及滅成周而延章[illegible]論聚[illegible]不亦[illegible]

許世家 其先世系莫改自當悬公十一年始見于經[illegible]

東平李鍇[illegible]

莊公 [illegible]見春秋 [illegible]年 穆公

許姜姓大嶽神農之後[illegible]因殺其世系史不載莫致其始封當[illegible]其立年[illegible]魯齊伐許遂入許莊公奔衛[illegible]以許[illegible]不[illegible]乃與鄭[illegible]許大夫百里奉公弟新臣[illegible]大夫公孫獲處許西偏莊公薨新臣入即位是為穆公穆公元年魯桓公十五年也是年桓王崩莊王立十六年[illegible]莊王崩僖王立二十年莊十六年公會諸侯[illegible]同盟于幽二十一年[illegible]僖王崩惠王立三十三年[illegible]鄭人侵我四十二年[illegible]公會諸侯齊宋陳衛[illegible]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是公薨[illegible]秋八月葬公以侯禮[illegible]諡曰穆在位四十二年

僖公

僖公名[illegible]穆公[illegible]公及諸侯齊[illegible]宋陳衛[illegible]不[illegible]侯將公[illegible]大夫[illegible]士[illegible]親釋其縛受其璧而[illegible]之[illegible]而命之使復其[illegible]三年[illegible]

年八月惠王崩襄王立懼王子帶之難不發喪明年公會王人
諸侯陳魯宋衛曹鄭盟于洮謀王室五年僖九年公會宰周公諸侯齊魯宋衛
許鄭曹于葵丘秋九月諸侯盟于葵丘六年僖十年公及齊侯伐北戎
九年僖十二年公會諸侯[illegible]于鹹謀王室也戎難故狄諸侯
戍周十一年僖十五年楚人伐徐公會諸侯[illegible]盟于牡丘遂次于
匡諸侯之大夫救徐十二年僖十六年公會諸侯[illegible]于淮十
七年僖二十一年公及楚宋陳蔡鄭會于盂楚執宋公以伐宋二十
三年僖二十七年公及楚陳蔡鄭圍宋二十四年僖二十八年晉會諸侯
救宋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冬諸侯遂圍我二十九年僖三十三年
晉陳鄭伐我三十四年文五年冬十月公薨明年春葬公

左傳謚曰僖在位三十四年

昭公

昭公名錫我僖公子未詳僖公薨公即位公二年文七年公會諸侯
齊宋衛陳鄭曹晉大夫盟于扈文八年秋八月襄王崩頃王立四年
文九年楚人伐鄭我會晉魯宋衛救鄭九年文十四年春頃王崩匡王
立夏六月公會諸侯晉魯宋陳衛鄭曹晉趙盾同盟于新城十年文十五年公
會諸侯晉宋衛蔡陳鄭曹盟于扈十五年宣二年冬十月匡王崩定王立
二十年宣十二年晉楚戰于邲晉師敗績公及鄭伯如楚二十年
宣十七年春正月公薨及葬公左傳謚曰昭在位三十年

靈公

靈公名寧昭公子未詳昭公薨公即位公三年成二年晉伐齊楚救
齊王子嬰齊[illegible]名御戎蔡侯為左公為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師
侵衛遂侵我[illegible]盟冬十一月公及楚大夫秦侯蔡侯諸侯之
大夫秦宋陳衛鄭齊盟于蜀四年成三年我恃楚而不事鄭鄭伐我五年
成四年鄭公孫申帥師疆我田我敗諸展陂冬鄭伐我取鉏任泠
敦之田六年成五年公愬鄭于楚楚執鄭皇戌鄭請成于晉冬十
一月定王崩簡王立十年成九年鄭復貳于楚晉執鄭伯冬十一
月[illegible]十五年成十四年鄭伐我敗焉鄭伯復伐我
入[illegible]以公孫申之封[illegible]十六年成十五年公畏
[illegible]遷于楚冬十一月楚遷我于葉二十年襄元年秋九月

簡王崩靈王立二十二年襄三年冬晉伐我事楚不與諸侯會盟故三十五
年襄十六年公請遷于晉諸侯遂遷我大夫不可諸侯伐我次于函
氏晉及楚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復伐我而還四十三年襄二十
四年諸侯將伐齊公及楚蔡陳伐鄭以救齊四十五年襄二十六年
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秋八月薨于楚楚子曰不
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伐鄭十二月涉于氾而歸而後葬
公左傳謚曰靈在位四十五年

悼公太子[illegible]

悼公名買靈公子未詳靈公薨公即位公元年襄二十七年宋弭諸侯
之兵[illegible]我會諸侯之大夫晉楚魯蔡衛陳鄭曹于宋秋七月盟于宋三年

襄二十八年冬十二月靈王崩景王立公如楚會楚子卒明年公送葬至于西門之外六年昭元年我會諸侯之大夫晉楚魯齊宋衛陳蔡鄭曹于虢九年昭四年我及諸侯楚蔡陳鄭許滕頓胡沈小邾宋淮夷會于申秋七月楚以諸侯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遷賴于鄢楚子欲遷我于賴使大夫城之而還十年昭五年我及諸侯楚蔡陳頓沈徐越伐吳十四年昭九年楚遷我于夷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公田十五年昭十年秋九月我如晉會葬晉平公十六年昭十一年楚滅蔡遷我于荊十八年昭十三年楚平王即位復我于葉二十三年昭十八年楚王子勝曰許鄭仇敵也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讎不可啟君其圖之冬楚遷我于白羽析邑二十四年昭十九年夏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穀梁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君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又曰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冬葬公左傳謚曰悼在位二十四年

許男斯

許男斯大子止之弟悼公之弒也大子止奔晉斯即位斯三年昭二十二年夏四月景王崩悼王立王子朝作亂冬悼王崩敬王立四年昭二十三年吳伐州來楚以我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敗我及諸侯之師于雞父七年昭二十六年冬十月敬王入于成周王子朝奔楚十七年定四年夏六月我遷于容城冬十一月吳破楚入郢十九年定六年春正月鄭滅我以斯歸左傳斯無謚在位十九年

元公

元公名成系表許鄭之滅許也成即位是為元公公十年哀元年公及楚陳隨圍蔡二十二年哀十三年夏公薨秋葬公左傳謚曰元在位二十二年許微事不載莫知所終

贊曰宋衛陳鄭之火也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知陳許之先亡也及楚滅陳先二十年而鄭滅許許雖三遷庸能免乎然自樹德於楚無辭也

莒世家 其先世莫攷自魯隱公二年始見于經終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一年傳九世

莒子　茲丕公　紀公 大子僕附　季佗　渠邱公

莒己姓嬴也爵為子其先世無傳 漢志莒故國盈姓少昊後 平王時見莒子

莒子娶于向 向小國名 向姜不安莒而歸魯隱公二年莒人入向以

姜氏還莒魯有怨紀既昏于魯使其大夫裂繻與莒子盟于密

以平魯也 紀姜姓國 四年我伐杞取牟婁八年我及魯侯盟于浮來

以成紀好也桓公十二年莒子會魯侯杞子盟于曲池十五年

桓王崩莊王立莊公十年齊滅譚譚子來奔十二年莊王崩僖

王立十七年僖王崩惠王立十九年魯大夫姜氏來二十年姜

氏來二十七年大夫慶如魯逆叔姬 莊公女 閔公二年魯公子慶

父弒閔公來奔魯以賂求慶父我歸之僖公元年我求賂弗與我

魯敗我于酈獲弟挐八年惠王崩襄王立二十五年衛人平我

于魯冬十二月大夫慶會魯侯衛侯盟于洮二十六年莒子會

衛甯速盟于向莒子者是為茲丕公茲丕公名期其立亦莫詳

何時二十八年莒子會諸侯 晉魯齊宋蔡鄭衛 盟于踐土冬會于溫天

王狩于河陽諸侯遂圍許文公七年徐伐我我如魯請盟魯公

孫敖來涖盟八年襄王崩頃王立十四年頃王崩匡王立其後

有紀公紀公名庶其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

行無禮于國十八年冬十月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奔

魯季佗即位季佗元年魯宣公之元年也二年莊王崩定王立

其後又有渠邱公渠邱公名朱季佗之卒渠邱公之立皆莫詳

其年莒郯相怨四年魯齊平我及郯我不肯魯伐我取向我恃

晉而不事齊十三年齊伐我成公五年定王崩簡王立七年莒

子會諸侯 晉魯齊宋衛曹邾杞 伐鄭秋八月同盟于馬陵八年魯公孫嬰

齊來聘秋晉使巫臣如吳假道于我與渠邱公立于池上曰城

已惡公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

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固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

閉况國乎九年公會諸侯 晉魯齊宋衛鄭曹杞 同盟于蒲冬楚伐我圍渠

邱渠邱城惡衆潰奔莒楚入渠邱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

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莒潰楚遂入鄆 莒

邑 十四年春正月渠邱公卒 左傳 莒夷無謚以上皆莫詳其年以

魯紀年云

犂比公　展輿附

犂比公名密州字買朱鉏渠邱公卒犂比公即位元年魯成公

十五年也宋魚石叛五年 襄元年 我會諸侯之大夫 晉魯宋衛曹邾滕薛 圍

宋彭城秋九月簡王崩靈王立七年 襄二年 公會周單子諸侯 晉魯

宋衛鄭邾齊 同盟于雞澤八年 襄四年 我及邾伐鄫九年 襄五年 公會諸

侯 晉魯宋陳衛鄭曹邾滕薛齊杞 于戚會吳見戍陳十年 襄六年 我滅鄫 公羊 莒女

自為鄫[illegible]八者莒欲立其出也世子巫者鄫前夫人之子與

鄫襄公[illegible]莒外孫[illegible]女家為鄫後人夫人無男有女還

嫁之于莒有外孫[illegible]于欲立其外孫

殺[illegible]以[illegible]祀滅亡之道也 十一年

（襄七年）□□陳公會諸侯（晉宋衛曹莒邾）于鄬以攻之十二年（襄八年）我
伐魯東鄙以侵鄙田十三年（襄九年）公會諸侯（晉魯宋衛曹莒杞小邾齊）伐
鄭冬十一月同盟于戲十二月復伐鄭十四年（襄十年）公會諸侯
（前諸侯）會吳于柤秋我伐魯東鄙是年復會伐鄭戍鄭虎牢十五
年（襄十一年）夏復會伐鄭秋七月同盟于亳九月復會師以伐鄭鄭
成冬十二月會于蕭魚十六年（襄十二年）我伐魯東鄙圍台魯季孫
宿入我鄆取鍾以為其君盟十八年（襄十四年）我會諸侯之大夫（前諸侯）
會吳于向夏會伐秦衛人逐其君冬我會諸侯之大夫（晉魯宋衛
鄭邾）于戚謀定衛二十年（襄十六年）公會諸侯（晉魯宋衛鄭曹莒邾薛杞小邾）于湨梁
晉執公及邾子以歸侵魯故且曰通齊楚之使已而釋之（[illegible]）

（傳不載）二十二年（襄十八年）公會諸侯（前諸侯）同圍齊明年諸侯盟于祝
柯二十四年（襄二十年）及魯平會魯盟于向夏公會諸侯（晉魯齊宋衛鄭曹邾
滕薛杞小邾）盟于澶淵二十五年（襄二十一年）晉宗孫叛公會諸侯（晉魯齊宋
衛鄭曹邾小邾）于商任錮欒氏也明年復會于沙隨二十七年（襄二十三年）齊
侯伐晉還不入遂襲我門于且于（莒邑）傷股而退明日復戰獲其
大夫杞殖我請成二十八年（襄二十四年）齊伐我侯介根（莒邑）秋八月
公會諸侯（晉魯宋衛鄭曹邾滕薛杞小邾）于夷儀將伐齊遂伐鄭以救齊諸侯
還救鄭二十九年（襄二十五年）夏五月公朝于齊齊崔杼弒莊公立
其弟景公景公與其大夫及公盟公還自齊會諸侯（前諸侯）伐齊
齊成秋七月同盟于重邱三十二年（襄二十八年）冬十二月靈王崩

景王立三十三年（襄二十九年）我會城杞三十四年（襄三十年）我及諸侯
之大夫（晉魯齊宋衛鄭曹邾滕薛杞小邾）會于澶淵宋災故犁比公生去疾及
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三十五年（襄三十一年）
冬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公弒之乃立（展輿）犁比公在位三十
五年

著邱公

著邱公名去疾犁比公之子也展輿既弒犁比公自立犁公子
召去疾于齊齊納去疾是為著邱公展輿奔吳著邱公元年（昭元
年）春魯伐我取鄆因我亂鄆田著邱公立而不撫鄫（莒邑）四年
（昭四年）鄫叛魯取鄫五年（昭五年）牟夷以牟婁及防茲奔魯（牟婁防茲莒三

邑）秋七月我討魯不設備魯敗我于蚡泉十年（昭十年）魯伐我取
郠晉平公卒秋九月會葬晉平公十三年（昭十三年）秋七月公會周
劉子諸侯（晉齊宋衛鄭曹邾滕薛杞小邾）于平邱甲戌同盟于平邱我及邾人
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辭魯盟
執季孫意如以歸十四年（昭十四年）秋八月公（[illegible]）在位十四年

郊公　共公

郊公者名任著邱公之子共公庚與者著邱公之弟也著邱公
十四年（昭十四年）冬郊公不感國人弗順欲立庚與郊公惡公子鐸
而善于公子意恢大夫茲夫惡意恢而善于庚與冬十二月茲
夫殺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與于齊齊送之有賂田庚與

即位是為共公共公二年（昭十六年）齊伐徐徐成二月我及徐于郯
人會齊侯于蒲𨻰于討也五年（昭十九年）齊師伐我入紀八年（昭二十二年）
齊師伐我公將戰大夫苑羊牧之不可弗聽敗齊師于壽餘
齊侯伐我公行成齊司馬竈來涖盟公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
外國人于是大惡公夏四月景王崩悼王立子朝作亂冬十一
月悼王崩敬王立郊公九年（昭二十三年）秋七月共公奔魯齊人納
郊公共公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公又將叛齊
故大夫烏存帥國人以逐之郊公四年（昭二十六年）公會齊魯邾杞
盟于鄟陵狄九月敬王入于成周子朝奔楚十年（昭三十二年）我會
諸侯之大夫（晉宋魯衛曹許杞小邾）于狄泉且城成周十四年（定四年）公

會周劉子諸侯（晉魯宋蔡衛陳鄭許曹邾頓胡滕薛杞小邾齊）于召陵侵楚夏五月盟
于皋鼬三十九年（哀四年）夏五月公卒郊公在位三十九年共
公在位八年郊公以後齊不載莒亦不具所終
贊曰莒邇齊故常觸齊[illegible]文公以降所可紀載六七公
而庶其黜[illegible]勿也

邾世家

（其先世莫攷自魯隱公元年始目于經終哀公二十四年凡二百五十二年傳九世）

邾子克

邾曹姓顓頊之後初為附庸莫詳其始封（王符潛夫論曹姓之先出于黃帝高陽氏陸終之子曰安是為曹姓周武王克殷封曹俠于邾鄭樵氏族略顓頊之孫祝融後安為曹姓其裔邾武公名夷甫字顏）
其後數從齊桓尊周室平王命為子是為邾子克克字儀父亦
莫詳其立年隱公元年邾子及魯侯盟于蔑鄭伐衛請師于我
邾子使私于魯公子豫冬我及魯公子豫鄭人盟于翼（邾地）三年
平王崩桓王立五年宋人取我田先是宋伐鄭我告于鄭曰請
君釋憾于宋敝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七年魯
伐我（為宋故）桓公七年魯伐我十五年桓王崩莊王立夏世子如

魯朝（經書人杜預注附庸之世子故稱人）十七年邾子及魯侯盟于趡（魯地）秋魯
及宋衛伐我宋萬弒其君莊公十二年莊王崩僖王立十三年
我及齊侯宋陳蔡會于北杏以平宋亂十五年我及宋齊伐郳
十六年冬十二月邾子克卒（莊十六年）

邾子瑣　文公

邾子名瑣（春秋作瑣）克卒瑣即位元年魯莊公十七年也是年僖王
崩惠王立十二年（莊二十八年）夏四月邾子瑣卒蘧篨即位是為文
公公六年（閔二年）魯慶父弒其君閔公以公子申（即僖公）適我慶
父奔莒乃入立之哀姜來奔齊人取而殺之七年（僖元年）楚伐鄭
我會諸侯（齊魯宋鄭曹）于檉謀救鄭秋九月魯敗我師于偃（我既送魯哀姜）

（選因反從邾故以僖費既而齊歸哀姜之喪我禮乃歸魯要而致之）十三年（僖七年）閏月惠王崩襄
王立二十四年（僖十八年）齊桓公卒宋公以我及曹衛伐齊納孝公
二十五年（僖十九年）宋公曹人及我盟于曹南鄫子來會盟宋公使
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 二十七年（僖二十一年）我滅須句（風姓國伏羲之後魯
僖公母成風須句之女）須句子奔魯魯伐我 二十八年（僖二十二年）魯伐我
取須句反其君秋我以須句故出師魯不設備及我師戰于升
陘魯師敗績獲魯侯冑縣諸魚門 三十四年（僖二十八年）冬我會諸
侯（晉曾齊宋蔡鄭陳莒秦）于溫天王狩于河陽 三十九年（僖三十三年）魯伐我
取訾婁我不設備秋復伐我魯既取須句我復取之 四十六年
（文七年）魯伐我取須句先是公之子叛而歸魯遂寘公之子以守

之四十七年（文八年）秋八月襄王崩頃王立五十二年（文十二年）夏五
月公薨謚曰文在位五十二年

定公

定公名貜且文公元妃齊姜生貜且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薨
邾人立貜且捷菑奔晉文公之廃也晉使郤馬不敬公元年（文十四年）
四年 我伐其南鄙 我是年頃王崩匡王立夏晉會
諸侯（晉宋陳衛鄭許曹）同盟于新城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
于我我辭曰齊出貜且長趙盾乃還（自是以後）
（妾人言捷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
（貜且也長邾人曰辭不）
（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六年（宣元年）公朝魯七年（宣二年）

冬十月匡王崩定王立二十三年（宣八年）我戕鄫子于鄫（自外曰戕）
二十五年（成二年）我及魯侯諸侯之大夫（楚秦宋陳衛鄭齊曹邾薛鄫）盟于
蜀（畏晉而竊與楚盟）二十八年（成五年）冬十一月定王崩簡王立十二月
公會諸侯（晉魯齊宋衛鄭曹邾杞）同盟于蟲牢鄭服也 三十年（成七年）楚伐鄭
公會諸侯（晉魯齊宋衛曹莒杞）救鄭秋同盟于馬陵 三十一年（成八年）我會
晉魯齊伐郯 三十六年（成十三年）我會諸侯（晉魯齊宋衛鄭曹）伐秦曹負芻
殺大子而自立 三十八年（成十五年）我會諸侯（晉魯宋衛鄭齊邾）同盟于戚
討曹負芻冬會吳于鍾離 三十九年（成十六年）我會諸侯（晉魯齊衛宋）于
沙隨謀伐鄭七月會周尹子諸侯伐鄭 四十年（成十七年）會伐鄭夏
六月同盟于柯陵冬復會伐鄭十二月公薨（左傳）定公之時有弒

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
斷斯獄矣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
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後舉爵（禮記檀弓）謚曰
定在位四十年

宣公

宣公名牼（許未）定公薨公即位公元年（成十八年）秋公如魯朝
宋魚石以彭城叛冬公會諸侯（晉宋衛曹莒邾）同盟于虛朾謀救宋二
年（襄元年）我會諸侯之大夫（晉宋衛曹莒）圍宋彭城晉伐鄭我會
（晉宋衛曹）伐鄭及陳秋簡王崩靈王立
公如晉 我會諸侯之大夫（晉魯宋衛）于

戚又復會于戚遂城虎牢以偪鄭鄭成四年襄

諸侯晉魯宋衛邾莒滕同盟于雞澤大夫及陳袁僑盟五年襄五我及

莒伐鄫魯敗鄫侯我敗之于狐駘六年襄五年公會諸侯晉魯宋陳衛鄭

曹莒邾戍陳冬戍陳七年襄七年叔孫豹來聘且修平八年

齊吳鄫襄七楚圍陳公會諸侯于鄬以救陳九年襄八年我會

年晉侯鄭伯會宋衛于邢丘冬公會諸侯晉魯宋衛曹莒滕薛

邾伐鄭鄭成同盟于戲十二月復伐之十一年襄十年公會諸

侯會吳于柤秋會伐鄭成鄭虎牢十二年襄十一年公會伐鄭

同盟于亳秋九月楚師以復伐鄭鄭成冬十二月會于蕭魚十

五年襄十四年我會諸侯之大夫晉魯齊宋衛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會吳于向夏四

月會伐秦衛人逐其君冬我會諸侯之大夫晉魯宋衛鄭莒于戚謀定

衛十六年襄十五年我貳于晉伐邾南鄙魯告于晉十七年襄十六年晉

會諸侯于溴梁執公以歸十八年襄十七年春二月公薨左傳謚曰宣

在位十八年

悼公

悼公名華宣公子宣公十八年襄十七年薨公即位冬我伐魯南鄙

公元年襄十八年公會諸侯晉魯宋衛鄭曹莒滕薛杞小邾同圍齊二年襄十九年諸

侯盟于祝柯晉執公以我伐魯故遂驪魯田取我田自漷水歸

之于魯三年襄二十年公會諸侯盟于澶淵齊成故秋魯伐我

報我之驟來也四年襄二十一年晉欒盈奔冬公會諸侯

于商任錮欒氏冬復會于沙隨齊伐晉七

年襄二十四年公會諸侯晉魯宋衛于夷儀將伐齊楚救齊伐

鄭諸侯還救鄭八年襄二十五年復會于夷儀伐齊以成

秋八月同盟于重邱十年襄二十七年宋弭諸侯之兵六月公會

諸侯于宋秋七月諸侯之大夫盟于宋西門

之外十一年襄二十八年公如楚冬十一月靈王崩景王立十三

年襄三十年我及諸侯之大夫晉魯齊宋衛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會于澶淵宋災故

十五年昭元年夏六月丁巳公薨秋葬公左傳謚曰悼在位十五

年

莊公

莊公名穿悼公子悼公薨公即位公元年昭十年晉平公卒我

如晉會葬十二年昭十三年秋公會周劉子諸侯晉魯宋衛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

于平邱八月同盟于平邱我愬魯于晉晉辭魯侯盟執季孫意

如以歸十七年昭十八年我宋邾入之以歸邾子曰余無歸矣

我從于我公反邾夫人而舍其女邾夫人宋向戌之女也十八

年昭十九年宋伐我圍蟲取之乃盡歸邾俘及邾徐會宋公同

盟于蟲二十年昭二十年夏四月王子朝作亂冬

十月王崩二十一年我與翼遂伐自離姑

魯武城人取我師二十

年我會諸侯之大夫晉魯宋王室

人逐其君二十五年昭二十六年公會諸侯齊晉杞盟于鄟陵謀納魯侯秋九月敬王入于成周子朝奔楚二十六年昭二十七年我及諸侯之大夫晉宋衛曹滕會于扈成周且納魯侯三十四年定三年春二月辛卯公薨公嘗與大夫夷射姑飲酒私出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及是公在門臺臨廷閽以瓶水沃廷公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旋小便也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爐炭爛遂卒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殺葬公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臣傳

謚曰莊在位三十四年

隱公　桓公　考公

隱公名益許作未莊公三十四年定三年莊公即位冬公及晉大夫盟于拔拔即郯公元年定四年春公會周劉子諸侯晉魯宋蔡衛陳鄭許曹莒頓胡滕薛杞小邾齊于召陵侵楚夏五月盟于皋鼬十一年定十四年魯侯大蒐于比蒲公如魯會十二年定十五年公如魯朝十四年哀二年魯伐我將伐絞邾邑我愛其土賂以漷沂之田魯取漷東田及沂西田及公盟于句繹十八年哀六年十九年哀七年魯伐我入之處公鼓師晝掠我衆保于繹繹邾山在鄒縣北師宵掠以公歸獻于亳社以其亡國與殷同囚諸負瑕故有繹負瑕魯邑故有繹民在大夫茅夷鴻茅邑請救于吳二十年哀八年吳伐魯齊又使如吳請伐魯乃歸公公又無道吳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太子革以為政是為桓公公二年哀十年春二月隱公奔魯齊甥也遂奔齊是年桓公會諸侯吳魯邾伐齊南鄙齊弒悼公乃還八年哀十六年孔子卒十年哀十八年敬王崩元王立十一年哀二十一年桓公及齊侯魯侯盟于顧齊地隱公復元年哀二十二年夏四月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為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桓公奔越後二年哀二十四年公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隱公在位二十年桓在位三十年謚曰隱其後事不可考隱公之後為考公邾康成考公之喪徐使容居來弔含昭二十年威儀從此盛以容居使容居坐含進侯使容居以含不從者行則親含哉諸侯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雜者未之有也以其私禮故有司難之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徐先君西討濟于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

論曰

邾以魯鄰也然始終構難迭尋干戈雖朝會時有而協比不終而執于會不御齊宿怨之深也遂至隱公因繫三國而桔是不協又其世人人且變撲其君事之為邾也難已

小邾世家（其先出顏魯莊公五年始見于經終哀公十四年凡二百九年傳一世）

小邾子　小邾穆公

小邾亦曹姓顓頊之後邾之別封故曰小邾又名郳（貞夫仲家爲郳陋）

之胥祝融陸終安爲曹姓其裔邾武公初爲附庸屬齊或屬宋

武公之子友別封於郳是爲小邾

後爵爲子國小其世系紀年皆不載所載者唯郳犁來小邾穆

公犁來于莊公五年如魯朝十五年我叛大夫郳邾伐我僖公

七年小邾子如魯朝始封于小邾穆公當莊僖公時襄公二年

我及諸侯之大夫會于戚遂城虎牢以偪鄭（鄭…）

晉之言故二年叔會于戚滕薛小邾皆不至…

于齊若不得…冬復會于戚…小

郳皆　七年公如魯朝九年冬公會諸侯（晉宋衛曹莒邾滕薛杞）伐鄭十

二月同盟于戲十年公會諸侯（前諸侯）會吳于柤秋會伐鄭十一

年夏會伐鄭同盟于亳九月復會伐鄭鄭成會于蕭魚十四年

我會諸侯之大夫（前諸侯）會吳于向夏會伐秦十六年公會諸侯

（晉會宋衛鄭曹莒邾薛杞）于湨梁十八年公會諸侯（前諸侯）同圍齊十九年

諸侯遇于祝柯上盟于祝柯二十年公會諸侯（晉宋衛曹莒邾滕薛杞）盟

于澶淵二十二年公會諸侯（前諸侯）盟于沙隨二十四年公會諸

侯（晉宋衛曹莒邾滕薛杞）于夷儀將伐齊二十五年復會于夷伐齊

齊成同盟于重丘二十九年會城杞三十年我及諸侯之大夫

（晉齊宋衛鄭曹莒邾滕杞）會于澶淵宋災故魯昭公　年公如晉朝季孫

宿叔弓之叔詩豹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

懼其二又卑一睦焉逆群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循從之十年

會葬晉平公十三年公會劉子諸侯（前諸侯）于平丘十七年公

如魯朝魯侯與之燕季孫宿如賦采叔公賦菁菁者莪叔孫豹

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後會同襄公二十年季此皆爲穆公公君國甚久故叔孫云然也）

在位當有四五十年其立與卒皆未詳其後會盟公十九年小

邾及邾人徐人會宋公盟于蟲二十五年會黃父三十二年城

成周魯定公四年會召陵魯哀公四年宋執小邾子（杜預注…）

（其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奔魯皆見…爲其公事也小邾穆）

公子曰郳甲仕宋宣公向昭公二十年華向之亂甲出奔鄭（左傳）

襄平李鍇鐵君甫纂

燕世家（始武王十二年終君喜三十五年凡九百一年傳四十三世）

惠侯　釐侯　頃侯　哀侯　鄭侯

燕之先召公奭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侯（索隱燕四十二代有二惠侯二釐侯二宣侯三桓侯二文侯蓋國史微失本謚）當厲王奔彘共和之時惠侯薨子釐侯即位是歲宣王初立三十六年釐侯薨子頃侯即位頃侯九年宣王崩幽王立二十年幽王淫亂爲犬戎所弒平王立周東遷二十四年頃侯薨子哀侯即位哀侯二年薨子鄭侯即位（索隱諡法無鄭鄭或是名）鄭侯三十六年薨（史記世家）

繆侯（七年入春秋）　宣侯　桓侯　莊公　襄公　桓公

宣公　昭公　武公　文公　懿公

繆侯鄭侯之子繆侯七年魯隱公元年也十八年（桓元年）繆侯薨子宣侯即位宣侯十三年（桓十四年）薨子桓侯即位（索隱桓侯徙臨易古史考云本）（自宣侯已上皆父子相傳桓侯已下並不言屬以其史失代數故也）桓侯元年桓王崩莊王立桓侯七年（莊三年）薨子莊公即位莊公元年（莊十二年）莊王崩僖王立十四年（莊十七年）僖王崩惠王立十六年（莊十九年）王子頹伐周不克出奔溫冬衛師南燕師伐周立子頹十七年（莊二十年）鄭執南燕伯仲父以惠王歸處于櫟十八年（莊二十一年）鄭伯納王殺子頹（史記作與宋衛共伐周惠王出奔溫十七年鄭執燕仲父而納惠王于周乃南燕伯仲父非燕莊公也乃王子頹者惠王叔父也莊十八年非十七年也史非也）二十七年（莊三十年）山戎侵我冬齊人伐山戎（左傳作）公送齊侯出境齊侯因割公所至地予我使我共貢天子如成周時職使復修召公之法（史記世家）三十三年（僖二年）公薨子襄公即位襄公六年（僖八年）惠王崩襄王立三十九年（文八年）襄王崩頃王立襄公四十年（文九年）薨桓公即位（索隱宋忠云）桓公五年（文十四年）頃王崩匡王立十一年（宣二年）匡王崩定王立桓公十六年（宣七年）薨宣公即位宣公十五年（成四年）薨子昭公即位昭公元年（成五年）定王崩簡王立昭公十三年（成十七年）薨子武公即位武公二年（襄元年）簡王崩靈王立武公十九年（襄十八年）薨子文公即位文公六年（襄二十四年）薨子懿公即位懿公三年（襄二十七年）諸侯盟于宋四年（襄二十八年）公朝于晉公

薨是年靈王崩景王立（左傳）

惠公　悼公　共公　平公　簡公　獻公（十四年春秋終）孝公

成公　湣公　僖公　桓公

惠公名款（春秋昭三年書北燕伯款出奔齊六年書齊侯伐北燕而傳曰時韓簡公是簡公名款也按史簡公乃惠公以代考之姑從史）懿公之子也元年（襄二十九年）齊高止來奔公多寵姬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寵姬宋六年（昭三年）大夫共誅姬宋（宋史記作宋左傳作其文也而從左氏故大夫共殺之）公懼奔齊我立悼公悼公三年（昭六年）齊侯如晉請伐我晉許之齊遂伐我將納惠公四年（昭七年）齊侯次于虢（燕境）我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春二月盟于濡上我歸燕姬賂以瑤罋玉櫝斝耳齊不克納惠公而還

九年昭十二年齊高偃納惠公于陽公羊伯于陽當公子陽生也益以公說伯于陽下脫生字
此說誤公子陽生齊景不命燕納此燕公于陽生
繆按齊旣高偃納惠公時故誤又史記燕六年惠公奔齊四年齊高偃
如晉請伐燕入其君晉與齊伐燕入惠公惠公至燕而死燕立
悼公此[illegible]以齊侯如晉[illegible]高偃以納惠公于陽共爲
至燕以爲又上書六年下十年[illegible]公出七年二年也
書四年是晚昭公二字
公即位共六年昭十八年悼公即位平公四年昭二十一年景王崩共
敬王立平公十九年定五年悼簡公即位簡公十二年哀二年薨獻
公即位孝公後[illegible]獻公十三年哀五年齊高無平來奔十四
年哀十六年孝公卒十六年哀十八年敬王崩元王立二十四年元王崩
定王立二十八年公薨左傳孝公即位孝公十五年薨成公即位
成公九年定王崩考王立成公十六年薨湣公即位湣公八年

南本　燕韓魏趙田齊世家卷十一　三

考王崩威烈王立湣公三十一年薨僖公即位年表作釐侯莊
是年三晉列爲諸侯紀年文公二十四年卒簡公立簡公十三年三晉命邑爲諸侯威烈王崩
安王立二十七年安王崩烈王立三十年伐齊敗于林營公薨
桓公即位桓公四年烈王崩顯王立桓公十一年薨史記世家

文公　易王　王噲　昭王　惠王　武成王　孝王

王喜

文公[illegible]桓公薨文公即位[illegible]二十八
年蘇秦始來見說公公予車馬金帛以至趙趙用之因約六國
爲從長秦惠王以其女爲太子婦二十九年公薨太子即位是
爲易王齊宣王因我喪伐我取十城蘇秦說齊使復歸我十城

十年燕君爲王蘇秦與文公夫人私通懼誅乃說王使齊爲反
間欲以亂齊十二年易王薨子王噲即位史記世家戰國策蘇秦遊于王噲
曰燕王而不能自恃不惡卑名以事強事強可以令國安長久
萬世之善計也以事強而不可以爲萬世則不如合弱合弱將
奈何合弱而不能如一此臣所以爲山東苦也比目之魚不相
得則不能行故古人稱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合弱而
不能如一是山東之智不如魚也又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
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而不能敵秦索
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者智故不如車士矣胡
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如

南本　燕韓魏趙田齊世家卷十一　四

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兵至不能相救助如
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人之所能爲也山東主不悟此
臣之所爲山東苦也願大王之熟慮之也山東相合之主不惡
卑名之國者可長存之卒者之謂其卒符同也出士以戍韓梁之西邊
此燕之上計也不急爲此國必危矣王必大憂今韓梁趙三國
已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必南伐楚趙見秦之伐楚也必攻燕
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秦之伐韓故中山亡秦不敢伐韓故趙亡之今秦之
伐楚燕必亡之趙亡臣竊爲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成韓梁
之西邊山東不能堅爲此此必皆亡燕果以兵南合三晉國策是
年顯王崩慎靚王立王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

相燕貴重主斷王噲為國于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
聽政顧為臣六年慎靚王崩赧王立子之任政三年國大亂百
姓恫恐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齊王令人謂太子平
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明父子之位
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為先後雖然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
黨聚眾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
平市被死以狥子之亂燕百姓恫恐太子平內附國人外附齊齊舉事況克何為百姓反攻太子乎齊師伐燕
而後止齊不戰城門不開手一子之亂于太子而招之于齊師則迎之燕民頓若是潰潰哉史遷本于國策誤國構
難數月死者數萬眾燕人恫恐百姓離志齊王伐燕士卒不戰
城門不閉王噲死子之亡齊大勝燕年表君噲及太子相子之皆死紀年子之殺公子平

齊破燕燕醢子之而醢其身又二年而國人共立昭王因燕以昭王即太子平○按年表紀年十一年
平死于亂一云為子之所殺夫平外何齊我內除內歸得待先日王是齊與有力不應伐破伐之功成報齊之功且十數先
舉事不克而不死因亂二年而復立坦味不然是太子平與昭王亦一人明矣昭王于破燕之後即位
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
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
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
況賢于隗者豈遠千里哉于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
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
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于是以樂毅為
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湣王出亡我兵獨追

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不下者唯莒即墨
其餘皆屬燕三十三年昭王薨子惠王即位惠王為太子時與
樂毅有隙及即位疑毅使騎劫代將樂毅亡走趙齊田單擊敗
我軍盡復得其故城七十按趙世家惠文王二十八年燕成安君公孫操弒其王樂
資以為即惠王也武成王即位韓魏楚共伐我武成王七年齊田單伐
我拔中陽十四年武成王薨子孝王即位孝王三年薨子王喜
即位王喜四年王命相栗腹約歡趙還報王曰趙可伐也于是
栗腹將而攻鄗卿秦攻代趙使廉頗將擊破栗腹于鄗破卿秦于
代國策廉頗以二十萬遇栗腹于鄗樂乘以五萬遇慶秦于代燕人大敗而史與戰國策蓋破卿有異于代廉頗
逐之五百餘里圍我薊我請和乃解圍去六年秦滅東西周十

二年趙李牧攻我拔武遂方城我使劇辛將擊趙趙擊取我軍
二萬殺劇辛二十三年太子丹質于秦亡歸二十七年我見秦
下王滅六國秦兵臨易水禍且至燕太子丹陰養壯士二十人
使荊軻獻督亢地圖于秦因襲刺秦王秦王覺殺軻使將軍王
翦擊我二十九年秦攻拔我薊王喜亡徙居遼東斬丹以獻秦
三十年秦拔遼東虜王喜卒滅燕史記世家
贊曰燕周同姓國又君奭之後乃亡宗周之義不與中國會盟
邾滕比肩齊國而楚秦鷙于自處燕則何心夷然自外邪昭王
未奮若將嗣伯但似續不昌毀成天也諺有之虎皮蒙羊餧肉于
狼君噲子之之謂讓禪也

韓世家 始威烈王二十三年終秦始皇十七年凡百七十四年自景侯至王安傳十一世

景侯 列侯 文侯 哀侯 懿侯 昭侯

韓之先與周同姓曲沃武公之叔父也仕韓萬封韓累傳至韓厥韓不信 並見晉傳 不信是爲韓簡子簡子卒子庚代是爲莊子莊子卒子虎代是爲康子康子與趙襄子魏桓子共敗知伯分其地地益大大于諸侯康子卒子啟章代是爲武子武子二年伐鄭殺其君幽公 紀作晉幽公元年韓武子都平陽 十六年武子卒子虔代是爲景侯景侯元年伐鄭取雍丘二年鄭敗我負黍六年與趙魏俱得列爲諸侯九年鄭圍我陽翟景侯薨子列侯取即位 系本作武 列侯九年秦伐我宜陽取六邑十三年薨謚曰列在位十三年子

文侯即位 紀作韓文侯系本無列侯 文侯二年伐鄭取陽城伐宋至彭城執宋君七年伐齊至桑邱九年伐齊至靈邱十年薨謚曰文在位十年子哀侯即位哀侯元年與趙魏分晉國二年滅鄭因徙都鄭 史記世家紀年魏武侯二十二年晉桓公邑哀侯于鄭是韓既徙都因改號曰鄭故戰國策謂韓惠王曰鄭惠王猶魏徙大梁稱梁也 六年韓嚴弒哀侯及相韓傀 國策作俠累史記作韓山堅世家書列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 哀侯六年書韓嚴弒哀侯而刺客傳嚴仲子與俠累有隙使聶政刺殺之兼中哀侯韓嚴仲子重于其君二人相害嚴遂使聶政刺俠累累走抱哀侯聶政刺之兼中哀侯仙子嚴遂字仲子俠累名傀韓山堅即韓嚴也 山 謚曰哀在位六年子懿侯即位 紀作韓山堅即懿侯韓山堅即韓嚴也 懿侯二年魏敗我馬陵五年與魏惠王會宅陽九年魏敗我澮十二年薨謚曰懿在位十二年子昭侯即位 紀作武 昭侯元年秦敗我西山二年宋取我黃池六年伐東周取陵觀邢丘八年申不害相修術行道國內以治 此下史記十年韓姬弒其君悼公悼公爲誰且昭侯事中攙入悼公恐誤 十一年昭侯如秦二十四年秦拔我宜陽二十五年旱作高門二十六年高門成昭侯薨 史記世家 謚曰昭在位二十六年

宣惠王 襄王 釐王 桓惠王 王安

宣惠王昭侯之子也 紀年鄭昭侯武薨次威侯立威侯七年與邯鄲圍襄陵五月梁惠王會威侯于巫沙十月鄭宣王朝梁是威侯宣王不知史文紀年何不足據也 昭侯薨子宣惠王即位八年魏敗我將韓舉 紀年在威侯八年 十一年君號爲王與趙會區鼠十四年秦敗我鄢十六年秦敗我脩魚虜我將鯁申差我乃將西講于秦與之南伐楚楚王聞之大恐乃興師言救我戰車滿道路發信臣

多其車重其幣王聞之大說相公仲侈諫不聽遂絕秦秦因大怒益甲伐我大戰楚救不至十九年大破我岸門太子倉質于秦以和二十一年與秦共攻楚敗楚將屈丐是年王薨謚宣惠在位二十一年太子倉即位是爲襄王襄王四年與秦武王會臨晉秋秦甘茂攻我宜陽五年拔宜陽斬首六萬六年秦與我武遂九年秦復取我武遂十年太子嬰朝秦而歸十一年秦伐我取穰與秦伐楚敗楚將唐眛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蟣虱爭爲太子時蟣虱質于楚韓咎 韓咎韓人與公子咎別是一人 令楚圍我雍氏將因韓楚兵蟣虱而內之公仲侈以圍告于秦楚于是楚解雍氏圍蟣虱竟不得歸立公子咎爲太子齊魏王來十四年

與齊魏共擊秦至函谷而軍焉十六年秦與我河外及武遂王薨謚曰襄在位十六年大子咎即位是爲釐王釐王三年使公孫喜率周魏攻秦秦敗我軍二十四萬虜喜伊闕五年秦拔我宛六年與秦武遂地二百里十年秦敗我師于夏山十二年與秦昭王會西周佐秦攻齊齊敗十四年與秦會西周閒二十一年使暴鳶救魏爲秦所敗鳶走開封二十三年趙魏攻我華陽我告急于秦秦救我敗趙魏于華陽之下是年王薨謚曰釐在位二十三年子桓惠王即位桓惠王元年伐燕九年秦拔我陘城汾旁十年秦擊我于大行我上黨郡守以上黨降趙十四年秦拔趙上黨殺趙卒四十餘萬于長平十七年秦拔我陽城負

黍二十四年秦拔我城皋滎陽二十六年秦悉拔我上黨二十九年秦拔我十三城三十四年王薨謚桓惠在位三十四年子王安即位王安五年秦攻我我急使韓非使秦秦留非殺之九年秦虜王安盡入其地爲潁川郡韓遂亡〔史記世家〕

韓以厥起厚恭韓氏用昌卒得南面平陽分晉滅鄭然韓最近秦使宣惠以還翼魏狄趙遂和齊楚腹心秦疾秦雖暴無如韓何迺二三厥德詐力相尚逮秦勢既熾然後仰關西攻偏敗衆撓宜不濟也韓業餒肉虎口韓非頰生頷將剔其牙而探之悲夫

魏世家〔始威烈王二十三年終秦始皇二十二年凡百七十九年自文侯至王假傳九世〕

魏桓子　文侯　武侯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高封于畢于是爲畢姓其後絕封爲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滅魏以封萬爲大夫萬生武子犨犨生莊子絳〔史記世家武子生悼子悼子徙治霍系本武仲生莊子絳無悼子而系本居篇又曰魏武子居魏悼子徙霍是有悼子也然內外傳皆有悼子〕絳生獻子舒〔史記世家絳生嬴嬴生獻子系本獻子名荼莊子之子無嬴同左氏〕舒生簡子取取生襄子曼多〔史記世家獻子生魏侈無簡子一代侈一作哆則魏曼多也以上詳晉列傳〕曼多生桓子駒〔系本〕〔史記以桓子爲襄子孫代系多不合〕駒與韓康子趙襄子共伐滅知伯分其地駒之孫曰文侯斯〔世本作斯系本同而其傳曰孺子無是魏駒之子史記作都〕文侯元年周威烈王

之二年也六年城少梁八年復城少梁十三年使子擊圍繁龐出其民十六年伐秦築臨晉元里十七年伐中山使子擊守之趙倉唐傅之〔說苑文侯使子擊守中山趙倉唐傅之居三年往來之使不通于君倉唐問曰胡不遣人使大國乎擊曰願之久矣誰可者倉唐請行問君所嗜好擊曰嗜晨鳧好北犬乃遣倉唐緤北犬而奉晨鳧獻于文侯倉唐至上謁曰擊子擊使者不敢當于朝請以燕閒奉晨鳧敬獻庖人緤北犬敬上涓人文侯悅曰擊愛我不忘吾所嗜好者召倉唐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太子在外君國名非臣所得聞也文侯怵然爲之變容曰子之君無恙乎曰臣之來也拜送書于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孰與是長曰擬人必于其倫以君無所擬之文侯曰長大孰與寡人曰君賜之外府之衣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曰業詩文侯曰于詩何好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誦晨風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曰非敢也思若何文侯復誦黍離曰子之君怨乎曰非敢也思君耳文侯于是遣倉唐賜太子襲衣曰必以雞鳴時至太子發篋視之衣盡顛倒以君侯召擊矣倉唐曰臣來不聞命也擊曰君命子以雞鳴子而至裳顛倒詩不云乎東方未明顛倒

紫衣亂之例之自公召之遂西見文侯[illegible]而禍曰
遠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計也[illegible]而復太
子擊子擊西攻秦至鄭而還築雒陰合陽二[illegible]一至劉累諸侯二
十四年秦伐我至陽狐二十六年[illegible]三十二年伐鄭
城酸棗敗秦于注三十五年齊伐我取襄陵三十六年秦侵我
陰晉三十八年伐秦敗之武下得其將識是年文侯薨(史記紀世家年)
云五十年嗛趙嘗相難韓索兵于我曰願得借師以伐趙文侯曰寡
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
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已講于己也皆朝魏
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公將焉
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

之(國策韓非子)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廬未嘗不軾也
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
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淮南子)
東封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人民
非益衆入何以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于春浮之河而賣
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暑以強耘秋以收斂冬閒無事以伐林而
積之負軛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敝矣雖三倍入將
焉用之文侯觴大夫于曲陽飲酣文侯喟然歎曰吾獨無豫讓
以爲臣蹇重舉酒進曰臣請浮君君曰何以對曰臣聞之有
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
哉文侯曰善(又)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不
釂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盡釂公乘不仁舉白浮君君視而
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周書曰前車覆後
車戒蓋言其危今君已設令令不行可乎君曰善舉白而飲
飲畢曰以公乘不仁爲上客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
侯曰胡爲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
毛無所恃耶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
所以賀我也譬無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芻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

而錢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之[illegible]也又
曰文侯見箕季其牆壞而不築文侯曰何爲不築[illegible]時少聽
枉而不端問曰何不端曰固然從者食[illegible]之馬少
爲日晏進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出食曰吾爲[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薨謚曰文在位二十八年文侯書六篇
魏子擊即位
[illegible]武侯元年趙敬侯初立公子朔爲亂不勝來奔與我
襲邯鄲我敗而去二年城安邑王垣七年伐齊至桑丘九年翟

敗我于澮我使吳起伐齊至靈丘十一年與韓趙三分晉地滅
其後十五年敗趙北藺十六年伐楚取魯陽武侯薨(史記世家)謚曰
武在位十六年

惠王

魏王名罃武侯之子也武侯薨王即位初武侯之薨也公中緩
[illegible]爭爲太子公孫頎自宋入趙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魏
罃與公中緩爭爲太子君亦聞之乎今魏罃得王錯(魏大夫紀年惠王二年)
[illegible]挾上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
懿侯說乃與趙成侯伐我戰于濁澤我大敗或爲趙謂韓曰除
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

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為兩不彊于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聽韓不說以其少卒夜去二年敗韓于馬陵敗趙于懷三年齊取我觀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武堵為秦所敗六年伐宋取儀臺九年敗韓于澮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痤取龐十年伐趙取皮牢彗星見十二年星晝隕有聲十四年與趙會鄗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紀年作十四年鄭君鄭釐侯也亦無衛侯者非昭侯也韓滅鄭改號為鄭）十六年與秦孝公會杜平侵宋黃池宋復取之十七年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趙請救于齊齊救趙敗我桂陵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二十年歸趙邯鄲與盟漳水上（國策龐葱與太子質于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

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于市而議臣者過于三人願王察之也王曰寡人自為知于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史無質太子節）二十一年與秦會彤二十八年中山君相三十年伐趙趙告急齊齊救趙擊我我大興師使龐涓將令太子申為上將軍與齊人戰敗于馬陵齊虜太子申殺將軍涓軍大破三十一年秦趙齊伐我秦商鞅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破之秦用商鞅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于是徙治大梁以公子赫為太子三十五年與齊宣王會平阿南三十六年復與齊王會甄是年王薨（紀年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後十七年卒）王數敗于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軻以仁義說王王不能用（史記世家）王在位三十六年謚曰惠

襄王　哀王

襄王名嗣（世本）惠王之子也惠王薨王即位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稱王追尊父惠王為王（徐廣年表追）五年秦敗我龍賈軍于雕陰圍我焦曲沃予秦河西地六年與秦會應秦取我汾陰皮氏焦我伐楚敗之陘山七年我盡入上郡于秦秦降我蒲陽八年秦歸我焦曲沃十二年楚敗我襄陵諸侯執政與秦相張儀會齧桑十三年張儀相我有女子化為丈夫秦取我曲沃平周十六年王薨（紀年魏襄王十九年薛侯來會王于釜丘二十年王與齊王會于韓）謚曰襄在位十六年子哀王即位（紀年起自黃帝終魏之今王今王者魏襄王而以襄王之年為惠成王之後十七年世本惠王子

生襄王襄王生昭王而無哀王史誤）張儀復歸秦哀王元年五國共攻秦（韓魏趙楚燕）不勝而去二年齊敗我觀津五年秦樗里疾伐我取曲沃走犀首岸門（索隱犀首官名即公孫衍）六年秦求立公子政為太子（政魏公子）與秦會臨晉七年攻齊與秦伐燕八年伐衛拔列城二（紀年翟章伐衛）九年與秦王會臨晉張儀魏章皆來歸（章為魏將儀相秦）相田需卒太子為相十一年與秦武王會應十二年太子朝秦秦伐我皮氏未拔而解十四年秦來歸我王后十六年秦拔我蒲反陽晉封陵（紀年作晉陽封谷）十七年與秦會臨晉秦與我蒲反十八年與秦伐楚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敗秦軍函谷二十三年秦復予我河外及封陵以和是年王薨（史記作哀）謚曰哀在位二十三年（紀年終于二十年昭王三年喪畢始

稱元年

昭王　安釐王　景湣王　王假

昭王名遬（系本作遬）哀王之子也哀王薨王即位元年秦拔我襄城二年與秦戰不利三年佐韓攻秦秦白起敗我軍伊闕二十四萬六年予秦河東地方四百里芒卯以詐重（卯作中見重）七年秦拔我城六十一九年秦拔我新垣曲陽城十年齊滅宋宋公死我溫十二年與秦趙韓燕共伐齊敗之濟西湣王出亡燕獨入臨菑與秦王會西周十三年秦拔我安城兵至大梁去（徐廣曰四年大水）十九年王薨（史記世家）謚曰昭在位十九年子安釐王即位安釐王名圉（系本作圉）元年秦拔我兩城二年又拔我二城軍在梁下韓來救予

秦溫以和三年秦拔我四城斬首四萬四年秦破我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我將芒卯段干子請予秦南陽以和九年秦拔我懷十年秦太子外質于我死十一年秦拔我郪丘齊楚相約而攻我我使求救于秦秦救我魏氏復定王以秦救我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信陵君無忌諫乃止二十年秦圍邯鄲無忌矯奪將軍晉鄙兵以救趙趙得全無忌因留趙三十年無忌來歸率五國兵攻秦敗之河內走蒙驁太子增質于秦秦怒欲囚增蘇秦為增謂秦王曰公孫衍（史記作公孫喜）固謂魏相曰請以魏疾擊秦秦王怒必囚增魏王又怒擊秦秦必傷今王囚增是衍之言中也故不若貴增而合魏以疑之于齊韓秦乃止三十四年

王薨謚安釐在位三十四年太子增即位是為景湣王（系本作景愍王）信陵君無忌卒景湣王元年秦拔我二十城以為東郡二年秦拔我朝歌三年秦拔我及五年秦拔我垣蒲陽衍（徐廣曰二年拔城）十五年王薨謚景湣在位十五年子王假即位（徐廣曰二年鄴反）王假三年秦灌大梁虜王假遂滅魏（史記刘女傳世家秦殺假）

贊曰文侯受子夏經客段干木秦遂不敢加兵然則賢者固所以禦敵國禦外侮者與子與氏開闢造魏庶幾惠成尚祖德而匪前修益深有意也乃棄仁尊利棄賢務兵破于齊地僅于秦兮安邑徙大梁所謂我能往寇亦能往徙且安之乎本貴先援強延六葉幸矣然信陵一振五國奮禦騖將呼乎信陵不死

魏未必亡信陵七十二公貴者之亞與

趙世家 始威烈王二十三年終秦始皇二十五年凡百八十二年自獻侯至王嘉傳十二世

烈侯　武侯　敬侯　成侯　肅侯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爲帝大戊御其後蜚廉有子二人惡來其後爲秦季勝其後爲趙季勝生孟增孟增幸于成周王是爲宅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善御幸于穆王（列子曰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始從習御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汝先觀吾趨趨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泰豆乃立木爲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趨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敏也凡所御者亦如此得之于銜應之于轡得之于轡應之于手得之于手應之于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山谷之嶮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驊騮綠耳獻之穆王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賜造父以趙城繇此爲趙氏自造父以下六世至奄父曰共仲宣王伐戎奄父爲御及千畝之戰王師敗績奄父脫王于難奄父生叔帶叔帶之時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于晉國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生趙夙晉獻公之十六年伐霍魏耿而趙夙爲將伐霍霍公求（一作求）奔齊晉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爲祟夙召霍君于齊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晉復穰獻公賜夙耿夙生共孟共孟生趙衰衰卒子盾嗣盾卒子朔嗣朔死後十五年子武嗣武生成成生鞅是爲簡子簡子廢太子伯魯而以無䘏爲太子簡子

卒無䘏嗣是爲襄子于是趙北有代南并知氏强于韓魏襄子三十三年卒伯魯孫浣嗣（史記自趙成子衰至襄子凡九世世家並見前晉諸臣列傳）是謂獻侯獻侯浣代安成君周之子故太子伯魯之孫也（系本代成君起即襄子之子）襄子爲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代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爲太子襄子卒浣即位是爲獻侯獻侯少即位治中牟襄子弟桓子逐獻侯自立于代（系本作襄子子）一年卒國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殺其子而復迎立獻侯十二年城平邑（紀年晉烈公元年趙獻子城泫氏）十五年卒謚曰獻在位十五年子烈侯籍即位烈侯六年韓魏趙皆立爲諸侯追尊獻子爲獻侯烈侯九年卒謚曰烈在位九年弟武公即位（譙周云系本及說趙語者並無其事○又按三晉皆自僭稱公者）

武公十三年卒謚曰武在位十三年趙立烈侯太子章是爲敬侯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亂不克出奔魏趙始都邯鄲二年敗齊于靈丘三年救魏于廩丘大敗齊人四年魏敗我兎臺築剛平以侵衛五年齊魏爲衛攻我取我剛平六年借兵于楚伐魏取棘蒲八年拔魏黃城九年伐齊齊伐燕我救燕十年與中山戰于房子十一年韓魏趙共滅晉分其地伐中山又戰于中人十二年卒謚曰敬在位十二年子成侯種即位成侯元年公子勝與成侯爭立爲亂二年六月雨雪三年伐衛取鄉邑七十三衛敗我藺四年與秦戰高安敗之五年伐齊于鄄魏敗我懷攻鄭敗之以與韓韓與我長子六年中山築長城伐魏敗之涿澤

圍魏惠王七年侵齊至長城與韓攻周（此下有八年與韓分周為兩雍周紀無之）九年與齊戰阿下十年攻衛取甄十一年秦攻魏我救之石阿十二年秦攻魏少梁我救之十三年魏敗我澮取皮牢成侯與韓昭侯遇上黨十四年與韓攻秦十五年助魏攻齊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十七年成侯與魏惠王遇葛孽十九年與齊宋會平陸與燕會阿二十年魏獻榮椽（劉氏云榮椽蓋地名索隱云榮屋翼也說文椽椽也屋梠之兩頭起者為榮）二十一年魏圍我邯鄲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鄲齊亦敗魏于桂陵二十四年魏歸我邯鄲與魏盟漳水上秦攻我藺二十五年成侯卒諡曰成在位二十五年公子緤與太子語爭立（系本肅侯名語）緤敗亡奔韓太子即位是為肅侯肅

侯元年奪晉君端氏徙處屯留二年與魏惠王遇于陰晉三年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死四年朝天子六年攻齊拔高唐七年公子刻攻魏首垣十一年伐魏十五年起壽陵（史記世家）十六年蘇秦自燕之趙始合從說肅侯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賓畔秦肅侯乃封蘇秦為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國史記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乃投從約書于秦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按國策約從在肅侯十六年至十八年齊魏伐趙則犀首敗從之事然則合從裁及二年而云十五年不敢闚函谷關史謂辭耳）十七年圍魏黃不克築長城十八年齊魏伐我我決河水灌之兵去二十二年趙疵與秦戰敗秦殺疵河西取我藺離石二十三年韓舉與齊魏戰死于桑丘（徐廣曰韓舉將非是蓋趙將也韓將戰死何須趙世家紀年亦曰趙將）二十四年肅侯卒秦楚燕齊魏出銳師各萬人來會葬（史記世家）諡曰肅在位二十四年

武靈王　惠文王

武靈王名雍肅侯之子也肅侯薨王即位元年陽文君趙豹相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王與太子倉來朝信宮武靈王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及聽政先問先王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禮（年表魏敗我趙護）三年城鄗四年與韓會于區鼠五年娶韓女為夫人八年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己曰君九年與韓魏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萬齊敗我觀澤十年秦取我西都及中陽齊破燕十

一年王召公子職于韓立以為燕王使樂池送之（紀年同趙世家載之益趙遣之職實本皆入燕）十三年秦拔我藺虜將軍趙莊楚魏王來過邯鄲十四年趙何攻魏十七年王出九門為野臺以望齊中山之境十八年秦武王死王使代相趙固迎公子稷于燕送歸立之是為昭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略中山之地至于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召樓緩（樓緩別是一人非趙成王時樓緩也）謀欲胡服騎射以教百姓樓緩曰善群臣皆不欲使告公子成公子成不可王遂自請之（語見公子成傳）公子成聽命于是遂胡服招騎射（[illegible]趙國化之）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

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趙固主胡致其兵
二十一年攻中山趙袑為右軍許鈞為左軍公子章為中軍王
并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陘合軍曲陽攻取
丹丘華陽鴟之塞王軍取鄗石邑封龍東垣中山獻四邑和王
許之罷軍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五年惠后卒太子章之母使周紹
胡服傅王子何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
九原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于東宮傳國立王子何為王是
為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為主父主父欲
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畧胡地而欲從雲中九
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

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
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畧地形因觀秦王之為
人也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于西河而
致其兵三年滅中山遷其王于膚施起靈壽北地方從代道大
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為代安陽君四年主
父及王遊沙丘異宮公子章作亂殺肥義公子成李兌以兵入
距難公子章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謂容其入宮藏也成兌因圍主父
宮公子章死成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
圍主父令宮中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
食探爵鷇而食之三月餘而餓死沙丘宮索隱武靈王墓代郡靈丘縣括地志墓在

蔚州靈丘縣東三十里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主父謚武靈在位二十
七年而傳位又四年薨是時王少成兌專政五年與燕鄚易八
年城南行唐九年趙梁將與齊合軍攻韓至魯關下十一年董
叔與魏伐宋得河陽于魏秦取梗陽十二年趙梁將攻齊十三
年韓徐將攻齊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丘
與秦會中陽十五年燕昭王來見趙與韓魏秦共攻齊齊王敗
走燕深入取臨菑十六年秦復與趙數擊齊齊人患之蘇厲為
齊遺王書曰齊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天下屬行以謀王也齊
結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西兵以禁彊秦齊之事王宜為上佼
而今乃抵辠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為義齊抱社稷

而厚事王王以天下善秦秦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
制于王也于是趙乃謝秦不擊齊王與燕王遇廉頗將攻齊昔
陽取之十七年樂毅將攻魏伯陽秦怨趙不擊齊伐趙拔我兩
城十八年秦拔我石城王再之衛東陽決河水伐魏大潦漳水
出魏冉來相十九年秦拔我二城趙與魏伯陽趙奢將攻齊麥
丘取之二十年廉頗將攻齊與秦昭王遇西河外年表與秦會澠池二
十一年徙漳水武平西二十二年大疫置公子丹為太子二十
三年樓昌將攻魏幾不能取廉頗攻幾取之二十四年廉頗將
攻魏房子拔之又攻安陽取之二十五年燕周將攻昌城高唐
取之與魏共擊秦秦將白起破我華陽得一將軍二十六年取

東胡歐代地二十七年徙漳水武平南封趙豹為平陽君（王母弟）河水出大潦二十八年藺相如伐齊至平邑罷城北九門大城二十九年秦韓相攻而圍閼與趙使趙奢將擊秦大破秦軍閼與下三十三年王薨（史記世家謚惠文在位三十三年）

孝成王　悼襄王　附繆王　趙王嘉

孝成王名丹惠文王太子也惠文王薨太子丹即位是為孝成王元年秦伐我拔三城王新立秦急攻之我求救于齊以長安君為質（長安君惠文王少子）齊兵乃出齊田單將我師而攻燕中陽拔之又攻韓注人拔之二年惠文后卒田單為相四年王夢衣偏裻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王召筮史

敢占之曰夢衣偏裻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上黨守馮亭使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欲入之秦吏民安為趙不欲為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入之趙趙遂發兵取上黨廉頗將軍軍長平七年廉頗免趙括代將秦圍括括以軍降卒四十餘萬皆阬之王還不聽秦秦圍邯鄲八年趙勝如楚請救還楚來救九年魏公子無忌亦來救秦圍乃解十年燕攻昌壯（一作社當作城）拔之樂乘慶舍攻秦信梁軍破之太子死（史記趙太子死史失名徐廣曰是歲秦攻趙王卒或者太子云天子此說誤考決無口天子死者）而秦攻西州拔之徙父祺出（索隱祺趙大夫正義秦拔西州故令徙父祺將兵出境○按史無十年事多不合或太子死當在拔西州之下蓋趙被秦軍而秦拔西州合一事太子死而使父祺）

（出為一事不然而字義不屬）十一年城元氏縣上原十四年趙勝卒十五年封廉頗為信平君燕王令丞相栗腹約驩以五百金為王酒還歸伐我栗腹攻鄗卿秦攻代廉頗將破殺栗腹虜卿秦十六年廉頗圍燕以樂乘為武襄君十七年樂乘攻燕圍其國十八年延陵鈞帥師從廉頗助魏攻燕秦拔我榆次三十七城十九年趙與燕易土以龍兌汾門臨樂與燕燕以葛武陽平舒與趙二十年秦拔我晉陽二十一年王薨謚孝成（史記世家）初齊人李伯見孝成王王說之以為代郡守居無幾何人告之反孝成王方饋不墮食告者復至孝成王不應已乃使使者言齊舉兵擊燕（代抵地並齊恐趙得燕）恐以擊燕為名而襲趙故發兵自備今燕齊已合臣

請要其微而地可多割也自是之後為孝成王從事于外者人無自疑（趙世家）孝成王在位二十一年子偃即位是為悼襄王是年廉頗將攻繁陽取之使樂乘代之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悼襄王元年大備（正義備行大備之一作脩）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正義平邑中牟時屬魏欲渡河作道相通道不成也○世家不慮上大備之義考詳且無此書注又魏欲通道當繫之魏備魏也又按下文五年傅抵將卒之道而不成也武靈王時趙地以平邑與魏中牟之道相通而不成也此欲以從代道大通逞鶩行實是通道為趙之故事世則大備魏當為句適乎邑趙世家）二年李牧將攻燕拔武遂方城秦召春平君（春平君趙太子）因而留之泄鈞（趙人）說秦秦遣之我城韓皋三年龐煖將攻燕禽其將劇辛四年龐煖將趙

楚魏燕之銳師攻秦蕞不拔移攻齊取饒安五年傅抵將居平
邑慶舍將東陽河外師守河梁六年魏與我鄴九年攻燕取貍
陽城（貍當作狸）兵未罷秦攻鄴拔之是年王薨謚悼襄在位九年子
幽繆王遷即位遷母倡也嬖于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
遷幽繆王元年城柏人二年秦攻武城扈輒率師救之軍敗死
焉三年秦攻赤麗宜安李牧率師與戰肥下卻之封牧爲武安
君四年秦攻番吾李牧卻之五年代地大動自樂徐以西北至
平陰屋大半壞地坼東西百三十步六年大饑七年秦攻趙李
牧司馬尚擊之李牧誅司馬尚免趙忽（國策忽作蔥）及齊將顏聚代
之趙忽軍破顏聚亡去以王遷降（淮南子王遷流于房陵思故鄉作山水之謳聞者莫不隕涕）

王遷無行信讒誅良將李牧用郭開以至于亡王遷在位七
年追謚爲幽繆王（徐廣曰王遷無謚蓋趙滅後人爲追謚之或太史公別有所見而記之括地志云遷墓在房州房陵縣西九里）八年邯鄲爲秦趙之亡大夫共立悼襄王故適子嘉
爲王王代六歲秦進兵破之遂滅趙以爲郡（史記世家）
贊曰邯鄲雄傑也而開趙之興也宜矣通其志者爲武靈方
其胡服馳射署樓煩中山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何其壯也
武靈不死秦之北門殆不啟與廼猛噬之氣馳諸枕席食彀沙
邱爲天下笑夫春秋多楚忌制楚者晉也而鄭實扼其紐六國苦
秦秦制秦者齊也而趙實扼其吭卒之闕與甫振長平繼敗廉頗
奔牧戮雖無補魚爛自中若爲腥然秦雖不欲虎噬又安得耶

田齊世家（始安王十六年終秦始皇二十六年凡百六十六年自太公至王建凡七世）

太公　桓公

陳之先完者陳厲公躍之子也（史記世家作厲公他子非是）完爲陳大夫宣公殺
太子御寇完奔齊爲工正卒謚爲敬仲完生稺孟夷（系本作孟夷思）完
之如齊以陳字爲田氏（索隱云敬仲奔齊以陳田二字聲相近遂以爲田氏）田稺
孟夷生湣孟莊（系本作湣孟克）湣孟莊生文子須無文子卒生桓
子無宇桓子卒生武子開與僖子乞僖子行陰德于民得齊衆
心宗族益强民思田氏僖子立齊悼公爲相專齊僖子卒子常
嗣是爲田成子成子弒齊簡公立平公成子爲相齊國之政皆
歸成子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瑯琊自爲封邑封邑大于平公之

所食成子卒（成子以上詳見春秋左傳）子襄子盤嗣（世本名班史記世家田常乃選齊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爲後宮後宮以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入不禁及常卒有七十餘男[illegible]）襄子相齊
宣公使其兄弟宗人盡爲齊都邑大夫以有齊國襄子卒子
莊子白嗣莊子相宣公莊子卒子太公和嗣（紀年齊宣公十五年田莊子卒明年立田悼子悼子卒乃次立田和[illegible]十二代而有齊國[illegible]自成子上下推之而中闕也）
太公亦相宣公宣公卒子康公貸立淫于酒婦人不聽政
太公乃遷康公于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康公之十八年太
公與魏文侯會濁澤求爲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
侯天子許之田和立爲齊侯列于周室太公元年周安王之十

六年也二年徐廣曰伐魯破之太公薨子桓公午即位紀年齊康公五年田侯午生二
十二年田侯剡立後十年田午弑其君及孺子喜而為公春秋
後傳田午弑田侯及孺子喜而兼齊是為桓侯。按後傳脫剡
一代桓公五年韓魏趙伐我至桑邱此下云秦魏攻韓韓求救于齊齊許之而起兵襲燕取
桑邱。後此乃齊湣王十年伐燕會子之之事史記誤六年救衛紀年作桓公十一年弑其君母是年桓公
薨紀年作惠王十二年當桓公十八年其後威王始見蓋桓公在位十九年

威王　宣王

威王名因齊桓公之子也桓公六年薨威王即位是年故齊康
公卒絕無後奉邑皆入田氏威王元年三晉因我喪來伐我靈
邱六年魯伐我入陽關三晉伐我至博陵史記作晉蓋脫三字七年衛伐
我取薛陵九年趙伐我取甄王即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

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於是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
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
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
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
苦昔日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
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考要案阿大夫有佞臣周破胡也
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而圍惠王惠王獻觀
以和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
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鄒忌相封以下
邳號曰成侯二十　年與趙王會平陸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

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王曰無有魏王曰寡人國小也尚
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
無寶乎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
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
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
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徙者七千餘家吾吏有種首
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魏王慙
不懌而去[illegible]作宣王二十六年魏圍邯鄲趙求救於我王使田
忌南攻襄陵及邯鄲拔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彊
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三十三年殺其夫人牟辛年表作大夫世

家作夫人紀年宣王八年殺其王后二十六年王薨謚曰威在位三十六年子辟
疆即位是為宣王宣王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于
南梁韓氏請救于齊王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恃齊五戰不勝
而東委國于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孫臏為師救韓趙以
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其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
因田嬰朝王于博望盟而去七年與魏王會平阿南明年復會
甄明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十年楚圍我徐州十一年
與魏伐趙趙決河水灌齊魏兵罷十九年王薨謚曰宣在位十
九年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鄒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
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稷

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史記世家）

湣王　襄王　王建

湣王名地（系本名遂）宣王之子也宣王薨湣王即位元年秦使張儀
與諸侯執政會于齧桑三年封田嬰于薛四年迎婦于秦七年
與宋攻魏敗之觀澤十二年攻魏二十三年與秦擊敗楚于重
邱二十四年秦涇陽君質于齊二十五年歸涇陽君于秦薛文
入秦即相秦文亡去二十六年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二
十八年秦與韓河外以和兵罷二十九年佐趙滅中山三十六
年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蘇代自燕來見于章華東門王曰
嘻善子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

患之所從來微願王受之而勿備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
稱之無後也且讓爭帝名無傷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
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天下兩立帝王以天下為尊齊乎尊秦
乎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曰
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王曰伐桀宋利對曰夫約鈞
然與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
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倍約賓秦與
爭重而王以其閒舉宋夫有宋衛之陽地危有濟西趙之阿東
國危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有陶平陸梁門不開釋帝而貸之以
伐桀宋之事國重而名尊燕楚所以形服天下莫敢不聽此湯

武之舉敬秦以為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為尊者也
願王孰慮之于是齊去帝復為王秦亦去帝位三十八年伐宋
宋王出亡死于溫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為
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三十九年秦伐我
拔列城九四十年燕秦三晉各出銳師伐我敗我濟西（資鑑曰湣王承
二世之餘烈南舉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國西摧三晉卻強秦
五國有從鄒魯之君泗上諸侯皆入臣矜功不休百姓不堪故
諸侯合謀伐之）燕師遂入臨菑取齊之寶藏器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
舍之稱臣而共具王不遜衛人侵之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弗
內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王淖齒遂殺王而與燕共
分齊之侵地鹵器王在位四十年謚曰湣齊王之遇殺子法章

變名姓為莒太史敫家庸久之乃敢自言我湣王子也于是莒
人共立法章是為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齊國中王已立在莒
矣襄王既即位立太史敫女為王后是為君王后襄王在莒五
年田單攻破燕軍迎王于莒入臨菑齊故地盡復屬齊十四年
秦擊我剛壽十九年王薨謚曰襄在位十九年子建即位六年
秦攻趙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遂攻之趙
無食請粟于齊齊不聽周子曰（蓋齊之謀臣以為蘇秦非是）（國策）不如聽之以
退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
之于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
患及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夫救趙高義也

卻秦兵顯名也襄㩁亡國成卻彊秦之兵不務爲此而務愛粟爲國計者過矣王弗聽秦破趙于長平遂圍邯鄲十六年秦滅周君王后卒二十三年秦置東郡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置酒咸陽三十五年秦滅韓三十七年秦滅趙三十九年秦破燕明年秦滅魏秦兵次于歷下四十二年秦滅楚明年虜代王嘉滅燕王喜四十四年秦兵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秦虜王建遷之共遂滅齊爲郡天下壹并于秦秦王政立號爲皇帝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審也建在位四十四年（史記世家）

贊曰國不虛繫民必有歸姜替而媯隆陰德盛也湣王赫赫茂天子抗彊秦一旦國破身弒者聞諸先民曰稗木所以滋長伏金所以滋殺氣有豐殺天時以移德之于人亦猶是夫昔箕子過朝歌宮爲禾黍之詩松柏之歌悲也乃與向者同可勝歎哉

可勝歎哉

襄平李鍇鐵君甫纂

秦世家

（始孝王時至赧王五十九年滅周又十年而帝秦六百五十年有奇大業至大駱系年莫攷自非子至公子嬰傳二十六世）

非子　秦侯　公伯　秦仲　莊公

秦嬴姓少昊之後也（秦趙以母族而祖顓頊非是按左傳郯少昊之後嬴姓知秦爲少昊後）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生子大業（其父不著又按史云女脩織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大業者同商事皆附會故削之）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爲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皁游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爲柏翳舜賜姓嬴氏大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其玄孫曰費昌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爲湯御以敗桀于鳴條大廉玄孫曰孟戲中衍鳥身人言帝太戊聞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故嬴姓多顯遂爲諸侯其玄孫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晏子春秋惡來手裂虎兕）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爲紂石北方還無所報爲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illegible]）賜爾石棺以華氏死遂葬于霍太

山蜚廉復有子曰季勝季勝生孟增孟增幸于成王是為宅臯狼臯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以善御幸于繆王得驥溫驪溫音盜盜驪也淺青色驊騮騄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繆王御長驅歸周以救亂繆王以趙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為趙氏自蜚廉生季勝已下五世至造父別居趙趙衰其後也惡來革者蜚廉子也蚤死惡來一人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臯旁臯生大几大几生大駱大駱生非子以造父之寵皆蒙趙城姓趙氏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閒馬大蕃息孝王欲以為大駱適嗣申侯之女為大駱妻生子成為適申侯乃言于孝王曰昔我先

酈山之女為戎胥軒妻生中潏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復與大駱妻生適子成申駱重婚西戎皆服所以為王王其圖之于是孝王曰昔伯翳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為駱適者以和西戎秦嬴生秦侯秦侯立十八年卒生公伯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秦仲立三年厲王無道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滅犬丘大駱之族宣王即位乃以秦仲為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于戎有子五人其長曰莊公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使伐西戎破之于是復與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丘并有之為西垂大夫莊公居其故西犬丘立四十四年薨史記

襄公 世父附

襄公莊公之子也莊公子三人其長男世父世父曰戎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遂將擊戎讓其弟襄公為太子莊公薨襄公即位元年以女弟繆嬴為豐王妻二年戎圍犬丘世父世父擊之為戎人所虜歲餘復歸世父七年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酈山下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公以兵送平王王封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公于

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乃用騮駒黃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十二年伐戎而至岐薨史記在位十二年謚曰襄

文公 四十四年入春秋 靜公附

文公襄公之子也襄公薨公即位元年居西垂宮三年以兵七百人東獵四年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後卒獲為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營邑之十年初為鄜畤括地志秦文公夢黃蛇自天而下屬地其口止于鄜衍作畤郊祭白帝曰鄜畤用三牢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民多化者十六年公以兵伐戎戎敗走于是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十九年得陳寶晉太康地志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彘不知名牽以獻之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為媦常在地中食死人腦即欲殺之拍捶其首媦亦語曰二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

陳倉人乃逃一童子化爲雉止陳倉北坂爲石秦祠之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二十七
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錄異傳文公時雍南山有大梓樹公伐之輒有大風雨樹生合不斷時一人病夜往山中聞鬼語樹神曰秦若使人被髮以朱絲繞樹伐汝汝得不困邪樹神無言明日病人語聞公如其言伐樹斷中有一青牛出走入豐水中其後牛出豐水中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地復上髮解牛畏之入不出故置旄頭騎武都郡立怒特祠是大梓牛神也四十四年魯隱公初即位四十八年隱五年太子卒賜謚爲竫公
竫公竫公之長子爲太子五十年桓七年公卒葬西山史記謚曰文
在位五十年

寧公

寧公竫公之子文公之孫也文公薨公即位二年隱九年徙居平
陽遣兵伐蕩社索隱西戎之君號曰亳王蕩成湯之湯其邑曰蕩社三年隱十年與亳戰亳

王奔戎遂滅蕩社十二年桓八年伐蕩氏取之公生十歲立立十
二年卒葬西山史記帝王世紀寧公葬西山大麓號秦陵山謚曰寧在位十二年

武公 出子附

武公寧公長男爲太子魯姬子寧公妾生出子寧公薨大庶長弗
忌威壘三父廢太子而立出子爲君史記出子二年桓十一年我納芮
伯萬于芮初芮伯出居魏芮更立君寧公時我侵芮敗焉我會
王師圍魏執芮伯以歸至是納之左傳六年桓十四年三父等復共令
人賊殺出子出子生五歲立立六年卒三父等乃復立故太子
武公公元年桓十五年伐彭戲氏戎號至于華山下居平陽封宮三
年桓十七年誅三父等夷三族以其殺出子也十年莊六年伐邽冀戎

初縣之十一年莊七年初縣杜鄭滅小虢虢叔所封是曰西虢二十年莊十六年
公薨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六人史記謚曰武在位
二十年

德公

德公武公同母弟也武公薨公即位元年莊十七年初居雍城大鄭
宮以犧三百牢祠鄜畤卜居雍後子孫飲馬于河梁伯芮伯來
朝二年莊十八年初伏王氏曰伏者隱伏避盛暑也歷忌釋伏者金氣伏藏之日也以狗禦蠱德公生
三十三歲而立立二年薨史記謚曰德在位二年

宣公　成公

宣公德公長子也德公薨公即位元年莊十九年衛燕伐周出惠王

立王子頽三年莊二十一年鄭伯虢叔殺子頽入惠王四年莊二十二年
作密畤括地志秦宣公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與晉戰河陽勝之十二年莊三十年公
薨謚曰宣在位十二年宣公生子九人莫立立其弟成公公元
年莊三十一年梁伯芮伯來朝四年閔二年公薨謚曰成在位四年成
公生子七人莫立立其弟任好是爲穆公史記

穆公

穆公名任好德公之少子也成公薨公即位元年僖元年公伐茅
津勝之四年僖四年逆夫人于晉申生姊也五年僖五年虜百里奚
政號曰五羖大夫以塞叔爲上大夫秋公伐晉戰于河曲史記七
年僖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立九年僖九年晉獻公卒晉亂公子夷

吾重賂我以求入冬我會齊師納晉惠公惠公入而背我十年(僖十年)晉丕鄭來聘鄭言于公請召呂甥郤稱郤芮臣出晉君君納重耳公使冷至(大夫)報問且召呂郤郤芮殺丕鄭鄭子豹來奔言于公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公曰失衆焉能殺違禍誰能出君十三年(僖十三年)晉薦饑乞糴于我丕豹請伐晉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于是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十四年(僖十四年)我饑乞糴于晉晉弗與十五年(僖十五年)公伐晉使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公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千乘句杜君註辭狐蠱為君象蠱晉侯其象未聞)蠱之貞

尚史　秦世家卷十二　六

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九月戰于韓獲晉侯以歸(史記晉君棄其軍與秦爭利還而馬騺公以麾下馳追之不得晉君反爲晉軍所圍晉擊繆公繆公傷于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晉軍解圍遂脫繆公而反生得晉君初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而見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呂氏春秋繆公車敗右服失而野人取之乃皆食于岐山之陽公曰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余恐其傷女也徧飲而去處一年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由靡已扣繆公之左驂矣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札矣野人之食馬肉者三百餘人畢力爲繆公疾鬬于車下遂克晉反獲惠公)夫人以免服衰絰逆乃舍諸靈臺許晉平冬與呂甥盟于王城改館晉侯饋七牢十一月歸晉侯是歲晉又饑公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

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于是太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十七年(僖十七年)夏晉太子圉爲質于我因歸河東而妻之十八年(僖十八年)取梁新里十九年(僖十九年)滅梁(史記二十年滅梁芮)二十二年(僖二十二年)晉子圉亡歸晉明年晉公子重耳來二十四年(僖二十四年)晉惠公卒公納公子重耳重耳入立是爲晉文公文公殺懷公(即子圉)于高梁公誘殺呂甥郤芮于河上秋王叔帶以狄師攻襄王王出適鄭二十五年(僖二十五年)公師于河上將納王晉辭我師而納王秋及晉伐鄀(秦楚界小國)楚商密降我師二十八年(僖二十八年)少子慭(秦繆公)及晉侯敗楚師于城濮冬我及諸侯(晉魯齊宋蔡鄭邾莒)會于溫天王狩于河陽二十九年(僖二十九年)小子慭會盟于

尚史　秦世家卷十二　七

翟泉三十年(僖三十年)公會晉侯圍鄭鄭使燭之武說公公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而還晉師亦還三十二年(僖三十二年)杞子使告于我請襲鄭公訪諸蹇叔蹇叔不可公辭焉召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使出師明年及滑鄭覺之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我師滅滑而還晉敗我師于殽獲視乞術既而歸之公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三十五年(文二年)孟明視帥師伐晉戰于彭衙我師敗績公猶用孟明視增修國政重施于民三十六年(文三年)公伐晉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三十七年(文四年)晉伐我

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楚滅江公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
（言素服辟正寢去盛饌不舉其禮數也）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
吾自懼也三十八年（文五年）春公薨以奄息仲行鍼虎爲殉（左傳）諡
曰穆在位三十九年

康公

康公名罃穆公太子也穆公薨公即位晉襄公卒先蔑士會來
逆公子雍將立之康公元年（文七年）公送公子雍于晉晉背先蔑
而立靈公敗我師于令狐先蔑士會來奔二年（文八年）我伐晉取
武城以報令狐之役秋八月襄王崩頃王立一年（文九年）我歸魯
僖公成風之襚（本紀作禭）四年（文十年）晉伐我取少梁夏我伐晉取北

徵六年（文十二年）公使西乞術如魯聘冬公伐晉取羈馬晉禦我師
于河曲我師歸復侵晉入瑕八年（文十四年）頃王崩匡王立十二年
（文十八年）春二月公薨（左傳）諡曰康在位十二年

共公

共公名稻（索隱名貑）康公之子也康公薨公即位元年（宣元年）晉侵崇
以求成于我（崇秦與國）我弗與成二年（宣二年）我伐晉報崇遂圍焦冬
十月匡王崩定王立四年（宣四年）春正月公薨（左傳）諡曰共在位四
年（史記作五年）

桓公

桓公（索隱自桓公至景公並失名）共公之子也（史記）共公薨公即位四年（宣八年）
晉及白狄伐我獲我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史記三年晉敗我一將益即此事）
十一年（宣十五年）公伐晉晉敗我師于輔氏獲杜回十六年（成二年）右
大夫說及魯侯諸侯之大夫（左定宋陳衛鄭曹邾薛鄫蔡許）盟于蜀十九年（成五年）
冬十一月定王崩簡王立二十三年（成九年）我及白狄伐晉二
十五年（成十一年）我及晉成將會于令狐公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
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犨盟公于河西公歸而背成二十七
年（成十三年）晉以諸侯之師伐我戰于麻隧我師敗績獲我成差及
不更女父二十八年（成十四年）冬十月公薨（左傳）諡曰桓在位二十八
年（史記作二十七年）

景公

景公（世本景公名后伯車非是后伯車景公之母弟鍼也）桓公之子也桓公薨公即位五
年（襄元年）秋九月簡王崩靈王立十三年（襄九年）公使士雅（大夫）乞師
于楚將以伐晉楚許之秋我侵晉楚子師于武城以爲我援十
四年（襄十年）晉伐我十五年（襄十一年）楚乞師于我使右大夫詹從楚
子伐鄭鄭伯逆之伐宋冬我伐晉戰于櫟晉師敗績十六年（襄十
二年）庶長無地及楚師伐宋秦嬴歸于楚楚公子午來聘十八年
（襄十四年）晉以諸侯之師伐我濟涇而次我毒涇上流師人多死晉
師還上獄來奔已而復之（史記十八年晉悼公彊數會諸侯率以伐秦敗秦軍秦軍走晉兵追之遂
渡涇至棫林而還）二十八年（襄二十四年）及晉成晉韓起來涖盟公子鍼如
晉涖盟三十年（襄二十六年）鍼如晉脩成夏及楚子侵吳三十一年

襄二十七年宋欲弭諸侯之兵爲會于宋來告許之會宋經傳皆不書蓋以微者會故三十二年襄二十八年冬十二月靈王崩景王立三十六年昭元年
公子鍼出奔晉終景公世乃復歸四十年昭五年秋七月公薨明
年春正月葬左傳謚曰景在位四十年

哀公　惠公　悼公

哀公景公之子也景公薨公即位十四年昭十九年楚費無忌來逆
女夏楚陽句來聘拜夫人也十七年昭二十二年夏四月景王崩悼
王立王子朝作亂入于王城冬悼王崩敬王立二十一年昭二十六年
年冬十月王入于成周王子朝奔楚三十一年定四年吳入郢楚
昭王奔隨申包胥來乞師依庭牆哭七日公爲之賦無衣使子

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明年敗吳師于沂秋滅唐又敗吳
師于雍澨三十六年定九年秋公薨冬葬哀公謚曰哀在位三十
六年孫惠公即位公九年哀三年冬十月薨子悼公即位公元年
哀四年春二月葬惠公十三年哀十六年孔子卒十五年哀十八年公薨是
年敬王崩元王立左傳惠公在位九年悼公在位十五年史記悼公十年
悼公十四年

厲共公　躁公　懷公　靈公　簡公
惠公　出子　附

厲共公悼公之子也悼公薨厲共公即位二年蜀人來賂八年
元王崩定王立十六年塹河旁以兵二萬伐大荔取其王城二
十一年初縣頻陽二十五年晉殺智伯瑤智開來奔三十三年
伐義渠虜其王三十四年公薨謚曰厲共在位三十四年子躁
公即位躁公二年南鄭反是年定王崩考王立十三年義渠伐
我至渭南十四年公薨謚曰躁在位十四年弟懷公即位懷公
三年考王崩威烈王立四年庶長鼂與大臣圍懷公公自殺諡
曰懷在位四年公太子昭子蚤死大臣乃立昭子之子是爲靈
公靈公懷公孫也靈公六年晉城少梁我擊之十三年城籍姑
公薨謚曰靈在位十三年靈公季父悼子即位是爲簡公公昭
子之弟而懷公之子也簡公六年令吏初帶劍塹洛城重泉十
年威烈王崩安王立十六年公薨謚曰簡在位十六年子惠公

即位簡有惠公不克上同已兆謚史失載惠公十三年伐蜀取南鄭公薨謚曰惠
在位十三年子出子即位出子二年庶長改迎獻公殺出子及
其母沈之淵旁史記

獻公　孝公

獻公名師隰靈公之子也靈公薨公不得立出子二年庶長迎
公于河西而立之是爲獻公秦以往者數易君君臣乖亂故晉
復奪我河西地獻公元年止從死二年城櫟陽五年安王崩烈
王立十一年周太史儋見公曰周故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歲
復合合七十七歲而霸王出十六年烈王崩顯王立桃冬花十
八年雨金櫟陽二十一年及晉戰于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

蒲敵二十三年及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二十四年公薨謚曰獻在位二十四年子孝公即位孝公名渠梁年已二十一歲矣元年河山以東彊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悼韓哀趙成侯並淮泗之間小國十餘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併秦僻在雍不得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繆公之故地脩繆公之政

令秦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獂王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見公二年天子致胙三年鞅說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公善之拜鞅為左庶長七年及魏惠王會杜平八年及魏戰元里十年衛鞅圍魏安邑降之十二年作為咸陽築冀闕徙都之并諸小鄉聚集為大縣縣一令四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南北為阡東西為陌河東以東西為阡南北為陌）東地渡洛十四年初為賦（為軍賦也）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諸侯畢賀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逢澤朝天子二十二年衛鞅擊魏虜魏公子卬二十四年及晉戰雁門虜其將魏錯公薨（史記）謚曰孝在位

二十四年

惠文王

惠文王（史記作君恐誤）名駟孝公之子也孝公薨惠文王即位誅衛鞅元年楚韓趙蜀人來朝二年天子賀三年稱王王冠四年天子致文武胙六年魏納陰晉更名寧秦七年公子卬及魏戰虜其將龍賈斬首八萬八年魏納河西地九年渡河取汾陰皮氏會魏王於應圍焦降之十年張儀相魏納上郡十五縣十一年縣義渠歸魏焦曲沃義渠君為臣十二年初臘十三年張儀取陝出其人與魏十四年更為元年（後世改元始此）二年張儀及齊楚大臣會齧桑三年韓魏太子來朝張儀相魏四年周顯王崩慎靚王

立五年王游至北河七年樂池相秦韓趙魏燕齊帥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長疾與戰修魚虜其將申差（五國共伐而日虜其將是司馬遷誤申差乃韓將）敗趙公子渴韓太子奐斬首八萬二千八年張儀復相九年司馬錯伐蜀滅之（[illegible]續伐蜀[illegible]十一年封公子通於蜀[illegible]丹犂臣蜀相壯殺蜀侯來降[illegible]又有[illegible]蜀侯[illegible]公子[illegible]為秦公子大秦所封相壯既殺通[illegible]來降秦攻[illegible]陳壯[illegible]殺[illegible]張儀司馬錯[illegible]伐蜀誅壯蓋即一事而史遷誤分為一又以封侯而誤為）取趙中都西陽十年周慎靚王崩赧王立韓太子倉來質取韓石章敗趙將泥取義渠二十五城十一年樗里疾攻魏焦降之敗韓岸門斬首萬走其將犀首十二年王與梁王會臨晉庶長疾攻趙虜趙將莊張儀相楚十三年庶長章擊楚于丹陽

虜其將屈匄斬首八萬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
庶長疾助韓東攻齊到滿助魏攻燕十四年伐楚取召陵王薨（史記諡惠文在位二十七年）

武王

武王名蕩惠文王之子也惠文王薨王即位韓魏齊楚趙（一作越）皆賓從元年及魏哀王會臨晉（史記表作襄王）張儀魏章皆東出之魏伐義渠丹犂二年初置丞相樗里疾甘茂為左右丞相三年及韓襄王會臨晉外樗里疾相韓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窺周室死不恨矣秋使甘茂庶長封伐宜陽四年拔宜陽斬首六萬涉河城武遂（縣名）魏太子來朝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臏八月王薨（史記帝王世紀秦武王好力烏獲孟賁之徒歸焉孟賁生拔牛角秦王舉周鼎烏獲兩目血出脛絕孟賁過河先其下船人怒以楫擊其頭中河孟賁瞋目而視船人髮立目裂鬢指舟中之人為之入于河王冢在扶風安陵縣西北畢陌中大冢是也人以為周文王冢非）（史記諡曰武在位四年秦武王）

昭襄王

昭襄王名則一名稷武王異母弟也母楚人芈氏號宣太后武王取魏女為后無子王薨時昭襄王為質于燕燕人送歸遂即位元年嚴君疾為相（嚴君即樗里疾封蜀郡嚴道縣因號嚴君）二年庶長壯與大臣諸侯公子為逆皆伏誅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紀年秦內亂殺其太后及公子雍公子壯）悼武王后出歸魏三年王冠與楚王會黃棘與楚上庸四年取蒲坂五年魏王來朝應亭復與魏蒲坂六年蜀侯煇反司馬錯定蜀（華陽國志秦封子惲為蜀侯蜀侯祭山川獻饋于王後母疾之加毒以進王使司馬錯賜劍）庶長奐伐楚斬首二萬七年拔新城樗里疾卒八年使將軍芈戎攻楚取新市九年孟嘗君薛文來相與攻楚取八城十年楚懷王來朝我留之薛文以金受免（王義金受秦相名）樓緩為丞相十一年齊韓魏趙宋中山五國共攻我至鹽氏而還與韓魏河北及封陵以和楚懷王走之趙趙不受還之秦即死歸葬十二年樓緩免穰侯魏冉為相予楚粟五萬石十三年向壽伐韓取武始左更白起攻新城十四年白起攻韓魏于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公孫喜拔五城十五年白起攻魏取垣復予之攻楚

取宛十六年左更錯取軹及鄧魏冉免十七年城陽君入朝及東周君來朝王之宜陽十八年錯攻垣河雍決橋取之十九年王為西帝齊為東帝皆復去之呂禮來自歸任鄙卒二十年王之漢中又之上郡北河二十一年錯攻魏河內魏獻安邑出其人募徙河東賜爵赦罪人遷之二十二年蒙武伐齊河東為九縣與楚王會宛與趙王會中陽二十三年尉斯離與三晉燕伐齊破之濟西與魏王會宜陽與韓王會新城二十四年與楚王會鄢又會穰取魏安城至大梁燕趙救之我軍去魏冉免相（十六年已言冉免今復書冉相秦取再相事）二十五年拔趙二城與韓王會新城與魏王會新明邑二十六年赦罪人遷之冉復相二十七年錯攻楚

赦罪人遷之南陽白起攻趙取代光狼城司馬錯攻楚黔中拔之二十八年白起攻楚取鄢鄧赦罪人遷之二十九年白起攻楚取郢為南郡楚王走周君來王與楚王會襄陵三十年蜀守若伐取巫郡及江南為黔中郡三十一年白起伐魏取兩城楚人反我江南（正義黔中郡反歸楚○按此當云黔反楚人江南今書法獨異未詳）三十二年魏冉攻魏至大梁破暴鳶斬首四萬魏入三縣請和三十三年客卿胡傷攻魏卷蔡陽長社取之擊芒卯華陽破之斬首十五萬魏入南陽以和三十四年與魏韓上庸地為一郡南陽免臣遷居之三十五年佐韓魏楚伐燕初置南陽郡三十六年客卿竈攻齊取剛壽三十八年胡傷攻趙閼與不能取四十年悼太子死

四十一年夏攻魏取邢丘懷四十二年安國君為太子十月宣太后薨四十三年白起攻韓拔九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攻韓南郡取之四十五年五大夫賁攻韓取十城四十七年攻韓上黨上黨降趙我因攻趙趙發兵相距我使白起擊大破趙于長平四十餘萬盡殺之四十八年韓獻垣雍王齕伐趙武安皮牢拔之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韓上黨五大夫陵攻趙邯鄲四十九年益發卒佐陵陵免王齕代將將軍張唐攻魏為蔡尉捐弗守還斬之五十年白起有罪為士伍遷陰密張唐攻鄭拔之益發卒軍汾城旁白起有罪死齕攻邯鄲不拔去還奔汾軍二月餘攻晉軍斬首六千晉楚流死河二萬人攻汾城即從唐拔寧

新中更名安陽初作河橋五十一年將軍摎攻韓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攻趙取二十餘縣首虜九萬西周君背我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兵出伊闕攻我令我毋得通陽城我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走來自歸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城口三萬王受獻歸其君于周五十二年周民東亡其器九鼎入秦周亡五十三年天下來賓魏後我使摎伐魏取吳城韓王入朝魏委國聽令五十四年王郊見上帝于雍五十六年秋王薨（史記韓非子昭王病百姓為之禱病愈殺牛塞禱郎中閻遏公孫衍出見之入賀曰過堯舜今王有病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王以為過堯舜也王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居數月王飲酒酣閻遏公孫衍衍謂王曰前時臣竊以王為過堯舜非直敢諛也堯舜病民至為之禱也今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今乃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臣竊怪之王曰彼民之所以為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為我用也以吾勢之為我用也吾釋勢與民相收若是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為我用也故絕愛道也又曰罪之令下而鈞梯華山以松柏之心為博箭長八尺棋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于此）諡昭襄在位五十六年

孝文王　莊襄王

孝文王名柱昭襄王之子也昭襄王薨王即位尊唐八子為唐太后而合其葬于先王（后以出下令葬代以子母為太）韓王衰絰入弔祠諸侯皆使其將相來弔祠視喪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親戚弛苑囿王除喪十月己亥即位三日辛丑薨（[illegible]）諡孝文在位一年子莊襄王即位王名楚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東周君與諸侯謀我我使相

呂不韋誅之盡入其國不絕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使蒙驁伐韓韓獻成皋鞏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二年使蒙驁攻趙定太原三年蒙驁攻魏高都汲拔之攻趙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四月日食四年王齕攻上黨初置太原郡魏將無忌率五國兵擊我我卻于河外蒙驁敗解而去五月丙午莊襄王卒年三十二初立 諡莊襄王在位四年子政立是爲秦始皇帝

贊曰秦至襄公始國與諸侯通乃文立之武之武以入從元刻至乎孝懷淵之及其刻薄固有非之序之道及乎孝公始變法古則其然詐書之燔焚公誠爲之序然以不德不德

由古以來書以不師古爲可以其制恭悠久古昔是而成張欲從乎基帝業誼先民之言有恭信乎大路序而後循水必滿而後決張奔乃所以絕之夫賈生云秦既得天下收役得中土且可以守豈其然乎自獻公至莊襄計首功者凡百四十二萬八千天生胡亥盡殺諸嬴而滅項羽起更一以繼嬴治爲歟夫

襄平李鍇鐵君甫

黃帝諸臣傳

風后　天老　五聖　知命　規紀　地典　常先
封胡　大常　奢龍　祝融　大封　后土

風后者黃帝之相也帝夢見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萬群帝寤而歎曰風爲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夫千鈞之弩異力者也驅羊萬群能牧民爲善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哉於是依二占而求之得風后於海隅登以爲相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爲將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風后原本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爲當時大常察乎地利使爲廩者奢龍辨乎東方使爲土師祝融辨乎南方使爲司徒大封辨乎西方使爲司馬后土辨乎北方使爲李黃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公其餘知命規紀地典力牧常先封胡孔甲等或以爲師或以爲將帝王世紀黃帝師風后風后善於伏羲之道故推演陰陽之事其握奇經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機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兩端天有衝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附于天雲附于地天衝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四隊風居四維故以圓地軸單列各二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雲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爲八陣陣訖遊軍從後躡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聽音望麾以出四奇天地之前衝爲虎翼風爲蛇蟠圍繞之義也

虎居于中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為天地之後衝為飛龍雲為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于中張翼以進鳥掖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二壘皆逐天文氣候山川向背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天地以下八重以列或曰握機望敵即引其後以猗角前列不動或合而為一因離而為八各隨師之多寡觸類而長天或圓而不動前為右後為左天地四望之屬是也天居兩端其次風其次雲左右相向是也地方布風雲各在前後衝之前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間兩地為比是也從布天一八二次之從布地四次于天衝後從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天地前衝居其右後衝居其左雲居兩端虛實二壘則此是也（風后握奇經）兵陰陽家有風后十三卷圖二卷（通志）后土共工氏子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國語　山海經共工生后土）

力牧（神皇直　大山稽附　應龍）

力牧者黃帝之將也蚩尤作亂黃帝徵諸侯使力牧神皇直討之擒于涿鹿之野使應龍殺之于凶黎之邱凡五十二戰而天下大服（帝王世紀　山海經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畜水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魃不得復上所居不雨帝置之赤水之北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旱而為應龍之狀乃得大雨　郭璞注應龍龍之有翼者）黃帝治天下力牧太山稽輔之以治日月之行律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歷之數別男女異雌雄明上下等貴賤使強不掩弱眾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田者不侵畔漁者不爭隈道不拾遺市不豫賈城郭不閉邑無盜賊鄙旅之人相讓以財狗彘吐菽粟于路而無忿爭之心（淮南子）兵陰陽家有力牧十五篇道家力牧二十二篇（漢志）太山稽亦黃帝臣黃帝精推步則訪山稽力牧（抱朴子　列子黃帝夢遊華胥之國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

蒼頡　沮誦（附孔甲）

蒼頡者為黃帝左史（論衡蒼頡四目　自以為黃帝史）制字使天下義理必歸文字必歸六書（外紀）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　外紀或云蒼帝名頡創文字在

伏羲前　春秋元命苞蒼帝史皇氏名頡姓侯岡龍顏侈哆四目靈光實有睿德生而能書及受河圖錄字于是仰觀奎星圜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指掌而創文字天為雨粟鬼為夜哭龍乃潛藏治百有一十載都于陽武終葬衙之利鄉亭　淮南子史皇生而能書世本史皇作畫　按此則蒼頡史皇為一人又為帝而非黃帝史也）又有沮誦者亦為黃帝史眡彼鳥迹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則（衛恒書勢）又有孔甲者亦黃帝史盤盂書者孔甲為之書盤盂中為誡法或於器名曰銘（路史　七略黃帝巾几銘予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惕惕恐朝不及夕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蹶于山而蹪于垤）雜家有孔甲盤盂二十六篇（漢志）

鬼臾區

鬼臾區黃帝臣號大鴻（漢書作鬼容區）黃帝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大鴻者即鬼臾區也黃帝得寶鼎宛朐問於鬼臾區鬼臾

區對曰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鬼臾區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史記內經有鬼臾區對文多不載兵陰陽家有鬼臾區三卷圖一卷類治子）

一篇圖一卷地典六篇（漢藝文志黃帝臣）

左徹

左徹者黃帝臣帝以土德王帝崩應地裂而陟葬左徹感思帝德取衣冠几杖而廟饗之諸侯大夫歲時朝焉（墨博物志黃帝登仙其臣左徹者削木象黃帝帥諸侯以朝之七年不還左徹乃立顓頊左徹亦仙去）

論曰黃帝之臣又有揮作弓牟夷作矢大撓作甲子容成作曆隸首作數雍父作舂黃帝作旃兕胡曹作冕伯余作衣裳於則作屝履黃帝作車蔽作服牛共鼓貨狄作舟伶倫造磬（世本）又命伶倫與榮將鑄十二鐘以和五音（呂氏春秋）岐伯作鼓吹鐃歌（古今注）又命雷公岐伯論經脈旁通問難八十為難經教制九針著內外術經（帝王世紀）經綸草昧垂法利用何濟濟也時都邃古其勳猷軌度靡由備徵惜夫

黃帝后妃傳

嫘祖　女節　彤魚氏　嫫母

黃帝元妃西陵氏女曰嫘祖生昌意（史記嫘祖生二子其一曰玄囂是為青陽其一曰昌意）次妃方雷氏女曰女節生青陽（帝王世紀）次妃彤魚氏女生夷鼓次妃嫫母生蒼林（人物考）嫫母於四妃之班居下甚醜而最賢心

每自退（列女傳）黃帝使嫫母訓[illegible]宮人而有淑德秦[illegible]稱之[illegible]遊行時元妃嫘祖死於道帝祭之以為祖神令嫫母監護於道以時祭之因以為方相氏（軒轅本紀[illegible]不[illegible]帝黃帝[illegible]女德而[illegible]女[illegible]而弗[illegible]）

黃帝諸子傳

昌意　玄囂　苗龍　休　清陽　禪　夷鼓　蒼林

禺陽

黃帝二十五子曰昌意玄囂苗龍休青陽禪夷鼓蒼林禺陽餘（[illegible]名[illegible]氏）

蚩尤　附[illegible]

蚩尤者九黎之君也（孔安國尚書傳）蚩尤神農[illegible]（史記注[illegible]）[illegible]黃帝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史記）（周書昔天之初[illegible]作二后乃設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臨四方司[illegible]上天未成之慶蚩尤乃逐帝爭于涿鹿之河九隅無遺赤帝大懾乃說于黃帝執蚩尤殺之于中冀以甲兵釋怒用大正順天思序紀于大帝用名之曰絕轡之野[illegible]）[illegible]

帝仁義不能禁天遣玄女下授兵符伏蚩尤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黃帝內傳黃帝伐蚩尤玄女爲帝製夔牛鼓八十面一震五百里連震三千八百里又爲帝製司南車置其前記里鼓居其右又有玄女兵法）（皇覽蚩尤冢在東平郡壽張縣闞鄉城中高七丈民常以十月祀之有赤氣出如匹絳帛民名曰蚩尤旗肩髀冢在山陽郡鉅野縣重聚大小與闞冢等傳言黃帝殺蚩尤身體異處故別葬之山海經蚩尤所棄其桎梏是爲楓木）又有夸父者黃帝亦使應龍殺之（山海經）又（追）夸父與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飲飲於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爲鄧林

少皞諸子傳

倍伐　般

少皞子曰倍伐曰般倍伐處緍淵有水四方名曰俊壇般始爲弓矢（山海經）

顓頊諸臣傳

允格　臺駘

允格臺駘者少皞之裔也少皞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顓頊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左傳）

南正重　北正黎

南正重者系出少皞氏北正黎者系出高陽氏（國語注重少皞之後黎高陽之後重即羲黎即和）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家爲巫史民瀆齊盟禍災薦臻帝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無相侵瀆（書呂刑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是也）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註）重黎之後是爲羲和

共工

共工者炎帝之後姜姓也（賈逵國語注共工生后土黃帝使爲李此恭是其子孫繼其先號者也）共工虞於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國語）顓頊氏衰共工侵陵諸侯與高辛爭王遂爲高辛所滅（賈逵）

顓頊諸子傳

窮蟬　稱　卷章　重黎　吳回　陸終　昆吾　參胡　彭祖　會人　曹姓　季連

顓頊生子窮蟬（按路史窮蟬父曰虞幕爲顓頊之前裔誤見五帝圖）又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吳回（大戴禮顓頊生老童老童生重黎及吳回世本同老童生重及黎（山海經）老童生重黎帝令重獻上天黎印下地（國語）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按此重黎爲二人而史與漢記合爲一人誤又按書注重少皞之後黎高陽之後是又不出一本矣）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其一曰昆吾二曰參胡三曰彭祖四曰會人五曰曹姓六曰季連（風俗通）（陸終氏娶于鬼方是謂女嬇孕而三年不育啟其左脅三人出焉啟其右脅三人出焉）重黎爲帝嚳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國語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史記）

帝嚳后妃傳

羲和　鄒屠氏女

羲和之國有女子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淵有神人名帝俊之妻帝俊即帝嚳（山海經）　又帝嚳之妃鄒屠氏之女生八子謂之八英（拾遺記）

世紀帝嚳元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簡狄生契次妃陳鋒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次妃娵訾氏之女曰常儀生帝摯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常　帝王世紀與世本同大戴禮記陳鋒作陳隆史記陳鋒作陳豐

帝嚳諸子傳

中容　季釐　帝鴻　晏龍　黑齒　禺號

台璽

帝嚳生中容季釐帝鴻晏龍黑齒禺號后稷稷弟台璽（山海經　又曰帝俊有子八人是始為歌舞又曰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　郭璞注謂帝俊生十子各以日名之注以帝俊為帝舜此則是今改定詳見）

氏族志

帝堯諸子傳

丹朱　庶子九人

堯娶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皆不肖（帝王世紀）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史記）舜使丹朱居丹淵為諸侯（竹書紀年　山海經蒼梧之山帝舜葬于陽丹朱葬于陰）

帝舜后妃傳

娥皇　女英　癸比氏

娥皇女英堯之二女舜之二妃也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世紀　列女傳有虞二妃帝堯之女也長娥皇次女英二女承事舜于畎畝之中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驕盈怠慢猶謙謙恭儉思盡婦道瞽瞍與象謀殺舜使塗廩舜告二女二女曰往哉舜既治廩乃捐階瞽瞍焚廩舜往飛出象復與父母謀使舜浚井舜乃告二女二女曰往哉舜往浚井格其出入從掩舜潛出時既不能殺舜瞽瞍又速舜飲酒醉將殺之舜告二女二女乃與舜藥浴注遂往舜終日飲酒不醉）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列女傳　天帝之女　帝王世紀二妃從征溺于湘江神遊洞庭之淵出入瀟湘之浦　博物志堯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涕揮竹竹盡斑）舜又娶癸比氏舜葬于蒼梧之野三妃未之從也（禮記　檀弓注舜征有苗而死遂留葬三妃未之從也　山海經）舜妻癸比氏生宵明燭光處河大澤二女之靈能照此所方百里一曰登北氏

帝舜諸子傳

商均

商均舜子女英之所生也商均不肖舜乃豫薦禹于天十七年而崩禹踐天子位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帝王世紀　商均封在虞國）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史記）

曰甘淵與蒯無所閒陳國建矣亦瑣尾至田齊而後若坤大之詩有之頹之暴矣唯塵之恥丹朱商均其蒙塵恥乎

虞廷諸臣傳

羲仲　羲叔　和仲　和叔

羲仲羲叔其先曰重和仲和叔其先曰黎堯即位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

寳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
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
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
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
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羲暨
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
咸熙(書堯典)(尚論曰羲和四時之中命羲和掌以山時氣戶于造歷數者羲和子也山海經云羲和天地始生主日月者)堯因立羲和之官
羲和之官堯既立羲和之官後世遂以爲國氏仲康時中衰羲
和氏黨后羿仲康命胤侯征之作胤征(書序)

契

相土 冥附

契所出未詳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玄鳥至日以太牢祀高禖
因孕而生契(古史考)(史記契母曰簡狄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元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好吞燕卵而生契故殷無曰于宋書符瑞志 以玄鳥至之日從帝祀郊禖有元鳥遺卵簡狄吞之遂孕 三人浴于川元鳥遺卵簡狄吞之)帝
堯之時契爲司馬帝舜即位契佐禹治水有功乃命契曰
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爲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封于商賜
姓子氏契興于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于百姓百姓以平契卒
子昭明立(世本)昭明卒子相土立(史記世本相土作乘馬)相土封于
商邱代閼伯之後祀大火(左傳)四傳至冥冥

契後六世孫根圉之子冥(冥路圉爲夏司空勤于官事死于水)(國語)
(左傳冥注冥其官而水死是也)凡傳十有三世而成湯受命

稷

附公劉

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出野見巨人蹟心欣然說
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
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
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爲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
之因名曰棄棄爲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麻
菽美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
之帝堯聞之舉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受禪命之曰

黎民阻饑爾后稷播時百穀封棄于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
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史記)(吳越春秋棄爲兒時好種樹桑麻五穀相五
土之宜青赤黄黑陵水高下粢稷黍禾蕖麥豆稻各得其理堯
遭洪水人民泛濫逐高而居堯聘棄使教民山居隨地造區研
營種之術三年餘行人無飢乏之色乃拜棄爲農師封之台)后稷卒(山海經云西南黑水之間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
子曰臺璽生叔均(山海經)叔均始作
牛耕(至不窋史記以不窋爲后稷子而不窋之父后稷不知其世數)
(合當理分故山海經以叔均爲后稷孫)及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用失其官而
奔戎狄之間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史記)公劉之後曰
慶節(史記慶節國于豳)皇僕差弗毀隃(史記作毀隃)
公非辟方(世本作公非辟方)公高圉(國語高圉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侯牟(漢書作侯牟)亞圉

圉雲都（帝王世紀亞圉云都字漢書雲都亞圉弟）組紺諸盩（三代世表作叔類帝王世紀公祖一名組紺諸盩字叔類號曰太公史記作公叔祖類○按史記以組紺諸盩爲一人據世本曰太公組紺諸盩似亦爲一人也系）不窋

傳十有三世而至大王

皋陶

皋陶生于曲阜偃地故賜姓曰偃（帝王世紀）字庭堅（杜預左傳注）又曰

一或曰名庭堅字隤帝顓頊之後（人物考本紀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生大業大業生入後之

大費與禹平水土是爲柏翳（列女傳陶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陶子者皋陶之子伯益也按此伯益即伯翳則大業爲皋陶是皋陶爲秦之先然致疑者六參稽文仲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昌泰言嬴乃盛嬴氏何得云然且伯益佐夏禹皋陶同爲卿佐與舜俞吁咈于帝舜之朝亦不聞爲皋陶子也以皋陶大業作二人爲是）皋陶鳥喙決獄明

白察于人情（白虎通）堯時爲大理（說文子皋陶喑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荀子皋陶之狀色如削瓜蒙求）狀元命堯季白虎通曰皋陶喙子書曰扶始升高鄉觀白虎上有雲感已生皋陶素扶始問之如堯言明于刑罰官次始然故生皋陶爲大理（論衡）雖獄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獄罪之疑者令羊觸之有罪觸無罪則不觸故皋陶敬羊起坐視之○說辭不經

舜受禪命皋陶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

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舜老將讓

位禹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

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

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皋陶曰帝德罔

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

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

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

休及禹受攝皋陶乃昌言于庭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

如何皋陶曰都愼厥身脩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

茲禹拜昌言曰俞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

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

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皋陶曰都亦行

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

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

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

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

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

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

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

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

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

俞乃言底可績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帝曰來禹汝

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皋陶曰吁如何禹曰

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曁益

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曁稷播奏庶艱食鮮

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皋陶曰俞師汝昌言禹

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

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有十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惰哉帝拜曰俞往欽哉（尚書）帝崩夏禹立以皋陶最賢薦之于天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其

後于或六或在許幾成大心滅之（史記）臧孫辰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左傳）

伯益

伯益（索隱云嬴姓之先一名柏翳　尚書謂之伯益系本漢書同）一名大費大費父曰大業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元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大業大業少昊氏之後也（左傳郯國少昊之後而嬴姓蓋其族也　秦趙宜祖少昊氏而以母族祖顓頊非也）按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費與禹平水土（論衡益主　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縣遠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已成帝錫禹元圭（尚書錫元圭）（告厥成功謂以元圭爲贄　告成功于舜也然紀爲見）禹曰非禹能成亦大費爲輔帝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皁游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

佐帝調馴鳥獸多馴服帝賜姓嬴氏是爲伯益舉以爲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往矣汝諧遂以朱虎熊羆爲佐（史記先言時益掌虞然　訓者訓德者益爲司虞）（尚）益嘗戒帝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惟時有苗弗率帝命禹征之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尚書）益受禪七年（史記）

作十年禹東巡守崩于會稽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禹之
子啟而辟居箕山之陽（孟子作陰）益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
去益而朝啟曰吾君之子也（史記）初禹薦益而封之百里益死啟
歲善犧牲以祠之（越絕、淮南子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書、神棲崑崙能念名而化作詩矣）

垂　伯與　夔　龍　（夔子伯封附）

垂伯與夔龍皆佐堯及舜即位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
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
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世本伯夷作刑垂作鐘無句作磬）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

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
倫神人以和夔曰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
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
成鳳皇來儀又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帝王世紀夔放山川谿谷之音作樂以賞大章天下大和）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
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尙書）禹皋陶稷契伯夷夔龍垂益彭祖自
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及舜謀于四嶽命皋陶爲大理平民
各伏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咸讓垂主共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
山澤辟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
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違二十二人咸成厥功（史記）（禹見夏紀稷契

皋陶益別有傳彭祖見顓頊諸子傳）夔子曰伯封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
以鑑名曰元妻夔取之生伯封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纇
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又有八愷八元者
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八人者高陽氏之裔
也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謂之八愷（杜預注此即垂益禹皋陶之倫庭堅即皋陶字）
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八人者高辛氏之裔
也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謂之八元（杜預注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此十
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
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
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左傳）按八愷八元或則是十六人杜說恐未必然

論曰世至唐虞燒敦斬害殘剔而郅成矣丞疑師保雍容揖讓
于廷陛間蔚然郅猶可想見也

董父

董父飂君顓頊之裔昆吾已氏之別受氏爲國者叔安之裔
也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
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其後爲鬷夷氏（左傳）
至夏孔甲前咸（左傳昭廿九）

閼伯　實沈

閼伯實沈者高辛氏之二子也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
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帝堯不臧遷閼伯于商邱主辰

辰大火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參水星也閼伯爲陶唐氏之火正祀大火
而火紀時焉（左傳）

唐虞逸民傳　壤父　善卷　許由　巢父　雄陶續牙方回東不識伯陽秦不空附

壤父年八十餘當帝堯之世而擊壤于道中觀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德于我哉（高士傳）

善卷者得道之士也堯論其德行達智而弗若故北面而問焉（呂氏春秋）及舜舜以天下讓卷卷曰昔唐氏之有天下也不教而從不賞而勸今子盛爲衣裳之服以眩民目繁調五音之聲以亂民耳不作皇韶之樂以愚民心亂始此矣予立

宇　間冬裘夏葛春耕秋斂逍遙自得何以天下爲遂去莫知一

許由者字武仲陽城槐里人據義履方邪席不坐邪膳不食（高士傳）隱于箕山恬泊養性無欲于世堯禮待之終不肯就時人遂崇大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由由恥聞之乃洗其耳（呂氏春秋）以天下讓子州友父子州友父曰以我爲天子何也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將治之未暇在天下也又有巢父與許由同志或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古史考）或遺由一瓢由挂樹間風吹有聲猶以爲煩取而棄之（逸民高士傳）堯讓天下于許由曰不受遂遁于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經天下之色堯又召之爲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于潁水濱其友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問其故而告之巢父曰子處高深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汙吾犢口牽犢上游飲之由歿葬箕山見莊子呂氏春秋略同韓非子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逃之舍于家人家人藏其皮冠夫棄天下而家人藏其皮冠是不知許由者也（帝王世紀）堯以尹壽許由爲師（符子）堯以天下讓巢父巢父曰君之牧天下亦猶余之牧孤犢是各有所牧矣焉用端焉以所牧而與余余無用天下爲也棄犢而去（水經注）箕山上有許由冢堯所封也山下有牽牛墟側潁水有犢泉是巢父還牛處石上犢跡存焉　又有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識秦不空皆一國之賢者嘗與舜遊（尸子）或作東不訾秦不虛又有靈甫共七人

論曰世多傳堯以天下讓許由揚于法言曰或問堯將讓天下于許由有諸曰好大者爲之也顧由無求于世而已矣允哲堯儃舜之重則輕于由矣好大累堯巢父洗耳不亦宜乎

四凶傳　驩兜　共工　鯀　三苗

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天下謂之渾沌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天下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

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天下謂之檮杌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謂之饕餮（左傳）渾沌者驩兜也窮奇者共工氏也檮杌者鯀也饕餮者三苗也（杜預注）（帝王世紀）鯀顓頊五世孫（帝王世紀）鯀顓頊之子字熙國語檮杌火于丕山（韋昭注）檮杌鯀也世本鯀作城（尚書傳）三苗九黎之後鯀及驩兜共工並臣帝堯共工爲水官（康成注）鯀封于崇謂之崇伯鯀（國語）帝堯老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堯臣）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采事也）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鳩聚僝見言方鳩聚而見其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史記試之功師眾而辟）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

用弗成（尚書）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爲亂（帝嚳）是舜言于帝流共工于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博物志）堯以天下讓于虞三苗之民非之帝殺有苗之民叛浮入南海爲三苗國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史記）國語鯀違命帝殛之于羽山化爲黃熊入于羽淵越絕書堯使鯀治水[illegible]羽山此之謂舜之時鯀不從令也[illegible]放殺之羽山[illegible]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illegible]海民于羽山之中修立鯀廟[illegible]剖之以吳刀化爲黃龍（韓非子）堯欲傳天下于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于幽州之都[illegible]以舜之賢非難也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則此之謂也（呂氏春秋）然堯以天下讓舜鯀爲諸侯怒于堯曰得天之道者爲帝得地之道者爲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爲三公以堯爲失論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爲亂比獸之角能以爲城舉其尾能以爲旌召之不來彷徉于野舜于是殛之于羽山

論曰放齊舉子朱驩兜進共工而稷契皋夔曾不得與乎二臣之口氣交類從所以見小人之朋也若乃嚚訟之質象恭圯族之情聖智若堯乃有以燭之不然則蠱淫于下而蔽張于上矣逮夫厲智榮夷紂忠崇侯是又自聖其聖自賢其賢比德而狎遂與之偕亡又其下已

夏諸臣傳

伯靡

伯靡夏之貴臣大康盤游無度畋于洛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距之于河（尚書）太康崩弟仲康立仲康崩子帝相立（史記）帝相徙于商邱依同姓諸侯斟尋寒浞殺羿于桃梧遂代夏立爲帝篡有窮之號滅斟灌斟尋而弑帝相后緡歸于有仍生少康伯靡逃于有鬲氏收斟尋二國之燼殺浞立少康有窮遂亡（帝王世紀）上二十八年浞弑帝相后緡歸有仍伯靡奔有鬲丙寅年少康生乙酉年少康自有仍奔虞甲辰年伯靡自鬲伐浞乙巳年殺浞少康自綸歸于夏邑[illegible]（紀年）少康生于帝相被殺之明年又二十年而奔虞又二十年而復滅浞夏凡中絕四十年

劉累

劉累者陶唐氏之後也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累懼遷于魯縣（左傳）

昆吾

昆吾名樊爲己姓祝融之孫陸終第二子（大戴記）（史記）並作第一子封于昆吾是爲昆吾衛昆吾爲夏伯夏衰遷于舊許（韋昭國語注）楚之先

也（左傳）楚之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是也

關龍逢

（[illegible]）

關龍逢事桀桀爲酒池可以運舟糟邱足以望十里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曰古之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恐弗勝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囚而殺之（韓詩外傳）（博物志）桀爲長夜宮于深谷中男女雜處十旬不出又爲瑤臺[illegible]關龍逢諫桀曰吾之有民如天之有日日亡我亦亡以爲[illegible]言而殺之[illegible]桀觀于瑤臺[illegible]龍逢曰天下苦之而君爲[illegible]臣觀其[illegible]危石而不壓[illegible]履春冰而不陷[illegible]也桀曰子知我亡而不自知其亡子試觀吾刑于觀子亡我不亡龍逢行歌曰造化勞我以

生休我以炮烙門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桀迷惑暴亂愈甚終古乃出奔商湯告諸侯曰夏王無道棄義聽讒衆庶咸怨守法之臣自歸于商（呂氏春秋）

論曰當太康之滅德也權奸縱欲轉竊迭乘夏以不祀區區蕞微寄緡軀殆哉伯靡間關四十年收餘燼理纖緒卒滅凶暴續絕統剗之羌咎敦復見微靡以人也而得天乎洵夏運告終龍逢懸懸以一木支吾固無及矣

夏后妃傳　塗山氏

啓母塗山之女夏禹之妃也曰女嬌禹取四日而去治水啓既生呱呱而泣禹三過其門不入子之塗山氏獨明教訓啓化其德卒致令名（列女傳）

夏諸子傳　啟五子　附觀扈

五子帝啟之子太康之弟也逸其名太康逸豫滅德畋于有洛十旬弗反有窮后羿距之于河五子御其母徯于洛之汭衰怨而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訓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尚書）五子又有觀扈者（左傳夏有觀扈是也）或作五觀（國語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湯有大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韋昭注五觀太康昆弟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紀年帝啟十一年放王季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征之武觀來歸○按五子能道祖訓蓋亦賢者安得與姦子並數五觀當是觀扈非五子也韋說誤）

論曰或以五子之歌後世擬爲之然娓娓中道浸淫典謨忠厚惻切怨而不怒孤臣孽子情固然也迨夫伯靡戮力于杼奮戈彼五子者或猶及見之耶抑隨帝相而灰滅耶

夏逸民傳　卞隨　務光

卞隨務光莫傳其終始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不知也湯又因瞀光而謀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强力忍垢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伐桀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椆水而死湯又讓瞀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瞀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于廬水（莊子韓非子湯伐桀而恐天下言己

貧也讓天下于務光恐務光之受之也使人說務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聲于子故讓天下于子務光因自投于河〈八極辭惟〉聖

論曰隨光畢節捐軀或有之亦或舜之嗃矢耳然世不甚稱之太史公曰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可少概見何哉蓋亦疑其無也

夏逆臣傳　羿　浞

有窮氏羿夷其氏也國于鉏又曰鉏羿未詳其所出帝嚳以上世掌射正至嚳賜以彤弓素矢封之于鉏為帝司射歷虞夏羿學射于吉甫其臂長故以善射聞常與吳賀北遊使羿射雀羿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抑首

而媿終身不忘〈帝王世紀〉〈楚辭注〉河伯化為白龍遊于水旁羿射之眇其左目河伯上訴天帝天帝曰使汝深守神靈羿何從得犯今為蟲獸射固其宜也又曰羿攘射封豨以其肉膏祭天帝天帝不順羿之所為又曰羿畜與洛水神宓妃交據瑤巢子其禄山東天賜王玦于羿遂殘其身以此為禍而至于禍太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崩子相立〈杜預注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而代夏政〈說曰有窮〉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龍圉〈皆羿賢臣〉而用寒浞寒浞者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施賂于外愚弄其民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死于窮門〈紀年帝相八年寒浞殺羿帝王世紀曰羿于桃梧是羿注使家臣逢蒙射而殺之〉浞因羿室生澆及豷〈帝王世紀澆多力能陸地行舟〉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帥師滅斟灌及斟尋滅夏后相〈紀年二十六年浞使子澆滅斟灌二十七年澆伐斟尋大戰于濰覆其舟滅之〉處澆于過處豷于戈后緡方娠歸于有仍生少康及臣伯靡收二國餘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遂亡〈左傳〉〈紀年甲申伯靡伐浞少康使女艾伐過殺澆乙巳年伯子杼滅戈伯靡殺浞〉〈楚辭注〉浞娶純狐氏女眩妻之與浞謀殺羿浞娶羿妻而生豷強梁多力縱放其情以快后相安居無憂日作淫樂喪身為亂于少康所誅其頭顛隕而墜〈又〉曰澆和義浞使其嫂往至其戶有所求女岐為之縫裳于是共舍而止少康夜襲得女岐頭以為澆斬之又澆因田獵放大逐獸遂襲殺澆

商諸臣傳

仲虺

仲虺一名萊朱又名仲雷奚仲之後薛之皇祖也〈書左傳〉〈傳同〉摯疇二國亦其後〈國語摯疇之國由大任〈韋昭注〉曰二國任姓奚仲仲虺之後大任之家〉當唐虞之際九州斷絕未有舟車之用以濟深致遠奚仲乃橈曲為輪因直為轅駕牛服馬謂舟杖機以代人力鑠金鏤木分苞燒埴以備器械〈詳奚〉〈本〉時奚仲居薛為車正〈左傳〉及夏末仲虺為湯左相以湯既放桀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仲虺乃作誥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攸徂之民室

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尚書）其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猶之老彭然也（大戴記）

伊尹 咎單 伊陟附

伊尹名摯面無須麋（荀子）力牧之後（帝王世紀）生于空桑 空桑城在開封陳留縣南 上古人皇氏十九代孫空桑氏之都呂氏春秋伊尹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臼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有侁氏女子采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烰人養之居伊水有莘氏命之曰伊尹（呂氏春秋）伊尹耕于有莘之野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三使往聘故就湯而說之（孟子）從湯言素王九主之事湯舉任以國政（史記）劉向別錄九主者有法君專君授君勞君等君寄君破君固君三歲社君凡九品圖畫其形呂氏春秋伊尹長而賢湯聞之使人請之有侁氏有侁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侁氏喜以伊尹為媵送女湯得伊尹祓之於廟爝以爟火釁以犧猳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illegible]伊尹為莘氏女師僕使為庖人湯所而舉之立為三公[illegible]伊尹至聖伊尹至智然凡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為庖宰[illegible]而湯乃得知其賢而用之新語伊尹負鼎於有莘之野[illegible]帝王世紀伊尹至亳乃負鼎抱俎見湯[illegible]立為世師伊尹[illegible]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女鳩女方作女鳩女方（史記）尚書大傳伊尹去湯適夏闕夏人飲[illegible]者[illegible]不[illegible]者相和而歌曰盍歸于亳盍歸于亳亳亦大矣伊尹退而閒居深聽樂聲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格兮去不善而就善何樂兮入告于

桀曰大命之亡有日矣新序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illegible]群臣相持而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亦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牡蹻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就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天命之至舉觴而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以為妖言于是接履而趣遂適湯湯立為相故伊尹去官入殷殷王而夏亡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夏師敗績湯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尚書）[illegible]伊尹[illegible]伊尹[illegible]伊尹曰可矣湯乃與師伐[illegible]

[illegible]湯乃踐天子位湯有旱災伊尹作為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氾勝之書）又發莊山之金鑄幣通有無于四方以賑救之民以不困[illegible]其興土功也使修脛者跖钁強脊者負土眇者准偃者塗各有所宜而人性齊（淮南子）（周書）湯謂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牛馬之所生而獻遠方之物事實相反今吾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illegible]伊尹受命于是為四方令曰[illegible]臣請正東[illegible]請令以[illegible]良弓為獻

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太丁之弟外丙立外丙崩弟中壬立中壬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

祿也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陳成湯肆命者陳政教所當爲也徂后者言湯之法度也二篇亡帝太甲既立尹放太甲即于元年史記作三年誤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宮伊尹攝行政當國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于是伊尹廼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廼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稱太宗史記太甲崩子沃丁立沃丁八年伊尹卒百有餘歲沃丁以三公禮塟之祀以太牢帝王世紀括地志伊尹墓在濟州征縣西北八里咎單遂訓伊尹作沃丁書序咎單爲湯司空作明居明居民之法也亡書序

史記說苑湯嘗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禹以成功衆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況無法度而任己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昔者虞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効也湯曰其相去何如對曰三公者知通于大道應變而不窮辨于萬物之情通于天道者也故三公之事常在于道九卿者不失四時通于溝渠修隄防樹五穀通于地利者也故九卿之事常在于德大夫者出入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通于人事者也故大夫之事常在于仁列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獨其賞忠政彊諫而無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故列士之事常在于義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湯曰所以立之者何也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内如一

子伊陟爲帝太戊相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太戊贊伊陟于廟伊陟讓作原命史記

論曰士君子無所遇知文龍班豹沒身焉耳乃有非假勝君臣有乎遇也暨乎嗣君不惠宅桐居憂又其變已然湯伐尹放卒資口實于季世唯聖啟盜莽莊偷之悲夫至于放桐自立殺尹立陟竹書紀又不足辯也紀年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杜預曰此當時雜說未足以取審也

巫咸　臣扈　巫賢　甘盤

巫咸臣扈佐帝太戊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尚書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書序亡巫賢巫咸之子也佐帝祖乙殷復興甘盤武丁所舊學者書傳並爲殷賢臣史記正義巫咸及子賢冢在蘇州常熟縣西海虞山上蓋吳人也

傅說

傅說身如植鰭荀子嘗爲胥靡築于傅險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于冢宰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于是廼使百官營求之野得說于傅險中見于武丁武丁曰是也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史記墨子傅說居北海之洲圜土之上衣褐帶索庸築于傅險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爲三公以其得之傅險故曰傅說書序世紀置諸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尚書莊子天道可傳而不可得而書不可見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

祖己　祖伊

祖己事武丁武丁敬祭以彼𤴓會形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雊武丁懼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尚書）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史記）[illegible]

帝紂之時西伯以黎為不道舉兵伐而勝之祖伊恐紂惡不悛勢必及殷乃自其邑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論衡紂時災異蓋多七十卜而皆凶故祖伊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尚書）

論曰殷道中興乃繇寤寐以假權於誠感之理有或然者不然而泥首昏鼎版築終老說亦細夫等鳥耳祖伊言切而純姑容暴主然與龍比爭烈可也

孝已

孝已者武丁之賢子也其母蚤死武丁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帝王世紀）

微子　附微仲

微子名啟帝乙長子紂之庶兄也啟母賤故不得嗣（呂氏春秋[illegible]）[illegible]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不聽（史記）痛殷之將亡乃謀于箕子比干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尚書）微子遂亡[illegible]周克殷武王封紂子祿父以續殷祀祿父叛周誅成王求微子以代殷後本其先祀作微子之命國于宋[illegible]

為奴紂又囚之殷之大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又宋世家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按微子與太師少師謀去止此太師少師者箕子比干也太師少師持祭樂器奔周者殷之樂官也微子并把前說加今之說若太師器造門則由太師少師混一而誤也史二說自應當從殷紀為王微子仁賢故殷之餘民甚愛戴之微子卒立其弟衍是為微仲史記家語微子弟仲思名衍一名泄禮曰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是也衍語微子當殷之將亡終不可奈何見鴻鵠高飛援琴作操其聲清以詩

箕子

箕子名胥餘紂之親戚或以為諸父或以為庶兄為紂太師史記索隱司馬彪云箕子名胥餘馬融王肅以為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為庶兄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桮為桮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史記紂為長夜之飲懽以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為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韓非子紂為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被髮佯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史記古今樂錄箕子佯狂痛宗廟之為乃作歌曰嗟嗟紂為無道殺比干嗟復重嗟獨奈何漆身為厲被髮以佯狂今奈宗廟何天乎天哉欲負石自投河嗟復嗟奈社稷何後傳以為操韓詩外傳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為之不祥莫大焉遂被髮佯狂而去武王既克殷命召公釋其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封之尚書大傳箕子因教以禮義田蠶置八條之教漢書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為其家奴女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為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讎蓋八條不具見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回頑薄之俗就寬畧之法故東夷通以柔謹為風後漢書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十三祀來朝尚書大傳武王訪于箕子箕子為陳洪範尚史案武王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克殷後二年誤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殷民聞之皆流涕云史記宋微子世家

比干

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史記紂少師見紂淫泆乃歎曰主暴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君有過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韓詩外傳乃直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諸遂殺比干剖視其心史記括地志比干墓在衛州汲縣北十里

論曰嗟乎殷之亡天也有微子而不得嗣有箕子比干而不得其君仁聖比肩曾無救于亡謂非天乎殊行歸仁君子蓋傷之已微子去者去其位耶若夫抱器詣周跡鄰于叛宋世家武王伐紂微子抱其祭器造于軍門殺身章惡短知賢戇中論殷有三仁微子介于石不終日箕子內晦而能正其志比干諫而剖心君子以微子為上箕子次之比干為下春秋大夫見殺皆以其不能以知自免也所論非中吾無取焉

彭咸　老彭

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投水而死（楚辭注）又老彭亦殷賢大夫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論語）又曰昔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大戴記）老彭與彭咸爲一人二人未詳

商容

商容殷之賢人也百姓愛之紂廢之不用（史記）武王既勝紂師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衆起威自信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于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不惡而嚴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帝王世紀）遂自亡（樂記武王克殷反商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武王入殷命畢公表商容之閭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歸傾宮之女而民知方曰王之于仁人也死者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于賢人也亡者表其閭況在者乎王之于財也聚者散之況復藉乎王之于色也在者歸其父母況復徵乎（尚書大傳）韓詩外傳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于太行及武王克殷欲以爲三公容辭曰

吾嘗馮于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固辭不受君子曰商容可謂內省而不誣能矣

膠鬲

膠鬲紂賢臣遭殷末之亂隱販魚鹽文王擧之于殷武王伐殷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朅至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陳矣門戰大克之（呂氏春秋）韓非子周有玉版紂使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予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

商逸民傳　伯夷　叔齊

伯夷叔齊（春秋少陽篇姓墨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夷齊其謚也風俗通姓墨胎氏）孤竹君之二子（路史孤竹君炎帝之後姜姓之國墨氏春秋孤竹君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仲子（史記高士傳）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孟子）及至西伯卒

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按武王立九年而觀兵十三年而伐殷父死不葬說誤）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士也扶而去之武王以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史記）或告伯夷叔齊曰亂子（謂林父）在邢父師[illegible]其在夷奄孤竹而君之以夾輔王[illegible]商可復也子其勉之伯夷叔齊曰此非吾事也曰然則叩馬而諫何為曰為萬世之君臣也曰然則今何為曰有死耳曰有死而何以采薇為天下周之天下

則山亦周山也薇亦周薇也采薇而食無乃欲死而求生乎遂餓而死（古史攷夷齊采薇而食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于是餓死列士傳夷齊采薇而食王摩子入山難之曰君不食周粟而隱周山食周薇奈何二人遂不食薇餓而死呂氏春秋伯夷叔齊相謂曰吾聞西方有偏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為處乎此哉西行如周至于岐陽則文王沒矣武王即位王使叔旦就膠鬲於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于四內皆以一歸又使保召公就微子開於共頭之下而與之盟曰世為長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諸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于共頭之下皆以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視而笑曰嘻異乎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氏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正與為正樂治與為治上謀而行貨阻丘而保威也割牲而盟以為信因四內與共頭以明行揚夢以說衆殺伐以要利以此紹殷是以亂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遭乎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矣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論語）

殷長者　附二虜

殷長者殷之遺民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請以日中為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為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以此告王矣武王勝殷又得二虜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一虜對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天雨血一虜對曰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甚大者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武王避席再拜之（呂氏春秋 新序武王伐殷得二大夫而問之曰

殷國將亡亦有妖乎一人曰殷國常雨血雨灰雨石小者如雞子大者如箕常六月雨雪深尺餘武王曰大哉妖也一人對曰非大妖也殷之大妖三十六章殷君喜射人喜以人食虎喜剖人心喜殺孕婦以信為不信以誣為真以忠為不忠諫者死阿諛者賞以君子為下以小人為上以後辯為親以女子為政急令暴取萬民愁苦晝田獵走狗試馬出入不時不避大風甚雨不遊賓善修治也臺日夜無已喜為酒池肉林牛飲者三千人飲之以令鼓步起無長幼之序貴賤之禮讀讓用衆無功者賞無德者富刑爰身對禮令無禮儀無聖人無賢士無貴稅斗斛尺寸錙銖有罪赦無罪誅此殷之大妖也）

論曰太史公聞采薇之歌曰由此觀之怨邪非邪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斯言也有所激耳若夫八百會同而二人叩馬所持卓然為萬世之經采薇而死含笑得天夫何怨哉泰伯讓周比干殉殷[illegible]卞衷之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

之偉哉

商佞倖傳　崇侯虎　費仲　飛廉　惡來　王子須附

崇侯虎崇封邑虎其名也事紂紂以西伯昌九侯一作鬼侯九如字音仇鄂侯一作邢侯爲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憙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并脯鄂侯西伯聞之竊歎

崇侯虎知之以告紂且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王紂乃囚西伯於羑里淮南子文王砥德修政紂聞而患之曰予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旦恭儉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必危亡冠雖敝必加於頭及未成請圖之屈商乃囚文王於羑里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得征伐曰譖西伯者

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作豐邑史記

費仲紂佞臣善諛好利殷人弗親紂任之爲政史記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說之諸侯附焉不誅必爲殷患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費仲曰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于地昌人臣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爲天下患其必昌乎人人欲以其賢爲其主非可不誅也且主而誅臣焉有過紂曰夫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昌好仁義誅之不可三說不用韓非子

飛廉亦佞臣惡來者飛廉子大費之苗裔飛廉善走惡來有力手裂虎兕晏子春秋父子俱以材力事紂武王伐紂並殺惡來史記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孟子史記飛廉爲紂石北方還無所報乃爲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死遂葬于霍太山○是又與孟子異也又有王子須者務爲諂諛使其君樂須臾之樂忘終身之憂棄黎老而用姑息尸子又有雷開在孫大僞此佞臣也史記注雷開阿諛於紂乃賜之金玉而封之淮南子紂以無道左右佞側

論曰惟有之夫蓋鼠狐善伺說惑相濟醜顏喀口少不參鮮不入之是以三仁與羣小並立而卒不勝也悲夫

尚史　卷　列傳二

李鍇鐵君甫纂

周諸臣傳

周文公

周公旦者文王子也（荀子周公之狀身如斷菑）自文王在時旦爲子孝篤仁異于羣子及武王立周公常輔翼之用事居多武王十一年（史記作九年下十三年作十一年今遵經）東伐至盟津周公輔行十三年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宮紂自焚死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釁社告紂之罪于天及殷民（尚書大傳紂死武王皇皇若天下之未定召太公而問曰入殷奈何太公曰臣聞之也愛其人者兼其屋上之烏不愛人者及其胥餘武王曰不可召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有罪者殺無罪者活咸劉厥敵毋使有餘烈武王曰不可周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新惟仁之親武王曠乎若天下之已定也說苑同）封紂子武庚祿父使管蔡傅之以續殷祀封周公于少昊之虛曲阜是爲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史記周書維武王勝殷撫國綏民乃觀于殷政告周公旦曰嗚呼殷政總總若風草有所積有所虛和此如何周公曰聞之文考來遠賓廉近者道別其陰陽之利相土地之宜水土之便營邑制命之曰大聚先誘之以四郊王親在之賓大夫免列以選赦刑以寬復亡解辱削赦門重皆有數此謂行風乃令縣鄙商旅曰能來三室者與之一室之祿辟開脩道五里有郊十里有井二十里有舍遠旅來至關人易資舍有委市有五均早暮如一送行逆來振乏救窮老弱疾病孤子寡獨惟政所先民有欲畜發令以國爲邑以邑爲鄉以鄉爲閭禍災相恤資喪比服五户爲伍以首爲長十夫爲什以年爲長合閭立教以威爲長合旅同親以敬爲長飲食相約興彈相庸耦耕□耘男女有婚墳墓相連民乃有親六畜有羣室屋既完民乃歸之鄉立巫醫具百藥以備疾災畜五味以備百草立勤人以職孤立正長以順幼立職喪以恤死立大葬以正同立君子以修禮樂立小人以教用兵立鄉射以習容春和獵耕耘以習遷行教茅與樹埶比長立職與田疇皆通立祭祀與歲穀登下厚薄此謂德教若其凶土陋民賤食貴貨是不知政山林藪澤以因其口工匠役工以攻其材商賈趣市以合其用外商資貴而來貴物益賤資賤物出貴物以通其器夫然則關夷市平財無郁廢商不乏資百工不失其時無愚不教則無窮乏之人此謂和德若有不言乃政其凶陂溝道路藂苴丘墳不可樹穀者樹之材木春發枯槁夏發葉榮秋發實蔬冬發薪烝以匡窮困揖其民力相更爲師因其土宜以爲民資則生無乏用死無傳尸此謂仁德旦聞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且以幷農力執成男女之功夫然則有生而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人不失其事天不失其時以成萬財萬財既成放此爲人此謂正德泉深而魚鱉歸之草木茂而鳥獸歸之稱賢使能官有材而士歸之關市平商賈歸之分地薄斂農民歸之水性歸下農民歸利王若欲求天下民先設其利而民自至譬之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民自來此謂歸德五德既明民乃知常武王再拜曰嗚呼允哉天民側余知其極有宜乃召昆吾冶而銘之金版藏府而朔之）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太公召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尚書）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家語 尸子昔者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踐東宮履乘石祀明堂假爲天子七年 荀子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負扆而坐諸侯趨走堂下

例記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蒙成注周公攝王位以明堂禮儀朝諸侯也不于宗廟避王也天子周公也負斧文屏風于戶牖之間周公于前立也史記淮南共說並同○按周公朝諸侯天子負斧依所謂天子者成王也蓋謂負成王而朝諸侯也漢儒禮傳會為多而鄭注直以天子為周公大非事理家居攝政其說為允管叔及其羣
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
辟我無以告我先王鄭氏詩傳周公以管蔡流言辟居東都于後公乃為詩以貽
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周公居東二年秋大熟未穫天
大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
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
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
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

德惟朕小子其親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
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尚書憲武王封周公使傳祠成王成王少周公臣事之下是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讒之成王周公乃辭位出避行下邑一年天暴風雨禾木盡偃成王大恐及發金縢之櫃察周公之冊知周公自以為質乃夜迎周公禾木皆起天下皆賢○若孔氏以居東為東征于是史以周公卒後發金縢書亦從史說成王病周公祝于河曰奸命者旦也亦藏其策于府及人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書乃泣反周公說允誤今併正之管蔡武庚等率淮夷反周公乃奉成王
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
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淮夷既定諸侯咸復宗周史記尚書大傳管叔蔡叔疑周公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王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今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一時也請舉事祿父及三監叛漢書外傳客有見周公者應之于門曰何以道旦也客曰在外言外在內言內入乎將毋周公曰請入客曰立即言義坐即言仁坐乎將毋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翕翕言則不聞言乎將毋周公唯唯明日興師而誅管蔡故客善以不言之說周公善聽不信之說說苑墨同康叔得禾異畝同穎獻之成王王命康叔歸
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書序○按康叔武王時封于衛成王伐管蔡後以殷餘民益封之史作康叔非是歸禾嘉禾篇亡東土以集周公歸報
成王而淮夷徐戎及奄又叛周公為師召公為保東伐淮夷殘
奄作成王政遷其君薄姑作將蒲姑成王政將姑篇亦亡成王來自奄
至于宗周周公作多方以誥戒殷民按多方者踐奄後之誥多士者營洛後之誥也多方曰王來自奄多士曰昔朕來自奄多方曰爾乃自時洛邑世一篇及新營多士曰周公初于新邑洛又曰今朕作大邑于茲洛其先後本文明瞭可據也又多方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知其為七年成王營洛周公歸政之時也孔傳云成王即政淮奄又叛史說同之蔡沈書傳遷序多士于多方之前而以商民之遷在作洛之前以證五祀之文說亦殊矣蓋東來殘奄在營洛

之先多士在多方之後也尚書大傳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商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故通鑑前編亦序踐奄于東征之後今從多方正之成王七年王朝步自周至豐使召
公營洛邑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
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
作多士成王長能聽政于是周公乃還政成王周公恐成王壯
治有所淫佚作無逸以戒成王史記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
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
昔之人無聞知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
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

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
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
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
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
國三十有二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
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
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
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
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
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

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
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
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
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為幻此厥不聽
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大小民否則厥心違怨否
則厥口詛祝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
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
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
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
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

于茲尚書又作文王大明緜之詩詩注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作周
官官別其宜作立政周公在豐病將歿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
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于畢括地志周公墓在雍州咸陽北
十三里畢原上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史記諡曰文尚書大傳周公
將作禮樂優游二年不能作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小作恐不能
揚父祖功德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諸侯率其羣黨各
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
後敢作禮樂淮南子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
不勝衣言若不出口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
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負扆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
所顧問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
事之請而後為復而後行可謂能臣矣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
以應時矣鬻子曰昔者魯周公曰吾聞之于政也知善不行
者謂之狂知惡不改者謂之惑夫狂與惑者君子之戒也
論曰公以懿親弼亮左右功施爛然至其攝政不疑居東不懼

讒非盛德何以堪之雖然天不右周風雷闢警焉其譏口公亦
庶所稅駕已夫

太公望

太公望呂尚者古史考姓姜名牙炎帝之裔伯夷之後掌四岳有功封之于呂子孫從其封姓呂尚其後也史記索隱尚是其名牙蓋其字東海上人呂氏春秋東夷之士其先祖嘗為四岳佐禹平
水土有功虞夏之際封于呂或封于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
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為庶人尚其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
故曰呂尚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說苑太公田不足以償種漁不足以償網治天下有餘智
古史考呂望嘗屠牛于朝歌賣飲于孟津鹽鐵論太公屠牛于朝歌利不及妻子聞周西伯賢又善養
老乃往焉以漁釣奸西伯說苑呂望年七十釣于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望忿脫其衣冠上有農

人者謂望曰子姑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得鮒次得鯉刺其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于齊

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而王者之輔也于是西伯獵果遇呂尚于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以望為師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

六韜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于渭陽非龍非彲非虎非羆兆得公侯天遺汝師文王曰兆至是乎史編曰編之太祖史疇為禹占得皋陶兆比于此文王乃齋三日田于渭陽卒見太公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之曰子樂漁邪太公曰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今吾漁甚有似也文王曰何謂有似太公曰釣有三權祿等以權死等以權官等以權夫釣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觀大矣文王曰願聞之太公曰緡微餌明小魚食之緡調餌香中魚食之緡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于緡人食其祿乃服于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

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文王拜曰允哉敢不受命乃載以歸立為師抱朴子文王問呂尚兼除曰未移而知與足以師楚辭注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呂望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又曰或言周文王夢立令狐之津太公在後帝曰昌賜汝以名師文王再拜太公夢亦如之文王出田見識所夢載與歸以為太師史記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素知而召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三人者為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于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國周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說苑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將亡之國富倉府也何曰言曰富者不拜于是發倉粟賑獄獨以望為師

文王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文王崩武王即位十一年欲脩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

索隱一作蒼雉馬融曰蒼兕主舟楫官名王充云蒼兕水獸九頭今誓眾令急濟故言蒼兕以懼之

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遂還師

史記此下曰與太公作此太誓大誓

乃十三年伐商作泰誓孔壁書未出而太史公遭武帝時偽大誓耳

居二年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懼唯師尚父彊之勸武王武王于是遂行

論衡武王伐紂卜之而龜燋占者曰凶太公曰龜燋以祭則凶以戰則勝武王從之卒克紂焉尸子武王伐紂魚辛諫曰歲在北方不北征武王不聽韓詩外傳武王伐紂到于邢丘楯折為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心懼召太公而問曰意者紂未可伐乎太公對曰不然折為三者軍當分為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灑吾兵也乃修武勤兵丁寧六韜武王問散宜生曰伐紂吉乎曰不吉精行雨旗折太公曰是非子所知此祖行之日雨輜重車是洗濯甲兵也又武王問太公曰律音之聲可以知三軍之消息勝負之決乎太公曰深哉王之問也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音宮商角徵羽此其正聲也萬物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金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之其法以天清淨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

敵人之壘九百步偏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佐勝之徵成敗之機武王曰善哉太公曰微妙之音皆有外候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敵人驚動則聽之聞枹鼓之音者角也見火光者徵也聞金鐵矛戟之音者商也聞人嘯呼之音者羽也寂寞無聞者宮也此五者聲色之符也太公金匱太師少師抱其祭器樂器奔周內史向摯載其圖法亦奔周武王問太公曰殷已亡三人可伐乎太公曰臣聞之知天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先謀後事者昌先事後謀者亡且天與不取反受其殃非時而生是謂妄成故夏條可結冬冰可釋時難得而易失也

十二年正月甲子至牧野作泰誓伐商紂紂師敗績紂登鹿臺自焚死

史記作進斬紂今正之

明日武王立于社羣公奉明水衛康叔封布采席師尚父牽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討紂之罪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民封比干墓釋箕子囚遷九鼎修周政與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

多史記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為子孫常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為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

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銘焉 大戴禮記 太公金匱武王平殷還問太公曰今民吏未安賢者未定如何太公曰無故無新如天如地得殷之財與殷民共之則商得其賈農得其田也一目視則不明一耳聽則不聰一足步則不行舉賢自代上下各得其所 於是封師尚父於齊營邱師尚父受封留為太師 康成禮法 史記太公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邱營邱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按金縢終始具載二公孔穎達疏云周召與太公為周三公是史記東就國之說未為得也呂氏春秋太公封于齊周公封于魯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謂曰何以治國太公曰尊賢上功周公曰親親上恩太公曰魯自此削矣周公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說苑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曰何治之疾也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曰何治之遲曰親親先內後外先仁後義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韓非子太公東封于齊齊東海上有狂矞華士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掘井而飲無求于人也太公至殺之以為首誅周公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饗國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曰先王之所以使臣民者爵祿刑罰也今不足以使之望當誰為君乎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驅之不前卻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右臧獲雖賤不託其足馬是以[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營焉為政司寇大公封于齊問以治國之要對曰[illegible]仁義曰任仁義奈何對曰仁者愛人義者尊老曰愛人尊老[illegible]何[illegible]曰[illegible]人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老者妻長而夫拜之太公曰[illegible]人欲以仁義為齊令子以仁義為齊立而豫之以定齊[illegible]

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師尚父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齊由此得征伐為大國蓋尚父之卒百有餘年 史記 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 禮記 皇覽呂尚冢在臨菑縣城南十里說苑武王問于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對曰愛民而已利之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誼也又問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治國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賦斂薄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上無淫慝下不陰害宮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此賢君之治國也又問曰為國而數更法令者何也曰不法法以其所善為法也故令出而亂亂則更為法又問曰得賢敬士或不能治者何也曰不能獨斷以人言斷者也賢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也雖曰其為國如何曰其為人惡聞其當而喜聞人之情惡周其惡而事問人也惡是以不必治也又問曰樂賢而危亡者其失賢有曰在之行用小善而已不得真賢也曰好用小善者何如曰為封越舉而不惡讒也忠臣以誅死于無罪邪臣以譽賞于無功其國見于危亡武王曰善今日聞誹譽之情矣新書婦為父曰尊隨之于政也天下賴職然一人有之篤民藥藜然一人世之故天下者必有道者理之紀之使之[illegible]為而久之故守天下者非以道則弗行而長也故夫道者萬世之寶也武王[illegible]受命矣又曰昔文王使太公傅太子發嗜鮑魚而太公弗與曰禮鮑魚不登于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

論曰易曰盤桓利居貞利建侯方呂尚之屠釣殷墟盤桓困約何其劣也及合德一朝垂老得冀遂以建周啟齊居貞之效無

若乃建堂堂之旗扶義而東罝有禮穫啓暴固其宜也說者險
謀譎智歸諸道家誣矣世所傳太公兵法韜畧膚亂雜合不足
錄所著有子牙子

召康公

召公奭周同姓姬氏武王滅紂封召公于北燕留為周太保史記在成王時召公為三公○按書旅獒篇當在武王時既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
厎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
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
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
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
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
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
功虧一簣允廸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尚書武王崩成王立召
公欲退老厥邑周公留之作君奭書序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史記周公踐作召公疑之不說周公周公作君奭召公乃說馬融注召公以周公既攝政致大平不宜復列在臣位故不說以為周公苟貪寵也孔穎達疏周公既攝政留在臣職當時任之故疑削道周公之言以解其疑今序意不明致諸說雜糅拔書本文曰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又曰祇若茲和敬用治謀其詳意蓋說得之
將蒞政召公作公劉之詩戒以民事又作泂酌卷阿以戒之序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洛誥書序惟二月既望越
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
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
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
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
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
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通鑑前編以多士當在此下為告庶殷之辭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通鑑前編以梓材當在此下為告侯甸男邦伯之辭太保乃
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
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

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天既遐
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
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
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
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
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其稽我古人
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誠
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
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
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

惟曰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
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
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
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
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
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
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
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
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拜手稽首曰

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
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尚書〕成
王崩召公受顧命立子釗是爲康王當成王時陝以西召公主
之陝以東周公主之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
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
召公卒〔論衡〕召公年八十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
甘棠之詩〔史記〕謚曰康韓詩外傳昔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召伯曰嗟吾以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
君人之道也于是出而就于阡陌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遠野廬于樹下百姓大說耕桑倍力以勸其後在位者不恤元
元百姓困乏于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說苑〕召公述職當蠶桑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
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故後世思而歌詠之

誥曰召爲保相三王觀其所陳戒洵洵道盡所有亦若聖一間
耳或于君奭之篇謂以爵位據中燭火相日猶言諭夫孟氏曰召公未免常人之情以爵位先後介意故周公作君奭以諭之

辛甲

辛甲故殷之臣事紂蓋七十五諫而不聽去之周召公與語賢
之告文王文王親自迎之以爲公卿封長子〔劉向別錄〕武王時爲太
史命百官官箴王闕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畫爲九州經啓
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
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
原敢告僕夫〔左傳〕及成王立武庚與周公東征已勝殷將攻商蓋

辛甲曰大難攻小易服不如服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
服〔韓非子〕道家有辛甲二十九篇〔漢書〕

散宜生　閎夭　太顛　南宮括

散宜生散氏宜生名孔氏以物表文王妃姒言宜生氏女則散宜爲氏文王爲西伯時
宜生與太顛閎夭〔尚書〕閎天之狀無忌字爲能辛甲大夫之徒往歸之崇
侯虎譖西伯于帝紂紂乃囚西伯于羑里宜生與閎夭之徒患
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
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
赦西伯尚書大傳散宜生之大夫氏取美馬猛身求蠶諸者仲子付之則見之以此何人也散宜生避
因西蕃之臣為之使者請之貫宜生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驪戎斑馬之乘夷王自八月自朝方于義嬰青犴白虎文

材說乃免其身殺牛賜之）及武王伐紂至于有戎之隧大風折
旆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乃來以大
雨水平地而嗇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洒兵也
卜而龜熸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
衆卒犯三妖而禽紂于牧野（說苑）散宜生太顛閎夭南宮括蓋皆
建事文武故周公舉之以勸君奭武王克殷命南宮括散鹿臺
之財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萌隸（史記）（尚書大傳散宜生閎夭南宮括三子俱學乎太公太公見二子之爲賢人遂酌酒切脯約爲朋友堂曰生乎西伯賢君也四子遂見西伯于羑里）

伯達 伯适

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並事文王爲虞官（國語）

（文王嘗于八虞而咨 夫八士皆在虞官）其母四産得八男皆君子雄俊（春秋繁露）時人
號爲八虞（汲冢書命南宮忽散鹿臺之財命南宮伯達遷九鼎三巫戊注南宮忽即仲忽南宮伯達即伯達南宮括即伯适若然則八虞南宮氏也服虔曰成王時人劉向曰宣王時人墓在咸陽縣東北五十里稱南宮氏）

癸度

癸度者武王臣武王嘗問于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于君左
右不足友不善于羣臣故不欲收穡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爲之
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結之所通游客蓄商
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然後載黃
金而出故君請重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策可成故謹
毋失其度未與民可治武王曰行事奈何癸度曰金出于汝漢
之右衢珠出于赤野之末光玉出于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
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于其重因以珠玉爲
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
用而天下定矣（管子）

史佚

史佚即尹逸亦曰史逸武王克殷既入即位于社南尹佚策祝
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
姓其章顯聞于昊天上帝于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
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遂命史佚展九鼎保玉（史記）
成王時爲少師（賈誼新書）王問政于尹逸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

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王曰
其度安至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
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讐也夏殷之臣反讐桀紂而臣
湯武夙沙之民自攻其主而歸神農氏此君之所明知也若何
其無懼也（說苑）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
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
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史記）墨家有尹佚二篇（漢書）

君陳

君陳者成王之臣也初周公遷殷頑民于下都周公親自監之
周公歿成王命君陳代周公作君陳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

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

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尚書）

論曰聖不獨啟必濟厥佐辛甲癸度大顛閎夭之徒緊乎如列宿之附麗于天也予錄次其梗概而封建皆莫可考云羑里之厄權不受命雖聖智亦有所不免歟

君牙　伯冏

君牙伯冏（書序史記並作伯囧）皆穆王臣穆王以君牙為大司徒作誥曰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啟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以伯冏為太僕正作誥曰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

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尚書）

祭公　祭公謀父

祭公周公之後祭公事昭王昭王南征濟漢船人以膠船進王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沒于水中〔帝王世紀〕其後祭公謀父爲穆王卿士穆王將征犬戎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于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辟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

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于民庶民弗忍訢載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增

修于德無勤民于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國語〕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是以獲沒于祇宮〔左傳〕王曰祭祖不豫詢其守位作祭公王若曰祖祭公次予小子虔虔在位昊天疾威予多時溥愍我聞祖不豫有加予維敬省不弔天降疾病予畏之威公其告予懿德祭公拜手稽首曰天子

謀父疾維不瘳朕身尚在茲朕魂在于天昭王之所勗宅天命王曰嗚呼公朕皇祖文王烈祖武王度下國作陳周維皇皇上帝度其心寘之明德付俾于四方用應受天命敷文在下我亦維有若文祖周公暨列祖召公茲申予小子追學于文武之蔑用克龕紹成康之業以將天命用夷居之大商之眾我亦維有若祖祭公之執和周國保乂王家王曰公稱丕顯之德以予小子揚文武大勳弘成康昭考之烈王曰公無困我哉俾百寮乃心率輔弼予一人祭公拜手稽首曰允乃詔畢桓于黎民般公曰天子謀父疾維不瘳敢告天子皇天改大殷之命維文王受之維武王大尅之咸茂厥功維天貞文王之重用威亦尚寬壯

厥心康受乂之式用休亦先王茂綏厥心敬恭承之維武王申
大命勘厥敵公曰天子上下辟于文武文武之子孫大開方封
于下土天之所錫武王時疆土丕維周之□□□后稷之受命
是永宅之維我後嗣旁建宗子丕維周之始并嗚呼天子三公
監于夏商之既敗丕則無遺後難至于萬億年守序終之既畢
丕乃有利宗丕維文王由之公曰嗚呼天子我不則寅哉寅哉
汝無以戾□罪疾喪時二王大功汝無以嬖御固莊后汝無以
小謀敗大作汝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汝無以家相亂王室
而莫恤其外尚皆以時中乂萬國嗚呼三公汝念哉汝無泯泯
芬芬厚顏忍醜時維大不弔哉昔在先王我亦維不以我辟險

于難不失于正我亦以免沒我世嗚呼三公維予不起朕疾汝
其皇敬哉茲皆保之曰康子之攸保勗教誨之世祀無絕不我
周有常刑王拜手稽首黨言（周其後世見書地理志）

呂侯

呂侯爲穆王相（書敍引孔安國書傳爲司寇）穆王命訓刑以詰四方王曰
若古有訓蚩尤爲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
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
始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
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
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舜也）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
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
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
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
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皐陶也）
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
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典獄非訖于威
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
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
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

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
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
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
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
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
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
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
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
不聽具嚴天威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

惟倍閱實其罪非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

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尚史記呂作甫曰諸侯有不書睦者言于王作修刑辟）

論曰昭王隕漢穆不伐荊而伐戎不亦謬乎謀父具老成之見進典謨之辭雖不及此君子多之王道微缺茂德尚刑呂刑之所由作也然哀矜惻怛三致意焉猶得夫忠厚之遺也論者以尚古五刑無贖然疑而後赦非不疑而得贖也罪疑惟輕亦其遺意歟

召穆公

召穆公名虎康公之後為厲王卿士厲王無道召公傷周室大壞作蕩之詩以刺之（詩序以民勞亦召穆公所作）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于是乎出猶其

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于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于是國人莫敢出言（國語）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彘厲王太子靖（史作靜）召公家國人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為讎而懟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讎懟怨而不怒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韋昭注厲之亂公卿相與和而修政事號曰共和紀年魯連子並以共和為共伯和說具厲王紀）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太子靖長于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是為宣王宣王即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

風諸侯復宗周（史記）宣王封申伯于謝命召公營謝以居之又命平淮南之夷疆理其地錫召公以圭瓚秬鬯山川土田（詩序）卒謚曰穆

芮良夫

芮良夫芮伯之後為厲王大夫厲王無道芮伯稽古作訓納王于善暨執政小臣咸省厥躬作芮良夫芮伯若曰予小臣良夫稽道謀告予惟民父母致厥道無遠不服無道左右臣妾乃違民歸于德德則民戴否則民讐茲言允効于前不遠古人求多聞以監戒不聞是惟弗知后除民害不惟民害害民乃非后惟其讐后作類后弗類民不知后惟其怨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

不敢衆后其危哉嗚呼□□□如之今爾執政小子惟以貪諛為事不勤德以備難下民胥怨財單竭手足靡措弗堪戴上不其亂而以予小臣良夫觀天下有土之君厥德不遠罔有代德時惟王之患其惟國人惟禍發于人之攸忽于人之攸輕□不存焉變之攸伏我聞曰以言取人人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飾言無庸竭行有成惟爾小子飾言事王寔蕃有徒王貌受之終弗獲用面相誣蒙及爾顛覆爾自謂有餘予謂爾弗足敬思以德備乃禍難難至于悔悔將安及無曰予為惟爾之禍（周書）厲王説榮夷公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王流于彘（國語）良夫賦桑柔之詩以傷悼之（詩序　其後世見地理志）

論曰厲王弭謗乃良夫直諫無所顧慮專利為盜殆危言哉彘之難召公殺子以脫太子且殯紀十有四年諸侯無變天位卒定非公忠之至鮮不敗者是故危難驟臻確乎不拔迄以人定勝天者召公有之

史193-293

周諸臣傳

襄平李鍇鐵君甫纂

虢仲　虢叔　虢文公

虢仲虢叔王季之子也爲文王卿士（左傳注）武王克殷封仲于西虢封叔于東虢（大紀）平王時叔恃險而不修德鄭滅之（杜預注按鄭氏詩譜）鄭滅虢在平王時虢仲之後是爲虢文公文公爲宣王卿士宣王即位不籍千畝（史記作十二年）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共給于是乎在和協輯睦于是乎興財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厖

純固于是乎成是故稷爲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覛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脈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其后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太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廩于籍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于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修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于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于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

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國語）其後世見地理志

仲山甫

仲山甫即樊穆仲（韋昭注仲山甫食采于樊穆仲其謚也）爲宣王卿士（詳注蓋以冢宰兼太傅）十二年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仲山甫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爲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及魯侯卒魯人殺戲立伯御（韋昭注伯御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殺懿公而自立也史記戲立是爲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殺懿公而自立班固人物表伯御懿公兄子與史合）宣王

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不睦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仲山甫曰魯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于遺訓而咨于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乃命魯孝公于夷宮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宣王既亡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商協名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于是乎又審之以事王治農于籍蒐于農隙耨穫亦于籍獮于既烝狩于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

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于政而妨于後嗣王卒料之國語後有樊皮者惠王十三年樊皮杜預注周大夫叛王王命虢公討之歸于京師左傳

論曰不藉千畝來姜戎之敗也而又料民是重過也宣王中興主廼忘功害政愎諫廢言一傳而亡遂以凌遲不振有以哉衆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號文公亦有焉

尹吉甫　方叔　南仲　仍叔　附伯奇

尹吉甫為內史方叔為卿士南仲為將並事宣王吉甫有文武材周室衰獵狁勢熾王命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賦六月以美之詩序王舅申伯出封于謝吉甫美宣王能建國親諸侯作崧高之詩召公平淮夷作江漢韓侯來朝作韓奕仲山甫職舜作烝民皆所以美宣王勉諸臣也詩序方叔征獵狁及荊蠻皆叛伐而服之南仲亦受王命伐獵狁城朔方又伐西戎又從王伐淮徐皆有功詩注仍叔者亦事宣王宣王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消去之仍叔作雲漢之詩以美之詩序春秋時有仍叔之子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放于野宣王出遊吉甫從伯奇作歌以言感之宣王聞之曰此孝子之辭也吉甫乃求伯奇于野而殺後母琴操履霜操尹伯奇所作也伯奇無[illegible]罪為後母讒而見逐乃集芰荷以為衣採楟花為食晨朝履霜自傷見放于是援琴鼓之而作操曰履朝霜兮採晨寒考不明其心兮聽讒言孤恩別離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此紅痛殺不同兮恩有偏誰能流顧兮知我冤由終投河而死琴清英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自投江中

衣苔帶藻忽夢見水仙賜其美藥惟念養親揚聲悲歌船人聞而學之吉甫聞船人之聲疑似伯奇援琴作子安之操說苑王國子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後母欲其子立為太子說王曰伯奇好妾王不信其母曰令伯奇于後園妾過其旁王上臺視之即可知王如其言伯奇入園後母陰取蜂十數置單衣中過伯奇邊曰蜂螫我伯奇就衣中取蜂殺之王見乃逐伯奇[illegible][illegible]之詩曹植云尹吉甫殺伯奇其弟伯封作黍離之詩以琴操諸說無稽說苑尤傅會而小弁黍離詩說亦未之有闕

杜伯　左儒　附隰叔

杜伯者陶唐氏之後也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左傳商末豕韋國于唐周成王滅唐遷之于杜是為杜伯杜預注至宣王時杜伯與左儒相友善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左儒爭之九復之而王弗許王曰別君而異友斯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道友

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
生不易則死左儒對曰臣聞古之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
求生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四十六年王合諸侯田于圃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
執朱弓矢射王中心折脊殪車中伏弢而死墨子杜伯子曰隰叔
杜伯死隰叔逃周難于晉國生士蔿為范氏先國閂春秋杜周語之伯告恒為
周大夫宣王之妻曰女鳩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鳩訴之宣王曰
恒竊與妾交宣王信之因杜伯于焦其友左儒爭之九復而王
不從王使薛甫與司工錡殺杜伯左儒死之杜伯既死即為人
見王曰恒之罪何哉召祝而以杜伯語告之祝曰始殺杜伯誰
與王謀之王曰司工錡也祝曰殺錡以謝之王乃殺錡使祝以
謝杜伯司工錡為人而不曰臣何罪之有王告皇甫曰祝也與
我謀而殺人所殺者又皆為人而見奈何皇甫曰殺祝以兼謝
焉又皆為人而王視亦曰我焉知之奈何以為罪而殺臣也後

三年宣王于圃田既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司工錡為左
祝為右朱衣朱冠起于道左執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折脊伏
于弓矢而死國語
杜伯射王于鄗
論曰宣王明主而殺左儒吉甫賢父而放伯奇忠臣孝子見枕
于天不特羅昏暴之凶鋒也悲夫

伯陽父

伯陽父周大夫韋昭史記周太史伯陽注注周柱下史老子幽王三年史記作二年西周
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
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
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夫水土
演而民用也水土無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
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
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
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國語
王廢申后及太子以褒姒為后以伯服為太子伯陽曰禍成矣
無可奈何史記十一年幽王滅周東遷國語

史伯

史伯周太史鄭桓公友為司徒甚得周眾與東土之人問于史
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
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當成周者南有荊蠻申呂應鄧陳蔡隨
唐北有衛燕翟鮮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東

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荊蠻
戎狄之人也非親則頑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
男之國虢鄶為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
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
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眾奉辭伐罪無不克
矣若克二邑鄔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若前華後河右洛
左濟主芣騩而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唯是可以少固公曰南
方不可乎對曰夫荊子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紃叔
熊逃難于濮而蠻季紃是立薳氏將起之禍又不克叔熊奔濮而從蠻俗季紃
既立大夫薳氏將起立叔熊又有禍難而不能是天啟之心也又甚聰明和協蓋其先

王臣闕之天之所啟十世不替夫其子孫必光啟土不可偪也且重黎之後也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惇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百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為王侯公伯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于周未有侯伯（八姓祝融之後己董彭禿妘曹斟芈）佐制物于前代者昆吾為夏伯矣（昆吾祝融之孫陸終第二子名樊為己姓）大彭豕韋為商伯矣（大彭陸終第三子曰籛為彭姓豕韋彭姓之別封）當周未有己姓昆吾蘇顧溫董（五國皆昆吾之後別封者為其後也）董姓鬷夷豢龍則夏滅之矣（董姓飂叔安之裔子曰董父以擾畜龍事帝舜賜姓曰董氏曰豢龍封之鬷川當夏之興別封鬷夷于孔甲前而滅）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彭祖大彭也豕韋諸稽其後別封）禿姓舟人則周滅之矣（禿彭姓之別舟人國名）妘姓鄔鄶路偪陽（陸終第四子曰求言為妘姓封于鄶鄔路偪陽其別封）曹姓鄒莒（陸終第五子曰安為曹姓封于鄒）皆為采衛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數也而又無令聞必不興矣斟姓無後（斟姓曹姓之別未聞其後也）融之興者其在芈姓乎芈姓夔越不足命也（夔越芈姓之別國熊繹六世孫曰熊摯有惡疾自棄于夔）蠻芈蠻矣（蠻芈謂叔熊在濮從蠻俗）唯荊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姜嬴荊芈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翳之後也伯夷能禮于神以佐堯者也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其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周衰其將

至矣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對曰其民沓貪而忍不可因也唯謝郟之間（謝鄉在郟南謝北）其家君侈驕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若更君而周訓之是易取也且可長用也公曰周其弊乎對曰殆于必弊者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王弃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它平它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盡乃弃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姟極（經常也姟備也萬萬曰姟王收其常入舉九姟之數）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和樂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聘后于異姓求財于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王將弃是類而與剸同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夫虢石父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為卿士與剸同也弃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固也侏儒戚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行暗昧也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于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弃之此人也收而以奔褒褒人有獄而以為入王遂

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于為后而生伯服天之生此久矣其為毒也大矣將俟淫德而加之焉毒之酋腊者（猶熟為酋腊極也）其殺也滋速申繒西戎方強（申姜姓太子宜臼之舅繒姒姓申之與國）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繒與西戎方將德申申呂方強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王師若在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虢公從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君若欲避其難速規所矣時至而求用恐無及也公曰若周衰諸姬其孰興對曰臣聞之武實昭文之功文之胙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在晉乎距險而鄰于小若加之以德可以大啟公曰姜嬴

其孰興對曰夫國大而有德者近興秦仲齊侯姜嬴之儁也且大其將興乎公說乃寄孥與賄虢鄶受之十邑皆有寄地幽王八年而桓公為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騷十一年而斃及平王末而秦晉齊楚代興秦景襄于是乎取周土晉文侯于是乎定天子齊莊僖于是乎小伯楚蚡冒于是乎始啟濮（國語）

論曰物之應幾先之識者每窺其微信乎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史曰老子字伯陽或曰百六十歲或曰二百歲按幽王至定王百七十餘年故疑伯陽父老子即一人其信不未可知也今老子別立傳

周后妃傳 太姜

太姜者有呂氏之女（韋昭注齊許申呂四岳之後太姜之家）太王娶以為妃生太伯仲雍王季貞順率道靡有過失太王謀事遷徙必與太姜（列女傳）

太任

太任者摯任氏中女也（韋昭注摯任姓奚仲仲虺之後大任之家）王季娶為妃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溲于豕牢而生文王（列女傳）（宋書符瑞志太任夢長人感己溲于豕牢而生昌）

太姒 邑姜

太姒者有莘姒氏之女也（韋昭注杞鄫二國姒姓夏禹之後太姒之家）仁而明道文

王嘉之造舟為梁親迎于渭及入太姒思媚太姜太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號曰文母文王理陽道而治外文母理陰道而治內太姒生武王周公教誨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辟之事（列女傳）（大姒賢于有莘氏曰太姒太姒不知忌而西伯有內行此德政之內以成布風化之所以大興也詩傳文王之妃姒氏思得淑女以共內職賦關雎）邑姜太公女武王之妃也修教于內生太子誦（帝王世紀）

宣姜后

宣姜者齊侯之女宣王之后也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宣王常早臥晏起后夫人不出房姜后脫簪珥待罪于永巷使其傅母通言于王曰妾之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窮欲

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婢子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有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于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列女傳）（緊錄宣王有樂口歸風背銳云攜有耳伏冠在是式王之道當也宣王每朝晏后撤以兆治援樂奏后于于是幽然範不忘）

房后

房后房𨛭路王之后也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周語）

申后

申后申侯女爲幽王后生太子宜臼幽王嬖愛褒姒褒姒生子伯服遂廢申后去太子（史記）申后作白華之詩（注）（詩序以爲周人刺幽王幽王黜申后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王弗能治周人作是詩）

褒姒

褒姒幽王后昔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于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于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去之夏亡傳此器殷殷亡又傳此器周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漦化爲玄黿以入于後宮後宮之童妾既齔而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女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于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于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出于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奔于褒褒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于王以贖罪（列女傳褒人姁有獄獻之以贖幽王受而嬖之遂釋褒姁）棄女子出于褒是爲褒姒幽王三年王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于是廢申后及太子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列女傳惑于褒姒出入與之同乘不恤國事驅馳弋獵不時以適其意飲酒流湎以夜續晝）褒姒不好笑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燧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爲數舉燧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申侯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燧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史記）（呂氏春秋周宅酆鎬近戎人與諸侯約爲高葆禱于王路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即戎寇至傳鼓以告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當至幽王擊鼓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說喜之

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數擊鼓諸侯之兵數至而無寇於後戎寇眞至幽王身之乃死于麗山之下爲天下笑）

紀季姜

紀季姜桓王后也季姜紀姓也（杜預注）桓王十六年（桓八年）祭公如紀逆王后于紀明年紀季姜歸于京師（左傳）

王姚

王姚者莊王之妾也嬖于莊王生子頹（左傳）

惠后

陳媯者陳女惠王之后也惠王元年（莊十八年）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媯歸于京師是爲惠后生襄王及王子帶帶有寵于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王崩襄王十六年（僖二十四年）

子帶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遂出國人納子帶明年晉納王殺子帶（左傳）

叔隗

叔隗狄女隗氏（國語）襄王之后也襄王十六年（僖二十四年）王使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以其女爲后是爲隗氏王子帶通于隗氏王替隗氏子帶以狄師攻王王適鄭子帶以隗氏居于溫明年晉納王取子帶于溫而殺之（左傳）

定后

姜氏齊女定王之后也定王四年（宣六年）王使子服（大夫）求后于齊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左傳）

靈后

姜氏齊女靈王之后也靈王十一年（襄十二年）靈王求后于齊齊侯許昏王使陰里（大夫）結之十四年（襄十五年）官師劉夏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左傳）

贊曰三母相承遂興有周及其既也一女促亡之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柰傷其易也

文諸子傳（常氏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今惟十二子可考郜子一見春秋）

伯邑考　周公（別有傳）

伯邑考文王長子（史記）兄弟十人唯發旦賢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發爲太子說非是蓋伯邑考蚤死故

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長卽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有本紀）次曰管叔鮮（無後）次曰周公旦（世家）次曰蔡叔度（有世家）次曰毛叔鄭（詳地理志〔大紀〕毛叔鄭作曹叔振鐸○按左傳衛祝佗曰武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尙年哉曹文之昭也夫曹同爲文王子而別之曰文之昭者明非武王母弟也杜預注五叔者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鄭今從左氏）次曰成叔武（見左傳）次曰霍叔處（見地理志）次曰康叔封（見世家）次曰冄季載（見史記世家）伯邑考質于殷爲紂御紂烹以爲羹賜文王曰聖人當不食其子羹文王得而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帝王世紀）其後無所傳

管叔鮮　蔡叔度　霍叔處

管叔鮮蔡叔度霍叔處皆文王子武王封叔鮮于管叔度于蔡于霍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是爲三監（大紀）武王崩成

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群叔流言疑周公爲不利于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旦承王命伐誅武庚（史記）殺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史記作放蔡叔遷之與車十乘徒七十人）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尙書）管叔誅死無後蔡叔之子仲見世家傳國至侯齊爲楚所滅霍爲晉所滅

毛叔鄭　成叔武　聃季載

毛叔鄭封于毛成叔武封于郕聃季載封于聃（索隱載名聃季字也）毛叔鄭爲公（書顧命毛公其後春秋有毛伯衞）爲成王卿士成王將崩毛公同受顧命立康王（書也其後世見地理志）成叔武事不載（其後世見地理志）聃季載有馴行周公擧以爲司空以佐成王治有令名于天下其後世無所

康叔封

康叔封從武王克殷封于東土治殷餘民是爲衛康叔作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王

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又曰非汝封劓刵人無或劓刵人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

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

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有懌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又作酒誥梓材以誡之尚書康叔之國既以此命

能和集其民民大說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爲周司寇（史記）分康叔以大路大旂少帛綪茷旃旌大呂以章有德（左傳）其後世見世家至衛君角爲秦所滅（史記）武王時康叔少未得封武王崩管蔡實封康叔于衛乃按此益證書序以康誥爲成王之書故史遷錄其誥且或本紀曰王立于社南衛康叔封布茲少未得封誥自叔誥

畢公高

畢公高初相文王及武王伐紂入商紂宮百夫荷罕旗以先驅曹叔鐸奉陳常車周公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武王既入立于社南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茲席也）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筴祝以討紂罪明周受命（史記）武王大建公侯

封叔高于畢留相周（大紀）武王崩畢公相成王爲司馬（孔氏書傳）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書序）初周公遷殷頑民于下都周公監之周公殁成王以君陳代之及康王立復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作畢命（書序）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

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書畢命）畢公之後曰畢萬爲魏之先見晉傳

曹叔振鐸　滕叔繡　郜叔　雍叔　原叔　酆叔

郇叔

曹叔振鐸封于曹滕叔繡封于滕事無所見（其後見曹世宋滕世家）郜叔封于郜雍叔封于雍原叔封于原酆叔封于酆郇叔封于郇（大紀）自郜以下名與事俱不載（郜原後世見地里志雍酆郇後世無攷）自畢公以下皆文王庶子也

論曰或曰管蔡之亂紬周公信孺子也然則祿武庚以叛何居

乎張頹氏之勢動新造之周微周公幾何其不同乃宗于乎致仲幹蘇東土續侯誅貴以公固不恤人之言也衛風淇澳而易行周之諸侯衛最後亡雖地在不爭亦非其德也然華蔡鄭魏而再後無斷實栗者獲豈天其或爽與

襄平李鍇鐵君前纂

周諸臣傳以下東周

周桓公　周公忌父　周公閱　周公楚　周公孚孔

周桓公名黑肩周公旦之後也食采于周故亦曰周公周采地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桓王三年惠公六年鄭伯如周朝王王不禮焉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況不禮焉鄭不來矣十三年莊公五年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伐鄭虢公林父將右軍桓公將左軍鄭爲左右拒以當王師王師敗績莊王三年桓十八年桓公欲弒王而立王子克子克莊王弟子儀辛伯告王遂與王殺桓公王子克奔燕初子克有寵于桓王桓王屬諸桓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桓公弗從故及辛

伯周大夫也其後周公忌父爲王卿士大叔帶之難狄師伐周

復忌父傳

周公閱周之三公也襄王二十二年僖三十年王使周公閱聘于魯僖公饗之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及頃王崩匡王立閱與王孫蘇爭政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使尹氏與聃啓尹氏周卿士聃啓周大夫訟周公于晉趙盾平王室而復之後有周公楚者簡王六年成十一年楚惡惠襄之族之偪也且與伯與

爭政（伯與成鄭士）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復之盟于鄂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元傳）

周公孔爲周宰（杜預注宰官周采地）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二十二年（僖五年）齊侯帥諸侯會王太子于首止以定其位故王恨齊欲鄭伯叛之將盟王使宰孔召鄭伯鄭伯遂逃歸不盟襄王元年（僖九年）諸侯會于葵丘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既盟宰孔先歸（傳九）遇晉獻公宰孔曰君可無會也夫齊侯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德故輕致諸侯而重遣之使者勸而畔者慕懷之以典言薄其要結而厚德之以示之信三屬諸侯（屬會兵車之會三也）存亡國三是以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譬之如室既鎮

尚史　周諸臣傳卷四　二

其甍矣又何加焉吾聞之惠難偏也施難報也不偏不報卒于怨讎夫齊侯將施惠如出責是之不果奉而暇晉是皇雖後之會將在東矣君無懼焉其有勤也獻公乃還宰孔謂其御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爲城而汾河涑澮以爲淵戎狄之民實環之汪是土也（注大致）苟違其道誰能懼之今晉侯不量齊德之豐否不度諸侯之勢釋其閉脩（閉守脩啓也）而輕于行道失其心矣君子失心鮮不夭昏（國曰按宰孔與忌父同時經謂宰孔曰宰周公過杜注忌父曰周卿士豈一采地同時而有二公乎抑示其名忌父其字乎）

論曰里肩比干克宰孔右子帶不莊亂而樹亂所謂從君者與若夫宰伯之訓知所本矣凡有國者鑒之哉

單伯　單襄公　單頃公　單靖公　單獻公　單成公

單穆公　單武公　單平公（單窕斯附）

單襄公名朝王卿士其先爲單伯封于單周之親族也（單昭注）莊王時宋弒閔公單伯會伐宋頃王時單伯爲魯請子叔姬于齊齊人執之既而赦之單伯如魯致命春秋貴之（公羊單伯淫于子叔姬囚遂問）單襄公事定王定王使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火朝覿矣（火大心星）道茀不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蓺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于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襄公歸告王曰陳侯

尚史　周諸臣傳卷四　三

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辰角星名角星相見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也雨畢者殺氣盛雨氣盡也）天根見而水涸（天根氐亢之間謂寒露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涸也言雨少也）本見而草木節解（本氐也謂寒露後十日草木枝節皆理解也）駟見而隕霜（駟房星也謂霜降之中而始隕）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偫而畚挶（畚土籠挶舁土之器）營室之中土功其始（定謂之營室謂建亥小雪之中定星昏正于午土功可以始也）火之初見期于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于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

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疆有寓望藪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耜野無奧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于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爲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理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饔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各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使則皆官正涖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

才有分族于周承王命以爲過賓于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于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定王六年（宣八年）襄公如楚八年（宣十年）陳侯殺于夏氏九年（宣十一年）楚子入陳（[illegible]）十七年（成元年）晉景公平戎于王王使襄公如晉拜成十八年（成二年）晉敗齊于鞌使鞏朔獻捷于周王弗見使襄公辭焉曰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左傳）簡王十一年（成十六年）晉敗楚于鄢使郤至告慶于周王叔陳生（周大夫王叔簡公）飲之酒明日擧諸朝郤至見召桓公（王卿士）與之語召公以告襄公曰王叔子譽溫季（郤至食邑于溫）以爲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可以樹今夫子見我以晉國之克也爲己實謀之曰微我晉不戰矣楚有五敗晉不知乘我則强之戰而勝是吾力也吾有三伐勇而有禮反之以仁吾三逐楚君之卒勇也見其君必下而趨禮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吾曰子則賢矣抑晉國之舉也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謂我曰夫何次之有昔

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佐以政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政今欒伯自下軍往是三子也吾又過于四之無不及若佐新軍而升爲政不亦可乎將必求之是其言也君以爲奚若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書曰民可近不可上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在禮敵必三讓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況在侈卿乎其何以待之晉之克也天有惡于楚也故儆之以晉而郤至佻天以爲己力（佻偷也偷天功以爲己力也）不亦難乎佻天不祥乘

人不義不祥則天棄之不義則民畔之且郤至何三伐之有夫仁禮勇皆民之爲也以義死用謂之勇奉義順則謂之禮畜義豐功謂之仁姦仁爲佻姦禮爲羞姦勇爲賊有三姦以求替其上遠于得政矣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雖吾王叔未能違難在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之（周語）

十二年（成十七年）襄公會諸侯伐鄭六月盟于柯陵（左傳）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卿郤錡見其語犯郤犨見其語迂郤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郤犨之譖襄公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

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實疾僨厚味實腊毒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于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吾聞之國德而鄰于不修必受其福今君偪于晉而鄰于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于晉且夫長翟之人利而不義（其君之人謂叔孫僑如）其利淫矣流之若何魯侯歸逐叔孫僑如是年晉殺三郤明年晉厲公被弒而齊人殺國佐皆如其言晉孫談之子周（談晉襄公之孫惠伯談也周者談之子晉悼公）適周事襄公襄公有疾召其子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胙小而後國家夫能敬帥意能忠思身能信愛人能仁利制能義事建能知帥義能勇施辯能教昭神能孝慈和能惠推敵能讓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一既往矣後之不知其次必此且吾聞之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國三而畀驩之孫故名之曰黑臀于今再矣襄公曰驩此其孫也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晉仍無道而鮮胄其將

失之矣必蚤善晉子其當之也及厲公之亂召周子而立之是爲悼公（周語）單襄公卒子頃公亦爲王卿士靈王二年（襄三年）頃公及諸侯同盟于雞澤（左傳）

單靖公頃公子靈王九年（襄十年）單靖公代王叔陳生爲卿士以相王室晉羊舌肸之聘于周也靖公享之儉而敬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燕無私送不過郊語說昊天有成命單之老送羊舌肸肸告之曰異哉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單若有闕必茲君之子孫實續之不出于它矣（周語）靖公子獻公亦爲周卿士單獻公棄親用羈景王十年（昭七年）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其弟成公十四年（昭十一年）單成公會晉韓起于戚

視下言徐羊舌肸曰單子其將死乎十二月成公卒（左傳）

單穆公旗者靖公之曾孫亦爲王卿士景王二十一年（昭十八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于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于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于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

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且絶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爲潢汙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于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弗聽卒鑄大錢二十三年（昭二十一年傳作二十一年）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絶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且夫鐘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夫鐘聲以爲耳也耳所不及非鐘聲也猶目不見不可以爲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耳之察龢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于是乎生小大器用于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鐘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鐘聲不可以知龢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于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王弗聽（國語）初景王太子壽卒王立子猛後復欲立子朝及傅賓起有寵于王單穆公劉文公惡之二十五年（昭二十二年）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穆公劉文公而王崩子猛立

是爲悼王五月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六月葬景王子朝作亂逐劉文公文公奔揚既而如劉單穆公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單穆公出奔王子還與召莊公（召伯奐子朝黨）謀曰不殺單旗不捷也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遂奉王以追單穆公及領（周地）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單穆公覺之亡奔于平畤羣王子追之單公殺還姑發弱鬷延定稠（八子靈景之族）子朝奔京單穆公伐之京人奔山劉文公遂入于王城會鞏簡公甘平公敗績于京（周卿士）單穆公欲告急晉七月以王如平畤遂如圃車次于皇劉文公又如劉單穆公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宮鄩肸（子朝黨）伐皇獲之焚諸王城之

市八月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伐單氏之宮其敗
單氏反伐之十月晉師九州之戎劉王子王城單穆公劉文公
以王師敗績于郊十一月王子猛卒敬王立十二月晉師取前
城軍其東南王師伐京毀其西南敬王元年昭二十二年 正月王師
晉師圍郊郊鄩潰丁使告間于晉師逆以閏月單穆公取訾劉文公
取牆人直人六月子朝入于尹尹文公固濟劉佗殺之佗劉文公族
單穆公從阪道劉文公從尹道伐尹單穆公先至而敗劉文公
還以王如劉子朝復入于王城尹辛敗劉師于唐四年昭二十六年
單穆公復如晉告急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又戰于施谷劉
師敗績七月劉文公以王出王城人焚劉王次于滑十月王起

師于滑十一月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子朝奔楚召伯逆
王于尸及劉文公單穆公盟王入于成周單穆公卒子武公亦
爲王卿士敬王十六年定六年 子朝之餘黨儋翩復作亂王處于
姑蕕十七年定七年 單武公及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尹氏復晉宮陷
復逆王入于王城單平公者亦爲王卿士敬王三十八年定八年
平公會魯哀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又有單愆期者周卿士
單公子也爲靈王御士初靈王弟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
愆期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
殺之不慼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
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靈王子景王弟 周殺佞夫儋括奔

晉左傳

劉康公　劉定公　劉獻公　劉文公　劉桓公

劉康公字季子定王母弟也公羊傳食采于劉定王八年宣十年王
使劉康公聘于魯發幣于大夫季孫行父仲孫蔑皆儉叔孫僑
如公孫歸父即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
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
臣聞之爲臣必臣爲君必君寬肅宣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寬
所以保本也肅所以濟時也宣所以教施也惠所以和民也本
有保則必固時動而濟則無敗功教施而宣則徧惠以和民則
阜乃可以長保民矣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

事也儉所以足用也以敬承命則不違以恪守業則不懈以恭
給事則寬于死以儉足用則遠于憂則可以上下無隙矣今夫
二子者儉則能足用矣用足則族可以庇二子者侈侈則不恤
匱匱而不恤憂必及之若是則必廢其身且夫人臣而侈國家
弗堪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泰侈焉
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
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周語十三年宣十五年晉趙
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趙同也必有大咎
天奪之魄矣十七年成元年晉平戎于王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
內史叔服諫不聽遂伐茅戎敗績于徐吾氏簡王六年成十年晉

郤至與周爭鄇田（鄇溫別邑）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單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即狄又不能于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八年（成十三年）魯成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康公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

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五月成子卒于瑕（左傳）

劉定公夏者王官師靈王十三年（襄十四年）將昏于齊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十四年（襄十五年）劉定公逆王后于齊景王四年（昭元年）虢之會王使劉定公勞晉趙武于潁館于雒汭劉定公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定公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爲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于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

十二月趙武卒（左傳）

劉獻公摯王卿士景王十六年（昭十三年）與諸侯會于平丘晉人將以盟齊人不可晉侯使羊舌肸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遲速唯君二十五年（昭二十二年）劉獻公卒單穆公立其庶子狄是爲文公狄又名卷字伯蚠初事單穆公王子朝賓起有寵于景王劉文公惡賓起之爲人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及景王崩王子朝作亂劉文公奉王子猛出次于皇子猛卒敬王立敬王四年（昭二十六年）王子朝奔楚敬王乃入

于成周（詳單穆公傳）十四年（定四年）劉文公會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以楚納子朝故七月劉卷卒（左傳）先是劉文公與萇弘欲城成周爲之告晉衛彪傒適周聞之見單穆公曰萇劉其不沒乎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其後周殺萇弘及貞王劉氏亡（周語）劉文公子定爲劉桓公敬王十六年（定六年）周儋翩率王子朝之餘黨以作亂王處于姑蕕十七年（定七年）劉桓公與單武公敗尹氏于窮谷十一月劉桓公單武公逆王于慶氏晉師送王復入于王城十八年（定八年）劉桓公伐儀栗孟單武公伐穀城簡城以定王室焉（左傳）

論曰定敬之際單劉夾王室尸盟會諸侯嘗以得王命爲重由

是而樹德振功猶可傚殷道之中興惜乎不及此也予朝之難旗卷盡瘁然翟泉涖盟而王子虎卒召陵涖盟而劉卷卒周之不振抑以天乎終春秋唯卒二卿蓋有微意也

內史過

內史過周大夫惠王十五年莊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王問諸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過往聞虢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于神國語有神降于莘王問于內史過曰是何故固有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于聆隧商之興也檮杌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于鄗是皆明神之志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憑身以儀之生穆王焉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壹不遠徙遷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之神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土王曰然則何為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虢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王曰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其胄見神之見也不過其物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太宰忌父帥傅氏及祝史往獻焉內史過從至虢虢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于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于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今虢公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十九年晉取虢襄王三年僖十一年王使召武公及過賜晉侯命惠公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于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

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國語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郤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郤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民之所急在大事先王知大事之必以衆濟也是故祓除其心以和惠民考中度衷忠也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庶孚信也然則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即位而背外內之賂虐其處者棄其信也不敬王命棄其禮也施其所惡棄其忠也以惡實心棄其精也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近不和矣將何以守國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亹亹怵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若將廣其心而遠其鄰陵其民而卑其上將何以固守夫執玉卑替其贄也拜不稽首誣其王也替贄無鎮誣王無民夫天事恆象任重享大者必速及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八年晉侯隕于韓十六年晉人殺懷公無胄秦人殺子金子公

內史叔興

叔興父周內史襄王八年僖十六年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左傳二十年僖二十八年王使太宰文公及興賜晉文公命興歸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禮義成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侯必歸之且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忠所以分也仁所以行也信所以守也義所以節也臣入晉境四者不失臣故曰晉侯其能禮矣王其善之樹于有禮艾人必豐王從之國語

內史叔服

叔服子也叔服周內史魯僖公元襄王二十六年文元年王使服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于魯國頃王六年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後皆如其言定王十七年成元年晉侯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三月敗績于徐吾氏左傳

論曰內史過曰禮國之幹敬禮之輿故興曰成禮義德之則嗚呼辨乎禮義而陰陽從矣周有五史內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八枋之貳圖以禮教統官諧民其與叔世尚行誣民者有間矣

富辰

富辰周大夫王子帶之召戎伐周也周討王子帶子帶奔齊襄王十四年僖二十二年富辰言于王曰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鄭人入滑十六年僖二十四年王使伯服游孫伯二子周大夫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莊二十一年鄭虢納王鄭伯享王王予之鞶鑑虢公請器王與之爵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于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

亦云今周德既衰于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國語王將以翟伐鄭富辰諫曰不可古人有言曰兄弟讒鬩侮人百里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若是則鬩乃內侮而雖鬩不敗親也鄭在天子兄弟也鄭武莊有大勳力于平桓我周之東遷晉鄭是依子頹之亂又鄭之由定今以小忿棄之是以小怨置大德也無乃不可乎且夫兄弟之怨不徵于它徵于它利乃外矣章怨外利不義棄親即狄不祥以怨報德不仁夫義所以生利也祥所以事神也仁所以保民也不義則利不阜不祥則福不降不仁則民不至古之明王不失此三德者故能光有天下而和寧百姓令聞不忘王其不可以棄之王不聽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又弗聽[illegible]

任杞繒由大姒齊許申呂由大姜陳由大姬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昔鄢之亡也由仲任密須由伯姞鄶由叔妘聃由鄭姬息由陳媯鄧由楚曼羅由季姬盧由荊媯是皆外利離親者也王曰利何如而內何如而外對曰尊貴明賢庸勳長老愛親禮新親舊然則民莫不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官不易方而財不匱竭求無不至動無不濟百姓兆民夫人奉利而歸諸上是利之內也若七德離判民乃攜貳各以利退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夫狄無列于王室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狄豺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勳也鄭伯捷之齒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狄隗姓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夫禮新不閒舊王以狄女閒姜任非禮且棄舊也王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外利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狄狄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王弗聽

立適于王子帶十八年 僖二十六年 王黜翟后翟人來誅殺譚伯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不出王其以我為懟乎乃以其屬死之 國語 左傳頹叔桃子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 襄王時有

富辛辛及石張如晉請城成周 左傳

萇宏

萇宏周大夫萇叔也景王十四年 昭十一年 王問于宏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弒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二十年 昭十七年 晉使屠蒯如周請有事于雒與三塗宏謂劉文公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于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晉果滅陸渾其眾奔甘鹿周大獲二十一年 昭十八年 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宏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濟侈于王都不亡何待子朝之亂南宮極右之敬王元年

昭二十三年 八月南宮極震 地震所也 萇宏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 謂蚠之父劉獻公也 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 謂子朝 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二年 昭二十四年 南宮嚚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文公謂宏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晉范吉射攻其君不克奔朝歌劉氏范氏世為婚姻宏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二十八年 哀三年 晉趙鞅以為討周人殺宏初劉文公與宏欲城成周為之告晉衛彪傒及晉女叔寬曰萇叔將不免天之所壞不可支也及是果及禍 左傳

論曰同人之類族辨物所以主離德之明也襄王舍鄭即狄敬王釋君助臣德之不別族類之所由紊也富死萇討等死耳富之死為不可及已然執王使討王臣晉鄭不天而萇之死晉為政乎

倉葛

倉葛陽樊人襄王十七年 僖二十五年 晉文公殺大叔帶納王于王城王以陽樊賜之陽人不服圍之倉葛呼曰王以晉君為德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于晉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使無有遠志今將大泯其宗祊而蔑殺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夫三軍之所尋將蠻夷戎狄之驕逸不虔于是乎致

武此羸者陽也未狎君政故臣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徵其
敢逆命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臣聞之曰武不
可覿文不可匿覿武無烈匿文不昭陽不承獲甸而祇以覿武
臣是以懼不然其敢自愛也且夫陽豈有裔民夫亦皆天子之
父兄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晉侯聞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
出陽民國語

伶州鳩

伶州鳩周樂官景王二十四年昭二十一年王將鑄無射問之州鳩
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臣聞之琴瑟尚宮鐘尚羽石尚角匏竹
利制以發奇聲利為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

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
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議從其利革木一
聲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
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
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
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越謂為之孔也節
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于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
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龢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
正今細過其主妨于正用物過度妨于財正害財匱妨于樂細
抑大陵不容于耳非和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龢

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夫有和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若大匱財
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龢比之不度無益于教而離民怒
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問律于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
也均者均鐘木長七尺有弦繫之以均鐘者度鐘大小清濁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
制度律均鐘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天地人也平之以六六律成于十
二十二律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鐘十一月曰黃鐘乾初九六律之首也
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九德水火金木土穀正德利用厚生也由是第之二曰太簇正月曰太簇乾九二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
姑洗三月曰姑洗乾九三也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五月曰蕤賓乾九四也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七月曰夷則乾九五也所

以詠歌九則九則九功之則也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九月曰無射乾上九也所
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為之六間六間六呂在陽律之間也以揚
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呂十二月曰大呂坤六四也助宣物也二間夾鐘二月曰夾鐘坤六五也出四隙之細也四隙四時閒氣微細者三間中呂四月曰中呂坤上六
也宣中氣也四間林鐘六月曰林鐘坤初六也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
恪也五間南呂八月曰南呂坤六二也贊陽秀也六間應鐘十月曰應鐘坤六三也
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細鈞有鐘無鎛昭其
大也細細聲謂角徵羽也鐘大鐘鎛小鐘有鐘無鎛為而細不相和故以大平細大鈞有鎛無鐘謂大宮商也有鎛無鐘為而大不相和故以小平大甚大無鎛鳴其細也甚大謂同尚大聲也則又去鎛鳴其細細謂絲竹革木也人昭小鳴和之道也龢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

終後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何七律者黃鍾為宮大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歲歲星從柳九度至張十七度為鶉火周分野也月在天駟天駟房星也日在析木之津津天漢也從尾十度至斗十一度為析木其間為漢津辰在斗柄辰日月之會斗柄斗前也星在天黿星辰星天黿一曰玄枵從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為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北維北方水位也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天黿齊之分野王季之母大姜齊女故言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建星在牽牛間謂從辰星所在天黿至析木壘建星及牽牛皆水宿言得水類也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辰馬謂房心星也心星所在大辰之次為天駟駟馬也故曰辰馬農祥謂房星晨正而農事起也我太祖后稷之所

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王武王五位歲月日星辰也三所逢公所馮神周分野所在后稷所經緯也自鶉及駟七列也從鶉至房七列合七宿謂張翼軫角亢氐房也南北之揆七同也歲在鶉火午辰星在天黿子鶉火周分野天黿周所出自午至子其度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龢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龢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上宮以夷則為宮聲夷則上宮也故以畢陳周禮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長謂先用之也辰時也辰日月之會斗柄斗當切陳之時周二月昏斗建丑而斗柄在戌上下臨其時名其樂為羽所以屏藩民則也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厲黃鍾在下故曰下宮名此樂為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大蔟之下宮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罪故謂之宣

大蔟在下故曰下宮名其樂為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嬴內嬴音嬴汭地名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于百姓故謂之嬴亂無射在上故曰上宮名其樂為嬴亂亂治也所以優柔容民也謂治王卒鑄大鐘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鐘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窕他彫反細而不滿也大者不摦摦戶化反橫而不入也則和于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于耳而藏于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摦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摦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左傳鐘成伶人告龢王謂州鳩曰鐘果龢矣對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為龢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龢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

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眾心成城眾口鑠金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懼一之廢也王曰爾老耄矣何知二十五年昭二十三年王崩鐘不龢國語

論曰仁置德武置服陽不服而武以臨之宜僉舊之有言也陽樊屬周不欲肆晉周之德猶有所繫有士有民推以及遠安在其舊物之不可復耶記曰大樂與天地同和公孫尼子曰樂者審以一定和和者樂之本也先王作樂以象德金石絲竹比音而樂之以底于和也輕重細大其或踰之猶之昌陽于冬扶陰于夏天地且戾豈唯一人州鳩之對猶為細夫

襄平李鍇鐵君甫纂

周諸王子傳

平桓莊惠諸子　王子狐　王子克　王子頹　王子帶
甘成公　甘悼公　甘景公　甘平公　甘簡公　甘桓公　附

王子狐平王子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于鄭鄭公子忽爲質于周(左傳)

王子克桓王子子儀也子儀有寵于桓王桓王屬諸周公黑肩莊王三年(桓十八年)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王殺周

公王子克奔燕(左傳)

王子頹莊王子母曰王姚王姚嬖于莊王故子頹有寵蔿國爲之師惠王二年(莊十九年)王取蔿國之圃以爲囿邊伯之宮近于王王取之又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蔿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石速作亂因蘇氏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奔衛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三年(莊二十年)鄭伯和王室不克王處于櫟秋入于鄔四年(莊二十一年)鄭虢納王殺王子頹及五大夫(左傳)

大叔帶惠王子食邑于甘謂之甘昭公母曰惠后大叔帶有寵于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故齊桓公會王大子鄭于首止謀寧周也二十四年(僖七年)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明年春諸侯盟于洮襄王定位而後發喪襄王三年(僖十一年)王子帶召揚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四年(僖十二年)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子帶奔齊十四年(僖二十二年)富辰請召子帶王從之子帶復歸于京師先是王使頹叔桃子(並周大夫)出狄師以伐鄭王德狄人遂以其女爲后是爲隗氏子帶之復也又通于隗氏王替隗氏十六年(僖二十四年)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子帶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子帶復以

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氾大叔以隗氏居于溫王使告難于諸侯十七年(僖二十五年)秦伯師河上將謀納王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子帶于溫殺之于隰城(左傳)子帶之後有甘成公甘景公甘簡公簡公弟過爲甘悼公成公孫鰌爲甘平公平公子爲甘桓公桓公黨王子朝

靈景諸子　太子晉　王子佞夫　太子壽　(儋括附)
王子朝

太子晉靈王子靈王二十二年(襄二十二年)穀洛鬭(穀洛二水名鬭者兩水格有似于鬭)將毀王宮王欲壅之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

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于高歸物于下疏為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汙庳以鍾其美是故聚不阤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則無夭昏札瘥之憂而無飢寒乏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昔共工棄此道也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禍亂并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儀之于民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胙四岳國命

為侯伯若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于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雝者嘗焉佐鬬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為禍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況神乎王將防鬬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鬬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夫事大不從象小不從文上非天刑下非地德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周語晉蚤卒故不立周書晉侯尚力侵我王略叔向聞儲幼而果賢作太子晉晉平公使

叔譽于周見太子晉與之言五稱而五窮歸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弗能與言君請歸聲就復與田平公將歸之師曠曰請使瞑臣往與之言若能幪予反而復之師曠見太子稱曰古之君子其行可則由舜而下其孰有廣德王子應之曰如舜者天舜居其所以利天下奉翼遠人皆得已仁此之謂天如禹者聖勞而不居以利天下好取不好與必度其正是謂之聖如文王者其大道仁其小道惠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敬人無方服事于商既有其眾而返失其身此之謂仁如武王者義殺一人以利天下異姓同姓各得之謂義師曠告善又稱曰宣辨名命異姓惡方王侯君公何以為尊何以為上王子應之曰人生而重丈夫謂之胄子胄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士率眾時作謂之曰伯伯能移善于眾與百姓同謂之公公能樹名生物天道俱謂之侯侯能成群謂之君君有廣德分任諸侯而敦信曰予一人善至于四海曰天子達于四荒曰天王乃登為帝師曠罄然又稱曰溫恭敦敏方德不改開物于初下學以起尚登帝臣乃參天子自古誰王子應之曰穆穆虞舜明明赫赫立義治律萬物皆作分均天財萬物熙熙非舜而誰能師曠曰善哉王子汝將為天下宗乎王子曰太師何舉足驟自太皞以下至于堯舜禹未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夫木當時而不伐天何可得且吾聞汝知人年長短告吾師曠曰汝聲清

汗汝色赤白火色不壽王子曰吾後三年上賓于帝所汝無言殃將及汝師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尸子太子晉生八年而服師曠潛夫論太子晉見孔子聞之曰惜哉殺吾君也

王子佞夫亦靈王子靈王崩靈王弟儋季之子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景王二年襄三十年儋括作亂圍蔿逐蔿邑大夫成愆五月尹言多殺佞夫儋括及其黨王子瑕廖奔晉春秋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左傳

六子壽景王子母穆后景王十八年昭十五年六月壽卒八月穆后崩左補景王無適立遂啟子朝之亂也

王子朝景王之長庶子也景王大子壽十八年昭十五年壽卒欲立子猛子朝有寵于景王王與其傅賓起說之又欲立子朝

十五年（昭二十三年）夏四月王田北山將殺單穆公劉文公而立子朝（國語是年綿子猛之傅下門子）會王崩子猛立是為悼王五月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周二邑地）之甲以逐劉文公劉文公奔揚單穆公逆悼王以歸王子還（子朝黨）夜取王以如莊宮單穆公出奔舉王子求單穆公單穆公殺之子朝奔京已而鞏簡公甘平公敗績于京單穆公告急于晉十月晉師納王于王城十一月悼王崩敬王立元年（昭二十三年）晉師還子朝復入于王城二年（昭二十四年）二月晉侯使士彌牟治問周故彌牟立于乾祭而問于介衆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四年（昭二十六年）單穆公復如晉告急晉帥師納王十月王起師于滑十

一月晉師克鞏召伯盈乃逐子朝子朝遂與其黨奉周之典籍以奔楚王入于成周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藩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頿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頿王甚神聖無惡于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荊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

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為十五年（定五年）王人殺子朝于楚（左傳）

論曰欲知來事視已然事桓王寵克而莊王寵頹惠王寵帶景王寵朝刲未愈又養癰焉痛之迫身不且甚于已事乎曠林兄弟曰尋干戈悖敎之項曠紀五年周祚之危不啻朽索係隊石矣或謂東周無大失道綫延國以凌夷豈其然乎

王子虎　王叔陳生　（尙與附）

王子虎者僖王之子也（公穀並以叔服為王子虎）為周太宰（杜預注左傳語為卿士）襄王

二十年僖二十八年五月晉獻楚俘于王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
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
逖王慝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踐土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
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其玄孫無有老
幼二十一年僖二十九年王子虎盟諸侯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
伐鄭也二十八年文三年王子虎卒王子虎之子王叔桓公名未詳
為周卿士襄王二十八年文三年楚師圍江晉以江故告于周王
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楚大夫而
還定王五年宣七年鄭及晉平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
睦左傳

王叔簡公周卿士王叔陳生也簡王十一年成十六年晉克楚于鄢
使郤至告慶于周未將事王叔陳生欲之酒交酬好貨皆厚飲
酒宴語相說也明日又與諸朝單襄公譏之國語靈王四年襄五年
戎陵蔑周室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王叔陳生貳于戎晉人
執之以告周九年襄十年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
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河上
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陳生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
之大夫瑕禽坐獄于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閨竇之
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
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
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
刑放于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篳門閨竇乎唯大國圖
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士匄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
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陳生
奔晉左傳伯輿亦周卿士簡王六年成十一年又有伯與與周公楚爭
政或曰卽伯輿

王孫滿　王孫說

王孫滿周大夫襄王二十五年僖三十二年秦將襲鄭過周北門左
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于王曰秦師
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

敗乎秦滅滑而還晉敗秦師于殽定王元年宣三年楚子伐陸渾
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
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
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
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
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
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
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
之輕重未可問也左傳

王孫說周大夫簡王八年成十六年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如先聘

且吾見王孫說與之語說言于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其享覲之幣薄而言諂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唯強故不歡焉而後遣之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若貪陵之人來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且財不給故聖人之施舍也議之其喜怒取與也亦議之是以不主寬惠亦不主猛毅主德義而已王曰諾使私問諸魯請之也王遂不賜禮如行人及魯侯至仲孫蔑為介王孫說與之語蔑好議說以語王王厚賄之（國語）

周亂臣傳

徐偃王

徐偃王徐君子（博物志徐君宮人有娠而生卵以為不祥棄于水濱孤獨母有犬名鵠蒼獵于水濱得所棄卵銜以東歸孤獨母以為異覆煖之遂成兒生時正偃故以為名徐君宮中聞之乃更錄取長而仁智襲君徐國後鵠蒼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偃王葬之徐界中今見有狗壟偃王既主其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之間得朱弓矢以己得天瑞遂因名為號自稱徐偃王江淮諸侯皆伏從伏從者三十六國周王聞之遣使乘駟一日至楚使伐之偃王仁不忍鬬害其民為楚所敗逃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徐夷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後漢書）穆王西巡狩聞徐偃王反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史記）[illegible]偃王仁而無權不忍鬬其人故致于敗乃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因名其山曰徐山（後漢書）（說苑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二國盡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王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強之伐弱猶大魚之吞小魚若虎之食豚也文王遂伐徐殘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于文德而不明武備好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于此尸子偃王有筋而無骨故曰偃也又曰徐偃王好怪沒深水而得怪魚入深山而得怪獸多列于庭）

蔿國　邊伯　子禽　祝跪　詹父

蔿國邊伯子禽祝跪詹父並周大夫蔿國字子國為子頹師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周大夫）蔿國請而免之既而弗報信于四年（莊十六年）蔿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及惠王即位取蔿國之圃以為囿又取邊伯之宮

與子禽祝跪詹父田收五大夫因蘇氏作亂奉王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王處于櫟三年（莊二十年）鄭伯虢公納王殺王子頹及五大夫

賓起　郭肸　南宮極（郭羅　南宮嚚　附）

賓起景王庶立于朝之傅也景王立子猛起說子朝欲立之二十五年（昭二十二年）起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于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己犧何害（言使寵人如犧則不宜假人以招禍王難使猴在己則無患害勸使早爵子朝）弗應悍立子朝而荒單旗劉狄遂攻起殺之（左傳）

郭肸周大夫南宮極鄉士並黨王子朝悼王既立王子朝作亂

單旗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郊朌伐皇大敗獲鄩諸王城之市敬王元年（昭二十二年）晉師納王王子朝入尹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地震極死鄩朌子羅晉師納王而還六月王子朝復入于王城羅納諸莊宮南宮極子嚚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及晉師再納王免苹王子朝及毛伯召氏尹氏南宮嚚奔楚（左傳）

儋翩　儋括

儋翩子朝之餘黨也敬王十六年（定六年）既殺子朝于楚儋翩率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鄭于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王處于姑蕕以辟其亂十七年（定七年）儋翩遂入儀栗以叛冬十一月單旗劉狄逆王晉人送王入于王城先是有儋括者靈王弟儋季之子也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景王三年（襄三十年）儋括圍蔿逆成愆（杜預注蔿周邑成愆為周邑大夫）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五子周大夫）殺佞夫儋括奔晉（左傳）

論曰古者天子有四鄰三公不必備唯其人是故有問無以對責之疑有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是故天子無弼三公無官參職天子任至重也荏倚之器而以涯人乘之蔑不敗矣為周師類獨起傳朝以溷家嗣樹之侈心蕩得不為襄周之禍哉諸子之亂佞夫最無罪食舌儋括脖慎厥生悲夫

周諸臣傳（以下戰國時）

襄平李鍇鐵君甫纂

司寇布（西周）

司寇布事西周武公武公之共太子死有五庶子無適立司寇布為周最（即武公庶子）謂周君曰君使人告齊王以周最不肯為太子也臣為君不取也函冶氏為齊太公買良劍公不知善歸其劍而責之金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賣將死而屬其子曰必無獨知（言公無告人獨知其良耳）今君之使最為太子獨知之契也天下未有信之者也臣恐齊王之謂君實立果（亦庶子）而讓之于最以嫁之于齊君為多巧最為多詐君何不買信貨哉奉養無有愛于最也使天下見之（國策）

周最

周最者武公之庶子也（史記公子咎為太子國策是諸立公子咎齊諸之最而存姑闕之）赧王四十五年周君之秦或謂周最曰不如譽秦王之孝也因以原為太后養地秦王太后必喜是公有秦也交善周君必以為公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昭王）曰為王之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于齊兵敝于周而合天下于齊則秦孤而不王矣是天下欲罷秦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罷則令不橫行于

天下矣蘇厲為最謂蘇子(周臣)曰君不如令王聽最以地合于魏
趙故必怒(鮑注蘇子怒)合于齊(恐最而反其所合)是君以合齊與強楚吏產
子(時齊與楚善合齊則得與楚為與國可至再此產子于言易也○按史產子乃義未詳鮑解未安也)君若欲因
最之事(謂與最同合魏趙此厲本謀也)則合齊者君也割地者最也謂最曰仇
赫(宋相)之相宋將以觀秦之應趙宋敗三國(韓魏齊也)三國不敗將與
趙宋合于東方(即韓魏齊)以孤秦亦將觀韓魏之于齊也不固則將
與宋敗三國則賣宋于三國(言赫不忠于宋不為秦則應三國)公何不令人謂
韓魏之王曰欲秦趙之相賣乎何不合周最兼相(使最兼相韓魏)視之
不可離則秦趙必相賣以合于王也最既相魏欲之齊容為最
謂魏王(哀王)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將恐齊趙之合也必陰勁

尚史　周諸臣傳卷五　三

之趙不敢戰恐秦不已收也先合于齊秦趙爭齊而王無人焉
不可王不去周最合與收齊而以兵急之則伐齊無因守矣(言不
去周最使之合齊而以兵伐之則秦方必伐齊)謂最曰魏王以國與先生貴合于秦以
伐齊薛公故主(最嘗仕齊故以薛公為故主主者猶孔子于衛宋主司城貞子之謂也鮑既以為指商周王恐誤)
輕忘其薛不顧其先君之邱墓(謂田文欲去國以避齊兵)而公獨修虛信為
茂行明羣臣據故主不與伐齊產以忿強秦(產猶生也謂生此節目也)不可
公不如謂魏王薛公曰請為王入齊天下不能傷齊而有變臣
請為救之無變王遂伐之(言有變臣救齊無變王伐秦)且臣為齊奴也如果
王之交于天下不可(言臣為齊奴如事主不可因臣而使王惡于天下鮑注以交謂齊魏恐亦誤)王
為臣賜厚矣臣入齊則王亦無齊之累也最入齊謂呂禮(齊人)曰

子何不以秦攻齊臣請令齊相子(禮使秦攻齊欲免攻故可使相禮)子以齊事
秦必無處矣子因令最居魏以共之是天下制于子也子東重
于齊西貴于秦秦齊合則子常重矣齊讓祝弗(齊人)外最或謂齊
王(閔王)曰逐周最聽祝弗相呂禮者欲深取秦也秦得天下則伐
齊深矣(言秦得齊則益強則亦不能存齊)夫秦齊合則趙恐伐故急兵以示秦
(趙恐秦伐之言兵以攻齊)秦以趙攻與之齊伐趙其實同理必不處矣(言秦以趙
攻齊與齊伐趙其實相同以理斷之必不據秦以伐趙無兵而趙已出兵救也之趙也處據也鮑注以理字為句)故
用祝弗即天下之理也(理在愛兵丁趙也)謂田文(即薛公)曰周最于齊王
厚也而逐之聽祝弗相呂禮者欲取秦也秦齊合弗與禮重矣
有齊秦必輕君君弗如急北兵趨趙以秦魏收周最以為後行

尚史　周諸臣傳卷五　四

(後行猶後舉言與趙攻秦收最用之以為後舉)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率(齊當臣秦合令)
(與趙攻之反其信也事從之又禁天下使從于秦)齊無秦天下果弗必走齊王誰與為
其國(言齊不合秦天下果于從齊祝弗必將出走而齊合田文無與為國矣果為句鮑注以果弗必走為夫不勝齊謀文)
成為最謂金投(蓋趙人之不善齊者)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下(疑天下合而攻已)
又知趙之難子(言趙不故走救)齊人戰恐(秦既疑秦救又善秦故責倍伐)不齊之合必
先合于秦秦齊合則公之國虛矣公不如救齊因佐秦而伐韓
魏上黨長子(趙地)趙之有已公東收寶于秦南取地于韓魏因
以困徐為之東則有合矣(東周齊言秦趙合也)最謂金投曰公負令秦與
強齊戰(負猶失也其失在此也)戰勝(謂齊勝秦)秦且收齊而封之使無多割而
聽天下之戰(言戰勝秦收齊而倡理之謂周求地于秦不多割則必戰此秦弱齊之計)不勝(謂齊不勝)

秦國大傷不得不聽秦(言齊不勝秦因必大傷不得不合于秦也趙以戰勝收齊捌秦勝而強理齊不勝國大傷謂趙令秦與齊戰秦不勝必從趙趙必大傷詳其辭理必亦誤也)秦盡韓魏之上黨太原西土秦之有已秦地天下之半也制齊楚三晉之命覆國且身危是何計之道也(國策)

游騰 樊餘

游騰樊餘並周人秦令樗里疾(秦惠王弟)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甚敬楚王(懷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謂楚王曰昔智伯欲伐厹由(厹由國名)遺之大鐘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厹由卒亡無備故也桓公伐蔡也號言伐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也兼有吞周之意使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厹由戒之故使長兵在前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國而憂大王楚王乃悅韓魏易地西周弗利樊餘謂楚王曰周必亡矣韓魏之易地韓得二縣魏亡二縣所以為亡者盡包于周多于二縣九鼎存焉且魏有南陽鄭地三川而包二周則楚方城之外危韓兼兩上黨(言皆近趙故言兩)以臨趙即趙羊腸以上危故易成之日楚趙皆輕楚王恐因趙兵以止易及秦敗楚漢中楚王入秦秦王留之游騰為楚謂秦王曰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楚則傷行矣不與天下攻之則失利矣王不如與之盟而歸之楚王必不敢背盟背盟王與三國攻之義也(國策)

綦母恢

綦母恢周人也秦敗魏屠武于伊闕遂進攻周周君之魏求救魏王(昭王)以上黨之急(或有韓趙兵)辭之周君反見梁囿而樂之也恢謂周君曰溫囿不下此而又近臣能為君取之反見魏王王曰周君怨寡人乎對曰不怨且誰怨乎臣為王有患也周君謀主也而設以國為王扞秦而王無之扞也臣見其必以國事秦也秦悉塞外之兵與周之眾以攻南陽而兩上黨絕矣(言趙韓援絕之路塞)魏王曰然則奈何恢曰周君形不好小利事秦而好小利(小利謂溫囿)(曰亡有秦助周兵周患乃有遊觀)令王許戍三萬人與溫囿周君得以為辭于父兄百姓而私溫囿以為樂必不合于秦臣嘗聞溫囿之利計歲八十金周君得溫囿以其事王者歲百二十金是上黨無患而贏四十金魏王因使孟卯致溫囿于周君而許之戍(國策)

宮他 馮雎

宮他周人謂周君曰宛恃秦而輕晉秦飢而宛亡(宛故中國秦飢不暇救先有八之)鄭恃魏而輕韓魏攻蔡而鄭亡(鄭君乙二十一年韓哀侯乃滅之)邾莒亡于齊(邾曹姓國莒嬴姓國邾二十九世莒三十世楚並之蔡滅齊也小成生不滿也)陳蔡亡于楚(楚惠王十年滅陳四十二年滅蔡)此皆恃援國而輕近敵也今君恃韓魏而輕秦國恐傷矣君不如使周最陰合于趙以備秦則不毀魏周宵(說苑注疑即)宵謂他曰子為宵謂齊王(建)曰宵願為外臣令齊資我于魏他曰不可是示齊輕也夫齊不以無魏者以害有魏者(為魏所重宵曰齊輕)

無疑反是故公不如示有魏公曰王之所求于魏者王肯以魏聽齊必資公矣是公有齊以齊有魏也他有罪亡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于東周東周大喜西周大怒有馮雎者曰臣能殺之君予金三十斤馮雎使人操金與書間遺他曰告宮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事久且泄自令身死因使人告東周之候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東周立殺他周策

顔率

顔率周人也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顔率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于齊率至齊謂齊王王閔王曰夫秦之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盡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悅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涂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于梁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沙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于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葉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涂之從而致之齊率曰敝邑固竊為王患之夫鼎者非效醯壺醬甀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烏飛兎興馬逝灕然止于齊者昔周

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械器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大王縱有其人何涂之從而出臣竊為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猶無與耳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敝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率見韓公仲公仲不見率謂謁者曰公仲必以率為陽故不見也公仲好內率曰好士公仲嗇于財率曰散施公仲無行率曰好義自今以來率亦正而已矣謁者以告公仲遽見之周策

馬犯

馬犯周臣也赧王四十二年秦破華陽約或誤馬犯謂周君曰請令梁城周乃謂梁王王[illegible]曰周王病若死則犯必死矣[illegible]犯請以九鼎自入于王王受九鼎而圖犯梁王曰善遂與之卒[illegible]戍周因謂秦王曰梁非戍周也將伐周也王試出兵境以觀之秦果出兵又謂梁王曰周王病甚矣犯請後可而復之[illegible]今王使卒之周諸侯皆生心後舉事且不信不若令卒為周城以匿事端梁王曰善遂使城周史記

周最 東周

周最周人也秦攻韓宜陽周君謂周最曰子以為何如對曰宜陽必拔也[illegible]八里材士十萬粟支數年公仲相[illegible][illegible]秦必無功對曰甘茂

羈旅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旦也無功則消迹于秦秦王不聽羣臣父兄之議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耻之臣故曰拔君曰子為寡人謀且奈何對曰君謂景翠曰公爵為執珪官為柱國戰而勝則無加焉矣不勝則死不如背秦援宜陽（翠時救宜陽而有秦私故留之）公進兵秦恐公之乘其敝也必以寶事公公仲慕公之為己乘秦也亦必盡其寶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秦懼遽效煑棗韓氏果亦効重寶景翠得城于秦受寶于韓而德東周（周策）

杜赫

杜赫周人赫欲重景翠于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如張羅者張之于無鳥之

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于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于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于大人大人輕君施于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君必施于今之窮士不必且為大人者故能得欲矣（周策）（鮑彪注韓策載楚有杜赫會楚王周顯王時去此八十年疑非杜赫名偶同○按策杜赫曰楚杜赫蓋則是楚人而同名氏者）

呂倉　工師籍

呂倉工師籍皆周相也事周文君（鮑彪注周公後則有此君或是公別稱君南子亦有周昭文君）工師籍恐客之傷己也因令人為周君曰客者辯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好毀人周文君之免工師籍相呂倉也國人不說君亦有閔閔之心或謂周文君曰國必有誹譽忠臣令誹在己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非之子罕釋相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春秋記臣弒君者以百數皆大臣見譽者也故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也故眾庶成彊增積如山周君遂不免（謂非相呂倉也）（周策）

溫人

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即對曰主人也問其巷而不知也吏因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周君天下則我

天子之臣而又為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周策）

論曰戰國之士其辭說傾危反覆無足數者匯之以見世風之

[illegible]

襄平李鍇鐵君甫纂

魯諸臣傳上

司空無駭 附夷伯　展禽 附展喜

無駭者公子展孫也為魯司空隱公二年無駭帥師入極八年卒公子翬請謚與族公命以字為展氏（左傳）其後有夷伯者為魯大夫僖公十五年九月晦震夷伯之廟罪也展獲即展禽字季柳下其邑惠其謚也亦無駭之後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伐我戚孫辰使以辭告病焉問于展禽對曰獲聞之處大教小處小事大所以禦亂也不聞以辭若為小而崇以怒大國使加己亂

亂在前矣辭其何益臧孫辰曰國急矣百物唯其可者將無不趨也願以子之辭行賂焉其可乎獲使展喜（魯[illegible]喜[illegible]大夫[illegible]也）以膏沐犒師（國語）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左傳）海鳥曰爰居止于魯東門之外二日臧孫辰使國人祭之獲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為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鯀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契為司徒而民輯冥勤其官而水死湯

以寬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穀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明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知矣夫仁者講

功而知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玆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夏父弗忌為宗將躋僖公有司不可弗聽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僖又未有明焉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躋之亦不祥犯鬼道二犯人道二能無殃乎侍者曰若有殃焉在抑形數也其夭札也曰未可知也若血氣強固將壽寵得沒雖壽而沒不為無殃既其葬也焚煙徹于上（國語）齊攻魯求岑鼎公載他鼎以往齊侯弗信而反之為非使人告公曰柳下季以為是請因受之公請于獲獲曰君之賂以欲岑鼎也以免國也臣亦有國于此破臣之

國以免君之國此臣之所難也于是公以真鼎往也（呂氏春秋）公嘗問于獲曰我欲攻齊如何獲對曰不可退而有憂色曰吾聞之也謀伐國者不問于仁人此何為至于我也（春秋繁露）獲嘗處魯三黜而不去其妻曰無乃瀆乎獲曰油油之民將陷于害吾能已乎且彼為彼我為我彼雖裸裎安能汚我油油然與之處仕于下位獲卒門人將誄之其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容不彊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為惠兮門

人從之以為誄莫能竄一字（列女[illegible]通柳下惠不枉道以事傳人故三黜而不去孔子以為不恭許子鄒人邪展禽曰夫子三黜無憂何也禽曰春風鼓百草敷蔚吾不知其茂秋霜降百草零落吾不知其枯枯茂非四時之悲欣榮辱豈吾心之憂喜時外情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家語魯人有獨處室者鄰之嫠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不納嫠婦自牖與之言子何不仁而不納我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敢納也婦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于此者期于至善而不襲其為可謂智乎毛詩傳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之嫠婦亦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使執燭放乎旦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為避嫌之不審矣）

論曰若展季其人者吾欲從之游得乎不傲世不拡俗屈柔從容而自潔非所謂持己有恒者乎臧孫書其言棄其人無後于魯宜哉

公子彄（附臧僖伯）　臧孫達（哀伯）　臧孫辰（文仲）　臧孫許（宣叔）
臧孫紇（武仲）　臧賈　臧堅附　臧為　臧昭伯　臧會　臧石附　臧賓如

公子彄者孝公子臧僖伯也為魯大夫隱公五年公將如棠觀魚彄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財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于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君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

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畧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彄稱疾不從冬
十二月彄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
左傳謚曰僖子達嗣
臧孫達僖伯子哀伯也桓公二年宋華督弒殤公以郜大鼎賂
我公納于大廟達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
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
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
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
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
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

于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于大廟
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
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
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于大廟其若之何公不
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于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左傳謚曰哀孫辰嗣
臧孫辰哀伯孫伯氏缾之子文仲也為魯大夫莊公十一年宋
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
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辰曰宋其興乎禹湯罪
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

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曰是宜為
君有恤民之心左傳二十八年魯饑辰言于公曰夫為四鄰之援
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為鑄名
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
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辰請
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乎辰曰
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
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
君也以鬯圭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戾于敝邑饑饉薦降
民羸幾卒大懼殄周公大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

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
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大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
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國語僖公二十年宋襄公欲合諸
侯辰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二十一年大旱僖
公欲焚巫尪辰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
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
之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秋八月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
邾不設備而禦之辰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
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
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

其無謂邾小蠭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我師敗于升陘二十四年襄王以大叔之難出居鄭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辰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左傳三十年晉人執衛侯歸之周使醫鴆之不死醫亦不誅辰言于公曰夫衛君殆無罪矣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乃諱也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今晉人鴆衛侯不死亦不討其使者諱而惡殺之也有諸侯之請必免之臣聞之班相恤也故能有親夫諸侯之患諸侯恤之所以訓民也君盍請衛君以示親于諸侯且以動晉夫

晉新得諸侯使亦曰魯不棄其親其亦不可以惡公說行玉二十穀乃免衛侯自是晉聘于魯加于諸侯一等爵同則尊其好貨衛侯聞其為臧孫辰之為也使納賂焉辭曰外臣之言不越境不敢及君三十一年晉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公使臣往宿于重館重館人告曰晉始伯而欲固諸侯故解有罪之地以分諸侯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皆將爭先晉不以故班亦必親先者吾子不可以不速行魯之班長而又先諸侯其誰望之若少安恐無及也從之獲地于諸侯為多反既復命為之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曰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釁雖貴罰也今一言而辟境其章大矣請賞之乃出而爵之海爲曰

爰居止于魯東門之外辰使國人祭之展禽非之辰聞之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為三筴國語三十三年齊國歸父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辰言于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于有禮社稷之衛也文公十年卒左傳諡曰文子許嗣

臧孫許是為臧宣叔文仲子為魯司寇宣公十八年公孫歸父以其父遂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宣公薨季孫行父欲追罪遂許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成公元年齊將出楚師魯懼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冬許令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

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二年齊頃公伐我取龍南侵及巢丘又敗衛孫良夫于新築良夫如晉乞師許亦如晉乞師晉以八百乘救魯衛許逆晉師且道之季孫行父帥師會之六月敗齊師于鞌晉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冬楚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許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乃使仲孫蔑往賂之公衡成公子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許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三年晉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成公問諸許曰中行伯荀庚之于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于衛

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
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
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
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四年卒諡曰宣子紇嗣
臧孫紇宣叔子宣叔取于鑄生臧賈臧爲鑄女死繼室以其姪
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于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是爲武仲成
公十八年楚伐宋晉將救之士魴來乞師季孫行父問師數于
紇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即士魴亦佐下
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襄公四
年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紇聞之曰陳

不服于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冬
十月邾人莒人伐鄫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國人誦之曰臧之
狐裘敗我于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于邾
十一年晉悼公帥諸侯伐鄭鄭人行成十二月會于蕭魚晉侯
使叔肸告于諸侯襄公使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
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十三年將城防紇請俟
畢農事冬乃城防十四年衛孫林父逐獻公獻公在郲紇如齊
唁之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
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獻公弟公子鱄聞之見紇與之言
道紇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

得乎十七年齊伐我圍桃高厚圍紇于防我師自陽關逆紇至
于旅松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
去之齊人獲臧堅臧堅者紇之族也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
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于
士以杙抉其傷而死冬會晉圍齊紇焚其雍門及西郭南郭東郭
北郭十九年季孫宿以所得于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紇
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
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
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
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于大

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
來奔季孫宿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于其從者于是魯多盜宿
謂紇曰子盍詰盜紇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宿曰我有四封而
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紇曰子
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
將何以能庶其竊邑于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
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
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
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
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

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
乎古文瓚為齊國多盜祇便于治之後一人區詰之曰汝胡以盜對曰已倘蟻發也衰糧而劇寧可已邦不大夫為政不能
不盍何以詰吾盜竊下劇宥之民此也情其樓簍山之陽挾人并而食之而邑卑不得歸也為資書之不往也與今世其手扱
賈其種齎王大与先王典道貨併以為之盜也而于大夫不得附也仔大夫魯之國盜也政為家弟子內家臧武仲之重君加無
有訪而魯君不得問也魯君魯之大夫由此從之罪亦唯季君庶四之故不得政其然曾君副然不可也之其而以為身自
聞見其以為王章也遂一君獲易一皆而以天下何以為之其何知知則于人四民而其何之季孫宿無
適子公鉏長而愛悼子紇欲立之訪于紇紇曰飲我酒吾為子
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紇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
悼子紇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後召公鉏使與之齒公鉏
是怨紇仲孫速亦惡之而季孫宿愛之仲孫速卒孟氏之御騶

豐點謂公彌曰苟立庶子羯仲孫速之子請讎臧氏二十三年八月
仲孫速卒公彌言于季孫宿廢其孺子秩而立羯紇入哭甚哀
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
紇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
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
告于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宿不信臧紇聞之戒
冬十月孟氏將辟辟墓藉除于臧氏皆未從人杜注道紇使正夫助之
除于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宿宿怒命攻臧氏紇
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紇之立也臧賈臧為出在鑄及是紇自
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

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臧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
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臧為以納請臧為遂自為請也紇
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
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為紇致防而奔齊左傳仲尼曰臧武仲
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魯論齊侯將為臧紇田紇聞之見齊侯與
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于寢
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
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于魯國抑有
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昭公
十年季孫意如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于亳社紇在齊聞之曰

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
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左傳季謚曰武
臧昭伯者名未臧為子昭公二十五年臧昭伯如晉昭伯從弟
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為信與僭僭不信也僭吉臧氏老將如晉
問會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
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于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
戮之逸奔郈郈魴假使為賈正焉計于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
楯伏諸桐汝之閭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季孫意
如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
眾萬于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季臧遂有隙

及昭公將伐季氏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昭伯也郈孫以可勸九月遂伐季氏會孟孫叔孫氏救季氏伐公徒公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孫于齊次于陽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內子家羈曰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乃不與盟昭伯將從公孫于齊意如立臧會會曰句僂不余欺也臧會子曰賓如哀公八年及齊平臧賓如如齊涖盟賓如子曰臧石哀公二十四年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徼福于周公願乞靈于臧氏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晉師還餼臧石牛謝之曰以寡君之在行

牢禮不度敢展謝之左傳

論曰宋華魯桓罪均也臧伯爭器以正名正葬適所以正桓俾不朽愚庸可與乎然可謂善達者矣若紇也多聞乃祖祖知無基而厚墉增之崩殺臧氏之敗也

衆仲

衆仲魯大夫隱公四年衛州吁弒桓公而立時宋公子馮在鄭鄭人欲納之州吁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宋人許之于是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于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于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五年九月考仲子桓公母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于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于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八年齊平宋衛于鄭使來告成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公子展之孫無駭卒公子翬請謚與族公問族于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左傳

申繻 賢達附

申繻魯大夫桓公六年子同生同莊公名公問名于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于物為假取于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十八年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不聽齊侯通文姜使彭生乘公公薨于車[illegible]

初亦泄大人偕行中俞誅不赦齊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薨于車豎曼曰賢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智者究理而長慮身得免焉今彭生二于君無盡言而諛行以戲我君使我君失親戚之禮命又力成吾君之禍以構二國之怨彭生其得免乎魯若有誅必以彭生為說

莊公十四年鄭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鬭于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于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左傳

施父　施伯

施父惠公之子為魯大夫桓公九年曹大子來朝享之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明年曹桓公卒左傳

施父子施伯事莊公莊公九年齊桓公既入使請管夷吾于我

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于羣臣故請之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于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公曰若何曰殺而以其屍授之公將殺之齊使請曰寡君欲親以為戮若不生得以戮于羣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于是束縛以與之齊果任之用霸諸侯國語管子鮑叔請管仲于魯施伯曰勿予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殺而殺之其屍魯君將殺管仲鮑叔進曰寡君願生得之以徇于國為羣臣僇魯君乃遂束縛以予齊鮑叔受而哭之三舉施伯從而笑之謂大夫曰管仲必不死夫鮑叔之忍不僇賢人其智稱賢以自成也鮑叔相小白先入管仲召忽奉子糾後入與魯以戰能使魯敗特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今魯殺子糾召忽囚管仲以予齊鮑叔知無後事必將勳管仲以勞其君以顯其功眾必予之有得力死之功猶尚可加也顯生之功將何如是昭德以貳君也鮑叔之知不是失也又以桓公問于鮑叔曰

何以定社稷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illegible]召則可不[illegible]不得也施伯進對魯君曰管仲有急其事不濟今在魯君其致魯之政焉受之則齊可弱也不受則殺之以說于齊魯未及致政而齊使至魯君問施伯施伯曰召與之管仲天下之大聖也反齊天下皆鄉之豈獨魯乎今若殺之此鮑叔之友也鮑叔因此以作亂君必不能待也不如與之口二說自異

曹劌　公子偃　縣賁父　時　徵虎

曹劌魯人史記作曹沫莊公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

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是年夏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偃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邱齊師乃還左傳偃魯大夫威公庶弟者亦傳以公子偃劌是一人也公戰于乘邱也縣賁父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記檀弓

十三年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

而盟既盟于壇上劌執匕首劫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劌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盟劌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也管子桓公伐去國五十里而為之關請比于關內以從于齊亦毋魯不敢戰桓公許諾魯人請盟曰魯小國也固不帶劍今而帶劍是交兵聞于諸侯請去兵管仲曰不可君如是以退可不聽又諫曰兵開去魯胡不用兵曹劌之為人也堅彊以忌不可以約取也不聽與之遇莊公自懷劍曹劌亦懷劍踐壇莊公抽劍其懷曰魯之境去國五十里亦無不死而已管仲走君曹劌抽劍當兩階之間曰二君將改圖無有進者管仲曰君與地以汶為竟桓公許諾以汶為竟而歸公羊傳呂氏春秋略同二十三年齊因祭社蒐軍實公如齊觀社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

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國語曹劌曰夫齊棄大公之法而觀民于社君若為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何以訓民土發而社助時也收攟而烝納要也今齊社而往觀旅非先王之訓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臣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祀又不法公傳人[illegible]曹劌入見曰今[illegible]禍而[illegible]大君何才闕之又有微虎者亦魯大夫哀公八年吳伐我克東陽而進次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公賓庚公甲叔子析朱鉏皆魯人獻于吳子吳子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吳子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卒三百人[illegible]躍之終得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肥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左傳

論曰齊徐延泰號翊先覺敵叔孫魯施伯獨痛許曰戲之未遠是用大忌經國貴遠猷信乎曹劌盟柯裁同任俠而能以禮正君休休乎有君子之風矣

御孫　夏父展　夏父弗忌　匠慶

御孫魯大夫也莊公二十四年丹桓宮楹刻其桷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國語莊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匠師慶言于公曰臣聞聖王公之先封者遺後之人法使無陷于惡其為後世昭前之令聞也使長監于世故能攝固不解以久今先君儉而君侈令德替矣公曰吾屬欲美之對曰無益于君而替前之令德臣故曰庶可已矣公弗聽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

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左傳亦人夏父展字伯也亦諫曰非故也公曰君作故對曰君作而順則故之逆則亦書其逆也臣從有司懼逆之書于後也故不敢不告公弗聽夏父弗忌者夏父展之後亦為魯宗伯文公二年烝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夏父弗忌曰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為穆何常之有有司曰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疏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齊敬于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猶恐其踰也今將先禰而後祖自玄王以及主癸莫若湯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烝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為踰也魯未

若商周而改其常無乃不可乎（左傳）夏父弗忌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弗忌遂躋之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弗忌死既葬焚煙徹于上（國語）襄公時又有匠慶者初成公母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為櫬與頌琴（頌音容）及成公夫人齊姜薨季孫行父取以葬襄公四年公妾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定姒襄公母也）匠慶請行父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匠慶又請木行父曰略（不以道取為略）初行父為已樹六檟于蒲圃東門之外匠慶用蒲圃之檟行父不御（左傳）

周豐　顏柳（公宣子附）

周豐魯人也哀公執贄請而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

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于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于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于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又有顏柳者孺子鞼之喪哀公欲設撥（澆榆汁之器）問于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輴而椁幬（畫輴車載柩為龍椁幬叢木為椁覆其上）諸侯輴而設幬為榆沈（以榆白皮之汁播地取其引車滑而不澀）故設撥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禮記）淮南子哀公為室而大公宜子諫曰室大衆與人處則譁少與人處則悲公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宜子復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公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宜子復見曰左昭而右穆為大

室以臨二先君之廟得無害于公乃罷役

論曰閔傳皆尊也然閔既臣僖僖雖兄有不得而尚之者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也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所以辨世次序昭穆也大小不得以德踰而以齒乎易曰幹父之蠱用巷丹楹刻桷用侈而已嗚呼魯禮樂之國也宗廟禮樂之所也而踰之不可以式矣

襄平李鍇鐵君甫纂

魯諸臣傳中三桓

公子慶父共仲　公孫敖孟穆伯　文伯穀　惠叔難

仲孫蔑孟獻子　仲孫速孟莊子　仲孫羯孟孝伯

仲孫貜孟僖子　仲孫何忌孟懿子仲孫說附　仲孫彘孟武伯

仲孫捷孟徵子

公子慶父是爲共仲桓公子莊公庶兄所謂仲孫氏也慶父既殺又弒閔公（見逆臣傳）公孫敖慶父子是爲孟穆伯僖公十五年楚伐徐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僖公薨文公立元年王使叔服來會葬敖聞其能相人見其二子文伯穀惠叔難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于魯國是年秋晉侯疆戚田敖會之冬敖如齊始聘二年公朝晉未至六月敖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縠盟于垂隴五年敖如晉初敖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穀其娣聲己生惠叔難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爲公子遂聘焉七年敖如莒涖盟且爲遂逆己氏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公子遂請攻敖叔仲彭生成之使遂舍之敖反之復爲兄弟如初八年襄王崩敖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魯人乃立文伯穀敖生二子于莒而求復穀以爲請公子遂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及其

叔難立敖請重賂以求復惠叔難以爲請許之將來十四年九月卒于齊告喪請以卿禮葬弗許十五年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難猶毀（毀過哀毀）以爲請立于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葬視慶父諡曰穆聲己不視帷堂而哭他年其昔所生二子來仲孫蔑愛之聞于國或譖之曰將殺子蔑以告季孫行父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于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鼆一人門于戾邱皆死（傳）初文公欲弛文伯穀之宅使謂之曰吾欲利于子外之寬者對曰夫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也車服表之章也宅章之次也祿次之食也君議五者以建政爲不易之次也今有司來命易臣之署與其車服而曰將易而次爲寬利也夫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爲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不敢聞命若罪也則請納祿與車服而從涉唯里人之所命次公弗取公欲弛郈敬伯同之宅（同郈惠伯立孫）亦如之對曰先臣惠伯以命于司里嘗禘烝享之所致君胙者有數矣出入受事之幣以致君命者亦有數矣今命臣更次于外爲有司之以班命事也無乃違乎請從司徒以班徙次（自以有罪）（請從司徙致里）公亦弗取臧孫辰聞之曰孟孫善守矣其可以蓋穆伯而守其後于魯乎（國錄）穀疾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穀卒諡曰文弟惠叔難立難卒諡曰惠穀之子蔑立叔服之相穀與

難也卒皆如其言云
仲孫蔑文伯穀之子是為孟獻子宣公九年蔑聘于周王以為
有禮厚賄之十四年楚子圍宋蔑言于宣公曰臣聞小國之免
于大國也聘而獻物于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于是有容貌
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后賄則無及也今楚在
宋君其圖之公說使大夫會楚子于宋十五年蔑會齊高固于
無婁成公二年公受盟于晉從晉伐齊楚伐我以救齊師于蜀
使及陽橋蔑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為質公衡成公
子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盟于蜀畏晉而竊與楚盟也五年
春蔑如宋六年蔑及叔孫僑如侵宋晉命也十三年晉將伐秦

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蔑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
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
而惰棄君命不亡何為三月公如京師叔孫僑如欲賜請先使
王以行人禮禮焉及蔑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五月晉會諸侯
伐秦蔑曰晉師乘和必有大功戰于麻隧秦師敗績十六年晉
伐鄭欒黶來乞師蔑曰有勝矣戰于鄢陵楚鄭果敗績鄭猶未
服秋公將會諸侯于沙隨謀伐鄭會叔孫僑如通于穆姜成公母
欲去季孟季文子孟獻子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曰
請反而聽命姜怒指公子鉏公子偃曰汝不可是皆君也公待
于壞隤申宮儆備使蔑守宮而後行十八年八月成公薨襄公
立十二月蔑會諸侯于虛朾蔑先歸會葬襄公元年蔑會諸侯
之師圍宋彭城為宋討魚石也五月蔑會諸侯之師次于鄫二
年鄭叛晉六大夫會于戚蔑曰請城虎牢以偪鄭荀罃善之冬復
會于戚遂城虎牢鄭人乃成三年公及晉侯盟于長樗蔑相公
稽首荀罃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蔑曰以敝邑介在
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四年公如晉晉侯享
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蔑曰以寡君之密邇于仇讎而願固事
君無失官命鄫無賦于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
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新序孟獻子聘于晉宣子觴之三徙鐘石
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曰
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曰

惟此二者耳吾出宣子曰蔑君子也以蓄賢為寶[illegible]子孟獻
伯相晉食不二味坐不重席居不粟馬出不從車以向苫茵
[illegible]示之曰是出未之嘗以附下也又曰盜[illegible]拜上卿叔
[illegible]賀曰子無二馬二輿何也獻伯曰國人有饑色是以不
[illegible]馬班曰者向使行故不二[illegible]問曰吾聞子之拜稱命賀子之
[illegible]也向[illegible]前貢[illegible]子曰夫[illegible]辭[illegible]章所以果功我[illegible]賢不肖
[illegible]
[illegible]
五年蔑
及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六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蔑曰吾乃
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
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十年楚子囊鄭子耳侵我
還圍蕭克之九月子耳侵宋蔑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
不堪競況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已而尉止等殺子駟子
國子耳十一年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十二年公如晉

明年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十五年宋向戌來聘且尋盟
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
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也十九年蔑卒謚曰獻左傳蔑禫縣
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于人一等矣及蔑之喪司
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禮記子仲孫速仲孫它速嗣仲孫氏
它為子服氏別有傳

仲孫速蔑之子是為孟莊子襄公十六年齊侯圍郕孟氏邑速徼
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十八年公
會諸侯圍齊門于雍門焉周夫晉大夫伐雍門之萩速斬其橁以為
公琴二十年速會莒人盟于向邾人驟至秋速伐邾以報之二

十三年速卒謚曰莊速子二孺子秩其長子羯其庶子也初臧
孫紇既為季孫宿廢公鉏而立悼子紇公鉏怨之及是速疾孟
氏之御騶豐點好羯曰從余言必為孟孫再三云羯從之豐點
謂公鉏曰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宿曰孺子秩固其所
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于臧氏矣言立庶以少則季氏有力惠于臧氏弗應
及速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宿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
鉏曰羯在此矣宿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
子之命也遂立羯是為孟孝伯秩奔邾孟氏閉臧氏于季孫宿
宿命攻之臧孫紇出奔邾二十四年羯帥師侵齊二十八年公
將如楚使羯如晉告二十九年羯會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冬羯
如晉三十一年羯卒左傳謚曰孝

仲孫貜是否速之子未詳是為孟僖子昭公七年公如楚鄭伯勞于師
之梁貜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九月公至自楚貜病
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九年貜如齊聘十年貜及
季孫意如叔弓伐莒取郠十一年貜會邾莊公盟于祲祥二十
四年貜卒謚曰僖子二說何忌何忌嗣貜之將死也召其大夫
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邱聖人之後
也而滅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
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
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

武仲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
在孔邱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
以定其位故何忌與說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
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左傳

仲孫何忌貜之子是為孟懿子也昭公十一年貜會邾莊公盟
于祲祥泉邱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貜其僚從之
盟于清邱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先是貜以薳氏女為副妾別
居于外乃使助薳氏之簉簉副倅也反自祲祥宿于薳氏生何忌及
說于泉邱其僚無子使字說說是為南宮敬叔何忌是為孟懿
子二十五年公伐季氏季孫意如登臺請弗許公使郈昭伯逆

何忌會叔孫氏救季氏孟氏使登西北門以望季氏見叔孫氏
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遂伐公徒公孫于齊二十七年
公至自齊居于鄆秋何忌隨虎伐鄆欲納公也三十二年冬何
忌會諸侯城成周定公三年何忌及邾子盟于拔六年季孫斯
如晉獻鄭俘何忌如晉報夫人之聘時陽虎專強使之冬何忌
及季孫斯圍鄆鄆潰于齊也八年何忌及季孫斯侵衛十年何
忌及季孫州仇圍郈討侯犯（以郈叛郈馬正）弗克秋及齊師復圍郈
卒弗克侯犯奔齊十一年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于是叔孫
氏墮郈季氏墮費將墮成成宰公斂陽謂何忌曰子偽不知我
將不墮公圍成弗克哀公元年何忌伐邾二年何忌及季孫斯

叔孫州仇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及邾子盟于句繹三年何
忌及叔孫州仇圍邾六年何忌伐邾十一年齊伐我及清季孫
肥與其宰冉求謀禦之以告叔孫州仇及何忌二子以政在季
氏不欲戰乃禦諸郊冉求帥左師何忌子武伯彘帥右師左師
入齊軍右師奔十四年何忌卒謚曰懿子彘嗣仲孫說是為南
宮敬叔哀公三年桓僖宮災仲孫說至命周人出御書俟于宮
曰庀女而不在死又嘗與孔子適周問禮樂觀明堂廟朝之度
（左傳）
仲孫彘即孟孺子洩何忌之子是為孟武伯也初武伯將圉
馬于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武伯怒襲成不克十五年成叛于齊遂

伐成不克遂城輸以偪成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武伯相齊侯
稽首公拜齊人怒彘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彘問于高柴曰
諸侯盟誰執牛耳（執牛耳尸盟者）柴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
役衛石魋彘曰然則彘也（鄫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者無當故彘以為可執）二十五
年公至自越武伯與季孫肥逆于五梧公宴之飲酒不樂公與大
夫始有惡二十七年彘及季孫肥叔孫舒盟越后庸于平陽公
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
間公游于陵阪遇彘于孟氏之衢曰請有問于子余及死乎對
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
月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左傳）彘卒謚曰武

仲孫捷彘之子是為孟敬子悼公之喪季昭子強問于捷曰為
君何食捷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
以方莫不聞矣勉而為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
者乎哉我則食食（見檀弓）

子服它　子服湫（惠伯）　子服回（昭伯）　子服何（景伯）

子服它者孟獻子蔑之庶子別為子服氏者也季孫行父相宣
公成公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它諫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
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行父曰吾
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
不敢人之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我聞

以德榮為國華不聞以妾與馬行父以告仲孫蔑蔑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行父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為上大夫(國語)

子服湫字孟椒仲孫它之子是為子服惠伯襄公二十三年臧孫紇致防而奔邾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湫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毋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二十五年晉伐齊齊崔

杼弒莊公乃賂晉以求成晉許之使羊舌肸告于諸侯公使湫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三十一年襄公薨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湫曰滕君將死矣怠于其位而哀已甚兆于死所矣能無從乎昭公三年滕君卒叔弓如滕葬滕成公湫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懿伯湫之叔父忌怨也與湫有私怨也)叔弓不入湫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湫請先入乃先受館叔弓從之十二年南蒯(季氏費邑宰)將以費叛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湫曰即欲有事何如湫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

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十三年晉合諸侯于平丘邾莒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羊舌肸來辭湫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左傳)初湫謂季孫意如曰晉信蠻夷而棄兄弟其執政貳也貳必失諸侯豈唯魯然夫失其政者必毒于人魯懼及焉不可以不恭必使上卿從之季孫意如曰然則意如子若我往晉必患我誰為之貳湫曰湫既言之矣敢逃難乎湫請從

晉人執意如以歸湫見韓起曰夫盟信之要也晉為盟主是主信也若盟而棄魯侯信抑闕矣昔欒氏之亂齊人間晉之禍伐取朝歌我先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悉帥敝賦踦跂畢行無有處人以從軍吏次于雍榆與邯鄲勝(晉大夫)擊齊之左掎止晏萊(齊大夫)焉齊師退而後敢還非以求遠也以魯之密邇于齊而又小國也齊朝駕則夕極于魯國不敢憚其患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于魯國乎今信蠻夷而棄之夫諸侯之勉于君者將安勸矣若棄魯而苟固諸侯群臣敢憚戮乎諸侯之事晉者各曰勉矣若以蠻夷之故棄之其無乃得蠻夷而失諸侯之信乎子計其利者小國共命乃歸意如(國語左傳季孫猶在晉子服惠

鄉私于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
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于晉親親與
大賞共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
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乃歸季孫子服湫曰寡君
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
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于會起患之
使羊舌鮒佃之以言意如懼先歸湫待禮左傳湫卒謚曰惠子回
子服回湫之子子服昭伯也昭公十六年公至自晉回語季孫
意如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
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意如曰爾幼惡識國秋八月晉昭公
卒意如如晉葬昭公乃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二
十三年我取邾師邾人愬于晉回副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館

婼于箕舍回于他邑明年乃歸之左傳回卒謚曰昭子何
子服何回之子子服景伯也哀公三年桓僖災子服何至命宰
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
備府庫慎守宮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
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七年公會吳
于鄫吳來徵百牢何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
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何曰晉
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
于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
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

吳人弗聽何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于我乃與
之季孫肥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
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于城城保于德
失二德者危將焉保仲孫何忌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
之惡猶安也言安有賢如景伯而可逆之乎大夫對曰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
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
故不言何忌曰魯德如邾而以眾加之可乎不樂而出八年吳
為邾故伐我克武城仲孫何忌謂何曰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
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遂次于泗
上吳人行成將盟何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

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
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何乃負載造于萊門魯請舍子服何于
吳吳人許之又請以吳王子姑曹當之乃止不舍何吳人盟而
還初何說吳行人十二年吳徵會于衛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
侯宋皇瑗盟吳人藩衛侯之舍何謂端木賜曰夫諸侯之會事
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于衛而藩
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賜說太宰嚭乃舍衛侯十三年公
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吳人將以公見晉侯何對使者曰王合
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于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于伯
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于吳有豐于晉無不

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
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于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
于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
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何何曰何也立後于魯矣將以
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大宰嚭曰魯將
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
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
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于王曰無損于魯而祇為名不如歸
之乃歸何十五年及齊平何如齊（左傳）卒謚曰景伯

叔牙（僖叔）　公孫茲（戴伯）　叔孫得臣（莊叔）　叔孫僑如（宣伯）
叔孫豹（穆叔）　叔孫婼（昭子）　叔孫不敢（成子）　叔孫州仇（武叔）
叔孫舒（文子）　叔孫輒

叔牙桓公子慶父同母弟僖叔也莊公三十二年公疾問後于
叔牙對曰慶父材問于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
慶父材季友使以君命命叔牙待于鍼巫氏（魯大夫）使鍼季酖之
曰飲此則有後于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謚
曰僖（公羊傳莊公病將死召季子曰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弒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無傫氏至乎王堤而死）魯立牙子公孫茲為叔孫氏是為
叔孫戴伯僖公四年茲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五年茲如牟娶
十六年卒（左傳）謚曰戴叔孫得臣嗣叔仲彭生亦叔牙孫別為叔
仲氏別有傳

叔孫得臣叔牙孫叔孫莊叔也文公元年襄王使毛伯衛來錫
文公命得臣如周拜三年得臣會諸侯之師伐沈沈潰冬十有
二月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得臣以公降拜
曰小國受命于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
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九年得臣如
京師葬襄王十一年鄋瞞（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
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得臣緜房甥為右富父終甥駟乘冬
十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埋其
首于子駒之門十八年文公薨齊侯會葬得臣如齊拜葬也宣

公五年卒（左傳）謚曰莊子二僑如豹僑如嗣
叔孫僑如得臣子宣伯也得臣敗鄋瞞獲長狄僑如遂以僑如
名宣伯以豹名穆叔成公二年僑如及季孫行父臧孫許公孫
嬰齊帥師會晉敗齊師于鞌三年取汶陽之田棘不服僑如帥
師圍棘六年僑如及仲孫蔑帥師侵宋晉命也八年晉士燮來
聘言伐郯以其事吳故公請緩師不可使僑如帥師會伐郯十
一年僑如聘于齊十三年公如京師僑如欲王賜已請先使王
以行人之禮禮焉及仲孫蔑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十四年僑
如如齊逆女秋九月以夫人姜氏至自齊十五年僑如及諸侯
大夫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僑如通于穆姜（成公母）欲去季孫行

父仲孫蔑而取其室十六年公將會諸侯于沙隨穆姜送公使逐二子公不可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故公待于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僑如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取貨于僑如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僑如又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于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無從晉矣若欲得志于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無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晉人執行父于苕丘公使公孫嬰齊請之乃許魯平赦行父出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行父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齊聲孟

子（靈公）復通僑如使立于高國之間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間于卿（左傳）

叔孫豹僑如弟穆叔也成公十六年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公孫嬰齊使豹請逆于晉師會僑如將作亂豹奔齊娶于國氏生孟丙仲壬及僑如奔齊豹饋之僑如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季孫行父召之不告而歸乃立為卿以司叔孫氏襄公二年豹聘于宋三年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四年豹如晉報聘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厥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于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于周臣聞之訪問于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初襄公如晉請屬鄫五年豹覲鄫世子巫于晉豹又以屬鄫為不利九月諸侯會于戚使鄫大夫聽命于會六年豹如邾聘且修平平狐駘之戰也七年衛孫林父來聘公登亦登豹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

其少安林父無辭亦無悛容豹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十一年季孫宿將作三軍告豹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豹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宿固請之豹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國語季武子為三軍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慝今我小侯也處大國之間繕貢賦以共從者猶懼有討若為元侯之所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軍自是齊楚代討于魯襄昭皆如楚）十四年豹從晉侯伐秦及涇不濟豹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已而晉師遷延無功十五年齊圍成豹及季孫宿帥師城成郛十六年公會諸侯于溴梁齊

高厚逃歸于是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冬齊再伐
我圍郕冬豹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
之未息不然不敢忘豹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是
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
恐無及也見荀偃賦圻父偃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
社稷而使魯及此見士匄賦鴻鴈之卒章匄曰匄在此敢使魯
無鳩乎十九年齊及晉平盟于大隧豹會士匄于柯見羊舌肸
賦載馳之四章肸曰肸敢不承命豹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
懼二十二年臧孫紇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
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豹聞之曰不可使也而

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二十三年齊侯伐衛遂伐晉豹帥
師救晉次于雍榆二十四年豹如晉士匄逆之問焉曰古人有
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豹未對匄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
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
為范氏其是之謂乎豹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
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
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
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又齊人城郟豹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二十
七年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豹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

豹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豹與慶封食不敬
為賦相鼠亦不知也宋盟諸侯之兵夏豹會于宋將盟季孫宿
使謂豹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
豹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春
秋貶之不書其族言違命也二十八年齊慶封來奔豹食慶封
慶封氾祭豹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逸詩刺不敬亦不知既而齊人
來讓慶封奔吳吳句餘吳子夷末也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
于其舊子服湫謂豹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豹曰善人富
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齊求崔杼
之尸將戮之不得豹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

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氏之臣獻其柩冬公如楚過鄭鄭伯不
在伯有良霄鄭卿廷勞于黃崖不敬豹曰伯有無戾于鄭鄭必有大
咎[illegible]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
其咎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宗室宗廟季蘭[illegible]之女
敬也敬可棄乎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帶曰我楚國之為
豈為一人行也子服湫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饑寒之不恤
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豹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
公遂行楚人從公親襚公患之豹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
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三十年楚子使薳罷來
聘豹問王子圍之為政何如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

絡命而不免乎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豹告大夫曰趙孟令尹
將有大事子蕩（楚薳罷）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冬十月豹及諸侯
之大夫會于澶淵宋災故也三十一年豹至自會見仲孫羯語
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
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
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
魯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
也魯其懼哉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豹
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
季孫宿語晉故宿不從及趙武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起爲

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公作
楚宮豹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
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公薨于楚宮立敬歸之子子野
八月子野卒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豹不欲曰大子死
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
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
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宿不聽卒立之
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左傳）昭公元年豹會于虢楚公子圍
二人執戈先焉蔡公孫歸生與鄭罕虎見豹豹曰楚公子甚美
不大夫矣抑君也虎曰有執戈之前吾惑之歸生曰楚大國也

公子圍其令尹也有執戈之前不亦可乎豹曰不然天子有虎
賁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士
有陪乘告奔走也今大夫而設諸侯之服有其心矣若無其心
而敢設服以見諸侯之大夫乎將不入矣夫服心之文也如龜
焉灼其中必文于外若楚公子不爲君必死不合諸侯矣公子
圍反殺郟敖而代之（國語）三月季孫宿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楚
告于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王鮒相趙
武欲求貨于豹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叔孫家臣）曰貨以
藩身子何愛焉豹曰諸侯之會衞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
是禍之也何衞之爲人之有墻以蔽惡也墻之隙壞誰之咎也

衞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
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
褊矣趙武聞之曰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楚人
許之乃免豹（國語樂王鮒求貨于穆子穆子不與其路曰貨以衞身出貨以免子何愛焉穆子曰[illegible]不在命以會大事而國有罪以貨私免是我會吾私也苟如[illegible]又可以出貨而成私欲乎[illegible]有然者故也則我求[illegible]是以患[illegible]不衰將或[illegible]之是昭其不衰也余[illegible]以貨[illegible]何害[illegible]人[illegible]殺之）豹歸魯曾夭御季孫以勞之旦及
日中不出曾夭謂曾阜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
爲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于外一旦于是庸
何傷賈而欲贏而惡囂乎阜謂豹曰可以出矣豹指楹曰雖惡

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國語穆子歸武子勞之日中不出其人曰可以出矣穆子曰吾不難為戮養吾
隸也夫棟折而榱崩吾懼壓焉故曰雖死于外而庇宗于可也今既免大難而不思小忿可以為能乎乃出見之）三年
邾穆公來朝季孫宿欲卑之豹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
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
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宿從之四年豹田
于丘蕕遇疾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殺其二子孟丙仲壬（事具[illegible]臣
傳）絕豹食十二月癸丑豹不食乙卯卒謚曰穆豎牛立豹庶子
婼而相之初吳公子札來聘見豹說之謂豹曰子其不得死乎
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
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左傳）

叔孫婼豹庶子昭子也昭公七年婼如宋涖盟九年冬築郎囿
季孫意如欲其速成也婼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
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十年婼及諸侯之大夫
如晉葬平公諸侯大夫欲因見新君婼曰非禮也弗聽晉果辭
不見婼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婼語諸大夫曰為人子
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彊之父公孫蠆字）多受邑而稍致諸君
君以為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
能任是以在此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
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不自
我後其是之謂乎十二年宋華定來聘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

不荅賦婼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
之不受將何以在季悼子（意如之父）之卒也婼以再命為卿及季孫
意如克莒婼受三命叔仲小欲構二家謂意如曰三命踰父兄
非禮也意如曰然使婼辭婼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婼
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朝
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意如懼而歸罪于叔仲小
使婼逆小小聞之不敢朝婼命吏謂小待政于朝曰吾不為怨
府十六年齊侯伐徐徐人行成會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
婼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
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

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十七年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
季孫意如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婼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言有用國之才故從父有國）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婼曰
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禮也
季孫意如禁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正月正陽之月建巳月也）慝未作日有食
之于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
分而未至三辰有災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
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意如弗從婼退曰夫子將
有異志不君君矣十九年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陽匄城

郰婼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二十年二
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宋有亂婼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
禮已甚亂所生也已而宋華亥向寧奔陳（與華定之亂）二十一年蔡
平公卒大子朱失位位在卑（不在適子位以長幼齒）大夫送葬者歸見婼
婼問蔡故以告婼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
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夏晉士
鞅來聘婼為政季孫意如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
禮為士鞅士鞅怒魯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二十三年武城人
取邾師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婼如晉晉人執之晉人使與邾
大夫坐（坐訟曲直）婼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

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
韓起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婼與之婼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
牟說韓起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彌牟聽其辭而愬諸起乃皆
執之士彌牟御婼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而謂婼
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于都婼旦而立期焉乃館諸
箕舍子服回于他邑士鞅求貨于婼使請冠焉婼取其冠法而
與之兩冠曰盡矣魯為婼故申豐（季氏家臣）以貨如晉婼曰見我吾
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不令申豐出而行貨）吏人之與婼居于箕者請其
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婼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墻
屋去之如始至冬昭公為婼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二十四年

晉士彌牟逆婼于箕婼使梁其踁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
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婼見士彌牟彌牟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
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婼受禮
而歸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婼曰旱也日過分
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陽氣莫然不動乃將
積聚為人災之冀何）果旱二十五年婼聘于宋且為季孫意如逆宋女樂
（大心宋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婼告其人曰右師其
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
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公享婼賦新宮婼
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婼右坐語相泣也樂祁曰君與

叔孫其皆死乎九月公伐季孫意如不克孫于齊會婼自闞（魯邑）
歸見意如意如稽顙曰子若我何婼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
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意如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
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婼從公于齊公與婼言于幄內曰將安衆
而納公公徒將殺婼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婼自鑄歸意如
有異志婼耻見欺冬十月齊于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傳）諡
曰昭子不敢嗣
叔孫不敢婼之子成子也昭公薨不敢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
意如使不敢止子家羈欲與之從政子家羈不見易幾而哭（幾哭
會也朝夕哭不同合）不敢請見羈羈不見不敢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

使存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定公名)主社稷則群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羈也君知其出也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定公五年不敢卒(左傳)謚曰成子州仇嗣

叔孫州仇不敢之子武叔也定公八年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季孫斯之弟)更季氏以叔孫輒(叔孫氏庶子)更叔孫氏己更孟氏冬十月將享季孫斯于蒲圃而殺之斯以免奔孟氏陽虎劫定公與州仇以伐孟氏會公斂陽(孟氏家臣)敗陽虎虎入于讙陽關以叛初叔孫不敢欲立州仇公若藐(叔孫氏之族)固諫曰不可不敢立之而卒州仇使公若藐為郈宰使郈馬正侯犯殺之弗能十年侯犯以郈

叛州仇及仲孫何忌圍郈弗克秋州仇何忌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州仇使郈工師駟赤問侯犯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冬州仇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哀公二年州仇及季孫斯仲孫何忌伐邾將伐絞(邾邑)邾人愛其土賂以漷沂之田盟于句繹三年州仇及季孫斯帥師城啟陽冬及仲孫何忌帥師圍邾十一年齊國書高無丕伐我及清季孫肥之宰冉求求禦之州仇及何忌以政在季氏不欲戰肥使冉求從于朝伏于黨氏之溝州仇呼而問

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何忌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州仇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戰于郊左師入齊軍而右師奔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將戰吳子呼州仇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吳子賜之甲劍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州仇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戰于艾陵大敗齊師州仇卒謚曰武子舒嗣哀公二十六年舒會師納衛侯輒不果舒卒謚曰文

叔孫輒字子張叔孫氏之庶子無寵于叔孫氏故因陽虎欲去三桓嘗師費人以襲魯(左傳)

叔仲彭生(惠伯)　叔仲帶(昭伯)　叔仲小(穆子)　志附

叔仲彭生者亦叔牙孫則為叔仲氏是為叔仲惠伯初公孫敖為公子遂(敖從父昆弟)聘莒女敖見之美自為娶之遂請攻之文公將許之彭生諫曰臣聞之兵作于內為亂于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啟寇讎若之何公止之彭生平之使遂舍之敖反之復為兄弟如初九年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彭生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十一年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謀諸侯之從于楚者十四年邾人伐我南鄙彭生帥師伐邾十五年公孫敖之喪歸自齊公子遂欲勿哭彭生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

子無失道何怨于人遂說帥兄弟以哭之十八[illegible] 十六年子
惡即位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illegible]長
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彭生不可冬十月遂殺太子惡及視視惡母弟
而立宣公遂以君命召彭生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彭
生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
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
仲氏左傳諡彭生曰惠

叔孫帶者彭生之孫是為叔仲昭伯為隧正襄公七年南遺為
費宰帶欲害季氏而求媚于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
季氏城費二十八年公如楚會楚康王卒公欲反帶曰我楚國

之為豈為一人行也榮駕鵝亦言之公遂行國語襄公如楚及漢聞康王卒欲還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非為一人也為其名與其眾也今王死其名未改其眾未敗何為還夫義人者固慶其喜而弔其憂況[illegible]以服焉聞喪而還其誰代之任喪王大子又長矣執政未改予為先君來死而去之其誰[illegible]不如先[illegible]

[illegible]君有不如往也乃遂行三十一年六月公薨于楚宮帶竊其
拱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昭公四年叔孫豹卒昭公
[illegible]沒叔孫氏宰葬叔孫婼卒昭帶與南遺使惡杜洩于季孫而
去之[illegible]帶卒諡曰昭帶子小是為叔仲穆子小及南蒯公子慭
謀季氏不克[illegible]孫志因陽虎欲去三桓不克陽[illegible]

季友成季子　季孫行父文子　季孫宿武子　季孫紇悼子
季孫意如平子　季孫斯桓子　季孫肥康子　[illegible]

季友字季子桓公少子莊公母弟成季也是為季孫氏為魯上
卿莊公二十五年陳女叔來聘冬友如陳報女叔之聘二十七
年友如陳葬原仲陳大夫原仲友之舊也[illegible]
以齊公季子治之不得視之不忍被請[illegible]
[illegible]三十二年八月公薨子
般立冬十月慶父弒子般友奔陳魯立閔公閔公元年公及齊
侯盟于落姑請復友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友
來歸二年八月慶父又弒閔公友以僖公適邾慶父懼奔莒

友乃入立之以賂求慶父于莒慶父自殺僖公元年莒人來求
復慶父之賂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公賜之汶陽之田及費
[illegible]公子友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之
一年友如齊涖盟七年友如曹十三年友如齊十六年卒左傳
[illegible]以成子行父嗣

季孫行父友之孫文子也文公六年季孫叔以陳衛之睦也欲
[illegible]于陳夏行父聘于陳且娶焉秋行父將聘于晉使求遭喪
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行父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
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八月晉襄公卒十二年行父帥師城諸
及鄆十四年齊人執[illegible]君命[illegible]使單伯請子叔姬

魯女舍之母于齊齊人執單伯又執子叔姬十五年行父如晉為單
伯與子叔姬故秋齊人侵我西鄙行父告于晉齊侯之侵我西
鄙也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朝我也行父曰齊侯
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于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
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
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
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
無禮弗能在矣十六年及齊平公有疾使行父會齊侯于陽穀
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十八年文公薨公子遂請于齊殺
大子惡及視（惡母弟）而立宣公行父如齊莒大子僕弒其父紀公

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行父使司寇
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行父使大史克（克即里革）對曰先大
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
禮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于其君者誅之
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宣公元年行父如齊納賂以請會十年行
父聘于齊十八年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
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成公
即位行父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遂逐
東門氏歸父奔齊成公二年行父帥師會晉郤克及齊師戰于
鞌齊師敗績四年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行父曰晉侯必不免
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
不敬乎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行父曰不可晉雖無
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于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
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
公乃止六年行父以鞌之功立武宮夏四月晉遷于新田冬行
父如晉賀七年吳伐郯郯成行父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
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
有上不弔其誰不受吾亡無日矣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
之田歸之于齊行父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
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于齊

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
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
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
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
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
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故私言之九年為歸汶陽之田故
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行父謂士燮曰德
則不競尋盟何為二月伯姬歸于宋夏行父如宋致女（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十年晉景公卒公如晉晉人以公為貳于楚故
止公十一年公受盟而後歸郤犫來聘且涖盟夏行父如晉報

聘且涖盟十六年公會諸侯于沙隨會叔孫僑如謀作亂使告郤犨曰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晉人執行父于苕丘（公羊晉人來乞師而不與公會晉侯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于是執季孫行父成公將會厲公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為宗廟羞也于是執季孫行父（注）公會晉侯會沙隨也成公將會厲公謂伐鄭也並在十六年）公還待于鄆使公孫嬰齊請行父于晉晉士燮亦言之乃許魯平赦行父僑如奔齊冬十二月行父及郤犨盟于扈襄公五年冬十二月行父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左傳）說苑衛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也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

季孫宿行父之子武子也襄公六年莒滅鄫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宿如晉見且聽命七年宿城費秋宿如衛報公孫剽之聘（剽聘在元年）八年宿會晉侯于邢丘冬晉士匄來聘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匄賦摽有梅宿曰誰敢哉今譬于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賦角弓賓將出賦彤弓九年宿如晉報士匄之聘冬十月公會諸侯伐鄭宿從晉荀罃七匄門于鄟門鄭成盟于戲十二月復伐之次于陰口而還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宿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

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宿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鍾磬焉十一年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宿救台遂入鄆取其鐘以為公盤十四年宿會諸侯之大夫于向為吳謀楚衛孫林父逐衛侯冬宿及諸侯之大夫會于戚謀定衛十五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宿及叔孫豹帥師城成郛十八年公會晉及諸侯圍齊十九年宿如晉拜師

晉侯享之士匄為政賦黍苗宿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宿以所得齊之兵作林鍾銘魯功二十年宿如宋報向戌之聘（向戌聘在十五年）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宿去所曰臣不堪也二十九年公自楚還及方城宿取卞使公冶（季氏屬大夫）問且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曰欲之而言叛秖見疏也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三十年晉絳縣人年長矣與城杞趙武聞之召之而謝過焉使為君復陶（主衣服之官）以為絳縣師于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宿曰晉

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二十一年公薨立公子裯公子裯者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年十九矣猶有童心叔孫豹不欲宿不聽卒立之是為昭公昭公元年宿伐莒取鄆二年晉韓起來聘昭公享之宿賦緜之卒章韓起賦角弓宿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韓起譽之宿曰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韓起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冬宿如晉五年毀中軍宿不欲親其議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

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六年宿如晉晉侯享之有加籩宿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于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起曰寡君以為讙也對曰寡君猶不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七年晉人來治杞田以成孟氏邑本杞田與之謝息僖子家臣為孟孫守不可宿與謝息桃萊柞二山以易之冬十有一月宿卒諡曰武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

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禮記宿子二公彌紇宿無適子公彌長而愛紇欲立之訪于申豐季氏屬大夫申豐不可訪于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宿飲大夫酒臧孫為客既獻臧紇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紇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獻酬畢舉而行為旅而後召公彌使與之齒宿失色以公彌為馬正家司馬慍而不出閔馬父說公彌公彌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宿喜使飲己酒而以具往盡舍之故公彌富又出為公左宰左傳而紇由是遂立以嗣季孫氏紇卒諡曰悼子子意如嗣公彌別為公鉏氏季孫意如公羊作隱如之子平子也昭公十年意如及叔弓仲孫

貜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于亳社十三年為取郠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八月同盟于平丘晉使羊舌鮒辭公不與盟而執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魯大夫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而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意如歸冬十月歸意如十六年意如如晉葬晉昭公介郈昭伯者季郈之雞鬭季氏介其羽郈氏為之金距意如怒益宮于郈氏且讓之郈昭伯怨意如魯大夫亦多怨意如與昭公子公為公果公賁謀去季氏二十五年公居于長府九月伐季氏殺公之意如弟于門遂入之意如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羈曰

君其許之弟聽郈昭伯曰必殺之公使郈昭伯逆仲孫何忌會叔孫氏之司馬鬷戾救季氏仲孫何忌遂殺郈昭伯伐公徒公遂行孫于齊次于陽州當公伐季氏時叔孫婼適如闞及是婼自闞歸見意如意如稽顙曰子若我何婼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意如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婼從公于齊與公言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婼伏諸道公使婼自鑄歸而意如有異志婼尋卒公竟不得入二十七年晉士鞅會諸侯之大夫于扈謀納公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士鞅取貨于意如乃辭小國而以難復公比歲居鄆或在乾侯意如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

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三十一年晉侯將以師納公士鞅曰若召意如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晉人召意如士鞅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意如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意如從荀躒如乾侯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

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于寡君退而謂意如君怒未怠子姑歸祭三十二年公薨于乾侯定公元年夏六月公之喪至自乾侯七月意如葬昭公于墓道南及孔子為司寇始溝而合諸墓昭公出故意如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五年意如行東野還未至卒于房（家語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璵璠斂贈以珠玉孔子為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曰送死而以寶玉是猶曝尸于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于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乃止○謹案陽虎傳）謚曰平子斯嗣

季孫斯意如之子桓子也斯既嗣立當陽虎強欲為亂定公五年陽虎囚斯及公父歜（即公父文伯斯從父昆弟）而逐仲梁懷（季氏家臣）冬十月殺公何藐（季氏族）己丑盟斯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詛逐公父歜

及秦遄皆奔齊六年公侵鄭取匡為晉討也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斯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于豚澤將以怒衛侯衛侯欲使追之公叔發曰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乃止夏斯如晉獻鄭俘秋陽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冬斯及仲孫何忌帥師圍鄆八年斯及何忌帥師侵衛冬十月陽虎欲去三桓將享斯于蒲圃而殺之斯以計免奔孟氏陽虎劫公與叔孫州仇以伐孟氏成宰公斂陽（孟氏宰）敗陽虎虎入于讙陽關以叛公斂陽欲殺斯仲孫何忌懼而歸之十二年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于是叔孫氏墮郈季氏

墮費孟氏不墮成公圍成弗克哀公二年斯及叔孫州仇仲孫
何忌帥師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賂以漷沂之田盟于句繹
三年斯及叔孫州仇城啟陽秋七月斯卒左傳謚曰桓子肥嗣公
父歜後復于魯卒謚文伯
季孫肥斯之子康子也哀公七年公會吳于鄫太宰嚭召肥肥
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
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于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
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肥欲伐邾饗大夫以謀之
子服何仲孫何忌議與諸大夫異不聽秋伐邾入之以邾子益
來邾茅夷鴻請救于吳八年吳為邾故伐我克武城東陽遂進

次于泗上吳人行成子服何曰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
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吳人盟而還齊悼公之來也肥以其妹
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肥叔父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
怒伐我取讙及闡又使如吳請師以伐我我乃歸邾子及齊平
齊逆季姬以歸十年公會吳伐齊師于鄎齊人弒悼公乃還十
一年齊為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肥謂謀之仲孫何忌叔
孫州仇以政在季氏不欲戰使仲孫彘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季
氏之甲七千冉求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卒從老幼守宮次于雩
門之外及齊戰于郊右師奔左師入齊軍齊人不能師宵遁冉
求請從之三肥弗許五月公會吳伐齊戰于艾陵大敗齊師秋

肥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肥欲以田賦訪諸仲
尼仲尼以為不可弗聽卒賦之二十三年宋景曹卒宋元公夫人肥外祖
母肥使冉求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
是以不得助執紼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
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二十四年公如越得大子
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肥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二
十五年公至自越肥及仲孫彘逆于五梧郭重魯人僕見二子謂季
孟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于五梧彘為祝惡郭重曰何肥
也肥曰請飲彘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
于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

與大夫始有惡二十七年越使后庸來聘盟于平陽肥及仲孫
彘叔仲舒皆從肥恥從蠻夷盟病之言及衛賜曰若在此吾不
及此夫彘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彘曰他日請念夏四月肥
卒公弔焉降禮左傳謚曰康肥之曾孫強是為季昭子據世本季氏之
族有季公冶字子冶為魯大夫襄公二十九年公自楚還及方
城季孫宿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
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
取卞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
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于季
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宿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

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季公亥者字公若季孫意如之庶叔父也公亥之姊為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是為景曹景曹生子以妻意如叔孫婼如宋聘且逆之公亥從謂景曹勿與魯將逐之景曹卒與之公亥見曰公鳥初公鳥娶妻于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即公鳥妻)與饔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抶已以示秦遄之妻(秦遄魯大夫妻公鳥妹秦姬)曰公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訴于公甫(意如弟)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遄妻以告公之(亦意如弟)公之與公甫告意如意如拘展于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

為之請意如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亥怨意如公亥獻弓于公為(昭公子務人)且與之出射于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果賁皆公為弟)公果告公昭公二十五年九月公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意如登臺請弗許會仲孫叔孫救季氏伐公徒公孫于齊季寤者字子言季孫斯之弟亦不得志于季氏欲因陽虎以去三桓事敗陽虎叛季寤辨舍爵于季氏之廟而出(辨猶周徧也徧告廟飲酒示無所懼　左傳)

論曰立嗣之道年均以賢賢均以卜先王之訓也當莊公之頃尊于從弟內外相亂殆不夙定以崇魯亂奕基敗君三桓之專非實基之又誰咎哉至襄昭而卒分公室殘而後圖勢將誰與燎原之火其猶可撲乎然而好陵上者困于下陽虎南蒯又踵之矣

襄平李鍇鐵君甫纂

魯諸臣傳下

叔肸　公孫嬰齊（聲伯）　叔老（子叔齊子）　叔弓（子叔敬子）　叔輒

叔鞅

叔肸文公子宣公母弟也宣弒而非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穀梁）宣公十七年卒子嬰齊為魯卿是為公孫嬰齊成公二年嬰齊及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會晉伐齊齊師敗于鞌六年嬰齊如晉晉命伐宋秋伐宋八年嬰齊如莒聘且自逆婦初嬰齊嫁其外妹于施孝叔（惠公五世孫）十

一年晉郤犨來聘求婦于嬰齊嬰齊奪施氏婦以與之十六年公會諸侯伐鄭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嬰齊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為食于鄭郊師逆以至嬰齊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以孫僑如譖季孫行父于晉晉人執行父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嬰齊請行父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于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為讎治之何及郤犨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士燮言于欒書曰季孫于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行父僑如奔齊（左傳）嬰齊歸鮑國（鮑文子也施孝叔臣）謂之曰子何辭苦成叔（郤犨）之邑欲信讓邪抑知其不可乎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莫如國棟莫如德夫苦成叔家欲任兩國而無大德其不存也亡無日矣譬之如疾余恐易焉苦成叔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其君驕而多私勝敵而歸必立新家立新家不因民不能去舊因民非多怨民無所始為

怨三府可謂多矣其身之不能定焉能予人邑鮑國曰我信不若子若鮑氏有釁吾不圖矣今子圖遠以讓邑必常立矣（國語）十七年嬰齊卒于貍脤（[illegible]）初嬰齊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至于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眾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諡曰聲伯子叔老嗣為子叔氏是為子叔齊子襄公十六年叔老（[illegible]）二十年叔老初聘于齊二十二年七月卒子叔弓嗣叔弓是為子叔敬子襄公三十年弓如宋葬宋共姬昭

公元年季孫宿取鄆秋弓帥師疆鄆田二年弓聘于晉晉侯使
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于執事
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
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羊舌肸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
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
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三年弓如滕葬
滕成公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秋七月莒人來討
不設備弓敗諸蚡泉六年吳敗楚師弓如楚聘且弔敗八年晉
虒祁宮成弓如晉賀九年公會楚子于陳十年弓及季孫意如
仲孫貜帥師伐莒取郠十一年弓如宋葬宋平公南蒯（季氏費邑宰）

以費叛十三年弓帥師圍費弗克敗十五年二月禘于武宮弓
涖事籥入而卒子二叔鞅叔輒字伯張昭公二十一年秋七
月日有食之叔輒哭日食叔孫婼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輒
卒子詣嗣二十二年景王崩六月鞅如京師葬景王二十三年正
月鞅卒（[illegible]）
入[illegible]列傳
公孫有山氏名有山氏魯大夫哀公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
于黃池吳申叔儀乞糧于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繠兮余無所繫
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粱則無矣（粱精米也）麤則有
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也）二十四年公
如越得大子適郢（與大子適郢相得也）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
告于季孫肥肥懼公因越討己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二
十七年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公如公孫有陘氏因
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施猶罪也）
論曰易有之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然則夫
婦者為人道之始乎始而亂之人倫泯矣是故日月貞明夫婦
貞順聲伯外妹貞于施矣奪而移之郤其為泯也不亦甚乎夫
從妹與辭邑順逆殊也辭順而效逆聲伯之戾也

里革（附師存）

里革魯大史克也文公十八年莒大子僕殺紀公以其寶來奔

公以書命季孫行父曰夫莒大子不憚以吾故殺其君而以寶
來其愛我甚矣為我與之邑今日必授無逆命矣里革遇之而
更其書曰夫莒大子殺其君而竊其寶來不識窮固又求自邇
為我流之于夷今日必通無逆命矣明日有司復命公詰之以
里革對公執之曰違君命者女亦聞之乎對曰臣以死奮筆奚
啻其聞之也臣聞之曰毀則者為賊掩賊者為藏竊寶者為宄
用宄之財者為姦使君為藏姦者不可不去也臣違君命者亦
不可不殺也公曰寡人實貪非子之罪也乃舍之公夏濫于泗
淵（濫漬也漬罟于泗淵以取魚也）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
虞于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

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矠魚鱉以為夏槁助
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罜麗（罜當作罣 罜麗小網也）設穽
鄂（鄂作格 所以誤獸者）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夭魚
禁鯤鮞獸長麑䴠鳥翼鷇卵蟲舍蚳蝝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
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
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
諗師存（樂師）侍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成公十八年
晉人弒厲公邊人以告公曰臣殺其君誰之過也大夫莫對里
革曰君之過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于殺其過多矣
且夫君也者將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縱私回而棄民事民

旁有慝無由省之益邪多矣若以邪臨民陷而不振用善不肯
專則不能使至于殄滅而莫之恤也將安用之桀奔南巢紂踣
于京厲（不古流字）于彘幽滅于戲皆是術也夫君也者民之川澤
也行而從之美惡皆君之由民何能為焉（國語）

厚成叔瘠

厚成叔名瘠魯孝公生惠伯革其後為厚氏（世本）瘠事襄公襄公
十四年衛孫林父寧殖逐獻公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
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
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
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群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
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
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
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
能無歸乎（左傳）其後有厚木（見氏族志）

閔馬父

閔馬父字子馬魯大夫襄公二十三年季孫宿廢其子公彌而
立悼子紇以公彌為馬正公彌慍閔馬父見之曰子無然禍福
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
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彌然
之昭公十八年秋葬曹平公魯使見周原伯魯（周大夫）與之語不

說學歸以語閔馬父閔馬父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
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
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殖將落
原氏其亡乎二十二年景王崩王子朝謀立叔鞅至自京師言王
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左傳）哀公
八年齊閭丘明來盟子服何戒宰人曰陷而入于恭（陷大過也知有火過）
（宰退不居）閔馬父笑而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大滿也昔正考父校商
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大師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
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
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于恭其滿

之甚也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為恭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為恭今吾子之教官僚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為國語

榮駕鵝

榮駕鵝名縑魯大夫辟伯之子叔肸孫公孫嬰齊諡曰聲伯其注子曰叔老是為子叔齊子襄公二十二年卒榮駕鵝為叔曰齊仲子或是叔老兄弟或辟伯別是一人是為榮成伯襄公二十八年公如楚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及叔仲帶叔孫豹皆以為不可榮駕鵝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左傳二十九年公自楚反及方城季孫宿取卞使季冶魯大夫季氏族逆璽書以告曰卞人將叛臣討之既得之矣公未言榮駕鵝曰子股肱魯國社稷之事子實制之唯子所利何必卞卞有罪而子征之子之隸也又何謁焉公

欲還出楚師以伐魯榮駕鵝曰不可君之于臣其威大矣不能令于國而恃諸侯諸侯其誰暱之若得楚師以伐魯魯既不違宿之取卞也必用命焉守必固矣若楚之克魯諸姬不獲闚焉而況君乎彼無亦置其同類以服東夷而大攘諸夏將天下是王而何德于君其予君也若不克魯君以蠻夷伐之而又求入焉必不獲矣不如予之宿之事君也不敢不悛醉而怒醒而喜庸何傷君其入也乃歸國左傳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定公元年昭公之喪至自乾侯季孫意如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公氏魯公之墓宅欲溝絕其墓不使與先君同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意如又問于榮駕鵝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左傳榮駕鵝卒謚曰成伯

子家羈 左師展附

子家羈公羊作駒莊公之玄孫懿伯也臧昭伯郈昭伯及魯大夫多怨季孫意如公亥意如叔父與昭公子公為謀去之昭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羈羈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命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于公公羊昭公將弒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為無道僭于公室久矣吾欲弒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

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弒而敗焉注繫馬曰維繫牛曰婁季氏專賞罰已久民順從之猶牛馬之于委食已者也昭公二十五年九月公伐季氏入之意如登臺請以五乘亡弗許羈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積也蓄積而生變也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已而叔孫氏孟氏救季氏伐公徒羈曰諸臣偽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遂行孫于齊齊侯唁公于野井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羈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

奚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祇昭伯卒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臧昭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或欲通內外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于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乃不與盟叔孫婼從公于齊與公言羈命適公館者執之[illegible]公與婼言于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婼伏諸道左師展[illegible]大夫告公公使婼自鑄歸已而意如有異志公不果入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二十七年仲孫蔑陽虎伐鄆鄆人將戰羈曰天

命不慆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無為望也夫其死于此乎公使羈如晉公徒敗于且知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羈曰朝夕立于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illegible]大夫使宰為主厭[illegible]大夫也　又公子慭之子以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羈乃以君出二十八年公如晉將如乾侯羈曰有求于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于竟弗聽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于甥舅其亦使逆君[illegible]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二十九年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來唁公稱主君羈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

如乾侯三十二年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羈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公薨羈反賜于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定公元年叔孫不敢逆公之喪于乾侯意如曰子家子亟言于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羈不見不敢易叔而哭[illegible]欲見故哭不會同不敢請見羈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不敢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公為實使群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群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

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從公者皆自壞隤反[illegible]謚曰懿

公儀休　犁鉏

公儀休魯博士也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休魚者休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休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女工安所讎其貨乎[illegible]魯公薨左右請

閉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于門哉（韓非子作公孫儀孔叢子魯人有公儀潛者砥節礪行恬于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為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參分魯國而與之一子思對曰如君言公儀子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水飲伋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彼將終身不躡君之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為於操竿下釣以蕩守節之士也○孔叢子休莊穆公相大史公不言也說苑楚成王使魯君為僕魯君曰我問之建國也今成王以我為僕可乎大夫皆不可公儀休曰不可不聽楚王身死國亡君之臣乃君之有也為民君也魯君遂為僕說誤成王不與穆公同時）

犂鉏者亦事穆公公使衆公子或官于晉（荀三晉也）或官于荊犂鉏曰假人于越而救溺子越人雖善游子必不生矣失火而取水于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不救近也今晉與荊雖強而齊近魯患其不救乎（韓非子）

論曰大人事君義以直外仁以帑內道也里革毅然改書斷罟不且其大人之量哉善乎師存之言藏罟不若側實草也昭公之難懿伯致恩僩綏匡救而卒不一納何耶君存志入疚則逃之懿之于昭可謂不忒矣然微鸛鵒襄公將先此而孫尾大之禍固不必自昭公始也

卜楚邱

卜楚邱者魯掌卜大夫公子友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邱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周社亳社之間執政所在）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乾君父離變為乾故曰同復于父）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文公十八年齊侯將戒戒師期而有疾公問之卜曰尚無及期叔仲彭生令龜卜楚邱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二月公薨夏五月齊人弑懿公叔孫豹之生也其父得臣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邱曰是將行（出奔）主先而歸為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為卿雞鳴為士夜半為皂人定為輿黃昏為隸日入為僚晡時為僕日昳為臺）自王已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為子祀（得臣卿也故當為卿故知為之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

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于人為言敗言為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為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為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旦日正卿之位叔孫父子世為亞卿位不足以終盡其禮）（見左傳）

梓慎

梓慎魯人大夫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于玄枵（歲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此年歲當在星紀今已在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歲星木也歲失次木也虛危之星龍下是為蛇）龍宋鄭之星也（為大角亢為鄭故龍為宋鄭）宋鄭必饑

𠀤梠虛中也（梠三宿虛星在其中）梠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明
年宋鄭饑昭公七年公將如楚夢襄公祖（祖祭道神）梓慎曰君不果
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
椒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
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宮戒百官梓
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
涖事乎三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籥羽舞也）十七年冬有星
孛于大辰西及漢（大辰房星尾也孛星出大辰之西光芒東及天漢）申須（魯大夫）曰彗所
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今火向伏火出乃布散為）
災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

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
于夏為三月于商為四月于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
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大辰大火宋分野）陳大皡之虛
也（大皡居陳大火所自出）鄭祝融之虛也（祝融高辛氏之火正居鄭）皆火房也星孛及
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邱其星為大水（衛星營室營室水也）
水火之牡也（水為火牡）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
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來年大火出見之月周五月也）明年夏五月
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
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于其處作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二千年

春二月巳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
後弭蔡有大喪叔孫婼曰然則戴桓也（戴族華氏桓族向氏）汰侈無禮已
甚亂所生也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十一月蔡侯卒
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于梓慎曰是何物也
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
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二十四年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叔孫婼曰旱也日過分
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陽氣不克而莫然不同）將積聚
也秋八月大雩旱也（左傳）

師巳

師巳者亦魯大夫昭公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師巳曰異哉吾
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
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
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稠昭公名宋定公名）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
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左傳）

公為　公果　公賁　公衍　附　汪錡

公為公果公賁公衍皆昭公之子也公為是為務人（禮記作公叔務人）
為公衍之生也其母偕出（偕出產出就外室）公衍先生公為之母曰相與
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為乃反為兄季
公亥者季孫意如之庶叔父也公亥怨意如欲去季氏獻弓于

公為與之出射于外而謀之公為告公果公賁果賁使侍人僚
祖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
數月不見公亦不怒公為又使言公又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
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遂自言昭公二十五年九月公
伐季氏不克孫于齊二十九年公在乾侯賜公衍羔裘使獻龍
輔（玉名）于齊侯公衍遂以羔裘繼入之齊侯喜與之陽穀公私喜
于得陽穀而思于魯乃曰務人為此禍也且後生而為兄其誣
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為太子（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師伐我戰
于郎公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
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與童同）汪

錡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童汪錡問于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
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禮記檀弓）

家臣傳

臣句須

臣句須者施孝叔（惠公五世孫）家臣齊鮑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
臣施氏卜宰臣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臣句須邑使
為宰臣句須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
忠良吉孰大焉（左傳）

杜洩

杜洩者叔孫氏宰叔孫穆伯豎牛牛間其二子孟丙仲壬叔
孫殺孟逐仲于齊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且不食叔孫杜
洩見告之饑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杜氏言求食可得無為去）
（牛設辭也言謂求豎牛而至今何去者僞辭也）叔孫不食三日卒昭公使杜洩葬叔孫
豎牛賂叔孫帶與南遺（季氏家臣）使惡杜洩于季孫而去之適季孫
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既毀以書使杜洩告于殯曰
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
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杜洩將以
路葬（天子所賜路車）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
且冢卿無路介卿（亞卿也）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
不可曰夫子受命于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

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
書名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為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
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
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叔仲帶謂季孫曰帶受命于
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不以壽終者為鮮西門非魯朝正門）季孫命杜洩杜洩
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
不敢自也既葬而行（左傳）

正常　公肩假

正常者季桓子之寵臣也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
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肥康子名）季孫卒康子即位

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于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哀公使共劉（魯大夫）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左傳）又有公肩假者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謂以機巧封之）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豐碑形天子之制）三家視桓楹（桓楹形諸侯之制）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謂不得嘗巧於汝病乎）噫弗果從（禮記檀弓）

申豐　公孫朝

申豐者季氏屬大夫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紇欲立之訪于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已而臧武仲為立之臧氏由是得罪昭公四年大雨雹季武子問于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于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黑牡黑牲秬黑黍司寒玄冥也）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食肉之祿謂在朝廷治事就官食者）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享司寒）獻羔而啓之（春分公獻祭韭）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山人（虞官）取之縣人（遂屬）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也（越散）雷不發而震雹之為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二十三年我伐邾故晉人執叔孫昭子申豐以貨如晉叔孫不欲以貨免見之而不使出已而晉人歸叔孫季平子既逐昭公二十六年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亦季氏臣女賈汝）以貨適齊賂梁邱據說止齊侯使公子鉏帥師從公伐魯公孫朝者孟氏成邑大夫請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于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眾（言恐使魯知成伴齊化之以饜眾心）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眾不能降也齊師遂無功公竟不得入（左傳）

謝息　公斂陽

謝息者孟僖子家臣昭公七年僖子從公如楚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成孟氏邑本杞田）謝息為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瓶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于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

誰敢有之是得二戾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晉人為杞取成又有公斂陽者字處父亦孟氏家臣為成宰定公七年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陽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墮毀其軍而設伏）公斂陽曰虎不圖禍而必死季氏臣苫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八年陽虎欲去三桓冬十月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都邑之兵車）曰癸巳至公斂陽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陽曰然則亂也必及于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及期事覺季桓子奔孟氏陽虎劫公與武叔（叔孫州仇）以伐孟氏陽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

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諸逆之孟孫弗許陽虎入讙陽關以叛十二年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于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墮費將墮成陽謂孟孫曰墮成齊師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左傳）

論曰杜洩正常犯難守正有遺直之風焉詩曰剛亦不吐家臣之賤能樹爾矣而孺子之死正常適逮之告而奔衛免身而已申豐狗主以私吠非其主者歟

叛臣傳　豎牛　南蒯

豎牛者庚宗婦人之子也初叔孫穆子去叔孫氏以辟僑如之難也及庚宗遇婦人　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于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僑如奔齊魯人召叔孫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女生曰姓問子也）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則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齊公孫明知叔孫于齊叔孫歸未逆國姜（孟仲母）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昭公四年叔孫田于丘蕕遂疾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丙盟不可叔孫為孟丙鑄鐘（為孟丙作鐘）曰爾未際（未與諸大夫相接見）饗大夫以落之既具使

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北婦人即國姜客謂公孫明）叔孫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強與仲壬盟不可仲壬與公御萊書觀于公（萊書觀于公宮）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為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叔孫疾急命召仲壬牛許而不召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个東西廂）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叔孫絕食三日卒牛立昭子（叔孫婼）而相之公使杜洩（叔孫氏宰）葬叔孫牛賂叔仲昭子（叔仲帶）與南遺使惡杜洩于季孫而去之仲壬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

遺使國人助豎牛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
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
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
豎牛懼奔齊孟丙仲壬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于寧風之
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
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南遺者季氏費
邑宰襄公七年季氏城費南遺之爲也其子南蒯亦爲費邑宰
季平子立不禮于南蒯南蒯謂公子慭曰吾出季氏而歸其室
于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公子慭許之南蒯語叔仲小且
告之故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昭公十二年慭告公遂

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慭還及衛聞亂亦奔齊十
三年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季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
冶區夫（魯大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爲之令主
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
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
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
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恤恤憂患狀湫攸愁危之貌）深思而淺謀
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
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
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其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

矣（二人南蒯家臣）偽廢疾使請于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
不死請待間而盟許之十四年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
盟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君謂季氏）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
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
子南蒯請期五日遂奔齊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南蒯侍飲酒
于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晳（齊大夫）曰家臣而
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左傳）

陽虎（仲梁懷　林楚附）

陽虎季氏家臣季平子逐昭公公處于鄆昭公二十七年孟懿
子陽虎伐鄆欲奪公敗公徒于且知定公五年季平子行東野

還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昭公之出季孫攝行君事佩璵璠祭宗廟今定公立復臣位改步亦改玉也）仲梁懷者亦季氏之家臣也陽虎欲
逐之秋九月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即公父歜）而逐仲梁懷冬
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季氏族）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詛
逐公父文伯及秦遄皆奔齊（遄平子姑婿）六年公侵鄭往不假道于
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于豚澤衛
侯怒使追之公叔發曰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乃
止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
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士鞅）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
息肩于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范獻子曰魯人患

陽虎矣秋八月陽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七年齊人歸鄆及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伐齊伐我陽虎將宵軍齊師齊師墮伏而待之（墮毀其車以誘敵而設伏兵）公斂陽（孟氏之臣）季氏力爭之虎懼乃還季寤（季桓子弟）公鉏極（公彌曾孫）公山不狃（費宰）不得志于季氏叔孫輒（叔孫氏庶子）無寵于叔孫氏叔仲志（帶之孫）不得志于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八年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孟氏聞之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偽為公期（孟氏支子）築室于門外以備之及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虎

尚史　魯諸臣傳卷八　十三

從弟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覺之咋謂林楚曰（咋暫也）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于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叔孫州仇）以伐孟氏公斂陽帥成人與陽氏戰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公羊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穀梁寶玉者封圭大弓者武王之戎弓）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于徵死何暇追余徒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公羊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睋而鍥其板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救我則于是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于其乘焉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子可以不免我死乎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為右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臨南投策而墜之陽越下取策臨南駷馬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然而甲起于琴如弒不成卻反舍于郊皆說然息或曰弒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睋而曰彼哉彼哉趣駕既駕公斂處父帥師而至慬然後得免自是走之晉淮南子陽虎為亂魯君令人閉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罪圍三帀而陽虎將舉劍而伯頤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劍提戈而走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袪薄腋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親也為之蒙此被罪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此難也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為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九年夏陽虎歸寶玉大弓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卿鮑國齊大夫）諫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

尚史　魯諸臣傳卷八　十四

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刻其軸以麻約錯之使易絞折以絕追者）載蔥靈（輜車名蓋車之有藩蔽者）寢于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于齊又以蔥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及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戚在河外晉軍已渡河故欲出河右而南）荀寅士吉射作亂伐晉侯不克出奔朝歌齊人輸范氏粟鄭罕達駟弘送之趙鞅禦之遇于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旆先驅車也）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于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左傳韓非子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逐于魯疑于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遂執術而御之虎不敢為非善事簡主興主之強幾至于霸）

公山不狃　侯犯　駟赤附　公孫宿

公山不狃字子洩季氏費邑宰定公五年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亦季氏臣）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不狃逆勞于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不狃怒謂陽虎子行之乎（行逐也）秋九月陽虎囚桓子而逐仲梁懷十二年墮三都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仲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二子魯大夫）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不狃及叔孫輒奔齊哀公八年吳為邾故將伐魯問于叔孫輒輒對曰魯

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輒病之吳子問于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是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二月吳伐我不狃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于吳竟而田焉者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滋濁也）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不狃遂奔于齊侯犯者叔孫氏之郈馬正初叔孫成子（即叔孫不敢）欲立武叔（即叔孫州仇）公若藐（叔孫氏之族）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亦叔孫家臣）使賊射藐不能殺使藐為郈宰旣定侯犯殺藐又弗能武叔之圉人曰吾以劍過朝藐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末（偽為固陋不知禮者以劍鋒末授之）則可殺也使如之藐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藐侯犯以不能殺藐也以郈叛定公十年武叔及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于齊以臨民不然將叛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為之宣言于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駟赤

謂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于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于子之門以備不虞犯曰諾乃多舍甲而請易于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犯止之曰謀免我于是犯請行郈人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物識也言有識別也）吾未敢以出犯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犯奔齊亦卒于齊公孫宿者即公孫成為孟氏成邑宰初孟孺子洩（即孟武伯）將圉馬于成宿不受曰孟孫為成之病不圉馬焉孺

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穆子敝之及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懼不歸請聽命共使弗許不敢歸成哀公十五年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以偪成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為介見公孫宿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為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宿曰善哉吾不早聞命子贛又說陳成子恆陳成子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嬴孔叢子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曰臣人而叛天下所不容其狀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武伯將執之訪于夫子夫子曰無也子之于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修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武伯乃止

論曰吾聞蒍猶不同器同為家臣而有林楚駟赤二子之臭與猶別矣昭子誅牛見褒君子不然寧風之棘若林如庚宗之豎何

逆臣傳　公子翬

公子翬字羽父魯大夫隱公四年秋諸侯從州吁之請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翬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敗鄭徒兵而還十年夏五月翬不待公命先會齊人鄭人伐宋十一年翬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弑之十一月公祭鍾巫鍾巫之神齊于社圃館于寪氏魯大夫翬使賊弑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桓公三年翬如齊逆女左傳後事不載莫知其卒年

公子慶父

公子慶父仲共仲桓公子莊公庶兄莊公二年慶父帥師伐于餘邱八年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姑務脩德以待時乎三十二年莊公薨子般即位子般者孟任之子也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女公子子般妹圉人犖自墻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至是慶父使圉人犖弑子般公羊傳莊公存之時樂曾淫于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弑之矣使弑之

[illegible]慶父懼如齊齊人立閔公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慶父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二年八月慶父使卜齮賊閔公公子友以僖公適邾慶父既殺般又殺閔公國人不與出奔莒公子友乃入立僖公以賂求慶父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貸不許哭而往慶父曰奚斯即公子魚之聲也乃縊左公羊傳慶父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卻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不可于是抗輈經而死

公子遂　仲遂　公孫歸父

公子遂是為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氏公孫敖之從父昆弟也為魯卿僖公二十六年遂及臧孫辰如楚乞師以伐齊宋以其不臣也二十七年遂帥師入杞二十八年遂如齊聘三十年遂

如京師因如晉三十一年晉分曹田以賜我遂如晉拜三十三年公伐邾取訾婁秋遂帥師復伐邾文公二年十二月遂如齊納幣聘出姜也六年遂如晉葬晉襄公初公孫敖為遂聘莒女七年敖如莒涖盟且為遂逆見女美自娶之遂請攻敖叔仲彭生平之使遂舍之敖反之復為兄弟如初及敖卒喪至自齊遂欲勿哭彭生復說之遂乃帥兄弟以哭之八年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會伊雒之戎將伐我遂因會之罷于私九年楚伐鄭遂會諸侯之大夫救鄭十一年遂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以八年奔宋[illegible]）十二年秦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遂辭玉術不可三辭卒致之遂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子

叔姬者魯女也妃齊昭公生子舍昭公卒舍即位齊公子商人弒舍而自立遂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即子叔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十四年冬單伯如齊請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既而歸之十六年公有疾使遂及齊侯盟于郪郪十七年齊侯伐我北鄙遂請盟六月盟于穀冬十月遂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言齊將伐魯）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十八年二月文公薨子惡即位時齊惠公立遂及叔孫得臣如齊賀且拜葬初文公二妃敬嬴生子倭敬嬴嬖而私事遂倭長而屬諸遂遂欲立之叔仲彭生不可遂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

十月遂弒惡及其母弟視及叔仲彭生而立倭是為宣公宣公元年遂如齊逆女三月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夏公會齊侯于平州遂如齊拜成八年遂如齊至黃疾作而復卒于垂謚曰襄仲子二公孫歸父仲嬰齊公孫歸父字子家宣公十年歸父如齊葬齊惠公秋歸父帥師伐邾取繹冬如齊伐邾故十一年歸父會齊人伐莒十四年會齊侯于穀十五年會楚子于宋十八年歸父以其父遂之立宣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宣公薨季孫行父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遂逐東門氏歸父還及笙壇帷復命于介（介副使也）既復命袒括髮（袒衣以麻約髮從初喪之服）即位哭三[illegible]而

出遂奔齊（公羊叔仲惠伯傅子赤者也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illegible]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弒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為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于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君歸父使于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于是使嬰齊[illegible]）魯使其弟嬰齊紹其後為仲氏成公十五年仲嬰齊卒

論曰傳曰有無君之心而後動于惡羽父之謂乎州吁請伐鄭以除宋惡羽父固請而行之陰助逆焉此無君矣息姑姑息釋將不誅伐宋猶肆專而寫氏乖律逆呼隱實縱之羽父何誅焉叔牙飲酖僅以存後慶父賊二君罪不斬孟氏之祀下刑上服

上刑下服失輕重與

魯夫人傳

孟子　聲子(隱母)　仲子(惠公夫人桓母)　文姜(桓公夫人莊母)

孟子惠公元妃子姓宋女也先惠公薨隱公子蓋孟子之姪娣惠公次妃隱公母隱公三年薨謚曰聲仲子亦惠公夫人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隱公立而奉之隱公二年薨(左傳)

文姜桓公夫人齊僖公之女莊公之母也桓公三年文姜至自齊六年子同生(同莊公名)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禮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卜士妻爲乳母)公與文姜宗婦

命之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襄公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責文姜莊公元年三月文姜孫于齊齊復還魯二年文姜會齊侯于禚四年享齊侯于祝丘五年文姜如齊師六年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十年文姜會齊侯于防冬又會于穀十五年文姜如齊十九年文姜如莒二十一年七月薨(左傳)謚曰文

哀姜(莊夫人)　叔姜(閔母)　孟任(子般母)　成風(僖母)

哀姜莊公夫人齊女莊公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八月夫人姜氏入公使大夫宗婦覿用幣非禮也(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宗婦不同贄也)孟任黨氏女也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不從公公以夫人

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三十二年公薨子般立慶父賊子般閔公敬方立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立二年慶父又弒之慶父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哀姜懼奔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屍歸僖公請而葬之成風風氏須句之女僖公之母也公子友之生也桓公使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成風聞友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閔公遇弒友立僖公僖公二十一年邾滅須句須句子來奔成風爲之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修祀紓禍也(須句司[illegible]

與有濟之祀)明年公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文公四年薨(左傳)謚曰成

聲姜(僖夫人文公母)　出姜(文夫人子惡母)　敬嬴(宣公母)

聲姜(公羊作聖姜)僖公夫人文公之母也僖公十一年公及聲姜會齊侯于陽穀十七年我滅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文公十六年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聲姜薨毀泉臺(左傳)謚曰聲

出姜文公夫人文公四年逆姜氏于齊九年春出姜如齊歸寧也出姜生子惡及視惡立爲大子文公二妃敬嬴者(公穀並作熊氏謚曰頃熊)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公子遂宣公長又屬諸遂遂欲立之十八年文公薨大子惡立冬十月遂弒惡及視而立宣公出姜

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
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宣公八年嬴氏薨左傳謚曰敬

穆姜 宣夫人

穆姜宣公夫人宣公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穆姜至自齊
十八年公薨子成公立成公九年伯姬歸于宋 穆姜女 季孫行父
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行父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
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
敢拜大夫之重勤賦綠衣之卒章而入叔孫僑如通于穆姜欲
去季孟而取其室十六年秋諸侯會于沙隨謀伐鄭公將行穆
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

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七月公會伐鄭將行姜
又命公如初僑如又譖季孟于晉晉遂不見公執季孫行父于
苕丘冬十月出叔孫僑如奔齊于是穆姜徙居東宮
襄公九年薨于東宮穆姜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
艮之隨 蓋五爻皆變唯二不變是謂艮之隨也 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 猶無
也是于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
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
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
人而與于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夫故曰下位不可謂元不靖
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也故淫不可謂貞
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
必死于此弗得出矣左傳

齊姜 成夫人　定姒 襄公母　敬歸 襄公妾　齊歸 昭公母

齊姜成公夫人成公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齊姜至
自齊襄公二年薨謚曰齊定姒者成公妾襄公之母姒氏杞女
也襄公四年薨謚曰定 左傳 公羊作弋氏曰定弋注定弋皆小君
敬歸襄公妾敬歸敬歸之娣歸姓胡女也敬歸生子野齊歸生
子稠襄公三十一年公薨立子野毀而卒立子稠是為昭公
昭公十一年齊歸薨謚曰齊 左傳

孟子 昭夫人　定姒 定夫人　公子荊母 哀公妾　悼公母 哀公妾

孟子昭公夫人吳女諱同姓故曰孟子若宋女然哀公十二年薨
左傳
定姒定公夫人哀公母姒氏杞女定公十五年薨 左傳
公子荊母哀公之妾也荊母嬖哀公二十四年將以為夫人使
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
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
下娶于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
之而以荊為大子國人始惡之 左傳 檀弓 悼公之母死哀公為
之齊衰有若曰為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
死禮 檀弓

列女傳　施氏婦

施氏婦者齊管于奚之女也母叔肸妾叔肸妻不聘（無媒禮）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生公孫嬰齊而出之嫁于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嬰齊嬰齊以其外弟爲大夫嫁其外妹于施孝叔（惠公五世孫）晉郤犨來聘求婦于嬰齊嬰齊奪施氏婦以與之婦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遂行生二子于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

左傳

敬姜

敬姜公父穆伯妻文伯歜之母也公父歜飲南宮說（孟懿子弟）酒以露睹父（魯大夫）爲客羞鼈焉小睹父怒相延食鼈辭曰將使鼈長而後食之遂出敬姜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鼈于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之五日大夫辭而復之（列女傳敬姜博達知禮穆伯先死文伯出學而歸敬姜見其友降階而郤行奉劍而正履若事父兄敬姜召而數之曰昔者武王罷朝而絲絕去古顧無可使結之者俯而自申之故能王桓公坐友三人諫臣五人日舉過者三十人故能霸周公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髮所執贄而見于窮閭隘巷者七十餘人故能存周室彼二聖一賢者下人如此其所與遊皆過己者也是以日益而不自知也今子年少而位卑所與遊者皆爲服役子之不益明矣文伯謝乃擇嚴師友而事之所與遊者皆黃耄倪齒文伯引衽攘捲而親饋之敬姜曰子成人矣文伯相魯敬姜曰吾語汝治國之要盡在經矣夫幅者所以正曲枉也不可不彊故幅可以爲將畫者所以均不均服不服也故畫可以爲正物者所以治蕪與莫也故物可以爲都大夫持交而不失出入而不絕者捆也捆可以爲大行人推而往引而來者綜可以爲關內之師主多少之數者均也均可以爲內史服重任行遠道正直而固者軸也軸可以爲相舒而無窮者摘也摘可以爲三公文伯再拜受教）歜當退朝朝敬姜敬姜方績歜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大夫稱主妻亦如之）懼于季孫（季康子）之怒也其以歜爲不能事主乎敬姜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大采五采也少采三采也）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

諸侯朝脩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紞（紞冠之垂者）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紘纓無緌者綖冕上之覆也）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

妾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絶祀也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不淫矣季康子肥敬姜之從孫敬姜如季氏肥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肥辭于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于外朝合神事于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于外朝合家事于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及肥如敬姜闔門與之言（闔也）皆不踰閾敬姜祭悼子（穆伯父季悼子紇）肥與焉酢不受徹俎不宴宗不具不繹（不具不宴人繹不與繹也）繹不盡飫則退仲尼聞之以爲別于男女之禮矣季康子肥嘗問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肥曰雖然肥願有聞于主曰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反于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于舅姑者也其欲室歌也饗其宗老而爲賦綠衣之三章老請守龜卜室之族師亥（魯師）聞之曰善哉男女之饗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人謀而不犯微而昭矣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今詩以合室歌以詠之度于法矣（國語）歜卒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吾有斯子也吾將以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于禮也夫（記檀弓又曰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國語歜卒敬姜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掐膺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欲明其子之令德也孔叢子公父文伯死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相室諫之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于魯退而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死而內人從死者二人焉若此于長者薄于婦人厚也韓詩外傳略同）是朝哭穆伯而莫哭歜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國語）季孫肥之母死陳褻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爲陳于斯命撤之（國語）

漆室女

漆室女過時未適人當穆公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其鄰婦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耶女曰吾憂君老太子幼鄰婦笑曰此大夫之憂婦人何與焉女曰非子所知也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佚踐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鄰人女奔隨人亡其家倩吾兄行追之溺流而死令吾終身無兄吾聞河潤九里漸洳三百步今君老悖太子少愚偽日起禍及眾庶婦人獨安所避乎〔…〕年魯果亂齊楚攻之男子戰鬥婦人轉輸不得休息（列女傳〔illegible〕）

[illegible]

襄平李鍇鐵君甫纂

齊諸臣傳

高傒(高莊子附)　高固(宣子)　高無咎(子弱附)　高厚　高止(子豎高酁附)　高偃　高張(昭子)

高傒者齊上卿高敬仲也(杜注國子高子天子所命為守臣)桓公十四年(莊二十二年)傒及魯人盟于防(左傳)二十六年(閔二年)魯有哀姜慶父之亂二君殺死(謂子般與閔公)國絕無嗣桓公使傒存之立僖公(國語)(內傳閔二年高子來盟是也)傒子曰高莊子(名未詳)高固者齊卿高宣子也惠公五年(宣五年)魯宣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秋九月固往逆女

冬反馬于魯(禮送女留其送馬三月廟見遣使反馬)頃公五年(宣十五年)固會魯仲孫蔑于無婁七年(宣十七年)晉使郤克徵會于我郤克跛適頃公母蕭之笑于房郤克怒公使固及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歛盂固逃歸晉于是執三子寬緩之逸十年(成二年)晉及魯衛伐我從我師于莘六月至于靡笄之下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曰欲勇者賈余餘勇明日戰于鞌我師敗績固卒謚曰宣子二無咎厚無咎嗣卿[illegible]公六年(成十五年)無咎及諸侯之大夫會吳于鍾離七年(成十六年)[illegible]于鄢陵無咎及國佐以兵會晉師初慶克通于聲孟子(靈公母)八年(成十七年)國佐相靈公會伐鄭無咎及鮑牽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秋七月刖鮑牽而逐無咎無咎奔莒其子弱以盧叛十二月盧降盧高氏邑也無咎既逐厚嗣高氏靈公十五年(襄六年)我滅萊遷萊于郳厚及崔杼定其田十七年(襄八年)厚及諸侯之大夫會于邢丘十九年(襄十年)會吳于柤厚傅太子光先會諸侯于鍾離二十五年(襄十六年)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使諸大夫盟厚厚逃歸二十六年(襄十七年)公伐魯圍桃厚圍臧紇于防魯師逆臧紇歸我師去之獲臧堅二十八年(襄十九年)公東遷太子光而立公子牙使厚及夙沙衛傅之公疾崔杼微逆光而立之五月靈公薨莊公(公子光)即位夙沙衛以高唐叛秋八月崔杼殺厚于灑藍而兼其

室子高止字子容為大夫事景公景公四年(襄二十九年)止會諸侯之大夫城杞秋九月公孫蠆公孫竈放止于北燕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止子豎以盧叛十月閭丘嬰圍盧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立傒之曾孫酁豎乃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緜而寘旃(左傳)

高偃傒玄孫為大夫事景公景公十八年(昭十二年)偃帥師納北燕伯款于陽偃卒子高張是為高昭子景公三十五年(昭二十九年)魯昭公處于鄆公使張唁之三十八年(昭三十二年)張會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城成周明年張後期不從諸侯四十六年(定八年)張及國夏帥師伐魯西鄙五十八年(哀五年)公疾使張及國夏立

十茶與嬖公子丁來秋九月公卒子荼立群公子出奔悼公元
年 六 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攻高張闞之與
國夏來如公戰于莊之衢敗國人追之國夏及張奔魯秋七月
陳乞逆弑荼而立公子陽生殺荼謚曰昭後
國歸父 莊子 國佐 武子 附 國弱 景子 國夏 惠子 國書
國懿伯 貞子 成伯高父 國昭子
國歸父者齊上卿國莊子也事昭公昭公二年 僖二十九年 歸父會
王子虎及諸侯之大夫盟于翟泉六年 僖三十二年 歸父聘于魯自
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孫辰曰國子為政齊猶有
禮勸魯侯來朝卒謚曰莊子佐嗣佐是為國武子賓媚人也惠

備要 齊諸臣傳卷九 三

公十年 宣十年 公薨崔杼有寵于公佐及高固畏其偪而逐之冬
佐報聘于魯頃公十年 成二年 晉郤克會師伐我戰于鞌我師敗
績晉師入自丘輿擊馬陘公使佐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
聽客之所為 賓謂晉也 佐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 同叔蕭君之字
齊侯外祖父號不言其母故遠言之 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
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
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
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
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
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

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
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
霸也 杜注夏伯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一曰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 勤而撫之以役王
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
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
矣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
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
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
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晉人許之佐及晉師盟于
爰婁靈公六年 成十五年 佐及諸侯同盟于戚七年 成十六年 秋佐會周

備要 齊諸臣傳卷九 四

尹子及諸侯伐鄭慶克通于聲孟子 靈公母 鮑牽以告佐佐召慶
克而謂之克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明年諸侯伐鄭佐相
公以會高無咎鮑牽處守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
子角 頃公子 國子知之秋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其子高
弱以盧叛公使崔杼慶克帥師圍盧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
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公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
月盧降使佐子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九年 成十八年 為慶氏之難
故公使士華免以戈殺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使清
人殺國勝勝弟弱奔魯既而公使嗣國氏謚佐曰武弱是為
國景子景公元年 衛獻公使孫氏復入于衛晉討衛執

衛侯公爲衛故如晉㝢相使晏嬰私于羊舌肸曰晉君宣其明
德于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
今爲臣執君若之何羊舌肸以告晉侯乃許歸衛侯七年昭元年
弱會諸侯之大夫于虢十六年昭十年弱如晉葬平公十七年昭十
一弱會諸侯之大夫于厥慭（左傳）弱卒謚曰宗
年國夏者佐之孫惠子也亦述事景公景公四十二年定四年夏會
王臣劉子及諸侯于召陵侵楚四十五年定七年夏帥師伐魯西
鄙四十六年定八年夏及高張再伐魯荀寅士吉射叛晉五十六
年哀元年夏帥師圍戚救荀寅五十七年哀四年夏伐晉取邢任欒
鄗逆時陰人盂壺口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五十八年哀五年公

尚史　齊諸臣傳卷九

疾使夏及高張立子荼寘羣公子于萊秋九月公薨子荼立明
年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攻高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
于弦施弦多如奔魯陳乞遂殺子荼而立悼公（左傳）夏卒謚曰惠
國書者亦齊卿悼公五年哀十年吳會魯伐我南鄙師于鄎我弑
悼公赴于師吳師乃還明年我爲郞故書及高無㔻帥師伐魯
及清戰于郊魯右師奔左師入我軍五月魯會吳伐我克博至
于嬴書將中軍高無㔻將上軍宗樓字子陽將下軍以䋲之戰于
艾陵吳敗高無㔻書敗吳胥門巢吳卒助之大敗我師獲書及
公孫夏閭邱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魯
魯公使大史固歸書之元寶之新篋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

書子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左傳）書子覬國氏又有
懿伯懿伯生貞孟貞孟生成伯高父所謂成子高也（世本）成子高
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高曰
吾聞之也生有益于人死不害于人吾縱生無益于人吾可以
死害于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又曰葬也者藏
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于衣椁周
于棺土周于椁反壤樹之哉又有國昭子名系未詳蓋國書之後國昭子
之母死問于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
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曰噫毋曰我喪也斯沾斯盡
也沾覘視也謂有事人盡視之爾專之賓爲賓焉主爲主焉婦人從男子皆西

尚史　齊諸臣傳卷九

鄉（禮記檀弓）
論曰高國天子之命卿宜以禮幹國而徇欲比私易寘適庶亂
天紀隕姜業推競之道顧若是與國佐顯責慶克不可謂智嚴
其防止其罰內事隱匿之可也墻茨不掃而手援之宜其及也

鮑叔牙　鮑牽莊子　鮑國文子

鮑叔牙者姒姓之後鮑敬叔之子也爲齊大夫傅公子小白管
齊襄公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
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
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賤臣知棄矣召忽曰子
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鮑叔曰子如是何不免之
有乎管仲曰不可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廣閑將有國者未
可知也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于齊國也譬之猶
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吾觀小白必不爲後矣管仲曰不
然夫國人憎惡糾之母以及糾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

而賊事未可知也夫定齊國者則此二公子將細已也小白之為人無小智惕而有大慮非夷吾莫容小白天不幸降禍于齊糺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糺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況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管仲曰夷吾之為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糺哉鮑叔曰然則奈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鮑叔乃出隱傳小白○按管仲論小白與糾非不合始附之

初襄公立無常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小白出奔莒襄公十二年（莊八年）公孫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明年雍廩（齊大夫）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遂立是為桓公（左管子襄公薨公子糾踐位國人召小白鮑叔曰胡不行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知召忽六國人召我猶不得入也鮑叔曰管仲得行其知于國國可謂亂乎召忽強武豈能獨圖我哉小白曰夫雖不得行其知豈且不有焉乎召忽雖不得衆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鮑叔曰夫國之亂也智人不得作內事朋友不能相合揜而國乃可圖也乃命車駕鮑叔御小白乘而出于莒小白曰夫二人者奉君令吾不可以試也乃將下鮑叔履其足曰事之濟也在此時事若不濟老臣死之公子猶之免也乃行至于邑郊鮑叔令車二十乘先十乘後乃告小白曰夫國之疑二三子莫忍老臣事之未濟也老臣是以塞道叔乃誓曰事之濟也聽我令事之不濟也免公子者為上死者為下吾以五乘之賓距路鮑叔乃為前驅遂入國逐公子糾管仲射小白中鉤與公子糾召忽遂走魯桓公踐位于是劫魯使齊納公子糾而不能一了糾殺作而後命而既厚異）公使叔牙為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于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則管夷吾乎臣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于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于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于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于死對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使人請諸魯

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之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公使請諸魯如叔牙之言魯束縛以予使者使者受而以退比至三釁三浴之公親逆之（論語）（韓非子）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之諸公子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為先達者相收管仲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未殺若小白先入為君魯人殺仲而殺之鮑叔乃相之）公嘗與管仲甯戚叔牙飲酣公謂叔牙曰盍不起為寡人壽乎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如莒也使管子毋忘束縛在魯也使甯戚毋忘飯牛車下也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社稷必不危矣（管子小稱）叔牙既進管夷吾以身下之子孫世祿于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叔牙之能知人也（史記）（韓非子晉侯刑叔）公疾之鮑叔曰大夫不亡吾不敢亡吾不敢亡齊不重且夫持危之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君乃大君不亡和鮑叔曰寡人欲鑄刑鼎... [illegible] 鮑叔牙曾孫鮑莊子也慶克通于聲孟子（聲孟子靈公母）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鮑牽見之以告國佐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告孟子孟子怒靈公八年（成十七年）國佐相公會諸侯伐鄭及高無咎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

子角（頃公子）國子知之秋七月刖鮑牽而逐高無咎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卒謚曰莊鮑國者牽之弟文子也初為魯施孝叔臣相施氏忠鮑牽既刖召于魯而立之景公十六年（昭十年）欒施高彊皆耆酒有告陳無宇曰子旗子良（欒高）將攻陳鮑亦告鮑氏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三戰皆敗之欒施高彊奔魯陳鮑分其室四十七年（定九年）魯陽虎以陽關叛魯伐之虎來奔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公將許之國諫曰臣嘗為隸于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于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于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

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于季氏而大于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公乃執陽虎（左傳）國卒謚曰文國之孫牧見逆臣傳

管夷吾（召忽　管脩附）

管仲夷吾者管莊仲之子姬姓之後潁上人也及召忽並傅公子糾襄公十二年（莊八年）無知之亂作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左傳）桓公元年（莊九年）雍廩（齊大夫史作雍林以為地名誤）殺無知公子糾與小白皆歸爭先入夷吾扞弓射小白中鉤小白僵夷吾以為小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小白已死矣鮑叔因疾驅先入小白立是為桓公（呂氏史記高國陰召小白于春秋言魯人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溫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內應故得先入）夏師及魯師戰于乾時魯師敗績鮑叔帥師請于魯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魯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子　桓公問于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者社稷定矣公召則可得不亟不可得也將使乎魯魯乃來歸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為生臣忽為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也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兩立行不虛至子其勉之行入齊境自刎而死君子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夷吾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左傳　呂氏春秋管子得于魯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其謳歌而引管子恐魯之止而殺己也欲速之齊謂役人曰我為汝唱汝為我和其所唱適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　韓非子）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饑渴過綺烏封人而乞食烏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因竊謂仲曰適幸及齊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立夷吾為仲父既任政謂公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國都以內鄙都以外謂三分國都以為三軍五分其鄙以為五屬也）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為之終（以為葬也）而慎用其六柄焉（生殺貴富貧賤也）于是使四民勿雜處以成民事制國為二十一鄉以定民居作隱令寄政以為三軍立五屬五正以為五鄙公曰吾欲從事于諸侯其可乎夷吾對曰未可國未安公曰安國若何對曰脩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公曰諾國既安矣公曰其可乎對曰未可鄰國未親公曰親鄰國若何對曰審吾疆埸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重

為皮幣以驟聘覜于諸侯以安四鄰為游士八十人多其資幣
以號召賢士以監其所好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本大末小不
能相使也[illegible]桓公問管仲曰治國最奚患對曰患社鼠公

曰何患曰君亦見夫為社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掘穴託
其中燻之焚木灌之塗阤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
右出則為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內間主之
情以告外外內為重諸臣百吏以為富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
君不安據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即位數年甲兵大足四鄰大親萊莒徐夷吳
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說苑〉桓公五年〈莊十三年〉公與魯會于柯既盟
曹沫執匕首劫公公許盡歸魯侵地既而悔欲倍其約夷吾曰
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于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于
是乃遂割魯侵地〈史記〉魯莊公感其德為之城小穀小穀夷吾之
私邑也十〈莊三十二年〉二十五年〈閔元年〉狄人伐邢夷吾言于公曰戎狄
[illegible]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
豈不懷歸畏此[illegible]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

公救邢公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
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三十年〈僖四年〉公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
遂伐楚楚問師故夷吾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
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
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
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illegible]

[illegible]

之乘舟夫人蕩舟公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且復召之因更嫁
之公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寢息之戲不足以伐人國功業不可
冀也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不貢于天子三年矣
君不如為天子伐楚楚服因襲蔡曰余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
兵聽從此義於名而利于實也三十三年〈僖七年〉鄭未服故公會諸侯盟于寗母
以謀鄭夷吾言于公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
無人不懷于是修禮于諸侯諸侯官受方物〈諸侯官司各于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
鄭伯使大子華聽命于會言于公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
〈鄭大夫〉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
所不利焉公將許之夷吾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
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
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于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

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于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公辭焉冬鄭伯請盟（左傳）三十五年（僖九年）會諸侯于葵丘王使宰孔賜文武胙且曰無下拜公欲許之夷吾曰不可乃下拜受賜（史管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且有後命曰毋下拜公召管仲而謀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王子帶召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三十八年（僖十二年）公使夷吾平戎于王王以上

卿之禮饗之夷吾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夷吾卒受下卿之禮而還（左傳）公既霸會諸侯于是公曰余乘車之會三兵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北至于孤竹山戎穢貊拘秦夏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吳越巴牂牁不庾雕題黑齒荊夷之國莫違寡人而中國卑我昔三代之受命者其異于此乎夷吾對曰夫鳳凰鸞鳥不降而鷹隼鴟梟豐庶神不格守龜不兆握粟而筮者屢中時雨甘露不降飄風暴雨數臻五穀不蕃六畜不育而蓬蒿藜莠並興昔人之受命者龍龜假河出圖雒出書地出乘黃今三祥未有見者雖曰受命無乃失諸侯乎公懼（管子史記桓公會諸侯而欲封禪管仲曰古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皆受命然後得封禪公曰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三代受命何以異乎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于是桓公乃止）四十三年（僖十七年）夷吾卒（左傳）諡曰敬夷吾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夷吾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夷吾死而桓公不用夷吾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管子公問曰二三大夫其猶能以國寧乎對曰鮑叔好直而不能以國詘賓胥無好善而不能以國詘寧

戚能事而不能以足息辨在善言而不能以信然臣聞之消息盈虛與百姓詘信然後能以國寧勿已者隰朋其可乎）夷吾之相齊也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連五家之兵設輕重九府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桓公以霸而夷吾亦富擬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為侈也（史記桓公之……）桓公欲伐宋陵其城之須內也未合管仲曰……桓公曰徒宋以為管仲對曰臣聞之……寡臣請攻之公以善遂與師伐之既至……公曰其有可入乎乃遂旅而去之又將知公之平陵見有年老而自奮者問其故對曰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使傭而未返也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管仲入見曰公之德惠不亦小矣特所見而恭惠焉公若何曰令國丈夫三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之……而走蘇公仲進而問之曰吾子相與并衛之時門下使者幾何人矣曰二十餘人管仲曰今與幾何人來曰與三人俱仲曰是

何也曰其一人父死無以葬[illegible]

[illegible]

尚旻

齊諸臣傳卷九

難也[illegible]雖也[illegible]難也君老而晚

[illegible]

而此楚楚為利之國也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

不聽遂與之盟吳吾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illegible]

盡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游辟也可人也吳吾死桓

公使為之服宦于大夫者之為之服也自吳吾始也[illegible]所謂有

宦于其後有管仲者任其為賢大夫[illegible]左傳世本莊

[illegible]

論曰吳吾召忽之死召忽正也方仲之束縛就囚畔期必得桓

而成伯不集不且為召忽之若乎委身事讎貳者且將以仲為

口實也

隰朋 [illegible]

隰朋齊大夫事桓公[illegible]給公令為東國[illegible]桓公[illegible]

[illegible]

師會秦師納晉惠公明年朋會周公忌父王子黨[illegible]立之

上子帶召戎伐京師秦晉伐戎以救周三十八年[illegible]公使隰

朋平戎于周使隰朋平戎于晉[illegible]吾將疾公往問之曰仲

父之疾甚矣若不諱政將安移之吳吾未對公曰鮑叔何如對曰鮑叔君

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不可以為政其人

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公曰然則孰可對曰隰朋

可朋之為人好上識而下問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

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勿已者朋其可乎朋之為人動

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嘆息曰天之生朋以為吳吾舌也身

死舌焉得生哉吳吾卒後十月朋亦卒

[illegible]

齊諸臣傳卷九

夫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不此其可比于君子之德矣 朋曾孫組紐公六年 襄二十五年晉伐我崔杼弑公使組請成晉許之左傳

甯戚

甯戚者衛人也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于是爲商旅將任車以至齊暮宿于郭門之外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盛從者甚衆戚飯牛居車下望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歌曰南山矸白石爛 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一作滄浪之水白石粲中有鯉魚長尺半敝布單衣裁至骭清朝飯牛至夜半黃犢上阪且休息吾將舍汝相齊國一作出東門兮厲石斑上有松柏青且闌粗布衣兮縕縷時不遇兮堯舜主牛兮努力食細草大臣在爾側吾當與爾適楚國○歌後人所爲也後漢書注引說苑云甯戚飯牛于康衢擊角而歌碩鼠爲商旅呂覽亦云歌碩鼠也 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公反至戚見說公以治境內明日復見說公以爲天下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使人問之衛衛用之未晚也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小惡亡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卒任之 呂氏韓非並桓公問置吏于管仲寡狀管仲曰寧戚何如對也生乘臣不知甯戚請以爲大田 公嘗問于戚曰吾何如而使姦邪不起民衣食足乎戚對曰貴在得賢而任之曰得賢奈何對曰開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祿顯其名則士至矣公曰既以舉賢士而用之矣微夫子幸而臨之則未有布衣屏奔之士踵門而求見者對曰是君察之不明舉之不顯而用之緩官之卑祿之薄也且夫國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主不好士諂諛在旁一阻也言便事未嘗見用二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習然後見察三阻也訊獄詰窮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執事適欲增國權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傑並興賢智來處五阻不去則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路也公曰善吾將著夫五阻以爲戒本也說苑

賓胥無 東郭牙 弗鄭 隰孫附 季友

賓胥無者事桓公管夷吾曰賓胥無堅彊以良可以爲西土公任之公嘗問夷吾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矣今吾有欲王其可乎夷吾對曰公當召叔牙而問焉鮑叔牙至公問焉叔牙對曰公當召賓胥無而問焉賓胥無趨而進公又問焉賓胥無對曰古之王者其君豐其臣教今君之臣豐公遵遁繆然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公曰昔者太王賢王季賢文王賢武王賢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旦輔成王而治天下僅能制于四海之內矣今寡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二三子以此觀之則吾不王必矣 管子桓公築樂書以社祀亦儀以封邪狀之劉向以公見之說苑晉無諫曰不可隰朋以下者皆以卜令君自以爲國君若何桓公問管仲管仲曰君有行之名安得有其實君其行也○說苑

東郭牙者亦嘗桓公時桓公問管夷吾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爲之有道乎對曰黃帝立明堂之議堯有衢室之問舜有告善之旌禹立諫鼓于朝湯有總街之庭武王有靈臺之復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也公曰吾欲效而爲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嘖室之議人有非上之所過內于嘖室之

諸有司執事者咸以服事无曠而不忘為此非容[illegible]讓以
東郭牙為之此人能以正事爭於君前[illegible]桓公
而問于國公怪之管仲吾曰國必有聖人也公曰譆日之役者
有執蹠而上視者意者其是邪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郭牙至
至吾曰此必是已乃延之而上分級而立管吾曰子邪言伐莒者
莒者對曰然管吾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
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吾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
君子有三色顯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湫然清淨者衰絰之色
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
艴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呿而不唫所言者莒也
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
故言之已按桓公時魯伐莒齊不伐莒也實非桓公將立
管仲令羣臣曰寡人將立管仲為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
入門而右東郭牙中門而立曰以管仲之智為能謀天下乎公
曰能以斷為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曰智能謀天下斷敢行大
事君因專屬之國柄焉以管仲之能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
危乎公曰善乃令隰朋治內管仲治外以相參說苑
家[illegible]同亦謂桓公時又有弗鄭季友家孫

皆從桓公以霸者 管子桓公使弗鄭為宅又大臣篇季友之為人也恭以精博于教多小信可游于魯衛[illegible]而文巧于辭不好立大夫而好結小信可游于楚

仲孫湫

仲孫湫者亦齊大夫桓公二十四年 莊三十二年 魯慶父弒子般立
閔公明年公使湫省難于魯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
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
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
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
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周亂王子帶來奔三
十九年 僖十一年 公使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

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是年秋為戎
難故諸侯戍周湫致之 左傳

論曰聞諸先民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信之待也良賈冬則資
絺夏則資皮豫之給也世稱桓公興霸之間牛口之下呰莖無
物哉明乎五阻可以得士辨乎嘖室可以得言二子不徒以虛
屢立矣

晏弱 桓子　晏嬰 仲　子晏 附 圉

晏弱者齊大夫晏桓子也事頃公頃公四年 宣十四年 魯公孫歸父
會公子穀見弱與之言魯樂 音洛 弱告高固曰子家 歸父字 其亡乎
懷于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

亡後四年歸父果來奔七年 宣十七年 晉使郤克徵會于我我怒郤
克遂執及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于斷道高固逃歸晉執弱于野
王執朝于原執偃于溫既而緩之逸十年 成二年 卒敗我師于鞌
靈公十一年 襄二年 魯齊姜薨公使諸姜宗婦往送葬召萊子萊
子不會使弱城東陽以偪之十四年 襄五年 弱[illegible]城東陽遂圍萊
四月甲寅堙之環城傅于堞明年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
我師我師大敗之遂入萊四月弱圍棠滅之遷萊于郳二十一
年 襄十二年 靈王求后于我公問對于弱弱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
天子求后于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
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二

十六年襄十七年弱卒左傳諡曰桓子嬰嗣晉子和公蹶伯十九會令嬰子是賢人之子出不仕
國不華而友有少長為上衆得二為次得一為下士處[illegible]被老
與貧交不失禮行此三者為上衆得二為次得一為下[illegible]君農
農用力應于父兄事賢多行此三者為上衆得二為次得一為
下以拔桓公距頃公六十餘年所謂晏子者或是弱之父但也
晏嬰者字仲弱之子也史記云萊之夷維人弱卒嬰麤縗斬苴絰帶杖菅
屨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為大
夫晏子[illegible]曰[illegible]可以能遠害矣不以[illegible]之是駁人之非[illegible]以世[illegible]也夫初事靈公靈公薨事
莊公莊公三年襄二十二年晉欒盈得罪自楚適齊嬰言于公曰商
任之會受命于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
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須無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
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冬諸侯會于沙

尚史　齊諸臣傳卷九

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嬰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
不懼四年襄二十三年我伐衛自衛將遂伐晉嬰曰君恃勇力以伐
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晏子春秋晏子臣于莊公公不說飲
酒召晏子晏子至公令樂人奏歌曰已哉已哉寡人不能說也爾何來為二奏然後知其為己也遂起北面坐地公曰[illegible]
地對曰嬰聞[illegible]之眾而無[illegible]而[illegible]好勇而[illegible]者禍必及其身若公者[illegible]而[illegible]
者[illegible]及其身公[illegible]遂趨而歸[illegible]入[illegible]公[illegible]莊公問晏子曰威當世而服天下時耶對曰行也[illegible]
邦內之民者[illegible]服境外之不善重士民之死力者[illegible]聽賃賢者能威諸侯安仁義而樂利世者能服天下公不
用是晏子退而窮處公任勇力之士而輕臣僕之死用兵無休國罷民害期年而身及禍人以[illegible]公問門而[illegible]天下公不
以為有亂也[illegible]以為有刑[illegible]人不存[illegible]令于闔[illegible]言晏子之在也公令于闔
熟謂[illegible]有凡者晏子存
為無後晉散乎而歸
六年襄二十五年崔杼弒公嬰立于崔氏之
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

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
君臣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
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
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啟而入枕尸股
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杼必殺之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杼立公弟杵臼而相之是為景公慶封為左相盟國人于大宮
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為忠于君利社稷者是
與有如上帝乃歃說苑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illegible]加大[illegible]于子[illegible]臣請改道
易行而治東阿三年[illegible]之曰[illegible]之治東阿也[illegible]
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illegible]君反以罪臣今臣之治東阿也[illegible]并會賦斂倉庫少內

尚史　齊諸臣傳卷九

事左右陂池之魚入于權家當此之時[illegible]君乃反迎而
賀[illegible]賢者之路[illegible]公知晏子賢任以國政三年而齊大
[illegible]名大夫不能治東阿而景公
[illegible]公任以國政至襄二十九年[illegible]
[illegible]
景公三年襄二十八年慶封與慶舍[illegible]政將謀公孫竈公孫蠆
子雅子尾也[illegible]使析歸父告嬰嬰辭既而欒高陳鮑之徒殺慶舍
慶封奔魯與嬰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公孫蠆曰富人之所欲也
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
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
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
夫民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

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四年(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說晏嬰因陳無宇遂納政與邑八年(昭[illegible]年)晉少姜卒明年公使嬰請繼室于晉既成昏嬰受禮羊舌肸從之宴相與語羊舌肸曰齊其何如嬰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于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謂以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釜)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如往市也)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于海民參其力二入于公而以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人

皆舜後陳氏之先)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言其先祖鬼神已共在齊)初公欲更晏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于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于是景公煩于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公為是省于刑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無宇以請乃許之([illegible]

王則遽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我將問焉晏子至求了[illegible]之晏子曰夫上當之侍晏行一臣行二今君行庶臣政不遵今若之授幣也果臣政不號孔子曰善嘗中又有儀將非是安于吁曾衣公問曰論曰莫[illegible]人而建今寡人與一國應之得不免乎亂何也對曰所謂賁二人而建者一人失之一人行之不人足以為衆矣今[illegible]之卑[illegible]以于自數一言于季氏之叔人之數非不衆所言者人也安行成交小閒而吳成施晏子使吳吳王曰吾聞[illegible]甘白[illegible]以從[illegible]以器吾于容焉何甚也晏子逢遲而對曰臣聞之[illegible]事不吏[illegible]主不能者必勞大事不得小事不為者必節大者不成致人小有不能乎人之門者必國此臣之所以行也如臣宜能以進食人者識晏子出王哭曰君識[illegible]納保而實高不者又曰晏主使于楚楚王進牆胃前晏了不[illegible]而食之楚丁[illegible]橋當去劍對曰臣闕之賜人寺前者小[illegible]宇[illegible]請柏不列今曰衆無數臣不敢劍非不知也篝許外[illegible]晏[illegible]使從左古曰[illegible]于天下之辨土也于可與晏于是使有[illegible]來人遇[illegible]間之使[illegible]舜人[illegible]是宜可以國之王曰喜晏子[illegible]與坐斷國之[illegible]濟[illegible]當世之[illegible]失冉鼎舟寢主默[illegible]無以之[illegible]旨有闕東楚以[illegible]之王曰[illegible]為者對曰是[illegible]人舟宰來而[illegible]吏欣[illegible]大笑曰歟國善[illegible]乎晏子曰無王不兄夫[illegible]之樹[illegible]君猶街之江地則化為楨可則地土使然兩夫于是齊愛有伯

之屬今名楚而善盜者土地之化使然嬰子何以使曾及吳楚事世傳無之)十月公孫竈卒司馬竈(齊大夫)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嬰曰惜也子旗(子雅子樂施)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二惠(公孫竈公孫蠆並惠公之孫故曰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個焉姜其危哉(說苑蘇[illegible]問于晏子曰當今諸侯孰危對曰莒其亡乎地侵于齊貨竭于晉是以亡也寡子累向)十二年(昭六年)公如晉請伐北燕晉許之遂伐北燕將納簡公(北燕伯出奔齊)嬰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果不克而還十六年(昭十年)陳鮑伐欒高氏(欒施子旗高彊子良)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嬰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五月欒高敗欒

施高彊奔魯陳鮑分其室晏子謂陳桓子曰必致諸公讓德之主
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義
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二十六年（昭二十年）公
疥（疥當作痎）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
言于公曰吾事鬼神豐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
祝史之罪也盍誅于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
盟屈建問范會之德于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晉國竭
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
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
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于祝史子稱是語何故

尚史　齊諸臣傳卷九　重

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
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
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于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
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
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神怒民痛無悛于心其祝史薦信
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
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為暴君使
也其言僭嫚于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
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
蜃祈望守之（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

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
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于市外寵之臣僭令于鄙私欲養求不
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
東姑尤（齊東界）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
詛君若欲誅于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illegible]）
齊大旱公召羣臣曰天不雨久矣吾使卜之祟在高山廣水欲
少賦斂以祠靈山何如晏子進曰不可夫靈山固以石為身以
草木為髮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曰祠河伯可乎
曰不可夫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鱉為民不雨國將亡民將滅彼
獨不欲雨乎曰為之奈何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
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公出野暴露三日果大雨公曰田
嬰侍于遄臺梁邱據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嬰對曰據
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

尚史　齊諸臣傳卷九　淇

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
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
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
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
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
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
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
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
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
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韓詩外傳景公出田十有七日）

而不反晏子求而見公公怒不正公見而怪之曰夫子何遽乎行無有急乎對曰然有急國人皆以君為樂民好所窮臣聞之魚鱉就淺故得乎釣網禽獸下都厚故得乎田獵今君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不亦過乎公曰不然為賓客莫應待邪則行人子牛在為宗廟不血食邪則祝人太宰在為獄不中邪則大理子幾在為國家有餘不足邪則巫賢在寡人有四股也而得代焉對曰然人心有四股而得代焉則善矣今四股無心十有七日不死乎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左右滅葭而席公曰寡人自以坐地二三子莫席而子獨搴草而坐之何也對曰臣聞之唯介胄與獄訟坐地今不敢以憂侍坐君矣又曰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殆所謂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所謂不祥也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為不祥也晏子問

景公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少皞氏之司寇始居此地季萴虞夏諸侯因之有逢伯陵殷諸侯姜姓因之蒲姑氏殷周之間諸侯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韓詩外傳景公遊于牛山之上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鬱鬱泰山使古而無死者則寡人將去此而何之俯而泣沾襟國子高子曰然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駑馬柴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況君乎俯而泣晏子曰樂哉今日嬰之遊也見怯君一而諛臣二使古而無死者則太公丁公至今猶存吾君方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惟事之恤何暇念死乎公慚舉觴自罰因罰二臣晏子同列于作史孔子[illegible]三十二年二十六年

齊有彗星公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于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也逸詩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公與晏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左傳孔叢子[illegible]四十八年定十年晏子卒史記謚曰平[illegible]

公當飲酒陳無宇侍望見晏子復于公曰請浮晏子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之賜卿位以尊其身嬰非敢為顯受也為行君令也祿以百萬以富其家嬰非敢為富受也為通君賜也臣以足之賜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閒士待臣而舉火者數百家如

此者為彰君賜乎為隱君賜乎公曰善為我浮無宇也 晏子說苑 朝乘弊車駕駑馬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交遊皆得生焉臣得飽食煖衣敝車駑馬以奉其身于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返不受公召晏子晏子至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飲食以先國人猶恐其侈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乎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辭不受 齊人好轂擊相犯以爲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乃爲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轂擊者不祥下車棄而去之國人乃不爲 [illegible] 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裂衣斷帶而不止晏子曰服之于內而禁之于外猶懸牛首于門而求買馬肉也公曰善使內勿服不旋月而國莫之服 新序 公飲酒而樂釋衣冠自鼓缶曰達駕迎晏子晏子朝服而至公曰寡人甚樂此樂願與夫子共之請去禮晏子對曰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盡勝嬰 [illegible] 勝君所以不敢亂者畏禮也上無禮無以使下下無禮無以事上 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可去也公曰善請革衣冠更受命 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晏子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殺之公

曰諾晏子曰鄧聚爲吾君主鳥而亡之罪一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罪二使諸侯以吾君重鳥而輕士罪三天子聞之必將貶黜吾君罪四此四罪者故當殺無赦公曰止吾過矣又有得罪于公者公大怒召左右支解之敢諫者誅晏子左持頭右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其支解人從何支始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 [illegible] 節儉力行重于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名于諸侯 [illegible] 也所著有晏子春秋 [illegible]

從齊魯傳 [illegible]

論曰子長記管晏特于軼事者越石父三致意焉蓋其積忼慨鬱中假物以鳴焉者執鞭之歎可見已予故嘗曰史記有所爲而為之非公天下之書也夫史所以紀事也 [illegible]

襄平李鍇鐵君撰

齊諸臣傳

陳完敬仲　陳孟思　閔孟克　陳須無文子　陳無宇桓子
陳開子亹　陳書

陳完者陳厲公子敬仲也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坤下巽上）之否☰☷（坤下乾上）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于土上山也（互卦三四五爻爲艮變卦二三四爻亦爲艮故曰山也此互體）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四爲諸侯變而之乾有國朝王之象）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艮爲門庭乾爲金玉坤爲布帛諸侯朝王陳贄幣之象）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在異國乎（風動物行而著于土故不在本國）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懿氏（陳大夫）卜妻完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桓公十四年（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完奔齊桓公使完爲卿辭曰羇旅之臣幸若獲宥及于寬政赦其不閑于教訓而免于罪戾弛于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

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爲工正飲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卒謚敬仲子夷孟思（史記作穉孟夷）孟思之子曰閔孟克（史記作湣孟莊）克之子曰陳須無（本名）

陳須無者完曾孫文子也莊公四年（襄二十三年）公伐衛自衛伐晉晏嬰及崔杼諫不聽須無見杼曰將如君何杼曰吾言于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晉有欒盈之難）群臣若急君于何有子姑止之須無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五年（襄二十四年）公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彊來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須無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崔杼見棠姜欲取之筮之遇困☱☵（坎下兌上）之大過☱☴（巽下兌上）史皆曰吉示須無須無曰夫從風（坎爲中男變而爲巽故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坎爲險爲水水之險者石也不可以動）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坎爲險兌爲澤澤之生物而有刺者蒺藜也恃之則傷）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三失位無應則喪其所歸也）杼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及後棠無咎與東郭偃亂崔氏慶封滅之卒如其占景公二年（襄二十七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晉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須無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

焉用之齊亦許之夏六月須無及慶封會諸侯之大夫于宋三年（襄二十八年）公朝于晉宋之盟故也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為于晉須無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重丘盟在二十五年）子其勸行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舍慶封子）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欒高陳鮑之徒殺慶舍公懼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伐內宮弗克遂出奔（左傳）須無卒謚曰文子無宇

陳無宇完五世孫桓子也無宇逮事靈公莊公十五年（襄六年）公滅萊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莊公五年（襄二十四年）楚使薳啟疆來聘且請會期秋閒將有晉師使無宇從薳啟疆如楚辭且乞師

冬楚子伐鄭以救我諸侯還救鄭楚子自棘澤還使薳啟疆帥師送無宇以歸六年（襄二十五年）莊公被弒弟景公立景公三年（襄二十八年）國人將討慶封須無謂無宇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于莊須無曰可慎守也已（言無宇不志于得則可慎守其家也）冬十月慶封田于萊無宇從須無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封卜之示之兆曰死無宇奉龜而泣乃使歸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遂殺慶舍八年（昭二年）四月晉韓須（韓起之子）來逆女無宇送女致少姜晉謂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為之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十月無宇歸十六年（昭十年）惠欒高氏皆耆酒盡于陳鮑氏而惡之有告無宇曰子旗（即欒施）子良（即高彊）將攻陳鮑亦告鮑氏無宇授甲而如鮑氏遂見鮑國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無宇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遂伐欒高氏敗之欒施高彊奔魯陳鮑分其室晏嬰說無宇無宇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子山子商子周者皆擧公子公孫蘱逐之來是無宇反之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棘子山邑）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公與無宇莒之旁邑辭穆孟姬（景公母）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卒謚曰桓子三開乞書乞見逆臣傳

開字子疆是為陳武子景公三十二年（昭二十六年）公納魯昭

公師及魯師戰于炊鼻冉豎（季氏臣）射開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季孫意如曰有君子白皙鬒須眉甚口意如曰必子疆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左傳）卒謚曰武（晏子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 [illegible]）書字子占是為孫書事景公為將伐莒莒子奔紀鄣（莒邑）使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及老託于紀鄣紡焉以度而

法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巇諸晉晉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
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我師入
紀簡公元年（哀十一年）魯會吳伐我書兄乞請書曰爾死我必得志書
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陳逆者宗子行亦命其徒具
含玉以示必死及戰于艾陵大敗我師書死之逆免（左傳）
論曰四時之序各以子代秋之于夏則從所不勝伏金越母而
代之盛盛則殺天之道也姜與莫盛于桓而嚴仲來伏金之道
可畏哉

苑何忌　烏枝鳴（附烏餘）　邴意茲　萊章

苑何忌烏枝鳴者並齊大夫景公二十六年（昭二十年）公使公孫青

聘于衛適衛亂青將事有禮衛定而告寧于我且言青公將飲
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與于青之賞必及
于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
以干先王二十七年（二十一年）宋華氏叛華登以吳師救華氏時烏
枝鳴戍宋齊師宋師敗吳師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烏枝鳴曰
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去備兵也）彼多兵矣請皆用劍
從之遂敗華氏曾苑何忌及晉衛之師救宋大敗華氏圍諸南
里二十六年（二十六年）公如晉治公師及邾師戰于炊鼻苑何忌取
林雍耳斷其足以師從有烏餘者亦齊大夫事具晉傳（左傳）
邴意茲者齊大夫景公五十一年（定十三年）公及衛靈公次于垂葭

[illegible]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
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
河內公皆欲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悼公九年（哀六年）陳乞
攻國夏高張高國敗邴意茲奔魯（萊章亦齊大夫）平公十年
（哀二十四年）晉伐我取廩邱軍吏令繕將進萊章曰君卑政暴往歲
克敵（謂前年會敗虞）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躗言也（躗過也）役
將班矣晉師果還（左傳）

殖綽　郭最　州綽

殖綽郭最皆齊大夫勇士也事靈公靈公二十七年（襄十八年）晉會
諸侯伐我公禦諸平陰公登巫山以望晉師晉畏其衆也乃脫歸

晉人從我師夙沙衛殿（齊寺人）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
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于隘以塞道（衛恨其言故塞道欲使晉獲之）晉州
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
衷殖綽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
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遂至齊
都焚我四郭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于東門中以枚數闔（枚馬
撾闔門扇）而還殖綽郭最亦後歸齊及莊公（光）夙沙衛以高唐叛莊
公圍之殖綽從衛師遂臨衛莊公二年（襄二十一年）州綽以欒盈
黨來奔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
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公為勇爵殖綽郭最

殺其馬刎頸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可
以與于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然二子者譬于
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公被弒州綽死之殖綽役之衛
孫林父叛衛晉為之戍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
追之孫氏臣雍鉏獲綽左傳

東郭書　敝無存　王猛　犂彌　叔旗 顏晉附

東郭書敝無存王猛犂彌皆齊人景公四十七年定九年公伐晉
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于
高國至夷儀敝無存先登求自門出死于霤下東郭書讓登予扳
非人所樂故讓衆 食役而已先登 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

而後下彼登城者盡與而後下入城蓋獨讓言恐其先下也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
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言登城有犂彌之難今又有王猛之難
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靳車中馬言如驂馬之隨靳也遂克夷儀晉車千乘
在中牟役我于五氏敗我師公賞犂彌犂彌辭曰有先登者臣
從之晳幘而衣狸製幘髮有巾狸製狸製裘也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
也吾貺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彼謂王猛言彼與我若賓旅相從俱進退
乃賞犂彌公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
三襚之襚衣也比殯三加襚衣與之犀軒與直蓋犀軒卿車直蓋高蓋而先歸之坐
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四十八年定十年公會魯定公于夾谷
犂彌言于公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

志焉公從之孔丘令以兵擊萊人責公公遽辟之歸魯汶陽之
田簡公元年哀十一年魯會吳伐我東郭書曰三戰必死
于此矣戰于艾陵展如敗書死之又有顏庚者是為顏涿聚附傳
有顏涿聚為齊公臣者事以見于傳平公九年哀二十三年晉荀瑤伐齊戰于犂丘顏庚死
之庚子晉十三年七年哀二十七年晉伐鄭齊將救之陳恒屬孤子三日
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晉曰隰之役郲而父死焉以
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
左傳

論曰郲萊測敵若觀火而郲獨乘軒國君固以進為多矣州綽
蹻旅東郭微者然從難從師有死無貳管蒯羅賊綠麻同功若

夫加三襚繫五邑亦所以忠厚報下也

徒人費　石之紛如　孟陽附

徒人費者齊戍役也襄公十二年莊八年公游于姑棼田于貝丘
見大豕人立而啼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于徒人費弗得
鞭之見血走出遇賊連稱管至父作亂遇之于門劫而束之費曰
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
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
足于戶下遂弒公石之紛如孟陽皆齊小臣左傳

逢丑父　邴夏

逢丑父邴夏皆事頃公頃公十年成二年晉郤克會魯衛之師以

伐我陳于莘邴夏御公逢丑父爲右及戰我師敗績韓厥中
御而從公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
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與公易位將及
華泉驂絓于木而止丑父寢于轏中（轏士車）蛇出于其下以肱擊
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丑父]以[逢]
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公免韓厥獻丑父郤[克]將戮之呼曰
自君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將爲戮乎郤克曰人不難
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公既免求
丑父三入三出（左傳）

申鮮虞（傅摯附）　閭邱嬰（閭邱明附）　祝佗父　申蒯（殷蔑附）

申鮮虞閭邱嬰者莊公近臣崔杼弒莊公閭邱嬰以帷縛其妻
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
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行及弇中（狹道）將舍嬰曰
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言道狹一人敵一人耳）遂舍枕轡
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
當也遂奔魯僕賃于野以喪莊公楚人召鮮虞鮮虞如楚爲右
尹鮮虞子傅摯亦事莊公以武力聞崔慶敗閭邱嬰復于齊（嬰復
齊事不載見昭公四年九年）襄二十九年公孫蠆放高止于北燕其子豎以盧叛
嬰帥師圍盧豎奔晉六年（襄三十一年）公孫蠆害嬰欲殺之使帥師
伐陽州魯問師故蠆殺嬰以說于魯師嬰子閭邱明悼公三年

（哀八年）我及魯平明如魯涖盟且逆季姬以歸六年（哀十一年）魯會吳
伐我宗樓字子[?]（齊大夫）將下軍與明相厲及戰于艾陵明死之（左傳）

祝佗父者莊公之嬖臣也崔杼弒莊公佗父祭于高唐至復命
不說弁（爵弁祭服說同脫）而死于崔氏申蒯者侍漁者也退謂其宰曰
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杼又殺
鬷蔑于平陰鬷蔑者平陰大夫亦公之外嬖也時賈舉（勇力之士莊公侍）
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之（左傳）韓詩外傳崔杼弒莊
公荊蒯芮使晉而反其僕曰君無道諸侯莫不聞夫子死之不
亦難乎荊蒯芮曰善哉而言也早言我能諫諫而不用我能去
今既不諫又不去吾食亂君之食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
而死僕曰人有亂君猶必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
刎于車上新序崔杼弒莊公有陳不占者聞難將赴之比去餐
則失匕上車失軾御者曰怯如是去有益乎不占曰死君義也
無勇私也不以私害公（新序）遂往聞戰鬪聲恐駭而死

南史氏

南史氏者齊史也崔杼弒莊公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杼殺之
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
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左傳）韓詩外傳田常弒簡公盟于國人
曰不盟者死及家石他曰舍君以
全親非忠也舍親以死君非孝也乃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劍以
死矣陳恒弒君使勇士六人劫子淵棲子淵棲曰子之欲與
我以我為知乎臣弒君非知也以我為仁乎見利而背君非仁
也以我為勇乎劫我以兵懼而與子非勇也吾無此三者何補
於子有此三者終不從子矣乃舍之孔叢子東郭亥欲攻田氏
執贄見夫子而訪焉夫子弗應子貢使答之子貢曰子生也任甲
而圖之夫早則人不附圖大則人擇之殆非子之任也馬方戰
鼓而驚之繁方絶鞅而填之其邑必矣東郭亥色戚而既肘鞭
乎弟子無曰既而夫子曰亥欲爲義
者也告之以難易則懼恐懼之哉

論曰晏子有云君為己死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嗚呼死亦未易
者夫雖然厚祿之家見危而遷勁以君市者佗佗乎與此有間
乎大史氏踏白刃以整天紀盾昭杼昏蔡雞為董狐之直哉

諸公子傳　公子無虧　公子雍　大子舍　公子彊（角因錄附）

公子無虧（史作無詭）字武孟桓公子長衛姬之所生也桓公二十六年（閔二年）狄滅衛宋立戴公以廬于曹桓公使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材木也使立門户）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四十三年（僖十七年）公既立孝公為大子又許雍巫（即易牙）立無虧冬十月公卒雍巫與

寺人貂殺羣吏而立無虧孝公奔宋明年宋襄公以諸侯伐我三月我殺無虧宋立孝公而還（左傳）

公子雍亦桓公子宋華子之所生也桓公卒無虧立孝公元年（僖十八年）宋伐我我殺無虧雍及元潘商人四公子之徒與宋人戰敗雍奔楚五年（僖二十六年）魯僖公以楚師伐我取穀寘雍于穀雍巫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大和公子六昭元潘商人與無虧雍昭為孝公元為惠公潘為昭公商人為懿公無虧立而見殺雍亦不得立傳曰桓公之子七人為上大夫于楚蓋莫可考云

大子舍昭公子子叔姬之所生也叔姬無寵舍無威昭公二十年（文十四年）公薨子舍立秋七月商人弒之而自立（左傳）

公子彊公子角公子因公子鑄皆頃公子頃公七年（成二年）我怒晉郤克夏會于斷道晉執我使明年頃公會晉侯盟于[illegible]以彊為質于晉晉師還靈公八年（成十七年）公會伐鄭鮑牽[illegible]高無咎鮑牽將不納公而立公子角高鮑由是得罪公子因字子成鑄字子工景公十四年（昭八年）公孫竈卒欒施殺梁嬰（[illegible]）而逐固及鑄皆奔魯欒高敗陳無宇反之而皆益其祿（左傳）

公子牙　公子鉏　荼　買　嘉　駒　黚

公子牙靈公子母曰仲子仲子生牙而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大子許之靈公遂東大子光使高厚傅牙為大子公疾崔杼逆

光立之執牙于句瀆之邱公子鉏公子買（買一作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黚皆羣公子也鉏居魯之南郭故又謂之南郭且于莊公二年（襄二十年）公復討公子牙之黨執買于句瀆之邱鉏奔魯叔孫還奔燕還亦齊之公族也景公二年（襄二十八年）崔杼死慶封出亡公乃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七年（昭元年）鉏納去疾（莒君[illegible]）子于莒（死為莒師公）三十二年（昭二十六年）公將納魯昭公使鉏師師從之戰于炊鼻不克納而還五十八年（哀五年）公疾使安孺子荼而寘羣公子于萊公薨嘉駒黚奔衛鉏及陽生（即悼公）奔魯故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黨所也）明年陳乞召陽生[illegible]

孫不入于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遂行
陽生竟得立左傳晏子景公有男五人所使傅之者皆有車百乘者也晏子為一焉公召其傅曰勉之將以所
傅為子及晏子晏子辭曰君命其臣據其有以盡其力臣敢不勉乎今人人命之曰將以而所傅為子此樹黨傾國之道也嬰
不敢受命又曰淳于人納女于景公生孺子荼公愛之諸田欲廢公子陽生而立荼公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廢長立少不可
以教下尊孽卑宗不可以利所愛長少無等宗孽無別樹姦之本也不聽公沒田氏殺君荼立陽生殺陽生立簡公殺簡公而
取齊國

公孫竈欒氏子雅　公孫蠆高氏子尾　欒施子黑肘　高彊

公孫竈公孫蠆者皆惠公孫竈字子雅所謂欒氏也蠆字子尾
所謂高氏也竈蠆壯事頃靈莊三公景公時慶封當國慶封好
田而耆酒與慶舍子封之政又嬖盧蒲癸與王何癸與何皆莊公黨癸與

何將謀慶氏故怒諸大夫及竈與蠆慶封知之與諸大夫共謀
欒高氏景公三年襄二十八年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蒲癸王何將
攻慶氏十一月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癸何執寢戈蠆抽桷
擊扉三癸自後刺之何以戈擊之慶舍死慶封奔魯公與蠆邑
辭多受少與蠆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為忠故欒高又有寵四年
襄二十九年竈蠆放大夫高止于北燕五年襄三十年蠆及諸侯之大夫
會于澶淵宋災故六年襄三十一年蠆告閭邱嬰使伐魯復殺之以
說于魯于是工僂灑渻竈孔虺賈寅閭丘嬰之黨出奔莒出羣公子
子山子商子周九年昭三年晉少姜卒嗣昏于我韓起來逆女蠆
為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更嫁公女也公子公女嬖丈耳九

月竈也放盧蒲嫳于北燕嫳慶封黨是年十月竈卒又五年蠆卒韓非子景公之晉問政于師曠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公歸思得師曠
之所謂公子尾公子夏家富而民說之此危吾位者也謂我惠民者使與二弟爭民邪于是發粟散財惠施于民居二年子
夏逃楚子尾走晉○按其子欒施高彊無二弟出奔出亡竈
子欒施蠆子高彊施字子旗彊字子良景公八年昭二年晉韓起
來納幣聘少姜見竈蠆召施使見起起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
見蠆蠆見彊起謂之如施大夫多笑之唯晏嬰信之曰夫子君
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及蠆卒施欲治其室欲并治子良之家政
殺梁嬰子尾家宰而立彊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
也授甲將攻之陳無宇善于蠆亦授甲將助之或告施施不信
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于道遂如陳氏無宇將出矣聞之而

還游服而逆之施請命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
聞子盍亦授甲無宇請從施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
其不濟吾又寵秩之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周書曰惠不惠茂
不茂康叔所以服弘大也無宇稽首曰頃靈頃公靈公欒氏所事之君福子
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欒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彊于陳鮑氏
而惡之十六年昭十年夏有告陳無宇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
告鮑氏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彊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
門公卜使王黑齊大夫以靈姑鉟公旗名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
明不敢與君同五月戰于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
施彊奔魯會叔孫婼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婼語諸大

夫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為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從適晉五十一年定十三年晉知韓魏奉晉侯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伐晉侯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晉侯師敗奔朝歌明年晉人敗之于潞獲彊左傳

公孫捷　公孫青

公孫捷又曰淵捷字子車頃公孫景公十四年昭八年欒施逐之

奔魯十六年昭十年陳無宇反之三十二年昭二十六年公使納魯昭公師及晉師戰于炊鼻捷從洩聲子魯大夫射之中楯瓦瓦楯脊繇朐汰輈匕入者三寸朐車軛輈車轅汰矢激匕矢鏃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魯人以為鬷戾魯叔孫司馬也而助之捷曰齊人也魯人將擊捷捷射之殪其御曰又之捷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公孫青字子石亦頃公孫景公二十六年昭二十年衞齊豹之亂齊公如死鳥衞地會公使青聘于衞既出聞衞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衞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命青曰寡君命下臣于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衞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靈公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為未致使故也靈公以為乘馬青將掫也行夜衞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青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于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于燎及靈公入告寧于齊且言青公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左傳

公孫晳　公孫傁　公孫夏　公孫揮

公孫晳公孫傁公孫夏公孫揮蓋皆公族也並為大夫景公十三年昭七年公將納北燕伯次于虢燕人行成晳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不克納而還十八年昭十二年晉平公以公宴荀吳相

侯壺平公先荀吳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公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傁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公出簡公元年哀十一年魯會吳伐我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宗樓與閭邱明相厲相勸厲故況桑掩胥御國書公孫夏曰二子必死亦勸為必死將戰夏命其徒歌虞殯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約繩也八尺為尋欲以繩貫首也吳髮短及戰大敗我師夏死之揮免左傳

論曰栢啓內難旱復蹕之死無與埋猶之尸蟲出戶也國既內潰而夜臣緣墜以斷豕之妄氏之祀既屬莫尸刎夫兄弟伯叔哉啟士膚斂祼將于京傷絕祀也

東野鄙人附

桃殳丈夫者衰衣應步帶著桃殳桓公出遊怪而問之曰是何名何經所在何篇所居何以斥逐何以避余丈夫曰是名二桃桃之為言亡也夫日日慎桃何患之有故亡國之社以戒諸侯庶人之戒在于桃殳公說其言與之共載明年正月庶人皆佩〔韓詩外傳〕

又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無以下布衣之士于是五往乃得見之（韓非新序同）

又有愚公者隱于齊桓公出獵逐鹿入谷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

公之谷曰何故曰以臣名之曰視公之狀非愚人也何為以公名對曰臣故畜牸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聞之以臣為愚故名此谷為愚公之谷公曰公誠愚矣何為而與之公歸以告管夷吾夷吾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公之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為愚者也

又有郭墟野人者桓公出遊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于野人曰是為何墟野人曰是為郭氏之墟公曰郭氏何為墟曰郭氏善善而惡惡公曰善善而惡惡其所以為墟者何也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為墟也公歸以語夷吾夷吾曰其人為誰公曰不知也夷吾曰君亦一郭氏也于是公召野人而賞焉

此說苑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期年士不至東野人序有以九九之術見者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期年士不至夫士所以不至者君□之賢也士皆自以論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于九九乎夫泰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公曰善乃禮之期月四方之士相攜而至

虞人　麥邱封人

虞人者齊掌山澤之官景公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左傳〕

景公遊于麥邱問其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鄙人之年

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于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使君之嗣壽皆若臣公曰善哉子其復之使君無得罪于民公曰民得罪于君則可安有君得罪于民者乎晏嬰曰君過矣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寡人固也于是賜封人麥邱以為邑〔晏新序作于和公〕

越石父　於陵子

越石父齊人也晏嬰之晉見反裘負芻息于塗者以為君子也使人問焉曰曷為而至此對曰齊人累之名為越石父嬰曰譆遂解左驂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勿辭而入越石父請絕嬰曰嬰未嘗得交也今免子于患吾于子猶未邪越石父曰吾聞君

子屈乎不已知者而伸乎已知者吾是以請絕也晏子出見之曰嚮也見客之容而已今也見客之志嬰聞察實者不留聲觀行者不譏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遂以為客（呂氏春秋……）

有[illegible]之役也問[illegible]於民[illegible]虎也楚[illegible]居也今二國構兵于[illegible]吳直於[illegible]于[illegible]諸[illegible]代天子行[illegible]皋和解重之然[illegible]蔡未敢也而伯[illegible]未亡也彼所謂聖人者且首于[illegible]而宗[illegible]海馬[illegible]度天子[illegible]如今齊卑齊首[illegible]以[illegible]失爭于兩京之下奉山矢曰[illegible]諫[illegible]以實彼講會[illegible]分主江漢[illegible]大[illegible]已自於[illegible]以為役塔實且不為楚[illegible]是周中州之蝸[illegible]足而貴其是[illegible]東之泰山會程三千餘歲欲向之江漢[illegible]會[illegible]三千餘歲[illegible]則不過旦暮之間于是志實莫勝而枯于蓬蒿之上[illegible]笑也今天子且拱手不能援其輕重而一匹之夫欲起而議之何異于中州之蝸為噬所笑也

黔敖

黔敖齊人也齊大饑黔敖為食于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于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禮記檀弓）

論曰網罟無以竭淵魚弋畢不能窮山禽遺逸之民所以飛遁限外也箕潁之市龍門疑之然麟角龍甲物不必有取重而已

弦章

弦章者事景公公飲酒七日夜不止章諫曰章願君廢酒也不然章賜死晏子入見公曰章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之則臣為制也不聽又愛其死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令章遇桀紂者章死久矣于是公遂廢酒（晏子）景公伐宋至于岐隄之上登高以望太息而歎曰昔我先君桓公長轂八百乘以霸諸侯今我長轂三千乘而不敢久處于此者豈其無管仲歟弦章對曰臣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忠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今桓公在此則車下之臣盡管仲也（說苑）晏子沒十有七年（史記世家晏子卒後十年而景公卒此云十七年誤）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未嘗聞吾過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然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夫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蒼君其猶有諂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為君我為臣適

海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章章歸魚乘塞塗章撫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諸臣諂諛以干利今受若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辭不受（說苑）

逢於何

逢於何齊人也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何遭喪遇晏子于途再拜乎馬前晏子下車挹之曰子何以命嬰也對曰於何之母死兆在路寢之臺牖下願請命合骨晏子曰嘻難哉雖然嬰將為子復之適不得子將若何對曰吾將左手擁格右手梱心立餓槁枯而死以告四方之士曰於何不能葬其母者也晏子曰諾遂入見公曰有逢於何者母死兆在路寢當如之何願請合骨公作色

不說曰自古及今子亦嘗聞請葬人主之宮者乎對曰古之人
君宮室節臺榭儉故未嘗聞請葬人主之宮者今君侈為宮室
奪人之居廣為臺榭殘人之墓是生者愁憂不得安處死者離
易不得合骨豐樂侈遊兼傲生死非人君之行也其嬰聞之生
者不得安命之曰蓄憂死者不得葬命之曰蓄哀蓄憂者怨蓄
哀者危君不如許之公曰諾逢於何遂葬其母路寢之牖下解
衰去絰布衣縢履玄冠茈武踊而不哭躄而不拜已乃涕洟而
去晏子又作盆成适事呂氏春秋齊有北郭騷者結罘罔捆蒲葦織屨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
者晏子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閒晏子見疑於齊君出奔過北郭騷之門而辭曰見疑于君將出奔北郭騷曰夫
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北郭騷召其友而告之曰吾聞之養及親者身伉

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令其友操劍奉笥而從造于君庭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去則齊國必侵見國之侵不若
先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於笥中奉以託退而自刎也其友因奉以託謂觀者曰北郭子為國故死吾將為
北郭子死也又退而自刎君聞之大駭自追晏子請而反之晏子聞北郭騷之以死白己也曰嬰之不肖宜哉亦愈不知
士甚矣○據晏子無此說出案此蓋[illegible]而傳會者
柏常騫
柏常騫者周之賤史也去周之齊見晏嬰曰騫不量其不肖願
事君子敢問正道直行則不容于世隱道詭行則不忍道亦無
滅身亦無廢者何若嬰曰善哉問嬰聞之執二法裾則不取也
輕進苟合則不信也直易無諱則速傷也新始好利則無敝也
且嬰聞養世之君子從重不為進從輕不為退省行而不伐讓

利而不夸陳物而弗專見象而勿強道不滅身不廢矣晏家語字作見
孔子景公為露寢之臺成而不通焉曰臺成君何為不通公曰然
梟昔者鳴吾惡之是以不通焉騫曰臣請禳而去之明日梟當
陛布翼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對曰
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亦有徵兆
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趣具騫之所求騫出遭
晏嬰于塗拜馬前曰騫今且大祭為君請壽故將往以聞嬰曰嘻亦善矣能
為君請壽也然則福名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嬰曰騫昔吾
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晏子景公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臣能動
地公召晏子而告之晏子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鉤星在四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曰吾言之恐子之死也默然

不對恐君之惶也子言君臣俱得焉忠于君者豈必傷人哉太卜入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公為大鐘
仲尼晏嬰及騫皆曰鐘將毀撞之果毀公召三子問之仲尼曰
鐘大縣下其氣不得下薄是以曰將毀嬰曰鐘大非禮是以曰
將毀騫曰今日庚申雷日也陰莫勝于雷是以曰將毀晏子初學記引今本無
論曰記云白受采易曰白賁无咎使囿無晏子章雖賢安所受
厥采哉逢於何事同季武子然聞蓄憂蓄哀之論而不許焉亦
無人心甚矣

逆臣傳　公孫無知　連稱管至父附

公孫無知者夷仲年之子也仲年者僖公同母弟生無知有寵

于侍公衣服禮秩如適及襄公立絀之無知怨公使大夫連稱管至父戍葵邱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二人因無知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曰捷吾以女為夫人公自貝邱反遂弑之立無知無知虐于雍廩齊大夫明年雍廩殺無知左傳

邴歜 閻職

邴歜閻職皆齊人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懿公四年文十八年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抶職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示無所畏國人立公子元是為惠公左傳

崔杼 崔成 崔彊 崔明 東郭偃 棠無咎附

崔杼者齊大夫武子也有寵于惠公惠公十年宣十年公薨高固國佐畏其偪也逐之杼奔衛靈公八年成十七年高國得罪高弱以盧叛公使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盧降十年襄元年杼會東諸侯之師伐楚焦夷及陳十一年襄二年杼會于戚城虎牢以偪鄭十八年襄九年杼從諸侯圍鄭鄭人行成十二月盟于戲二十三年襄十四年杼會于向夏四月會伐秦二十八年襄十九年公使高厚傅公子牙以為大子而東大子光及公疾杼微逆光而立之是為莊公靈公薨杼殺高厚而兼其室莊公四年襄二十三年公伐衛將遂伐晉晏嬰諫不聽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言晉有欒盈之禍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遂伐晉取朝歌五年襄二十四年公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遠啟疆楚大夫如楚乞師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六年襄二十五年杼帥師伐魯北鄙師徒歸空歸也棠姜者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娣也東郭偃臣于杼棠公死偃御杼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弗聽遂取之公通焉驟如崔氏以杼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因是而怒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

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杼間公夏五月莒子朝于齊饗諸北郭杼稱疾不視事公問杼從姜氏姜入于室與杼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于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于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杼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于大宮杼側莊公于北郭葬諸士孫之里四翣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會晉伐我以報朝歌之役杼以莊公說與晉成初衛獻公奔我及是晉使逆之杼止其帑以求五鹿杼生成及彊而寡偏喪曰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棠公之子與東郭

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立明成請老于崔（崔氏邑）杼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成彊殺東郭偃棠無咎于崔氏之朝杼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妻東郭姜）嫳復命于杼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

大墓遂奔魯後欒高氏討慶氏慶封亡乃求崔杼之尸得之改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杼于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左傳

慶克　慶封　慶佐　慶舍　附慶嗣

慶封字子家又曰季其弟曰慶佐皆慶克之子也慶克通于聲孟子（靈公母）國佐謫之夫人愬譖之靈公靈公八年（成十七年）刖鮑牽而逐高無咎（高弱子）無咎以盧叛公使克圍盧適國佐從諸侯圍鄭歸遂如盧殺克明年殺國佐及其子國勝而以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二十八年（襄十九年）崔杼立莊公執公子牙夙沙衛以高唐叛封圍之弗克十一月公自克之臨衛莊公二年（襄二十一年）使為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六年（襄二十五年）崔杼弒莊公立景公而相之封為左相為晉伐我我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平公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三軍之六卿）及處守者皆有賂晉許之景公二年（襄二十七年）公使封如魯聘晉楚弭兵秋七月封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九月崔氏亂封殺之于是封獨當國封好田而耆酒與其子慶舍政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封反諸亡人盧蒲癸王何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盧蒲癸王何謀攻慶氏三年（襄二十八年）冬十月封田于萊陳須無說妻疾召陳無宇歸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封速歸禍作必于嘗歸猶可及也封弗聽亦無悛

志嗣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嗣字子息封之族也十一月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麻嬰為尸慶奊（戶結反）為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為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于魚里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公孫蠆抽桷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舍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于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繩（即慶奊）麻嬰封歸遇告亂者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嶽里）請戰弗許遂來奔魯既而齊讓魯封奔吳吳句餘與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富于其舊也十年（昭四年）楚靈王伐吳圍朱方克之殺封而盡滅其族左傳

陳乞 附陳瓘 鮑牧

陳乞者陳僖子景公五十七年哀四年范中行氏以邯鄲叛晉乞及弦施救范氏圍晉五鹿五十八年哀五年景公死國夏高張立安孺子荼殺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奔魯悼公元年哀六年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六月

乞及鮑牧與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戰于莊敗高國國夏高張及弦施奔魯弦施字多高國之黨也八月乞使召陽生逮夜至于齊國人知之乞使子士之母養之冬十月立之是為悼公乞使胡姬景公妾以荼如賴去鬻姒荼之母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王甲江說王豹並景公嬖臣荼之黨公使朱毛齊大夫告于乞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于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乞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群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其亦能容群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于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乞遂弒荼公羊傳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于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為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于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弒舍五年哀十年乞卒謚曰僖子瓘恒瓘字子玉恒之兄也為齊大夫簡公元年哀十一年我伐魯戰于郊魯右師奔我從之瓘及陳莊涉泗莊亦齊大夫會魯左師入我軍我不能師官遁乎公元年哀十五年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為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瓘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三

年哀十七年晉趙鞅圍衛瓘及國觀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瓘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子又何辱趙鞅乃還左傳恒兄弟又有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廩邱子意茲芒子盈惠子得人杜預注

鮑牧者國之孫遠事景公景公寵子安孺子荼立羣公子出奔悼公元年哀六年陳乞使召公子陽生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牧辭而往其臣差車鮑點差車主車之官曰此誰之命也陳乞曰受命于鮑子遂誣牧曰子之命也牧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景公嘗銜繩為牛使荼牽之荼頓地故折其齒而背之也陽生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

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牧曰誰非君
之子乃受盟陽生立是為悼公殺荼于野幕之下二年（哀八年）牧
帥師伐魯取讙及闡秋九月牧又謂群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
乎（有馬千乘使為君也）公子愬之公謂牧曰或譖之子姑居于潞以察之
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
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麇之以入（麇束也）遂殺之（左傳）

陳恒（子成）　闞止（諸御鞅）
陳豹（東郭賈附）　陳逆

陳恒者乞之子成子也初相悼公悼公被弒子簡公壬立闞止
者（史作監止）字子我初陳乞召悼公于魯也闞止知之先待諸外悼
公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壬簡公名）故闞止有寵焉及簡公即位

使為政（史記田常與監止為左右相于是田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
恒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齊大夫陳恩御官鞅名田氏之族）言于公曰陳闞
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闞止夕陳逆（陳氏宗）殺人逢之遂執以
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潘米汁可以沐頭）備酒肉焉饗守囚者
醉而殺之而逃陳逆于是闞止盟諸陳于陳宗初陳豹（亦陳氏宗）欲
為闞止臣使公孫言已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
而上僂望視（目望陽）事君子必得志欲為子臣吾憚其為人也故
緩以告闞止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為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
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于陳氏矣且
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恒陳逆曰彼得君弗先必禍

子逆舍于公宮簡公四年（哀十四年）夏五月恒兄弟四乘如公闞止
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陳逆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
于檀臺恒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
害也恒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陳逆抽劍曰需
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說苑陳成子謂鴟夷子皮
曰何與常也曰君死不死君亡不亡陳成子曰然子何以與常
以未死去死未亡去亡有何死亡矣鴟夷子皮事田成
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鴟夷子皮負傳而從至望邑子皮曰
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涸澤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
隨之人以為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者不如相銜負我以行人必
以我為神君也乃相銜負以越道而人皆避之曰神君也今子
美而我惡以子為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為我使者萬乘之
卿也子不如為我舍人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
人待之甚微就叢手之君子曰孔子怒矣公之不封已乃[illegible]
子皮于田常之門詰之曰夫衛人為無已也曰林田常[illegible]走[illegible]
事而衛人以諫亦諫）

闞止歸屬徒攻闈（宮中小門）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
之闞止失道于弇中適豐邱（陳氏邑）豐邱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
恒將殺東郭賈東郭賈者闞止臣所謂大陸子方也陳逆請而
免之賈矯公命取車于道及耏衆知而逐之賈遂東出雍門陳
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余車余私焉事子我而有私
于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遂奔衛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
鞅之言不及此六月恒弒簡公立其弟驁是為平公（左傳韓非子隰斯彌
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面隰子家之樹蔽之
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
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諺曰知淵中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
大事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
不言其罪大矣又曰田成子游于海而樂之令曰言歸者死顏
涿聚曰君遊海而樂之奈有圖國者何田成子曰寡人布令言

歸君死今子犯之援戈將擊之顏涿聚曰臣言為國非為身也
延頸而前君乃釋戈趣駕而歸處三日而聞國人有謀不內田
成子者矣(說苑)作齊景公事(列子)田氏祖于庭中坐有獻魚鴈
者田氏數曰天之于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為之用衆客和
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
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相制人可以食者而食之豈天
本為人生之是蚊蚋噆膚虎狼食肉非天本為蚊蚋生人虎狼
生肉者哉(呂氏春秋)田成子所以得有國者有兄曰完子仁且有
勇越人興師誅田成子曰奚故殺君而取國成子患之完子請
逆越師請必戰戰必敗敗必死成子曰夫必與越戰可也戰
必敗敗必死寡人疑焉完子曰君之有國也百姓怨上賢良又
有死之臣蒙恥以完子觀之國已懼矣今臣與之戰戰而敗賢
良盡死不死者不敢入于國君與諸孤處于國
以完子觀之國必安矣完子行成子泣而遣之　恒既弑簡公恐
諸侯誅已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
修功行賞親于百姓以故齊復定恒言于平公曰德施人之所
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

歸恒恒于是盡誅鮑晏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齊安平以東至琅
邪自為封邑大于平公之所食(史記)十三年(哀二十七年)晉荀瑤伐鄭
鄭駟弘請救于齊齊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雨
不涉子思(鄭國參)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
無及也恒衣製杖戈立于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荀瑤聞之
乃還使謂恒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若利
本之顛瑤何有焉恒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左傳)
恒卒謚曰成
論曰天禍齊人寢戈之傷羞後蔡黎而已陳乞教猱升木不已
仍柄弑君繼用盜國唯使晏子唯禮之識不移陳宗雖橫如姜

氏何

嬖臣傳　豎刁　開方　雍巫

豎貂者寺人貂(諸本)作刁　與雍巫即易牙開方衛公子(一作)啟方並桓公
之嬖也桓公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外嬖貂桓公二十八
年(僖二年貂漏師事也漏泄軍事)于多魚始貴寵用事雍巫善烹飪有寵
于衛共姬因貂以薦羞于公(左傳)(淮南子)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水而甘苦知之矣孟子
易引左傳亦淄澠二水為食易牙亦
知二水之味桓公不信數試始驗　為公主味烹其子以進之
亦有寵開方事公十五年父死而不敢歸哭故亦有寵(呂氏春秋)
衛國之教危傳以利公子開方之為人
也易以給不能久而無始可將何衛　管夷吾寢疾公往問之
夷吾曰易牙子之不愛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又曰豎貂

身之不愛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又曰衛公子開方去其
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願得于君者將欲過其千乘也君
必去之公曰諾(管子韓非子史記略同)(呂氏春秋)管仲有疾公往
問之曰仲父將何以教寡人曰齊鄙人有諺曰居者
無載行者無埋今臣將有遠行胡可以問公曰願仲父之無讓
也對曰遠君之遠易牙豎刁常之巫衛公子啟方公曰諾管仲
死盡逐之食不甘宮不治苛病起朝不肅居三年公曰仲父不
亦過乎皆召而反明年公病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
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一婦人踰
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
高牆不通人無所得衛公子啟方以書社四十下衛公慨焉歎
涕出曰嗟乎聖人之所見豈不遠哉死者有知將何面目以見
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
宮曰此桓公死與諸說異　夷吾死五公子皆求立四十三年(僖十七年)
冬十月桓公薨雍巫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
子無虧(衛共姬子)孝公奔宋明年宋伐齊齊人殺無虧將立孝公四公

子之徒與宋人戰宋敗之犨公子奔楚卒立孝公而還孝公九年（僖二十六年）魯以楚師伐我寘公子雍于穀雍巫奉之以為魯援（左傳）豎貂開方莫知其所終

夙沙衛

夙沙衛者齊寺人靈公嬖之靈公十一年（襄二年）公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衛以索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二十七年（襄十八年）晉會魯伐我公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于防門外作塹橫廣一里）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已而我師夜遁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乃代之衛根之殺馬于隘以塞道綽最遂被獲公立公子牙而東太子光也使高厚傅牙衛為

少傅二十八年（襄十九年）公疾崔杼微逆光吳五月公薨光即位是為莊公公執公子牙以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公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聞師將傅食高唐人殖綽工僂會夜縋納師醢衛于軍（左傳）

盧蒲就魁　盧蒲癸　盧蒲嫳（附王何）

盧蒲就魁者頃公之嬖人頃公十年（成二年）公伐魯北鄙圍龍就魁門焉（攻龍門也）龍人囚之公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公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莊公時有盧蒲癸盧蒲癸與王何皆莊公嬖臣莊公四年（襄二十三年）癸為貳廣右從伐晉

貳廣（公副車）晏嬰崔杼諫皆不聽六年（襄二十五年）崔杼弒莊公癸奔晉王何奔莒景公三年（襄二十八年）崔杼既死慶封當國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癸癸臣慶舍有寵以女妻之是為盧蒲姜慶舍之士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慶氏盧蒲氏皆姜姓）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又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癸與何欲謀慶氏報莊公思有以怒諸大夫公膳（卿大夫之膳食）日雙雞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肉汁也）饋公孫竈公孫蠆果怒有盧蒲嫳者慶封屬大夫崔氏之謀亂也慶封告盧蒲嫳嫳曰彼君之讎也（君謂莊公）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

厚也遂滅崔氏及是慶封又告盧蒲嫳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又將謀竈與蠆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慶舍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舍曰克見血盧蒲姜（即慶舍女癸妻者）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殺慶舍于廟而釋（放也）盧蒲嫳于北竟慶封奔魯九年（昭三年）公田于莒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予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公孫竈欲復之公孫蠆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乃放盧蒲嫳于北燕（左傳）

梁邱據 附裔款

梁邱據字子猶景公之嬖大夫景公二十六年昭二十年公疥疥當作痎遂痁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邱據與裔款言于公曰吾事鬼神豐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于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嬰嬰諫乃止裔款亦嬖大夫也三十二年昭二十六年公將納魯昭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女賈並季氏臣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我師謂據之人高齮據家臣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據據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言以百兩為數布陳之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據受之言于公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于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公從之昭公不果入左傳 說苑景公飲酒移于晏子家前驅款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司馬穰苴介胄操戟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梁邱據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梁邱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酒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按穰苴閔王時人說苑蓋誤據死公召晏嬰而告之曰據忠且愛我我欲豐其葬高大其壟嬰曰敢問據之忠與愛君可得聞乎公曰吾嘗于玩好有司未能具據以其所有共我是以知其忠每風雨暮夜求必存吾是以知其愛也晏子

論曰螻蟻之細敗稼有餘蝎蟲之柔蝕木有餘細容柔入寧有極乎跡相之德侵于景而亂頑甚之蓋管仲前歿死而晏子後據班蝎有淺深之故與

夫人傳

共姬 徐嬴 蔡姬 衛共姬 少衛姬 鄭姬 葛嬴 密姬 宋華子桓公夫人

共姬者王姬也桓公夫人桓公三年莊十一年冬歸于齊無子薨謚曰共徐嬴蔡姬並桓公夫人二十九年僖三年公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也蔡嫁之蔡姬與徐嬴皆無子長衛姬少衛姬鄭姬葛嬴密姬宋華子並桓公嬖妾長衛姬生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雍左傳長衛姬卒亦謚曰共呂氏春秋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于衛無故子曷為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強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公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慚色是以知之公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為諸侯笑矣○謹按衛姬傳無之

蕭同叔子惠公夫人

蕭同叔子惠公夫人蕭國同姓叔子字公羊並作姪子生頃公頃公七年宣十七年

晉郤克與魯臧孫許同時聘于齊蕭同叔子踊于棓而闚客則客或跛或眇于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為鞌之戰齊師大敗公使國佐如師郤克欲以蕭同叔子為質國佐曰蕭同叔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揖而去之郤克許之與之盟（公羊穀梁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眇者御眇者跛者御跛者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于客）

齊孟子

齊孟子宋女頃公夫人靈公之母也齊叔孫僑如奔齊孟子通之使立于高國之間僑如懼復出奔衛又通于慶克克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國佐謫克克立乎愁靡之高國皆得罪（左傳）成公謚曰聲

顏懿姬　鬷聲姬　穆孟姬（靈公母）　仲子　戎子

顏懿姬鬷聲姬並魯女靈公娶懿姬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為大子又諸妾仲子戎子並宋女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大子公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閒諸侯難（閒闕于諸侯之列事難成也）光之立也列于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不聽遂東大子光公疾崔杼逆光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公薨莊公即位執公子牙（左傳）顏姬惡謚曰懿鬷姬惡謚曰聲

穆孟姬魯叔孫僑如之女也僑如奔齊叔孫還（齊之公子）納其女于靈公公嬖之生公子杵臼崔杼立之是為景公景公十六年（昭十年）陳無宇伐欒高氏欒施高彊奔魯公與無宇莒之旁邑無宇辭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左傳）孟姬薨謚曰穆

夫人重　燕姬（景公夫人）　鬻姒　胡姬　嬰子

夫人重者魯公子慭之女景公夫人燕姬者亦景公夫人生子不成而死鬻姒胡姬者並景公妾鬻姒生安孺子荼公嬖之立荼及公薨陳乞立悼公陽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而殺荼後二年或譖胡姬曰安孺子之黨也悼公殺胡姬（左傳）

嬰子者景公之嬖妾也翟王子羨干公以重駕（重平聲甚一公車十六馬也）公觀之而不說嬰子說之請厚祿之公許諾晏嬰見公公曰翟王子羨之駕寡人甚說之欲祿之以萬鍾嬰曰昔衛士東野之駕也公說之嬰子不說公亦不觀今翟王子羨之駕也公不說嬰子說公因許其請則是婦人為制也且詩曰載驂載駟君子所誡夫駕八固非制也今又重此其為非制也不滋甚乎公曰善遂不復觀嬰子死公守之三日不食膚著于席不去左右以復不聽晏嬰入復曰有術客與醫俱聞嬰子死願請治之公喜遽起曰病猶可為乎嬰曰客之道也又良醫也請嘗試之君請屏潔沐浴飲食閒病者之宮彼將有鬼神之事焉公曰諾晏子令棺人入斂已斂而復曰醫不能治病已殮矣以聞公不說晏子曰君獨

不知死者之不可以生邪且古聖王畜私不傷行殮死不失愛送死不失哀今朽尸以留生廣愛以傷行修哀以害性君之失矣嬰聞之朽而不殮謂之僇尸臭而不收謂之陳胔反明王之性而內嬖妾于僇胔不可公曰寡人不識請因夫子而為之（晏子）

季姬（悼公夫人）

季姬者魯季孫肥之妹悼公之在齊也肥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肥父）以通焉懼言其情弗敢與也公怒伐魯取讙及闡秋及齊平使閭丘明逆季姬以歸亦歸讙及闡于魯姬嬖故也（左傳）

列女傳　銳司徒女　杞梁妻（傷槐女婧附）

辟司徒妻者銳司徒之女也（辟司徒主壘壁者　銳司徒主銳兵者）頃公十年（成二年）

晉敗我師于鞌公自徐關入辟女子（使辟君也）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公以為有禮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窌杞殖字梁華還字周並齊大夫莊公四年（襄二十三年）公還自晉遂襲莒門于且于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于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使無致死戰）曰請有盟華還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殖莒人行成公歸遇杞殖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公弔諸其室（左傳 說苑 齊莊公伐莒為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不與歸而不食其母曰生而有義死而有名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舟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舟下車闘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為五乘之賓而舟梁不與是無勇也臨敵上戰以利是汚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遂進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不能入隰侯重為右曰來吾踰子隰侯重杖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無勇乎何哭也華舟曰是其勇與我同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毋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雞鳴而期日中志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遂進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為之陁（列女傳）杞梁之妻無子枕其夫之屍城下而哭十日城為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遂赴淄水而死（古今注）杞梁妻杞殖妻妹明月之所作也杞殖戰死妻抗琴長歌城感之而頹遂投水而死其妹為作歌名曰杞梁妻琴忌以為其妻援琴作歌（列女傳）傷槐女名婧衍之女也景公有愛槐使人守之衍醉而傷槐公拘之且加罪焉婧乃造晏嬰之門曰妾父衍幸得充城郭為公民以風雨不時禱祠于名山不勝麴蘗之味先犯君令罪當死妾聞昔者宋景公之時大旱不雨召太卜而卜之曰當以人祀景公乃降堂北面稽首曰所以請雨者為吾民也今必以人祀寡人請自當之言卒大雨千里

所以然者何也以能順天慈民也今吾君樹槐令犯者死殺婧之父孤婧之身恐傷執政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晏明日朝謂公公曰寡人敬受命晏子辭繫而事同○按宋景公後齊景公而即位不當云昔者說誤

襄平李鍇鐵君甫纂

晉諸臣傳

師服

師服者晉大夫事穆侯穆侯以條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穆侯卒子文侯仇立文侯卒子昭侯伯立危不自安封成師于曲沃是為桓叔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甸服之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後大夫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立孝侯平至桓叔孫武公弒晉侯緡卒并晉（左傳）

狐突

狐突　突子毛　偃　毛子溱　偃子射姑　先友
梁餘子養　罕夷　先丹木　狐鞫居附

狐突者晉同姓唐叔子後大戎伯行也為重耳外祖父事獻公獻公十七年（閔二年）冬十二月公使申生伐皋落氏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為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為右羊舌大夫為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于廟受脤于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為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于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國語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突聞之國君好艾大夫殆好內適子殆社稷危若惠于父而遠于死惠于眾而利社稷其可以圖之乎況其危身于狄以起讒于內也雖非子欲突曰兩君好內則太子危好外則相室危）不聽敗狄于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傳語）申生卒以讒死二十六年（僖九年）獻公薨明年惠公夷吾即位公改葬共大子秋狐突適下國遇大子大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謂其烝賈君不納羣公子）余得請于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

其國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僖十五年秦敗晉于韓獲惠公)惠公十四年(僖二十三年)薨懷公子圉即位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公執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之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穴○說苑太子死狐突乃復事獻公三年獻公卒狐突辭于諸大夫曰突受太子之詔今事終矣與其久生亂世也不若死而報太子乃歸自殺○說誤)

狐毛突之子也驪姬之亂也毛從重耳亡歷二十餘年及重耳

復國是為文公使偃為卿辭曰毛之知賢于臣其齒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毛將上軍而偃佐之(晉語)文公五年(僖二十八年)楚圍宋宋告急晉晉救之我師陳于城濮毛設二旆而偽退楚師馳之先軫以中軍橫擊之毛及偃以上軍夾攻之遂敗楚師毛卒子漆為溫大夫(左傳)

狐偃字子犯為重耳舅故曰舅犯初從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適齊楚偃曰無卜焉夫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困往道遠難通望大難走困往多悔困且多悔不可以走望若以偃之慮其翟乎夫翟近晉而不通愚陋而多怨走之易達不通可以竄悪多怨可以共憂今若休憂于翟以觀晉國且以監諸侯之為其無不成乃遂之翟獻公二十六年(僖九年)薨里克既殺奚齊卓子使屠岸夷大夫告重耳于翟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吾請為子鉞也(導)重耳告偃偃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者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何以導民民不我導誰長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曰偃也聞之喪亂有小大大喪大亂之剡也不可犯也父母死為大喪讒在兄弟為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灑掃之臣死又不敢蒞喪以重其罪且辱大

夫敢辭呂甥郤稱亦使蒲城午大(夫)告夷吾于梁曰子厚賂秦以求入吾主子夷吾告冀芮冀芮曰非亂何入非危何安唯其索之夷吾出見使者再拜許諾且使請君于秦秦使公子縶弔重耳于翟曰得國常于喪失國常于喪時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圖之重耳告偃偃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仁以為親是故置之者不殆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人實有之我以僥幸人孰信我不仁不信將何以長利重耳出見使者曰重耳身亡父死不得與于哭泣之位何敢有它志以辱君義再拜不稽首起而哭退而不私公子縶退弔夷吾于梁如弔重耳夷吾告冀芮冀芮曰公子勉之重賂配德無愛財人實有之我以徼幸不亦可乎

孰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于公子曰亡人苟
入掃除守廟定社稷何國之與有且入河外列城五秦遂置惠
吾是為惠公重耳在翟十二年偃曰日吾來此也非以翟為榮
可以成事也吾曰奔而易達困而有資休以擇利可以戾也今
戾久矣戾久將底底著滯淹誰能興之盍速行乎吾不適齊楚
避其遠也蓄力一紀可以遠矣齊侯長矣而欲親晉管仲沒矣
多讒在側謀而無正衷而思始夫必追擇前言求善以終饜邇
逐遠遠人入服不為郵矣（郵過也）皆以為然乃行過五鹿乞食于
野人野人舉塊以與之公子怒將鞭之偃曰天賜也民以土服
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獲此土歲在壽星及鶉尾其

有此土乎天以命矣有此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日以戊申戊土也申[illegible]）
（出[illegible]也）再拜稽首受而載之遂適齊齊侯妻之有馬二十乘[illegible]
（[illegible]）
卒孝公立偃知齊之不可以動而知公子之安齊欲行而患之
與從者謀于桑下醉而載之以行醒以戈逐偃曰若無所濟吾
食舅氏之肉其知饜乎偃走且對曰若無所濟余未知死所誰
能與豺狼爭食若克有成公子無亦晉之柔嘉是以甘食偃之肉
腥臊將焉用之遂行過衛歷曹宋鄭遂如楚楚王享之九獻庭
實旅百（[illegible]周禮上公出入[illegible]二十）公子欲辭

謂以大命也君其饗之亡人而國薦之非敵而君設之非天誰
啓之心于是子圉自秦逃歸秦國召公子于楚惠公十四年（僖二
十三年）十月公薨懷公子圉立明年正月秦伯納公子及河偃授
公子璧曰臣從君還軫巡于天下怨其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
乎不忍其死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河水
投璧以質（韓非子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國邪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席蓐所以臥也而君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有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且臣為君行詐偽以反國者眾矣臣尚自惡也而況于君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攐撅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于河）二月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公子遂入立是為文

公而殺懷公于高梁襄王避大叔帶之難居于鄭地氾文公
二年（僖二十五年）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
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于諸侯今為可矣三月我
師逆王殺大叔帶于溫王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于是始
啓南陽四年（僖二十七年）楚圍宋宋告急晉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
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于是乎蒐于被廬作三
軍五年（僖二十八年）公圍曹入之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使申
叔去穀使得臣去宋曰無從晉師得臣不可從我師我師退軍
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偃曰師直為壯曲為
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

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得臣不可楚師背酅而舍公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偃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 盬啑也 是以懼偃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我且柔之矣四月遂敗楚師于城濮

說苑城濮之戰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熸我迎歲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荊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為何如咎犯對曰卜戰龜熸是荊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荊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荊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為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人事則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荊人大敗 文公六年 僖二十九年 偃會王子虎及諸侯之大夫盟

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七年 僖三十年 偃從公及秦伯圍鄭秦伯與鄭盟而還偃請擊之公不許亦罷去明年偃卒文公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偃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偃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 三日糧盡而退原降事在二十五年 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偃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之官 主爵秩 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說苑文公問政于咎犯咎犯對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古之所謂致師而戰者其此之謂也又曰文公問于咎犯曰誰可使為西河守者咎犯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讎耶對曰君問可為守者非問臣之讎也羔見咎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薦之于君得為西河守咎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也

偃子曰狐射姑食采于賈又曰賈季晉初作三軍後蒐于清原作五軍襄公七年 文六年 蒐于夷復舍二軍使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趙盾將中軍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秋八月襄公卒以難故欲立長君趙盾曰立公子雍射姑曰不如立公子樂盾不可使逆公子雍射姑亦使召公子樂盾殺諸郫射姑怨陽處父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于晉也九月使狐鞫居殺處父晉殺狐鞫居射姑奔狄靈公元年 文七年 狄侵魯告于晉趙盾使因射姑問狄相酆舒且讓之酆舒問于射姑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衰冬日之日也盾夏日之日也後荀林

父請復射姑曰能外事且由舊勳郤缺曰賈季亂且罪大莫不將復云狐鞫居者亦狐氏族是為續簡伯也 左傳

論曰獻公食蠱毒延禍于奚不能定晉而賴偃以定僻狐氏晉亂其有艾乎夫不敢子貳忠之歸也不赴父難孝之移也君子亦以之矣然翼龍升天蟠地蛇藏公子及河濱璧而逃死亦豎頭之智也要而後入偃有未能乎若夫出穀釋宋僅足致伯亦小矣哉

欒賓 子成
欒成 成子枝
欒枝 枝子盾
欒盾 盾子書
欒書 書子黶
欒黶　欒盈　欒樂　欒魴　欒京廬
欒弗忌　欒糾 附

欒成者欒賓之子也賓為晉侯孫昭侯使賓傅曲沃桓叔成乃

事翼之哀侯為大夫哀侯九年（桓三年）曲沃武公伐翼獲哀侯
止欒成曰苟無死吾以子見天子令子為上卿制晉國之政
辭曰成聞之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
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唯其所在
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
之道君何以訓矣且君知臣之從也未知其待于曲沃也從
君而貳君焉用之遂鬭而死（國語）謚曰共是為共叔共叔之子
曰枝
欒枝共叔成之子欒貞子也事文公文公四年（僖二十七年）楚圍宋
宋告急晉于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命趙衰為卿衰讓于欒枝

先軫使枝將下軍軫佐之既而使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明年
遇楚師公退三舍次于城濮公曰若楚惠何枝曰漢陽諸姬楚
實盡之思小惠而亡大恥不如戰也楚得臣背酅而舍使鬭勃
請戰公使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
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
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
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以上軍退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
師馳之先軫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以上軍夾攻楚左師潰
楚師敗績鄭伯懼行成枝入盟鄭伯襄公六年（文五年）枝卒（左傳）（國語）
（文公時翟人有獻封狐文豹之皮者公歎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為罪也欒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

乎公曰善哉說之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于是列地以分民散財以賑貧）謚曰貞子
盾亦將下軍事靈公盾子書是為欒武子書弒厲公見逆臣傳
書子二黶鍼
黶書之子桓子也欒鍼黶弟也并事厲公厲公三年（成十三年）我
伐秦郤毅御戎鍼為右敗秦師于麻隧六年（成十六年）我伐鄭黶如
魯乞師鄭告于楚楚救之晉楚遇于鄢陵有淖于前乃皆左右
相違于淖步毅御厲公鍼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于淖欒
書將載公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
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于淖八年（成十八年）
悼公立以黶為公族大夫（國語黶也果敢使果敢者諗之）悼公元年（襄元年）黶會

諸侯之大夫圍宋彭城九年（襄九年）黶將下軍士魴佐之從諸侯
伐鄭滕人薛人從欒黶門于北門鄭請成乃盟于戲而還十三年
（襄十三年）荀罃士魴卒公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
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乃使趙武將上軍魏絳佐
下軍十四年（襄十四年）公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伐秦以報櫟之役（襄十二年秦敗晉師于櫟）
至于棫林而還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
晉之恥也吾有二位于戎路（謂黶將下軍鍼為戎右）敢不恥乎與士鞅（士匄之子）
馳秦師鍼死之士鞅反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
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
秦請而復之平公元年（襄十六年）黶及荀偃帥師伐楚敗楚師于湛

阪遂侵方城之外伐許而還（僖左傳）卒謚曰桓子子盈

欒盈（史記作逞）盈黶之子懷子也平公元年（襄十六年）平公以盈及七輿爲公族大夫士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盈同官而不相能三年（襄十八年）我會諸侯伐齊入平陰盈佐魏絳（以下軍克邿遂侵齊）及沂初黶娶欒祁士匄之子也生盈黶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盈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士匄曰盈將爲亂以范氏爲死桓主（即桓子黶大夫稱主也）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于國有死而已我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于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爲之徵盈好施士多歸之士匄畏其多士也信之六年（襄二十一年）使盈

城著（著晉邑）而遂逐之秋盈出奔楚匄殺其黨十人（其黨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皆晉大夫[illegible]）盈過于周周西鄙掠之辭于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于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于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于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黶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于尉氏（尉氏討姦之官）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送也候送迎賓客之官）出諸轘轅冬公會諸侯于商任錮欒氏也七年（襄二十二年）盈適齊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盈猶在齊八年（襄二十三年）我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盈及其士納諸曲沃（藩車之有障蔽者）（曲沃欒氏邑）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午守曲沃大夫）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盈帥曲沃之甲因魏舒以晝入絳（初盈佐魏莊子于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或告士匄曰欒氏至矣匄懼奉公以如固宮使子鞅劫魏舒之公所有斐豹者隸也著于丹書（蓋犯罪沒爲官奴以丹書其罪）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請匄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匄喜曰而殺之所不請于君焚丹

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豹踰隱（隱短牆）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欒氏乘公門匄謂子鞅曰矢及君屋死之士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欒樂死欒魴傷（樂魴皆欒氏族）盈奔曲沃晉人圍之冬十月克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史記[illegible]）又有欒京廬欒弗忌皆欒氏族京廬見公族傳弗忌見伯宗傳（[illegible]）御戎欒糾（[illegible]）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illegible]）

論曰曲沃之宗共叔致命雖父子異趣皆所以盡之也嗟夫哀侯者桓叔之親亦故君之子也知從也不知其待也懍乎斯言

柏叔其盡聞之矣晉姓之亡欒郤胥原狐續慶伯之信矣頗盈不比昐而虎賁是聚且覘鳳傲育傲刺焉惡在其善之未及邪

先軫　子且居　且居子克　先都　先穀

先軫者晉之宗姓也（國語晉語狐偃謀師行先軫有謀賈逵注二十一族晉之舊姓其先）有先友先丹木皆事獻公（獻公時）從文公出亡原是爲原軫初事文公爲下軍佐文公四年（僖二十七年）楚子圍宋宋告急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五年（僖二十八年）春正月公伐衛取五鹿軫之謀也衛出其君以說我三月圍曹入之會郤穀卒遂以軫將中軍宋又使門尹般（大夫）至我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楚令尹子玉（得臣字）使宛春（大夫）告于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狐偃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得臣果怒從我師既戰軫以中軍公族橫擊之遂敗楚師于城濮九年（僖三十二年）冬十二月文公薨襄公立襄公元年（僖三十三年）秦將襲鄭不果滅滑（姬姓國）而還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興姜戎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文公夫人襄公嫡母）請三帥公許之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追之不及秋八月狄伐我及箕軫曰匹夫逞志于君而無討（謂不顧而唾）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左傳）子且居

先且居軫之子是爲蒲城伯後受霍又爲霍伯初爲軍佐敗楚師于城濮後代狐毛將上軍（國語）襄公元年（僖三十三年）箕之役先軫死于狄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且居將中軍二年（文元年）公既葬以衛不朝使告于諸侯而伐衛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公朝王于溫且居及胥臣伐衛五月取戚獲孫林父三年（文二年）秦伐我且居將中軍以禦之敗秦師于彭衙冬且居會諸侯大夫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六年（文五年）且居卒（左傳）子克

先克且居之子也襄公既趙盾將中軍克佐之逆公子雍既而乃背秦立靈公敗秦師于令狐（左傳）先都者晉大夫蓋亦克之族也蒐于清原也作五軍先都爲新下軍佐（國語）及夷之蒐襄公將

登箕鄭父先都于上軍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
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克又奪蒯得田于堇陰靈公三年文九年
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使賊殺先克晉人討之殺先都
五人（左傳）

先縠者彘季也又曰彘子曰原縠事景公為中軍佐景公三年
宣十二年夏六月楚圍鄭我救之及河聞鄭既及楚平荀林父欲還
縠不可曰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
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
夫也命以軍師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不為也以中軍佐濟
遂濟楚師次于管我師在敖鄗之間鄭使如師請攻楚鄭師

為承縠曰敗楚服鄭于此在矣必許之他帥皆不欲唯趙同趙
括曰必從彘子楚少宰如我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
先君楚成王穆王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
子無淹久士會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
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
命之辱縠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
遷大國之迹于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又使求成于我
許之盟有日矣魏錡魏犨之子求公族未得怒欲敗晉師請致師挑戰
也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旃趙穿之子求卿未得請挑戰
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

敗縠曰鄭人勸戰勿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
備何為士會曰備之善縠不可魏錡趙旃怒楚師楚師乘之遂
敗我師于邲冬十二月縠及宋人衛人曹人盟于清丘四年宣十
三年縠召狄伐我及清冬我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殺縠盡滅其族
（左傳）

論曰軫實嘉謀又獲死所晉之舊勳狐先為烈而不蒙蔭何邪
縠之討于清為後而滅其族抑又何邪司寇掌三譏之法若軫
之勳曾不及是乎

郤豹　子芮　芮子缺　缺子克　克子錡　缺從子犨　從孫至　郤毅　郤參附

郤豹字叔虎亦舊姓也獻公田見翟祖名國之氛歸寢不寐豹朝

公語之對曰牀笫之不安邪抑驪姬之不存側邪公辭焉出語
士蔿曰今夕君不寐必為翟祖也夫翟祖之君好專利而不忌
其臣競諂以求媚其進者壅塞其退者距違其上貪以忍其下
偷以幸有縱君而無諫臣有冒上而無忠下君臣上下各厭其
私以縱其回民各有心無所據依以是處國不亦難乎君若伐
之可克也吾不言子必言之士蔿以告公說乃伐翟祖豹將乘
城其徒曰棄政而役非其任也豹曰既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
以事君被羽先升遂克之（國語）子郤芮芮悔納文公謀作亂秦伯
誘殺之見諸臣傳

郤缺芮之子即冀缺所謂郤成子也初耕于冀野胥臣使過冀

見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遂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公以為下軍大夫襄公元年僖三十三年狄伐我及箕公敗之于箕缺獲白狄子命缺為卿復與之冀七年文六年襄公薨明年靈公立缺言于趙盾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

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無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靈公五年文十一年缺會魯叔仲彭生于承筐謀諸侯之從于楚者六年文十二年秦伐我取羈馬使趙盾將中軍欒盾將下軍缺將上軍禦之于河曲秦師遁七年文十三年六卿相見于諸浮趙盾曰隨會在秦隨會即士會晉使迎公子雍既而背之會奔秦賈季在狄賈季狐射姑殺陽處父晉討之射姑奔狄難日至矣若之何荀林父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缺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

無罪乃復隨會九年文十五年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十四年宣二年靈公弒成公即位成公六年宣八年趙盾卒缺為政下軍佐胥克有蠱疾缺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七年宣九年成公薨景公即位冬十月楚伐鄭缺救鄭鄭敗楚師于柳棼景公二年宣十一年缺求成于眾狄眾狄疾赤狄之役赤狄潞氏最強故服役眾狄遂服于我狄公會狄于欑函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缺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左傳缺卒謚曰成子子克

郤克缺之子獻子也景公三年宣十二年楚伐鄭荀林父帥師救之克代臾駢佐上軍及楚師戰于邲我師敗績八年宣十七年公使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克病跛及登婦人笑于房克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克先歸使欒京廬克之介也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克至請伐齊公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是年秋士會請老克為政十一年成二年齊伐魯又敗衛師魯衛來乞師皆主克公許之七百乘克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于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及衛地韓厥將斬人克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克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至于靡

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
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
寡君不忍使羣臣請于大國無令輿師淹于君地能進不能退
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
也癸酉師陳于䩜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為
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于矢流血
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
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
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
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

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
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
韓厥追齊侯及之丑父與齊侯易位使齊侯下如華泉取飲齊
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克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
遂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國佐賂以紀甗玉磬與地
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
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
大命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是以不孝令也先王疆理天下物
土之宜而布其利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
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子以君師辱

于敝邑畏君之震師徒橈敗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
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
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不許讐我必甚唯人許之
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于寡君君
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秋七月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歸我汶
陽之田魯公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以下皆受一命之服
克歸見公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
何力之有焉士燮見勞之如郤克對曰庚所命也荀庚將上軍時不出燮佐上佐代行故稱帥以讓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書見公亦如之對曰
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十二年成三年克及衛孫良

夫伐廧咎如赤狄別種討赤狄之餘焉廧咎如潰冬十二月齊侯朝于
晉將授玉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
任焉克卒謚曰獻子子錡
錡字駒伯克之子犨是為苦成叔步揚之子克之從父兄弟至
字季步揚之孫蒲城鵲居之子郤子也食邑于溫人曰溫季並
為晉大夫事厲公厲公元年成十一年我以魯成公貳于楚成公請
受盟使郤犨如魯聘且涖盟犨奪施氏婦以歸秋郤至與周
爭鄇田鄇溫別邑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公公使至勿敢爭冬秦
晉為成秦使史顆盟公于河東公使郤犨盟秦伯于河西二年成十二年
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公子側相為地室而縣焉至

將登金奏作于下驚而走出側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
入矣至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
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側曰如天之福兩
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
也至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
間于天子之事則相朝也于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
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
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
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忘爭尋常以盡其民
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牙爪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
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
三年（成十三年）公將伐秦使郤錡如魯乞師將事不敬仲孫蔑曰郤
氏其亡乎夏五月錡為上軍佐至為新軍佐及秦軍戰于麻隧
秦師敗績四年（成十四年）衛定公來公強見孫林父（林父衛臣逃定公使奔晉）定
公不可定公既歸公使犨送孫林父而見之定公饗犨犨傲甯
殖曰苦成家其亡乎傲取禍之道也五年（成十五年）三郤害伯宗譖
而殺之及欒弗忌欒弗忌晉之賢大夫也韓厥曰郤氏其不免
乎六年（成十六年）公使錡將上軍至佐新軍及欒書士燮荀偃韓厥
伐鄭使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鄭告于楚楚子救鄭夏六月晉

楚遇于鄢陵士燮不欲戰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
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
矣今我避楚又益恥也（國語作[illegible]）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
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
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晦月終陰盡兵家所忌）
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鬭心舊不必良以犯
天忌我必克之及戰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
風（趨疾如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
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
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

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者（肅手至地若今揖）三肅使者而退會
呂錡射楚子中目囚楚公子茷定師宵遁秋公會諸侯于沙隨
欒黶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犨取貨于魯叔孫僑
如而訴魯成公于公公不見魯成公且執季孫行父于苕丘冬
十二月許魯平犨及行父盟于扈公使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
公語驟稱其伐單子曰溫季其亡乎位于七人之下而求掩其
上亂之本也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
左右胥童（胥克子）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宣八年郤缺廢胥克）而嬖于公（史記厲公多外嬖姬歸欲盡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兄曰胥童嘗與郤至有怨）
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
嬖于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

既婦亦發于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
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齊魯衛之師之
未至也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
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
以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
之信遂怨郤至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豕奉
寺人孟張奪之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七年成十七年冬十二
月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
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至曰人所以
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

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
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
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
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偽訟者
三郤將謀于榭矯以戈殺錡及犨于其位至曰逃威也遂趨矯及
南戰為容故曰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左傳三郤既誅
成言可畏也
而厲公亦遇弒卒立孫周是為悼公
郤縠郤溱者並郤氏族溱乃縠之兄晉語注為晉大夫文公
四年僖二十七年公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
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

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
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明年郤縠卒使原軫將中軍夏四
月與楚師戰于城濮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楚師敗績
左傳

論曰大公有言曰敬勝怠者吉史佚曰動莫若敬野餉而敬敬
不忘矣敬以立身于治何有然非胥氏之子取節而進之冀野
之復安收白狄之效哉然則銷道之間不缺缺比過不過冀缺
以胥升而克殿胥克抑孟所謂比而不黨者亦由是以覆厥宗
在道之難也

襄平李鍇鐵君甫纂

晉諸臣傳

士蔿　士會子范武　士燮范文　士魴彘恭　附士匄子范宣　士鞅子范獻　士吉射子范昭

士蔿字子輿劉累之後杜伯之孫隰叔之子也周殺杜伯隰叔避周難于晉遂居晉生士蔿蔿初為晉理（國語世本范氏晉大夫隰叔生士蔿蔿生成伯缺缺生武子會會生文叔燮燮生宣叔匄匄生獻子鞅鞅生射）獻公時桓莊之族偪公患之蔿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獻公七年（莊二十四年）蔿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蔿告公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八年（莊二十五年）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公圍聚盡殺羣公子明年以蔿為大司空蔿城絳以深其宮十年（莊二十七年）公將伐虢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于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十六年（閔元年）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以伐霍師未出蔿言于諸大夫曰夫大子君之貳也恭以俟嗣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是左之也吾將諫以觀之乃言于公曰夫大子君之貳也而帥下軍無乃不可乎公曰下軍上軍之貳也寡人在上申生在下不亦可

乎蔿對曰下不可以貳上公曰何故對曰貳若體焉上下左右以相心目用而不倦身之利也上貳代舉下貳代履周旋變動以役心目故能治事以制百物若下攝上與上攝下周旋不變以違心目其反為物用也何事能治故古之為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成而不知是以寡敗若以下貳上闕而不變敗弗能補也變非聲章不能移也聲章過數則有釁有釁則敵入敵入而凶救敗不暇誰能退敵敵之如志國之憂也可以陵小難以征大君其圖之公曰寡人有子而制焉非子之憂也對曰夫大子國之棟也棟成乃制之不亦危乎公曰輕其所任雖危何害為出語人曰大子不得立矣改其制而不患其難輕其任而不憂其危君有異心又焉得立行之克也將以害之若其不克其因以皋之雖克與不無所避皋與其勤而不入不如逃之君得其欲大子遠死且有令名為吳大伯不亦可乎（國語）大子不聽卒被讒以死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初公使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戚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及驪姬之難公使寺人披伐蒲賈華伐屈（傳於為卒子穀見前臣傳）

士會字季初封隨謂之隨武子後又受范遂氏范士蔿之孫也
文公時會代舟之僑攝戎右（說苑文公登陛大夫皆扶陛會不扶事與趙簡子虎會問見虎會傳）
襄公七年（文六年）公薨大子夷皋少趙盾使先蔑及會如秦逆公
子雍將立之明年秦送公子雍趙盾背先蔑而立夷皋是為靈
公遂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會從之靈公六年（文十二年）秦為令
狐之役伐我取羈馬我禦秦師臾駢請深壘固軍以待之秦伯
謂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為此謀將
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
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乃掩我
上軍趙穿果出追之及戰臾駢請薄秦師穿沮之秦師夜遁七

年（文十三年）六卿患秦之用會也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會執
壽餘帑于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請以私邑歸降于秦）秦伯許之履會
之足于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
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會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
臣死妻子為戮無益于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
爾帑者有如河乃行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
劉氏會在秦三年不見先蔑其人曰能亡人于國不能見于此
焉用之會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十
四年（宣二年）公不君趙盾將諫會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
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霤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

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
惟羣臣賴之又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
過衮不廢矣猶不改秋九月趙盾弒靈公逆公子黑臀而立之
是為成公成公元年（宣三年）我伐鄭鄭及我平會入盟成公薨景
公即位景公元年（宣十年）楚伐鄭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三年（宣十二年）
楚伐鄭鄭及楚平夏六月我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趙朔將
下軍會將上軍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林父欲還會曰善會聞用
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
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

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
政有經矣荊尸（楚武王更此陳法遂以為名）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
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
（在右者挾轅為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為宿備）前茅慮無（軍行前有斥候蹹伏持絳白幡見騎舉絳幡見步舉白幡）
（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為旌識）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
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于親外姓選于舊舉不失德賞不失
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
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
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
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

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者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
以服烈所可也中軍佐先縠不可以中軍佐濟師遂濟楚乘我
師我師敗于邲會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楚
使游闕游車補闕者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郤克曰待
諸乎會曰楚師方壯若萃于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
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七年宣十六年會帥師滅赤狄甲
氏及留吁赤狄別種鐸辰三月獻狄俘于王以黻冕命會將中軍且
為太傅于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周王孫蘇與召戴公毛伯衛
爭政王室亂是年冬公使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
烝烝升也升殽于俎也會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會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
有體薦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宴有折俎宴則體解節折升之于俎公當享卿當宴王
室之禮也會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八年宣十七年公使郤
克徵會于齊齊頃公母笑郤克克怒夏會于斷道執齊使會召
子燮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
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
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于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
老死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豸解也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郤
克為政左傳會卒謚曰武子子燮燮嘗莫退于朝會曰何莫
也對曰有秦客廋辭于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會怒曰
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于朝吾不在

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委冠笄也國語
士燮士會之子范文子也初事景公十一年成二年為上軍
佐及郤克伐齊敗齊師于鞌師歸燮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
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
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十三年成四年鄭伐許燮及欒書
救許伐鄭取汜祭十七年成八年燮聘于魯言伐郯以其事吳故
魯成公賂之請緩師燮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
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魯懼乃會
伐郯鞌之役晉使齊歸魯汶陽之田既復請歸之于齊故諸侯
貳于晉晉人懼十八年成九年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馬陵盟在成七年
會季孫行父謂燮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燮曰勤以撫之寬以
待之堅彊以御之神明以要之柔服以伐貳德之次也公觀于
軍府見鍾儀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
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
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
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大子也師保奉
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燮燮曰楚囚君子
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
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
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

歸之使介晉楚之成公從之厲公元年（成十一年）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公先至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公于河東郤犨盟秦伯于河西燮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二年（成十二年）宋華元合晉楚之成夏五月燮會楚公子罷許偃（並楚大夫）盟于宋西門之外晉楚既成郤至如楚聘且蒞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為地室于地之下而縣鐘鼓）金奏作于下郤至驚而走出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令尹側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郤至歸以語燮燮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三年（成十三年）燮將上軍及欒書韓厥伐秦敗秦

師于麻隧六年（成十六年）鄭叛晉公將伐鄭燮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書不可書將中軍燮佐之及郤錡韓厥荀偃郤至伐鄭四月我師起鄭告于楚楚子救鄭五月我師濟河聞楚師將至燮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欒書不可六月晉楚遇于鄢陵楚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箕之役邲之師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燮曰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國語厲公將伐鄭范文子不欲曰若以吾意諸侯皆叛則晉可為也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得鄭憂滋長安用鄭郤至曰然則王者多憂乎文子曰我王者也乎哉夫王者成其德而遠人以其方賄歸之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求王者之功故多憂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又曰〕吾聞人臣者能內睦而後圖外不睦內而圖外必有內爭盍姑謀睦乎考訊其阜以出則怨靖〔又曰〕鄢陵之役大夫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君人者刑其民成而後振武于外是以內和而外威今吾司寇之刀鋸日弊而斧鉞不行內猶有不刑而況外乎夫戰刑也刑之過也過由大而怨由細故以惠誅怨以忍去過細無怨而大不過而後可以武刑外之不服者今吾刑外乎大人而忍于小民將誰行武武不行而勝幸也幸以為政必有內憂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詎非聖人必偏而後可偏而在外猶可救也疾自中起是難盍姑釋荊與鄭以為外患乎〔又曰〕欒武子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唯厚德者能受多福無德而服者衆必自傷也今我戰又勝荊與鄭吾君將伐知而多力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而益婦人田不奪諸大夫田則焉取以益此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與幾人戰若勝亂地之秩者也其產將害大盍姑無戰乎欒武子曰昔韓之役惠公不復舍邲之役三軍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復命晉固有大恥三今我任政不毀晉恥又違蠻夷以重之雖有後患非吾所知也范文子曰擇福

莫若重擇禍莫若輕福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晉固有大恥與其君臣不和以為諸侯笑也盍姑以違蠻夷為恥乎欒武子不聽）甲午晦楚晨壓我軍而陳軍吏患之士匄（士燮子）趨進曰塞井夷竈陳于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燮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及戰射楚子中目楚師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燮立于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國語范文子立于戎馬之前曰吾聞之天道無親唯德是授吾庸知天之不授晉且以勸楚乎君與二三臣其戒之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也無日矣）秋九月郤犨受魯叔孫僑如之譖執季孫行父于苕丘魯使公孫嬰齊請行父郤犨為之請邑嬰齊辭燮謂欒書曰季孫于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

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
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行父七
年成十 欒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
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于難范氏之
福也六月燮卒左傳文 難作欒書等逆弑公燮謚曰文子子匄士
鲂公羊作 字彘季食邑于彘是曰彘季又曰彘恭子亦會之子也
厲公八年成十八年 欒書中行偃弑厲公使荀罃士鲂逆周子于京
師而立之是為悼公公使鲂為卿佐下軍公七年國語作將新軍 曰武子之
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于今是用文子勉身
以定諸侯至于今是賴故以彘季屏其宗國語 冬十一月楚伐宋

公救宋使鲂如魯乞師悼公五年襄五年 王叔陳生愬戎于
我戎執之使鲂如京師言王叔之貳于戎九年襄九年 鲂從公伐
鄭鄭從楚故 門其三門鄭人恐乃行成十一月同盟于戲十二月復
伐鄭門其三門次于陰口鄭地 而還十年襄十年 秋九月諸侯伐鄭
冬城虎牢而戍之我師城梧及制梧制皆鄭地 鲂及魏絳戍之十一
年襄十一年 我及諸侯復伐鄭十二月秦庶長鮑庶長武伐我以救
鄭鲂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鮑武交伐我師我師敗于櫟 二
年襄十二年 使鲂如魯聘且拜師鄭役 伐 十三年襄十三年 鲂卒左傳國語 彘恭
子 子彘裘幼未可立為卿故悼公舍新軍
士匄者燮之子范宣子也初為公族大夫厲公七年成十七年 欒書
中行偃執厲公召匄匄辭不往明年遂弑公而立悼公二月魯
成公來朝夏六月使匄如魯聘且拜朝悼公三年襄三年 晉為鄭
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
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
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于耏外五年襄五年
楚使公子貞即子囊 為令尹匄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
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
也無之而後可冬公子貞果伐陳八年襄八年 魯襄公來朝冬使
匄如魯聘且拜襄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襄公享之匄賦摽有
梅季孫宿曰誰敢哉言誰敢不從命 今譬于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

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宿賦角弓賓將出宿賦彤弓匄曰城濮
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匄
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九年襄九年 知罃
將中軍匄佐之從公及諸侯伐鄭門其三門鄭恐乃行成盟于
戲而還十年襄十年 匄及荀偃伐偪陽妘姓國 滅之以偪陽子歸周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公使匄平王室十一年襄十一年 公及諸侯
伐鄭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水名 鄭人懼乃行成同盟于
亳匄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十三
年襄十三年 公蒐于綿上以治兵使匄將中軍辭曰伯游即荀偃 長昔
臣習于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匄

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黶亦辭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使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十四年（襄十四年）匄及諸侯大夫會吳于向數吳之不德以退吳人以其伐楚喪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將執戎子駒支匄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駒支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冑也

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嘷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于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逷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于會亦無瞢焉賦青蠅而退匄辭焉（辭謝也）使即事于會夏四月公伐秦（報櫟之役）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至于棫林（秦地）不獲成焉欒黶先歸師乃大還晉

人謂之遷延之役此役也欒鍼（黶之弟）及士鞅（匄之子）馳秦師鍼死而鞅反欒黶使匄逐鞅鞅奔秦已而復之是年匄假羽毛于齊（析羽爲旌王者游車之所建齊私有之因謂之羽毛）而弗歸齊人始貳平公三年（襄十八年）齊伐魯冬十月公會諸侯伐齊齊侯御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匄告析歸父（齊大夫）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歸父以告齊侯齊侯恐晉又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其衆乃脫歸匄以中軍克京茲遂東侵及濰南及沂四年（襄十九年）荀偃卒匄爲政將中軍夏匄侵齊及穀聞齊

靈公卒乃還冬齊及我平於澶使叔孫豹會匄于柯六年（襄二十一年）欒盈母欒祁者匄之子也祁亂懼討愬盈于匄匄信之逐欒盈盈奔楚已而適齊匄殺其黨箕遺等十人八年（襄二十三年）欒盈自齊入于曲沃帥曲沃之甲以晝入絳匄使子鞅帥卒逆之盈奔曲沃晉人圍之冬十月克曲沃殺欒盈盡殺其族黨遂滅欒氏九年（襄二十四年）匄卒諡曰宣子子鞅

士鞅匄之子范獻子也悼公十四年（襄十四年）我伐秦報櫟之役鞅以及欒鍼馳秦師鍼死而鞅反黶怒將殺之鞅奔秦秦伯問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

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
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
在秦伯以為知言請于我而復之及平公即位鞅及祁奚韓襄
欒盈為公族大夫平公三年襄十八年公會諸侯圍齊鞅門于雍門
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又門于揚門鞅以其亡也御齊春事怨
欒氏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六年襄二十一年鞅與欒祁
于訂之子
欒祁之母譖盈于宣子而逐之八年襄二十三年盈自曲沃之甲因
魏舒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魏舒私焉故因之宣子
懼奉公如固宮使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
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
史 晉諸臣傳卷十二 三
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
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
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免之
死將訟女于天樂射鞅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
斷肘而死遂滅欒氏之尸子范獻子菲河大夫皆在君以知盈氏
吳問欒氏之子君曰自吾亡欒氏也其大夫其答舍人清亂挾斧鉞曰丹氏
叔向曰善修晉國之政內得大夫外不失日於雖樂氏子其若君
何若不修晉國之政內不得大夫而外失十四年襄二十
百姓則舟中之人皆欒氏子也君曰善是年晉會昭公七年鞅如
魯聘拜城杞也諸侯城杞二十一年昭五年魯昭公來朝會晉
晉平之嘗人懼乎我公欲止昭公鞅曰不可入朝而執之讒
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
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魯昭公二十二年昭二十年齊侯來
請伐于燕使士文伯相鞅逆諸河二十三年昭七年衛襄公卒
魯大夫言于鞅曰衛事晉為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
其地也成也故諸侯貳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
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于是乎不弔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
禮于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鞅以告韓起起使鞅如衛
弔且反戚田平公薨事昭公昭公薨事頃公頃公五年昭二十一年
鞅如魯聘魯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鞅歸費在昭十四年魯為鮑國七年鞅怒
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
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為十一牢七年昭二十三年晉以魯取邾師叔
史 晉諸臣傳卷十二 四
孫叔孫婼鞅求貨于婼使請冠焉婼取其冠法與之兩冠八年
昭二十四年周有子朝之難鄭游吉說鞅鞅懼明年會于黃父謀王
室也十一年昭二十七年鞅及諸侯之大夫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
昭公宋衛皆固請之鞅取貨于季孫意如謂宋樂祁衛北宮
喜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于是乎不獲君又弗
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
徒之怒而啟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
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于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
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
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

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于公頃公薨事定公定公元年（昭三十一年）公將以師納魯公鞅謂魏舒曰若召意如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意如鞅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于是意如命荀躒于適歷（昭）公卒不得復二年（昭三十二年）王使來請城成周鞅會魏舒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遂城成周明年魏舒城成周舒將役于韓不信（韓起孫）而田于大陸焚焉還卒于甯于是鞅代為政去舒之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六年（定四年）鞅及衛孔圉伐鮮虞七年（定五年）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三年鮮虞獲觀虎）魯陽虎奔八年（定六年）強使仲孫何忌來報夫人之幣何忌謂鞅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于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鞅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鞅謂趙鞅曰魯人患陽虎矣秋八月宋樂祁犂來趙鞅逆而飲之酒于綿上獻楊楯六十（于簡以楊昧孟之）鞅怒言于公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犂十年（定八年）趙鞅言于公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犂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將使樂祁犂子溷代之祁犂不可乃歸樂祁犂卒于大行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州晉地）夏齊伐魯鞅及趙稷荀寅救之會魯定公于瓦鞅執羔趙稷荀寅皆執鴈魯于是始尚羔秋鞅會周成桓公（周卿士）伐鄭圍蟲牢報伊闕也（定六年鄭伐周伊闕為鄭所敗之）遂侵鄭（左傳）鞅卒謚曰獻父宣子嘗謂鞅曰與子昔者吾有訾祏也（宣子家臣）吾朝夕顧焉以相晉國且為子家今吾觀女也專則不能謀則無與將若之何對曰鞅也亦處敬不敢妄易欲學而好仁和于政而好其諫于衆不以貴好私志務衆不敢謂先也必長者之由宣子曰可以保身鞅又嘗問于晉（史墨）（昭三十二年史墨掌晉之）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鞅曰不為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武魯獻公武公）鞅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唯不學也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庇蔭人而況君子之學乎（國語）（古之明[illegible]鞅于卜[illegible]命占之其繇曰君子將[illegible]小人遺[illegible]子[illegible]而無[illegible]遺世的）鞅子吉射

士吉射鞅之子范昭子也事定公定公十五年（定十三年）趙鞅殺邯鄲午邯鄲叛晉圍之吉射及荀寅伐趙氏趙鞅奔晉陽范皋夷者范氏之側室子也無寵于吉射而欲為亂與荀躒（知文子）韓不信（簡子）魏曼多（襄子）謀逐吉射而以皋夷代之荀躒言于公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不鈞矣請皆逐之逐求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吉射及荀寅伐公國人助公吉射荀寅敗奔朝歌而韓魏請復趙鞅鞅入于絳明年晉圍朝歌范

氏族祈城鮒及小王桃甲 鮒即士鮒二子晉大夫范中行氏之黨 率狄師以襲晉
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冬晉敗范
中行氏之師于潞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定公十八年
哀元年 齊衛救范氏及鮮虞人伐我取棘蒲 十九年 哀二年 齊輸范
氏粟鄭罕達駟弘送之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大敗鄭師
獲齊粟千車 二十年 哀三年 趙鞅圍朝歌荀寅伐其郛犯師而出
奔邯鄲趙鞅殺士皋夷惡范氏也 二十一年 哀四年 齊衛救范氏
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邯鄲降荀寅奔鮮虞齊會鮮虞納
荀寅于柏人明年晉圍柏人吉射及荀寅奔齊 奔齊 范氏遂亡
論曰聞之先民曰枝以蔽幹幹以固本日厚斧斤以披其枝枝

葉既害雖為本矣是故放勳為政克親九族王季造邦因心則
友周之司徒明七教以興民德不聞以殺也桓莊之族枝葉寄
也豈其祿約其任教之以禮教之以仁平之以和董之以威可
也乃士蔿為理刑以除偪則肉薄矣是故居曲沃祭蒲屈殺游
氏之族也盡誅斬祛城聚之逋逃晉之公晉猶文以閔不然本
將槁矣武子之知足使有聞然過殺叢而蒙焉蠹國因以禮貴
也

士渥濁 貞子 士弱 莊子 士匄 文伯 士彌牟 景伯

士渥濁者即士伯穆子之子貞子也 穆子未詳 初事景公景公三年
魯宣十二年 邲之敗荀林父請死公欲許之渥濁諫曰不可城
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
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
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
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
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
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公使復
其位及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滅潞公賞林父狄臣千室亦賞
渥濁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十
四年 成五年 趙嬰 趙朔季父 通于趙莊姬 趙朔妻趙盾子 趙同趙括 趙嬰之兄 放
諸齊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使問諸渥濁曰不識也

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
之之明日而亡 十五年 成六年 鄭伯來拜成授玉于東楹之東 授玉兩楹之間鄭伯行疾故東 渥濁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
安其位宜不能久是年鄭伯費卒 悼公 厲公既弑悼公即位以渥
濁之帥志博聞而宜惠于教使為太傅 謚曰 渥濁卒謚曰貞子

弱

士弱渥濁之子莊子也為晉主獄大夫事悼公平公九年 襄九年
宋災公問于弱曰吾聞之宋災于是乎知有天道何故 問宋何故自知
天道 對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為
鶉火心為大火 火正有功於火者祀為上公為貴神者 心 大火 東方之星咮鶉火南方柳星也 食於心於咮以火正配食

丁卯戌以火出祀食于柳季春建辰之月柳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是謂出火季秋建戌之月心星伏在日下不見則禁民放火是謂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邱閼伯高辛氏之子遷于商邱主辰辰大火也今為宋星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相土契孫商之祖代閼伯居商邱祀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于火是以自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十年襄十年公將會吳于柤楚地齊高厚相大子光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弱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後皆如其言十五年襄十五年悼公先事平公平公三年襄十八年我伐齊圍之弱及劉難亦晉大夫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十一年襄二十六年我以衛孫林父故執衛獻公因之于歸既而歸之左傳弱卒

謚曰莊子子匄

文伯匄即士匄與范宣子同族同名字伯瑕弱之子也為晉大夫事平公平公二十二年昭六年三月鄭人鑄刑書文伯匄曰火見火心星同五月昏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為六月鄭果災冬十一月齊侯來伐北燕使文伯匄相之士鞅逆之禮也二十三年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公問于文伯匄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衛地豕韋也魯地降婁也日食于豕韋之末息于降婁之始于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既而衛襄公魯季孫宿皆卒公謂文伯匄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謂以子丑甲乙平公比事昭公昭公二年昭十二年齊侯來朝晉君公宴齊侯荀吳相投壺公先荀吳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文伯匄謂荀吳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

焉其以中儁也齊侯弱吾君歸弗來矣荀吳曰吾君帥彊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左傳匄卒謚文伯子彌牟

士彌牟文伯匄之子景伯也為晉理官初事昭公昭公三年昭十三年我以邾莒故執魯季孫意如冬十月魯侯[illegible]荀吳曰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使彌牟辭魯侯于河明年彌牟如楚昭公薨事頃公頃公七年昭二十三年以邾故執魯叔孫婼韓起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彌牟謂韓起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彌牟聽其辭而愬諸起乃皆執之彌牟御叔孫婼從

者四人過鄟館以如吏先歸郱子而謂𢢫曰以𡚻齊之難從者
之病將館子于都(邑)箕乃館諸箕明年彌牟逆之于箕曰寡君以
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
吾子𢢫受禮而歸周王子朝之亂公使彌牟蒞問周故彌牟立
于乾祭(子城北門)而問于介衆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九年(昭二十五年)
趙鞅會諸侯之大夫于黃父令輸王粟具戍人將納王宋樂大
心曰我不輸粟我于周為客若之何使客彌牟曰自踐土以來
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奉君
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大心不敢對彌牟告趙鞅
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

頃公𡮢事定公定公三年(定元年)魏舒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宋
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欲使三國代宋役)薛宰曰踐土之盟曰
各復舊職從踐土從宋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為宋役亦其職
也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
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彌牟怒謂韓不信曰薛徵于人宋
徵于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啟寵納侮此
之謂矣必以為戮乃執仲幾歸諸京師(左傳)彌牟卒諡曰景伯

鞏朔

鞏朔晉大夫士莊伯也(所出未詳亦士氏族)晉靈公十一年(文十七年)蒐于黃
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公不見鄭伯以為貳于楚也鄭公子歸生

與趙盾書乃使朔行成于鄭趙穿公壻池為質焉景公三年(宣十
二年)邲之役朔及韓穿為上軍大夫將戰士會(將上軍)使朔及穿帥
七覆于敖前及楚乘我軍上軍不敗十一年(成二年)我敗齊于鞌
公使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委于三吏(三公也)禮之降于卿禮
一等王以朔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代蠻夷戎狄則有獻
捷兄弟甥舅告事而已故曰非禮勿書)明年作六軍命朔為卿賞鞌之功也(左傳)
論曰莊子文伯災咎之對也有酬矣而卒之以因亂無象不可
知其終不可謂卓乎君子之論夫易有之先張之弧後說之弧
羣疑釋也

荀息　荀林父(中行桓子)　荀庚　荀偃(見逆臣傳)　荀吳(中行穆子)

荀寅(中行文子)

荀息荀叔也為大夫事獻公獻公十九年(僖二年)息請以屈產之
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
于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
不能強諫且少長于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息假道于虞
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伐虞至鄍鄍虞邑)冀之既病則亦唯
君故今虢為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
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息及
里克會虞師伐虢滅下陽(虢邑)(僖五年)三年遂滅虢且滅虞初公使息
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

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息曰三怨將作（三公子之徒）秦晉輔之子將何如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二十六年（僖九年）獻公薨息立奚齊冬十月里克殺奚齊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息立卓子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卓子息死之（左傳）

荀林父者中行桓子也文公將蒐于被廬以林父為御戎公作三行以禦狄林父將中行遂氏中行氏（世本晉大夫逝遨生桓伯林父林父生宣伯庚庚生獻伯經經生穆伯吳吳生寅本姓荀自荀偃將中軍晉改中軍曰中行因氏焉元與智氏同祖逝遨○按林父將中行遂以為氏其曰荀偃將中軍改中軍曰中行因氏焉誤）文公薨事襄公襄公薨靈公少趙盾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靈公元年（文七年）秦送公子雍盾又背先蔑而立靈公林父佐上軍以禦秦師敗秦師于令狐先蔑之使也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林父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于秦曰為同寮故也六年（文十二年）秦為令狐之役伐我取羈馬林父佐中軍以從秦師于河曲出戰交綏（古名退軍為綏）秦師夜遁宋人弒昭公十一年（文十七年）林父及諸侯之大夫伐宋曰

何故弒君猶立文公取賂而還靈公遇弒成公即位成公四年（宣六年）赤狄伐我圍懷及邢丘（晉邑）公欲伐之林父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殪戎殷此類之謂也七年（宣九年）林父帥師伐陳會成公薨于扈乃還景公三年（宣十二年）楚圍鄭鄭及楚平潘尫（楚大夫師叔）入盟子良（鄭伯弟）出質夏六月我師救鄭林父將中軍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林父欲還曰無及于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士會曰善是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先縠不可以中軍佐濟荀首（林父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果遇必敗韓厥謂林父曰彘子（先縠）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師次于郔（鄭北地）將飲馬于河而歸聞晉師既濟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我師在敖鄗之間鄭皇戌使至我師曰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先縠曰必許之欒書曰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楚子使求成于我我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樂伯攝叔致我師我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于前射麋麗龜（龜背之隆高當心者）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止不逐也）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

免魏錡（穿之子）求公族未得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
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
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潘黨命去之趙旃
（穿之子）求卿未得且怒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
與魏錡皆命而往郤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先縠不可士會
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使鞏朔韓穿帥
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
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于楚軍席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
子乘左廣以逐趙旃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
魏錡趙旃之怒楚師也使軘車（兵車名）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

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進師車馳
卒奔乘我軍林父不知所為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
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我師右移上軍未動楚以右拒逐下
軍以左拒從上軍士會曰楚師方壯若萃于我吾師必盡殿其
卒而退不敗及昏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
有聲我師歸林父請死公將許之士渥濁諫公使復其位五年
（宣十四年）公伐鄭為邲故也告于諸侯蒐焉而還林父之謀也曰示
之以整使謀而來六年（宣十五年）林父敗赤狄于曲梁遂滅潞公賞
之以狄臣千室（左傳）卒謚曰桓子子庚是為中行伯事景公為下
卿嘗佐中軍敗秦師于麻隧庚子偃弒厲公（見逆臣傳）偃子吳

荀吳偃之子中行穆子也（莊南子中行穆伯手搏虎而不能生也盡力覆而克不能及也）亦為
大夫事平公平公十一年（襄二十六年）衛甯喜弒其君剽孫林父入
戚于我以叛我以孫氏故將討衛夏吳如魯聘召魯侯六月會
諸侯于澶淵以討衛十七年（昭元年）吳帥師敗無終（山戎）及羣狄于
大鹵（大原）崇卒將戰也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請皆
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
以相離乃大敗之平公薨事昭公昭公元年（昭十一年）楚子誘蔡侯
荀吳謂韓起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
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二年（昭十二年）吳偽會
齊師者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陽（鮮虞白狄別種昔陽肥國都）滅肥以肥子綿

皋歸（肥白狄也）冬伐鮮虞明年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
且不修備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城名）驅衝競（衝車與狄爭）
大獲而歸我以鄭莒故執魯季孫意如冬十月魯侯來朝吳
謂韓起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
如辭之乃辭魯侯季孫意如猶在晉魯子服湫私於吳曰魯事
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
瘳于晉吳告韓起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
之乃歸意如五年（昭十五年）吳帥師伐鮮虞圍鼓（白狄之別）鼓人或請以
城叛吳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吳曰吾
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

其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
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
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
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
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吴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
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
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
死命而無貳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
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歸（鞮南子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鄭聞倫曰鼓之嗇夫閻倫知之請無罷武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鼓可得也君奚弗為穆伯曰閻倫為人佞而不仁使閻倫下之可以勿賞乎賞之是賞）

佞人舍仁而為佞雖得鼓何所用之 昭公薨事頃公頃公元年（昭十七年）公將伐陸
渾之戎使屠蒯（晉膳宰）如周請有事于雒與三塗（雒水名三塗山名）九月使
吴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遂滅陸
渾數之以其貳于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而反鼓
子鳶鞮又叛于鮮虞六年（昭二十二年）吴略東陽使師僞糴者負甲以
息于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晉大夫）守
之（左傳）吴卒謚曰穆子子寅
荀寅吴之子中行文子也為下卿初事頃公頃公十三年（昭二十九年）
冬寅及趙鞅帥師城汝濱（陸渾之地）遂賦晉國一鼓鐵（其義以石為鐵計令一鼓而鐵）
以鑄刑鼎著士匄所為刑書焉（匄之刑夷之蒐也在文六年）仲尼曰晉其

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
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
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
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
何以為國且夫宣子（士匄）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
何以為法頃公薨事定公定公蔡侯如楚三年止之定公六年（定四年）
周劉文公（卯劉蚠王官伯也）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寅求貨于蔡侯
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
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鮮虞）不服棄盟取怨無損于楚而失中山
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襄十六年晉楚侵方城）楚未可以得志祇取

勤焉乃辭蔡侯晉于是乎失諸侯十年（定八年）齊伐晉寅及士鞅
救之魯侯會我師于瓦十一年（定十三年）趙鞅殺邯鄲午圍邯
鄲邯鄲午者寅之甥也寅士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
邯鄲而作亂伐趙鞅鞅奔晉陽荀躒韓不信魏舒請于公並逐
寅及士吉射寅及吉射奔朝歌趙鞅復入于絳明年晉人圍朝
歌寅使其衆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
而還冬十二月晉敗范中行氏之師于潞又敗鄭師及范氏之
師于百泉二十年（哀三年）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寅伐其郛使其
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奔邯鄲二十一年（哀四年）齊衛救范氏
秋七月圍我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邯鄲降寅奔鮮虞冬十二

月齊國夏伐我會鮮虞納寅于柏人明年春晉圍柏人寅及吉射奔齊（新序中行寅將亡召其太祝欲加罪焉曰子為我祝犧牲不肥澤耶齋戒不敬耶使吾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者吾先君中行穆子皮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今主君有革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惟患車不足也夫舟車飾則賦斂厚賦斂厚則民怨謗詛矣且君苟以為祝有益於國乎則詛亦將為損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何罪中行文子出亡過于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珮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于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于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說苑後車入門文子蹶喬大之訴在執而殺之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不能遠也）寅使荀瑤伐

鄭齊陳恒救之寅告陳恒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為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陳恒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寅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擧之而後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左傳）寅卒于齊中行氏遂不嗣

論曰忠中也貞正也中者不偏正者不枉荀息還妖姬吵二五詘適伸孽以適君惡在其忠貞也為息者宜獻公以仁傅奚齊以讓不聽則死之不愈于死奚齊乎燎其欲而斷之若助薪焉節之上九曰苦節不可貞其凶也宜矣又嘗聞之曰軍事尚整整者亦正之謂也虞鼓克均也鼓為整已

荀首（知莊子以下知氏）　荀罃（知武子）　荀朔　荀盈（知悼子）　荀躒（知文子）　荀甲（知宣子）　荀瑤（知襄子）　知果　知伯國　知文子　梁嬰父

荀首者字知季林父之弟知莊子也初為下軍大夫事景公景公三年（宣十二年）邲之役林父副郤及楚平欲還先縠不可以中軍佐濟首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坎下坤上師坎下兌上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衆散為弱（坎為衆今變為兌兌柔弱）川壅為澤（坎為川今變為澤是川見壅）有律以如己也（如從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水以盈為功以竭則敗天塞而竭則竭涸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及戰我師敗績明年殺先縠我師之敗也楚熊負羈（楚大夫）囚知罃（首之子）首以其族反之魏錡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菆納諸錡之房（菆好箭房箭舍）錡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首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十二年（成三年）荀首佐中軍我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而復知罃十三年（成四年）鄭伯許首叛首伐鄭取汜祭地（鄭地）十四年（成五年）首如齊逆女（左傳）首卒謚曰莊子子罃

荀罃字子羽首之子知武子也邲之役楚獲罃景公十二年（成三年）楚人歸之楚子送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

其民多懲其忠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于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于寡君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于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楚子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景公薨事厲公厲公三年（成十三年）罃為下軍佐伐秦敗秦師于麻隧六年（成十六年）鄢陵之役楚居守秋七月公會諸侯伐鄭罃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蔡明年將再伐鄭使罃如晉乞師八年（成十八年）欒書弒厲公使罃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是為悼公悼公元年（襄元年）魯襄公卽位使罃如魯聘二年（襄二年）罃及諸侯之大夫會于戚謀鄭故也魯仲孫蔑請城虎牢以偪鄭罃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襄元年莒與齊崔杼次于鄫杼有不服晉之言）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于寡君而請于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冬復會于戚齊及滕薛小邾皆會遂城虎牢鄭人乃成八年（襄八年）楚伐鄭鄭及楚平使告于我罃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个行李告于寡君而卽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

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明年諸侯伐鄭罃代韓厥將中軍門于鄟門（鄟門鄭門）荀偃門于師之梁（師之梁亦鄭城門）欒黶門于北門鄭人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罃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分四軍為三部）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于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于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乃許鄭成同盟于戲將盟士渥濁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鄭公子騑趨進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鄭不可罃謂偃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于鄭乃盟而還十年（襄十年）公及諸侯會吳于柤（楚地）荀偃士匄請伐偪陽（妘姓國）而封宋向戌焉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請于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罃怒投之以几出于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遂滅偪陽以與向戌向戌辭乃予宋公宋公享公于楚丘

詩以桑林殷天子之樂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舞師樂師也旌夏大旌也題識也公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晉地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奔宋請禱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于彼加之公有間以偪陽子歸夏六月荀罃伐秦報其侵也九年秦伐我冬十月公及諸侯伐鄭諸侯城虎牢而戍之我師城梧及制梧制皆鄭舊地而戍之鄭及我平楚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遶也鄭而南至于陽陵鄭地楚師不退荀罃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與楚師夾潁而軍鄭人宵涉潁與楚人

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言不可命以必克不如還也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明年公復伐鄭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許邑諸侯圍鄭鄭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十三年襄十三年荀罃卒謚曰武子子二朔盈朔前卒盈字伯夙悼公時荀罃為中軍將盈生六年而罃卒故盈不得嗣帥及長事平公為下軍佐平公二十五年昭九年如齊逆女卒于戲陽左謚曰悼子子躒

荀躒文伯為之子知文子也初平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及盈卒未葬公飲酒樂膳宰屠蒯諫公說為是悛而止使躒佐下軍平公薨事昭公昭公五年昭十五年躒如周葬穆后大子壽母昭公薨事頃公頃公六年昭二十二年景王崩王子猛立子朝作亂子猛出居于皇冬十月躒帥九州之戎即陸渾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十一月子猛卒敬王立躒軍于侯氏我軍取前城伐京子朝所在明年王使告間子朝衰王使告間于晉乃還十年昭二十六年周單穆公來告急王次于滑躒及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大夫守闕塞冬十一月我師克鞏子朝奔楚王入于成周我師使成公般大夫戍周而還頃公薨事定公定公元年昭三十一年魯昭公出在乾侯公將納之使躒會季孫意如于適歷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意如謝請從君而歸還衰躒

尚史　晉諸臣傳卷十二

如乾侯躒以公之命唁昭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昭公曰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于寡君退而謂意如曰君怒未怠子姑歸祭昭公由是卒不得入十一年定十三年荀寅士吉射伐趙鞅趙鞅奔晉陽有梁嬰父者嬖于躒躒欲以為卿乃言于公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遂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荀寅士吉射奔朝歌趙鞅復入于絳先是祁盈午之子執其家臣祁勝鄔臧祁勝賂躒躒為之言于頃公遂滅祁氏羊舌氏躒之力也左傳躒卒謚曰文子子甲是為知宣子甲子二宵瑤瑤嗣

知世本逝遨生莊子首首生武子罃罃生莊子朔朔生悼子盈盈生文子櫟櫟生宣子申申生智伯瑤〇按此朔生盈誤又朔諡與其祖同亦誤

荀瑤知伯甲之子知襄子也為晉卿出公三年 哀二十三年 瑤伐齊齊禦之瑤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 晉大夫 請卜瑤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于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戰于犂丘齊師敗績瑤親禽顏庚 齊大夫顏涿聚 七年 哀二十七年 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請救于齊齊陳恒救之及濮雨陳恒衣製 雨衣 杖戈立于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瑤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陳

恒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瑤察陳衰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陳恒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 說苑智伯伐鄭田相聞之有登益必身先焉車遂有不進必令勇之士合而後庭井竈成而後食智伯曰吾聞田相新得國而愛其民內同其財外同其勤勞治軍若此其得眾也不可待也乃去之 十一年 悼四年 瑤帥師圍鄭入南里門于桔柣之門許門瑤謂趙無恤入之對曰主 謂知伯 在此瑤曰惡而無勇 惡貌也 何以為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瑤不悛無恤由是惎瑤 左傳 史記晉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毋恤將而圍鄭知伯醉以酒灌擊毋恤毋恤群臣請死之毋恤曰君所以置毋恤為能忍詢然亦愠知伯知伯歸因謂簡子使廢毋恤簡子不聽毋恤由此怨知伯一按晉出公十一年為晉悼公四年[illegible]于魯哀公二十年趙簡子卒先[illegible]己前卒史誤紀年十三年荀瑤[illegible] 十八年 悼十一年 瑤與趙韓

魏盡分范中行故地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瑤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為懿公是時晉政皆決于瑤懿公不得有所制瑤遂有范中行故地最強 史記世家 中山之國有夙繇 韓非子作仇由 者瑤欲攻之而無道也為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將斬岸堙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我胡則以得是于知伯夫知伯之為人也貪而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故為大鐘方車二軌以遺君君必斬岸堙谿以迎鐘師必隨之弗聽又諫君曰大國為權而子逆之不祥子釋之赤章蔓枝曰為臣不忠罪也忠不見用遠身可也斷轂而行至衛七日而夙繇亡 呂氏春秋 紀年出公十八年河水赤三日荀瑤伐中山取窮魚之邱

瑤欲伐衛遺衛君野馬四白璧一南文子 衛臣 曰此小國之禮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告邊境瑤果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 策 國策說苑趙策于此同又疑智伯造身為將以襲衛事見賓文子傳 瑤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以其圍鄭之辱也瑤怒率韓魏攻趙趙毋恤懼奔保晉陽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 史記 瑤行水魏駒 即魏桓子 御韓虎 即韓康子 驂乘瑤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魏駒肘韓虎韓虎履魏駒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趙無恤使張孟談私于韓魏韓魏陰與約毋卹乃夜殺守隄吏決水灌瑤軍瑤軍亂韓魏翼而擊之毋卹犯其前大敗其眾遂殺瑤滅其族而分其地

國策韓非子智伯軍敗晉陽身死高良之以蓮年被分裂其首以為溲器淮南子覆子琉璃而韓之大敗知伯破其頭以為飲器呂氏春秋同史記韓魏殺知伯埋于榮書者失引今本無古文攬之知伯敗將出走夢火見于西方乃亦又夢見于南方遂奔楚說苑智伯厨人亡吳遂而知之韓魏反而不知史記年表屬共公二十五年晉大夫知開率其邑人來奔乙作首氏夫知伯寬率其邑人昧濟注謂知伯瑤之子也

知果者（國策作知過） 知氏族為晉大夫知甲有二子曰宵曰瑤甲將以瑤為後知果曰不如宵也甲曰宵也佷對曰宵之佷在面瑤之佷在心心佷敗國面佷不害瑤之賢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知宗必滅弗聽國語及立是為知伯知伯結韓魏伐趙圍晉陽三年趙遣張孟談結韓魏之君陰約三軍孟談朝知伯而出遇果轅門之外果入見知伯曰二主殆將有變臣遇張孟談于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知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必不欺也子釋之果出見二主入說知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殺之知伯曰兵著晉陽三年矣旦暮當拔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果曰不殺則遂親之知伯曰親之奈何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所欲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果見君之不用也出更其姓為輔氏知氏滅惟輔氏存焉（國策）

知伯國者知氏族亦晉大夫荀瑤還自衛三卿（知瑤韓虎魏駒）宴于藍臺瑤戲韓虎而侮段規（魏駒之相）知伯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興之對曰異于是夫郤氏有車轅之難（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譖于厲公厲公滅三郤）趙有孟姬之讒（趙莊姬通于趙嬰齊趙同趙括放嬰齊姬譖于景公而殺之）欒有叔祁之愬（欒祁欒盈之母與其老州賓通愬盈于士匄遂滅欒氏）范中行有亟治之難（范吉射中行寅以邯鄲之故伐趙鞅范中行遂滅之）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夫誰不可喜而誰不可懼蚋蟻（蟻通作蟻）蜂蠆皆能害人況君相乎弗聽（國語）

論曰發難階者郤引滿理勢之歸也晉之卿姓十一族降在皁隸不知凡幾知魏趙韓狎柄晉國而知氏尤虎視最强將狙三家何殊乎晉鍾糅括之頑鈍跛而仆之其郤引之節乎

祁奚　祁午　祁盈

祁奚者食邑于祁因以為氏高梁伯之子也（注案高梁伯系未詳）初事景公悼公即位以奚為中軍尉（國語知祁奚之果而使為元尉）悼公三年奚請老公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韓非子解狐薦其讎于簡主以為相其讎以為且幸釋已也往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曰薦汝公也讎汝私怨也不以私怨故擁汝于吾君一日）

狐舉邢伯柳為上黨守柳往謝之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初也〔又作趙武事○按解狐卒于悼公三年時簡子尚未立說苑作趙武亦誤韓詩外傳解狐薦荆伯柳為西河守作魏文侯事亦誤〕又問對曰午也可〔國語對曰臣之子午也可君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遊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其壯也彊志而用命守業而不淫其冠也和安而好敬柔惠小物而鎮定大事有直質而無流心非義不變非上不舉若臨大事其可以賢於臣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公使午為軍尉歿平公軍無秕政呂氏春秋[illegible]而作祁部〕

〔襄三年〕于是羊舌職死公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職之子〕于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奚能舉善矣平公元年〔襄十六年〕奚為公族大夫〔戌〕士匄與欒大夫爭田久而無成匄欲攻之問于奚奚曰公族之不恭公室之回內事之邪大夫之貪是吾罪也若以軍官從子之私懼子之應且憎也〔國語〕六年〔襄二十一年〕士

匄逐欒盈殺羊舌虎十人而囚羊舌肸〔叔向〕樂王鮒曰吾為子請羊舌肸弗應出不拜人皆咎肸肸曰必祁大夫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于是奚老矣聞之乘驛而見士匄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士匄說與之乘而言諸公而免之奚不見肸而歸肸亦不告免焉而朝〔左傳〕

〔春秋羊舌虎善欒盈盈有罪晉誅羊舌虎叔向為之奴而朡祁奚曰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祥君子在憂不救不祥乃往見范宣子曰善為國者賞不過而刑不慢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慢則懼及君子與其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毋過而刑君子宣子乃命吏出叔嚮〕

祁午者奚之子也初事悼公為中軍尉平公時士匄與欒大夫爭田午見曰晉為諸侯盟主子為正卿若能靖端諸侯使服聽命于晉晉國其誰不為子從何必和盍密和和大以平小乎平公十七年〔昭元年〕晉楚及諸侯之大夫會于虢尋宋之盟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午謂趙武曰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晉〔謂楚先歃〕今令尹〔謂公子圍〕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即屈建〕之信稱于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于晉晉之恥也

子相晉國以為盟主于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趙武曰武受賜矣乃盟午卒子盈事頃公頃公十二年〔昭二十八年〕盈家臣祁勝與鄔臧通室〔易妻〕也盈將執之訪于司馬叔游〔叔侯之子〕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為之言于公公執盈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慭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為快乃殺之公殺盈及楊食我〔羊舌肸之子〕食我盈之黨也遂滅祁氏及羊舌氏〔左傳〕

論曰儉中善頻莫利于常驕苜誅之無敢橫議者乘驛致危卒
免善人信矣祁大夫果而不淫夫我鄉往之三日不食

諸公子傳　共大子申生　杜原欵附　奚齊　卓子
伯儵叔劉　公子雍　公子樂

共大子名申生獻公之子母曰齊姜獻公立以為大子及驪姬生奚齊驪姬請使申生處曲沃奚齊處絳公許之及奚齊于武公公稱疾不與使奚齊涖事猛足（大子臣）言于大子曰伯氏（申生長子也）不出奚齊在廟子盍圖乎大子曰吾聞之羊舌大夫（羊舌職之父）曰事君以敬事父以孝受命不遷為敬敬順所安為孝棄命不敬作令不孝又何圖焉且夫間父之愛而嘉其況有不忠焉廢人

以自成有不貞焉孝敬忠貞君父之所安也棄安而圖遠于孝矣吾其止也獻公十六年（閔元年）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將下軍以伐霍士蔿曰大子不得立矣君有異心不如逃之君得其欲大子遠死且有令名為吳大伯不亦可乎大子聞之曰子輿之為我謀忠矣然吾聞之為人子者患不從不患無名為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祿今我不才而得勤與從又何求焉焉能及吳大伯乎大子遂行克霍而反讒言彌興十七年（閔二年）公使大子伐東山皐落氏至于稷桑（皐落地）翟人出逆大子欲戰狐突諫曰不可突聞之國君好艾大夫殆好內適子殆社稷危若惠于父而遠于死（惠謂分去避奚齊為順父心而遠于死也）惠于衆而利社稷其可以圖之乎況其危身于翟以起讒于內也大子曰不可君之使我非歡也抑欲測吾心也是故賜我奇服而告我權（奇服偏裻 權金玦也）又有甘言焉言之大甘其中必苦譖在中矣君故生心雖蝎譖焉（蝎木蟲也譖從中起如蝎食木）避之不若戰也不戰而反我罪滋厚我戰雖死猶[illegible]敗狄[illegible]而及二十一年（僖四年）驪姬以君命命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祠而歸福大子祭于曲沃歸福于絳公田驪姬受福乃寘鴆于酒寘堇于肉（[illegible]）公至召大子獻公祭之地地墳（墳起也）大子懼而出公命殺其傅杜原欵大子奔新城（即曲沃）杜原欵將死使小臣圉告于申生曰欵也不才寡知不敏不能教導以至于死不能深知君之心度棄寵求廣土而竄伏焉小

心狷介不敢行也是以言至而無所訟之故陷于大難乃逮于讒然欵也不敢愛死唯與讒人均是惡也吾聞君子不去情不反讒讒行身死可也猶有令名焉死不遷情彊也守情說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孺子勉之死必遺愛死民之思不亦可乎大子許諾人謂大子曰非子之罪何不去乎大子曰不可去而罪釋必歸于君是惡君也章父之惡而笑諸侯吾誰鄉而入內困于父母外困于諸侯是重困也棄君去罪是逃死也吾聞之仁不惡君知不重困勇不逃死乃雉經于新城之廟（[illegible]）將死使猛足言于狐突曰申生有罪不

於伯氏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國家多難
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以至于死
雖死何悔及惠公即位改葬大子謚曰共君國語韋昭注通共同兒乃謚
共大子更葬矣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乃在兄史記
奚齊卓子皆獻公之子也公伐驪戎以驪姬歸驪姬生奚齊其
娣生卓子獻公二十一年僖四年嬖姬譖申生而殺之遂以奚齊
為大子二十五年僖九年公薨奚齊立冬十月里克殺之荀息立
卓子十一月里克又殺之左傳
伯儵叔劉並文公子母曰季隗公處狄時之所生也文公元年
僖二十四年公入即位狄人歸季隗而請其二子公子雍公子樂亦
尚史　晉諸臣傳卷十二　四字
文公子雍母曰杜祁樂母即懷嬴也雍仕于秦樂仕于陳襄公
七年文六年公薨靈公少我以難故欲立長君趙盾曰立公子雍
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于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
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難必抒矣狐
射姑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辰嬴即懷嬴嬖于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
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為二嬖淫也為
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
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襄公母而上之以狄故讓季
隗狄女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
焉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
先蔑士會如秦逆雍射姑亦使召樂盾殺樂于郫晉地明年秦送
雍盾又背雍而立靈公雍卒不立左傳
論曰人審所安其大子卻三子之謀而杜偉是循其安死以忠
父益亦蘊中久矣詩有小弁傷哉其辭之比也

襄平李鍇鐵君甫纂

晉諸臣傳

羊舌大夫　羊舌職　羊舌赤　羊舌肸　羊舌鮒叔魚　羊舌虎叔虎　楊石　楊食我

羊舌大夫者失其名事獻公為尉 [illegible] 曰羊舌大夫也數從其下五年也乘以不軍 [illegible] 公曰以賢大夫也每變益上矣 [illegible]

子職事景公為大夫邲之敗也荀林父請死士渥濁諫公免之及林父敗赤狄滅潞八年林父獻俘王宣公賞士伯以瓜衍之田曰微子吾喪伯氏矣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景公七年（宣十六年）公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于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及悼公即位使祁奚舉中軍尉職佐之 [illegible] 悼公三年（襄三年）卒 [illegible] 子四曰赤肸鮒虎

羊舌赤者所謂銅鞮伯華也事悼公悼公三年（襄三年）代職佐中軍尉士匄與祁大夫爭田欲攻之問于赤赤曰外有軍內有事赤也外事也不敢侵官且吾子之心有出焉可徵訊也 [illegible] 也 [illegible] 及欒盈之難士匄囚赤及其弟肸既而免之 [illegible] 赤之子曰子容

羊舌肸字叔向食邑于楊又曰楊肸悼公時使傅太子彪 [illegible] 平公即位肸為大傅肸弟虎字叔虎美而有勇力欒盈之 [illegible] 平公六年（襄二十一年）士匄逐欒盈殺虎且囚肸人謂肸曰子離于罪其為不知乎肸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會祁奚請肸肸免冬公會諸侯于商任錮欒氏也齊侯衛侯不敬肸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

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十一年（襄二十六年）衛以孫林父故執衛侯齊侯鄭伯為衛侯故來公兼享之賦嘉樂國弱相齊侯賦蓼蕭公孫舍之相鄭伯賦緇衣肸命公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 [illegible] 也 [illegible] 使晏嬰私于肸曰晉君宣其明德于諸侯 [illegible] 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肸告趙武武以告公公言衛侯之罪使肸告二君 [illegible] 國 [illegible] 公乃許歸衛侯肸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 [illegible] 十二年 [illegible] 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為會于宋五月趙武至于宋 [illegible] 為介及楚屈建至將盟

楚人衷甲趙武患之以告肸肸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單盡斃踣也] 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不病者單斃于死] 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為楚所病入宋城]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國語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楚令尹子木欲襲晉軍曰若盡晉師而殺趙武則晉可弱也文子聞之謂]叔向曰若之何叔向曰子何患焉忠不可暴信不可犯忠自中而信自身其為德也深矣其為本也固矣故不可抈也今我以忠謀諸侯而以信覆之荊之逆諸侯也亦云是以在此若襲我是自背其信而塞其忠也信反必斃忠塞無用安能害我且夫合諸侯以為不信諸侯何望焉為此行也荊敗我諸侯必叛之子何愛于死死而可以固晉國之盟主何懼焉是行也以藩為軍攀輦即利而舍候遮扞衛不行楚人不敢謀畏晉之信也 及盟晉楚爭先歃肸謂趙武曰諸

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國語宋之盟楚人固請先歃叔向謂]趙文子曰夫伯王之勢在德不在先歃子若能以忠信贊君而裨諸侯之闕歃雖後諸侯將載之何爭于先若違于德而以賄成事今雖先歃諸侯將棄之何欲于先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荊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卑守燎故不與盟今將與狎主諸侯之盟唯有德也子務德勿爭先 宋公享晉楚之大夫趙武為客[一坐所尊為客]屈建與之言弗能對使肸侍言焉屈建亦不能對也十七年[昭元年]趙武會楚公子圍于虢尋宋之盟也公子圍設服離衛[設君服陳兵衛]事畢趙武謂肸曰令尹[子圍]自以為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武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令尹

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矣是年冬十一月公子圍弒楚王右尹王子比[即子干]來奔從車五乘先是秦公子鍼[景公母弟]亦來奔其車千乘肸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趙武[國語作韓宣子]曰秦公子富肸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十八年[昭二年]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公以其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為之請不許少姜卒肸言陳無宇于公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

君刑已頗何以為盟主且少姜有辭乃歸陳無宇十九年[昭三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我公使肸許之既成昏晏嬰受禮肸從之晏相與語肸曰齊其何如晏嬰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于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釜十則鍾[六斛四斗]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豆區釜三量皆加舊量之一以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于海民參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以上者]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踊刖足者之屨]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

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皆舜後陳氏之先）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胡公四人之後始封陳之祖大姬其妃也言陳氏得有國其先祖鬼神已與胡公共在齊）肸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八姓晉舊臣之族）降在皁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嬰曰子將若何肸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無賢子）公族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

以不朝立王之故（楚靈王新立）往則畏執事謂寡君有外心不往則宋之盟云（宋盟文相見）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韓起使肸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于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于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二十一年（昭五年）韓起如楚送女肸為介鄭罕虎游吉勞諸索氏游吉謂肸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肸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欲以韓起為閽（刖足使守門）以肸為司宮（加宮刑）以辱我薳啟疆諫楚子乃謝厚為韓起禮又欲敖肸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二十二年（昭六年）鄭人鑄刑書肸使詒公孫僑書曰始吾有虞于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于上並有爭心以徵于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

亂政而作九刑（九刑成即呂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作邱賦）制參辟（參辟謂用三代之末法）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于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僑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是六月楚公子棄疾來聘報韓起也起之適楚楚人弗逆棄疾及晉竟公將亦弗逆肸曰楚辟我衷（辟邪衷正也）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為則而則人之

辟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况國君乎公說乃逆之二十五年（昭九年）周甘人與閻嘉（晉閻縣大夫）爭閻田晉率陰戎伐潁（周邑）王使詹桓伯辭于我曰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為豈知弁髦而因以敝之（童子垂髦始冠又以弁故曰弁髦緇布冠也既三加冠成禮棄其緇布之冠不復用）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肸謂韓起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恭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韓起說乃致閻田反潁俘平公薨事昭公昭公元年（昭十一年）楚子誘蔡靈侯而殺之圍蔡韓起問于肸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于其君（謂弑父而立）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于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其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于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于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卽五行）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猶言沒不可復振）夏五月周單成公會韓起于戚視下言徐肸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會有表（野會設表以為位）衣有禬帶有結（禬領禬會帶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禬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為王官伯

而命事于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貌正曰共言順曰從）無守氣矣齊歸（昭公母）薨大蒐于比蒲及葬晉侯不戚肸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三年（昭十二年）楚觀從（觀起之子）召公子比（即子干）公子黑肱（即子晳）（元年子干奔晉子晳奔鄭）前為亂于楚公子比歸韓起問于肸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起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為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棄疾楚平王也）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共王以璧見于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乃密埋璧于庭使五人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再拜皆厭紐）國民信之芈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起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于僖有鮑叔牙賓

親用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有高國以為內主從善
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
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于獻好學而不貳
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趙衰)子犯(狐偃)以為腹心有魏
犨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為內
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
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于子干共有寵子國
有奧主(寵子奧主并謂棄疾)無施于民無援于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
逆何以冀國晉成虒祁(宮名)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郠
故(年在十)我將以諸侯討魯肸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并徵會

告于吳吳子辭還秋七月丙寅合諸侯于平丘將尋盟齊人不可
肸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
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肸曰國家之敗有事
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
共有威而無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
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歲聘以修其職業)間朝以講禮(三年一朝)
[illegible]再朝而會以示威(六年一會以訓上下[illegible])再會而盟
[illegible]以顯昭明[illegible]志業于好講禮
于等示威于眾[illegible]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恆
由是興[illegible]今不治[illegible]而布諸君求終

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齊人懼對曰小國言
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不可以不示眾八月
治兵建而不旆(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旒也)既而旆之([illegible])諸侯
畏之公以邾莒愬故不與盟使肸往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illegible]
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魯人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
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肸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
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illegible]
不死[illegible]南蒯子仲之憂
公子慭[illegible]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眾用諸侯之師
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

命甲戌同盟于平丘五年(昭十五年)荀躒如周葬穆后(大子壽之母)籍談
為介既葬除喪以荀躒宴樽以魯壺王讓晉不修職貢無彝器
籍談歸以告肸肸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
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謂大子壽及穆后)
[illegible]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
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
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
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
之[illegible]肸弃子楊石初平公[illegible]不死使[illegible]棄之失公然
柳將殺之將聞之夕[illegible]公告之將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

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為大甲以封于晉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
鴳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恥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
聞公忸怩乃趣赦之（說苑平公使叔向聘于吳吳人飾舟以逆之左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錦衣而狐裘者歸以告公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對曰君為馳底之臺上可發千兵下可陳鐘鼓諸侯[illegible]奚以敬民所致各異也公乃罷臺又曰公問叔向[illegible]懼人攻我奚若何對曰歲饑來年乃反矣將[illegible]曰患有人于此者乎對曰夫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于小官而君不知此患之大者也公曰[illegible]叔向御坐平公請事公肸痛足痹轉筋而不敢壞坐[illegible]唐叔人也平公與亥唐坐[illegible]叔向入平公[illegible]唐坐跗痛足痹不敢伸叔向[illegible]不說公曰夫亥先生無欲也吾非正坐無以養之子何不說乎）肸見女叔齊
之子（齊即司馬侯其子叔齊即女叔寬）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吾蔑與比而
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籍

偃（籍偃）之子在側曰君子有比乎肸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
比也引黨以封己利己而忘君別也（肸嘗見韓起韓起憂貧[illegible]）
賀之起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
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illegible]）無一卒之田其宮不備其宗器（[illegible]）
（[illegible]）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于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
晉國行刑不疚以免于難及桓子（[illegible]）驕泰奢侈貪欲無藝略
則行志假貸居賄宜及于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之（[illegible]）
（[illegible]）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可以免于難而離桓之罪以亡于楚
夫郤昭子（[illegible]）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于國其
身尸于朝其宗滅于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

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為能
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
賀之有起拜稽首曰[illegible]子有關臣五人我無一何也肸曰子
不欲也若欲之肸也待交捽可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功少者[illegible]）
（愛少）
羊舌鮒字叔魚肸之弟也（平公三年[illegible]）平公合諸侯于平邱
鮒攝司馬次于衛地鮒求貨于衛（淫芻蕘者也）衛使餽肸羹
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

志芻蕘者異于他日敢請之肸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
貨無厭亦將及矣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
退而禁之我以邾莒故執魯季孫意如既而歸之意如請從于
會（欲待盟會見[illegible]不欲私歸）士鞅患之謂肸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
也能乃使鮒鮒見意如曰昔鮒也得罪于晉君自歸于魯君（[illegible]）
（叔魚[illegible]武子[illegible]）之賜不至于今雖獲歸骨于晉鮒（[illegible]）
則將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于西
河其若之何且泣意如懼先歸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與雍子（亦故楚人）
爭鄐田久而無成（[illegible]）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起命
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于叔魚叔魚蔽罪邢侯（[illegible]）邢侯

殺叔魚與雍子于朝韓起問其罪于肸肸曰三人同罪施生戮
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
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
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
于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于親三數叔魚
之罪平邱之會數其賄也歸魯季孫稱其詐也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
直矣楊石字伯石又名楊食我肸之子也頃公十二年昭二十八年
祁盈專殺頃公殺盈及食我食我黨盈而助亂也遂滅祁氏羊
舌氏傳亦見祁盈傳史記晉之宗家祁奚孫叔向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
其邑為十縣各令其子為大夫

論曰或謂春秋莫賢于子產子曰其叔向乎美足以正君知足
以周物水德盈科無所據焉疇能及之然知其無子不獲終祀
而義知石碏私討不及豈三數弟魚不能加諸食我哉

慶鄭　蛾晳　梁由靡　虢射　家僕徒　司馬說附

慶鄭者晉之舊姓也梁由靡虢射家僕徒蛾晳並為晉大夫事
惠公惠公許賂秦五城既入而背之惠公四年僖十三年我饑秦輸
之粟明年秦饑使乞糴于我我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
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
毛將安傅皮以喻所許秦城毛以喻糴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
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于怨而厚于寇不如勿與

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
其悔是哉六年僖十五年秦伯伐我及韓公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
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使步揚
郤犨之父御戎家僕徒為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
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
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
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
弗聽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鄭曰愎諫違卜固
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韓簡晉韓萬之孫虢射為右
輅秦伯將止之輅迎也慶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而秦乃獲公

以歸僖公冬十一月秦伯將歸公未至蛾晳謂慶鄭曰君之止子
之罪也今君將來子何俟慶鄭曰鄭也聞之曰軍敗死之將止
死之二者不行又重之以誤人而喪其君有大罪三將安適君
若來將待刑以快君志君若不來將獨伐秦不得君必死之此
所待也臣得其志而使君瞢是犯也瞢悶也君行犯猶失其國
而況臣乎公止于絳郊聞慶鄭止使家僕徒召之曰鄭也有罪
猶在乎慶鄭曰臣怨君始入而報德不降不自降下而背秦賂秦遂忿而伐晉降而聽諫不戰戰而用良不敗既敗而誅又失有罪不可
以封國臣是以待即刑以成君政公曰刑之慶鄭曰下有直言
臣之行也上有直刑君之明也[illegible]君雖弗刑

必自殺也蛾晳諫曰臣聞之奔刑之臣不若教之以報讎君盍赦之以報于秦梁由靡曰不可我能之秦豈不能且戰不勝而報之以賊不武出戰不克入處不安不知成而反之不信失刑亂政不威出不能用入不能治敗國且殺孺子（孺子子圉也秦復惠公而質子圉以信質秦必殺之）不若刑之公曰斬鄭無使自殺家僕徒諫曰有君不忌有臣死刑其聞賢于刑之梁由靡曰夫君以刑是以治民不聞命而擅進退犯政也快意喪君犯刑也賊也賊而亂國不可失也且戰而自退退而自殺臣得其志君失其刑後不可用也公命司馬說（說司馬說其名也）刑之司馬說進三軍之士而數慶鄭曰夫韓之誓曰失次犯令死將止不面夷死（將為敵獲而面傷）不受傷者死偽言誤眾死今鄭失次犯令而罪一也鄭擅進退而罪二也女誤梁由靡使失秦而罪三也君親止女不面夷而罪四也鄭也就刑慶鄭曰說三軍之士皆在有人能坐待刑而不能面夷趣行事乎[illegible]

梁由靡（梁由靡說附見事獻公獻公二十四年（僖七年））里克伐狄梁由靡御虢射為右敗狄于采桑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眾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明年狄果伐我[illegible]

顛頡　舟之僑[illegible]

顛頡事公子重耳[illegible]從亡者皆賢而有功卒相重耳反晉國文公五年（八月）公入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illegible]）顛頡及魏犨怒曰勞之不圖報于何有爇僖負羈氏公舍魏犨而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為戎右以代魏犨夏四月我師敗楚師于城濮濟河舟之僑先歸[illegible]入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是役也祁瞞奸命中軍風于澤（[illegible]）亡大旆之左旃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民于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傳六）舟之僑者故虢臣歸公以其族適晉而虢亡（志見晉）祁瞞祁氏族（韓非子公問于狐偃曰寡人甘肥周于堂卮酒豆肉集于宮殺一牛遍于國中一歲之功盡以衣士卒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公曰吾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寡人親使郎中視事有罪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此皆所以慎產也而戰之者殺之也民之從公也為慎產也公因而迫殺之失所以為從公矣曰然則何如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得不戰奈何狐子對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極安至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illegible]公曰善明日田于圃陸顛頡後期遂斬以徇而百姓皆懼○此說獨異）

李離

李離者文公之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公曰子自以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為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illegible]）

[illegible]刑而不赦不可以長存郤子以此聽寡人也胥曰君以

宮公赦殺無罪而生當死二者非所以教于國也雖不

論曰武事尚信慶鄭之誅一罪之服均于信矣而惠公有私焉

非中于刑也慶鄭快意其君雖待以即刑非季離之亞已

胥臣　胥甲父　胥克　胥童

胥臣一曰臼季字季子嘗為司空又曰司空季子初從公子重

耳出亡及入秦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懷嬴子圉妻 故子圉妻）公子欲辭胥

臣曰同姓為兄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

青陽與夷鼓皆為己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方雷西陵氏之女黃帝取于西陵氏

之子因為祖氏 生青陽當為己姓）夷鼓彤魚氏之甥也（彤魚國名）其同生而異姓者四

母之子別為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

為十二姓（十四人二人為姬二人為己故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

是也唯青陽與倉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為姬姓同德之難也如

是昔少典取于有蟜氏（少典黃帝神農之先有蟜諸侯也 或謂少典黃帝神農之父非是）生黃

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

炎帝為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異姓則異德異德

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者同德同德則同

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

亂毓災災毓滅姓是故取妻避其同姓畏亂災也故異德合姓

同德合義義以導利利以阜姓姓利相更成而不遷乃能攝固

保其土房今子于子圉道路之人也取其所棄以濟大事不亦

可乎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內曰貞外曰悔震下

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得此兩卦震在屯為貞在豫為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故曰皆八[illegible]）筮史

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為也（[illegible]）胥

臣曰吉是在易皆利建侯（屯初九曰利建侯 豫卦辭曰利建侯行師）不有晉國以

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

之務也吉孰大焉震車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樂也車班

外內順以訓之（班外內者屯之內有震豫之外亦有震 坤順也[illegible]為坤）泉原以

資之土厚而樂其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震雷也車也坎勞也

水也眾也主雷與車而尚水與眾車有震武也眾而順文也文

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利主震雷長也故曰元眾而順嘉也故曰亨內有震雷故利貞

（衆以動之利也 威以出固貞也）車上水下必伯（車動而上威也水動而下順也有威而眾從故必伯）小事

不濟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小事小人之事動而遇坎坎為險阻故曰壅）一夫之行

（也震長男故曰長也 夫文曰震作足故為行也）眾順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坤

母也震長男也母老子強故曰豫其繇曰利建侯行師居樂出

威之謂也（居樂母在內也出威震在外也）是二者得國之卦也

公子[illegible]為文公文公六年（僖公八年）[illegible]公問元帥于趙衰對曰

先軫有謀胥臣多聞[illegible]以為輔佐[illegible]乃使先軫將中軍

佐[illegible]四月[illegible]宋戍穀之捷[illegible]城濮我師陳

于華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既而狐毛先軫夾攻楚左師左師亦潰楚師敗績襄公元年僖三十二年我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初胥臣舉郤缺及是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二年文元年胥臣及先且居伐衛取戚獲孫昭子衛大夫六年文五年胥臣卒左傳文公嘗學讀書于胥臣三日曰吾不能行也咫咫尺間也聞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乎文問于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傅讙也讙襄公名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讙也籧篨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僬僥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瞍不可使視嚚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僮昏不可使謀

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俟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為臣聞昔者太任娠文王不變不變少勤也少溲于豕牢而得文王少溲小便豕牢廁也不加病焉文王在母不憂在傅不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孝友二虢文王弟虢仲虢叔也而惠慈二蔡文王子管叔及仲亦為蔡刑于大姒比于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于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即位也詢于八虞而咨于二虢度于閎夭而謀于南宮諏于蔡原而訪于辛尹蔡公原公辛甲尹佚皆周大夫重之以周召畢榮憶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為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公曰奈夫八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材也戚施直鎛直主擊鎛籧篨蒙璆蒙戴也璆玉磬侏儒扶盧扶緣也盧矛戟之柲緣之以為戲矇瞍修聲無目于音聲審聾聵司火耳無聞于視審僮昏嚚瘖僬僥官師所不材也以實裔土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卬浦而後大說苑文公見咎季其廟傅于西牆公曰孰處而西對曰君之老臣也公曰西益而宅對曰臣之忠不如老臣之力其牆壞而不築公曰何不築對曰一日不稼百日不食公出而告之僕僕頓首于軫曰周書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君之明群臣之福也乃令于國曰毋淫宮室以妨人宅故禁以明作奪農功胥臣子甲父

胥甲父胥臣之子也事靈公靈公六年文十二年秦伐我取羈馬我禦之甲父佐下軍以從秦師于河曲及秦師將遁臾駢請薄諸河甲父及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

而薄人于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十三年宣元年討河曲之戰不用命者放甲父于衛而立其子克克有蠱疾郤缺為政廢克使趙朔佐下軍克子童又名胥之昧為大夫嬖于厲公童以克之廢也怨郤氏厲公七年成十七年將去群大夫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使胥童帥甲八百將攻郤氏命長魚矯殺之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于朝已而欒書中行偃執公遂殺胥童胥氏由此不顯左傳

胥梁帶

胥梁帶為大夫事平公齊烏餘齊大夫以廩丘來奔襲衛羊角及魯高魚皆取之又取邑于宋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武為政乃言

于公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
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
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公使往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
以受地必周（周密也必密來以受地為名）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
衆出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
歸諸侯（左傳）

陽處父　賈佗　寗嬴附

陽處父為大夫初事文公使傅大子文公九年（僖三十二年）楚使請
平于我處父報之晉楚始通冬文公薨襄公立處父為大傅襄
公元年（僖三十三年）我獲秦三帥既而舍之先軫怒公使處父追之
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百里視視覺之卒不反

處父侵蔡楚鬭勃救之與我師夾泜而軍處父患之使謂鬭勃
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
遲速唯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鬭勃退舍
處父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楚于是殺鬭勃三年（文二年）
魯文公即位我以不朝討魯魯侯來朝使處父盟魯侯以恥
之四年（文三年）楚圍江處父及周王叔桓公伐楚以救江門于方
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六年（文五年）處父聘衛明年公蒐于夷舍
二軍（先是晉作五軍今舍二軍復三軍之制）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處父至
自温改蒐于董易趙盾將中軍處父趙衰之屬也故黨于趙氏

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趙盾于是始為國政
既成以授處父與賈佗使行諸國以為常法秋八月襄公薨靈
公少未狐射姑怨處父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于晉也使
狐鞫居殺處父（公羊君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眾不說不可使將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眾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於朝而走穀梁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為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夜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事夜姑使人殺之）甯有嬴氏者為逆旅大夫處父之聘于衛也反過甯
嬴從之及温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
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
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

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左傳國語陽處父舍于逆旅甯嬴氏嬴謂其妻曰吾求君子久矣今乃得之舉而從之陽子道與之語及山而還其妻曰子得所求而不從之何其懷也曰吾見其貌而欲之聞其言而惡之夫貌情之華也言貌之機也身為情成於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發之合而後行離則有釁今陽子之貌濟其言匱非其實也若中不濟而外彊之其卒將復中以外易矣若內外類而言反之瀆其信也夫言以昭信奉之如機歷時而發之胡可瀆也今陽子之情譓矣以濟蓋也且剛而主能不本而犯怨之所聚也吾懼未獲其利而及其難是故去之）

賈佗初以公族從文公出亡後為晉太師（[illegible]）

箕鄭父

箕鄭父為大夫事文公晉饑公問于箕鄭父曰救饑何以對曰信
公曰安信對曰信于君心信于名信于令信于事公曰然則若
何對曰信于君心則美惡不踰信于名則上下不干信于令則

時紐殺功信于事則民從事不競之是乎民知君心貪而不懈
藏出如入何罪之有公使為箕人大夫（箕非郤縣則又曰文公出）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文公八年（[illegible]）蒐于清原作五軍
使州人佐新上軍（[illegible]）七年（文六年）襄公薨明年秦送公子雍趙盾
（[illegible]）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父居守蒐之蒐也（在文六年）襄公將登
箕鄭父將上軍先克沮之及靈公即位箕鄭父使賊殺先克晉殺箕鄭
父等（左）
論曰度父之難先克之死與三郤同辛以射姑亡命箕鄭殺身
而晉臣沈族君且從焉書曰怨不在大樹怨以為禍誰能救之
至若國而于時犯而聚怨亦天之所厭與

臾駢

臾駢趙盾屬大夫襄公七年（文六年）狐射姑（即賈季）使狐鞫居之
殺陽處父也晉殺狐鞫居射姑懼討奔狄趙盾使臾駢送其帑（射姑）
初夷之蒐（在文六年春）射姑辱駢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
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
子禮于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
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
以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靈公六年（文十二年）秦
伐我取羈馬時趙盾將中軍駢佐上軍以從秦師于河曲駢曰秦不
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會秦軍掩我上軍趙穿（趙夙庶孫）追
之不及怒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以其屬出
乃皆出戰交綏（退軍為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憖也
（憖缺也）明日請相見也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
諸河必敗之趙穿不可乃止秦師夜遁（左傳）

解揚（鄭魁 [illegible]）

解揚者為大夫事靈公靈公少趙盾為政靈公二年（文八年）公使
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婿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
之竟下一年（宣元年）楚侵陳宋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棐林以伐
鄭楚救鄭遇于北林囚揚我師乃還景公六年（宣十五年）楚圍宋宋

告急于晉公欲救之伯宗（晉大夫）諫乃止使揚如宋（揚反晉使不載）使無
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
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
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
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
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
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實又可賂
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
獲考（考成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又有衛[illegible]者晉士也出
公四年（成四年）荀罃問鄭鄭人伐[illegible]之以執政使反為鄭野

壘閉其口而死（左傳）

苗賁皇

苗賁皇者楚鬭椒之子（國語作黔）成公二年（宣四年）楚子滅若敖氏（鬭椒）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晉邑）是為苗賁皇為大夫成公薨事

景公景公十一年（成二年）敗郤錡于鞌明年聘于齊欲克獻之以得附命之禮（伐國獲君是謂附命）曰寡君使克也不腆敝邑之禮為君之辭敢歸諸下執政以慰御人（慰御人以此辭作謝人之笑也）賁皇曰郤子勇而不知禮（言見禮不備命也）公不矜其伐而恥國君其與幾何（公景公）景公薨事厲公厲公六年（成十六年）公伐鄭楚救之遇于鄢陵楚子登巢車（車上為櫓）以望我軍伯州犂（故晉伯宗子前年奔楚）侍楚子後以

公卒告楚子賁皇在公之側亦以楚子之卒告皆曰國士在（謂伯州犂）且厚不可當也賁皇言于公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于王卒必大敗矣（左傳）

伯宗　（夏陽說附）

伯宗者（說苑作伯宗）大夫孫伯糾之子也（...）景公六年（宣十五年）楚圍宋宋告急于我公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潞子嬰兒之夫人公之姊也酆舒（潞之相）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公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潞賢人）而奪黎氏地（黎侯國）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盡在狄矣公從之滅潞夏陽說者亦晉大夫十五年（成六年）伯宗夏陽說及衛人鄭人侵宋師于鍼衛人不保（不守備也）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

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厲公時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伯宗子州犂奔楚韓厥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左傳）

論曰解揚廷楚伯宗衛皆所以成其信也說而入有風澤之蒙焉是以豚魚吉也斯不敵怨長者自居而非趙孟之心乎

張老　籍偃　鐸遏寇　（張君臣附）

張老字孟籍偃字游及鐸遏寇並為大夫厲公八年（成十八年）悼公即位知張老之知而不詐也使為元侯（元侯中軍候）知鐸遏寇之恭敬而信彊也使為輿尉（上軍尉）知籍偃之惇帥舊職而共給也使為輿司馬（司馬上軍司馬）始合諸侯于虛朾（宋地）以救宋使張老延

君舉于四方且觀道逆者(觀察諸侯之道德與逆亂者)三年(襄三年)公使張老
為卿辭曰臣不如魏絳夫絳之知能治大官其仁可以利公室
不忘其勇不疚于刑其學不廢其先人之職若在卿位外內必
平且雞丘之會(傳作雞澤衛地)其官不犯(犯干也)而辭順不可不賞也公
五命之固辭乃使為司馬使魏絳佐新軍士匄與蘇大夫爭田
久而無成匄欲攻之問于張老張老曰老也以軍事承子非戎
則非吾所知也問于籍偃籍偃曰偃以斧鉞從于張孟曰聽命
為共天子之命也何貳之有釋夫子而舉是反吾子也(夫子謂張老吾子)
(二十一年)趙武為室斲其椽而礱之張老夕焉而見之不謁而歸武
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對曰天子之室斲

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密理石所礪也)諸侯礱之(無密石)大夫斲之(不礱)士
首之(斲其首)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
吾懼不免何敢以告趙武歸令勿礱匠人請皆斲之曰止為後
世之見之也其斲者仁者之為也其礱者不仁者之為也(聞)既
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于斯哭于斯
聚國族于斯趙武曰武也得歌于斯哭于斯聚國族于斯是全
要領以從先大夫于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記檀弓)張老子張君
臣平公元年(襄十六年)代其父為中軍司馬籍偃籍季之子也其八
世祖孫伯黶為晉正卿籍偃當士匄以蒙盈時被囚跳而免之
(左傳)籍偃子籍談籍遊他事不具載

籍談　籍秦

籍談字叔籍偃之子也事昭公昭公五年(昭十五年)荀躒(即知文子)如周
葬穆后談為介既葬除喪以荀躒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
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荀躒揖談談對曰諸侯之封
也皆受明器于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于王晉居深
山戎狄之與鄰而遠于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
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
須之鼓(密須姞姓國文王伐之得其鼓路以蒐)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鞏之
甲(闕鞏國名)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參虛實沈之次晉之分野)匡有戎
狄其後襄之二路鏚鉞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

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
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
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為大
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于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
後也何故忘之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
其祖(以上事昭公)事頃公頃公六年(昭二十二年)景王崩悼王立子朝作
亂(子朝)次于皇談及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納王于
王城悼王崩敬王立談軍于陰荀躒軍于侯氏我師取前城明
年圍郊郊鄩潰我師在平陰于劉敗(下)使告閒(使告閒于晉)乃還談
子秦事頃公為上軍司馬頃公十一年(昭二十七年)士鞅會于扈

令戍周冬十二月來致諸侯之戍于周以公(?)許宋公定公九
年（定七年）王以儋翩之難處于姑蕕（周地）單武公劉桓公逆王秦茂
王入于王城十五年（定十三年）趙鞅殺邯鄲午午子稷以邯鄲叛秦
圍之既而范中行氏（即荀寅士吉射）逆趙鞅韓魏（不信反逆）范中行
氏奔范氏從范氏出奔（出奔事傳注俱不分明）明年晉敗范中行氏之
師于潞（秦地）獲秦籍氏遂不嗣（左傳）
論曰張老讓魏絳以卿析士匄以正規趙武以不善知而不詐
又多聞馬籍氏忘祖景王譏之然失禮樂憂又且來天下之口
也

女叔齊　女寬（闕明）司馬女叔附

女叔齊是為司馬侯為大夫事悼公公與齊升臺而望曰樂夫
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公曰何謂德義對曰
諸侯之為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
能對曰羊舌肸習于春秋乃使肸傅太子彪（平公名）悼公薨平
公世匄與衛大夫爭田欲攻之齊見曰聞吾子有餘之怒吾以
不信諸侯皆有貳心是之不憂而怒衛大夫非子之任也（國語）
于公十一年（襄二十六年）衛甯喜弒衛侯剽而納獻公趙武為會于
澶淵以討衛執甯喜使齊以先歸十四年（襄二十九年）使齊
如魯治杞田（魯取杞田公母杞女故使）弗盡歸也悼夫人慍曰齊也取
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不尚猶不祐）公告齊齊曰虞虢焦滑霍

揚韓魏皆姬姓也（八國皆晉所滅）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
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
而睦于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于晉也職貢不乏玩
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于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
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晉先君母）
（晉字大子之所為然何有哉）二十年（昭四年）楚子使椒舉來求諸侯（欲專會諸侯）公
欲勿許齊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
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
爭公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于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
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

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
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大行轘轅崤澠）陽城（山名）
大室（即嵩山）荊山中南（即終南山）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
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
王務修德音以亨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
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
何虞難齊有仲孫（即公孫無知）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
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閔二年狄滅衛僖二十五年衛滅邢）
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于不暇又
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

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羊舌肸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
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二十一年（昭五年） 魯昭公
來見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公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
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
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
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
盟陵虐小國（謂伐莒取鄆） 利人之難（謂莒亂而取鄆） 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
食於他（謂三家不恤也） 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
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
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左傳杜預注時平公亦失政叔齊以此諷諫） 務子覺

尚史　晉諸臣傳卷十三

女寬字叔褒齊之子也為大夫事頃公十年（昭二十六年） 子朝
之亂知躒趙鞅納王使寬守闕塞傅子朝十二年（昭二十八年） 魏舒
與魏戊（舒庶子） 為梗陽大夫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
大宗賂以女樂魏舒將受之魏戊謂寬及閻沒曰主以不賄聞
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
饋入召之比置（自始食至食畢） 三歎既食使坐魏舒曰吾聞諸伯叔諺
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
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至食及半） 自咎曰豈
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
子之心屬厭而已魏舒辭梗陽人賄 頃公卒定公初周萇弘欲
遷都成周定公三年（定元年作） 魏舒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務高張
後不從諸侯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萇弘違天高子違
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眾之所為不可奸也闔沒者卽闔明亦
為晉大夫定公八年（定六年） 子朝餘黨儋翩復作亂闔沒戍周且
城胥靡又有司馬叔游者亦祁奚之子（[illegible]）
（女寬女齊之子叔褒之[illegible]叔侯以卿是一人[illegible]） 祁盈之家臣[illegible]祁盈將執
之訪于叔游叔游曰鄭書（古書名） 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
立女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不聽祁
氏遂亡（左傳）

成鱄

尚史　晉諸臣傳卷十三

成鱄者晉大夫頃公十二年（昭二十八年） 魏舒以魏戊為梗陽大夫
舒謂鱄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也
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
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
五人（[illegible]） 姬姓之國
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
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
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
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
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

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左傳）

論曰心有恃敬則衰恃則侈之門也德音且不可恃而況險與焉哉湯之聖敬日躋文王之小心翼翼罔其恃也女叔之論偷脊昭然宜其聽乎腹有厭心則無厭善乎叔褒之諷亦所以革其侈也

陽畢

陽畢者晉大夫事平公平公六年（襄二十一年）我逐欒盈黨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韋昭注箕遺等皆晉大夫欒盈之黨也知之而作亂十句）殺其黨公謂畢曰自穆侯（桓叔之父）以至于今亂兵不輟民志無厭十人禍敗無已離民且速寇恐及吾身若之何對曰本根猶樹枝葉益長本根益茂是以難已也今若大其柯去其枝葉絕其本根可以少間公曰子實圖之畢曰圖在明訓明訓在威權威權在君君掄賢人之後有常位于國者而立之亦掄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是遂威而遠權民畏其威而懷其德莫能勿從若從則民心皆可畜畜其心而知其欲惡民孰偷生若不偷生則莫思亂矣且夫欒氏之誣晉國也久矣欒書實覆宗殺厲公以厚其家若滅欒氏則民威矣今吾若起瑕原韓魏之後而賞立之則民懷矣威與懷各當其所則國安矣君治而國安欲作亂者誰與公曰欒書立吾先君欒盈不獲罪如何畢曰夫正

國者不可以暱於權行權不可以隱於私暱於權則民不道行權隱於私則政不行政不行何以道民民之不道亦無君矣則其為暱與隱也復產害矣且勤君身若愛欒盈則明逐群賊而以國倫數而遣之厚箴戒圖以待之彼若求逞志而報於君罪孰大焉滅之猶少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不亦可乎公許諾盡逐群賊而使祁午及陽畢適曲沃逐欒盈盈出奔楚遂令於國人曰自文公以來有功於先君而子孫不育者將授立之得之者賞（國語）

郤無恤（王良）

郤無恤字伯樂又名王良又曰郵良（國語作郵無正）為晉大夫定公十九年（哀二年）荀寅士吉射叛晉居朝歌鄭人輸之粟鄭人（范氏）之趙鞅禦之遇于戚將戰郵無恤御鞅衛世子蒯聵為右登鐵上（邱名）望見鄭師眾世子懼自投于車下無恤授世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及戰鄭人擊鞅中肩斃（踣也）于車中獲其蠭旗世子救之以戈鄭師北世子復伐之大敗鄭師獲齊粟千車既戰鞅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世子曰吾救主于車退敵于下我右之上也無恤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絕（靷車靷也材猶木也細小之言駕而乘細小之木兩靷同時皆絕）（左傳）鞅使宰臣尹鐸為晉陽曰必墮其壘培（為荀寅士吉射所作壘培）尹鐸往而增之鞅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不可曰是昭余讎也無

恤進曰昔先主文子（趙武也）少釁于難從姬氏于公宮有孝德以
出在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為正卿有溫德以成
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慕於其身以克復其所及
景子（趙成）長于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脩其身以受先
業無謗于國順德以學（音效也）子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
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武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
子皆疏之以及此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
委土可以為師保吾何為不增是以脩之庶曰可以鑒而鳩趙
宗乎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
幾不為人矣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初樂恤與尹鐸有怨以其賞
如樂恤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辭曰吾為主圖非為子也怨若

尚書　晉諸臣傳卷十三　壹

如初（國語）

司馬寅

司馬寅者亦晉大夫定公三十年（哀十三年）公及吳子盟于黃池時
越已入吳獲大子友將獻吳晉爭先吳人曰于周室我為長晉
人曰于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鞅與寅）
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
曰肉食者無墨（氣色下也）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
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我（左傳）
論曰欒氏之禍弑君不討而無罪見逐書辛盈殃咸懷並失亂

之所以不戢夫若大增壘而賞亦能有懷也

晉諸臣傳

韓萬　韓簡　韓厥（獻子）　韓無忌（公族穆子）　韓起（宣子）

韓不信（簡子）　韓虎（叔會）（子羽）　韓襄附　叔敖

襄平李鍇鐵君甫纂

韓萬者莊伯之弟曲沃武公之叔父也哀侯九年（桓二年）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萬御戎梁弘為右逐翼侯于汾隰驂絓而止夜獲之遂并翼萬是為韓氏祖萬之孫韓簡簡為大夫惠公六年（僖十五年）秦伐我公逆秦師使簡視師復曰師少于我鬭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及戰于韓原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為右輅秦伯將止之會公戎馬還濘而止慶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反獲公以歸簡及諸大夫反首拔舍從之（反首亂髮下垂拔舍草舍上）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狐突不寐而與神言故謂之妖夢）豈敢以至諸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初獻公筮嫁伯姬（穆姬）于秦遇歸妹（兌下震上）之睽（兌下離上）史蘇占之曰不吉為雷為火為嬴敗姬及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

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言先君當致喪敗之德及今何一二數之乎）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左僖）

厥者萬之玄孫子輿之子（韋昭注作子輿之子）是為韓獻子也少為趙盾所待養及長言于靈公以為司馬景公三年（宣十二年）楚圍鄭荀林父救之及河聞鄭及楚平林父欲還先縠（即彘子）不可以中軍佐濟厥謂林父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敗我師于邲九年（成二年）齊伐魯敗衛郤克救魯衛與齊師戰于鞌齊師敗績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自非元帥御者皆居中將在右厥居左故居中）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齊侯）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晉大夫）喪車從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綦毋張既喪其車欲從厥左右而載）皆肘之使立于後厥俛定其右（右彼射仆車中故俛安隱之）逢丑父與齊侯易位將及華泉驂絓于木而止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齊侯下如華泉取飲齊侯以免明年賞鞌之功作六軍以厥為卿（為新中軍將）齊侯來朝公享之齊侯視厥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戎則異服言服改明識其人）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此

堂也十五年（成六年）晉人謀去故絳（晉後命新田為絳故謂此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時厥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僕大夫即太僕）公揖而入厥從公立于寢庭謂厥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羸困）於是乎有沈溺重膇之疾（沈溺溼疾重膇足腫）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二水名）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遷于新田趙莊姬（成公女趙朔妻）譖趙同趙括（並趙盾弟）于公十七年（成八年）殺趙同趙括以其田與祁奚厥言于公曰成季（即趙衰）之勳宣孟（即趙盾）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

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趙武而反其田景公薨子厲公厲公三年（成十三年）欒書為帥厥將下軍敗秦師于麻隧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皆秦大夫不更秦爵）五年（成十五年）楚侵鄭衛欒書欲報楚厥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六年（成十六年）我伐鄭楚救之厥將下軍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諜輕兵也使諜要鄭伯車前而自從後登其車以執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七年（成十七年）欒書中行偃執厲公召厥厥辭曰昔吾畜于趙氏孟姬（莊姬）之讒吾能違兵（言晉討趙氏厥夫其兵小不知實）古人有言曰

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國語欒書中行偃圍公于匠麗氏召韓獻子獻子辭曰殺君以求威非吾所能為也威行為不仁事廢為不知享一利亦得一惡非所務也中行偃欲伐之厥曰不可其身果而辭順順無不行果無不徹犯順不祥伐果不克夫以果戾順行民不犯也吾雖欲攻之其能乎）乃止明年悼公即位厥將中軍為政會楚伐宋宋來告急厥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公救宋楚師還悼公元年（襄元年）厥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于洧上于是東諸侯之師（齊魯曹邾杞）次于鄫以待我師我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公及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七年（襄七年）厥老子起嗣（左傳）厥卒諡曰獻子二無忌起起者厥之子宣子也起兄無忌是為公族穆子無忌為厥長

子性鎮靜而有禮悼公即位使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國語無忌鎮靜使茲四者為之則堅）悼公七年（襄七年）厥告老將立無忌辭曰詩曰豈不夙夜畏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晉賢人）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和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公謂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國語韓獻子老使公族穆子受事于朝辭曰厲公之亂無忌備公族不能死臣聞之曰無功庸者不敢居高位今無忌知不能匡君使至于難仁不能救勇不能死敢辱君朝以忝韓宗請退也固辭不立）起遂嗣為卿九年（襄九年）公會諸侯伐鄭起為上軍佐佐荀偃門于師之梁門（鄭城門）鄭成乃盟于戲而還十二年（襄十三年）公蒐于緜上

以治兵使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從之起如故悼公薨平公即
公三年（襄十八年）公圍齊起佐趙武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伐雍
門（齊城門）之萩（齊城）侵濰及沂而還十年（襄二十五年）起如秦涖盟十一年（襄二十六年）起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時事四時貢職宰旅冢宰之下士）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
于晉乎辭不失舊十二年（襄二十七年）宋向戌善于趙武又善于楚
屈建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來告趙武武謀于諸大夫起曰兵
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
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乃許之楚及
齊秦皆許之遂盟于宋十七年（昭元年）趙武卒起將中軍為

政明年使起如魯聘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
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魯昭公享之
季武子賦綿之卒章起賦角弓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
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起譽之武
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起曰起不堪也無
以及召公遂如齊納幣聘少姜見公孫竈公孫蠆見其二
子旗與彊起曰皆非保家之主也不臣又聘于衛衛侯享之北
宮佗賦淇澳起賦木瓜十九年（昭三年）少姜既卒齊侯使晏嬰請
繼室于我曰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則猶有先君之適
及遺姑姊妹若而人（言如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董正振整也）以備嬪嬙寡人之願也起使羊舌肸對曰寡君之願也寡
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將夫人之喪葬先君臣乃得服）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
之內主豈惟寡君舉群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
夏五月起如齊逆女公孫蠆為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
而嫁公子（公子即公孫蠆子也）人謂起曰子尾（即公孫蠆）欺晉晉胡受之起曰
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二十一年（昭五年）起如楚送女楚
子厚為之禮起反鄭伯勞諸圉（鄭地）辭不敢見禮也（奉使君命未反故）二
十二年（昭七年）鄭國僑來聘會公寢疾夢黃熊起私問僑僑以鯀
對起祀夏郊公有間因僑為豐施歸州田于起起受之以告公

公以與起起初與趙武爭州田二年（見昭）病有之以易原縣于宋樂
大心（宋大夫）平公薨昭公立昭公元年（昭十一年）起會周單成公于戚
六年（昭十六年）起如鄭聘鄭六卿餞起于郊起曰二三君子請皆賦
起亦以知鄭志子齹賦野有蔓草起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
產賦鄭之羔裘起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起曰起在此敢勤
子至于他人乎子大叔拜起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駟
偃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起喜曰鄭其庶乎二
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
之主也可以無懼矣起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
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起有環其一在鄭商起謁諸鄭伯國

僑弗與買諸賈人僑又不可至是起私覿于僑以玉與焉曰子
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昭公十六年
頃公頃公八年 昭二十四年 子朝亂周起徵會于諸侯明年會于黃
父以定王室十二年 昭二十八年 秋起卒諡曰宣子 韓非子曰宣子曰吾馬菽粟多矣其臞何故寡人患之周市對曰使騶盡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名與多與之其實少雖無臞亦不可得也主不審其情實坐而患之馬猶不肥也
子四須叔禽叔椒子羽 名未詳 叔禽以下 須起之門子也
周禮公御之子入王端之左教之以六藝謂之門子又曰其正室皆謂之門子 為公族大夫事平公平
公十八年 昭二年 須如齊逆少姜叔禽以下事不載 起下而不信嗣卿皆自有傳
辛也 無忌子襄平公時亦為公族大夫 左傳
不信字伯音起之孫簡子也事定公定公二年 昭三十二年 王使來

請城成周魏舒使不信對曰天子有命敢不承以奔告于諸
侯遲速衰序于是焉在冬十一月魏舒及不信如京師合諸侯
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不信與荀寅相惡十五年 定十三年
荀寅士吉射逐趙鞅不信及荀躒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
行氏而復趙鞅不信卒諡曰簡 左傳 不信子庚是為莊子庚子虎
是為康子 見韓世家 世本韓萬生賕伯賕伯生定伯簡簡生輿輿生獻子厥厥生宣子起起生平子須 韓之先與周同姓其後苗裔事晉得封于韓原曰韓武子武子後三世有韓厥從封姓為韓氏韓厥為獻子獻子生宣子宣子徙居州宣子生貞子貞子徙居平陽貞子生簡子簡子生莊子莊子生康子康子生武子武子二子景侯
論曰厲公作慝善恒逃死晉之舊姓多不免者韓厥時晦中立
雖矣崔杼且舍晏子中行氏又惡敢攻厥哉新田之遷艾安十

餘葉詩曰遠猶辰告述于咨謀也夫韓氏大夫也卒亞南面雖
韓叔厚基于且慕公族穆子之仁也

畢萬 魏犨武子 魏錡厨武子 魏相呂宣子 魏顆 魏頡
令狐文子 魏絳莊子 魏舒獻子 魏戊 賈辛 司馬烏
司馬彌牟 魏曼多襄子 孟丙 樂霄 僚安 附

畢萬者畢公高之子孫也仕于晉事獻公獻公十六年 閔元年 作
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
滅霍滅魏 三國皆姬姓 賜畢萬魏以為大夫魏氏由是始焉之孫犨
是為魏武子也初從文公出亡文公入即位四年 僖二十七年 公蒐
于被廬作三軍以犨為右明年文公入曹令無入僖負羈 曹大夫

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 初公過曹僖負羈饋盤飧置璧 犨及顛頡怒曰勞之不
圖報于何有爇僖負羈氏犨傷于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
且視之病將殺之犨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
三百曲踊三百 距躍超越也曲踊跳踊也百猶勸也如所前超躍越於者二勉勵而為之也 乃舍
之殺顛頡以徇 左傳 犨卒諡曰武子三錡顆絳
錡者犨之子食邑于呂謂之呂錡又曰厨武子事景公景公三
年 宣十二年 邲之役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我師請致師弗許請
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
假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于鮮敢獻于從者潘黨去之
會趙旃往楚子逐之遂乘我師我師敗績楚因荀營翰御荀首

（知莊子荀罃之父）射連尹襄老與公子穀臣以歸景公薨厲公六年（成十六年）鄢陵之役錡夢射月中之退入于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于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使射錡中項伏弢而死謚曰武錡子相是為呂宣子厲公三年（成十三年）公使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

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

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秦桓公子）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于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

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左傳）及悼公即位使相佐下軍曰邲之役呂錡佐知莊子于下軍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子羽鄢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其子孫不可不崇也（晉語）已而卒謚曰宣

魏顆者亦錡之子也事景公景公六年（宣十五年）我滅赤狄而秦伐我次于輔氏公別遣顆御秦師公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

還及雒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犨有嬖妾無子犨疾命顆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左傳）顆子頡是為令狐文子悼公即位使頡佐新軍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郤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鐘至于今不育其子不可不興也（國語）頡卒謚曰文

絳者犨之子莊子也悼公即位知絳勇而不亂使為司馬（國語）公三年（襄三年）會諸侯同盟于雞澤公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晉地）絳戮其僕公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二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眾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于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于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公以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四年（襄四年）無終子嘉父（無終山戎國名）使孟樂來因絳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公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于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于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四子皆羿賢臣）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眾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靡夏遺臣）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二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畫為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于是公好田故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

狄人從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九年（襄九年）公會諸侯伐鄭趙武及絳斬行栗（表道樹也）師于氾鄭恐乃行成冬十一月同盟于戲而還十二月復伐之門其三門濟于陰阪（鄭邑）外次于陰口（鄭地）而還公歸謀所以息民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以幣易牲）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朞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三駕三興師謂魯襄十年師于牛首十一年師于向其秋觀兵于鄭東門）十年（襄十年）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我師城梧及制（梧制皆鄭舊地）

鄭及絳戎之以偪鄭鄭及我平十一年（襄十一年）夏四月諸侯伐鄭秋九月復伐鄭觀兵于鄭東門鄭成賂公以師悝師觸師蠲（樂師）皆名廣車軘車淳十五乘（廣車軘車皆兵車淳耦也耦凡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肆列也縣鐘十六為一肆二肆三十二枚）及其鎛磬女樂二八公以樂之半賜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逸書）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絳于是始有金石之樂十二年（襄十二年）士魴卒使絳佐下軍明年伐秦公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下軍帥）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晉大史）謂魏絳曰不待中行伯乎絳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平公將欒黶卒絳為下軍帥黨子盈佐之平公二年（襄十七年）公會諸侯伐齊絳及欒盈以下軍克邿我師焚其雍門及四郭東侵及濰南及沂

（左傳）絳卒諡曰莊子舒

魏絳之子獻子也事平公初晉逐欒盈平公七年（襄二十二年）盈夜入曲沃帥曲沃之甲以晝入絳盈初佐魏絳于下軍舒私焉故因之士匄奉公以如固宮使子鞅逆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鞅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以逆吾子遂超乘命驅之士匄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遂以殺欒氏衛孫林父逐其君獻公獻公出奔齊十年（襄二十五年）荀吳公使舒及宛沒逆衛獻公將使衛與之夷儀十七年（昭元年）伐無終及群狄于太原崇卒也（崇聚也）將戰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illegible]）困諸阨又克請皆卒（去馬為步卒）

自我始乃毁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去車更以五人為伍分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兩于前伍
于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
薄之大敗之平公薨事昭公昭公薨事頃公頃公十二年昭二十八年韓起卒舒為政是年滅祁氏羊舌氏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
之田以為三縣司馬彌牟為鄔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即司馬督為平陵大夫魏戊舒庶子為梗陽大夫知徐吾知盈孫為塗水大
夫韓固韓起孫為馬首大夫孟丙為孟大夫樂霄為銅鞮大夫趙
朝趙勝曾孫為平陽大夫僚安為楊氏大夫周于朝之亂賈辛司馬
烏帥師納敬王事見昭二十二年至是舒謂其有力于王室故舉之稱

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謂司馬彌牟孟丙樂霄僚安也皆受縣而後見于舒以賢舉也賈辛將適其縣
見于舒舒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鬷蔑也欲觀叔向從使之
收器者而往立于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
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
以如皋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
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
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于王室吾是以舉
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舒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
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詩曰永言配

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于晉國
乎頃公薨事定公定公二年昭二十二年王使來請城成周舒及韓
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明年舒
涖政屬役于韓不信及原壽過周大夫而田于大陸焚焉還卒于
甯謚曰獻孫曼多嗣曼多卒謚曰襄子駒見魏世家世本畢萬生芒季芒季生武仲州武仲生莊子絳莊子生獻子荼獻子生簡子取取生襄子多襄子生桓子駒桓子生文侯斯史記晉文公令魏武子以魏氏之後封列為大夫治于魏生悼子魏悼子徙治霍生絳絳徙治安邑魏絳卒謚為昭子生魏嬴嬴生魏獻子獻子乜紀侈魏侈之孫魏舒和子桓子之孫曰文侯都○按史與左氏世本皆不同
論曰吾聞善侑食者甘而後薦魏莊子之處饑戎田逆書申備
非善侑食者乎戰揚于以剛和戎以柔撫其次也書曰紹聞衣

德言舒表舒德是用能世

趙夙　趙衰成子　趙盾宣子　趙同原同　趙括屏括　趙嬰樓
趙朔莊子　趙武文子　趙獲附　趙成景子　趙鞅簡子　趙無恤
襄子

趙夙者事獻公獻公十六年閔元年夙御戎以滅耿滅霍滅魏賜
夙耿以為大夫左傳趙氏由夙始夙之弟是為共孟衰字子餘謚
成故曰成季嘗為原大夫又曰原季驪姬之難衰從公子重耳
出亡惠公十三年僖二十二年公子圉即懷公自秦逃歸秦伯召重耳
于楚歸女五人懷嬴與焉重耳欲辭謂衰曰何如對曰禮志有
之曰將有請于人必先有入焉欲人之愛己也必先愛人欲人

之從已也必先從人無德于人而求用于人罪也今將婚媾以從秦受好以愛之聽從以德之懼其未可也又何疑焉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秦伯將饗重耳重耳使狐偃從偃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秦伯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衰相如賓卒事明日燕秦伯賦采菽衰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衰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成拜卒登衰使公子賦黍苗衰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庇廕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君若昭先君之榮東行濟河整師以復彊周室重耳之望也重耳若獲集德而歸載使主晉民成封國其何實不從君若恣志以用重耳四方諸侯

其誰不惕惕以從君命秦伯歎曰是子將有焉豈專在寡人乎秦伯賦鳩飛公子賦河水秦伯賦六月衰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匡王國者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不從德（晉語）文公元年（僖二十四年）秦伯納公子公子入立是為文公明年定周難殺大叔帶王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冬圍原原降公問原守于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以衰為原大夫（韓非子作箕鄭事左傳）四年（僖二十七年）蒐于被廬作三軍公問元帥于衰對曰郤縠可行年五十矣守學彌惇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也請使郤縠公從之公使衰將下軍辭曰欒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為輔臣弗若也乃以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令使衰將上軍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三德為勸文公納襄王以示臣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民禮）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使狐偃偃辭以毛乃使毛將上軍偃佐之毛卒使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乃使先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八年（僖三十一年）以衰之故蒐于清原作五軍（更為新上下軍）使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及狐偃卒公曰趙衰三讓不失義讓推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有何患矣乃使衰佐上軍（國語新序○文公將伐

鄴趙衰言所以勝鄴文公用之而勝鄴將賞衰衰曰君將賞其本乎賞其末乎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郤虎公召郤虎曰衰言所以勝鄴蓋聞之于子當賞虎對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虎乃受賞○伐鄴事經傳無之）文公薨子襄公驩公二年（文二年）秦孟明視帥師伐我先且居將中軍衰佐之敗秦師于彭衙秦伯猶用孟明視視增修國政重施于民趙成子言于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明年秦師伐我我師不出六年（文五年）衰卒（左傳）諡曰成

盾衰之子宣子也初衰從文公奔狄狄人伐廧咎如（赤狄別種）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文公公取季隗以叔隗妻衰生盾及文公入衰從妻趙姬（文公女）請以為嫡子衰卒盾遂嗣為卿初事襄公

襄公七年（文六年）蒐于夷使狐射姑將中軍盾佐之陽處父改蒐
于董易盾將中軍曰使能國之利也盾于是乎始爲國政制事
典正法罪辟刑獄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治舊曰洿穢不用之物）本秩禮
續常秩出滯淹（貴賤不失其本）旣成以授大傅陽處父與大師賈佗使
行諸晉國以爲常法是年八月襄公薨靈公少以難故欲立長
君盾曰立公子雍（文公庶弟）狐射姑曰不如立公子樂（文公子）盾
不可使逆雍于秦射姑亦使召樂于陳盾殺諸郫（晉地）明年秦送
公子雍穆嬴（靈公母）抱太子以責盾盾與諸大夫患穆嬴且畏偪
（畏國人以大義偪己）乃背雍而立靈公以禦秦師及堇陰（晉地）盾曰我若受
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旣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遂敗秦

師于令狐秋八月盾會諸侯盟于扈靈公立故也靈公二年（文八年）
盾會魯公子遂于衡雍三年（文九年）楚伐鄭鄭及楚平盾會諸
侯之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六年（文十二年）秦以令狐之役故伐我取
羈馬盾禦之秦師夜遁（左）盾嘗言于公以韓厥爲司馬是役也
盾使人以其乘車干行厥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
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其誰安之盾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
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忠信曰周）比也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
犯而不隱義也吾言汝于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
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汝汝勉之苟從是行也臨
長晉國者非汝其誰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

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于罪矣（國語）八年（文十四年）盾合諸侯同盟于
新城從于楚者服（陳宋也）且謀納邾也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
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來奔秋七月盾以
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邾定公）長盾
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左傳）十年（文十六年）宋文公鮑弒昭公明年
盾請師于公以伐宋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對曰大者天地其次
君臣所以爲明訓也今宋人殺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
必誅焉晉爲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令于太
廟召軍吏而戒樂正令三軍之鍾鼓必備使荀林父會諸侯伐
宋猶立文公而還十三年（宣元年）陳宋受盟于我而鄭及楚盟秋

楚侵陳宋盾帥師救之會于棐林以伐鄭楚救鄭遇于北林囚
解揚我師乃還冬我伐鄭以報北林之役于是公侈盾爲政驟
諫而不入故不競于楚十四年（宣二年）秦伐我圍焦（晉河外邑）盾救焦
遂自陰地（河南地）及諸侯之師侵鄭楚鬬椒救鄭次于鄭以待我
師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公不君盾驟
諫公飲盾酒伏甲將攻之盾逃自亡會趙穿弒公盾未出山而
復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盾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
是爲成公成公四年（宣六年）盾及衛孫免侵陳（陳叛楚故）六年（宣八年）盾
卒（傳）諡曰宣
同趙括趙嬰者並衰之子母曰趙姬文公之女也同食邑于原

是曰原同括食邑于屏是曰屏季嬰食邑于樓是曰樓嬰又曰趙嬰齊狄人之歸盾也趙姬以盾爲才請爲適子而使三子下之及成公即位宦卿之適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盾請以括爲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盾爲旄車之族（旄車公行之官）使括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成公薨景公立景公三年（宣十二年）楚伐鄭我救之荀林父將中軍括嬰爲中軍大夫同爲下軍大夫鄭既及楚平林父欲還先縠獨以中軍佐濟諸大夫皆以爲不可括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及戰楚敗我師于邲六年（宣十五年）荀林父滅赤狄公使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

天奪之魄矣十一年（成二年）我敗齊師于鞌明年以括爲卿（爲新中軍佐）賞鞌之功也嬰通于趙莊姬（朔妻嬰之姪婦也）同括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渥濁渥濁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十七年（成八年）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于公曰原屏（即同括）將爲亂欒郤爲徵公討同括殺之（左傳）朔者盾之子莊子也爲下軍佐朔尚成公女莊姬生武朔卒莊姬譖趙同趙括景公討之殺同括以趙氏之田與祁奚武從莊姬畜于公宮既而韓厥言于公曰成季（趙衰）之勳宣孟（趙盾）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爲大夫而反其田（左傳國語）趙文子冠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莊主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中行宣子宣子曰美哉惜也吾老矣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爲寵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于民于是乎使工誦諫于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兜風聽臚言于市辨祆祥于謠考百事于朝問謗譽于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見郤駒伯駒伯曰美哉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之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又何加焉見知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成宣之後而老爲大夫非恥乎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成子導前志以佐先君導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乎夫宣子盡諫于襄靈以諫取惡不憚死進也可不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見苦成叔子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衆吾安容子見溫季子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之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于若夫三郤亡人之言何稱述焉知子之道善矣是先主覆露子

也景公薨事厲公厲公被弒悼公即位公以武爲文也而能恤大事使佐新軍（國語）既而使將新軍悼公九年（襄九年）公會諸侯伐鄭武及魏絳斬行栗諸侯圍鄭鄭恐乃成同盟于戲（鄭地）冬十二月復伐鄭次于陰口（鄭地）而還十一年（襄十一年）再伐鄭鄭成武入盟鄭伯鄭公孫舍之出盟公遂會于蕭魚（鄭地）十三年（襄十三年）公蒐于綿上以治兵使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悼公薨事平公平公三年（襄十八年）公會諸侯圍齊武及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及會秦周（齊大夫）伐雍門之荻十年（襄二十五年）武爲政將中軍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魯叔孫豹見之謂豹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于諸侯武也知楚令尹（屈建）若敬行其禮道之以

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十一年襄二十六年衛寧喜弒殤公納獻公孫林父以戚叛武會魯襄公及諸侯之大夫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執寧喜及衛殤公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獻公十二年襄二十七年宋向戌善于武又善于楚屈建欲弭諸侯之兵告于晉楚齊秦皆許之皆告于小國為會于宋五月武至于宋宋人享之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于晉成盟載之言兩相然可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屈建成言于楚屈建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使諸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向戌復于武武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于齊猶楚之不能于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于敝邑寡君敢不固請于齊向戌復言于屈建建使驛謁

南史　晉諸臣傳卷十四

諸楚子楚子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武及公子黑肱盟以齊言要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爭訟庚辰屈建至自陳皆以藩為軍各以其藩為軍不築營壘示不相忌也晉楚各處其偏荀盈謂武曰楚氛甚惡懼難武曰吾左還入于宋若我何辛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及盟晉楚爭先我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武曰子務德無爭先乃先楚人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前盟諸大夫不敢敵公禮也今宋公以近在其國故就而重盟鄭伯享武于垂隴公孫舍之良霄公孫夏公孫僑游吉公孫黑肱公孫段從武曰七子從

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舍之賦草蟲取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武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良霄賦鶉之賁賁取人之無良我以為兄我以為君武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公孫夏賦黍苗之四章比趙孟于召伯武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公孫僑賦隰桑取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武曰武請受其卒章取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游吉賦野有蔓草取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武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取好樂無荒良士瞿瞿武曰善哉保家之主也我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取君子有禮受天之祜武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武告叔向曰伯有良霄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

南史　晉諸臣傳卷十四

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武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及屈建卒武喪之如同盟十八年襄三十年武會諸侯之大夫于澶淵宋災故大夫十七年昭元年武會楚公子圍及諸侯之大夫于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武曰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晉謂楚先歃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屈建之信稱于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武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于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

譬如農夫是穮是蔉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許之乃盟魯季孫宿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楚欲戮魯使樂王鮒求貨于叔孫豹豹弗與曰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武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汙汙勞事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汙而不

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于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二國名商有姺邳二國商諸侯周有徐奄二國皆嬴姓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為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吳濮有釁吳在東濮在南夷與楚鄰而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于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

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于楚而免之夏四月武及魯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武辭五獻鄭將之制大國之卿五獻用一獻武為客禮終乃宴叔孫豹賦鵲巢喻晉君有國趙孟治之武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義取蘩菜薄物可以薦公侯曰小國為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也縞紋鄭罕虎賦野有死麕之卒章義取君子徵以禮來無使我失節而使尨驚吠武賦棠棣取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叔孫豹罕虎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于戾矣飲酒樂武出曰吾不復此矣及周天王使劉定公勞武于潁館于雒汭冬十二月晉既烝武適南陽將會孟子餘即趙衰武之曾祖其廟在南陽往會祭之甲辰朔烝于溫庚戌卒州縣者欒豹之邑也欒氏亡士匄

韓起及趙武皆欲之武曰溫吾縣也州本屬溫士匄韓起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郤稱始分州自是州與溫別傳三家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武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武為政武之子獲曰可以取州矣武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左傳武嘗與叔譽國語作叔向觀乎九原武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武曰行并植于晉國不沒其身謂剛而無謀為狐射姑所殺其知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武曰見利不顧其君謂及河授璧請亡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武知人武其中退

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于晉國管庫之
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記檀弓○國語叔向語略同）武
卒謚曰文（記檀弓作趙文子）子二獲成成事平公為中軍佐平公二十五
年（昭九年）周甘人與閻嘉爭閻田我率陰戎伐潁王使辭于我（古）辭
讓會王有姻喪韓起使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襚送死衣也）反潁俘
（左傳）成卒謚曰景子鞅嗣
鞅後名志父成之子簡子也初事頃公頃公七年（昭二十三年）周有
子朝之難王居于狄泉九年（昭二十五年）公使鞅會諸侯于黃父謀
王室鞅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明年鞅
及知躒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我師克子朝奔楚王入于

成周我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三年（昭二十九年）鞅及荀寅帥師
城汝濱（所取陸渾地）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令晉國各出功力計令一鼓而足）著士匄（即范宣子）所謂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
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
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
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僖二十七年文公蒐被廬修唐叔之法）以為盟主今
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
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范宣子……蒐）
（在文六年一蒐而三易中軍賈季箕鄭之徒遂作亂）若之何以為法頃公卒定公定
公十年（定八年）齊伐魯鞅及士鞅荀寅救之魯定公會我師于瓦

（衛地）士鞅卒鞅為政我師將盟衛靈公于鄟澤先是衛叛我屬齊
鞅欲摧辱之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二子晉大夫）曰我能
盟之衛人請執牛耳（盟禮尊者莅牛耳主次盟者）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
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靈公之手及捥（血至捥）公怒遂叛我我
請改盟弗許遂伐我我伐衛十二年（定十年）鞅圍衛報伐夷儀
之役衛伐邯鄲午于寒氏（寒氏地）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
及我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于衛西門殺人于門中曰請報寒
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啟門亦以徒七十
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如植木不動以示整）日中不啟門乃退
衛人懼貢五百家于鞅鞅置之邯鄲十五年（定十三年）鞅謂邯鄲大

夫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
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鄲而寘諸晉陽是絕衛之道也（言衛以五百家故親邯鄲）不如侵齊而謀之（侵齊……）乃如之而
歸之于晉陽鞅怒召午而囚諸晉陽……吾私有討于午也二三子
唯所欲立遂殺午午子稷以邯鄲叛使上軍司馬籍秦圍邯
鄲邯鄲午者荀寅之甥也荀寅者范吉射之姻也謀伐趙氏之宮鞅
奔晉陽晉人圍之公伐荀寅士吉射……韓不信魏
曼多以趙氏為請十二月鞅入于絳盟于公宮遂改名曰志父
十八年（哀元年）鞅伐朝歌圍邯鄲……衛出公輒立鞅帥師納衛
世子蒯聵于戚齊人輸士吉射粟鄭罕達（子姚）駟弘送之吉射逆之

鞅禦之遇于戚卜戰龜焦(兆不成)樂丁(晉大夫)曰詩曰爰始爰謀爰
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言始紛衛太子卜得吉兆今既謀同可不須更卜)簡子誓曰
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
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
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
萬庶人工商遂(得遂進仕)人臣隸圉免(去廝役)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
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桐棺三寸示罰也屬辟大棺屬椑棺也王棺四重被水牛及兕之革為一重椑為二重屬為三重大棺為四重君再重屬與椑為一重大棺為二重大夫一重無椑惟屬與大棺為一重今亦不設椑者皆君制非正禮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將戰
郵無恤(郵良王良)御鞅衛世子為右登鐵上(鐵丘名)望見鄭師衆世子懼

自投于車下無恤授世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鞅巡列曰畢萬
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于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繁
羽御趙羅宋勇為右(三子並晉大夫)羅無勇麇之吏詰之御對曰痁作
而伏衛世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
襄公鄭勝(鄭聲公名)亂從晉午(晉定公名)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
不敢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
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鞅中肩斃于車中獲
其蠭旗(旗名)世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世子復伐之
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鞅喜曰可矣傅傁(鞅之屬)曰猶有知在憂
未艾也(言知氏猶將為難)追鄭師郵罕達駟弘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

死鞅曰國無小也二十年(哀三年)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
郛使其徒自北門入己犯師而出奔邯鄲鞅殺范皋夷惡范氏
也二十一年(哀四年)齊衛救范氏圍我五鹿九月鞅圍邯鄲邯鄲
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晉邑)齊逆之墮臨以庇稷會鮮虞納荀
寅于柏人明年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爰鞅伐衛范氏之
故也遂圍中牟二十三年(哀六年)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二十六
年(哀九年)宋伐鄭鞅卜救鄭占者曰利以伐姜不利子商明年鞅
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鞅曰吾卜于此起兵(謂往歲卜伐宋不吉利以伐姜事)事
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于是乎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
而還三十一年(哀十四年)鞅帥師伐衛明年再伐衛是年衛世子蒯

聵入立是為莊公出公輒出奔魯三十四年(哀十七年)鞅使告于衛
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
其曰志父之為也衛莊公辭以難大子又使椓之(椓訴父欲之得位)鞅
圍衛會齊救衛鞅曰吾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冬十月我復
伐衛入其郛將入城鞅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
人出莊公而與我平我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三十七年(哀二十年)
鞅卒(按史記世家作出公十七年以是年鞅子實在晚卒於二家併上氣以校然)諡曰簡子無卹嗣
鞅嘗問壯馳茲(晉大夫)曰東方之士孰為愈馳茲拜曰敢賀鞅曰
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
其亡也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

以賀軼又嘗歎曰雀入于海爲蛤雉入于淮爲蜃黿鼉魚鱉莫
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竇犨大夫 侍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不
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夫中行
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耕于齊宗廟之犧爲
畎畝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illegible]簡子獵于晉山之[illegible]陽無居而數至安于曰故問
之何其簡子曰吾有食穀之馬數十[illegible]之上數[illegible]欲以獵國也
吾思[illegible]國養賢以獵吾也韓非子趙簡子出稅者吏請輕重簡
主曰勿輕勿重重則利入于上輕則利歸于民吏無私利而上
矣父曰聞大冠在[illegible]草席泰大冠[illegible]以敬之夫美下而耗上妨義之
必履之今車席泰美吾將何屬以履之[illegible]貴足
本也[illegible]死趙簡子乘敝車瘦馬衣羖羊裘其宰曰車新則安馬
肥則往來[illegible]白之[illegible]溫[illegible]簡子曰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
蔡[illegible]細人服善則益[illegible]我以自備恐有[illegible]人之心也又曰或謂簡
子曰君何不更乎簡子曰[illegible]左右曰若未有過何更曰吾[illegible]是
諸未以有過也吾將以求諫者也今[illegible]之是[illegible]諫者[illegible]此我

南史 晉諸臣傳卷廿四 圭二

[illegible]曰矣又曰趙簡子與欒激游將沈于河曰吾嘗好聲色[illegible]
激致之好宮室臺榭而激爲之好良馬善御而激求之今吾好
士六年矣而激未嘗進一人是進吾過而黜吾善也韓詩外傳
與史[illegible]之[illegible]子質仕而歸非有[illegible]而告簡子曰從今以後不
復樹德于人矣簡主曰何以也質曰吾所樹堂上之士半朝廷
之大夫半邊境之人亦半今堂上之士惡我以法邊境之人刼
我以兵[illegible]以不樹德于人矣簡主曰子言過矣夫春樹桃李夏
[illegible]其[illegible]我待[illegible]樹[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其[illegible]秋得刺焉由此觀之在
[illegible]樹也今子[illegible]樹非其人也[illegible]簡
不[illegible]絕又[illegible]同[illegible]虎同
無䘏就之子襄子也初姑布子卿見簡子司馬遷曰姑布子卿字 簡子徧
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爲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
吾嘗見一子于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無䘏無䘏至則子卿
起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
天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無䘏最賢簡

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于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
上求無所得無䘏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無䘏曰從常山
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于是知無䘏果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
無䘏爲太子 韓詩外傳趙簡子太子伯魯下子無䘏簡子自爲二書牘曰節用聽聰敬賢勿慢使能勿賤親自表之與[illegible]子使[illegible]之居三年簡子問二書所在伯魯亡其表今[illegible]不能得無䘏出書于袖令誦習焉乃止伯魯而立無䘏
簡子卒無䘏代立是爲襄子是年越圍吳無䘏降喪食使楚隆問
吳王無䘏姊前爲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請代
王使廚人操銅枓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枓擊
殺代王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
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爲摩笄之山 呂氏春秋墨同水經注趙襄子既害代王建姊代夫

南史 晉諸臣傳卷廿四 三

人夫人曰以弟慢夫非仁也以夫怨弟非義也自刺而死代人憐之而爲[illegible]山[illegible]因名磨笄之山 遂以代封
伯魯子周爲代成君伯魯者無䘏兄故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
子史記趙世家 無䘏使新稚狗伐翟勝左人中人 遽人
來告史記 無䘏將食尋飯有恐色侍者曰狗之事大矣而主色
不怡何也無䘏曰吾聞之德不純而福祿並至謂之幸夫幸非
福非德不當雍雍不爲幸吾是以懼 國語列子墨同韓詩外傳趙
[illegible]九日[illegible]子興師[illegible]大之門[illegible]自[illegible]也[illegible]史[illegible]中[illegible]城[illegible]是天助之也[illegible]襄子曰吾聞之[illegible]使其城[illegible]攻之[illegible]年[illegible]人十[illegible]出公十一年荀瑤
伐鄭[illegible]門[illegible]無䘏入之[illegible]主[illegible]荀瑤在此[illegible]曰惡而無勇何
以爲子對曰以[illegible]庶[illegible]下無䘏由是基瑤 左傳淮南子趙

簡子以襄子爲後董閼于曰無恤賤今以爲後何也簡子曰是爲人也能爲社稷忍詬異日知伯與襄子飲而批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忍詬豈曰能刺人哉（史記知伯圍鄭酹以酒灌擊毋邮知伯歸因謂簡子使廢毋邮鄭由是怨知伯○按出公十一年簡子已卒疑誤）十八年知伯瑤與趙韓魏分范中行故地晉出公怒告齊魯欲伐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爲晉懿公（世家作哀公四年誤）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以其圍鄭之辱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史記世家）無邮之宰張談（即張孟談）曰先主爲重器也爲國家之難盍姑無愛寶于諸侯乎無邮曰吾無使也張談曰地也可（地亦無邮臣）無邮曰吾不幸有疾不夷于先子（行有膢刑不及先子）不德而賄夫地也求飲吾欲是養吾疾而干吾祿也吾不與皆斃

無邮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晉邑）無邮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無邮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晉師圍而灌之沈竈產鼃民無叛意（國語）無邮懼乃夜使張談私于韓魏與合謀以三月丙戌三國反滅知氏共分其地（史記襄子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于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爲我以是遺趙無邮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無邮余霍泰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伉王赤黑龍面而鳥噣鬢麋髭髯大膺大胸修下而馮左衽界乘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遂滅知氏遂祠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泰山祠祀）于是趙北有代南并知氏彊于韓魏其後娶空同氏生五子無邮爲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傳位與伯魯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取成君子浣立爲太子無邮立三十三年卒（史記世家）謚曰襄子浣即位是爲獻侯見趙世家（世本云公孫孟及趙凰凰生成季哀生浣孟浣凰生共孟共孟生趙衰）

論曰晉之諸卿有先氏狐氏毛氏郤氏欒氏荀氏中行氏擁德不旋踵而廢祀然諸族亡而三家以曲沃之宗不振其隨矣若夫趙之氏趙也莊姬之譖邯鄲之伐與晉陽之圍不中絕者如綫又不成乎乃屢造三世其先人崇宗而植德乎

襄平李鍇鐵君甫纂

晉諸臣傳

郭偃　史蘇

郭偃（即卜偃）為掌卜大夫史蘇為卜史（禮卜師作龜大夫占色史占墨）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為猾（謂兆端左右釁坼有似齒牙中有從畫銜骨在口中為牙齒之象讒口之為害也）戎夏交捽（兆有一畫外象戎內象諸夏先擬齒會齒牙交有似捽捽交對也）交捽是交勝也臣故云且懼有口攜民（攜離也或作攜）國移心焉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興之對曰苟可以攜其入也必甘受逞而不知胡可壅

也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為夫人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飲而無肴夫驪戎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爵罰女以無肴克國得妃其有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蔽兆之紀失臣之官有二罪焉何以事君大罰將及不唯無肴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凶備之為瘳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何敢憚罰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克曰何如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虢石甫比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鄫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今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且其兆云挾以銜骨齒牙為猾我卜伐驪龜往離散以應我夫若是賊之兆也非吾宅也離則有之不跨其國可謂挾乎不得其君能銜骨乎若跨其國而得其君雖逢齒牙以猾其中誰云弗從諸夏從戎非敗而何從政者不可以不戒亡無日矣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也宜民之主也縱惑不疚肆侈不違流志而行無所不疚是以及亡而不獲追鑑今晉國之方偏侯也（方大也偏偏方也甸內偏方小侯也）乃其土

又小大國在側雖欲縱惑未獲專也大家鄰國將師保之多而驟立不其集亡雖驟立不過五矣且夫口三五之門也（口所以出三辰宣五行）是以讒口之亂不過三五且夫挾小鯁也可以小戕而不能喪國當之者戕焉於晉何害雖謂之挾而猾以齒牙口弗堪也其與幾何晉國懼則甚矣亡猶未也商之衰也其銘有之曰嗛嗛之德（嗛嗛猶小小也）不可以矜而祇取憂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不能為膏而祇離咎也雖驪之亂其離咎而已其何能服吾觀君夫人也若為亂其猶隸農也雖獲沃田而勤易之將弗克饗為人而已士蔿曰戒莫如豫豫而後給夫子戒也抑二大夫之言其皆有焉及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請使申生處曲

沃重耳處蒲夷吾處屈奚齊處絳以儆無辱之故言儆戒于戎翟無耻辱于
國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日
君以驪姬為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昔者之伐也起百姓以
為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死今君起百
姓以自封也民外不得其利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然
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彊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君子
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
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今君滅其父而
畜其子禍之基也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恥而信其欲雖好色
必惡心不可謂好好其色必授之情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從其

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國語公筮嫁伯姬于
秦遇歸妹兌下震上之睽兌下離上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
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震為長男故稱士兌為羊上六與六三兩陰相值無徒相應故
刲羊無血離為中女故稱女離為大腹故稱筐又中虛故為虛筐西鄰責言不可償也兌西方為口
言以兌從震兌口言動歸妹之睽猶無相也歸妹女嫁之卦睽乖離之象相為也震之離
亦離之震震為雷離為火二卦變而氣相通為雷為火為嬴敗姬火動熾而害其母女嫁反害其
家之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震為車離為火上六之爻在震
則無應故車說輹在離則失位故火焚旗言皆失車火之用也非旅旗故不利行師宗丘近在宗邑歸
妹睽孤寇張之弧睽之上九處睽之極故曰睽孤失位孤絕故遇寇難而有弓矢之警姪其從姑
震為木離為火火從木生離為震妹于火為姑謂我姪者我謂之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

家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
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
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
獻公十六年閔元年公滅耿滅霍滅魏賜畢萬魏以為大夫郭偃
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
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二十年
年僖二我伐虢滅下陽秋虢公敗戎于桑田偃曰虢必亡矣亡下
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
民矣不可以五稔二十二年僖五年八月復伐虢圍上陽公問于
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

伏辰龍尾尾星也日月之會曰辰日在尾故尾伏不見均服振振戎事上下同服振振盛貌取虢之
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鶉鶉火星也賁賁鳥星之體也天策傅說星
時近日星微焞焞無光耀也言丙子平旦鶉火中軍事有成功也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是夜日月合朔于尾月行疾故至旦而過在策鶉火中必
是時也冬十二月夏十月也丙子朔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左傳二十六
年僖九獻公薨秦納夷吾是為惠公惠公即位出共世子即申生
而改葬之臭達于外國人誦之曰貞之無報也孰是人斯而有
是臭也言惠公以正禮改葬世子而不獲吉報也誰使是人有是臭者言惠公使之然故曰貞之無報世子與下義相足非
是貞為不聽信為不誠國斯無刑偷居幸生不更厥貞大命其
傾威兮懷兮各聚爾有以待所歸兮猗兮違兮心之哀兮歲之

二七其靡有徵兮若從公子耳（注：吾是之依兮終扶國家）為王妃兮偃曰甚哉善之難也君以殺其君以為榮也而惡滋章夫人美于中必播于外而越于民民實戴之惡亦如之故行不可不慎也必或知之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其數告于民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于民矣若入必伯諸侯以見天子其光耿于民矣欲先導若行乎將至矣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我社稷之鎮偃聞之曰不謀而諫者冀芮也不圖而殺者君也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不祥罹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罹天之禍無後志道者勿忘將汲矣初公入而背外內之賂輿人誦之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注：里

平鄭許里克田而始之惠公入而不予也）詐之見詐果喪其賂（注：謂秦以許之惠公入而背之也）得國而狃終逢其咎喪田不懲禍亂其興及里丕死禍公隕于韓偃曰善哉夫眾口禍福之門也是以君子省眾而動監戒而謀謀度而行故無不濟內謀外度考省不倦日考而習戒備畢矣（注：語晉）十四年（注：僖二十三年）惠公薨子圉立是為懷公懷公命無從亡人（注：謂重耳）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公執狐突殺之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明年重耳入立是為文公逆殺懷公于高梁文公二年（注：僖二十五年）王以子帶之難適鄭處于氾狐偃請納王公使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

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注：言周禮未改不謂晉）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注：乾下離上）之睽（注：兌下離上）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也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注：言乾變為兌而上當日也）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注：去言於卦還得大有乾亦有天子降心之象）九年（注：僖三十二年）文公薨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注：左傳）

論曰文公嘗問于郭偃曰始也吾以為難今也易對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矣（注：晉語）嗚呼其言有符于尼父不佞為卜筮之良也若夫史蘇之繇吉備凶君子

亦有取焉

辛廖

辛廖晉大夫初畢萬筮仕于晉遇屯（注：震下坎上）之比（注：坤下坎上）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為土車從馬（注：震為車坤為馬）足居之（注：震為足）兄長之（注：震為長男）母覆之（注：坤為母）眾歸之（注：坤為眾）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注：坎為水）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注：畢萬畢公高之子孫言必復其始也）（注：左傳）

黃周　黃孫　黃叔

董因者晉大夫周太史辛有之後也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故晉有董史（安此則辛與二子與晉氏別族）文公元年（僖二十四年）秦納公子重耳因迎于河公子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集成也行道也言歲星在大梁之次將成天道）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元年晉文公即位之元[illegible]）實沈之虛晉人是居所以興也（[illegible]參唐人是因成王[illegible]）今君當之無不濟矣君之行也歲在大火大火閼伯之星也是謂大辰（晉僖五年重耳出奔歲在大火高辛氏有子曰閼伯遷于商邱[illegible]）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illegible]以成善道又唐叔封時）瞽史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滋必有晉國臣筮之得泰之八（乾下坤上泰遇泰無動爻不動其數皆八）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陽下陰[illegible]故曰）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而天之大紀也濟且秉成必霸諸侯子孫賴之君無懼矣（國語）

董狐亦辛有之後也為晉大史靈公十四年（宣二年）趙穿弒靈公趙盾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于朝盾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又有董叔者為大夫事平公平公三年（襄十八年）鄭公子嘉（孔且）子將叛我起楚師以去諸大夫（[illegible]）楚師伐鄭晉人聞有楚師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illegible]）南師不時必無功

楚師果還（左傳）董叔將取于范氏（范宣子之女）羊舌肸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為繫援焉他日董祁（祁即士匄女祁其名）愬于范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于庭之槐羊舌肸過之曰子盍為我請乎肸曰求繫既繫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國語）

史趙　史墨（墨即蔡）　史龜（蔡田墨附）

史趙史墨史龜者並晉大史也平公二十四年（昭八年）楚滅陳公問于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鶉火南方[illegible]午位）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箕斗之間為天漢謂之析木之津由用也）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于遂（遂舜後也[illegible]存而封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乎公（薨昭公即）位昭公元年（昭十一年）晉荀躒歸（[illegible]）昭公不感我士之洪殤者歸以語趙趙曰必為鄭（[illegible]）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姓生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史墨者又曰蔡墨又曰史黯事頃公頃公十三年（昭二十九年）秋龍見于絳郊魏舒問于墨曰吾聞之蟲莫知于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魏舒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飂古國叔安其君名）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

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
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言孔甲之德能順于天帝賜之
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
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
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以累代彭姓之豕韋累尋復遷魯縣豕韋復國至商而滅
累之後世復為豕韋氏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
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
有其官官修其方封是何者必有其官守居是官者必脩其方法朝夕思之一日失職
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
泯滅也坻止也鬱湮不育鬱滯也湮塞也育生也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
尚史 晉諸臣傳卷十五 九
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
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
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
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
見羣龍無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
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
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
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窮桑少皞之號也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犂
為祝融共工氏有子共工氏在太皞後神農前以水名官其子句龍能平水土為
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

稷烈山氏神農世諸侯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趙鞅
荀寅賦晉國一鼓鐵令晉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為鐵計令一鼓而足以鑄刑鼎著士匄所
為刑書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
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
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定公元年昭二十一年十二月辛
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鞅夢童子裸而轉以歌旦占諸墨曰
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
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庚日有變日一蝕至故以頭辰日月在辰尾辰尾龍尾也之旧
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
十一日雖食在辛亥更以甚變為占也午有楚在
庚金庚午有變故災在楚楚之仇唯吳故知入郢必吳在
尚史 晉諸臣傳卷十五 十
辛亥水也水數六故六年也此勝金者午火勝庚金楚氣猶壯故終亦不克二年三年昭三十吳伐越墨
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三十六歲故曰不及四十年越
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魯昭公薨于乾侯趙鞅問于墨曰季
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
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
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
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
忘君矣雖死于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
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三后虞夏商于今為庶主所
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乾下震上大壯震在乾上故曰雷乘乾昔成

季友桓公季子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謁告也）
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
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于晉受費以為上卿至于文子武
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于
是失國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公矣（宣成襄昭）民不知君何以得國
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左傳）黯嘗為趙鞅史鞅田于螻
（晉君之圃）黯聞之以犬待于門鞅見之曰何為曰有所得犬欲試之
茲圃鞅曰何為不告對曰君行臣不從不順主將適螻而麓不
聞（麓主君苑囿之官）臣敢煩當日（當日直日也言主不先戒以告君臣亦不數煩直日以告主）鞅乃
還鞅嘗歎曰吾願得范中行之良臣黯侍曰將焉用之鞅曰良

臣人之所願也又何問焉對曰臣以為不良故也夫事君者諫
過而賞善薦可而替不獻能而進賢擇才而薦之朝夕誦善敗
而納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以死聽則進不則
退今范中行氏之臣不能匡相其君使至于難君出在外又不
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為若弗棄則主焉得之夫二子之良將
勤營其君使復立于外死而後止何日以來若來乃非良臣也
鞅曰善吾言實過矣（國語）（呂氏春秋趙簡子將襲衛使默往睹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返簡子曰何其久也默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今蘧伯玉為相史鰌佐焉孔子為客子貢使令于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眾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賢也簡子按兵而不動人曰補了書居喟然太息曰異哉吾欲伐衛十年矣而衛不伐待者曰以趙之大伐衛之細君不欲則可若欲之請今代之辭于計不如而言也使何其卜人于吾所卜日伐之十）

（人者其言不義也而我伐之是我為不義也）二十六年（年哀九）鄭之嬖許瑕圍宋雍丘
宋報之伐鄭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龜曰是
謂沈陽（火陽得水故沈）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姜炎帝之後火師故利伐姜子商宋也）
（内謂宋屬水故于商不利）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鞅趙）
（嬴姓子姓宋水位盈水為次乃有不）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
也水勝火伐姜則可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既盈則溢水注如川）
（之滿不可游）鄭方有罪不可救也（鄭以難宼伐人故以為有罪）救鄭則不吉不知
其他乃止先是有桑田巫者事景公景公十九年（年成十）公夢大
厲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趙氏之先祖八年晉殺趙同趙括故怒）余得
請于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

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六月公欲麥使甸人獻
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腹滿也）如廁陷而卒小
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公出諸廁遂以為殉（左傳）

師曠

師曠字子野為晉樂大師（初亦作）公悼公十四年（襄十四年）衛獻公
出奔師曠侍于公公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
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
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
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
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

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悼公既薨平)公平公三年(襄十八年)齊伐魯公會魯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平陰齊地)塹防門而守之冬十月丙寅晦齊師夜遁曠告公曰烏烏之聲樂

齊師其遁邢伯(晉大夫邢侯也)告荀偃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公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鄭公子嘉將叛我起楚師以去諸大夫會鄭伯從我伐齊楚師伐鄭次于魚陵(鄭地)我聞有楚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十一年(襄二十六年)秦伯之弟鍼來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于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

大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淮南子師曠瞽而為太宰晉無亂政有貴于見者也又曰平公出言不當師曠舉琴撞之跌衽宮壁左右欲塗之公曰舍之以為寡人失韓非子文繁而同說苑作師經鼓文侯事又曰平公問于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不固溺于流俗不拘繫于左右此人君之操也又曰平公曰吾年七十欲學恐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又曰平公問于師曠曰咎犯與趙衰孰賢對曰陽處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因趙衰三日而達不知其士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而不敢無勇也言之而不聽不賢也新序平公閒居師曠侍公曰子生無目甚矣子之墨墨也師曠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與一焉臣行賂以采譽百姓侵冤無訴而君不悟一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肖臨賢而君不悟二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而君不悟三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而君不悟四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五也臣之墨墨小墨墨耳古文瑣語師曠御平公鼓瑟而笑曰齊君與其嬖戲墮于牀

而傷其背公命書之曰某月某日齊君戲而傷)二十四年(昭八年)春石言于魏榆(魏榆晉邑之地)公問于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于是公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于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左傳　古文瑣語平公之時有人來白驂八駟以來狸身狐尾去其車而隨公公問師曠曰其名曰何[illegible]之神飲酒于太山而歸其過君子首[illegible]有[illegible]南來[illegible]九[illegible]集乎公之庭相見[illegible]公[illegible]而方有[illegible]其

石曰氣南方赤質五色備其名曰[illegible]君其祥[illegible]說死[illegible]公出敗亂[illegible]伏而不動[illegible]出則亂伏今者亂[illegible]不動[illegible]其[illegible]既[illegible]以[illegible]食[illegible]賢暖合[illegible]食[illegible]敗[illegible]虎夫[illegible]君[illegible]馬不[illegible]日[illegible]自[illegible]者[illegible]得自[illegible]自[illegible]者[illegible]令虎不[illegible]為[illegible]馬[illegible]者[illegible]公出朝有[illegible]公不去謂[illegible]曰[illegible]主之主[illegible]下之今者有[illegible]人不去是其[illegible]師[illegible]東方有鳥名[illegible]夫[illegible]不[illegible]而愛孫今君必[illegible]故[illegible]義也君何[illegible]自[illegible]乎平公[illegible]師曠[illegible]師[illegible]解[illegible]天而[illegible]曰[illegible]而自失木生[illegible]而自到人[illegible]妖而自賊五[illegible]之具[illegible]當生[illegible]人主室[illegible]不當生[illegible]公曰[illegible]之奈何曰妖已在[illegible]無[illegible]何來月八日君將死矣至日平旦公[illegible]師曠曰今日如何師曠[illegible]未[illegible]而公死公說新聲師曠曰公

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于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以耀德于

廣其德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修詩以詠之

修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也[illegible]

[illegible]

兵家有師曠八篇[illegible]

論曰[illegible]之與[illegible]亦[illegible]可通[illegible]則微諷之旨所以正天

序中大[illegible]其不可犯已闕無史史無人君臣之義安所取

正哉天象[illegible]兆各從其類[illegible]生然必配人以論天始可謂

善言天矣前識多中非偶然也雖[illegible]祭田之巫且以藝死也

晉逸民傳　介推

介之推者文公之微臣也初從文公出亡公入賞從亡者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公求之不獲

以緜上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illegible]

[illegible]

號老夫[illegible]

虢者夫故虢人也文公田于虢遇老夫而問焉虢之為虢久矣子處此故矣虢亡其有說乎對曰虢君斷則不能諫則無與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虢之所以亡也公輟田而歸遇趙衰而告之趙衰曰其人安在公曰吾不與之來也趙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人今之君子聽其言而棄其身哀哉晉國之憂也公乃召賞之 新序文公出田逐獸碭入大澤迷不知所出 [illegible]

[illegible] 曰文公遂東而夫之問農夫老古者吾庶何在老百以足諸曰 [illegible]

尚史 晉諸臣傳卷十五 十七

如是任公曰寡人聞子以是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厭閒而近人故得魚鱉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之居也厭衆而亡其國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君旅不歸人將君之子是文公恐歸遇欒武子欒武子曰獵得獸乎而有說色文公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說色欒武子曰其人安在曰吾未與來也欒武子曰居上位而不恤其下驕也取人之言而棄其身盜也文公曰善還載 [illegible] 武子即辭書書晉國公非文公也疑誤

重人

不知其名晉景公十四年成五年梁山崩公以傳召伯宗伯宗 [illegible] 重車載之中 以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捷邪出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去盛饌降服乘縵車無文徹樂出次舍於郊祝幣陳玉帛史辭大史

[illegible] 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于晉君不可遂以告而從之左傳 [illegible] 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為此召我也為之奈何輦者曰 [illegible] 君親素縞帥群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

絳縣老人

絳縣老人者舊亦隱君子也平公十五年襄三十年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悼夫人晉平公母杞出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使言其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

尚史 晉諸臣傳卷十五 十八

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在文十一年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 古文亥字二畫在上并三人在下故以二為首以六為身 [illegible] 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 [illegible] 趙武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用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主衣服之官以為絳縣師 [illegible] 而廢其輿尉 [illegible] 左

杜蕢 宰人附

杜蕢者晉（作屠蒯）平公之宰也初盈卒（即知悼子）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

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記檀弓 [illegible]）[illegible] 是悛而止使荀盈之子躒佐下軍以說焉而進用蕢 [illegible] 昭公昭公薨頃公即位頃公將伐陸渾使蕢如周請有事于雒與三塗（雒水名 三塗山名在陸渾南 [illegible] 以為名）使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遂滅陸渾（[illegible]）

[illegible] 公時宰臣上炙而髮繞之公召宰人而譙之曰女欲寡人之哽邪奚為以髮繞炙宰人頓首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援礪砥刀利猶干將也切肉肉斷而髮不斷臣罪一也 [illegible] 臣罪二也奉熾爐炭火盡赤紅炙熟而髮不燒臣罪三也堂

下 [illegible] 公曰善乃召其堂下 [illegible] 乃誅之

古乘 田差附

古乘者晉之舟人也平公浮于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古乘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者是君不好之乎公曰吾門下食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尚可謂不好士乎對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損之滿把飛不能為之損不知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illegible]）

[illegible] 平公為馳逐之車 [illegible] 而不顧公怒 [illegible] 曰臣聞貴大者以天下 [illegible]

[illegible]

為曰晉人之道龍一蛇者龍之蛇牛口之下其為龍蛇也多矣微何以知之一若亦舉蛇而已矣

狼瞫

狼瞫晉人襄公元年（僖三十三年）秦使孟明視襲鄭我師擊之敗于殽戰之明日襄公縛秦囚使右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秋狄伐我及箕（箕晉地）我禦之先軫黜瞫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汝為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三年（文二年）秦師伐我以報殽我禦之戰于彭衙（秦地）既陳瞫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我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左傳）

鉏麑　提彌明　靈輒

鉏麑者晉力士也靈公不君趙盾驟諫公患之使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提彌明者為趙盾車右公飲盾酒伏甲將攻之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鬬且出明死之靈輒者亦晉人也初盾田于首山舍于翳桑（桑之多蔭翳者）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宦學也）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士（甲）倒戟以禦公徒以免盾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左傳）

論曰狼瞫授命于敵以蓋無勇能用其勇矣靈輒倒戈以酬簞食能用其義矣聞其風者可以厚俗鉏麑忠信死以自完然宣子為民之主必俟朝服假寐而後知之邪

（獻公）晉夫人傳　姜氏（齊人）　賈氏　齊姜　狐姬　小戎子

姜氏齊人穆侯夫人生文侯仇及桓叔成師（左傳）賈氏（賈姬姓國）獻公夫人無子烝於齊姜者齊女為武公妾獻公烝之生大子申生及秦穆夫人大戎狐姬（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姬姓以狐為氏）伯行

之子（伯行狐氏字也）狐偃其兄弟也生文公重耳小戎子（小戎允姓之戎）生夷吾（左傳）

驪姬　獻夫人

驪姬驪戎之女獻公伐驪戎以驪姬歸立為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奚齊乃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自殺姬遂譖重耳夷吾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奚齊竟得立（左傳）公薨里克殺奚齊卓子及驪姬（國語）列女傳載驪姬[illegible]殺之

姜氏　季隗　文嬴　懷嬴人文夫　杜祁　偪姞文公妾

姜氏齊宗女文公以難之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左傳國語孝公即位諸侯叛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而知文公之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焉莫知其在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已除之矣子必從之不可以貳貳無成命詩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先王其知之矣貳將可乎子去晉難而極于此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天未喪晉無異公子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矣貳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矣必死于此矣姜曰不然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無及況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日月不處人誰獲安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

鄭詩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昔管敬仲有言小妾聞之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畏威如疾乃能威民威在民上弗畏有刑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謂之下其在辟也吾從中也鄭詩之言吾其從之此大夫管仲之所以紀綱齊國裨輔先君而成霸者也子而棄之不亦難乎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君國可以濟百姓而釋之者非人也敗不可處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吾聞晉之始封也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實紀商人商人之饗國三十一王瞽史之紀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今未半也亂不長世公子唯子子必有晉若何懷安公子弗聽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行

季隗廧咎如之女也赤狄之別種文公在狄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公取季隗生伯儵叔劉公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及公入狄人歸季隗于晉左傳

文嬴秦穆公之女也文公之奔秦秦伯妻之公入以呂郤呂甥郤芮之難潛會秦伯于王城秦伯誘殺呂郤公逆嬴氏以歸及公薨秦襲鄭晉襄公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左傳

懷嬴又曰辰嬴亦秦女也太子圉為質於秦秦妻之及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圉遂逃歸左傳及文公之奔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秦伯見公曰寡人之適嫡妻也才子圉之入備嬪嬙焉欲以成婚而懼離其惡名非此則無故言懼為子圉妻惡名非有此則無他故不敢以禮致之歡之故也不敢以婚正禮致之歡愛此女之故公子有辱寡人之罪唯命是聽公欲辭胥臣臼季曰兄弟為同姓今子于子圉道路之人也取其所棄以濟大事不亦可乎公謂狐偃曰何如對曰將奪其國何有于妻唯秦所命從也謂趙衰曰何如對曰令將婚媾以從秦受好以愛之聽從以德之懼其未可也又何疑焉乃歸嬴而納幣且逆之國語公使秦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懼降服而囚左傳嬴生公子樂

杜祁偪姞並文公妾祁杜伯之後姞姞姓之女杜祁生公子雍偪姞生襄公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左傳

次之 左傳

穆嬴 襄夫人　悼夫人　少姜 平公妾

穆嬴秦女襄公夫人生靈公襄公薨靈公少趙盾迎公子雍于秦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于盾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之且畏偪乃立靈公 左傳

悼夫人悼公夫人平公母杞孝公之姊妹也[illegible]平公[illegible]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城杞者悼夫人皆食之又使女叔侯如魯治杞田 左傳

少姜齊女平公之嬖也[illegible]平公使韓起如齊逆女[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乃歸[illegible]

[illegible]故晏嬰請繼室于晉[illegible]公子[illegible]可也乃嘆[illegible]

[illegible]不飢及適遲甚子不亦謬乎與我于內卒為隸[illegible]死

不知齊姜將死其笑矣宣姬公子也而下叔隗使其三子下盾

括逆得為公族大夫趙姬以知天將以下人乃自降哉

晉列女傳　叔隗　趙姬

叔隗趙姬並趙衰妻叔隗狄女趙姬文公之女也文公處狄狄人伐廧咎如 赤狄別種 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文公公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復以己女妻衰生原同屏括樓嬰及文公入于狄人歸季隗于我趙姬請逆盾與其母衰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于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己下之 左傳

羊舌職妻

羊舌職妻肸 即叔向 之母也肸母姑虎 即叔虎 之母美而不使 不使見寵 其子皆諫其母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虎美而有勇力欒盈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于難 左傳

及肸 即叔向 之生也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賄死遂弗視 國語 [illegible]

[illegible]不與

初肸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肸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 陳御叔楚襄老夏[illegible] 一君 陳靈公 一子 夏徵舒 而亡一國 陳 兩卿

卿孔寧儀行父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鄭靈公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于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纇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即申生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於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陽食我食我始生赤即伯華之妻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左傳

伯宗妻

伯宗妻州犂之母也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于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子盍亟索士整庇州犂焉得畢陽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將謀而殺之畢陽送州犂于荊國語

列女遺範獻子之三子游于趙氏趙簡子乘馬園中園中多株問三子曰奈何長者曰明君不問不爲亂君不問而爲中者曰愛馬足則無愛民力愛民力則無愛馬足少者曰可以三德使民設令伐株于山將有馬爲也已而開囿示之株夫山遠而囿近民說一矣去險阻之山而伐平林之株民說二矣既畢而賤賣民說三矣簡子從之民果大說少子伐其謀歸以告母母喟然歎曰滅范氏者必是子也[illegible]而已又曰佛肸以中牟叛趙[illegible]者身死家收佛肸之母將論

自言尹不當家于此而問之曰母不能教子[illegible]何爲不當死也母曰呼妾之職盡久矣此乃在于主君妻聞子少而樸者母之罪也長而不能使者父之罪也今子少而不覺長而能使妻何負哉妾能爲君長子君自擇以爲臣妾之子與在論中此君之臣非妻之子君有暴臣妾樂暴子是以言妾無罪也襄子曰善遂釋之又曰女娟者河津之女趙簡子南擊楚與津吏期簡子至津吏醉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娟曰妾父聞主君來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祀之不勝杯酌餘遊醉至于此君欲殺之妾願以鄙軀易父之死簡子曰非女子之罪也娟曰主君因其醉而殺之妾恐其身不知痛而心不知罪是殺不辜也願醒而殺之簡子曰善遂釋不誅將渡用楫者少一人娟攘卷操楫而請曰妾願滿父持楫簡子曰不穀將行與婦人同舟而渡娟曰妾聞湯伐夏左驂牝驪右驂牝靡而遂放桀武王伐殷左驂牝騏右驂牝驪而遂克紂與妾同舟何傷乎簡子說遂與渡中流發河激之歌其辭曰升彼阿兮面觀清水揚波兮杳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懼罰既釋兮瀆乃清妾持楫兮操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櫂兮行勿疑簡子大悅將使視娀以爲夫人婦辭曰婦人之禮非媒不嫁嚴親在內不敢聞命簡子歸納幣于父母立以爲夫人〇弓工妻者晉繁人之女也平公使其夫爲弓三年乃成平公引弓而射不穿一札

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請見曰妾夫造此弓其幹生于太山之阿一日三睹陰三睹陽傅以燕牛之角纏以荊麋之筋糊以河魚之膠此四者天下之妙選也而君不能以穿一札是君不能射也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公以其言爲儀而射穿七札[illegible]

襄平李鍇鐵君甫纂

晉諸臣傳

逆臣傳　里克　丕鄭（丕豹　七輿大夫附）

里克者里季也丕鄭者丕鄭父也並為晉大夫事獻公獻公五年（莊二十二年）公伐驪戎克之以驪姬歸立以為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使太子申生處曲沃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史蘇（掌卜大夫）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及公將黜太子申生而立奚齊里克丕鄭荀息相見克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其若之何息曰吾聞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聞違命君立臣從何貳之有鄭曰吾聞事君者從其義不阿其惑惑則誤民民誤失德是棄民也民之有君以治義也義以生利利以豐民若之何其民之與處而棄之也必立太子克曰我不佞雖不識義亦不阿惑吾其靜也（國語）十七年（閔二年）公使太子伐東山皐落氏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

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不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左傳）二十一年（僖四年）驪姬將殺太子而難里克使優施夜說之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旦而里克見丕鄭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鄭曰子謂何曰吾對以中立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太子以攜之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間也今子曰中立況固其謀也（[illegible]）彼有成矣難以得間克曰往言不可及且人中心唯無忌之（[illegible]）何可敗也子將何如鄭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為我心制不在我克曰殺君以為廉長廉以驕心因驕以制人家吾不敢（廉利也言以太子故殺君以自利因驕以殺人之父子吾不敢為）抑撓志以從君為廢人以自利也利方以求成人吾不能（方道也言廢申生利得道以求成奚齊吾不能為）將伏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成太子自殺二十六年（僖九年）獻公卒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何如息曰死吾君而殺其孤吾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克曰子死孺子立死不亦可乎子死孺子廢焉用死哉息曰昔君問臣事君于我我對以忠貞君曰何謂也我對曰可以利公室力有所能無不為忠也葬死者養生者死人復生不悔生人不愧貞也吾言既往矣豈能欲行吾言而又愛吾身乎雖死焉辟之里克告丕鄭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何如鄭曰荀息

謂何對曰荀息曰死之鄭曰子勉之夫二國士之所圖（二士[illegible]）無不遂也我為子行之子帥七輿大夫以待我（七輿申生下軍大夫）使翟以動之援秦以搖之立其薄者可以得重賂厚者可使無入（言立其見薄者可以得重賂于已厚者可使不公子不得入立）國誰之國也（言晉可專）克曰不可克聞之夫義者利之足也貪者怨之本也廢義則利不立厚貪則怨生夫孺子豈獲罪于民將以驪姬之惑蠱君而誣國人讒群公子而奪之利使君迷亂信而亡之殺無罪以為諸侯笑使百姓莫不有藏惡于其心中恐其如壅大川潰而不可救禦是故將殺奚齊而立公子之在外者以定民弭憂于諸侯且為援庶幾曰諸侯義而撫之百姓欣而奉之國可以固今殺君而

賴其富貪且反義貪則民怨反義則富不為賴賴富而民怨亂國而身殆懼為諸侯載（載見于書為後戒也）不可常也鄭許諾于是殺奚齊卓子及驪姬使屠岸夷（晉大夫）告公子重耳于翟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吾請為子鉞（導也）重耳辭呂甥郤稱亦使蒲城午（晉大夫）告公子夷吾于梁曰子厚賂秦以求入吾主子夷吾賂秦秦立之是為惠公惠公即位之明年背秦賂使丕鄭聘于秦且謝之而殺里克曰子殺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左傳克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鄭如秦謝緩賂乃謂穆公曰君厚問以召呂甥郤稱冀芮而止之以師奉公子重耳臣之屬內作晉君必出穆公使泠至（秦大夫）報問且召

二大夫郤稱客將事（與冷至行聘事）冀芮曰鄭之使薄而報厚其言我于秦也必使誘我弗殺必作難乃殺鄭及七輿大夫共華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皆里丕之黨也丕鄭之子豹出奔秦鄭之自秦反也聞里克死見共華曰可以入乎華曰二三子皆在而不及亡使于秦可哉不聽入公殺之共華之族共賜（晉大夫）謂華曰子行乎其及也華曰夫子之入吾謀也將待及賜曰孰知之華曰不可知而背之不信謀而困人不知困而不死無勇任大惡三行將安入子其行矣我姑待死豹謂穆公曰晉君大失其衆背君賂殺里克而忌處者衆固不說今又殺臣之父及七輿大夫此其黨半國矣君若伐之其君必出穆公曰失衆安能殺人以禍為遺孰能出君爾俟我豹終于秦

趙穿　趙旃　趙勝　趙朔附

趙穿者趙夙之庶孫晉襄公之壻也襄公六年（文十二年）秦伐我取羈馬我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從秦師于河曲臾駢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士會（隨武子[illegible]）謂秦伯曰必臾駢之為此謀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軍掩我上軍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趙盾曰秦獲穿也獲一卿

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 司馬法曰從綏不及則難將益古名退軍為綏
也及秦師將遁臾駢曰薄諸河必敗之穿及胥甲當軍門呼曰
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于險無勇也乃止秦
師夜遁後七年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于衛而不及穿十一
年 文十七年 靈公會諸侯于扈以穿及公壻池為質于鄭與鄭成
三年 宣元年 我欲求成于秦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
成焉冬穿侵崇秦弗與 公羊崇作柳天子之邑 十四年 宣二年 公不君趙盾
諫公將攻之盾自亡秋九月穿攻公于桃園弒之盾未出山而
復使穿逆公子黑臀 文公子 于周而立之是為成公穿子旃事景

公景公三年 宣十二年 楚伐鄭我救之遇楚師于邲楚使來成于我
我許之盟有日矣楚人來致師我逆之既免旃求卿未得且怒
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會魏錡 魏犨之子 求公族
未得怒欲敗我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人
逐錡旃夜至于楚軍席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逐旃旃
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我懼旃錡之怒楚師也使軘
車逆之楚亦懼王之入我軍也遂出陳乘我師我師敗績旃以
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 兄趙朔叔父趙同趙括 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
棄車而走林逢大夫 晉人 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 不欲見趙旃 顧
曰趙傁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于是授旃綏以免明日以
表 即所尸之指木 皆重獲在木下十一年 成二年 我敗齊師于鞌明年

賁皇之功以旃為卿 為新軍佐 下 景公薨事厲公厲公三年 成十三年 我
伐秦以旃將新軍敗秦師于麻隧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 并秦大夫
旃子勝是為須子食采邯鄲又曰邯鄲勝 事平公平公八年 襄二十
三年 齊伐我取朝歌封少水而還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
氂 齊大夫 勝之曾孫朝項公將魏舒為政謂朝餘子 卿之庶子為餘子 之
不失職能守業者以為平陽大夫 左傳

欒書

欒書 欒枝孫欒 盾之子武子也初事景公景公三年 宣十二年 楚克鄭鄭及
楚平潘尫 楚大夫師叔 入盟子良 鄭伯弟 出質夏我師救鄭荀林父將
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書佐之及

河聞鄭既及楚平林父欲還先縠不可以中軍佐濟師遂濟及
于邲鄭使如我師曰楚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
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先縠曰敗楚服鄭于此在矣必許之書曰
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
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
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
以啟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
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
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
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以十五乘為
一廣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 右廣初駕數及日中

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朔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已而趙旃魏錡怒楚師楚師乘我軍我師敗績十一年成二年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書將下軍伐齊敗齊師于鞌十三年成四年書伐郤克將中軍以救許伐鄭取氾祭十五年成六年楚以鄭從晉故伐鄭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我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于書書將許之荀首士燮韓厥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于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

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遂還于是軍帥之欲戰者眾或謂書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眾子為大政將酌于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眾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眾故也書曰善鈞從眾夫善眾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眾矣從之不亦可乎遂侵沈獲沈子揖初十七年成八年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大夫皆從知韓范也十八年成九年鄭伯來討其貳于楚也執諸銅鞮書伐鄭殺其行人伯蠲十九年成十年鄭立髡頑成公大子為君書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會景公有疾五月立厲公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

鄭成鄭伯歸六月景公薨厲公三年成十三年書及士燮韓厥以諸侯之師伐秦戰于麻隧秦師敗績六年成十六年鄭叛我公將伐之士燮不可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鄭告于楚楚子救鄭五月我師濟河聞楚師將至士燮欲反書不可六月晉楚遇于鄢陵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門不可失也乃戰射共王中目楚師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七年成十七年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搆之于公公使長魚矯殺三郤胥童以甲劫書及中行偃于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使辭于二子曰寡人有討于郤氏郤氏既伏其辜

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遊于匠麗氏書及偃遂執公行殺胥童明年使程滑大夫弒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是為悼公傳在定年書卒諡曰武

荀偃

荀偃字伯游庚之子中行獻子也為大夫厲公六年成十六年公伐鄭楚救之偃佐上軍敗楚鄭于鄢陵七年成十七年公殺三郤書及偃執公明年弒之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是為悼公悼公元年襄元年韓厥及偃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于洧上東諸侯之師次

干鄖以待我師我師以鄖之師侵楚焦夷及陳九年（昭九）公會
諸侯伐鄭偃及韓起門于師之梁（四）鄭人請成侯欲因鄭以
待楚之救鄭而與之戰諸侯皆不欲乃許鄭成十一月同盟于
戲十二月我復以諸侯伐鄭門其三門次于陰口（地）而還十年
（襄十）公及諸侯會吳于柤（楚地）偃士匄請伐偪陽（國名）而封宋向
戌（宋大夫）五月滅偪陽以與向戌向戌辭乃與宋公十二年（襄十二年）
荀罃卒（中軍）公蒐于緜上以治兵使偃將中軍十四年（襄十四年）公
伐秦報櫟之役（秦伐在十一年）公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至
于棫林（秦地）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
之曰余馬首欲東乃歸偃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

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夏四月衛孫林父出其君獻公而
立公孫剽公問衛故于偃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
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
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
平公彪悼公子平公元年（襄十六）公會諸侯于湨梁與諸侯宴使
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歌古詩各從義類）齊高厚之詩不類偃怒且曰
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于是偃及諸大夫盟
曰同討不庭夏五月偃會諸侯之師伐許次于函氏（許地）偃及欒
黶帥師伐楚及楚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遂侵方城之外復伐
許而還三年（襄十八）齊伐魯偃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

擊之首隊于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皐他日見諸
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于東方則可以逞（巫知偃有
死徵勸之伐齊）偃許諾冬伐齊將濟河偃以朱絲係玉二穀而禱曰
齊環（靈公名）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神主謂民也）曾
臣彪（平公名曾臣猶末臣）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
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
十月會于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諸侯之
士門焉齊人多死齊侯登巫山望我師我使司馬斥山澤之險
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
而從之齊侯畏其衆也乃脫歸齊師夜遁十二月入平陰遂從齊

師偃以中軍克京茲魏絳以下軍克邿趙武以上軍圍盧弗克
遂圍齊雍門及四郭東侵及濰南及沂明年還及沂上盟諸侯于
督揚公先歸魯襄公享我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以
下皆受一命之服賄偃以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偃癉
疽生瘍于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
可（鄭甥荀吳其母鄭女）二月卒而視不可含士匄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
如事主猶視欒盈曰其為未卒事于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
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士匄出曰吾淺之為
丈夫也（士匄）謚曰獻子
論曰詩云作之君君者天也天一而已人無二天臣無二君通

義也是故天無道不可以力勝君無道不可以逆加擲殺而效之食之者其鮮矣晉之亂君厲靈為甚良臣宜獻其道駢趙盾穆適匡而以書盾次列之蓋信通義以厠荀狐匪得已也然君免臣死碩乃賊之書之罪實成于弑矣

晉亂臣傳　郤芮　郤稱　瑕呂飴甥

郤芮字子公郤豹之子也食邑于冀故曰冀芮芮與郤稱及瑕呂飴甥并為公子夷吾臣驪姬之亂也夷吾奔屈重耳奔狄獻公使賈華大夫伐屈夷吾將奔狄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國語郤芮曰後出同走不免于罪且夫偕出偕入難聚居異情惡不若走梁梁近于秦秦親吾君吾君老矣子往驪姬懼必援于秦以吾存也必告悔告是不免也乃之梁居二年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韋昭注以環自解釋也乃之梁傳左獻公薨里克殺奚齊及卓子郤稱及飴甥使告夷吾于梁夷吾告芮曰呂甥欲納我芮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非亂何入非危何安幸苟君之子唯其索之方亂以擾孰適禦我大夫無常苟衆所置孰能勿從子盍盡國以賂外內無愛虛以求入既入而後圖聚夷吾許使者飴甥出告大夫曰君死自立則不敢久則恐諸侯之謀徑召君于外也則民各有心恐厚亂盍請君于秦乎乃使告于秦穆公穆公使公子縶弔夷吾于梁夷吾告芮曰秦人勤我矣芮曰子勉之亡人無狷潔狷潔不行重賂配德公子盡之無愛財人實有之我以徼幸不亦可矣夷吾出見使者且賂之穆公問芮曰公子

誰恃于晉對曰臣聞之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之少也不好弄戲不過所復怒不及色及其長也弗改是故出亡無惡于國而衆安之不然夷吾不佞其誰能恃乎秦納夷吾是為惠公惠公元年僖十年公背秦賂使丕鄭聘秦且謝之而殺里克丕鄭說穆公召飴甥郤稱及芮而止之立重耳芮曰鄭之使薄而報厚其言我于秦也必使誘我弗殺必作難乃殺丕鄭及七輿大夫共華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皆里丕之黨也文公元年僖二十四年十月惠公薨懷公圉即位十二月秦納重耳懷公奔高梁飴甥及芮帥師軍于廬柳秦使公子縶如師師退狐偃入盟重耳遂立是為文公既而飴甥及芮畏偪悔納公作亂焚公宮求公不獲遂如河上秦穆公誘而殺之國語瑕呂飴甥者姓瑕呂名飴甥字子金食邑于陰又曰陰飴甥國語惠公十九年命瑕父呂甥邑于國都惠公六年僖十五年韓之役也秦獲惠公以歸既而許晉平公使郤乞大夫告瑕呂飴甥且召之飴甥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公從之衆皆哭于是乎作爰田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于所賞之衆飴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于是乎作州兵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使州長各帥其屬繕甲兵冬十月飴甥會秦穆公盟于王城穆公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

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
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
穆公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
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
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
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穆公曰是
吾心也遂歸公左傳稱丕郤氏族秦伯曰殺二子而不及稱稱
或前死與

晉嬖臣傳　梁五　東關五

梁五東關五者並獻公之嬖大夫也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

驪姬欲立其子賂梁五與東關五使言于公曰曲沃君之宗也
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
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
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
狄之廣莫于晉為都晉之啟土不亦宜乎公說十一年左傳二十八年
夷吾居屈群公子皆鄙唯二姬
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群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
補左傳

優施　優人附

優施者獻公之優施其名也他通于驪姬驪姬問焉曰吾欲作
大事而難三公子之徒如何對曰蚤處之使知其極夫人知有
極鮮有慢心雖其慢乃易殘也言蚤定申生使自知其位所至乃自知其極則戒懼不敢違慢有宮任而違慢乃易殘也驪姬曰吾欲為難安始而可施曰必于申生其為
人也小心精潔而大志重大年長重其志也又不忍人精潔易辱重僨
可疾不忍人必自忍也辱之近行辱之以不義之行驪姬曰重無乃難
遷乎施曰知辱可辱可辱遷重雖重知辱者必移若不知辱亦必不知
固秉常矣言不知辱則固執常謀罪以亡之今子內固而外寵且善否無不信
若外殫善而內辱之外盡善意稱人內以不善辱之無不遷矣且吾聞之
甚精必愚精而易辱愚不知避難雖欲無遷其得之乎是故先
施讒于申生施教驪姬夜半而泣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彊甚

寬惠而慈于民皆有所行之今謂君惑于我必亂國夫無乃以
國故而行彊于君君未終命而不歿君其若之何蓋殺我無以
一妾亂百姓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于其父乎驪姬曰妾亦
懼矣吾聞之外人之言曰為仁與為國不同為仁者愛親之謂
仁為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眾以為親苟眾利而百
姓和豈能憚君以眾故不敢愛親眾況厚之況益也彼將惡始而
美終以晚蓋者也凡民利是生殺君而厚利眾眾孰沮之殺親
無惡于人人孰去之苟交利而得寵志行而眾說欲其甚矣孰
不惑焉雖欲愛君惑不釋也今夫以君為紂若紂有良子而先
喪紂無章其惡而厚其敗鈞之死也無必假手于武王而其世

不然紀至于今吾豈知紂之善不哉君欲勿恤其可乎若大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公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自桓叔以來孰能愛親唯無親故能兼翼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侯未沒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不可謂威我授之政諸侯必絕能絕于我必能害我失政而害國不可忍也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皋落狄之朝夕苛我邊鄙使無日以牧田野君之倉廩固不實又恐削封疆君盍使之伐狄以觀其果于衆也與衆之信輯睦焉若不勝狄雖濟其罪可也若勝狄則善用衆矣求必益廣乃可厚圖也且夫勝狄諸侯驚懼吾

邊鄙不儆倉廩盈四鄰服封疆信君得其賴又知可不其利多矣君其圖之公說是故申生伐東山衣之偏裻之衣（裻在中左右異故曰偏）佩之金玦僕人贊（僕大子）聞之曰殆哉君賜之奇奇生怪怪生無常常不立使之出征先以觀之故告之以離心而示之以堅忍之權則必惡其心而害其身矣惡其心必內險之害其身必外危之危自中起難哉且是衣也狂夫阻之衣也（狂夫方相氏之士也）（阻占罪方相氏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以驅疫）其言曰盡敵而反雖盡敵其若內讒何（今傳作先友之言今兩存之）及勝狄而反處五年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日吾固告君曰得衆衆弗利焉能勝狄今矜狄之善其志益廣狐突不順故不出（狐突申生之傅大子不順懼謂為杜門不）

出吾聞之申生甚好信而彊又失言于衆矣（以衆）雖欲有退衆將責焉言不可食衆不可弭是以深其謀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施曰君既許我殺大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為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郵過也）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大夫之妻稱主孟里克妻字）啗我我教茲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吾吾不敢自親之貌）不如鳥烏人皆集于苑（苑茂木喻寵）己獨集于枯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施曰其母為夫人其子為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施出里克辟奠（奠置也）不飧而寢

夜半召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大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中立其免乎施曰免明日里克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國語）

夷陽五　長魚矯　清沸魋

夷陽五（晉語作夷羊五）長魚矯清沸魋者皆厲公之嬖也郤錡奪夷陽五田五嬖于公郤犨又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父母妻子同一轅矯亦嬖于公及胥童亦嬖皆怨郤氏譖之于公公信之厲公七年（成十七年）公作難使胥童夷陽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矯請無用衆公使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偽訟者（魋偽若與矯訟者）三郤將謀于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于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

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于朝矯
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
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
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
臣請行遂出奔狄

欒王鮒

欒王鮒者欒桓子也為晉大夫事平公平公六年襄二十一年晉逐
欒盈遂及羊舌氏殺虎而囚肸鮒見肸曰吾為子請肸弗應出
不拜人咎肸肸曰必祁大夫欒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鮒懼之
及公問肸之罪于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已而祁奚請之乃
免州綽邢蒯者亦晉大夫從盈出奔齊鮒謂士匄曰
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士匄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鮒曰
子為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明年欒盈帥曲沃之甲入絳鮒侍
坐于士匄或告曰欒氏至矣匄懼鮒曰奉君以走固宮
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
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鮒使匄墨縗冒
絰 [illegible] 以如公

因宮劫魏舒以拒欒盈遂滅欒氏十七年昭元年趙武會諸侯之
大夫于虢會將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乃執魯叔孫豹鮒相趙
武欲求貨于豹而為之請使請帶焉豹弗與曰鮒也賄甚
與不已君使鮒覲家訟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武聞之因請于
楚乃免豹

論曰予誦小弁巷伯之詩輒為之廢書而歎曰嗟乎讒諂之
銷骨何其利也然諸人之言讒亦有術不若而甘其入也嘅
不平而激其衝 [illegible] 不慎而遂其中也嘅聽者於之情而已苟
刻心焉能無惑乎然必有闕刪以既之解可市矣是故君子
貴無闕無聞者使讒無間而已 [illegible] 辭言之本也

寺人披

寺人披者字伯楚為晉勃鞮 [illegible] 獻公二十一年
既致大子申生驪姬又譖二公子曰重耳夷吾與知共君
之賊公使披刺重耳重耳踰垣披斬其袪
于渠 [illegible] 或吾使披以環 [illegible]
文公 [illegible] 文公入立披求見公辭焉曰驪姬之讒
射乎于屏內 [illegible] 又余于蒲城斬余衣袪又為惠公從
余于渭濱命曰三日若宿而至若于二命 [illegible] 以求殺余
伯楚 [illegible] 何恕也退而思之披曰吾以為君已知
之矣故入猶未之知又將出矣事君不貳 [illegible] 好惡不易是

謂君君臣臣是謂明訓[illegible]終民之主也二君之世讒人
殺人余何有焉除君之所惡唯力所及何貳之有今君即位其
無蒲狄乎伊尹放大甲而卒以為明王管仲賊桓公而卒以為
侯伯乾時之役申孫之矢集于桓鉤乾時之戰在魯莊九年鉤中孫矢名[illegible]
近于袪而無怨言佐相以終成令名今君之德宇何不寬裕也
惡其所好其能久矣君實不能明訓而棄民主余罪戾之人也
又何患焉且不見我君其無悔乎于是呂甥郤芮畏偪悔納公
謀作亂將以己丑焚公宮公出救火而遂殺之披知之故求見
公公辭焉遂見之曰豈不如女言然是吾惡心也吾請去之披以
呂郤之謀告公公懼乘驛自下[illegible]脫會秦伯于王城[illegible]

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illegible]
又名里鳧須為文公守藏者[illegible]文公之出也竊藏以逃盡
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
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紲之僕其
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眾矣僕人以告公
遽見之[illegible]

晉家臣傳　[illegible]

豎襄者苦成叔子之家臣也郤犨與大夫爭田久而無成犨
欲攻之謀問于諸大夫皆不對問于羊舌鮒鮒曰待吾為子殺
之羊舌肸聞之見犨曰聞子與鮒來寧徧問于大夫又無決盡
訪之[illegible]能上下比之且吾子
之家老也吾聞國家有大事必順于典刑而訪咨于耇老而後
行之[illegible]逆問踰于晉國生
[illegible]以正于朝朝無姦官為司成以正于國國
無敗政[illegible]文襄為諸侯諸侯無貳心及為卿以輔
成景軍無敗政及為成師居大傅[illegible]
端刑法緝訓典國無姦民後之人可則是以受隨范邑晉二及

丈子受成晉荊之盟豐兄弟之國使無有間隙是以受郤櫟晉
邑今吾子嗣位于朝無姦行于國無邪民于是無四方之患而
無外內之憂賴三子之功而饗其祿位今既無事矣而非鮒非
也于是加寵將何治為句龍乃益鮒曰而與之和國語

王生　張未

王生張未並為范吉射臣張未者張柳朔也王生惡張柳朔言
諸昭子使為柏人[illegible]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
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齊圍柏人士吉射
出奔齊[illegible]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
吾不可以僭之[illegible]遂死于柏人[illegible]

辛俞

辛俞者欒氏之臣也平公逐欒盈盈出奔楚執政使欒氏之臣勿從從欒氏者為大戮施辛俞行吏執而獻之公公曰國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順之也豈敢犯之執政曰無從欒氏而從君是明令必從君也臣聞之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自臣之祖以無大援于晉國世隸欒氏于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今執政曰不從君者為大戮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煩司寇公說固止之不可厚賂之辭曰臣嘗陳辭矣心以守志辭以行之所以事君也若受君賜是墮其前言君問而陳辭未退而逆之何以事君公知其不可乃遣之國語

董安于

董安于者趙鞅之臣也趙鞅殺趙午圍邯鄲邯鄲荀寅士吉射將作亂攻趙鞅安于聞之告鞅曰此備諸鞅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于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illegible]自解荀躒韓不信魏舒奉定公伐范氏中行氏伐趙鞅鞅奔晉陽晉人圍之既而范氏中行氏而復趙鞅左傳晉陽之圍也安于戰為多至是趙鞅賞之辭固賞之對曰方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為名命稱于前世義于諸侯而主弗志及臣之壯也耆其股肱以從司馬晉數也謂作其苛慝不產及臣之長也端委韠帶

以隨宰人民無貳心今臣一旦為狂疾而曰必賞女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趨而出乃釋之國語[illegible]梁嬰父者荀躒

之嬖也梁嬰父惡安于謂荀躒曰不殺安于使終為政于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于趙氏荀躒使告于趙鞅曰

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鞅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鞅尸諸市而告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荀躒與趙鞅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于廟左傳

尹鐸　少室周　傅傁　公孫尨　周舍　簿疑　十人附

尹鐸

尹鐸者趙鞅之臣也鞅使鐸為晉陽曰必墮其壘培范中行氏所固趙氏所培昔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鐸往而增之鞅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之而後入是昭余讎也郵無恤說鞅乃賞之鐸之為晉陽也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鄣乎繭絲賦稅保鄣[illegible]損也

鞅可保鄭哉鐸乃損其戶數鞅戒其子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
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及荀瑤攻無恤無恤出
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晉邑近且城厚完曰民罷力以
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曰浚
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
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晉師圍而灌之沈竈產
鼃民無叛意呂氏春秋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質我於人中必使我醜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而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嘗聞相人於師敢色者忍醜不質君於人中恐君不變也說苑載作尹綽赦厥又曰趙簡子春築臺於剛天雨而不息謂左右曰何無得與乎尹鐸對曰公事急厲經而甚之臺夫雖武總猶不少能時也簡子懼乃罷役曰我以臺為急不如民之急也

晉史　晉諸臣傳卷十六

室周者亦鞅之臣焉鞅右爾牛談亦鞅之臣有力請與之戲弗勝致
右焉鞅許之使周為宰曰知賢而讓可以訓矣國語作少室周者古之良
襄梁嬰者也為趙襄主力士與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代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臣不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為罪也一曰周為襄主驂乘求與晉陽力士牛子耕角力而不勝周言之鞅之臣又有傅傁
公孫尨者尨故臣范氏初周人與范氏田於祝焉趙氏得而獻
之吏請殺之鞅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鄭駟
弘蠭旗尨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于子姚之幕下獻曰
請報主德鞅既敗鄭師荀寅曰可矣傅傁曰猶有知在言知氏又為晉患難
憂未艾也左傳又有周舍者舍立于門下三日三夜鞅使問曰子
何為對曰願為諤諤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也月

有成也歲有效也鞅居與之居出與之出舍死鞅與諸大夫飲
于洪波之臺酒酣鞅泣諸大夫皆出走曰臣有罪而不知鞅曰
大夫無罪昔者周舍有言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眾人諾
諾不如一士之諤諤今周舍死吾未嘗聞吾過也吾無日矣是
以泣也說苑又曰趙簡子問於史[illegible]曰吾聞君之國中倉無穀府庫空虛百姓貧[illegible]其以[illegible]曰君子之[illegible]有兩白璧甚愛之[illegible]有不善[illegible]

晉史　晉諸臣傳卷十六

惡出見之鞅以為欺而罰大浩又曰公叔文子問于史䲡曰
子為簡子其罰不解實也史曰武子處此聞多謀
而從趙君親而近之致禍以德而成之知之惡入謀
國家出不見其寵君之勝之祿知足而君故貧也人[illegible]
問程對簡子曰吾聞信而成曰信乎曰大哉信乎曰信而血之曰信
馬生牛牛生馬信之所聽也[illegible]
於[illegible]三日[illegible]
[illegible]

晉史　晉諸臣傳卷十六

吳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罷
師而歸又曰趙簡子攻陶有二人先登死于城上簡子欲得之
陶君不與承盆疽謂陶君曰簡子將掘君之冢以與君之百姓
市曰踰邑梯城者將舍之不者將掘其冢朽者揚其灰未朽者
辱其尸陶君懼請効二人之尸以和又不與將御事同
家語見子吾大夫淨前登頓缺上羊腸之坂羣臣皆偏袒推
虎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簡子曰寡人上坂羣臣皆推車會獨擔戟
歌為人臣侮其主其罪何若會對曰為人臣而侮其主者死而
又死簡子曰何謂死而又死曰身死妻子又死是謂死而又死
君既已聞為人臣而侮其主之罪矣亦聞為人君而侮其臣
者乎簡子曰為人君而侮其臣者何若會曰為人君而侮其臣者
智者不為謀辯者不為使勇者不為鬬智者不為謀則社稷危
辯者不為使則使不通勇者不為鬬則邊境侵簡子曰善乃罷
羣臣不推車置酒與羣臣飲以會為上客
簡子出田鄭龍為右有一野人簡子曰龍下射彼使無驚吾馬也
龍不對簡子怒鄭龍曰昔吾先君伐衛克曹晉為踐土之
盟不戮一人今一朝田而曰為我殺人是虎狼食人故將執之
簡子懼焉曰不愛其身以活人者可無從乎遂車載田曰人之
田也得獸今吾田也
得士○通篇今本無

楚隆

楚隆者趙無恤之家臣也定公三十七年（哀二十年）越圍吳趙無恤時有父簡子之喪無恤降于喪食（飲食又降于居喪）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無恤曰黃池之役（在哀十三年）先王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謂欲救吳以問言遠非晉力之所及）吾是以為降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無恤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子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即趙鞅）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謝之吳子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無恤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言我不得以兵救為之死不可得）王曰溺人必笑將有問也（自喻加周不急拯弱人不知所為而反笑）史黯何以得為君子（史黯晉大夫嘗言吳當亡吳子感此）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吳子曰宜哉

張孟談（高共　八人附）

張孟談者（見為張談）趙無恤之臣也智伯瑤使人請地于韓韓與之使請地于魏魏亦與之又使人之趙請藺皋狼之地無恤弗與智伯因結韓魏伐趙無恤召孟談而告之曰夫智伯之為

人陽親而陰踈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孟談曰董閼安于簡子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君繹循之（[illegible]）君其定居晉陽曰諾至行城郭案府庫視倉廩召孟談曰吾城郭完府庫足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牆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于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箘簬之勁不能過也曰矢足矣金少奈何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為柱質請發而用之無恤曰善備守已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三月不能拔因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一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無恤謂孟談曰吾不能

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
為貴知士也臣請見韓魏之君孟談于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
聞脣亡則齒寒今智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
為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智伯之為人也麤中而少親我謀
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為之奈何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
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孟談陰約三軍之期日夜遣入晉
陽以報無卹無卹使孟談見韓魏之君日夜期殺守隄之吏而
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無卹率犯其
前大敗智伯軍禽智伯淮南子云武為知伯謀曰中行文子可伐以富之于是伐范中行氏而取之又欲求地于韓魏韓魏與之趙不與乃率韓魏伐趙圍晉陽三年張孟談乃潛行而出三國陰謀同計以擊知氏遂滅之

史記三國攻晉陽歲餘羣臣皆有外心禮益慢唯高共不敢失禮襄子使相張孟同私于韓魏以三月丙戌三國反滅知氏分其地于是襄子行賞高共為上張孟同曰晉陽之難唯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唯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呂氏春秋作高赦韓非說苑作高赫孟談既固趙宗廟封疆發五霸乃稱簡之
塗以告無卹曰昔者前國地君之御有之鮑彪注稱舉其說也此士國地君之御國也猶武安之類也如之令也又按文說未詳亦著曰五霸之所以治天下者約主勢能
制臣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為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下
不爲近大夫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衆服臣願捐功名去
權勢以離衆無卹恨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
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子何爲然對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
臣之所言持國之道也臣主之權均之能美未之有也君若弗

圖則臣力不足從然有决色且曰左司馬見使于國家安社稷
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其行之無卹乃許之孟談耕于負親之
邱三年韓魏齊楚負親以謀趙無卹往見孟談而告之曰昔者
智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復來此句語意未詳而今諸侯謀我奈
何孟談曰君其負劍御臣之國舍臣之廟授吏大夫臣試計之
無卹曰諾孟談乃行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
四國疑而謀敗韓非子王登為中牟令上言于襄子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己者其身甚修其學甚博君何不舉之襄子曰子見之我將為中大夫相室諫曰中大夫晉重列也無功而受非晉臣之意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襄子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絕無已也一日而見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棄其田耘賣宅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呂覽作任登[illegible]說苑略同韓非子襄子作[illegible]

馬而三後襄子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于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皆在于臣尚何以調于馬此君之所以後也新序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廢酒謂侍者曰我誠邦士也夫飲酒五日五夜矣而殊不病優莫曰君勉之不及紂二日耳[illegible]亡也遇湯武今天下盡桀也而君紂也桀紂並世焉能相亡然亦殆矣[illegible]屠岸賈誅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之曰此夢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孫趙將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于靈公及至于景公而賈為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臣弒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

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illegible]
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illegible]
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illegible]
[illegible]
晉史　晉諸臣傳卷十六
[illegible]
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illegible]
[illegible]
論曰晉稱匡范趙氏有左右匡宜其有聞也然假羽毛于[illegible]
刑于與猶有遺行焉君一臣二張未卒俞祀雖不二而能一之

亦獨行之君子乎

士茁　郗疵

士茁者知伯荀瑤之家臣也荀瑤爲室美士茁夕焉瑤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瑤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亡（國語）

郗疵者晉人事智伯瑤智伯從韓魏圍晉陽而水灌之城不沒者三板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疵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君攻趙約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臼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

晉史　晉諸臣傳卷十六

有憂色是非反何也明日智伯以告韓魏之君韓魏之君曰此今且拔也二家雖愚不棄美利于前背信盟之約而爲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爲趙計矣使君疑心而解于攻趙也爲居情之趨而出疵謂智伯曰君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爲智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也疵知其不疵請使于齊智伯遣之韓魏果反（戰國策）

豫讓　晉卿　長兒子無卹

豫讓者畢陽之孫也始事范中行氏不說去而就智伯智伯寵之及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將其頭以爲飲器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己者容吾其報智氏之讎

矣乃變姓名為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扦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殺之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為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又漆身為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為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之甚也又吞炭為啞變其音其友謂之曰以子之才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讓笑而應之曰吾所為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弒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為難亦將以愧人臣懷二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讓伏所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

此必豫讓也問之果然於是襄子面數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為報讎反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為報讎之深也讓曰臣故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眾人遇臣臣故眾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喟然歎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以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于是襄子使使者持衣與讓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可以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

皆為涕泣（呂氏春秋趙襄子遊囿中至于梁馬卻不肯進青荓為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荓進豫讓卻寢佯為死人也青荓曰去長者吾且有事青荓曰少與子友子且為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是失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為可乃退而自殺（新書）曰襄子破智伯陳讓伏刺襄子五起而弗中襄子患之食不甘味一夕五易卧見不全身餘文畧同說苑襄主將出豫讓偽為死人處梁下馭馬驚不進襄主動心使視梁下得豫讓重其義不殺也又盜為抵罪被刑人赭衣入繕宮襄主動心執而問之曰非義也子於士也乃自置車庫中水漿毋入口者三日以禮豫讓讓自知遂自約剸序智伯罵之時有十月長兒子與絕知伯而求之三年寿東之趙道關知伯冢之見豫讓也謂御曰還車反吾將死之御曰大子絕而去之三年矣今反死之足絕屬無別也長兒子無曰不然吾聞仁者纂嚼賓忠庇蘇德釋吾聞知伯之冤而動吾心餘祿之加于我者至今尚存焉將往報之伏而死）

段規　任章　趙葭

段規者韓人晉大夫事韓康子任章趙葭者皆魏人事魏桓子

智伯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夫智伯之為人也好利而驁請地不與必加兵于韓矣君其與之彼狃又將請地于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于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致萬家之邑一于智伯智伯又使人請地于魏魏桓子弗與任章曰何故弗與桓子曰無故索地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必驕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為質乎趙葭亦諫曰彼請地于韓韓與之請地

于魏魏弗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智伯也然則其錯兵于魏必必矣桓子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因索蔡皋狼于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于外趙氏應于內智氏遂亡三晉已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康子曰分地必取成皋曰成皋石溜之地也無所用之規曰不然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君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康子曰善果取成皋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皋始大（國還）

論曰知氏善養士故多令臣或捷于前或推于後然而大卑以敗不救其亡復以濟貪必無幸矣既死無後而猶使讒祿而報故主嗟乎呼天孳太甚唯三晉之士為之涕泣哉縮蒿懷欽士貳有晉之遺風焉蕩之什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此子于家臣而有述焉者也

襄平李鍇鐵君甫纂

宋諸臣傳

孔父

孔父即孔父嘉孔子六世祖為大司馬事穆公穆公疾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子奉之以主社稷孔父曰羣臣願奉馮也（馮穆公子）公曰不可使馮出居于鄭公卒殤公立莊公元年（桓二年）太宰華督殺孔父遂弑殤公（詳華督傳）

皇父充石　皇鄖　皇瑗　皇麇　皇緩（附鄧殷）

皇野　皇非我（附皇懷）

皇父充石戴公子事武公為司徒武公之世鄋瞞（狄國名）伐我充石帥師禦之耏班御充石公子穀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四人共乘）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充石與二子死焉公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門關門征稅也）謂之耏門充石之後有皇鄖鄖字平公平公十二年（襄九年）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以所職諭之鄖當是司馬）冬十月諸侯伐鄭鄖從晉荀罃門于鄟門（傳）

瑗（系未詳）為右師事景公景公二十九年（哀七年）瑗帥師侵鄭三十一年（哀九年）鄭圍我雍丘瑗圍鄭師每日遷舍（作壘成就彼舍合共圍）壘合鄭師哭鄭罕達救之大敗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郟

張與鄭羅歸三十四年哀十二年瑗會齊侯衛侯于鄖及鄭衛盟三
十九年哀十七年瑗之子麇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酁般邑以與之
酁般慍而行告向魋之臣子儀克克告夫人曰麇將納桓氏桓氏
卯句題哀十四年魋出奔衛公執麇瑗奔晉召之明年殺瑗已而公聞其情
復皇氏之族使皇緩為右師皇緩者瑗之從子也初事景公景
公六卿共攻大尹立昭公事見樂茷傳
野字子仲為景公司馬景公三十六年哀十四年向魋謀亂公知之
告野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野曰有臣不順神之
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
師者向魋之兄向巢也向巢每食擊鍾聞鍾聲公曰夫子將食

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迹人主迹禽獸者來告曰逢澤有
介麇焉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
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拜不能起野
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魋之不共
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野請瑞焉符節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
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向魋入于曹以叛
向巢伐之不克向魋奔衛向巢奔魯[illegible]皇瑗
之子麇曰將納桓氏卯句公問[illegible]以[illegible]之子非我
為子麇曰必立伯也[illegible]是良材野懼弗從故對曰右師[illegible]
則老矣不識麇也公遂執麇野辭曰非我亦事景公為大司馬

景公無子取公孫周元公孫之子得與啟畜諸公宮未有立焉有
大尹者近官而有寵四十八年哀二十六年公薨大尹立啟非我因
樂茷皇懷竄不綏謀使國人施于大尹大尹奉啟奔楚乃立得
是為昭公見樂茷傳皇懷為司徒非我從昆弟也
論曰皇野因左師之謀向魋其株是與也既而挾私傾麇施及右
師嗟夫右師何罪麗此罰也景公過聽殺人情實既白而于野
無誅乃宥無罪之詩曰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
鋪

華御事華氏　華元　華閱　華臣　華皐比　華合比
華耦

華御事者華父督之孫督弒殤公之孫也督弒殤公見逆臣傳御
事為司寇事成公成公十七年文七年卒昭公將去羣公子穆襄
之族攻公御事和公室昭公十年文十年楚蔡會于厥貉將以伐
宋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
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御事子元元初事昭
公代公成公為右師昭公遇弒事文公文公四年宣二年鄭
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我元及樂呂御之戰于大棘宋斟羊羊斟字叔牂
御元將戰元殺羊食士斟不與及戰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
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鄭囚元[illegible]師收鎧我以兵車百
乘文馬百駟以贖元于鄭半入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宋城

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元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十六年[illegible]楚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及宋宋人止之元曰[illegible]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秋九月楚圍宋[illegible]夏五月楚師不去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illegible]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炊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我及楚平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二十二年（成二年）

文公薨共公立冬十一月元會諸侯之大夫及楚盟于蜀共公二年（成四年）元如晉聘六年（成八年）元如晉聘共姬 元善楚公子嬰齊又善晉欒書九年（成十一年）元如楚又如晉合晉楚之成十年（成十二年）晉楚盟于宋西門之外[illegible]十三年（成十五年）共公薨平公立蕩澤[illegible]弱公室殺公子肥[illegible]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自止元于河上元請討許之乃反使攻蕩氏殺子山[illegible]向為人為大司馬鱗朱為少司寇[illegible]冬十一月元會諸侯之大夫會吳于鍾離[illegible]元會諸侯伐鄭[illegible]鄭三年八年（成十八年）楚納魚石入彭城我圍彭城楚救之伐我元如晉告急晉救我楚師還四年（襄元年）元會諸侯之大夫圍彭城彭城降平五年（襄二年）元會諸侯之大夫于戚其鄭冬復會于戚遂城虎牢鄭成[illegible]元卒子二閱臣

閱臣華元之子閱代元為右師弟臣為司徒事平公平公十二年（襄九年）宋災樂喜為政使[illegible]其正徒[illegible]十七年（襄十年）春閱會諸侯之大夫會吳于向夏四月閱會伐秦[illegible]冬閱會諸侯之大夫于戚[illegible]公也二十年（襄十七年）閱卒閱子臯比[illegible]臣弱臯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公將逐臣向戌曰不如蓋之乃舍之冬十一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于華臣氏國人從之臣懼遂奔陳華合比者蓋亦閱

子也亦為右師[illegible]平公四十年（昭六年）大子佐惡寺人柳合比曰我殺之柳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公使視之有焉遂逐合比合比奔衛[illegible]曾孫曰華耦[illegible]為昭公司馬昭公二年（文九年）楚伐鄭耦會諸侯之大夫救鄭八年（文十五年）耦如魯盟魯侯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illegible]魯人以為敏

論曰[illegible]宋人皆知之而卒不我伐我其亡有間乎[illegible]為政不列于是矣[illegible]所以致亡也合比疾

讓而又佐闘焉亦以自亡也

樂豫 氏 宋 樂呂 樂喜 樂轡 樂舍 樂祁犂
樂溷 樂茂 樂輓

樂豫者戴公玄孫東成公為司馬[illegible]公要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樂豫和公室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 樂呂是為樂豫亦戴族也 註頂上呂戴公曾孫○按呂事文公 文公已歷七世則呂不得為戴之曾孫矣 公至 呂事昭公

昭公弒事文公文公二年文十八年昭公子將奉母弟須以作亂公殺須及昭公子使呂為司寇四年宣二年鄭伐我華元及呂御之戰于大棘我師敗績獲元及呂二十二年成二年文公薨始厚葬君子謂華元樂呂于是乎不臣左傳

喜字子罕 系未詳 杜注司城樂氏之大宗也 其先當是戴公之長庶子 事平公為司城平公九年襄六年 樂轡以弓梏華弱于朝公見之逐華弱喜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于朝罪孰大焉亦逐樂轡射喜之門曰幾曰而不我從喜善之如初喜字子罕亦戴族也十二年襄九年宋災喜為政使伯氏大夫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

臣[illegible]庀[illegible]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鄖 司馬 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二十年襄十七年皇國父為太宰為公築臺妨于農功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 國父白晳居近 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溼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二十七年襄二十七年向戌弭諸侯之

兵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向戌辭邑向氏欲攻子罕子罕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

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喜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左傳)陽門之介夫死喜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于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禮記檀弓)喜孫三舍

皚祁犂舍為大夫黨元公華向之亂出奔鄭皚亦事元公華向自南里出奔楚公使皚為大司寇(左傳)皚之子朱鉏亦為大司寇

景公兄樂茷傳(呂氏春秋士尹池為[illegible]子罕觴之南家之牆犨於前而[illegible]其宮何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子罕曰南家工[illegible]人曰吾恃為鞔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illegible]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illegible]吾宮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荊[illegible]宋士尹池諫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illegible]者能用人荊撤釋宋而攻鄭)(說苑)司城子罕之貴子韋也入與共食出與同衣子罕亡子韋不從子罕來復召而貴之左右曰君之善子韋也君亡不從來又貴之君獨不愧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唯不能用子韋故亡今之得復也尚子韋之遺德餘教也故貴之且我之亡也吾臣之削迹拔樹以從我者奚益[illegible](韓詩外傳)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爵祿賞賜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國人知殺戮之在子罕也人臣親之百姓畏之不朞年子罕遂[illegible]而專其政[illegible]子罕之亡[illegible]

祁犂子罕喜之孫也元公十二年(昭二十一年)華亥向寧出奔楚公使祁犂為司城以靖國人十五年(昭二十五年)魯叔孫婼來聘公享之賦新宮(逸詩)婼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公使婼右坐語相泣也祁犂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季公亥之姊為公夫人生子以妻季孫意如婼來聘且逆之公亥從謂夫人曰勿與魯將逐之夫人告公公告祁犂祁犂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宣成襄昭)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請以待命猶可動必憂魯君果出冬十一月元公卒景公即位景公二年(昭二十七年)祁犂及諸侯之大夫會于扈謀戍周且謀納魯侯祁犂及衛北宮喜固請于晉晉趙鞅辭不果納十三年(定六年)祁犂言于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公使祁犂如晉晉趙鞅逆而飲之酒于綿上獻楊楯六十于趙鞅言于晉侯曰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乃執祁犂十五年(定八年)趙鞅言于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今執其使是絕諸侯也將歸祁犂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祁犂歸卒于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祁犂子溷溷字子明祁犂之使晉也見溷而行及卒于大行公使樂大心逆其尸大心辭偽有疾乃使向巢逆祁犂尸溷謂大心出(逐使出門)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鍾何也大心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己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鍾溷聞之怒言于公曰大心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大心溷之子茷茷字子潞事景公為司城景公四十八年(哀二十六年)茷會魯師越師納衛侯輒不果入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宮未有立焉于是

茷為司城皇緩為右師[illegible]為大司[illegible]皇懷為司徒靈不緩
為左師樂朱鉏為大司[illegible]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
大尹者近官而有寵者也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
國人惡之茷欲去大尹靈不緩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基能
無敝乎冬十月公游于空澤辛巳卒于連中大尹興空澤之士千
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
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
曰無為公室不利大尹立啟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
茷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
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大尹謀曰我不在盟無乃逐我

復盟之乎使祝為載書六子在唐盂[illegible]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
皇非我皇非我因[illegible]門尹得[illegible]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
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
[illegible]之大尹徇曰戴氏[illegible]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者
[illegible]戴氏皇氏欲伐公樂得曰不可彼
[illegible]使國人施于大尹[illegible]大尹奉啟
[illegible]茷為上卿盟曰三族共政以無相害
[illegible]樂大心[illegible]亦戴族也
論曰啟道尚[illegible]及其未也[illegible]之[illegible]
用思道矣而堅柳[illegible]元寧[illegible]後[illegible]禍本之言[illegible]

亦遠矣[illegible]左[illegible]然欲有獻猶謀不及身其用智如此
等諸父外明[illegible]則[illegible]大行之止也
公子成[illegible] 公孫固 公孫[illegible] 仲幾
公子成右[illegible]公子也[illegible]
[illegible]二年[illegible]成及晉師陳
師鄭師伐秦[illegible]及彭衙而還十七年[illegible]公將去羣
公子穆襄之族率國人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子是成
為右師和公室昭公乃立公孫固者莊公孫也初為大司馬事
襄公襄公十一年 僖二十二年 我伐鄭楚伐我以救鄭公將戰固諫
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戰于泓我師敗

績公傷股明年公薨成公即位成公四年 傳二十七年 楚圍我固如
晉告急明年晉敗楚師于城濮六年 傳九年 十七年 固會周王子虎
[illegible]及諸侯之大夫盟于翟泉[illegible]
公孫師亦莊公孫文公弒昭公而自立二年 文十八年 昭公子將奉
公弟須以作亂公殺須及昭公子使師為司城代母弟須文
公薨事共公共公十三年 成十五年 蕩澤弱公室殺公
子肥[illegible]華元使師及華喜師國人攻蕩氏殺子山魚石等出
奔楚[illegible]師子[illegible]公之孫[illegible]事元公元公十
一年 昭二十年 華亥向寧以南里叛明年華向出奔楚公使幾為
左師十五年 昭二十五年 公為會諸侯故[illegible]如晉夢大子欒即

位于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
兄向謂華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群子之靈獲保首領
以歿唯是楄柎所以藉幹者楄柎棺中笭床也幹骸骨也請無及先君幾對曰
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眡宴群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
之度先君有命矣群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
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公甍景公即位景公七年昭三十二年幾
會諸侯之大夫盟于狄泉將城成周明年會城成周幾不受功
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于周以我適楚
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
踐土若從宋亦唯命幾曰踐土固然薛舊為宋役固曰從舊薛宰曰薛之

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
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
得有舊為宋役亦其職也晉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
功歸吾視諸故府幾曰從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之乎彌牟怒
謂韓簡子曰薛徵于人宋徵于鬼宋罪大矣必以仲幾為戮乃
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幾子仲佗為宋卿見反臣傳左傳
論曰公族固之見殺也春秋不書名左氏無譏以指罪例之是
殆不然移窆之旅未聞不逞特問余信其有首惡衍君欲而獲
公族若特羅鹿殄棄無以芘本根有味乎樂豫之言已

向戌 向氏 向宜 向鄭

向戌者桓公曾孫食邑于合謂之合左師共公十三年成十五年公
薨蕩子山殺公子肥文公子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五大夫
出奔楚華元使戌代魚石為左師平公十一年襄八年戌會晉侯
鄭伯及諸侯之大夫于邢邱十二年襄九年宋災戌討左官庀
其司討治也庀具其官屬十三年襄十年諸侯會吳于柤晉荀偃士匄伐偪陽妘姓
國而封戌以宋常事晉而戌賢故欲封之為附庸五月滅之以與戌戌辭曰君若
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啟寡君群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
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公
十四年襄十一年戌侵鄭大獲鄭侵我夏四月諸侯伐鄭戌先至于
鄭門于東門其莫諸侯師于圍鄭鄭懼乃行成秋九月諸侯復

伐鄭鄭成十八年襄十五年公使戌如魯聘二月戌及魯盟于劉十
九年襄十六年公會諸侯于溴梁齊高厚逃歸戌及諸侯之大夫盟
同討不庭二十年襄十七年華閱卒其子皐比弱華臣閱之弟為司徒
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戌之後戌懼曰老夫
無罪賊曰皐比私有討于吳公聞之將逐華臣戌曰臣也亦卿
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戌為巳短策苟過華
臣之門必騁二十九年襄二十六年魯侯會諸侯之大夫于澶淵戌
後會期戌與太子痤會于人伊戾構之曰太子將為亂公問
戌戌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縊而死戌善于晉趙武又善于
楚屈建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三十年襄二十七年戌如晉晉許之

如楚齊秦皆許之皆告于小國為會于宋秋七月盟于宋西門之外既盟戌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樂喜不可削而投之戌辭邑二十一年襄二十八年公及晉陳鄭許如楚及漢楚康王卒魯侯欲反叔仲帶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魯侯遂行戌曰我一人之為非楚也饑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公遂反三十三年襄三十年宋災戌會諸侯之大夫于澶淵謀歸宋財既而無歸三十五年昭元年戌會諸侯之大夫于虢尋宋之盟也三十八年昭四年楚子會諸侯于申問禮于戌及鄭國僑戌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鄭僑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

君子謂戌善守先代僑善相小國楚子示諸侯侈椒舉諫不聽僑見戌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戌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華合比為右師其弟華亥欲代之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曰合比將納亡人華臣魯襄十七年出奔陳公逐合比使亥代之見于戌戌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于人何有人亦于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戌子三寧宜鄭寧見叛臣傳宜字子祿亦鄭皆事元公元公十年昭二十年華亥向寧之亂宜鄭及公子城皆出奔鄭明年公子城以晉師至宜御公子城與華氏戰于赭丘大敗華氏左傳戌曾孫樂輓祁見叛臣傳輓弟司馬牛見仲

公子目夷魚氏　公孫久

目夷字子魚桓公之子襄公庶兄也桓公三十年僖八年公疾大子茲父即襄公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目夷目夷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明年公卒襄公立以目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于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目夷後復為司馬襄公十年僖十九年公盟于曹南執滕子嬰齊會盟于邾公使邾子用鄫子于次睢之社屠者殺之以祭欲以屬東夷目夷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謂若祭馬先不用馬小事不用大牲謂若釁廟用羊祭門及大室用雞之類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

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魯衛邢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秋我圍曹討不服也目夷言于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十二年僖二十一年我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秋公會諸侯于盂目夷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于是楚執公以伐我冬會于薄以釋公目夷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公羊傳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彊而無義請以兵

甫之會伐宋公不可楚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目夷曰子歸守
國矣國子之國也目夷復曰國固臣之國也于是歸設守械而
守國楚人謂宋人曰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宋人應之曰賴社
稷之神靈國已有君矣于是釋宋公宋公走之衛目夷復曰國
為君守之君曷為不入然後逆襄公歸 十三年 僖二十二年 公會諸侯伐鄭目夷曰所
謂禍在此矣冬楚伐我以救鄭公及楚人戰于泓我既成列楚
人未既濟目夷公羊作有司穀梁作司馬子反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
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
之我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
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
成列目夷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
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

取之何有于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
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
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目夷卒子友
嗣為左師事成公昭公文公左傳友孫魚石暨魚府並見叛臣五
大夫傳

鱗矔氏

鱗矔桓公孫為司徒事成公成公卒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止之
族及公雖和公室昭公乃止昭公卒立文公左傳子朱為少司
寇見叛臣傳

公子蕩氏 公孫壽 蕩意諸 蕩虺 蕩山

公子蕩桓公之子成公時為司城以武公名廢司空為司城成公薨事昭公
蕩之子公孫壽壽子蕩意諸蕩意諸事昭公與道公孫壽辭司城請
使其子意諸為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
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襄夫人公之適
祖母公不禮焉昭公元年文八年夫人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
離及大司馬公子卬意諸奔魯致節于府人而出公以其官
逆之四年文十一年魯公子遂來聘言公請而復之九年文十六年
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意諸曰盍適諸侯公
不可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意諸去公對曰臣之
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夫人殺公意諸死之文公即位

使母弟須代意諸為司城使意諸弟蕩虺為司馬壽晚事文公
文公薨事共公共公六年成八年公聘魯伯姬使壽如魯納幣意
諸子曰山又名蕩澤字子山為右司馬共公十三年成十五年公
薨山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
山左師五大夫傳
論曰宋襄之虐比德楚靈于詩[illegible]不可于讓
君而難于事君矣語有之猛虎[illegible]為戰亡子
不亡族壽亦以決躇也故[illegible]亦非也和以兩宮終其君
亦壽其子不獨[illegible]雖然[illegible]使鄭莊無悔而考叔請羹
大亦無所於夫

公子游

公子游宋公子也（未詳其公子）閔公十年（莊十二年）宋萬弑閔公立子游
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即桓公）奔亳蕭叔大心（蕭大夫）及戴武宣穆
莊之族殺子游于宋立桓公（左傳）

公子卬　孔叔　公孫鍾離附　公子須

公子卬昭公弟成公十七年（文七年）公甍穆襄之族攻昭公六卿
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卬昭公即位不禮襄夫人（公姆伯母）夫人
因戴氏之族殺襄公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卬卬御以死公子
須文公同母弟也昭公既弑文公即位使須為司城文公二年（十八年）
夫人之族遂昭公子將奉須以作亂公殺須及昭公子使

戴莊桓之族攻武氏遂出武穆之族（左傳）

公子圍龜　靈不緩　公子肥

公子圍龜字子靈文公子也宋楚平圍龜為質于楚共公三年（成十五年）
圍龜自楚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曰習攻
華氏公殺之其後有靈不緩為景公左師景公甍不緩及樂茷
殺大尹立昭公（樂茷附）公子肥亦文公子為蕩山所殺（左傳）

褚師段　褚師子肥

褚師段字子石共公之子平公二十三年（襄二十六年）季孫宿來聘
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棠棣之七章以卒段子石彊為宋卿事景公
見殺其後有褚師子肥為大夫亦事景公景公三十年（哀八年）公
伐曹將還子肥殿曹人詬之殿兵不行曹師待之公聞之怒命
反之遂滅曹（左傳）（褚師市官蓋以官為氏也）

太子痤

太子痤平公太子美而狠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
平公二十九年（襄二十六年）伊戾告公曰太子將為亂與楚客盟太子
因太子大子縊而死（左傳）（詳寺人傳）

公子城　樂舍　公孫忌　邊卬　司馬彊　公孫周附

公子城亦平公子元公十年（昭二十年）公惡華向（華氏同）華亥偽有疾
誘羣公子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
拘向勝向行于其廩城及公孫忌樂舍司馬彊向宜向鄭楚建

鄭甲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閻敗城城適晉冬公奔華向
華向奔陳十一年（昭二十一年）華貀赦召亡人華向入居廬門以南
里叛華登以吳師救華氏宋敗之于新里冬十一月城以諸侯
師至救宋與華氏戰于赭丘城射殺華豹大敗華氏圍諸南里
明年華向出奔楚公使公孫忌代華費遂為大司馬邊卬代華
定為大司徒（左傳）樂舍公子城公孫忌所出未詳邊卬平公曾孫也
向勝向行向宜向鄭並桓族樂舍見樂氏傳楚建平王之亡子
鄭甲即小邾穆公子也司馬彊所出亦未詳又有公孫周字子
高元公孫景公無子取周之子得與啟畜諸公宮景公甍大尹
立啟六卿殺大尹立得是為昭公

蕭叔　高哀

蕭叔又曰蕭叔大心蕭宋附庸國叔其大夫也閔公十年莊十二年宋萬
宋萬弑閔公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子
猛獲帥師圍亳叔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
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桓公十一年莊二十二年叔朝魯侯于穀昭
公時有高哀者字子哀為蕭封人昭公以為卿哀不義昭公而
出奔魯[illegible]

西鉏吾

西鉏吾為大宰事平公平公三年成十八年楚納魚石彭城我患之
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于我吾固事之也不敢

貳矣大國無獸鄙我猶憾言已事之以我為鄙邑猶恨不足此吾患也不然而收吾
憎使贊其政以間吾罪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
以塞夷庚夷庚吳晉往來之道謂以魚石彭城戍以逞之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
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十二年襄九年宋
[illegible]使向鉏吾[illegible]令司宮巷伯儆宮傳左

廚人濮

廚人濮者宋人也[illegible]公[illegible]年[illegible]華登以吳師救華向
華向入以南里叛[illegible]廚人濮[illegible]宋濮曰軍
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
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眾矣悔無及也從之[illegible]師于鴻口獲
其二帥華登帥其餘復敗我師公欲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
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徽識也公徒也衆從之公自
楊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耻也豈專孤之罪
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
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
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傳左

師筏　師慧

師筏師慧並樂師鄭尉氏司氏作亂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
宋事在襄十年平公十八年襄十五年鄭人以公孫夏良宵公孫僑之故
納賂于我以馬四十乘與筏慧三月公孫黑為質焉司城樂喜

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孫宿宿寘
諸卞鄭人醢之三人也慧過朝將私焉私小便其相曰朝也慧曰
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
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樂喜聞之固請而歸之
傳左

司星子韋

司星子韋宋之司星也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
焉子韋曰熒惑者天罰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禍當于君雖然可
移于相公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曰可移于民公
曰民死寡人將誰為君曰可移于歲公曰歲害則民饑民饑必

死為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為君寡人之命固盡已
子無復言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有至德之言三天
必三賞君今夕熒惑其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何以知
之對曰[illegible]行七星二七二十一也是夕熒惑果
徙三舍 [illegible]
韋

論曰蕭叔尉人濮皆以外大夫而戡亂禦賊可為死而不能送
亡語尤斬然至若鉏吾之論師慧之諷析薪以穫誰能非之雖

然受焉而後言盡者未盡也昭公[illegible]之衆[illegible]春秋
之所貴也

夫人傳　桓夫人

桓夫人衛戴公之女弟也公子頑烝于宣姜而生衛戴公及[illegible]
夫人傳左

襄夫人

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立（夫人昭公祖母）不禮焉夫人殺孔叔公叔
鍾離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公子鮑（昭公庶弟文公也）美而艷
夫人欲通之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夫人使公田孟諸未至
使帥甸攻而殺之鮑即位是為文公傳左[illegible]公則有夫人前死[illegible]

公葬之醢臨百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檀弓）

共姬　共公夫人

共姬魯成公姊妹伯姬也為共公夫人共公六年（成公八年）華元如
傳聘共姬公孫壽如魯納幣七年（成九年）共姬歸于我宣公季孫
行父來致女平公三十三年（襄公三十年）宋災共姬卒待姆也傳左
[illegible]
棄芮司徒女宋大夫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
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夕見共姬）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
尤姬納諸御嬖生佐及伊戾[illegible]太子太子縊而死佐為太子
左師而茂見棄之步焉者（[illegible]）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
[illegible]

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
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之傳左

元夫人

元夫人宋芮司徒小邾夫人女也夫人生女妻魯季孫意如（[illegible]二十）
五景公四十五年（[illegible]）夫人[illegible]季孫肥（[illegible]）使再來
昔且請辭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
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illegible]）有不腆先人之
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傳左

樂茷　伊戾

寺人伊戾姓惠牆為大子痤內師而無寵平公嬖妾棄生佐惡
而婉大子痤大而狠左師向戌亦畏而惡之平公二十九年襄二
十六楚客聘于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
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
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言內師不行惡
內外識附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欿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大子
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欲對曰欲速公使視
之則信有焉問諸佐母棄與向戌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
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戌聞之
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
尚史　宋諸臣傳卷十七　書
伊戾左傳

寺人柳

寺人柳有寵于平公大子佐惡之右師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
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謂華臣也襄十七年奔衛
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于是華亥合比弟欲代右師乃與
柳比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及平公薨大
子佐立柳熾炭于位公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左傳
論曰語云木必腐乃生蟲嗟乎閹豎能國因不俟其腐也為閹
言足卑能習內而携之險裏柔外中隱而微是以能務其欲也
君子事君不有格之乃從而比之柳又何耶華亥之比柳也向
戌責之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亥乎也墮
城而不畏而逞人畏耶詩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向戌之謂乎
于寧從之僅以身免

逆臣傳　華督

華督字華父督戴公孫也為殤公大宰督見孔父之妻于路
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桓公元年左傳一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
其妻公怒督懼遂弒公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為
司馬督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弒
殤公召公子馮于鄭而立之以親鄭賂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
莊公莊公薨督事閔公閔公十年莊十五年宋萬弒閔公遇督于東宮
尚史　宋諸臣傳卷十七　壹
之西殺之左傳

宋萬　南宮牛　附猛獲

宋萬即南宮長萬也為宋大夫多力閔公十年莊十二年萬弒公于
蒙澤遇仇牧亦宋大夫于門批而殺之遇大宰督又殺之立公子游
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及猛獲帥師圍亳蕭
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
游于宋立桓公即御說猛獲奔衛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
至萬人曰輦宋去陳二百六十里我請猛獲于衛衛人歸之亦請萬于陳以賂
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
醢之左傳

叛臣傳　魚石　向為人　鱗朱　向帶　魚府

魚石目夷曾孫鱗朱鱹之孫向為人向帶魚府皆桓族也共公十三年(成十五年)公薨于是魚石為左師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華元為右師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蕩山為司馬山弱公室殺公子肥(文公子)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乃出奔晉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于宋也右師討猶有戌在桓氏雖亡必偏(偏不盡也)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元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

蕩氏殺山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于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元曰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澨閉門登陴矣五大夫遂奔楚平公三年(成十八年)鄭會楚伐宋納五大夫于彭城以三百乘戍之而還秋七月老佐華喜圍彭城華元如晉告急冬諸侯會于虛朾謀救宋四年(襄元年)諸侯圍彭城彭城降以宋五大夫歸寘諸瓠丘(晉地)

華亥　向寧　華定　華費遂　華貙　華多僚

華登　華豹附　華牼　華姓

華亥者右師華合比之弟也亥欲代合比為右師乃與寺人柳譖合比曰將納亡人之臣(華臣襄十七年奔衛)平公逐合比使代之亥見向戌戌曰女夫也必亡平公四十三年(昭九年)亥會諸侯之大夫會楚子于陳向寧者左師戌之子也元公八年(昭十八年)邾入鄅鄅夫人向戌之女也故寧請師九年(昭十九年)公伐邾取鄅書歸鄅俘

華定者華椒孫司馬華弱之弟也為司徒平公三十二年(襄二十九年)定會諸侯之大夫城杞四十四年(昭十年)定如晉會葬元公二年(昭十二年)定如魯聘魯侯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魯叔孫婼曰必亡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元公十年(昭二十年)華亥華定與向寧謀曰亡愈于死先諸亥偽有疾以誘群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殺群公子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公取大子

欒弟辰及公子地以為質公亦取亥之子無慼寧之子羅定之子啟與華氏盟以為質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亥患之欲歸公子寅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于華費遂將攻華氏華費遂者亦華氏族為大司馬華貙華多僚華登並其子也費遂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詬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華向奔陳華登奔吳([illegible])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華牼以歸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為質必免公子既入華牼將

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華貙者多僚死也十一年（昭二十一年）華多僚與華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謂華亥等）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謂華登）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寺人召費遂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費遂費遂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將行貙臣張匄殺多僚劫費遂以叛而召亡人華亥華定向寧自陳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宋師及齊師（齊師救宋）敗

吳師于鴻口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宋師復攻之華氏北復華氏于新里翟僂新者公臣也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華姓者亦華氏族也居于公里亦如之（言新居新里而歸公姓居公里而歸華氏）十一月公子城（平公子昭二十年奔晉）以諸侯之師救宋與華氏戰于赭丘公子城遇呂封人華豹（豹亦華氏黨為呂邑封人）城還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射豹殪之大敗華氏圍諸南里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為欒氏矣貙曰子無我迋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于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十二年（昭二十二年）楚請華氏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二月華亥華定向寧華貙華登皆出奔楚（左傳）華氏遂絕華貙字子皮嘗為少司馬華多僚為御史張匄別有傳（按傳張匄劫司馬以叛而出亡不書華費遂蓋費遂由是而卒也傳無明文姑闕之）

公子地　仲佗　石彄

公子地景公母弟公子辰之兄也（按傳于昭二十年如目揖華亥于定十年又[illegible]母弟辰昭二十年當宋元公時定十年當宋景公時杜注于昭二十年注曰辰地並元公子定十年注曰地景公弟辰[illegible]然經傳說也今攷經定公十年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出奔陳蓋其為景公弟之元公十年十[illegible]向）之亂華氏取景公及辰地以為質華向奔陳使華牼以歸景公十七年（定十年）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地

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公子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仲佗仲幾子石彄褚師段子皆宋卿也十八年（定十一年）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大為宋患二十一年（定十四年）辰自蕭奔魯（左傳）

樂大心

樂大心樂溷之族父也嘗為右師居于桐門謂之桐門右師元公十一年（昭二十一年）華亥向寧自陳入于宋大心及豐愆華牼禦

諸橫地名十二年昭二十年華向出奔楚公使大心為右師十五
年昭二十五年會叔孫婼來聘大心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
司城氏即樂祁犂婼告人曰右師其亡乎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
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冬大心會諸侯之大夫于黃父晉令
輸王粟具戍人將納敬王大心曰我不輸粟我于周為客若之
何使客晉士彌牟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
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命以會而背盟無乃不可乎
大心不敢對受牒而退彌牟曰右師必亡欲背盟以干盟主無
不祥大焉元公薨事景公樂祁犂卒于大行晉止其尸于州景
公十六年定九年公使大心盟于晉且逆祁犂之尸辭偽有疾祁

犂子溷曰右師將作亂不然無疾明年公逐大心大心出奔曹
十八年定十一年公母弟辰向魋母弟辰公子地入于蕭以叛大心自曹
入于蕭以從之傳上

向巢 向魋

向巢向戌之曾孫也為左師事景公魋巢之弟也食邑于鞌為
景公嬖大夫樂祁犂使晉晉止其尸于州景公十六年定九年
使巢如晉盟且逆祁犂之尸二十八年哀六年巢帥師伐曹宋鄭
之間有隙地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凡六邑鄭國僑與我為成
曰勿有是及平元之族謂公子城向宜弟辰公子地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嵒
戈錫二十四年哀十二年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鄭救嵒

圍我師明年魋救其師鄭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逃歸鄭取
我師于嵒獲成讙郜延二子宋大夫以六邑為虛魋有寵而害于公
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鞌易薄公
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鞌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為期家備
盡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皇野
曰不得左師不可請召之巢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皇野曰君
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魋之不共宋之
禍也敢不唯命是聽遂攻之詳皇野傳子頎子車皆魋弟也子頎騁
而告魋欲入攻公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
祇取死焉魋遂入于曹以叛公使巢伐之不能克欲質大夫以

宋史 宋諸臣傳卷廿七 華

入焉不能亦入于曹取質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
將若之何乃舍之曹民叛魋魋奔衛巢奔魯魋出于衛地衛公
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恒使為次卿
初衛大叔疾奔宋臣于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公求珠魋不與
由是得罪傳上

論曰在小雅沔水之詩曰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
父母大雅蕩之詩則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
陪無卿夫宋之華向魚樂出自戴桓皆所謂兄弟諸友也所謂
背側陪卿也自共歷景所更四君而叛亂相尋敗德于上興亂
于下君臣胥失何以為國夫宋固微子之國也恪慎克孝用能

嗣敗不鑒于啟而鑒于受哉亦甚矣

家臣傳　張匄　鄭翩　干犨　宜僚

張匄鄭翩皆華貙臣干犨華豹之御也元公二十一年（昭二十一年）華多僚（貙弟）譖華貙公使司馬華費遂逐（貙父）之侍人宜僚飲之酒使謁逐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皆逐亦如之張匄尤之曰必有故使貙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匄欲殺多僚貙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登亦貙弟華向之亂登奔吳在昭二十年）吾又重之不如亡也夏五月貙將見司馬遂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貙臼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遂殺多僚召華向華向入以南里叛華登以吳師救華氏

宋師敗之會公子城（平公之子）以諸侯師至救宋戰于赭丘鄭翩願為鸛其御願為鵝（鸛鵝皆陳名）干犨御華豹張匄為右（向宜子成御）公子城莊堇（子莊朝）為右相遇城還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注傅矢）豹則關矣城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豹射出其間將注則又關矣城曰不狎鄙（狎更也鄙射也）豹抽矢城射之殪張匄抽殳而下城射之折股扶伏而擊城（扶伏與匍匐同）折軫城又射之死干犨請一矢城曰余言女于君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敗華氏（左傳）

陳寅

陳寅欒祁犨之宰也景公十三年（定六年）祁犨言于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不往晉其憾矣祁犨告陳寅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使之往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喪知難而行也見溷（祁犨子）而行晉趙鞅逆而飲之酒獻楊楯六十于趙鞅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于宋[illegible]十五年（定八年）將歸[illegible]執[illegible]之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之子姑使溷代子[illegible]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祁犨歸卒于大行[illegible]（傳）

尚史　列傳十八

襄平李鍇鐵君甫纂

衛諸臣傳

石碏　石厚附　石祁子　孔達附　石稷　成子

石買　共子

石碏衛大夫事莊公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桓公十六年（隱四）州吁弒桓公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于碏碏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九月衛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國人立公子晉是為宣公（左傳）

石祁子者衛大夫石駘仲之子也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

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檀弓）石祁子事惠公宋之弒閔公也猛獲奔衛宋人請猛獲于我我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于宋而保于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國人歸之戴公元年（閔二）狄伐衛懿公將戰公與石祁子玦寧莊子矢使守及戰我師敗績遂滅衛宋人立戴公（左傳）[illegible]

石稷者碏四世孫成子也事穆公穆公十一年（成二）公使稷及孫良夫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稷欲還孫良夫不可戰于新築我師敗績稷曰師敗矣子不少須眾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眾退我此乃止今為禦人故良夫乃免稷卒謚曰成子買嗣為公卒謚曰共子（左傳）買可見惡從于圖進見亂臣傳

甯速莊子　甯俞武子附　甯相附

甯氏者出自武公公族也甯速是為甯莊子戴公元年（閔二）狄伐我戴公使速守狄城戴公逐事戴公文公文公十九年（僖十九）九年衛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速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

而振文公惠叔成公成公元年 僖二十六年 速會魯侯莒子盟于向
速辭焉曰莊 左傳

寗俞衛大夫武子也事成公成公三年 僖二十八年 公欲叛晉與楚
國人不欲故出公公出居襄夏五月晉侯盟于踐土公使元咺奉
叔武以受盟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
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
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
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
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
此盟也而後不貳公先期入甯子先長牂 大夫 守門以為使也與之

乘而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射殺叔武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
咺奔晉公與元咺訟甯俞為輔鍼莊子 大夫 為坐士榮為大士 大士治獄官
宛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元咺不宜與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為坐 公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
忠而免之執公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俞職納槖饘焉元咺歸
立公子瑕五年 僖三十年 晉侯使醫衍酖公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
魯僖侯為公請乃釋公公賂周歂冶廑殺元咺公子瑕公入六
年一年 僖三十一年 衛遷于帝丘公曰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俞不
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于此久矣
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十二年 文四年
甯俞如魯聘魯侯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

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
之于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
獻其功王于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
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甯俞謚曰武
子相子穆公穆公十一年 成二年 相及孫良夫侵齊我師敗于新
築定公四年 成六年 相及孫良夫侵宋 左傳 說苑赤市使于智氏
繹一百巷以益之大夫豹曰吳晉大國也不據文飲之道亦敬
突又何謂馬文子不建道攻之赤市至于智氏將吳智伯令
尚升為梁者曰吾聞天子濟水造舟為梁諸侯方舟大夫方
舟方舟臣之賤也且敵大甚使人視之則兵在後矣將以襲衛
赤市曰衛假吾道而厚贈我見難不告是與謀也使告衛衛人
為戒智伯乃止 按寗氏無謚文子者又是時吳滅已久說誣

論曰衛之季也桓弒成出禍難甚矣甯子之義討亂有餘俞之忠

濟亂有餘所以出乎困也困之九四曰來徐徐困于金車于上
六曰有悔征吉二子以之寧之道也甯殊莊公曰愛子教之以
以方勿納于邪然則厚其對辭乎乃廢義方之教也

孫昭子　孫良夫 桓子

孫昭子 名未詳 衛同姓食邑于戚事成公為大夫晉文公之季年
成公不朝晉九年 文元年 晉伐我圍戚獲昭子其後有孫良夫是
為孫桓子事成公成公三十三年 宣七年 良夫如魯蒞盟成公堯事
穆公穆公十一年 成二年 公使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
師遇石稷欲還良夫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
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新築我師敗績

許梁人救良夫良夫是以免良夫不入遂如晉乞師會晉成孫
許亦如晉乞師晉許之敗許師于番楚侵我冬十一月良夫及
楚盟于蜀穆公薨事定公定公元年成三年 良夫及晉郤克伐廧
咎如十一月良夫如晉聘丁未及晉盟四年成六年 良夫將相帥
師侵宋左傳 良夫卒謚曰莊子林父見諸臣傳

孔達　孔烝鉏成　孔圉文子　孔悝

孔達世族未詳 衛大夫事成公成公七年僖三十二年 晉文公之末年也
諸侯朝晉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九年文元年 晉襄公既
祥伐我取戚我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使衛更伐晉陳為衛以辭
晉達帥師伐晉十年文二年 陳為我請成于晉執達以說十二年

文四年 晉歸達于我以為衛之良也故免之公如晉拜十七年文九年
楚伐鄭達會諸侯之大夫救鄭不及楚師二十五年文十七年 宋
人弒昭公達會伐宋穆公三年宣二年 達及晉宋曹同盟于清丘
曰恤病討貳于是陳貳于楚宋為盟故伐陳我救之達曰先君
有約言焉成公與陳共公有舊好故救之 若大國討我則死之四年宣十二年
晉以我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達曰苟
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
任我則死之明年達縊而死公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曰
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公以
為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左傳

烝鉏達之孫孔成子也初事定公定公十二年成十四年 公有疾
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為大子公薨衎立是為獻公孫林父逐
獻公烝鉏事殤公殤公弒獻公復歸烝鉏事獻公公薨襄公立襄公夫
人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及元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余使羈
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史苟父 夢亦如之襄公薨烝鉏立
元是為靈公烝鉏卒謚曰成子羈之孫圉是為孔文子圉取
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圉卒伯姬即蒯聵姊 通于豎渾良夫莊公元年
哀十五年 良夫與姬謀納大子以大子入舍孔悝于廁強盟之遂劫以
登臺出公輒出奔魯悝立大子是為莊公二年哀十六年 公欲悝酒
于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悝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
姬于平陽而行遂奔宋左傳

元咺　附子角

元咺者衛大夫也事成公成公三年僖二十八年 晉伐我取五鹿公
欲叛晉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公以說于晉公居于襄牛及晉敗
楚師于城濮諸侯盟于踐土公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咺奉叔武
以受盟成公弟 或訴咺于公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
咺不廢命奉叔武以入守六月晉人復公公先期入公子歂犬
華仲衛大夫 前驅射殺叔武咺出奔晉冬諸侯會于溫公與咺
訟不勝晉執公咺歸立公子瑕五年僖三十年 晉釋公周歂冶廑殺
咺及公子瑕公復入左傳 周歂冶廑見逆臣傳

論曰知難在前而身犯之達之忠也奉從公守社稷子鮮不敢廢公之忠也忠也而君子猶有議焉者使不可信毋親于前晉不可信毋亢于後處敵而端進退失據違之忠智不足已叔武之死也實不由公然雖未違伏而待命陵虐奔刑羈縶歸死可也君臣坐獄易植後君咄之忠義不盡已是故玉之白貴于温臣之忠貴于純惜夫二子之未盡也

北宮括子懿　北宮佗子文　北宮遺

北宮括者成公曾孫所謂北宮懿子也事成公獻公三年成十七年鄭侵晉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十三年襄九年諸侯伐鄭括及曹人邾人從晉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鄭成同盟于戲十八年襄十四年括及諸侯之大夫會吳于向魏以為括諸侯不識故戮衛人而不書二月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及涇不濟魯叔孫豹鄭公孫蠆見括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括說及蠆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至于棫林不獲成而還括卒傳無考諡曰懿子二佗遺

北宮佗括之子文子也初事獻公殤公事襄公襄公二年元年十一佗相公以如楚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佗入聘公孫揮為行人馮簡子與游吉逆客事畢而出言于公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于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公在楚佗見令尹圍之威儀言于公曰令尹似君矣將有

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于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四年昭二年晉韓起來聘公享之佗賦淇澳宣子賦木瓜襄公薨佗卒諡曰以下無傳公將舍之以八分公也晉討之辭焉及遺以先歸左傳

世叔儀子　世叔申子　世叔齊　世叔遺子

世叔儀之為大叔文子也為衛大夫事獻公殤公十八年襄十四年

孫林父甯殖作亂公出奔齊魯侯使厚瘠來弔曰寡君使瘠聞
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
于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
洩其若之何國人使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于寡君寡君不以
即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
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語臧孫紇曰衛君其必歸
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
乎殤公十一年 襄二十五年 公入于夷儀自夷儀與甯喜言甯喜許
之儀聞之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閱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
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

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甯子
視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
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十
二年 襄二十六年 甯喜弑殤公獻公入大夫逆于竟者執其手而與
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于門者頷之而已公至使讓儀曰寡
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
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
佞不能負羈絏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
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
從近關出公使止之獻公後元年 襄二十七年 甯喜專公殺之使儀

為卿三年 襄二十九年 儀會晉侯之大夫城杞儀卒謚曰文儀之孫
申是為大叔懿子靈公二十五年 昭三十二年 申會諸侯之大夫于
狄泉城成周申卒謚曰懿申之子疾初晉悼公子慭亡在衛使
其女僕而田申止而飲之酒遂聘之生疾疾是為大叔疾大叔
悼子也亦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奔孔文子圉使疾出其
妻而妻之疾使人誘其初妻之娣寘于犂而為之一宮如二妻
孔圉怒將攻之訪于仲尼仲尼命駕而行圉遽止之曰圉
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疾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
獻恥是二者出公九年 哀十一年 出奔宋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
之城鉏及向魋得罪出奔城鉏人攻疾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

殯于鄖葬于少禘謚曰悼疾之出奔也國人立世叔遺使室孔
姞 即孔圉女疾後妻 遺疾之弟大叔僖子也莊公二年 哀十六年 公占夢嬖
人求酒于遺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
去懼害公逐遺遺奔晉後二年莊公遇弒出公復入乃復遺 左傳
遺卒謚曰僖

公叔發 文　公叔戌 戌黨 趙陽附

公叔發者公叔文子也歷事獻公襄公殤公靈公三十一年 定六年
魯侵鄭往不假道于我及還陽虎使季孫斯自南門入出自
東門舍于豚澤 此[illegible]二[illegible]欺 [illegible]以[illegible]鄰國 公怒使彌子瑕追之發老矣輦
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 文公

之以成之昭兆寶定之鞶鑑(鞶鑑以鞶為飾)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左傳)發卒其子戍請諡于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公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列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記檀弓)(公叔文子問于王孫夏曰吾先君之廟小吾欲更之可乎對曰古之君子以儉為禮今之君子以汰易之夫衛國雖貧豈無文履一齊以易十稷之繡哉以為非禮也文子乃止)

尚史　衛諸臣傳卷十八　十一

戍亦事靈公靈公惡之以其富也戍又將去夫人之黨(南子黨宋朝之)夫人愬之曰戍將為亂三十九年(定十四年)公逐戍戍奔魯其黨趙陽奔宋趙陽者趙黶孫黶嘗于靈公二年(昭九年)及諸侯之大夫會楚子于陳(左傳)

論曰傳有之經緯天地曰文經守恒緯指移焉文之謂也衛有若北宮佗公叔發世叔儀者相繼贊靈調燮猷經紀綸緯不失厥道三子之所以並為文也

蘧瑗

蘧瑗字伯玉事獻公為大夫獻公十八年(襄十四年)孫林父將逐公并怒于戚而入見瑗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林父卒逐獻公立殤公殤公十二年(襄二十六年)甯喜將納獻公告瑗瑗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左傳)後復還事獻公靈公公叔發升于瑕丘瑗從發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瑗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記檀弓)瑗外寬而內直自設于隱括之中直己不直人善廢而不悒悒(韓詩外傳)瑗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何者先者難為知而後者易為攻也(淮南子)(拾遺記師涓造新曲奏于靈公靈公情而心志忘于政事蘧伯玉諫曰此雖發揚氣律終為淫泆之音非宜薦于君靈公乃去其樂蘧伯王焚其樂器于九達之衢列女傳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敬以事上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視之果伯玉也淮南子蘧伯玉為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簡子欲伐衛使史黯往觀焉還報曰蘧伯玉為相未可以加兵固塞險阻何足以致之○按史魚尸諫以不能進伯玉是伯玉未為相事蓋誤)

尚史　衛諸臣傳卷十八　十二

史鰌

史鰌字子魚衛史也事獻公襄公靈公公叔發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公叔發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于難上下同之戍也驕(戍發之子)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發卒公逐戍以其富也(左傳)鰌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而不能正君則死無

以成禮置屍牖下于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而問焉子以告
公愕然曰寡人之過也命殯于客位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家語
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論語
同

史朝　史苟 子文 附

史朝衛史也事獻公襄公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
縶孔烝鉏夢康叔謂已立元余使羈之孫圉 羈烝鉏子 與史苟相之
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朝
見烝鉏告之夢夢協襄公四年 昭二年 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縶
之足不良能行孔烝鉏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
遇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

何疑焉烝鉏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
也將不列于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
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于夢武王所
用也弗從何為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
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襄公薨烝鉏立元是為靈
公苟又名狗朝之子文子也莊公時有胥彌赦亦筮史也莊公
既殺渾良夫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
此昆吾之虛綿綿生之瓜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公親筮之胥
彌赦占之曰不害 言公無道不敢以實對 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公貞卜
其繇曰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

乃自後踰左傳既而公遇秋如游辭
論曰蘧伯玉史魚並見褒于孔子延陵季子亦說之曰衛多君
子未有患焉夫當獻靈之頃而能無患謂非馮藉數子其誰與
歸語曰不厚其棟不能任重衛有棟焉誰能崩陁之

彪傒

彪傒衛大夫事靈公靈公二十五年 昭二十二年 晉魏舒合諸侯之
大夫于狄泉令城成周魏舒南面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
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
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明年城成周魏子涖政彪傒曰將建天
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 謂以晉大夫代天子為政 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

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左傳

祝佗

祝佗字子魚衛大祝也靈公二十九年 定四年 周劉文公合諸侯
于召陵將會于行敬子 衛大夫名未詳 言于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
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佗佗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
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
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
以從于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
公曰行也及皋鼬將長蔡于衛公使佗私于萇弘曰聞諸道
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

先衛不亦可乎佗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封父古諸侯繁弱弓名）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illegible]）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大赤取染草名）旃旌大呂（鐘名）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閻之土（有閻衛所受朝宿邑）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

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索法也）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甲名）沽洗（鐘名）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啟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啟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為伯甸（晉以伯爵居甸服言小于晉）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乃長衛侯於盟（左傳）

[illegible]佗儒柔梗材當其用有時而先是故祝佗之長衛[illegible]之歸季孫也佞與詐在所使爾

柳莊

柳莊者衛之太史也獻公出奔反于衛將班邑于從者而後入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及莊寢疾公曰疾若革雖

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禮記檀弓）

王孫賈　王孫齊（子昭）　子木　子羽附

王孫賈衛大夫事靈公三十三年（定八年）晉以公之叛晉屬鄭也盟公于剸澤使涉佗成何辱公公怒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公欲叛晉而患諸大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

子朋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絏以從將行賈曰苟衛國有難
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
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
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
有乃叛晉 見定八年左傳 賈子齊亦為大夫事出公出公後八年 哀二十六
年越皐如納出公師侵外州大獲我出禦之大敗掘褚師定子
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公孫彌牟使乎私于皐如曰子將大滅
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皐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于是
開門納公公不敢入齊辛請曰昭出公時又有子羽子木 名不載

晉衛大夫出公十年 哀十二年 吳徵會于我初我殺吳行人且姚而

懼謀于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
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于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
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公會
吳于鄖吳執公既而舍之 左傳
論曰衛眾以還衛數叛晉晉業衰矣會澶淵盟剸澤衛之不競
祇以成惡賈也尸叛自且無如之何矣逮至吳越迭興主齊盟
陵上國出納諸侯或趨阻而代庖又時變之推移與

夫人傳 莊姜 莊公夫人 厲嬀 戴嬀附

莊姜齊東宮得臣之妹莊公夫人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
者也 左傳 列女傳莊姜始往操行衰惰心淫佚冶容傳母作碩人之詩女遂感而自修○與詩說異 莊公惑
於嬖妾莊姜賢而失位故作綠衣日月終風之詩 詩序 莊公又娶
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
子州吁嬖人之子也莊姜惡之 隱三年 及州吁弒桓公戴嬀
大歸于陳莊姜作燕燕之詩以送之 詩序 列女傳以為衛定公夫人 公子既娶而死其婦無子定姜
歸其姊自送之賦燕燕于飛坊記小承以為定姜詩以為宣詩

夷姜 莊公妾 宣姜 宣公夫人

夷姜齊女莊公妾宣公之庶母也宣公烝之生急子宣姜者急
子所聘齊女宣姜美宣公納之作新臺于河上以要之 左傳 宣姜
生壽及朔朔與朔構急子于宣公使盜殺急子并殺壽朔竟得
立是為惠公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公子頑昭伯烝于宣姜

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 左傳

定姜 定公夫人 敬姒 定公妾

定姜齊女定公夫人定公惡孫林父林父出奔晉定公十二年
成十四年 公如晉晉強見林父公不可既歸晉送林父而見之公欲辭
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
惡之不猶愈于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公見
而復之公有疾立子衎以為大子及卒定姜既哭而息見大
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嘆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
于未亡人烏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 鱄衎之母弟
獻公十四年 襄十年 楚鄭伐宋我救宋 鄭皇耳帥師侵

孫林父卜追之獻兆于定姜定姜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定姜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獲皇耳十八年襄十四年孫林父甯殖逐衛獻公出奔齊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傳左

敬姒定公妾獻公衎及鱄之母也殤公十二年襄二十六年獻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姒強命之獻公復入傳左

宣姜襄夫人 婤姶 南子靈夫人

宣姜襄公夫人無子襄公薨靈公立公子朝通于夫人懼而與齊豹作亂靈公如死鳥國人滅齊氏公入殺宣姜

婤姶襄公嬖人也生靈公元傳左

南子宋女靈公夫人通于宋公子朝公叔戍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為亂靈公逐戍戍之在宋朝靈公三十九年定十四年諸侯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傳左

夏氏出公夫人

夏氏者夏戊之女也戊世叔齊之甥齊出亡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彌子瑕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為夫人及夏戊之子朝逐公公適城鉏令苟有怨于夫人者報之而殺其子之為大子者傳左

諸公子傳 急子 壽 左公子洩 右公子職

急子伋或作壽亦宣公子宣公烝于夷姜宣公庶母生急子屬諸右公子職為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是為宣姜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洩宣姜與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朔竟得立是為惠公惠公四年桓十六年職洩怨惠公立公子黔牟也公奔齊十一年莊六年惠公復入放黔牟于周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傳左

公子頑

公子頑宣公子惠公庶兄昭伯也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頑烝于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傳左

叔武

叔武成公弟夷叔也成公三年僖二十八年公欲與楚國人不欲出公以說晉公居于襄牛諸侯盟于踐土公使元咺奉叔武以受

訴元咺于公曰立叔武矣及晉人歸公公先期入公子歂
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
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傳左 諡曰成

公子瑕 附子儀

公子瑕字子適 未詳公子 成公三年 僖二十八年 元咺立之五年 僖三十年
周歂冶廑納成公殺瑕及其弟子儀 傳左

子叔黑背 析朱鉏

子叔黑背定公之弟也定公八年 成十年 黑背帥師侵鄭黑背孫
曰析朱鉏靈公十三年 昭二十年 齊豹之亂也公如死鳥析朱鉏宵
從竇出徒行從公及北宮氏滅齊氏公入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而
以齊氏之墓予之 傳左

子展 子鮮 子蟜 子行 子伯 大子角 附 子皮

子展 名未詳 子鮮並獻公弟子鮮名鱄獻公十八年 襄十四年 孫林父
逐獻公公使子蟜子伯子皮 未詳公子 與林父盟于丘宮林父皆殺
之子展奔齊公如鄄 衛地 又使子行 亦未詳公子 于林父林父又殺之公
出奔齊林父立殤公獻公在鄄子鮮從公甯殖如齊唁公公
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
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紇說謂其
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獻公之
入也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殤公十二
年 襄二十六年 公使子鮮爲復辭敬姒 公及子鮮母 強命之對曰君無信
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子鮮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
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遂弒殤公及大子角孫林父出奔
晉獻公復入明年甯喜專公使公孫免餘殺之子鮮曰逐我者
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
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
者而盟于河託于木門 晉邑 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
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
以立于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 左傳 稅即繐衰 服無月數
公羊獻公歸殺甯喜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于河攜其
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 注 昧割也
時割雉以為盟猶曰視彼割雉也 穀
梁傳出奔晉織絇邯鄲終身不言衛

孟縶 公孟彄 公子荊 公子朝 附

孟縶襄公子公孟也姊曰婤姶縶之足不良襄公薨孔烝鉏立
其弟元是爲靈公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又惡北宮喜褚師
圃欲去之故齊豹等欲作亂靈公十三年 昭二十年 公在平壽 衛下邑
縶有事于蓋獲之門外齊氏伏甲殺縶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
慶比御公公子荊驂乘載寶以出過齊氏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
公遂出如死鳥及齊氏滅公乃復縶之子彄靈公三十七年 定十三年
彄帥師伐曹克郊明年再伐曹三十九年 定十四年 大子蒯聵得
罪出奔公盡逐其黨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出公八年 哀十年 彄自

奔宋歸莊公元年（哀十六年）莊公入出公出奔彌復出奔齊公子荊字南楚（某公未詳）子初吳公子札來聘說荊及蘧瑗史狗史鰌公叔發公子朝（與宋公子朝別是一人詳宋朝傳）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朝亦衛公子宋華氏叛朝及晉師奔師救宋（左傳）

公子郢　公孫彌牟（子文　惠子蘭　子虎附）

公子郢字子南靈公子也靈公遊于郊郢僕公曰余無子（蒯聵出奔故）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卿大夫士曰三揖見周禮）君命秖辱四十二年（哀二年）公薨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于他子且君沒于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郢之子

曰公孫彌牟彌牟字子之所謂公孫文子也郢字子南故又曰南氏出公輒十年（哀十二年）公會吳于鄖吳執公及歸效吳言彌牟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于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出公出亡彌牟事莊公莊公遇弒出公再入令彌牟邑出公後七年（哀二十五年）彌牟及褚師比等作亂攻公公適城鉏明年欲會宋納公彌牟致眾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眾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眾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彌牟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左傳）晉屏首伐黃過衛使人謂悼公曰君之師過大國曾無一介之使以存之敢請罪今人數城將下矣巳將移兵大國之城下公懼來組三百紃黃金三百鎰以賂使者彌牟止之曰是勝黃必不敢來不勝亦不敢來勝黃功大名夷內賂其倫夫在中者惡臨職其事業大名抉戎功小御以待中之義屏首雖愚必不為也不勝黃破必而走歸恐不免于罪安敢攻衛果勝黃城師師而歸卒不敢過衛（屏首蓋晉官名非公孫衍衍不與悼公同時）晉荀瑤將伐我獻野馬四百白璧一衛侯皆賀彌牟有憂色公曰何故對曰野馬四白璧一此小國之禮也而大國以致之君其圖之以其言告邊境荀瑤果襲我至境而反曰衛有賢者知吾謀矣巳而又欲襲我使其大子來奔彌牟曰大子顏知伯之愛子也非有大罪而亡必有故也使人逆之于境曰車過五乘慎勿納也荀

瑤乃止（國策）彌牟卒謚曰文彌牟之弟曰惠子蘭蘭為衛司寇蘭廢適子虎而立庶子及惠子蘭卒言偃變服弔彌牟以譏之而後虎立（記檀弓）子南氏之後至漢武帝時封周子南君以紹周後

大子疾　公子青（渾良夫附）

大子疾公子青為莊公之子也初莊公之未入也有渾良夫者孔圉之豎也長而美圉取莊公之姊伯姬生悝圉卒通于伯姬莊公在戚伯姬使之焉公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為請于伯姬良夫與公入舍于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伯姬杖戈而先公與五人介輿豭

從之迫孔悝于厠强盟之遂刼以登臺召獲(衞大夫)奉出公出奔魯公遂入莊公二年(哀十六年)公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豎告大子疾疾使五人與豭從己劫公而强盟之(盟求必左已)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明年公爲虎幄于籍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疾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衷甸一轅卿車)紫衣狐裘(君服)至袒裘不釋劍而食疾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三月晋趙鞅使召公曰請君若大子來公辭以難疾又使椓之(林父欲逆得位故)夏趙鞅圍我冬晋復伐我國人出公而與晋平晋師還公復入石圃攻公公踰于北方戎州人攻之疾及青踰從公戎州人殺之並弑公(左傳)

論曰非義有之難乎其保之叔武子郢不有其位均也而所保異焉忍哉蒯瞶之矢已屬鏃于孩子角之日固不待其先期而入矣小人承旨可畏夫味雞之盟使人氣塞及讀新臺二子之詩而悲悅逆深已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然乎否耶

公孫免餘　公孫無地　公孫臣　公孫丁

公孫免餘公孫無地公孫臣並衛大夫甯喜之納獻公也喜專公患之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獻公後元年(襄二十七年)

免餘與無地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公出時公孫臣之父爲孫氏所殺)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爲少師公使爲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儀爲卿又有公孫丁者亦事獻公善射尹公佗學射于庾公差庾公差學射于公孫丁獻公十八年(襄十四年)孫林父之亂公奔齊丁御公庾公差尹公佗追公差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射兩軥而還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左傳)(孟子作庾公之斯學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于子濯孺子與傳異)

逆臣傳　公子州吁

公子州吁莊公之子也其母嬖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公薨桓公即位桓公十六年(隱四年)州吁弑桓公而自立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州吁立將脩先君之怨于鄭(隱二年鄭伐衛)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故宋陳蔡衛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秋復伐鄭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九月州吁如陳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衛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左傳)

孫林父　甯殖　甯喜　孫嘉　右宰穀　孫蒯　孫襄

孫林父良夫之子文子也甯殖是為甯惠子（殖系未詳）并事定公定
公惡林父五年（成七年）林父出奔晉公如晉晉反戚十二年（成十四年）
公如晉晉侯強見林父公不可既歸晉使郤犫送林父公見
而復之公饗郤犫甯殖相郤犫敖殖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
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
敖萬福來求今夫子敖取禍之道也冬十月定公薨獻公不哀
大夫無不聳懼林父自是不敢舍其重器于衛盡寘諸戚而甚
善晉大夫獻公十一年（襄七年）林父如魯聘魯侯登亦登叔孫豹
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
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林父無辭亦無悛容十八年（襄十四年）公戒

林父及甯殖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于囿林父甯殖從
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臣怒公使子蟜子伯子皮（并衛公子）與林
父盟于邱宮林父皆殺之四月公如鄄使子行（亦衛公子）于林父林
父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國人立公孫剽
是為殤公林父與殖相之以聽命于諸侯殤公六年（襄二十年）殖疾
召子喜曰吾得罪于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君入則
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
食矣喜許諾殖遂卒十一年（襄二十五年）獻公入于夷儀使與喜言
求復國喜曰子鮮在不然必敗子鮮者公母弟鱄也十二年（襄二
十六年）公使鱄以公命與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喜告

蘧瑗瑗辭告右宰穀右宰穀者亦衛大夫初獻公之出也穀從
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
及是穀曰不可獲罪于兩君天下誰畜之喜曰吾受命于先人
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于夷儀反曰君淹恤
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
矣喜曰子鮮在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于我何為喜曰雖
然弗可以已孫林父在戚孫嘉聘于齊孫襄居守（嘉襄並林父子）喜及
右宰穀伐孫氏不克孫襄傷喜出奔于郊襄死孫氏夜哭國人
召喜喜復攻孫氏克之遂弒殤公及太子角獻公復入林父以
戚如晉晉為會于澶淵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林父執喜

且執獻公既而釋之獻公復元年（襄二十七年）喜專公使公孫免餘
攻甯氏殺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甯氏遂絕喜謚曰悼後三年（襄二
十九年）獻公薨吳公子札自衛如晉將宿于戚聞鐘聲焉曰異哉
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獲罪于君以在此懼猶不
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
以樂乎遂去之林父聞之終身不聽琴瑟林父卒謚曰文子三
子嘉襄蒯蒯字伯國蒯從事獻公獻公十四年（襄十年）楚鄭圍宋公
救宋鄭皇耳帥師侵我蒯追之獲皇耳于犬丘十八年（襄十四年）林
父之在戚也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欲以激林父居
河上而為亂）大師辭師曹請為之師曹亦衛樂人初公有嬖妾使師

曹誨之琴師曹觸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林
父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林父林父曰君忌我矣弗
先必死遂并帑于戚逐獻公而立殤公殤公三年（襄十七年）蒯田于
曹隧飲馬于重邱毀其瓶重邱人閉門而訽之曰親逐而君爾
父為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蒯及石買伐曹取重邱曹人
愬于晉明年晉執石買于長子執蒯于純留殤公既弒林父
以戚叛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為戍茅氏（戚東鄙）殖綽伐
茅氏殺晉戍三百人蒯追之弗敢擊林父曰厲之不如蒯遂從
衛師敗之圉（衛地）雍鉏獲殖綽（左傳）孫氏益自林父以戚叛如晉孫
氏遂絕不嗣

論曰書契之作取諸夬夬者所以決小人之偽者也是故黃帝
有左右史周有五史當春秋之際國必有史有事必赴于諸侯
而藏記之不特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也甯殖果于逐君
王朱伯計曾不滋懼而畏名在諸侯之策噫春秋成而亂臣賊
子懼者以此也然則扶陽抑陰樹之大防前聖已先孔子而發
之矣

亂臣傳　石惡（悼子）　石圃　石魋（附）

石惡買之子是為石悼子惡黨甯喜獻公復元年（襄二十七年）獻公
入殺甯喜尸諸朝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
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會盟于宋二年（襄二十八年）
討甯氏之黨惡出奔晉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惡卒謚
曰悼初買之卒也惡不哀孔烝鉏曰是謂蹶其本必不有其宗
至是果然圃初事襄公靈公出公及莊公入公使匠久公欲
逐圃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戎州人遂弒公國人立
公子起明年圃逐君起起奔齊輒自齊復歸逐圃而復石
魋（魋系未詳）魋亦為莊公所逐者（左傳）

齊豹　北宮喜　褚師圃　祝鼃　華齊　褚師子申　華寅附

齊豹齊惡之子惡為大夫事襄公襄公三年（昭元年）惡及諸侯之
大夫會于虢九年（昭七年）襄公薨惡告喪于周惡卒豹為司
寇事靈公靈公兄公孟縶狎之奪之司寇與鄄（鄄豹邑）有役則反

之與則取之又惡北宮喜及褚師圃欲去之宋公子朝通于宣
姜懼故豹與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謀作亂靈公十三年（昭二十年）
公在平壽公孟縶有事于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于門外而伏甲
焉使祝鼃寘戈于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縶以出使華齊御
公孟縶及閎中（閎曲門）齊氏以戈擊公孟縶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
入慶比御公公子荊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駵魋駟乘
于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
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肉袒示不敢與齊氏爭）齊氏射公中公子荊之
背公遂出華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鳥齊氏之宰渠子召
北宮喜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公入與

喜盟于彭水之上遂盟國人褚師圃公子朝出奔宋救宣姜公鄢喜謚曰貞子初號之會也晉懼楚為患齊惡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鄭罕虎曰衛大夫其不免乎憂而弗害取憂之道也及是豹竟滅齊氏（左傳）祝鼃華齊齊氏黨褚師子申蓋褚師圃同於與華寅皆公之黨也公子荊宋公子朝別有傳

褚師比　𥃍成　司寇亥　公文要　夏期　拳彌

鄄子士　祝史揮附

褚師比者褚師定子之子聲子也比與司徒𥃍成並事衛出公及莊公復入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𥃍成曰寡人離病于外久矣子請亦嘗之𥃍成歸告比欲與之伐公不果莊公後二年（哀十六年）

比及𥃍成出奔宋既而比復歸（比歸傳不載）出公七年（哀二十五年）公為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比襪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于人若見之君將𣪍之（𣪍嘔吐也）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比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比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之再入也奪公孫彌牟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要之車于池公以夫人之弟夏期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又使優狡盟拳彌而甚近信之故比及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拳彌入于公宮而自大子疾之宮（疾前死故宮尚存）譟以攻公鄄子士（衛大夫）請禦之拳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公乃出將適蒲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鄄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泠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鉤越越有君乃適城鉏彌曰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公為支離之卒因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之公文要知之見公孫彌牟請逐揮彌牟曰無罪要曰彼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于南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揮出信（再宿為信）弗內五日乃館諸外里（外里公所在）遂有寵使如越請師明年越皋如納公公孫彌牟欲納之公文要曰君愎而虐少待之必毒于民乃睦于子

矣公不果入遂卒于越褚師比卒謚曰聲子司徒𥃍成司寇亥他事不載公孫彌牟別有傳公文要是為公文懿子拳彌衛大夫夏期者夏戊之子戊女為出公夫人公之在城鉏也曰期則為此令苟有怨于夫人者報之期聘于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越越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為大子者（左傳）

嬖臣傳　宋朝

宋朝者宋公子也（按傳子朝凡五見襄二十九年季札適衛所說者公子朝昭二十年通于襄夫人謀亂者公子朝二十一年救宋者衛公子朝定十四年靈公為南子召宋朝哀十一年大叔疾娶于宋子朝杜注或為一人為二人初不分別准于救宋者注云前年出奔晉今還衛是蓋以為一人也然傳于季札所說及通襄夫人者皆書公子朝而救宋者則加衛字至于通南子及大叔疾所娶則書宋子朝是衛公子朝與宋子朝為二人明甚且季札既以君子許公子朝厠于蘧瑗

史苟之閒樂通襄夫人以作亂之理既作亂奔晉褚師圃等未歸而朝以羈旅之臣何遽召之復令之救宋既殺宋何又有爲南子召之文以此斷之是季札所說及救宋者爲衛公子朝通襄夫人通南子及大叔疾所取女者乃宋朝也今傳刪之

仕衛爲大夫朝通于襄夫人宣姜（靈公嫡母）懼而欲以作亂靈公十三年（昭二十年）遂與齊豹北宮喜褚師圃作亂殺公孟縶事平朝及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霄魴並齊氏黨）出奔晉而殺宣姜朝又通于夫人南子三十九年（定十四年）公爲夫人南子召朝大子蒯聵羞之將殺南子南子覺之蒯聵出奔宋（左傳）

彌子瑕　雍疽

彌子瑕是爲彭封彌子嬖夫人也靈公三十一年（定六年）魯侵鄭往不假道于我及還陽虎使季孫斯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虎將三…句之）

衛諸臣傳卷十八

（極欲使傳雖鄭國）舍于豚澤公怒使瑕追之公叔發諫乃止靈公羌事出公夏戌者世叔齊之甥也齊出亡國人翦夏戌以其眷賜瑕瑕欲公酒納夏戌之女以爲夫人（左傳）雍疽者亦嬖臣也雍疽與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蓋亦衛大夫）謂公曰昔日臣夢見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公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竈則不然前人之煬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于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公曰善于是廢雍疽彌子瑕而立司空狗（衛策韓非子同戰於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法竊駕君車罪刖瑕之母疾使往告之瑕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曰孝哉爲母犯刖罪瑕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而忘其口及瑕色衰愛）

（此言曰是故嘗禱吾事又嘗含我以衛魋）

家臣傳　宗魯

宗魯公孟縶之家臣也齊豹見宗魯于公孟縶而爲驂乘焉及豹將作亂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周猶終竟也）而歸死于公孟其可也靈公十三年（昭二十年）公孟縶有事于蓋獲之門外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孟縶之肩皆殺之琴牢[illegible]而孟縶之賊女何[illegible]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左傳）

戲陽速

戲陽速大子蒯聵家臣大子謀殺夫人南子謂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出奔宋大子告人曰速禍余速告人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于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紓余死諺曰民保于信吾以信義也（左傳）

許公爲

許公為孔悝臣孔悝既納出公公逐悝及西門使貳車反祏于西圃西圃孔氏廟所在祏藏主石函使副車還取廟主于西圃也子伯季子名不載初為孔氏臣新登于公為大夫請追之遇載祏者殺而乘其車公為反祏蓋是祏者久不來故公為反逆之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公為公為射之殪或以其車從得祏于橐中左傳